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六五冊目次

寶顔堂訂正鶴山渠陽經外雜鈔二卷（宋）魏了翁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顔堂秘笈本　〇〇一
賓退録十卷（宋）趙與旹撰　宋臨安睦親坊陳宅經籍鋪刻本　〇四五
學齋佔畢四卷（宋）史繩祖撰　明弘治無錫華氏刻百川學海本　一四六
鼠璞一卷（宋）戴埴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一八八
朝野類要五卷（宋）趙升撰　清初鈔本（四庫底本）　二一七
困學紀聞二十卷（宋）王應麟撰　元刻本　二五〇
正楊四卷（明）陳耀文撰　明隆慶三年刻本　四七〇

寶顔堂訂正鶴山渠陽經外雜鈔二卷

（宋）魏了翁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顔堂秘笈本

經外雜鈔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魏了翁撰。了翁有周易要義、已著錄。是編皆雜錄諸書、而略以己意標識於下。多有不載全文而但書云云字者。又有如元子心規之類、一條而兩卷互見者。蓋隨手記載以備考證之用、本無意於著書。後人得其稾本、傳寫成帙也。其中如摘錄古詩十九首及素問數條之類、頗無所取義。若字元續桑字子明之類、尤傷冗瑣。然如鄒淮所記星象之數、楊鼎臣方圓相生圖、吳沆問對錄論明堂制度、任直翁易心學先天環中圖之類、頗足以資考證。又如論虞仲房所編說文五音譜失李燾本意。論李燾疑說文繼體爲呂忱竄入之非。論像設始於招魂。論常元楷塑門爲劣。論師不專在傳授、友不專在講習、精神氣貌之間、自有相激發處。論陸贄識權字在伊川之前。論韓愈上李實書與順宗實錄相矛盾。論保蜀碑徒知張大吳氏之功而不知傷中國之體。論皆中理。其引古詩凛凛歲云暮一首、次句作螻蛄多鳴悲、與宋本玉臺新詠合、亦足證今文選刊本之誤也。

寶顏堂訂正鶴山渠陽經外雜抄

宋　華父魏了翁輯著
華亭仲醇陳繼儒
繡水天生沈德先同校

蕭望之傳弘恭石顯等建白望之前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師古曰言歸惡於天子也師丹傳

歸非於朕朕隱君不宜爲君受惡又云獲虛采名謗譏匈匈愚按歸非歸惡等此已有之

范滂傳按劾去郭林宗讓陳蕃曰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譏

愚按求名之説此已有之

魏王禧謂上表顯諫者彰君之短明己之直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曰蒙正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僕射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蒙正鬱悒

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頻見昌言否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錢若水曰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若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晏駕不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遜位乃得請至道元年趙鎔

劉昌言向敏中俱爲同知密院正月昌言罷錢若水代之　愚謂若水既知爲上所鄙而不即去乃謂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政會晏駕不果上然則是終太宗之世無一人引去者宜爲人主所薄也且劉昌言能明呂公未嘗鬱悒則必不以巳之罷政對人流涕小人鄙淺逢迎以壞人主心術大抵若此

至道元年正月呂端寇準爲參政鎔若水與

斂中俱爲同樞然則若問西府斂中亦聞上語也而獨无一言何哉

晉郭奕字大業爲野王令羊祜嘗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嘆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　陳后山爲徐州教授東坡知杭州道由南京陳告守孫覺願往見而覺不許乃託病謁告來南京送別同舟東下至宿而歸爲劉

安世所彈所賦平生羊荆州追送不作遠詩以此　唐楊憑貶臨賀尉姻友憚累無往候者善客徐晦獨至藍田慰餞李夷簡遽表爲監察御史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大學生薛約師事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上以爲黨出城道州刺史　三事相類

陸機漢高功臣贊茫茫宇宙上墋下黷墋楚錦反黷渴也

甘延壽傳試弁爲期門　哀帝贊卞射注並以弁卞爲手搏

何武等贊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於受爵位也上文云武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言宏用則丹免丹黜則宏封最後宏爲庶人丹受國邑故曰者必古有是語注不及

劉禹錫詩向來行哭里門道昨夜畫堂歌舞人

白樂天燕子樓詩亦此意陳后山起舞爲主壽相送南陽阡忍着主衣裳爲人作春妍又云向來歌舞地夜雨鳴寒蛩

唐張后傳端午日肅宗召山人李唐方擁幼女顧唐曰我念之無怪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念陛下陳詩吾母亦念我與尓寧相忘

歐公詩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后山亦云若無天下議美惡併成空

陳詩去遠即相望歸近不可忍兒女已在眼眉
目略不省喜極不得語淚盡方一哂可知不
是夢忽忽心未穩　示三子詩三子方歸自
郭大夫家
南史梁忠烈世子方等傳嘗曰吾不及魚鳥遠
矣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志性常在掌握
陳詩云倦看雙鳥下已負百年身
柳子厚荅元饒州論陸先生春秋曰若吾生距
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為不

遇也　陳詩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
六堂圖書
元豐三年王堯臣之子同老上書言其父定策
之功詔贈太師元祐五年殿中賈易言堯臣
掄韓琦之大勲
陳詩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拔是時東坡正
為郡守又后山元以坡薦得官
爾雅釋丘曰如覆敦者敦丘注云敦盂也

李太白枯魚過河泣曰作書報鯨鯢勿恃風濤
勢又古樂府枯魚過河泣何時復還入作書
與魴鱮相教謹出入
陳詩日來霜露後更覺天宇淨
南史沈炯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略曰茂
陵玉盌遂出人間
魏志徐邈傳或問盧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
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

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
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
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傚而徐
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
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東坡通介寧隨薄俗移後山取性無通介隨
時有異同
南史丘靈鞠傳王儉曰丘公仕宦不達才亦盡

又江淹任昉人皆謂之才盡歐公詩稿自覺隨年老后山亦曰才隨年盡不重奇　杜寄高彭州適岑虢州參老去才雖盡秋來興甚長　愚按才盡者皆隨血氣盛衰者也聖賢無此論

白樂天詩性將時共背病與老俱來后山老將衰疾至人與歲時遷　題魯直潭明閣陳留

山谷自評元祐間字云字中有筆猶禪家句中

有眼

詩家有影對如無可詩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後山亦曰輝輝垂重露點點綴流螢皆是以上句對下句

秦始皇避封松為五大夫而樊宗師絳守園亭記后山柏詩皆以柏為蒼官

清遊豈有極喜事戒多取　后山和魏衍黃樓

孫楚除婦服作詩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於情生情於文生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而黃詩意不及此文生哀陳詩情生文自哀二人之意各不同

后山送魏衍移沛子也尚不容吾代諸公羞此司馬遷所謂羞當世之士

南史庾肩吾傳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論文體麗靡曰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摇襞歐公作蔡君山墓誌曰媪色有寬

吾不可不為理後山云至寶不受辱隱默亦稱寬　胡德業

沈約宋書曰顔延之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東坡嘗云它年五君詠山王五君詠後山亦云未可弃山王

前輩云相見又無事不來還憶君后山亦云每逢無可語暫阻即相求此用阮修意有所思

幸尒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忻然相對
世說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陳詩秀潤
如行琮璧間清明似引星辰上
沈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宋武謂故欲異已
謝莊嘗戒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及懷文曰
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
后山詩來巳作客見語客見謝靈運小名
蘇文定誌文忠之卒曰計聞於四方無賢愚皆

咨嗟出涕太學儒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
佛舍　數百人儒士而飯僧以爲東坡何爲
者哉
蘇文忠嘗云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石徂徠
詩勉師愚等汝不聞圖王不成猶可霸舜與
吾俱人學之則舜也蘇以前固有此語
吕東萊策問諸生云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萃百王致治之法而著之六經成而不試付

其責於後人以俟其驗至于今千有餘年矣
云云自六經既成之後尚爲未試之書也
古詩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
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期胡馬依北風
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
蔽白日游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
晚弃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
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
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
再三嘆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
稀願爲雙鴻鵠奮翅起高飛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
歷歷白露霑野艸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閒
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

手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
軛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為新婚兔絲附
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
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
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
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
庭前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

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
但感別經時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
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
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
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
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懽枉駕惠前綏願得

常巧笑攜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
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眄睞以適意引
領遙相睎徙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右古詩十九首中漫摘數首或可資暇日
閒吟也
陽冰志柱古篆殆二十年見前人遺迹美則美
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摹刻而已緬想聖
達立制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

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
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
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耳
目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
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
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
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
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

以八□□下合□一以涇渭同流學者相承
習□□變易一念至未嘗不廢食寢遊覽常
以□焉
右李易水上李大夫論古學書 易水兩劾詞北丁
茅前作 茹詞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務從無須臾而
不進雞鳴而興莫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涖
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

教其幼賤收其族姻與夫誦說講贊上世聖
賢之言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
有□□□俯仰降階酬酢相循勉勉汲汲無須
臾之間不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
訓以□其學使頃刻而大其心非特其述然
而□□□其精思而深念偽探其心志潤伏
其□氣理天地之道參萬物之理以究道德
之微與而通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
頃刻之怠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其
不息而察之則皆若日進也哉遣之所達過
其日夜之所得加於躋進特其暮晡夜之別
哉一朝一夕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
爲士而至聖人如日之運於大小之爲旦夜
中分之變大之爲寒暑不見之異然微細而
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嗚呼
上之欲進於道其勤苦勉強必如是而後

至則亦已矣夫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
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
際未嘗不在於學士會食而門殺齋則飲食
之際未嘗不有學也詩皆風雅頌而歸
則游觀之際未嘗不在學也曾子病而易大
夫簀則疾病之際未嘗不在學也
今之所謂學者除剽竊其皮膚掇其土苴
此於古之人大可愧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

自古以少立成者十九進冠而仕則冠而弃
之弱而仕則壯而弃之以其滅裂苟媮之習
而亟捨於既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从
仕數年則言語笑貌皆慾耽習之際比之進
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
其學內以修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益
脩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於世則天下被
其福嗚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

而生民之望於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
士之學未至而道未立哉
　右張右史進學齋記
郲頌性關自漢儒以格物（范蔚宗格物字乃爾）
黃太史服道術文擬揚子雲逐貧賦語稍莊支
采遇之如子雲解嘲擬宋玉答客難退之進
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
皆文人之美也至於追琢前人如班孟堅之
答賓戲同元之達旨蔡伯喈之釋誨僅可觀
耳况其下者乎
司馬公嘗言楚懷王惑張儀之口而耳目不能
自守見欺而不悟亡師而不悔
獨樂園記逍遙相羊惟意所適行無所牽止無
所梗耳目肺腸盡為己有　又次山歌曰我
身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說九人）此兩段論耳
目極有味

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然卒南面稱孤者三
世事發相重豈不偉哉（史記劉澤贊）劉棨太史公偉
其有成而非因作豈不危哉劉貢父曰觀南
面稱孤者一世疑危字不是偉字後人不曉
改之然吾謂危字為是劉澤以金與田生生
以事張卿行說于呂氏封呂產又以激呂氏
使封劉氏雖幸而有成然行險徼幸者也太
史公以其三世稱孤而偉之班固以其行險

微幸而危之故曰事發相重豈不危哉若言
萬一事覺則相隨累誤也雖然是皆以利害
耳
文翁傳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師古曰少
府郡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
田叔傳魯王發中府錢以償民師古曰中府王
之財物藏也
宋玉招魂像設君室靜閒安些　按此則人死

而設形貌於室以事之乃楚俗也
古今星象之書未成甘德石申所記司馬遷班
固所記錄已不同而張衡靈憲中外官常明
者一百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
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今往往失其
傳三國時吳太史令陳卓始備列巫咸甘德
石申三家之星總二百八十三星為一千四
百六十四星後雖有知者如張子信李淳風

之徒亦不敢妄注一二於其間矣且以三家
星官之雖曰近日而隱遠日而顯然皆不離
其次居中如轂逼入于列舍者紫微垣也散
之于外如輻而翼于垣者二十八舍也起翼
之初度盡軫之末度者太微垣也西離于氐
東入于斗者天市垣也其他雜星皆在紫微
垣之外分布于列舍之間在赤道內者謂之
中官在赤道外者謂之外官星名既異去極

不同入宿亦別或象天官或象庶物或主人
君或主后妃或主太子或主庶孽其詳雖各
載之不備其大略可得而舉石申紫微垣東
藩左樞上宰少宰上弼少弼上衛少衛上
丞西藩右樞少尉上輔少輔上衛少衛少
丞北極北斗輔星鈎陳天一太一天槍抱天
牀太陽守文昌天棓閣道共一十三坐計六
十四星太微垣內屏五帝坐郎位常陳郎將

其六坐計四十二星天市垣帝坐侯宗正宗
人宗星宦者斗共八坐計四十一星列舍二
十八宿并附官鈎鈐神宮墳墓離宮附耳鉞
左右轄共三十五坐計一百八十二星中官
攝提大角天戈招搖七公梗河天紀貫索織
女女牀右旗河鼓天津匏瓜騰蛇王良附路
天大將軍大陵天船天廩卷舌參旗五車天
關五諸侯積水水位北河南河積薪三台軒
轅少微共三十四坐計二百三星外官西咸
騎官積卒東咸雞天江傳說魚杵天弁建鼈
九坎離珠壁陣敗臼北落師門羽林軍土
司空天倉天囷天苑玉井屏廁矢軍市野雞
老人狼弧矢天稷長沙南門庫樓平星共三
十六坐計二百二十七星並用赤記甘德紫
微垣四輔天皇大帝天柱女史柱史尚書陰
德天牀內廚五帝內坐華蓋杠六甲傳舍天

廚天一三公天理勢內階策八穀共二十一
坐計一百二星太微垣太子從官幸臣三公
九卿內五諸侯謁者共七坐計一十五星天
市垣斛市樓二坐計十星中官天田平道周
鼎亢池帝席天乳漸臺輦道左旗敗瓜司危
司非司祿車府人星杵臼土吏造父雷電土
公外屏右更軍南門左更積尸天阿積水月
礪石天讒天街諸王天節天高天潢咸池司
怪水府座旗四瀆闕丘天狼爟酒旗內平靈
臺明堂進賢共門十九坐計一百七十九星
外官衡咸車騎騎陣將軍陣車日積卒天人
狗天雞狗國天田泣哭司命蓋屋虛梁霹靂
雲雨八魁天綱鈇鑕天庾芻藁九州殊口天
關九游軍井丈人子孫天社天狗外廚天記
天廟東甌器府青丘天門共三十九坐計二
百單五星並用墨記巫咸紫微垣大理御女

三師勾陳共四坐計一十八星太微垣虎賁
一星天市垣帛度屠肆別肆車肆共四坐計
八星中官奚仲天廐天陰太尊長垣共五坐
計二十四星外官陽門頓頑天幅從官鍵閉
罰天籥天淵天桴十二諸國離瑜天壘城天
錢天綱虛梁斧鉞天相軍門土司空共一十
九坐計九十三星並用黃記其間又有名同
而所記之色不同所記之色同而星數之多

寡或異者兩三公各三星一在紫微垣外坐
開陽之下黑記一在太微垣之內黑記兩上
司空一在翼宿度內四星黃記一在奎宿度
內一星赤記兩太子各一星一在太微垣之
內黑記一在紫微垣北極之下赤記兩從官
一在太微垣之內一星黑記一在房宿度內
二星黃記兩大田一在角宿度內二星一在
上宿度內九星並黑記兩積水各一星一在

井宿度內黑記一在井宿度內赤記兩御女
一在御星之下一星赤記一在紫微垣之內
四星黃記兩杵各三星一在箕宿度內赤記
一在危宿度內黑記韓楚周秦鄭晉魏趙齊
燕天市垣與十二諸國名同而所記之色不
同其餘所不皆皆為無名之星自三國至
國朝並遵用之昔時所測與崇禎所測有其
間有分杪不同者皆從崇禎為準

鄒淮以進士從欽遵曆所演算曆書其所
撰載如此余所收天文書雖不能無少異
而大略則不甚也余未有三家星歌及李
淳風乾象賦余竊為之注甚詳竊可愛此
所述分三垣內外官而類之有條而不紊
不可不記也
文有八象一曰象形二曰象貌三曰象氣四曰
象位五曰象數六曰象屬七曰主象八曰託

象其形者以形可得而象也日月雨雲天物之形山川井邑地物之形草木禾黍植物之形人大子女人物之形鬼示禸离鬼物之形馬牛鹿豕獸畜之形龜虵魚黽蟲魚之形舟車衣巾器服之形手足毛角體膚之形所謂象形者象此而已丩居糾切毋束系著物之貌冖冂凶䌛戔物之貌宀而广厂覆物之貌辵彳夂夊步趨之貌奞飛卂至飛翔之貌冂乘屮王于反吕生寶之貌此之謂象貌似形而無形似見而非貌者曰象氣气丁气乃丂号兮之類是也無形無貌而託定位者曰象位夕又丄丅乚丿丨之類是也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一二三三是也謂之象數形貌不可依數不可及於是乎有相爲已不可狀以爲非故即此以立㠯亥不可[illegible]豕以立不是謂即物以求象故曰象爲六象

之口而不勝其象以其顯者即一物而爲之主曰主象子母之類是也禽獸蟲魚皆有子而子不勝衆故即人之子而爲孔子之象禽獸蟲魚皆有母而母不勝衆故即女子之乳母者而爲孔母之象焉是謂明象以主類故曰象象不得而見以其象而託於其非象曰託象火本爲炎上之文臭冕無尾象故託炎以爲尾毛作 炅作 七本爲刀匕之匕鳥爲無角足象故以匕爲足鳥作 烏作比本爲瓜比之比鹿足無四足象故以比爲足鹿作 龜作 北本爲背北之北燕無翼象以北爲翼夊本爲凌夂之夂魚無鱗象故以夂爲鱗是之謂託象

右鄭樵字漁仲象類經八象第七也象類經十二卷八十五篇包括字書之要而文章粲然可愛又有字始連環八卷今並藏

陳旹省其說大抵以爲八象行乎文六類
行乎字假借行乎文字之間凡十有五書
新編許氏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序
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太尉祭酒許叔重始爲說
文解字十四篇凡五百四十部其文九千三
百五十三後二十一年當安帝建光元年叔
重子沖乃具以獻簡策棨恊令呂忱繼作字
林五卷以補叔重所闕遺者於叔重部敘初

無復從忱書其簡顧爲他說採亂且傳寫訛
脫學者鮮通今行江附見說文蓋莫知自誰
氏始（右文篇文疑是呂忱始增入今或以附見說文者本陽冰以前說文亦自有附）
（說明林罕不知其八篇閱也或字曾見入玉字野篇元自有字）陳左
將軍顧野王更因說文造玉篇三十卷梁武
帝大同末獻之其部敘既有所升降損益其
文又增多於叔重唐上元末處士孫強復修
野王玉篇愈增多其文今行於俗者强所修

也叔重專爲篆學而野王雖以隸書用世既
久故篆學愈微野王雖曰推本叔重而追逐
世好非復叔重之舊自強以下固無譏焉大
曆間李陽冰獨以篆學得名時稱中興更刊
定說文仍亚叔重然頗出私意詆訶許氏學
者恨之南唐二徐兄弟實相與反正由舊故
鍇所著書四十篇總名繫傳蓋尊許氏若經
也惜其書未布而鍇亡本朝雍熙三年鍇兄

鉉初承詔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詳校說
文今三十卷內繫傳往往錯見益其家學同
源果無異派數錯無恙將鉉若許氏偏旁與
窈不可意知因令錯以切韻譜其四聲庶幾
檢閱力省功倍鉉又爲鍇篆名曰說文韻譜
其書嘗與[redacted]繫傳並行今韻譜或刻諸學官
而繫傳訖莫光顯今蒐訪歲久僅得其七八
闕卷誤字無所是正毎用太息蓋嘗謂小學

放絕久欲崇起之必以許氏爲宗而鉉鍇兄弟最其親近者如陽冰林罕郭忠恕等輩俱當收拾採掇聚爲一書使學者復覩純全似非小補顧力有所不及耳韻譜誠便於檢閱然局以四聲則偏傍要未易見乃因司馬光所上類篇依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次第安排使若魚貫然開編即可了也說文所無而類篇新入者皆第取若有重音則但與其先而略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入聲而類篇在平聲亦移載平聲大抵皆以類篇爲定類篇者司馬光治平末所上也先是景祐初宋祁鄭戩建言見行廣韻乃陳彭年丘雍等景德末重修繁省失當有悞科試乞別刊定即詔祁戩與賈昌朝同修而丁度李淑典領之寶元二年書成賜名集韻度等復奏集韻添字極多與彭年丘雍等前所修玉篇不相參協乞

別爲類篇即以命洙洙尋卒命胡宿代之宿奏委掌禹錫張次立同加校讎宿遷又命范鎮代之鎮出而光代之乃上其書自集韻類篇刻于學官而廣韻玉篇微矣然小學放絕講習者寡獨幸其書具存耳所謂廣韻則隋仁壽初陸法言等所共纂集次而唐儀鳳後郭知玄等又附益之特號切韻天寶末陳州司法孫愐者以切韻爲謬略復加刊正別爲唐韻之名故于本朝太平興國及雍熙景德皆嘗命官詳論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今號集韻則又寶元改賜也切韻廣韻皆莫如集韻之最詳故司馬光因以修類篇集韻部敘或与廣韻不同鍇修韻譜尚因之今五行先後並改从集韻蓋類篇亦以集韻爲定故也嗚呼學無小而古則謂字書之學爲小何哉亦志乎當由此始爾凡物雖微

[illegible]若理存何況斯文劝而講習磨礱浸灌之
久追其長也於窮理乎何有不則躐等陵節
習于不貴也今學者以利祿之路初不假此
途一切弁髦不省音字書者求其心畫端方
已絶不可得但塗筆之姿媚附偏旁横竪且
昧不知別其文之可耶先儒解經固未始不
用此匪獨王安石也安石初見說文輒思顚
有所悟故其解經合處亦不爲少獨恨求之

太鑿所失更多不幸驟貴附和者益衆否
僉忝字書自有六義而彼乃一之辭欲不子
得予科試競用其說凡稍常禁之學官導諛
紹聖復用者利祿者靡然風從鑿說横流迄
喪道眞此吾蘇氏力攻王氏而不肯從也若
一切罷此不道則又非是今國家既不以此
試士爲士者可以自學矣乃未嘗過而問焉
余衰老之雖老矣猶欲與後生共講習此說

先爲此五音韻譜且敘其旨意云
許氏說文五音韻譜實託新監江州大軍
僉貴端修從政編次端修崇爲江夏令余
識之頗知篆學顯貴孫也顯字通孺仁宗
時號名卿國史有傳

後序

熹桂武陵曾與賈直孺之孫端修因徐楚金兄
弟說文解字韻譜別以類篇所次五音編其

部序仍用許叔重舊次蓋楚金兄弟本志止
欲便於檢閱故專以聲相從叔重當時部敘
固不暇存既不存當時部敘則於偏旁一切
都置之宜矣然偏旁一切都置則字之有形
而未審厥聲者皆不愈難於檢閱乎此實元
所以既修集韻必修類篇修類篇蓋補集韻
之不足處也集韻類篇兩者相須則字之形
聲乃無所逃檢閱之難果非所患故熹初作

[illegible]不敢紊叔重部敘僅次其偏旁皆
[illegible]以類爲依類編取集韻翻切所得本音
[illegible]文讀叅然眯迷不相雜蹂古文奇字並
[illegible]頗自謂於學者披閱徑捷不愧楚金
兄弟之言矣書既成求敘由也會得請歸留
山惟吾鄉宋氏二世皆[illegible]學多所纂述竊
欲持此書相與考訂精粗或增或損而去鄉
踰一星終及歸則有遊火恭君矣後生雖多

後才頗不肯以小學爲專所謂五音譜者遂
束之高閣[illegible]與徐[illegible]仲房相遇
仲房能爲古文奇字[illegible]江浙編旁
與其它金石刻多仲房筆書則果然則出五
音譜求是正焉仲房喜曰此要書也便可刊
刻與後學共之復何待叢曰姑徐之試爲我
更張其不合者已而仲房謂叢五音譜發端
[illegible]因徐氏則此譜宜以徐氏爲本以徐氏

本則用[illegible]以敘相從其平上去入自有先後
固不容顛倒叔重部敘亦何可獨異卽用徐
氏舊譜參取集韻卷第起東從甲而偏旁各
以形相從悉依類篇若此則說文所字形體
具存此譜於檢閱實不愈徑捷但不免移徙
叔重部敘爾叢曰叔重部敘首次起一終亥
世固未有能道其說者是余實始通之其書
要自別行兩不相傳則[illegible]取所求而已

復何待吹謂仲房速校流布岡夫小學放絕
久矣自是其徒[illegible]命小學源委則載前
記矣[illegible]以來用篆稱名一時若吳興則
張有謙仲居陽則徐鉉明叔而仲房最所喜
者獨張謂叢曰明非無敵也謙作復古編其
筆決實體斷冰其辨形殺分點畫剖判真僞
計於毫釐視楚金兄弟及郭忠恕尤精密其
有功於許氏甚大其書今具在明何敢望耶

明月謙畝信然謙不務進取用心於內
民已書時年五十餘矣晚又齊家為黄冠師
給典對上陳從中貫愛之重之特識編首夫
當若明之攀援剏成尚入書籍而登進未幾
旋遭汰斥乎兩人相去何翅九牛乙因是亦
可得吾仲房留樣本趣速并復古編重刊刻
云

舊編五音譜凡許氏所無而類篇新入者

皆弗取若有重出則但存其先而略其後
雖許氏本書十大入數而類篇析乎部數
移托乎彼人抵皆以類篇為定今編既依
部敘從徐氏則其五音先後亦不復用類
篇但取許氏本書次第之庶學者易曉
書要須各行乃曲當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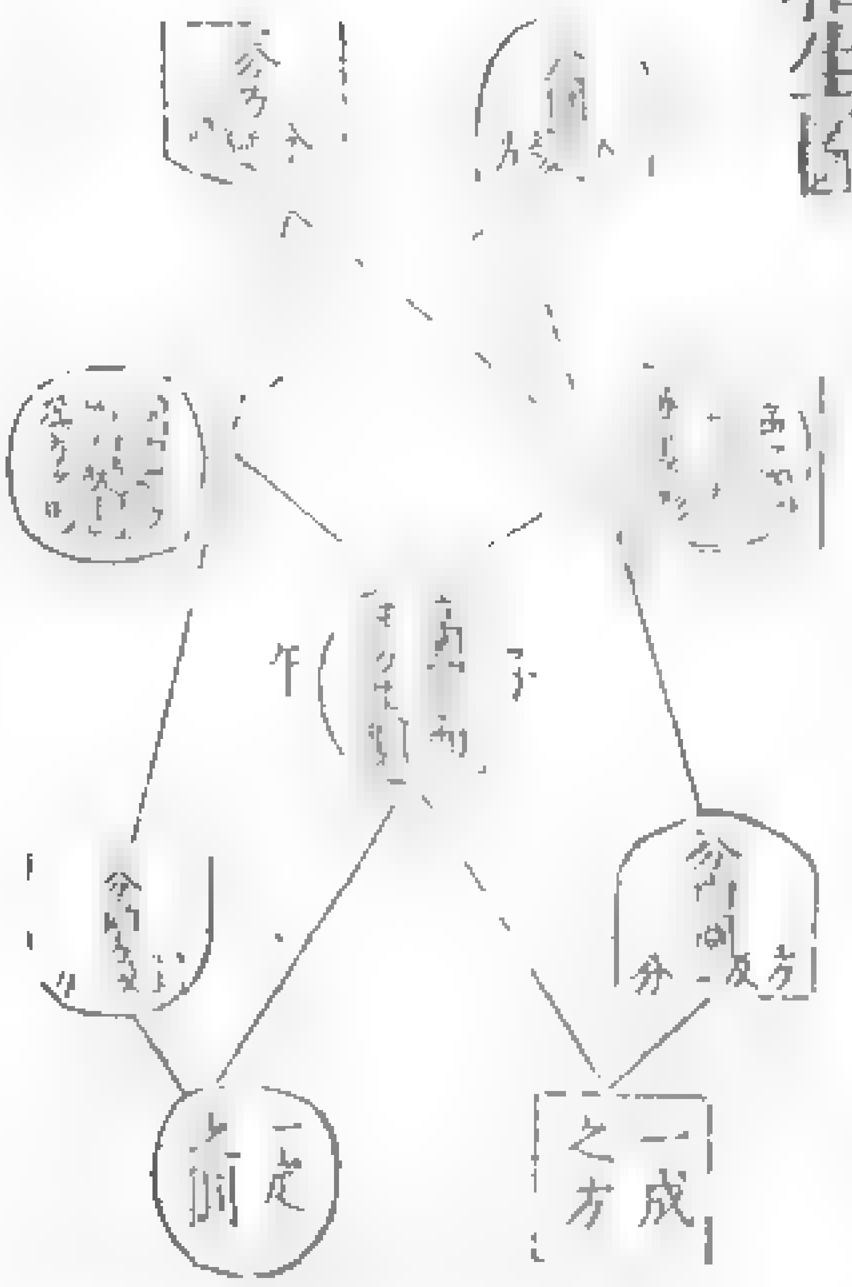
右二篇皆吳歲先生文夫字有六體而編
次檢閱必本形殼說文解字玉篇類篇始

終矣則其形也廣韵集韵始東終法則
其敘也說文解字及玉篇時未有韵書許
氏之書元無反切後人輒加附益至徐鼎
臣等被旨校正始以孫愐唐韵音切為定
則字之本乎偏旁尚矣玉篇譜錄本逐字
刻於類篇之後其未收載人家藏往往皆
珍惜之其書始由甲不用許氏部敘大
類韵中俗本玉篇篇首先生初意不同及讀

至後序乃是處仲房仲房皆有分開布白
之能觀其旨趣者不解書意者似此
論矣乃不書其用其編修所定尚不遠許
氏之舊也後序及跋是要自別行要須各
行篇前無序亦不足於是取前序之入
書文編文疑是其他所增入按叔重自序
今後篆文今以古籀所記可以無疑說文
部首相補卷首有反切不全用孫愐唐

詩反切韻作四十篇今行於世者爲說文
解字一卷玉篇三十卷共二十八卷朱翱反
切不用孫愐韻通釋部敘通字十二卷
爲許氏義說亦自有益若韻譜雖不作可
也

方圓相生圖



東卿自學易以來讀易家文字百有餘家所可
取者古先天圖揚雄太玄經關子明洞極經
魏伯陽參同契邵堯夫皇極經世書而已惜
乎雄之太玄子明之洞極做易爲書泥於文
字後世忽之以爲屋上架屋頭上安頭也伯
陽之參同契意在於鍊丹而入於術於聖人
之道又爲異端也堯夫家於據其文字小術
而若措天下又不知其何以爲律曆之用難
矣哉四家之[illegible]惟先天圖其易
之源乎復無文字[illegible]而世亦以爲無用之
物也今予作方圓相生圖爲先天圖注腳且
之四象者爲最簡易而四家之意不出於吾
圖之中於易之學爲最要易曰廣大配天地
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是天地四時
日月之理也苟不能移易其理而敢欺我圓
志乎有意於易者請自此圖始孔子有言曰

□□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思本於心非
□□□□也區區耳目口之學者無觀我之
□□學者能自此圖以達古聖賢之用心則
吾之願也若小人非又何足學哉
異時觀楊損卿易圖先天方圓圖下有此
一本不著其所自但云相傳以為先天圖
注脚頗不解其義後於張學古得此乃知
為鄭少梅所作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如先
天之序八卦相次而各相配不用先天之
位理趣亦深寄少梅長於易有書行世此
其所自得也

按經傳所說終南山一名太一亦名終南據張
衡西京賦云終南太一隆崛崔崒潘岳西征
賦云太□巀嶭太一巃嵸面終南而背雲陽
跨平原而連嶓冢然則終南太一非一山也
□問雍□之美者曰球其次為藍蓋以縣出□

□□□□出藍泉在鄠邑縣西北三十里其
水□羊飲之肥而美今於泉側置羊牧故
俗諺云苦泉羊洛水漿
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許里石形如鼓其數
有十蓋紀周宣王畋獵之事其文即史籀之
迹也正觀中吏部侍郎蘇勗紀其事云虞褚
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訛闕遺跡尚有可觀
而歷代紀地理者不存記錄尤可歎息

後魏孝明帝神龜元年置大城縣屬上郡周隋
不改大城者取稽胡懷化文武雜半之義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不置壅門及曲敵戰具或
問曰邊城禦賊之所不為守備何也仁愿曰
寇若至此當併力出戰回顧望城猶須斬之
何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其後常元楷為總
管始築甕門議者劣之
開元二十二年裴耀卿為相兼轉運都使

宋[illegible]中原以彭城險要立府於此
[illegible]改[illegible]國漢[illegible]縣也爲晉國宋爲彭城郡
[illegible]太傅陳蕃[illegible]遷爲魯相改曰皮
蘇秦說韓王曰韓有劍戟出於棠溪蔡州西平
縣西界棠溪村是也縣又有龍泉水可以淬
刀劍
滦州字中間缺去水元和三年字有加水焉
鉅鹿縣本漢南䜌縣地䜌力玄反

魏長賢貞觀七年追賜定州刺史即徵父也
吳以陸遜爲江陵使東晉王忱督荊州忱始於
江陵營城府
疊州周武帝建德六年西逐諸戎始統有其地
乃置疊州蓋取山川重疊爲義白水一名[illegible]
江水在州西六十里
肅州白亭海方俗之間河北得水便名爲河塞
[illegible]有水便名爲海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中說

此[illegible]志頗有益於學者上爲絕
[illegible]改稱[illegible]爲接乎本朝郡縣
[illegible]遠而又紀載阨塞貢賦得書事
之[illegible]在唐不得爲賢宰相然無關經野
於此[illegible]可考不可以人廢書也
或問明堂當在甚處先生曰合在[illegible]門之內路
寢之前祖既在左社既在右則明堂自合在
中況應門政爲應天而設則明堂在內[illegible]

疑矣然則亦有據乎曰有據在明堂朝[illegible]
王沒周公[illegible]四方諸侯大會欲於外朝則
情不安欲於祖廟則地狹不足以容衆[illegible]
堂有三階四門故因而用之置三公九卿百
等於三階之前置四夷之國於四門之外故
知明堂之位在應門之內路寢之前也然則
先儒謂明堂於郊四面各置五門以朝諸侯
梁以[illegible]帝其規模[illegible]亦無取乎曰明堂本

[illegible]之古意與其名也寧儉故
[illegible]且取其明堂爽塏正取其明初
[illegible]於此說況五門之設皆有所爲路門則
[illegible]路寢門則爲明堂庫門則爲廄庫皁門
則爲外朝號令所出雉門則爲兩觀外建象
[illegible]若置堂於郊四面各置五門則路庫皁雉
復何爲而設乎故唐儒顏氏云門有皁應不
應施在郊野漢儒鄭氏云明堂本非朝位周

公權用之此說最爲合理可以爲明據矣
或問明堂[illegible]之地合在[illegible]處先生曰合在
應門之內[illegible]社之間如仁廟就大慶殿權大
[illegible]宮爲之可謂脗合禮意[illegible]後廟時當於
建明堂於內殿之前識者謂當路不得由中
而范先生曰古者當路未嘗由中故有賓階
有阼階書云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
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illegible]緣明堂在中前

[illegible]入故分而爲左右耳尚何疑於此
哉
[illegible]先生[illegible]中錄出先生名沆字德遠
灤州人其學長於周禮有書行於世魏文
[illegible]得其該洽兄弟叔姪皆能詩虎臣
亦其族也案周禮匠人夏后氏世室殷人
重屋周人明堂鄭氏謂世室宗廟也重屋
[illegible]宮正堂若大寢也或舉宗廟或舉王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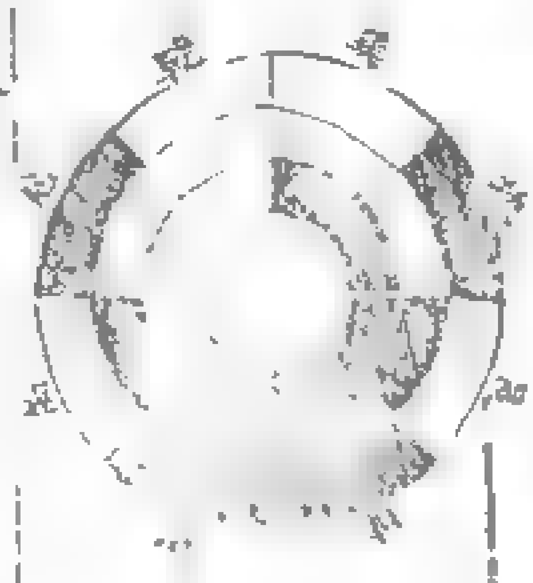
或舉明堂[illegible]古制其同制周書亦曰太廟
路寢明堂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復格藻
設移[illegible]堂[illegible]山[illegible]門玄閣
其[illegible]制又爲長[illegible]

[illegible]經外雜鈔卷之一終

寶顏堂訂正經外雜鈔卷之二

華亭仲醇陳繼儒

繡水翰伯黃中錫同校
茂仲黃[illegible]錫



此先天環中圖中央之外第三規玄黃色相交者也易大傳曰四象生八卦邵子曰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又曰四分為八又曰四象生八卦之類又曰四象交而成八卦又曰三變而八卦成矣又曰八卦何謂也曰謂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謂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間矣

今[illegible]州任處直翁易心學中錄出太極兩儀之[illegible]雖朱文公初畫為儀再畫為象之說是以一法傳注之陋然其為圖猶一畫已必分而為二而後更加一畫此圖自中而生遂一而分為陰陽而八卦其比來圖似徑便然文公原畫之贊則此圖猶未及之也若大玄表黃裳之說其[illegible]哉

說文矦詞也從矢引省聲矢者取詞之初所之如陽冰云[illegible]頭作字無形象者則取音以為之訓矣引則[illegible]往往而有之矣字是也臣鍇以為[illegible]形象者莫識故字則取法於耳人[illegible]字則取象氣散皆有以象之不備則皆[illegible]此今言矢引為例在左右皆音六書所未附六書之中欲附何處若有全以音為[illegible]則是七書不得言六書此淺俗之甚學者之[illegible]固有僅而[illegible]之曰首而不知其自

有在不少以紐故不審而忽之也字書之始
作也有六字而無音切許叔重之說文鄭康
成之經訓皆云讀如某字之字是後漢時無
音切也杜元凱解春秋傳僖七年音如饗成
二年音近烟王輔嗣注易遯卦音臧否之否
井卦音巽上之上蛙以如近古之又大過音
相過之過然已指名為音矣見音字起於晉
魏之間也沈休文顧野王以來始有反切見

經外雜鈔卷二　三

之於書不知二子所著耶或後人加之也至
陸氏經典釋文孫愐唐韻則反切詳矣見鄙
羣經知微增補精吶清濁纖悉必討世莫不
用之然亦莫或知之也楚公許少温之誤是
矣甚更指陳兩漢以前無反切之義則少温
之說不攻而自破矣或云反切之學來自胡
僧因釋經而流行不知是否然亦有一驗今
西羌之人忽劣平為靴笛陁為科紇兜為鈎
突欒[illegible]龍乃孔南蠻之人以不聞為斑
不仍為搏之類不可勝舉深山窮谷之中遞
遞相承久而不改則反切之自來亦遠矣少
温之說亦可自繳後漢無音有在魏晉間沈休文顧野王始有反切
陸釋孫韻反切方詳

王嘉傳哀帝欲封董賢王嘉與賈延上封事宜
豨賢等本奏語言廷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
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

經外雜鈔卷二　四

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
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
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上感其言而止愚按
此言雖務為婉順以冀易從而導人主以分
謗遂非反不若哀帝之開言而止

馬融後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為梁冀草
奏李固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
羞梁冀亞奏李固馬融為章草奏祐謂融曰

李公鄭詠公何面目見人乎恩按融忤鄧氏
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後又忤梁冀免官髡
徙朔方朔方何其壯也傳謂居宇器服多存
侈飾前施絳帳後列女樂然則捷身失節其
兆於此乎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
使可賤如卿等當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
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然
則士至於貴滿而不可復賤則凡可以全軀

保祿者無不為也范蔚宗論融曰事苦則矜
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
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與恩
意抑近而不同左傳曉會能賤而有恥風俗
之所由來非一日也或視其壞而欲齊諸其
內禁諸其外此後世政刑之所以益繁至末
如之何則淺而歸於苟且玩歲月習揖著便
文飾說以規貴偷樂謂地不過如是其視昔

[illegible]之俗者必不可復至以為未必
然[illegible]有矣後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
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之時庠序之教抑申
斯義以致其知使不失其本心而已堯舜之
道不過如此此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何至遂
視古俗自倍於聖賢盛物之所數說之所迷
欲之所制意之所羈獨不可研極考竟同所
以去之而願安之乎取士之科久渝古制馴

致其弊于今已劇稍有識者必知患之然矛
狗流俗而乖寧以言者陰皆有司之所棄夭
命之所遺先達之士由捷徑而進者既有登
衆之閾制時御俗者之責為士而能以自
好廢棄其為士矣二帝三王之書先聖先師
之訓炳如日星傳注益繁論說益多無能發
揮而祇以為敲家藏其秩人誦其言而所汲
汲者亦非其事父兄之所願欲師友之所期

鄉□□□□焉而衆世不以爲非顧以爲常
士而有志是可以察其故得其情而知所去
就矣是不溺其俗而有以自立進不負所學
而有以自達使千載之弊一旦而反諸其正
此豈非明時所宜有賢君所願得而爲士者
所當然乎何所憚何所維縶而顧不擇所
安喪所鄉哉福唐陳君顯公之爲貴溪視前
政則優爲視此縣則優爲民百上論因已得

輯而陳君自視欿然鄉學問道之誠如恐不
及此其所以爲民師帥者大矣縣學久不葺
於是撤舊堂庑舍而新之祠居士廬門廡庖
湢繕治加壯創表其坊扁門曰義莊學職
致書請記於余陳君所鄉明著如此斯邑之
士可不自拔於流俗而絕所以遠者以無負
陳君之意哉

右象山先生陸荆門貴溪學記

用不遠字子猷登進士第崇寧五年除右正言
乞謹天戒上曰龍見豈能當天變不遠呈對
未論上曰龍馬也一夕無疾而斃或者便爲
畢拂之致應天止如是耶不遠對此語欺甚
不知陛下何從得之上作色曰京不遠對京
大臣宜省愆引咎如此奏對大非昔言陳官
陳瓘嘗劾京愚弄朝廷信有之也陛下知歸
過於已天下享其上曰此語非欺則佞佞人

殆不遠對佞恐不足以盡京之過再進劄子
乞罷修造及已絕者可浮費并非泛賜予及
命當十錢與命學者讀史切中時病除左正
言論事忤閣不合敕移尚書省議上曰郎曹
從容論此人不遠對外人言京待欲作宅第
上曰庸有此京欲崇飾移之耳外人不知也
只兩月前鄭居中朱謂來留京要得賜第又
爲京足疾乘騎難乞就近處踏逐朝廷亦未

有指揮近處無以易者中居中莫意有所在
者不遠對外議謂陛下已許之矣上曰無但
居中近亦來乞賜京第亦只欲得近便處耳
云以其能京為非若不選京相天將動威
當復有大雷霆之怒此語殆劫持朕與其請
之必從丕遠對居中人謂京腹心陛下何以
語之上曰朕與他道是處未久黜京以代朕
責也銷災弭變尚未知所出遂復京相天下

謂何若要賜第即待商量丕遠對觀此則昔
來移行之議不無使之者皆人所不敢及者
後卒為惡者所逐晚年優游鄉里人所推
敬汪端明為狀元歸見公乞言與之語有宜
退不宜進宜貧不宜富宜怯不宜勇之說有
味其言也于是謨堯可堯可知華亭縣有聲
後知房州

右二篇偶右上饒志錄出

汪[illegible]近為太子取皇太后外孫脩成
一[illegible]太子妃服虔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
[illegible]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按此
漢后已乃有再適者

曾[illegible]仲躬從震澤王蘋信伯仲躬
問親師友之道信伯云師不專在傳授友不
專在講習於精神氣貌間自有相激發處[illegible]
蓋親師友者[illegible]

伍被傳與太子注文穎曰或言外家姓也師古
曰亦猶漢之稱太子也

溫公之子名康其兄太常少卿字昭遠子二人
曰維曰應棠康當作穅維當作雝應當作應
則三字皆無一點在上也駕部之子字周卿
之子曰齊曰庭曰廣曰房庭廣从广而齊當
作 房當作房亦無一字此兄於二誌然也
後又為兄子十四人通作字說乃京兆栗元

奮袁宿齊方奭袁章奕喬大抵不盡合

袁盎兄子種爲常侍騎[illegible]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治（如淳曰種稱叔父字曰絲下又一再稱）愚按子思字其祖儀禮皆稱祖古人稱字者尊之卑者字尊當然之禮也

鼂錯傳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劉仲馮曰長戟恐誤或者勁弩如今九牛大弩以槍爲矢故可射疏及遠也然戟有鉤又不可射又李陵傳

連弩貫父曰恭如今之合蟬或併兩弩共一弦之類二劉近世人乃言如今九牛大弩以槍爲矢及合蟬云云此制不惟未見亦未嘗聞有此

韓退之聚陽山令遇順宗即位恩赦以叔文之黨尚熾不得放還其寄三學士詩云前日遇恩赦私心喜還憂果然又羈縶不得供扐擾又憶昨行云伾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近者三姦悉破碎羽窟無底幽黃能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開大抵小人專政必不肯以恩赦放逐客懼恩不已歸也

商鞅凌轢公族傷殘百姓趙良曰君之出也後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寵秦政畜百姓之怨

柳子厚送詩人廖有方序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象犀其產多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又小石城山記亦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歐公金雞詩亦曰嶺荊鮮人秀厥美爲物怪

禰衡鸚鵡賦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鮑明遠舞鶴賦厭江海而游澤掩雲羅而見羈

歐公詩豈知文章累遂使網羅非黃太史若悴夫詩後生甑文采照影若孔翠後集作後生楚方

陸宣公曰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若重其所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久矣以反道為權若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殞身伊川云秦漢以來不識權字按此則陸宣公亦識此義

漢張安世傳上追思張賀欲封其冢為恩德彊

師古曰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　安世深辭賀封遂下詔置守冢三十家　明年復下詔賜賀謚曰陽都哀侯建武九年追爵陰貴人父

燕刺王傳昔者武帝時受詔待職吏非修武備之非常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典職事是以為詐言受詔待知職事發兵為備也

齊懷王閎傳元狩六年廟立為齊王師古曰於廟受策也

楊子雲曰後世復有楊子雲必知玄蘇端文曰今日蘇端文與故人飲酒者私恩也韓文公誌李虛中云嘗疾謂其友韓愈退之曰王欶自謂王處仲傳作成古人呼字最重如孔子之字人皆稱之雖門人與其孫子思及孟子以後至于今呼仲尼未有自呼其字者自呼助見乎此人臣衞伯淮字以表德是人所自稱

鼎衡字也

東方朔傳陛下累郎官恐其不尚也顏注郎當下用字郎授郎官之稱恐以此漢子弟多是父任為三署郎後世亡弟呼幾郎者疑亦以此不然未知所取之義

東漢公孫瓚記過忘善雖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

所以侵暴百姓怨之案此病自王莽秦史以
來多有之
崇寧中賈文元言諸道州有合避親三等舉人
乞許轉運司案聚更命官較試十取三焉今運
司貢士坊於此說得唐人有別頭試
洪範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
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
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其於王事威儀容

貌亦可觀者也 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
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
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 治宮室
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
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 好攻戰輕百
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
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

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
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 簡
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
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終而形
藏精神放越聖人爲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
祀以終孝道 右漢書五行志云董仲舒治
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
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

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
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擥仲舒
別向歆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
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
著于篇按此其說亦不可廢故記于此以俟
擬討
通鑑宋文帝十七年上以司徒義康嫌隙已著
將成禍亂誅其黨劉湛等出義康鎮豫章殷

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往來日以十數影迹罔密莫有知者收湛之日忽召景仁詠討處分一皆委之五年臥疾而人莫能知其爲人深險可見宋文與此等人謀國安得不亂君臣之義賊兄弟之恩乎

魏邢顒爲平原侯家丞防閑以禮由是不合庶子劉楨諫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虞喜曰世人奇諸葛之英辯而陋呂岱之無對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春華秋實二事相似

詩稍有茨章史傳英靈賤士本無宦情茨亦草也史記茅茨不剪注屋蓋曰茅茨以茅覆屋則茨又爲屋蓋

王介甫元豐七年罷相居鍾山作雨元豐行元豐聖人與天通十日五日一雨風或謂微辛再枏

王介甫千枝孫渭川萬本母淇奧孫枝取杜子美賦桐花未吐孫枝之鷟鳳相鮮此未害如母淇奧稍牽強李注云世俗謂慈竹爲子母竹

爾雅科斗一名活東　異苑龜字元緒桑字子明

蔡卞本末詳見介甫示元度詩注　哀公四年爲一昔之期主夜結期也

嘗謂屈原自投汨羅此乃相來傳襲之誤往過秭歸尙淸烈廟嘗題詩辨正一事漫附于此

檥舟石門步敬欵三閭祠三閭楚同姓竭節扶顚危讒掏流放若受君終不褒烏乎義之盡未世垂忠規予昏罔激烈籍館輾王尸於吳實貎虎於楚乃梟鴟大夫飛國賊剗刃理則宜沮愚形詠嘆瀾漆厥影旄陋儒肆倫紀解釋紛乖離奢尚罔非稱翻以奢爲詞搶頑

而[illegible]追[illegible]尊[illegible]以[illegible]尚賢動作則於此渠不
其[illegible]風情任[illegible]音韻何淒其追弔屬後來文
[illegible]差愚爲據此久聊扶手載疑玄猿爲
我吟亭兒爲我悲徘徊廟門晚寒日下中抵
按子胥換吳敗楚幾墟其國二閭同姓之卿
義爲存親決不稱胥以自況也離騷泛論太
康五子孟堅未見尚書全文指爲伍胥士固
陋之九章涉江言賢不必用兮忠不必以九

經牙無欲卷二　一九

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此正引脊尚而言王逸
隨儒頓以爲胥又謬矣悲回風章云吳信讒
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是之憂楚之喜也
置先生之積怨深怒而憂僞敵之憂原豈爲
此哉又言遂自忍而沉流遂已然之詞原安
得先沉流而後爲文此足明後人哀原而弔
之之作無疑也且世傳原沉流殆與稱太白
捉月無異蓋平懷沙既作之後文詞尚多豈

[illegible]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漁
父[illegible]所謂吾寧葬江魚之腹中此亦要揆
[illegible]孔子豈遂入海不返太白亦何嘗
作捉月事乎

右[illegible]前開呂望之解舟詩李季章注漫
記

齊魯地理志皆地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
氏庠序衰壞地狹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

經牙無欲卷二　二十

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僞
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他俗
按此皆去聖人之世未遠習之壞已若此
吳中[illegible]卻門此年以來朝列紛雜直僞相
賢人[illegible]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義
[illegible]忠臣結舌俊反理詭道蓋君子小人陰
[illegible]之推相反如君子好遯小人否小人用壯
君子罔

[illegible]兒　當此之時蜀喪元帥慘成
[illegible]師歡恢奏凱振旅一榮一悴存亡關
[illegible]遠不留世代遷改可之民敢利鈍皆爲
陳迹而青史所載焉　乎孔明忠義
之行節制之兵皆可詳　反覆忿歿使
人慨氣激昂因以興起而曹操司馬懿欺人
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劉奴猶羞而不取
然則猶今奪雄伯於俄頃間何足道哉以是

知今古一心理無間斷　又評唐太宗功業
者應時而造時運既往特陳迹耳而行事是
非出於人心有不可泯沒者後世將於是焉
以爲師者可不辨乎　揚甫思懿非思貴爲
宰相　善無聞而有兩足孤之號　自無知
若觀之必以謂賢於衆之崔元暉之徒矣
彼其自處亦必曰自[illegible]不可爲吾學以偷合
而全身也嗚呼天地久遠人以一身生乎其

閒何翅白駒之過隙君子所以異乎小人者
勉勉於爲善不與草木俱腐耳使衆之元暉
之徒無善可稱而又惟寬積是誠再思之不
若也　故君子不較榮辱成敗於一日以千
載自期而已矣　高駢被囚君子之事其心
不以一物自累衣服飲食不得則不生猶直
寄此餘可知矣虛明正靜可以監天地照萬
物何往而不裕此等語皆有益世教　紹録也

又李林甫一節在後

兩龔傳龔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常爲駕徵賢者
宜駕　上曰大夫乘私車來耶詔爲駕漢時招
賢已乘私車

韓福歸詔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
馬郡漢龔勝歸亦詔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
衾皆如韓福故事師古曰於傳舍上若今官
人行道過驛也按此非有詔不舍宿

[illegible]俗勳貴家種栢作祠堂按此
[illegible]有祠堂[illegible]可謂
[illegible]從父子建師古曰從父昆弟之子名建
又曰同産弟子賞爲梁內史
[illegible]人山有心規云元子病游世歸于商餘山中
以酒自肆云云歌曰元子樂矣我鼻我耳我
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
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曰勸君
經外雜鈔卷二　三
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云云此司馬公耳目
口鼻皆爲我有之意
方中張湯傳孟康曰陵上土作方師古曰古謂
掘地爲阬曰方趙廣漢傳漢作平陵方上
李林甫身未及寒剖棺抉口爽諸庶人以葬十
九年所積悖入之貨遽歸於官子孫竄流絕
棄披取前日之成勞富貴一旦如飛煙浮塵
不可摶玩未用遠引前古與之同朝者裴耀

[illegible]嚴挺之盧絢諸人生榮死哀曾無
[illegible]而國忠終不監戕隨以族滅
[illegible]之傳鄭朋楚上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
稽并爲楚蘇林曰楚人脆急也又下文朋曰
我關東人[illegible]
唐中宗贊夫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而爲善者
得吉常多其不幸而罹於凶者有矣爲惡者
未始不及於凶其幸而免者亦時有矣而小
經外雜鈔卷二　[illegible]
人之慮遠以爲天道難知爲善者未必福爲
惡者未必禍也
張翰字季鷹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
執權翰謂同郡顧榮語欲求去勞能其乎愉
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
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云云冏
敗人謂見幾此與淵明歸去來意同非謂猝
[illegible]

公孫瓚兵屢敗擁聚築京以鐵爲門積穀三百
萬斛曰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董卓築塢於
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曰事成可以雄據
天下不成亦足以老

溫公曰古之所謂文　云　ム今之文乃古之辭

案經傳中未有以辭爲文者

孟東野哭盧殷詩有文死更香又曰無文生亦
腥

靈帝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
弟子象

蔡邕傳三互法 註 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
交互爲官謝承書曰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
鉅鹿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

邕傳又云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
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爲疏廢又云迎五帝於
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養
[illegible]宗人禮化昔帝者之大業祖
[illegible]之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內產
[illegible]小污穢生忌故 注 解除謂謝過也小
[illegible]病及死也愚按靈帝時人主親迎氣郊
[illegible]之禮猶未盡廢有故不出猶有解除謝
過之文雖亦末世弊與猶以不親祭爲疑而
譏之也

邕以季父質得罪上書自稱父子

王介甫宰嚭詩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
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李
泰伯詩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有六人
程正叔云管仲將成公之心未蠱也若已蠱
雖管仲奈何未有心蠱尚能用管仲之理程
說知本王李何其謬也

介甫[illegible]忘[illegible]争共一毛可憐身後兩
[illegible]人[illegible]聞今來田意最高李

季[illegible]其責與殺之義天理人心之所
同不可以紛爭言 一人云
又試韓子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
神此退之荅李翊書也恐陳言務去王介甫
誤說古人一言一句欲其自得不與人共機
杼 [illegible]
鮑宣傳云 云今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
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

飢渴者臣未見也此病今有之
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
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
事上憂國如閤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
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
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
人皆若閤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贓銷縮摧沮
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閤下條理鎮服布宣

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
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
敬而慕之況親逢閤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
效其懇懇謹獻所爲文兩卷凡十五篇非敢
以爲文也以爲謁見之貸也進退惟命愈恐
懼再拜 韓文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詔曰實素以
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

惠和務在苛厲比年旱蝗先聖憂人特詔逋
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剝頗紊
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自因哀以來增毒
彌甚無辜斃踣深所興嗟朕嗣守洪業敷弘
理道寧容蠹政以害疾人宜加貶黜用申邦
憲尚從優貸俾佐遠藩實錄事李齊運驟遷
至京兆尹特寵強愎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
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

給事秦劭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谷甚好由是位捉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役人成輔端為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過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為三原令廷詬之陵轢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 順宗實錄

右韓文公上李實書極其稱譽至順宗實錄亦公所作也而抵排之詞乃如此韓公猶是有求於人其詞卑諂不可據

契丹傳世至天祚歷八百餘歲女真以小國事之天祚不道陵轢女真女真滋不堪乃治兵

遼以攄其憤一舉而得契丹地八百里兵方[illegible]遂[illegible]盟士氣益振建號大金焉尚以契丹與中國和約久慮其借援於我也始遣使通好獻燕雲之地同共舉契丹朝廷可之宣和六年除尚書左丞王安中帥燕山以降將郭藥師副之七年冬十二月藥師叛燕陷大金遣兵逼京師明年 靖元 春正月傅城下秋九月太原破又明年 建元 河東河北陷又明年 二 京東西雍秦鄜延破又明年 三 淮南破又明年 四 秋九月我師敗績于富平吳越江東西湖南北陝熙河涇原陷又明年 紹興元 環慶陷鎮西軍節度使陝西諸路并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吳公擁和尚原護川口紹興三年春金賊郎統偽皇弟郎君及漢女郎君折合董馬五太師耿太師并女真契丹漢兒諸路偽官叛兵數萬寇金商州犯洋川公分布將兵禦

風嶺蟬溪分水嶺數路併戰賊數項來奔衝
公告諭將士戮力迎敵交戰數十陣大勝捷
今年春金賊四太子又與皇弟郎君領千戶
萬戶酋首率大軍十餘萬來仙人關殺金平

右保蜀碑 [illegible]

建安十八年先主進軍圍雒縣統爲流矢所
中卒先主言則流涕

龐德公以孔明爲臥龍以士元爲鳳雛則士元

之齒常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
元先卒二十有二年則士元物故尚未三十
也豈不惜哉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始王漢中
是歲關羽卒明年黃忠法正卒又明年張飛
卒又明年馬超馬良卒基業未就而一時功
臣相繼淪謝如有物奪之者明年後主踐阼
而舊人獨有孔明趙雲後七年雲卒又五年
孔明卒而勳舊於是乎盡正卒時四十五超
四十七良三十五其餘不著其年飛傳稱少
與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則飛
亦年纔五十許崔峻年四十此數傑者皆
以高才早世而譙周至七十餘而終天不祚
漢明矣

右唐子西曾國文錄出 [illegible]

端平三年　八日發金陵後看素問節錄大全

黃帝岐伯問對雷公內經泰和述六氣之 [illegible]

厥後世人演而述難經西漢倉公傳其舊歷
東漢張仲景撰其論治晉皇甫謐刺而爲甲
乙前人上集而爲太素時則有全元起者
始爲之訓解缺第七卷迨唐寶應中太僕王
冰篤好之大爲次註嘉祐中命林億等搜訪
是正十正三四又採漢唐書錄古醫經之存
於世者得數十家增注義二千餘條

右素問序 [illegible]

黃帝內經十八卷今有鍼經九卷素問九卷共
十八卷即內經也 王冰序注 又素問外九卷東
漢張仲景西晉王叔和脉經各九卷皇甫士
安鍼經九卷楊玄操云黃帝內經二帙帙各
九卷隋書經籍志謂之九靈王冰名爲靈樞

右王冰序注

上古聖人 云云 恬淡虛無眞氣從之精神內守
病安從來是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

勞而不倦

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注云陽氣
根於陰陰氣根於陽無陰則陽無以生無陽
則陰無以化全陰則陽氣不極全陽則陰氣
不窮

精則養神柔則養筋

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也 注 陰陽應象大論
曰風氣通於肝也風薄則熱起熱盛則水乾

……精氣不營故精乃無也
春三月……逆之則傷肝夏爲寒變奉長者少 云云
又 夏……逆之則傷心秋爲痎瘧奉收
者少 注……又 冬至重病 秋養收逆之則傷肺
冬爲飧泄奉藏者少 云云 冬養藏逆之則傷
腎春爲痿厥奉生者少 云云

春傷於風邪氣留連乃爲洞泄夏傷於暑秋爲
痎瘧秋傷於濕上逆而欬發爲痿厥冬傷於

寒春必溫病 又春傷於風夏生飧泄

風者百病之長也 注……閉拒雖有大風
苛毒弗之能害

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
氣門乃閉 注……以發

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爲陽內爲陰言人身之陰
陽則背爲陽腹爲陰言臟府中則臟陰府陽
…… 故背爲陽陽中之陽心也背爲陽陽

中之陰肺也腹為陰陰中之陰腎也腹為陰陰中之陽肝也腹為陰陰中之至陰脾也 心為牡藏位處上焦以陽居陽肺為牝藏上焦以陰居陽腎為牝藏下焦肝為牡藏中焦脾為牝藏中焦以大陰居陰故為陰中之至陰

陽化氣陰成形 云云 寒氣生濁熱氣生清 言其氣也 清氣在下則生飧泄 熱在下穀不化 濁氣在上則生䐜脹 寒在下氣不散以陰靜而陽躁也

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

水為陰火為陽陽為氣陰為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 氣化則精生味和則形長故云食之 化生精氣生形味傷形氣傷精 過其節也

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 氣生壯火故云壯火食氣故云以壯火食氣故氣得壯火則耗散以少火益氣故氣得少火則生長人之陽氣壯少亦然

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在地為木在體為筋在藏為肝在志為怒 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在地為火在體為脈在藏為心在志為喜 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在地為土在體為肉在藏為脾在志為思 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在地為金在體為皮毛在藏為肺在志為憂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骨髓骨髓在地為水在體為骨在藏為腎在竅為耳在志為恐 [illegible]

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

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起居衰矣 [illegible] 年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矣六十 云云

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而人左

手足不如右強也（云云）東方陽也陽者其精并於上并於上則上明而下虛故使耳目聰明而手足不便也西方陰也陰者其精并於下并於下則下盛而上虛故其耳目不聰明而手足便也故俱感於邪其在上則右甚在下則左甚此天地陰陽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

法道經義曰魂居肝魄靜則正道不亂神處心（並見……）意託脾（云云）魄在肺（云云）志藏腎志營

則骨髓滿實此未知道義經誰為之姑録出

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

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故

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水穀之寒熱感則害於六府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脉

形不足者温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

二陽之病（云云）二陽謂陽明大腸及胃之脉也（云云）

大腸胃發病心脾受之心受之則血不流脾受之則味不化血不流故女子不月味不化則男子少精

黃帝問天以六六之節以成一歲人以九九制會（……）地以九九制會

人有大谷十二分小谿三百五十三名少十二俞（……）大經所會謂之大谷十二分者謂十二經脉之部分也小絡所會謂之小谿

後漢班彪傳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録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

失其略論曰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
國策纂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
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
缺焉云云 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
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
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
也云云 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
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

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
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云云 若序
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
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
者蓋不暇也
遷之論序道蓋有激而云云至於字相如而
不字蕭曹陳黃愚同旋之文常後有字者
多惟賈生不字亦是未安

靜思屈原沉遂於賈誼與椒蘭爭妒忌絳灌其
讒詞
右韓文公陪杜侍御游湘西寺所謂椒蘭
妒忌者謂楚懷王之弟司馬子蘭楚大夫
子椒已見關者此意今韓公又言之而朱
文公不以為然

天慶觀乳泉賦　蘇軾

陰陽之相化天一為水六者其壯而一者其稚

也夫物老死於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
始也意水之在人也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
滋漠然無形而為往來之氣也為氣者水之生
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
能來而鹹者一出不復反此陰陽之理也吾何
以知之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
者為汗為涕為淚為血為溲為涎為沫此數者
皆水之去人而外騖然後肇形於有物皆鹹而

不良淡故鹹者七而甘者一一者何也唯華池
之真液下湧於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
白而不濁古之仙者以是爲金丹之祖長生
而不死之藥也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
爲江湖井泉上則爲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
是以變化往來有[illegible]故海洲之泉必甘
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illegible]之不相亂河濟之
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鹽之泉皆天

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槁而不能沃
也豈不然哉吾謫居儋耳卜築城南鄰於司命
之宮百井皆鹹而醪醴湩乳獨發於宮中給吾
飲食酒茗之用蓋湧然而不窮吾嘗中夜而起
挈瓶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之我同吸者
[illegible]

寶顏堂訂正經外雜鈔卷之二終

賓退録十卷

（宋）趙與旹撰

宋臨安睦親坊陳宅經籍鋪刻本

賓退錄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趙與旹撰。與旹字行之。案寶祐五年陳崇禮作是書序稱其字曰德行與墓誌銘不同或有兩字亦未可知謹附識於此 以宋史宗室世系考之。蓋太祖七世孫也。宋史無傳。志乘亦不載其名。惟趙孟堅彝齋文編有從伯故麗水丞趙公墓銘曰。有宋通直趙君行之之墓。在安吉州歸安縣鄉山之原。君以敏悟之資秀出璇源。方弱冠已薦取應舉。寧考登寶位。補官右選。調筦庫之任。於婺於泰於衢者三。又監御前軍器所司行在草料場。踸踔西階逾三十年。未嘗一日忘科舉業也。故自丁卯迄乙卯以鎖廳舉而試者亦三。春闈卒不偶。積階覲見服官品。忠翊則應得京秩。新制裁革回覲初至忠翊。今上皇帝賚賜予換文階。循制。宗姓換階薦僅循從事丞處之麗水。君平昔游際貴達。方將汲引而君疾不可復起矣。年五十七。紹定四年十一月終。上章告謝。轉通直命下。弗之覩也云云。其敍與旹生平最詳。惟墓誌銘之首稱其子孟珏乞銘於某。以丙戌進士同登。則與旹當爲理宗寶慶二年進士。而乃稱其春闈不偶。殆與孟珏同登進士歟。案孟堅亦非丙戌進士此文下註代作二字當爲所代之人也 是書前後皆有與旹題識。前題不著年月。稱平生聞見所及。喜爲客誦之。賓退或筆於牘。故命以賓退錄。後題稱閼逢涒灘。蓋成於嘉定十七年甲申也。陳崇禮序稱其從慈湖先生問學。蓋楊簡之門人。然書中惟論詩多涉迂謬。於吟咏之事茫然未解。至於考證經史。辨析典故。則精核者十之六七。可爲夢溪筆談及容齋隨筆之續。觀其於王建及花蕊夫人宮詞前後再見。並自糾初考之未詳。知其刻意參稽與年俱進。前乎是者。有鄭康成之註禮註詩。後說不遷就前說。後乎是者。有閻若璩之尚書古文疏證。後說能訂正前說。得失並存。愈見其所學之加密。蓋惟不自是。所以能歸於是也。觀宋人之務自回護。逞心而爭勝負者。其識趣相去遠矣。

余里居待次賓客日相過平生聞見所及喜爲客誦之意之所至賓退或筆于牘閱日滋久不覺盈軸欲棄不忍因稍稍傳益析爲十卷而題以賓退録云大梁趙與時書

賓退録卷第一

大梁趙與時

王建以宮詞著名然好事者多以他人之詩雜之今世所傳百篇不皆建作也余觀詩不多所知者如新鷹初放兔猶肥白日君王在内稀薄暮千門臨欲鎖紅妝飛騎向前歸黃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張調更高盡理昨來新上曲内官簾外送櫻桃此張籍宮詞二首也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白樂天後宮詞也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蒂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杜牧之出宮人詩也紅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瑤階夜月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杜牧之秋夕詩也寶仗平明秋殿開且將團扇暫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王昌齡長信秋詞也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爇熏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日映西陵松柏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歌新曲唱著君王自作詞劉夢得魏宮詞二

首也或全錄或改一二字而已王平甫謂館中校花蘂夫人宮詞止三十二首夫人親筆又別有六十六篇者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續之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為亂真世又有王岐公宮詞百篇者亦依託者

洪文敏容齋隨筆論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謂禹未嘗躬稼因稷而稱之余按書禹曰曁稷奏庶艱食則嘗躬稼矣洪偶未之思也

詩眼云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為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蓋欲留所歡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傳正笑而悟余按全篇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雨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蓋真謂所歡者與樂天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之句不同叔原之言失之

紹興三十二年五月甲子降旨建儲宰相陳康伯折簡禮部侍郎呂廣問答議典禮時上王祀黃帝廣問為初獻官周必大以御史監祭廣問語必大 皇太子改名從火從華必大謂與唐昭宗曄字同音可乎廣問亟告康伯取旨別擬定乃用今諱

紹興癸丑岳武穆提兵平虔吉群盜道出新淦題詩青泥市蕭寺壁間云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讎斬除頑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淳熙間林令梓欲摹刻于石會罷去不果今寺廢碑亡矣其孫類家集惜未有告之者

蘭亭石刻惟定武者得其真蓋唐太宗以真蹟刻之學士院朱梁徙置汴都石晉亡耶律德光輦而歸德光道死與輜重俱棄之中山之殺胡林慶曆中為士人李學究所得韓魏公索之急李瘞諸地中而別刻以獻李死其子乃出之宋景文公始買寘公帑棐邑云宋景文帥定日有學究李姓者藏此石死于妓家樂營將何水清得之以獻宋留之公庫州令升云有遊子攜此石走四方最後死于中山營妓家伶人孟水清取以獻周承勛帶稷云唐太宗既得

蘭亭序真蹟使趙模等摸搨以十本則方鎮性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與作牡丹賦刻之碑陰世號定武本蔡僚六定武本乃工先所學習會稽石也殘氏給版圖之後定武有富民好事者學以金帛從會稽取之而藏於家後戶絕貲沒縣官人始見之因置諸定帥之坐壁閒使熙寧間薛師正向為帥其子紹彭又刻別本留公帑攜古刻歸長安王厚之順伯云紹彭竊歸洛陽周希稷云薛府求之不得乃具稍子紹彭閒公有名用以鎮府向取之視之乃刻杜丹賦於碑陰者遂別刻石易以歸長安素說支起嚴云薛師正至定州摹打有帑自我別本留諸攜下以應求者其子紹彭又歎摹刻易毀胡林李以歸蔡條云熙寧中孫大公侍郎帥定有自取貝石納禁中則又刻石而諉之壁後薛向來定道取以歸世但謂石歸薛氏其不知紫芝王厚之王明清雅非古矣大觀中周承勛皆曰宋和清詔取寘宣和殿王明清云向火子嗣昌獻于天上徽宗命龕置睿思東閣之國明清之父銍則云置之艮嶽瑪瑙亭券謂之大觀翁陽陵方尚文博雅諸穿孫次公所納石刻日知有或謂此石已御府陵乃史取薛民石入御裕靖康之變虜以紅毯黃歸榮芑云宋定國嘗從賊虜云也今在中京王明清云靖康之亂凡尚方珍異之物悉為羣胡輦歸獨此石雲所不識遂棄不取建炎初高宗駐蹕維陵宗澤居守東都見之遣騎疾驅進行在所逾月秋復南寇大駕幸浙失於倉猝之際紹興中向子固帥維揚密旨令搜訪竟不獲今東南諸刻無能彷彿者天台桑澤卿世昌編蘭亭博議一書廿詳與嘗參會衆說芟繁撮要記其本末如此所取何子楚遂之辭居多諸說之異同者則附著其下雖未能定其孰是孰非然薛師正長安人王順伯謂其攜以歸洛宗忠簡守汴日夕從事戰守且其天姿剛正王仲言謂其為人主搜羅玩物於艱難之時皆不敢謂然開元九年罷朔方節度自是始有方鎮周希稷所云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若謂太宗分賜諸郡猶可也夫以一石刻之微而言人人殊莫能定於一然後知考古之難也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家世寒微慕遠游至蜀從趙昇道人數載趙卒得其書祕藏之由是善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亳淮泗間乞食諸寺政和三年至京師寓東太一宮 徽宗夢赴東華帝君召游神霄宮覺而異之敕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迹知常素不曉告假或告曰道堂有温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詩題壁間知常得之大驚以聞召見上問有何術對曰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 上視靈噩風貌如舊識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賜金牌無時入內五年築通真宮以居之時宮禁多怪

命靈素治之埋鐵簡長九尺於地其怪遂絕
因建寶籙宮太一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
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天寧觀改為神霄玉清
萬壽宮無觀者以寺充仍設長生大帝君青
華大帝君像　上自稱教主道君皇帝皆靈
素所建也靈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家醮儀
校讎丹經靈篇刪修注解每遇初七日升座
座下皆宰執百官三衙親王中貴士俗觀者
如堵講說三洞道經京師士民始知奉道矣
靈素為幻不一　上每以聰明神仙呼之御
筆賜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
上思明達后欲見之靈素復為葉靜能致太
真之術　上尤異之謂靈素曰朕昔到青華
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何謂也靈素遂縱言
佛教害道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剎改
為宮觀釋迦改為天尊菩薩改為大士羅漢
改尊者和尚改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有旨
依奏　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一立藏十
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鬬法僧
不勝情願戴冠執簡　太子乞贖僧罪有旨

胡僧放道堅係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
於開寶寺前令衆明年京師大旱命靈素祈
雨未應蔡京奏其妄　上密召靈素曰朕諸
事一聽卿且與祈三日大雨以塞大臣之謗
靈素請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卿乃神
霄甲子之神兼雨部與之同告　上帝文卿
既至執簡敕水果得雨三日　上喜賜文卿
亦充凝神殿侍宸靈素益隆忽京城傳呂
洞賓訪靈素遂捻土燒香氣直至禁中遣人
探問香氣自通真宮來　上亟乘小車到宮
見壁間有詩云捻土焚香事有因世間宜假
不宜真太平無事張天覺四海閑遊呂洞賓
京城印行遶街叫賣　太子亦買數本進
上大駭堆賞錢千緡開封府捕之有太學齋
僕王青告首是福州士人黃待聘令青賣送
大理寺勘招待聘兄弟及外族為僧行不喜
改道故云有旨斬馬行街靈素知蔡京鄉人
所為上表乞歸本貫詔不允通真有一室靈
素入靜之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入京遣人
廉得有黃羅大帳金龍朱紅倚卓金龍香爐

京具奏請　上親往臣當從駕　上幸通眞
宮引京至開鎖同入無一物粉壁明牕而已
京皇恐待罪宣和元年六月京師大水臨城
上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治水救之水勢不退
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道二者水
自　太子而得但令　太子拜之可信也遂
遣　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是
夜水退盡京城之民皆仰　太子聖德靈素
遂上表乞骸不允秋九月全臺上言靈素妄
改（改字疑恐是議字）遷都妖惑聖聰改除釋教毀謗
大臣靈素即時攜衣被行出宮十一月與宮
祠溫州居住二年靈素一日攜所上表見太
守閭丘顥乞與繳進及與州官親黨訣別而
卒生前自卜墳于城南山戒其隨行弟子皇
城使張如晦可掘穴深五尺見龜蛇便下棺
既掘不見龜蛇而深不可視葬焉靖康初遣
使監溫州伐墓不知所蹤但見亂石縱橫強
進多死遂已此耿延禧所作靈素傳也靈素
本末世不知其全故著之不敢增易一字今
溫州天慶宮有題銜云太中大夫冲和殿侍

宸金門羽客通眞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霄
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通眞宮林靈素

世有卜餘化五行眞氣之說莫究其理洪文敏
載鄭景實之語謂取歲首月建之餘所生
如甲己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則甲己化土
它倣此頗通余記昔年一術士云遇龍則化
龍辰也甲己得戊辰戊屬土故化土乙庚得
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降皆然其實一
也

祖宗時諸郡皆有都廳至宣和三年懷安軍奏
今尚書省公相廳改作都廳內外都廳並行
禁止欲將本軍都廳以僉廳爲名從之且命
諸路依此此僉廳得名之始也然今帥府有
僉廳又有都廳莫知所始矣

會稽虞少崔（仲琳）送林懿成（季仲）詩云男兒何
苦弊書學到根原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
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
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別與君元不隔
江湖閱庚溪詩話喜而錄之

俗間有擊鼓射字之伎莫知所始蓋全用切韻

之法該以兩詩詩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
字以代三十六字母而全用五支至十二齊
韻取其聲相近便於誦習一篇七句四十九
字以該平聲五十七韻而無側聲如一字字
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則鼓節先三後四叶韻
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為平上去入之別亦
有不擊鼓而揮扇之類其實一也詩曰西希
低之機詩資非卑妻欺凝梯歸披皮肥其辭
移題攜持齊時依眉微離為兒儀伊鋤尼醯
雞箆溪批毗迷此字母也羅家瓜藍斜淩倫
思戈交勞皆來論留連王郎龍南關盧甘林
窮雷聊鄰簾櫳巖婁參辰閑楞根彎離鹽寒
間懷槇桑鞋庚光顏此叶韻也又有以詩數
十句該果實之名為酒席之戲者與此略同
然不假切韻頗為簡易至於賣卜者但欲知
十干十二枝則尤不難然多只一擊鼓便能
知年月日時八字蓋未擊之先踟躕顧盼舉
動語默皆是物也

三司副使曰遷通判曰倅禮有副車倅車左傳
孟僖子使泉丘人女助薳氏之遷遷倅皆副
貳之稱然他官雖副貳不通用不知其由今
三司發已久遷之名人無知者獨倅之名猶
然樓宣獻序向侍郎子諲集云推之户遷近
時文字中所見者此耳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
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謂禮必以忠
信為質也余謂學者始以持敬為本而窮理
盡性以終之亦繪事後素之意

吾不試故藝余妄意謂夫子天縱之聖藝皆不
學而能非若常人嘗試而為之故其多能皆
本於自然而非有意於多能也古今諸家皆
無此說余亦未敢自以為是

穆天子傳書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
曰白義四曰踰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
華騮八曰綠耳王子年拾遺記載穆王馭八
龍之駿一名絕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
超影五名踰輝六名超光七名騰霧八名挾
翼二說不同

神仙赤松子見於書傳多矣惟淮南子稱赤誦
子

嘉眉多士之鄉凡一成之聚必相與合力建夫子廟春秋釋奠士子私講禮焉名之曰鄉校亦有養士者謂之山學眉州四縣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縣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寧四所普州二所餘未之聞

劉卞功字子民濱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六歲誤觸甕碎家人更譙之神色自若曰俟釘校者來當全之復譙其妄曰人破尚可修矧甕耶語未絕釘校者至相與料理頃之如新自是築環堵於家之後圃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

或食或不食　徽宗聞其名數敕郡縣津致闕下遣近侍召之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上知不可奪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郎[衣]其外兄也嘗問以修行之術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己心田又云以手捫頭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又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靖康之變不知所終

周宣王中興之賢君也然考之於詩曰箴曰規曰誨曰刺不一而足第序詩者不能直書其事故後世儒者無敢指議余觀國語所載如不藉千畝拒虢文公之諫而致姜戎之敗捨括立戲激魯人之變而致諸侯之不睦及喪師之後復為料民之舉雖仲山甫之言且不用焉文武成康之治豈如是哉周之東遷烏得盡委其責於幽平二王乎其所由來者漸矣史記但書不藉千畝料民太原二事之目不若國語之詳也

容齋隨筆謂近世所傳雲仙散錄開元天寶遺

事老杜事實皆淺妄絕可笑而頗能疑誤後生然但辨遺事中數事餘二書無說老杜事實世不多見葛常之韻語陽秋云老杜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遜傳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卻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杜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故用何遜事又意卻月凌風皆揚州臺觀名爾近時有妄人假東坡名作老杜事實

一編無一事有據至謂逖作揚州法曹廨舍
有梅一株吟詠其下豈不誤學者以上皆葛
語若雲仙散録則余家有之凡三百六十事
而援引書百餘種每一書皆録一事周而復
始如是者三其間次序參差者數條而已編
集文籍豈能整齊如此已可一笑序稱天祐
元年金城馮贄取九世典籍撮其膏髓別為
一書庶兵火煨燼之後來者不至束手今百
書遂無存者則贄可謂前知矣崇文總目成
書時距天祐未甚久隋唐以前書籍存者極
多贄家之書無一著録雖有金鑾密記之類
一二種而所編三事本書反無之又其造語
盡倣世説若集諸家之言豈應一律如賀容
齋之説後閲館本遜集葛所列梅詩尚脱第
四聯朝灑長門泣夕駐臨邛杯

胡忠簡之謫李似之侍郎彌遜書十事以贈一
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唯君
子困而不失其所亨三曰名節之上猶未及
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違順當以初心對治
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
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為大事七曰天
將任之必大有摧抑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
者不能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
學必明心記問辨説皆餘事

古樂府木蘭詞文字奇古然其間有云歸來見
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勲十二轉賜物百千強
可汗問所欲木蘭不願尚書郎願馳千里足
送兒還故鄉按木蘭詭作男子代父征行遂
歸家易服火伴方知其為女當其見天子之
時尚稱男子而曰送兒歸故鄉何哉兒者婦
人之稱也

熙寧青苗法行計息推賞吏則廢興俗吏是罪
者進所散唯恐不多知祥符縣李彭願視前
政獨貸三之一宰相怒甚遂通判廣信軍頌
頌字子修棣州陽信人蘇文定公奏疏所言
即此也

太宗嘗謂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病瘧於大
寒大暑中過歲寒暑迭變不覺漸成衰老苟
不競為善事虛度流年良可惜也李文簡書
之長編而宗門武庫載五祖亦有此語又唐

摭言載趙牧對酒詩亦有人生如瘧不須史
何乃自苦八尺軀之句
中書侍郎舊稱中書令轉爲中書舍人之稱近
歲有以六部侍郎兼中書舍人者遂直呼中
書侍郎尤非是官制前左右丞六部侍郎通
謂之丞郎今有稱郎官寺監丞爲丞郎者矣
皆失之不考也若稱中書舍人爲中舍則容
齋已辨之矣
前代東宮官於皇太子皆稱臣隋開皇中嘗更
其制至唐而復　真廟爲皇太子始辭之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東觀餘論略記
之如書女毋翕侮成人今作女毋侮老成人
保后胥高今作保后胥戚女永勸憂今作汝
誕勸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近作戕女比猶
念以相從今作汝分猷各翕中今作各設中
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遷今作爾謂朕曷震
動天既付命今付作孚曰陳其五行今作汩
陳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今亮作度
以作治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作
鮮毋兄曰今作無皇曰則兄自敬德今兄作
皇曰以前人之微言今作受人之徽言是罔
顯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鮮光今作耿光
適殷就大命今作達殷集大命論語意與之
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聞道夕
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知津矣
今作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耰不
輟子路以告子憮然今作耰而不輟子路行
以告夫子憮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
以乎今作其斯而已矣辟諸宮牆今諸作之
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根不見其全也
顧命一人冕執鋭陸氏釋文鋭以稅反今禮部
韻尹字下有鈗字注云侍臣所執兵也一人冕
執鈗古文尚書亦作鈗不知承誤作鋭自何
時始也
杲伯宇 朴之 昭靈夫人祠詩安用生兒作劉季
暮年無骨葬昭靈陸務觀 游 黃州詩君看赤
壁終陳迹生子何須似仲謀
自唐以紀年改梁州曰興元府 本朝紹興隆
興慶元諸府皆循用故事縣名亦多有之獨
嘉州以慶元初陞嘉定府越十三年方改元

嘉定與諸府不同

韓文公記夢詩百二十刻須臾間方氏舉正載董彥遠云世間只百刻百二十刻以星紀言也朱文公考異云星紀之説未詳其旨但漢哀帝嘗用夏賀良説刻漏以百二十爲度矣余謂董説固妄夏賀良之説行之不兩月而改且衰世不典之事韓公必不引用按古之漏刻晝有朝禺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至梁武帝天監六年始以晝夜百刻布之十二辰每時得八刻仍有餘分故今世歷家百刻舉成數爾實九十六刻也每時餘分别爲初初正初刻一日合二十有四每刻居六分刻之一總而計之爲四刻始合百刻之數刻雖有大小其名則百有二十韓詩恐只取此正不須求之遠也

熙寧間賜岐王顥嘉王頵玉帶各一二王固辭不聽請加佩金魚以别嫌詔并以玉魚賜之王仲言 明清 揮麈録謂玉帶爲朝儀始此其後嘗賜王安石安石力辭不從不得已受詔次日即釋去至 徽宗朝以賜蔡京京請佩金魚以自别於諸王從之自是何執中鄭居中王黼蔡攸童貫皆受賜余按唐永徽二年勑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上元初勑文武官三品以上服金玉帶開元中敕珠玉錦繡既令禁斷準式三品以上飾以玉四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者宜於腰帶及馬鐙酒杓餘悉禁斷董晉傳謂五品而上金玉帶所以盡飾以奉上史傳載賜玉帶及臣下私以玉帶相贈遺者班班可考韓文公詩亦云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則知唐已然矣五代漢隱帝嘗以賞郭威之功既又召楊邠等數人悉賜之然不足稽也楊文公談苑載 國朝賜帶之制謂駙馬都尉初選尚賜白玉帶親王皇族皆許通服雕玉白玉等帶則不始於岐嘉二王審矣玉魚安重榮亦嘗自爲之

或問陸文安公何不注釋諸經以垂世陸曰六經乃注我者也

州縣治率南向然南面二字人臣不得用也惟山谷送徐隱父宰餘干詩云地方百里身南

面豈別有所本歟恨讀書不多不能詳也

章貢志謂漢高帝六年命灌嬰略定江南令天下城縣邑始置雩都縣按高紀六年冬十月但書令天下郡邑城而已餘皆無所見雩都置縣地理志不書歲月本紀及傳灌嬰蹤跡未嘗到江南鑿空著書可付一笑洪駒父豫章職方乘亦謂灌嬰在漢初定江南故祀以爲城隍神今江西郡縣城隍多指爲灌嬰其實非也友人蕭子壽大年考功臣侯表始知其爲陳嬰表嬰以自定東陽爲將屬楚項梁爲楚柱國四歲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浙江封堂邑侯都漸頗師古謂漸水名在丹陽黟縣南蠻中嬰既定諸地而都之地理志注黟音伊字本作黟其音同始知定江南者爲陳嬰流俗所傳不爲全無所據但誤其姓耳

賓退錄卷第一

賓退錄卷第二

大梁趙與旹

朱文公嘗與客談世俗風水之說因曰冀州好一風水雲中諸山來龍也岱嶽青龍也華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諸山案外山也

曲忠壯在蜀有詩云破碎江山不足論何時重到渭南村一聲長嘯東風裏多少未歸人斷魂

范冲嘗對 高宗云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虜爲無窮之恨獨王安石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之僭非其罪漢恩淺而虜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爲盜賊者皆合於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下人心者也臨江徐思叔得之亦嘗病荊公此語謂有衛律李陵之風乃反其意而爲之遂得詩名於時其詞云妾生豈願爲胡婦失信寧當累明主已傷畫史忍欺君莫使君王更欺虜琵琶却解將心語一曲才終恨何數朦朧胡霧染宮花淚眼橫波時自雨專房莫倚黃金賂多少專房棄如土寧從別去得

深嚬一步思君一回顧胡山不隔思歸路只
把琵琶寫辛苦君不見有言不食古高辛生
女無嫌嫁盤瓠
康節邵先生之學受於李挺之而今世少知挺
之者晁以道說之嘗爲作傳曰李之才字挺
之青社人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朴且
率自信無少矯厲師河南穆伯長伯長性卞
嚴寡合雖挺之亦頻在訶怒中挺之事先生
益謹嘗與參校柳文者累月卒能受易時蘇
子美亦從伯長學易其專授受者惟挺之伯

長之易受之种徵君明逸种徵君受之希夷
先生陳圖南其源流爲最遠究觀三才象數
變通非若晚出尚辭以自名者挺之初爲衛
州獲嘉縣主簿權共城令所謂康節先生邵
堯夫者時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
菜食且躬爨以養其父挺之叩門上謁勞苦
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康節曰簡策迹外未
有適也挺之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
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
之學乎康節謹再拜悉受業於書則先視之

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
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世所謂康節先生
之易者實受之挺之挺之器大難乎識者棲
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榮進友人
石曼卿獨曰時不足以谷君君盍不棄之隱
去毋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忠獻公守孟亦
莫之知也忠獻初建節鉞守延安送者不用
故事出境外挺之獨別近郊或病之謂曰故
事也居頃之忠獻貴安陸挺之沿檄見之洛
陽前日法送之客無一人來者忠獻於是乎

愧知挺之之晚友人尹師魯以書薦挺之于
葉舍人道卿因石曼卿致之曰孟州司法參
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爲古文章語直意邃
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
而安於卑位頗無仕進意人罕能知之其才
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過人遠甚其貧
無貲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共成之曼卿
報師魯曰今之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
苟遺若人其學益衰矣是師魯當盡心以成
之者也延年素不喜屈謁貴仕以挺之書允

四五至道卿之門通焉而後已道卿且樂薦
之以是不悔挺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任五
人改大理寺丞爲緱氏令未行會晏卿與龍
圖閣直學士薄路調兵河東辟挺之澤州
僉署判官於是澤人劉仲更從挺之受曆法
世稱劉仲更之曆遠出古今上有揚雄張衡
之所未喻者實受之挺之在澤轉殿中丞丁
母憂甫除喪暴卒于懷州守舍時友人尹子
漸守懷也實慶曆五年二月子漸哭挺之過
哀感疾不踰月亦卒挺之葬青社後十有二
年一子以疾卒又二十有四年有姪君翁乞
康節表其墓曰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
公以師焉以道此傳頗能道其出處之詳然
康節嘗曰今世知道者獨子及李挺之二人
而已則此傳亦豈足以盡挺之哉
東坡公知揚州夢行山林間一虎來噬方驚怖
有紫衣道士揮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一道
士投謁曰夜出不至驚畏否公咄曰鼠子乃
敢爾本欲杖汝脊汝謂吾不知汝子夜術邪
道士惶駭而退林靈素傳中 徽宗神霄夢

亦此類新淦祥符觀道士何得一宣和間遊
京師遇方士陶光國愛其人物秀整語之曰
當爲辦一事如亟歸無幾何 徽宗夢人曰
天上神仙鄭化基地下神仙何得一明日命
閣祠部帳籍諸新淦籍中化基其師也遂命
召時得一方次郢州守式禮請以往既對
上大悅賜號冲妙大師主龍德太一宮旋授
丹林郎制曰惟上帝休命誕集朕躬故宏天
飛之舊宮奉高真之列御非得端靖修潔之
士孰與致朕嚴恭寅畏之意哉爾植志靡懈
飭躬有聞勑其積勤超進僊秩尚勤而素毋
終隋哉時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也未幾中原
亂得一亦歸里坎壈以死得一庸人無他異
僥倖至此光國不知何許人
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
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易事而
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
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

而不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求諸已小
人求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
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小人之情狀其
判如此爲士者當知所擇矣余亦懼爲小人
之歸也筆之以自警焉

萬里鑾輿去不還故宮風物尚依然四圍錦繡
山河地一片雲霞洞府天空有遺愁生落日
可無佳氣起非煙古來國破皆如此誰念經
營二百年此毛麾過龍德故宮詩也麾字牧
達平陽府人有平水老人詩集十卷行于虜
境榷商或攜至中國余偶得一帙可觀者頗
多序稱其父嘗　宋大觀二年上舍登第後
中宏詞科季年嘗任給事中按登科記大觀
三年榜中毛安節者蓋其父然次年詔改宏
詞爲詞學兼茂終　徽宗　欽宗兩朝取詞
科爲夕郎者皆無毛姓必陷虜後事也

集賢殿修撰舊多以館閣久次者爲之有自常
僚超授要任未至從官者亦除修撰時人遂
有冷撰熱撰之目近世士夫以集英爲熱撰
右文秘閣爲冷撰非也右文即集賢政和五
年改

讀橫渠詩最愛其一篇云學易窮源未到時便
將虛寂眇心思宛如童子攻詞賦用即無差
問不知

胡致堂著讀史管見主於譏議秦會之閉卷可
考也如論耶律德光諭晉祖宜以桑維翰爲
相謂維翰雖因德光而相其意特欲興晉而
已固無挾虜以自重刼主以盜權之意猶足
爲賢也爲深切致堂本文定從子其生也父
母欲不舉文定夫人舉而子之及貴遭本生
之喪士論有非之者故漢宣帝立皇考廟晉
出帝封宋王敬儒兩章專以自解而於漢哀
帝謂立定陶後一節直謂爲人後者不顧私
親安而行之猶天性也吁甚矣首卷論豫讓
報仇曰無所爲而爲善雖大學之道不是過
若致堂者其亦有所爲而著書者歟然其間
確論固不容掩也

近時後進稱前輩之字人多非之余謂不然孔
門弟子皆稱其師曰仲尼則豈不可又有父
祖既沒子孫不忍稱其字者亦古之所無此

齊王元景兄弟諱其父之字顏之推譏之然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況稱其字乎以情推之亦未為過古者以王父字為氏雖只一字似未安也

梁武帝命袁昂作書評其答啟云奉敕遣臣評古今書臣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天旨遣臣斟酌是非謹品字瀣如前今淳化法帖第五卷智果書此一段謂為梁武帝評書中與館閣書目亦然誤也其略云王僧虔書猶如揚州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皆充悅舉體沓拖而不可耐羊欣書似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殷均書如高麗人抗浪乃不有意氣而姿顏自足精味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尚風軌然不寒乞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吳施書如新亭傖父一往似揚州人共語語便態出柳惲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曹喜書如經論道士言不可絕王右軍書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程曠平書如鴻鵠弄翅頡頏布置初雲之見白日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水文彩如鏤金豆玄書如快馬入陣隨人屈曲豈須文譜范懷約真書有分草書無功故知簡牘非易皇象書如韻音繞梁孤飛獨舞孔琳之書如散花空中流徽自得李巖之書如鏤金素月屈玉自照薄紹之書如龍遊在霄繾綣可愛崔子玉書如危峯阻日孤松單枝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師宜官書如鵬翔未息翩翩而自逝梁鵠書如龍威虎震劍拔弩張張伯英書如武帝愛道憑虛欲仙衛恒書如插花舞女援鏡笑春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群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

米元章採隋唐至　本朝得一十四家續之

僧智永書經累骨清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胄襦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如熟

馭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
如學休糧道士神意雖清而體氣疲困歐陽
詢如新痊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柳公權
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
俗顏眞卿如項羽挂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
鐵柱將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
小民舉動屈強禮節生踈徐浩如蘊德之人
動容溫厚舉止端正敦尚名節體氣純白沈
傳師如龍遊天表虎踞溪傍神情自若骨法
清虛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劒氣勢空健而鋒
刃交加錢易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
蔡襄如少年女子體態嬌嬈行步緩慢多飾
繁華蘇舜欽如五陵少年訪雲尋雨駿馬青
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張友直如宮女插花
嫺嬌對鑑端正自然別有一種嬌態唐書王
勃傳載開元中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
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
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
雲欝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
矣閻朝隱如麗服靚粧燕趙歌舞觀者忘疲

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孰何說曰
韓休之文如大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
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
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
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
齊道人湯惠休云謝靈運詩如芙蓉照水顏
延年詩如錯綵鏤金梁鍾嶸云范雲詩宛轉
清便如流風回雪丘遲詩點綴映媚如落花
在草張芸叟評　本朝名公詩梅聖俞如深
山道人草衣木食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
石曼卿如飢鷹乍歸迅逸不可言歐陽永叔
如春服乍成醞酒初熟登山臨水竟日忘歸
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尋繹不
可得矣蘇子瞻如武庫乍開干矛森然見之
不覺令人神懾子細撿點不能無利鈍郭功
父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適口者
少劉中叟文莊歷土黃詩序謂樂府自唐以
來杜甫則壯麗結約如龍驤虎伏容止有威
李白則飄揚振激如游雲轉石勢不可遏今
主管廣東漕司文字長樂敖器之陶孫遂盡

取魏晉而下詩人演而爲詩評曰因暇日與
弟姪輩評古今諸名人詩魏武帝如幽燕老
將氣韻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
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
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
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風自笑韋蘇州
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
木葉微脫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
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元微之
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皃悴而神不傷劉夢

得如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雞
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
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
盤無補多慾孟東野如埋泉斷劍卧壑寒松
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醻獻秩如時有詼氣柳
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
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　本朝
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
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八璉止可施之宗廟荆
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爲功山谷如

陶弘景祗詔入宮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
在梅聖俞如閔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
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後山如九皋獨唳深林
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
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
其它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
作後世莫能擬議

沈存中筆談載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豪家
曼卿訪之延曼卿飲羣妓十餘人各執肴果
樂器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羣妓執果肴

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
之軟槃余按江南李氏宰相孫晟每食不設
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
時人多效之事見五代史記死事傳及馬令
南唐書義死傳軟槃蓋始於此

三省密院奏事退覆奏所得旨周文忠書其本
末於二老堂雜誌甚詳著其略於此淳熙四
年四月甲戌垂拱殿六參使相曾覿起居退
肩輿歸第直省官賈光祖散祗候李處和使
臣唐章騎從已而參政龔茂良奏事畢馳馬

入堂遂踵相躡街司促光祖輩避道光祖輩出語不遜光祖與和實隸籍三省密院茂良大不能平明日奏其事　上諭覿致謝又明日覿以光祖與和申省施行　上謂茂良先權衡督二人然後施行茂良遽下臨安府杖罷丁丑　上批問茂良昨已面諭何遽也自是茂良待罪求去不絕五月甲子戶部郎謝開之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六月丁丑茂良除資政學士知鎮江府是日開之對壬午再對癸未茂良落職放罷於是覿之姻家韓彥古獻議三省密院舊奏事退徑批　聖旨非是乞朝退一一覆奏　禁中詳覩乃付出專爲此也　上大以爲然自是每事於奏曰後用黃紙貼云得旨云云朝退封入改則改留則留從以爲常是月末蜀人張唐卿欲用淮南舊賞改官趙雄力主之都承旨王抃執不可雄乃請改次等合入官既覆奏止令循兩資明日　上諭三省云若非覆奏幾誤推賞此可爲萬世法雖有強臣跋扈不能易也七月癸丑開之又論茂良遂責散官英州安置

國初自范質進擬已更舊制至是復創覆奏云開之名下一字曰然上一字犯　御嫌名故書其字

靖州圖經載其俗居喪不食酒肉鹽酪而以魚爲蔬今湖北多然謂之魚菜不特靖也老杜白小詩云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正指此蓋老杜嘗往來荆楚而此詩則嘉興魯氏定爲夔門所作夔亦與湖北相鄰故也注杜詩者皆不及此韻語陽秋云言白小與菜無異豈復有厚味哉非其指矣

唐僖宗乾符二年禮部侍郎崔沆下進士三十人鄭合敬第一摭言載其宿平康里詩云春來無處不閑行楚閏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閒喚狀頭聲注云楚娘閏娘妓之尤者韻語陽秋謂爲鄭谷所作誤矣

臨安有澼紙者澤以礬粉之屬使之瑩滑謂之蠲紙蠲猶潔也詩吉蠲爲饎周禮宮人除其不蠲名取諸此又記五代何澤傳載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旣喪而廬墓以規

免州縣賦役户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號蠲紙蠲紙之名適同非此之謂也

唐明宗時加秦王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余按唐至德初以廣平王爲天下兵馬元帥天復三年三月以輝王祚爲諸道元帥其年十二月敕國史所書元帥之任並以天下爲名乃自近年改爲諸道宜却復爲天下兵馬元帥至德距長興尚遠若天復則耳目相接而有司皆不之知何其陋邪元帥之名肇見於左氏晉謀元帥是也然是時所謂元帥者中軍之將爾未以名官也至隋始有行軍元帥唐初有左右元帥太原道行軍元帥西討元帥自此寖多然天下兵馬元帥則始於廣平大元帥則始於從榮唐末嘗以天下兵馬元帥授朱全忠僞吳以天下兵馬大元帥授李昇梁末帝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鏐晉高祖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元瓘出帝以東南面兵馬都元帥授錢弘佐周又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俶　國初改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古今當其任者蓋寥寥可數而我　高宗皇帝遂自此應中天之運初元帥皆親王爲之廷臣副貳而已惟哥舒翰郭子儀李光弼房琯皆嘗眞除錢氏繼之全忠自置昇僞命不足道也

岑彭引兵從光武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敕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世言得隴望蜀本此又司馬懿爲曹操主簿從討張魯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爲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蓋用前語也

晉明帝問王導晉所以得天下導陳司馬懿創業之始及司馬昭弑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殊不思

牛繼馬後晉已絕矣

古今詠史之作多矣以經子被之聲詩者蓋鮮張横渠始爲解詩十三章葛覃曰葛覃長谷鳥遷女功興念懷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卷耳曰閨閫誠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觥罍欲解痡瘏恨采耳元因備酒漿洪忠宣著春秋紀詠三十卷九六百餘篇石碏大義滅親曰惡吁及厚篤忠純大義無私遂滅親後代姦邪殘骨肉蠻援斯諸陷良臣鄭人來渝平曰鄭人來者請渝平姑欲脩和不結盟使究歸祊平可驗二家何誤作隳成張無垢亦有論語絕句百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曰既是文章可得聞不應此外尚云云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兩處分顏子簞瓢曰貧即無聊富即驕回心獨爾樂簞瓢簡中得趣無人會惆悵遺風久寂寥近歲嘗見紀孟十詩題張孝祥作于湖集中無之必依託者如爭地爭城立霸基焉能一統混華夷力期行政息求艾深欲爲王愧折枝緣木求魚何及計爲叢敺雀失深思是宜孟氏誨諄諄不嗜殺人能一之異端邪說日交馳聖哲攻之必費辭深詆並耕排許子極言二本闢夷之復明陳仲廉無取力斥楊朱義不爲奇語外人非好辯欲令大道日星垂又有黃次伋者不知何許人賦評孟詩十九篇極詆孟子且及子思漫紀一二首篇傳道入句云此道曾參得最眞寥寥千載付何人所傳伋也亦無毋誰覺軻乎唱不臣忠孝缺來今已久中庸到此盡惟新願言爲子爲臣者勿據悠悠紙上塵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一絕云庇民德莫大文王西伯都來百里強園囿盤遊方七十斯民何處事耕桑蚍蜉撼大木多見不知量也若康節先生觀易觀書觀詩觀春秋四吟則盡掩衆作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事道不虛行只在人吁嗟四代帝王權盡入區區一舊編或讓或爭三萬里相因相革二千年唐虞事業誰能繼湯

武功夫世莫傳時既不同人又異仲尼惡得不潸然愛君難得似當時曲盡人情莫若詩無雅豈明王教化有風方識國興衰知音未若吳公子潤色曾經魯仲尼三百五篇天下事後人誰敢更譏非堂堂王室寄空名天下無時不戰爭滅國伐人唯恐後尋盟報役未嘗寧晉齊命令炎如火文武鎡基冷似冰唯有感麟心一片萬年千載若丹青

賓退錄卷第二

賓退錄卷第三

晉簡文母鄭太后諱阿春晉人避其諱皆以春秋爲陽秋后傳孝武下詔依陽秋故事上尊號孝武母李太后傳何澄等議服制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是也若褚裒傳亘彝目之曰有皮裏陽秋荀羨傳張闓孔愉難羨駁陳留王出城夫謂宋不城周陽秋所譏則皆事在鄭后之前晉之史官追改以避之耳故孫盛輩著書曰晉陽秋近世葛常之侍郎立方作詩話極其該洽顧名之曰韻語陽秋以令人而爲晉諱不深考也晉世后諱多矣獨避鄭諱爲不可曉然盛又有魏氏春秋習鑿齒亦著漢晉春秋司馬彪作九州春秋則當時亦不盡避史官亦不能盡改蓋晉史凡十八家而唐人修書又出於二十一人之手豈無同異耶

世俗稱列寺卿曰大卿諸監曰大監所以別於少卿監自　國初以寺監寄祿之時已然相承甚久然前代但有大鴻臚大司農大匠而

已大卿大監之名殊不典元魏雖有大宗正卿大司農卿隋亦有新都大監然皆不足證也獨晉人謂著作郎爲大著作職官志亦然今稱著作郎曰大著猶有据依

元昊寇邊韓忠獻駐兵延安夜有人攜匕首至卧内遂褰帷韓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蓋張元也韓復就枕曰汝攜我首去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取帶而出明日不復治其事俄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明受之變張忠獻自平江起義勤王行次嘉禾一夕坐至夜分警備嚴甚忽有刺客至前出腰間文書乃苗劉使來賊公者賞格甚盛時左右睡已熟張遽問爾欲何爲對曰某河北人粗知逆順豈肯爲賊用況侍郎精忠大節感通神明某又安忍致害耶特見備禦未至恐後復有來者故相報耳張下執其手問其姓名曰某粗讀書若言姓名是徼後利願有母在河北今徑歸矣拂衣而去超捷若神翼日張取郡獄死囚斬以徇曰此刺客也私識其人終身物色竟不遇二事頗相似但受帶一節韓不及張而前之刺客亦不可以望後者也漢梁王使人刺爰盎刺者至關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迺見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然後刺者十餘曹備之又與張事相類然爰卒不免而張竟無他張公忠臣爰非眞長者天理爲不誣矣韓事見王彥輔麈史張事見行狀

光逸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母輔之輩詣令家望見奇之李矩爲吏送故縣令於長安梁王肜以爲牙門以是知吏從迎送之儀晉已然矣宋書庾登之傳載其除豫章太守白臨川便道之官亦云儀送光赫又謝方明自晉陵太守爲南郡相晉陵亦有送故主簿隨在西籓梁時諸鎭皆有迎主簿

今人以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不食肉謂之十齋釋氏之教也余按唐會要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已後每年正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釣永爲常式乾元元年四月

二十二日敎每月十齋日及忌日並不得採
捕屠宰仍永爲式其來尚矣九國志亦載南
唐大臣多蔬食月爲十齋今斷獄律疏議列
此十日謂之十直日
白樂天於潯陽舟中見商婦賦琵琶行其中有
云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是時
此商留家潯陽而遠取茶於浮梁始知潯陽
之茶唐未有也今其行幾徧天下而浮梁所
産反不著時代推移而土地所生亦復變遷
如此
晉書王育仕劉淵爲太傅韋忠仕劉聰爲鎭西
大將軍劉敏元仕劉曜爲中書侍郎三人者
皆嘗委質於晉矣而皆謂之忠義王宏桎梏
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太康
中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宏緣此復遣吏科
檢婦人相服至褰發於路顧謂之良吏王渾
妻鍾氏嘗夫婦共坐其子濟趨庭而過渾欣
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鍾笑曰若使新婦
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者渾弟淪
也顧謂之烈女眞可發一笑

邵康節洛陽春八絶其一云四方景好無如洛
一歲花奇莫若春景好花奇精妙處又能分
付與閒人先鑑堂朝野遺事載呂吉甫在越
韓王南園京師匃人口風乞兒者持大扇造
呂求詩呂即書扇上無人肯作佐除非乞没
藥堪嗟最是風求乞害風都占斷算來世上
少如公呂詩雖戲謔然句體絶與邵詩相類
呂居仁舍人嘗與汪聖錫尚書論並拜兩相獨
曾文昭草文肅制爲得右相詞命之體乾道
間虞忠肅拜右揆汪適當制遂祖其意而爲
之余按曾制云左右置相以總吾喉舌之司
東西分臺以幹我鈞衡之任居中如鼎足之
峙承上若台符之聯相須而成闕一不可迺
登次輔以亞大廷汪制云朕洪惟國朝之制
並建宰輔之司歷變守文咸底於道獻可替
否各單厥心矧予纘承惟日兢惕懋乃后德
交脩繁賴於同寅揚于王庭孚號式新於衆
聽其登次相以叶舊章似微不及也初韓忠
彦拜左僕射蔡京當制欲刺探　徽宗之意
徐奏請曰制詞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任兩

相之意　徽宗曰專任一相翼日京出宣言
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肇草制拜布右
僕射肇之詞蓋有爲云
李昊仕於蜀王衍之亡爲草降表及孟昶降又
草爲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
傳以爲笑余記晋謝澹少歷顯位亘玄之篡
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齎冊到姑孰元熙中
爲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冊禪宋正堪
作對
漢昭帝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書之詐後世稱
其明順帝時張逵等譖梁商謀廢立帝知其
妄收逵等殺之與昭帝相類洪文敏謂順帝
復以政付梁冀其明非昭帝比故不爲人所
稱前燕慕容暐初立慕輿根譖慕容恪慕容
評將謀爲亂暐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託
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收根等斬
之可與昭順並稱考三君之年昭帝十四順
帝二十五而暐方十一尤不可及然其末年
恪既死母后亂朝評以黷貨干政不能容慕
容垂之勳德遂爲苻秦所滅與早歲殊不相

似又非順帝比也
東蜀楊天惠撰彰明縣附子記云綿州故廣漢
地領縣八惟彰明出附子彰明領鄉二十惟
赤水廉水會昌昌明宜附子總四鄉之地爲
田五百二十頃有奇然秔稻之田五菽粟之
田三而附子之田止居其二焉合四鄉之産
得附子一十六萬斤已上然赤水爲多廉水
次之而會昌昌明所出微甚凡上農夫歲以
善田代處前期輒空田一再耕之蒔薺麥若
巢菜其中比苗稍壯并根葉耨覆土下復耕
如初乃布種每畝用牛十耦用糞五十斛七
寸爲壠五尺爲符終畝爲符二十爲壠千二
百壠從符衡深亦如之又以其餘爲溝爲涂
春陽墳盈丁壯畢出疏整符壠以需風雨風
雨時過輒振拂而駢持之既又挽草爲援以
御烜日其用工力比它田十倍然其歲穫亦
倍稱或過之凡四鄉度用種千斛以上種出
龍安及龍州齊歸木門青堤小平者良其播
種以冬盡十一月止採擷以秋盡九月止其
莖類野艾而澤其葉類地麻而厚其花紫葉

黄辮長苞而圓蓋其實之美惡視功之勤窳以故富室之入常美貧者雖接畛或不盡然又有七月採者謂之早水拳縮而小蓋附子之未成者然此物畏惡猥多不能常熟或種美而苗不茂或苗秀而實不充或已釀而腐或已暴而攣若有物為陰為之故園人將採常禱於神或目為藥妖云其釀法用醯醅安密室淹覆彌月乃發以時暴涼久乃乾定方出釀時其大有如拳者已定輒不盈握故及兩者極難得蓋附子之品有七實本同而末

異其種之化者為烏頭附烏頭而傍生者為附子又左右附而偶生者為鬲子又附而長者為天雄又附而尖者為天佳又附而上出者為側子又附而散生者為漏籃皆脉絡連貫如子附母而附子以貫故獨專附名自餘不得與焉凡種一而子六七以上則其實皆小種一而子二三則其實稍大種一而子特生則其實特大此其凡也附子之形以蹲坐正節角少為上有節多鼠乳者次之形不正而傷缺風皺者為下附子之色以花白為上

鐵色次之青綠為下天雄烏頭天佳以豐實過握為勝而漏籃側子園人以乞役夫不足數也大率蜀人餌附子者少惟陝輔閩浙宜之陝輔之賈纔市其下者閩浙之賈纔市其中者其上品則皆士大夫求之蓋貴人金多喜奇故非得大者不厭然土人有知藥者云小者固難用要之半兩以上皆良不必及兩乃可此言近之按本草經及注載附子出犍為山谷及江左山南嵩高齊魯間以今考之皆無有誤矣又云春採為烏頭冬採為附

子大謬又云附子八角者良其角為側子愈大謬與余所聞絕異豈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類耶以上皆楊說古涪志既刪取其略著于篇然又云天雄與附子類同而種殊附子種近類漏籃天雄種如香附子凡種必取土為槽作傾邪之勢下廣而上狹寘種其間其生也與附子絕不類雖物性使然亦人力有以使之此又楊說所未及也審如志言則附子與天雄非一本矣楊說失之本草圖經與此小異廣雅云奚毒附子也一歲為萴

附子二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蓋亦不然葛子天佳漏鑑三物本草皆不著張華博物志又云烏頭天雄附子一物春秋冬夏採各異也

左氏傳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漢太始四年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羣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六年而武帝崩異哉然趙敬肅王彭祖薨於次年亦其應也

玉壺清話 眞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丁晉公奏曰每升三十杜甫詩曰速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與嘗因是戲考前代酒價多無傳焉惟漢昭帝罷榷酤之時賣酒升四錢明著於史劉貢父云所以限民不得厚射利是巳典論謂孝靈末百司湎酒酒千文一斗曹子建樂府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此三國之時也然唐詩人率用此語如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王維新豐美酒斗十千白樂天共把十千酤一斗又軟美仇家酒十千方得斗又十千一斗猶賒飲何況官供不著錢崔輔國與酤一斗酒恰用十千錢郎士元六言絕句十千提攜一斗遠送瀟湘故人皆不與杜詩合或謂詩人之言不皆如詩史之可信然樂天詩最號紀實者豈酒有美惡價不同歟抑何其遼絕耶穆宗朝王仲舒爲江西觀察使時穀數斛易斗酒尤可怪楊凝詩湖陰直與地陰連此日相逢憶醉年美酒非如平樂貴十升不用一千錢嶺表錄異云廣州人多好酒生酒行兩面羅列皆是女人招呼鄙夫先令嘗酒盎上白瓷甌謂之甋一甋三文不持一錢來去嘗酒致醉者當壚嫗但笑弄而巳嶺表錄異唐之書也今必不然甋字不見於字書說文云甌瓿謂之瓵瓵盈之功疑是瓵字傳寫之誤或南方俗字自有甋字亦不可知若梁元帝長歌行當壚擅旨酒一卮堪十千謂之堪則非眞十千也

諺謂物多爲無萬數漢書成帝紀語

漢成帝詔言昌陵作治五年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服虔注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爲客土乃知客土二字其來甚古唐書方伎杜生傳亦有

客土無氣之語蓋又近世云
唐太宗時米斗三錢後世以爲美談梁天監四年米斛亦三十錢唐元和六年天下米斗有直二錢者人罕稱道然皆不若漢宣帝元康間嘗穀石五錢矣此古今所無也東魏元象興和中穀斛九錢可以爲次矣
漢世大率錢重前所書酒升四錢穀石五錢粟可推已元康神爵之間金城湟中穀斛亦不過八錢惟元帝永光二年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時四方饑饉朝廷以爲憂而其先初元二年齊地饑穀石財三百餘民已多餓死者矣王莽時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善銀八兩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八兩直一千而已高帝賀呂公紿曰賀錢萬呂公大驚起迎之門顏師古謂以其錢多故特禮之若今世十千何足驚也元帝臨獸圈猛獸驚出馮貴人前當之帝雖嘉美其義但賜錢五萬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謂一級直錢二千凡爲六萬武帝天漢大始間募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雖數踰惠帝時入倍然後世正使富之之極亦何肯出此今可見當時錢之艱得也至成帝鴻嘉中賣爵之賈殺而爲千錢矣西都制祿以穀奉錢皆無所考僅可知者丞相大司馬大將軍月六萬御史大夫月四萬光祿大夫月萬二千司隸校尉月數千諫大夫月九千二百秩百石月六百待詔公車月二百四十其薄至此貢禹遷光祿大夫猶謂家日益富後漢之制凡受俸者皆半錢半穀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俸錢月九千不若今世初品官之奉也洪文惠隸釋云漢刻載孔廟及表墓人所費有出錢百者熹平四年濟陰太守張寵以二千祠堯碑遂夸而書之貢禹被詔賣田百畝以供車馬以今江淛田賈會之不減二三千緡車馬之費當不至是則當時田賈亦非今比西都外戚之盛萌芽於元帝之時王嘉謂是時貲千萬者尚少他復何言崔烈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五百萬五千緡也以今助邊之數校之但可得校副尉耳併發觀者一笑

漢長安有四尉晉洛陽有六尉隋改縣尉爲縣正又爲書佐新唐書百官志注云唐武德元年改書佐曰縣尉尋改曰正畿縣上縣正皆四人七年改縣正復曰尉然唐六典載萬年長安河南洛陽奉先太原晉陽七縣尉各六人京兆河南太原諸畿縣及諸州上縣尉各二人而已新舊唐書皆從之新書自與注文矛盾不能定于一也按李太白作溧陽瀨水貞義女碑云縣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朝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又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亦云縣尉李向趙濟盧案等同德比義好謀而成以此二碑推之則上縣不止兩尉明矣　本朝雖赤縣無三尉者蓋前代無巡檢今劇縣巡檢至四五人小縣亦一二人尉雖少未害也

熙寧中華山圮雨木冰已而韓魏公薨王荊公挽詞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頹果見哲人萎西清詩話謂用孔子及唐寧王事寧王事新書無之見於劉耀遠舊史傳中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學者以爲春秋雨木冰即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憲見而歎曰此俗所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十一月薨按漢天文志亦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余謂稼字義不可通特介聲之訛耳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未雨而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達官怕之諺本此顏師古註劉向傳謂今俗呼爲閤樹齊民要術柰稼篇又謂之諫樹云

故人楊晉翁天祥嘗語予昔爲瀧水令初謁郡時盛暑著德慶林守會衣紗公服出延客謂遐陬僻郡敢於縱肆其野如此後閱初寮外制集有朝散郎劉繹朝見著紗公服特降一官蓋政和間又江鄰幾休復嘉祐雜誌云一朝士五月起居衣緋紗公服爲臺司所糾三司使包拯亦衣紗公服閤門使易之且詰有何條例荅云不見舊例只見　至尊御此耳始知何代無之然包公未必爾也

唐愼微蜀州晉原人世爲醫深於經方一時知

名元祐間帥李端伯招之居成都嘗著經史證類備急本草三十二卷盛行於世而文昃序其書謂慎微不知何許人故為表出蜀今為崇慶府

世俗謂自辨解曰分疏平顏師古注爰盎傳不以親為解曰解者若今言分疏又北齊書祖珽傳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并與廣寧王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疏則北朝野唐已有是言矣

英宗於 仁宗為從子 宣仁后於 光獻為甥自幼同鞠禁中會温成有寵 英宗遂還

宮邸 宣仁亦歸其家洎温成薨 仁宗竟無子一日謂 光獻曰吾夫婦老無子舊養十三滔滔各已長立朕為十三后為滔滔主婚使相娶嫁 十三 英宗行第滔滔 宣仁小字也時宮中謂天子娶婦皇后嫁女事具邵伯温聞見錄與昔按漢成帝欲與近臣游宴張安世玄孫放以公主子且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許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亦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又唐中宗時蕭至忠以女妻韋后舅崔從禮子帝主蕭后主崔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此皆非可與 聖世同年而語也姑記其語之適同而已

王孝先曾諡文正王子明旦諡文貞避 仁廟嫌諱亦稱文正後來稱孝先者多稱其封國以為別子明封魏國人罕稱也韓參政億諡忠憲韓魏公諡忠獻字雖不同音則莫辨此四臣者皆名臣也至於趙閱道諡清獻而趙正夫挺之諡清憲則幾於珷玞亂美玉矣

絲竹筦絃漢張禹傳語王右軍蘭亭序承用之四字實二物耳

令職制令諸縣有繁簡難易監司察令之能否隨宜對換仍不理遺闕按薛宣為左馮翊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則漢已著此令矣近世監司

未嘗行也
吾夫子論君子小人之情狀與昔既書之以自
警然邵康節先生諸詩尤能推廣聖人之意
不暇悉載特取其尤深切著明者一篇以諗
觀者處身吟云君子處身寧人負已已無負
人小人處事寧已負人無人負已持此詩以
觀人君子小人如辨白黑所惡於上毋以使
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
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
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君子絜矩之道小
人何足以知之子貢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
也吾亦欲無加諸人無加諸人足矣人之加
諸我者安能絕之夫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蓋未然其言耳康節又有詩云人如負我我
何預我若辜人人有詞孟子亦謂自反而仁
矣自反而有禮矣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
也則此亦妄人也已矣又何難焉學者當知
此意
九江琵琶亭壁間題詠甚多嘉泰初撤而新之
俱不復存時族父石埭府君承德化被郡檄

令王溺取成都郭宗丞明仮一詩刻之石異
終唱也其詩云香山居士頭欲白秋風吹作
溢城客眼看世事等虛空雲夢胸中無一物
絃緩獨醉天為家詩成萬象遭梳爬不管時
人皆欲殺夜深江上聽琵琶賈胡老婦兒女
語淚濕青衫如著雨此公豈作少狂夢與世
浮沈聊爾汝我來後公三百年潯陽至今無
管絃長安不見遺音寂依舊康廬翠掃天夏
文莊嘗有詩題琵琶亭一絕云流光過眼如
車轂薄宦拘人甚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
須泣淚滿青衫近時陳益之待制公又賦續
琵琶行有云青衫夜半何曾著引與參差雜
擬粉亦皆有新意倦遊雜錄載史沆嘗題詩
亭上坐上騷人雖有淚江邊寡婦不難欺若
使王涯聞此曲織羅應過賞花詩沆早登進
士第坐事遷謫而死平生好持人短長世以
凶人目之故雖古人亦妄肆詆呰云
近歲金虜為韃靼所攻自燕薊汴有南遷錄一
編盛行於時其實偽也卷首題通直郎祕書
省著作郎騎都尉賜緋張師顏編虜之官制

且於士民須知獨無通直一階其僞一也虜之世宗以孫原王璟爲儲嗣父曰允恭璟立追尊允恭爲顯宗錄乃謂璟爲允植之子其僞二也虜之君臣皆以小字行然各自有名粘罕名宗維兀朮名宗弼錄乃稱忠獻王罕忠烈王朮其僞三也虜事中國不能詳然灼知其僞者已如此而士大夫多信之

賓退錄卷第三

賓退錄卷第四

大梁趙與旹

班孟堅作揚雄傳獨載所爲文歷官行事顧列於賛中它傳皆不然韓退之作劉統軍碑惟書門人故吏之言而世系事實悉具於銘詞正用此體近世惟胡忠簡作趙能學子肅墓銘亦然誌特書世系葬日而已

龔遂自渤海徵至京師議曹王生從遂將入宮王生從後呼止遂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王生必素知遂不能爲此言然後教之宣帝必素知遂非長者然後疑之然遂始能受王生之言而又終以實對是亦長者也已

西漢兩萬石君石奮及四子俱二千石景帝號奮曰萬石君馮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二千石趙魏間榮之亦號曰萬石君又嚴延年兄弟五人俱二千石東海號其母曰

萬石嚴媼東漢有萬石秦氏唐有萬石張家
慶曆間廣西戮歐希範及其黨凡二日剖五十
有六腹宜州推官吳簡皆詳視之為圖以傳
于世王莽誅翟義之黨使太醫尚方與巧屠
共刳剝之量度五藏以竹筳導其脉知所終
始云可以治病然其說今不傳
廣陵所刻夢溪筆談第十八卷積變之術注中
又倍下長得十六當作二十四併入上長得
四十六當作二十六士夫知筭術者少故莫
辨其誤漫記之
宋明帝名彧而其子後廢帝名昱元魏獻文名
弘而其子孝文名宏皆聲絕相近似當避也
周厲王名胡其七世孫僖王名胡齊尤可怪
周人以諱事神而猶有此何歟
容齋續筆云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
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
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
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
擲自出手六人依采飲焉堂印本采人勸合
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之酒

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
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旛令閃擪令拋打
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手打
令以為戲云以上皆洪說余謂酒令蓋好於
投壺之禮雖其制皆不同而勝飲不勝者則
一後漢賈逵亦嘗作酒令唐世最勝樂天詩
如籌挿紅螺椀觥飛白玉卮打嫌調笑易飲
訝卷波遲碧籌揞米椀紅袖拂骰盤之句不
一不特如洪所云也　本朝歐陽文忠公作
九射格獨不別勝負飲酒者皆出於適然其
說云九射之格其物九為一大侯而寓以八
侯熊當中虎居上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雁兔
魚居左而物各有籌射中其物則視籌所在
而飲之射者所以為群居之樂也而古之君
子以爭九射之格以為酒禍起為爭爭而為
歡不若不爭而樂也故無勝負無賞罰中者
不為功則無好勝之矜不中者無所罰則無
不能之誚探籌而飲飲非觥也無所恥故射
而自中者有不得免飲而屢及者亦不得辭
所以息爭也終日為樂而不恥不爭君子之

樂也探籌之法一物必爲三籌蓋射賓之數
多少不常故多爲之籌以備也凡今賓主之
數九人則人探其一　八人則置其熊籌不
及八人而又少則人探其一而置其餘籌可
也益之以籌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進主
人臨時之約然皆置其熊籌中則在席皆飲
若一物而再中則視執籌者飲量之多少而
飲器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兩籌而一物
者亦然凡射者一周既飲醻則飲籌而復探
之籌新而屢變矢中而無情或適當之幸而

免此所以歡然爲樂而不厭也周文忠謂醉
翁亭記云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恐或謂
此古靈陳述古亦嘗作酒令每用紙帖子其
一書司舉其二書祕閣其三書隱君子其餘
書士令在座默探之得司舉則司貢舉得祕
閣則助司舉搜尋隱君子進於朝搜不得則
司舉并祕閣自受罰酒後復增置新格聘使
館主各一員若搜出隱君子則此二人伴飲
二人直候隱君子出即時自陳不待尋問隱
君子未出之前即不得先言違此二條各倍

罰酒注云聘使蓋賞其能聘賢之義館主兼
取其館伴之義唐有昭文館學士時人號爲
館主又云祕閣雖同搜訪隱君子或司舉不
用其言亦不得爭權或偶失之即不得以司
舉不用己言而辭同罰也然則倍罰司舉祕
閣既探得即各明言之不待人發問如違先
罰一觴司舉祕閣止得三搜客滿二十人則
王搜餘人探得帖子並默然若妄宣傳罰巨
觴別行令古靈集載潘家山同章衡飲次行
令探得隱君子爲章衡搜出賦詩云吾聞隱

君子大隱廛市間道義充諸中測度非在顏
堯帝神且智知人亦孔艱勉哉二祕閣賢行
如高山近歲廬陵李寶之如圭作漢法酒云
漢法酒立官十曰丞相曰御史大夫曰列卿
曰京兆尹曰丞相司直曰司隷校尉曰侍中
曰中書令曰酒泉太守曰協律都尉拜司隷
校尉者持節職舉劾劾及中書令酒泉太守
者令太守以倖幸酒淫即得罪劾及侍中則
司隷去節劾及京兆尹則上愛其才事留中
不下皆別舉劾劾丞相司直則司直亦劾之

劾列卿則列卿自訟廷辯之罪其不直者其劾丞相御史大夫者亦聽須先謁而後劾丞相御史亦得罪丞相得罪則中書令酒泉太守皆望風自劾御史得罪則惟酒泉太守自劾司隸以不畏彊禦後若有罪以贖論若泛劾而及丞相御史者罪司隸劾及京兆尹者事雖留中酒泉太守亦自劾劾及中書令者侍中自劾諸劾自劾得罪者皆降平原督郵協律都尉歌以餞之劾及協律者下之蠶室弦歌詩爲新聲而求幸又書其後云右酒令

也戲用漢制爲之集者止九人則鈌京兆尹八人則鈌侍中七人則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六人則鈌司直當飲者皆即飲之或未舉飲者亦可討集者之數以爲除官之數每當飲者予一筭除官既周視其筭以爲飲爵三筭者即飲之二筭者與其筭等者決之一筭則留以須後律令載所不及者比附從事云令館閣有小酒令一卷慶曆中錦江趙景撰飲戲助歡三卷元豐中安陽竇諷撰酒令在焉玉籤詩一卷　皇朝知黔南縣黃鑄撰以詩

百首爲籤使探得者隨文勸酒鑄字德器柳州人釣鼇圖一卷不知作者刻木爲鼇魚之屬沈水中釣之以行勸罰凡四十類各有一詩又有採珠局亦此類序稱撰人爲王公不知其名凡三十餘類亦各有一詩又有捉臥甕人格　皇朝李庭中撰以畢卓嵇康劉伶阮孚山簡阮籍儀狄顏回屈原陶潛孔融陶侃張旭李白白樂天爲目蓋與陳李之格大同小異特各更其名耳投壺經唐上官儀嘗奏敕刪定史玄道續注蓋采周顒郝同梁簡

文數家之書爲之司馬文正公史以新格舊書爲之盡廢晁子止侍郎 公武 郡齋讀書志又有木射圖一卷云唐陸秉撰爲十五筍以代侯擊地毬以觸之筍飾以朱墨字以實疑之朱者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墨者慢傲佞貪濫仁者勝濫者負而行賞罰焉疑亦此具也梁王魏帝金谷蘭亭又皆於遊燕之際以賦詩作賦不成者罰酒高續古 似孫 緯略已詳此不重出

秦會之當國決意講和虜僞背盟秦不知所措

張巨山嵲爲司勳郎爲代作自解之奏略曰伊尹告成湯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臣前贊議和今請伐虜是皆主善爲師如其不濟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當遵孔聖之訓秦大喜擢巨山爲右史而不知所引皆誤也時秘書省寓法慧寺或大書于門云周任爲孔聖太甲作成湯秦大怒疑出於館職相繼斥去然史記殷本紀載伊尹作咸有一德於成湯之時則司馬子長已誤矣蔡邕引致遠恐泥新唐書傳引以能問於不能皆以爲孔子之言亦非

漢杜延年爲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元魏任城王澄之子順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荅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唐薛元超爲中書舍人省中有盤石其祖道衡爲隋內史侍郎時嘗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泫然流涕裴諝五世爲河南諝視事未嘗敢當正處居世官者當如此矣

晉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今流俗謂大笑爲絕倒非也

先鑑堂朝野遺事云王文正公曾相　眞宗呂許公夷簡爲參知政事　仁宗朝呂爲首相王再入議論多不合王求去甚力一日　上留許公問所以與王公者呂皇恐不敢當　上再三問之曰王某先朝舊臣當得使相或洛或許惟聖裁再問其次曰無已則大資政或青或鄆　上首肯呂甚喜出省與宋宣獻

綬分路忘相揖晚報鎖學士院宋呂問皆不荅夜深獨語晦叔曰次輔均勞矣明日盛服入朝則兩麻也呂判許州王知鄆州　仁宗聖斷如此又孔毅父平仲談苑云張鄧公呂許公同作宰相一日朝退　仁宗獨留呂公問曰張士遜久在政府欲與一差遣出去呂公曰士遜出入　兩朝亦頗宣力　仁宗曰恩命如何呂公曰與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許州　仁宗曰不虧他否呂公曰聖恩優厚呂公既退張呂親姻也私謂曰　主

上獨留公必是士遜別有差遣因祈以恩命
呂沈吟久之曰使弼使弼張亦欣然慰望是
日張公打并閤子內物色過半矣既夕鎖院
明日早張公令院子盡般閤子內物色歸家
更不趨待漏院只就審官東院待漏既入朝
張公唯祗候宣麻呂公唯準擬押麻耳忽有
堂吏報呂公云相公知許州呂公大驚於是
張公押麻乃呂公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
傅知許州也與旹按呂夷簡張士遜同相在
天聖明道間　章獻后上僊　仁宗始親政

與夷簡謀以樞密使張耆副使夏竦范雍趙
稹參知政事陳堯佐晏殊皆　章獻所任用
悉罷之退告　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
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罷夷簡
為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及宣制
夷簡大駭不知其故素厚內侍閻文應使為
中詗久之乃知事由　皇后其後再相贊成
廢后之議實原於此談苑所載皆不合且節
度使檢校太傅而不加辨章亦非使弼文德
殿宣布惟參政一員押麻餘宰執皆不往宰

相亦不當押麻其事疑近世不知典故者所
為必非孔氏本真至景祐四年四月夷簡自
昭文相罷為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鎮安軍節
度使判許州王曾自集賢相罷為尚書左僕
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嘗以遺事為正初
命曾知青州既入謝求改鄆州又僕射典州
不當云知遂貼麻改命綾時參知政事亦同
罷云第曾初拜相夷簡執政皆在乾興元年
七月時　仁宗已踐阼　真宗末年曾參知
政事夷簡知開封府而已遺事謂曾相　真

宗夷簡參知政事亦誤也
沈存中筆談云潁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
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
里唯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
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不出籬
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
人頗蕭灑自言村民無所能何為見訪孫問
其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
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謂不
出門也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

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
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
耕不足以贍乃以田與兄攜妻子至此偶有
鄉人借此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一藥
以具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
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爲人傭
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不當
更兼其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常
日何所爲曰端坐耳無可爲也問頗觀書否
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
惠一書册無題號其間多談淨名經亦不知
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
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閑曠言詞精簡
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
榻而已問其子何如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
厚未嘗妄言未嘗嬉遊唯買鹽酪則一至邑
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傍
遊一步也蔡絛鐵圍山叢談云靖康末有避
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
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

挈能至是邪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
乎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乃仁
廟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於此因不復出以
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
年矣洪文敏夷堅己志云陳元忠少魏漳州
龍溪人客居南海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
趨城尚遠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
可愛主翁雖麻衫草履而舉止談對宛若士
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
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亦入城
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
之因雜以它語少焉暴風雨作其二子荷蓑
負鋤歸大兒可十八九小兒十四五倚鋤前
揖人物可觀絕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
不復共談遲明陳別去至城以事留一日偶
適市見翁倉黃而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
年不入城何爲到此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
問其故不肯言固問之乃大兒於關外粥果
失稅爲關吏所拘陳爲謁監征至則已捕送
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

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其子贍給若杖不勝杖則翼日乏食矣願以身代之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兄又以罪在己甘心焉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兒必欲前郡守頗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翁急拽其衣使退曰兒狂妄言守詢誥敕在否兒曰見作一束置甕中埋於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謝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三事略相似世之慕紛華汩利祿事表襮者聞其風泚其顙矣杜生眞有道之士南安翁棄官而晦其迹亦人所難能順昌山中主人避世者耳南安翁大兒不能保身幾禍其父其亦有愧於杜生之子矣

顏之推家訓云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爲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之推北齊人逮今幾七百年猶家祖者複紛紛皆是名家望族亦所不免家父之稱俗輩亦多有之但家公家母之名少耳山簡謂年幾三十不爲家公所知蓋指其父非祖也

吳曾能改齋漫錄云 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辯聲聞御前 仁宗召問之曰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由至尊 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合各書數字藏於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秘甚嚴先命乙攜一往內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攜一繼往無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推恩 仁宗怪問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傷甚莫能行甲遂先到與昔按唐張鷟朝野僉載魏徵爲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二人臨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遂作一書遣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員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者送書明日引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徵怪而問焉具以實對乃歎曰官職祿料由天者蓋不虛也二事蓋只一事曾傳聞之誤

耳聖君賢相一嚬一笑猶當愛之豈肯激於
一夫之言而輕用慶賞鄭公之事已不足信
而我 仁宗皇帝豈爲是哉
開禧丙寅眉州重修圖經號江鄉志末卷雜記
門云佛日大師宗杲每住名山七月遇蘇文
忠忌日必集其徒修供以薦嘗謂張子韶侍
郎曰老僧東坡後身張曰師筆端有大辯才
非老先生而何鄉僧可昇住徑山爲侍者親
聞此語今按杲年譜蓋生於元祐四年己巳
而東坡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辛巳此時杲已

十三歲矣杲平生尊敬東坡忌日修供或有
之必無後身之說可昇之妄也
封國公者先小國次次國後大國已至大國者
許於本等內改封 國朝之制也洪忠宣以
子貴追封鄭徙封衞乾道三年十二月改封
魏矣至七年四月又再封魏其誥前銜稱贈
太師追封魏國公後又云可特追封魏國公
餘如故范文穆行詞略云魏大名也其命維
新或謂既不改封他國何必命詞給告他人
未見有重複如此者然余讀許崧老翰外制

有大禮封贈曾祖追封楊楚國公贈太師者
逸其姓名注云元贈太師追封楊楚今再封
制略曰封兼楊楚位極公師雖寵數不可以
復加而申命用昭其煕數則知已有前比矣
後漢陳寵傳云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
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又隋
書牛弘傳云今十一月不以黃鍾爲宫十三
月不以太蔟爲宫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
則知正月亦可稱十三月魯氏但記陳
寵一事云

今世男子初入學多用五歲或七歲蓋俗有男
忌雙女忌隻之說以至笄冠亦然按北齊書
李渾弟繪傳繪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以
偶年俗忌約而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間而
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內外異之則其來
久矣
陶穀五代亂紀載黃巢遁免後祝髮爲浮屠有
詩云三十年前草上飛鐵衣着盡着僧衣天
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欄看落暉近世王仲
言亦信之筆于揮麈錄殊不知此乃以元微

之智度師詩竄易磔裂合二爲一元集可攷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功名藏盡擁禪衣石榴園下擒生處獨自閑行獨自歸其二云三階思明三突闘鐵衣抛盡納禪衣天津橋上無人識閑凭欄干望落暉

齊已折楊柳詞穠低似中陶潛酒軟極如傷宋玉風以中酒之中爲去聲於義爲長徐邈中聖人三國志旣無音未可縣斷爲平聲也

毋持布鼓過雷門漢王尊語師古注謂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爲鼓故無聲曾文淸詩敗鼓無聲強自撾不堪持過阿香家似用王語㸃化而誤以雷門爲雷霆之雷洪文敏續筆謂城門名用一字者爲雅馴歷舉左氏公羊諸書所載亦獨遺此

鮑明遠行路難首云奉君金巵之美酒瑇瑁玉匣之瑤琴七綵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衾黄魯直送王郎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纍秋菊之英贈君以黟川點漆之墨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正用其體

漢儋耳郡本朱崖之地唐爲儋州　本朝爲昌化軍中國極南之地也山海經儋耳之國在大荒北任姓禺號子食穀北海之渚中郭景純注云其人耳大下儋垂在肩上朱崖儋耳鏤畫其耳亦以放之也呂氏春秋審分覽任數篇亦曰東至開梧南撫多鷃西服壽靡北懷儋耳高誘注云北極之國又情君覽云鴈門之北鷹隼所鷙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注云北方狄無君者也則是極北別有一儋耳朱崖之名蓋晩出云

古今論天體者言人人殊然天主乎動地主乎靜未有謂地動者也惟考靈耀曰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恒動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覺其說獨異

陸放翁入蜀記載其入峽後見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紅頭須小使頭長年三老莫令錯呼錯喚問何謂長年三老云梢工是也長讀如長幼之長乃知老杜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

錢高浪中之語葢如此因問何謂攤錢云博也按梁冀能意錢之戲注云即攤錢也則攤錢之爲博亦信矣予以世人讀杜詩者多以長字爲平聲故載陸語

賓退錄卷第四

賓退錄卷第五

大梁 趙與旹

列仙傳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弟子潔齋俟於水傍且設祠屋果乘赤鯉出祠中留一月餘復入水去今寧國府涇縣東北二十里有琴溪溪之側石臺高一丈曰琴高臺俗傳琴高隱所有廟存焉溪中別有一種小魚他處所無俗謂琴高投藥滓所化號琴高魚歲三月數十萬日來集漁者網取漬以鹽而曝之州縣須索無藝以爲苞苴土宜其來久矣舊亦入貢乾道間始罷前輩多形之賦詠梅聖俞王禹玉歐陽文忠公皆有和梅公儀摯琴高魚詩聖俞詩云大魚人騎上天去留得小鱗來按觴吾物吾鄉不須念太官常膳有肥羊禹玉詩云三月江南花亂開青溪曲曲水如苔琴高一去無蹤迹狂是漁人尚見猜文忠詩云琴高一去不復見神仙雖有亦何爲溪鱗佳味自可愛何必虛名務好奇聖俞又有宣州雜

詩二十首其一云古有琴高者騎魚上碧天小鱗隨水至三月滿江邊少婦自撈漉遠人無棄捐憑書不道薄賣取青銅錢聖俞宣人也汪彥章嘗賦長篇有川萃南州水族何繇研其間琴高魚初未列斐些豈堪陪麗鮮裁用當穀果土人私自珍千里事封裹遂令四方傳噍嚼亦云頗俗云琴高生控鯉宛溪左靈蹤散如煙遺蹟尚餘顆向來騎鯨人逸駕嘗慕我不應當時遊反用此幺麽得非效齊諧怪者記之過彭越小如錢蹤迹由漢櫊越書載王餘變化更微瑣因知天地間人莫窮物夥區區於其中聽汰蓋不可偽真吾何知且用慰頤朶故山谷送舅氏野夫之宣城詩有云籍甚宣城郡風流數貢毛霜林收鴨脚春網薦琴高蜀人任淵註此詩不知宣城土地所宜但引列仙傳事且云琴高鯉魚也誤矣公儀詩恨未見汪詩不載集中

莫虎臣曾漫錄云夔州下俚有俗字如以不長為矮吞為齋訟牒文案亦然范文穆桂海虞衡志云邊遠俗陋牒訴券約專用土俗書桂林諸邑皆然今姑記臨桂數字雖甚鄙野而偏傍亦有依附𡚸音矮不長也閗音穩坐於門中穩也奀亦音穩大坐亦穩也仦音嫋小兒也奀音勒人瘦弱也歪音終人亡絕也𠕇音臘不能舉足也奣音大大女及姊也岙音磡山石之巖窟也閂音擭門橫關也他不能悉記嶺外代答於此外又記五字氽音酋言人在水上也氼音魅言没入水下也閄以和䥫切言隱身忽出以驚人之聲也𤨉音騾言多髭也𣆭東敢切以石擊水之聲也余按鄒書江式傳延昌三年上表論字體不正略曰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𩲸神蟲為蠶如斯甚眾又顏氏家訓載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乃知俗字何代無之車同軌書同文豈易能哉與昔昔年侍先人

官贛之右城俗字如此者尤多今不能記憶
唐君臣正論載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
爲地千千万万爲年永主久王爲證長正主
爲聖一忠爲臣一生爲人一人大吉爲君然
嘗考之但有埊𠦚惪𤯔四字合證作𨌤聖作
𤯔君作𠔶皆與正論所言不同今大理國文
書至廣右者猶書國作圀亦后所改又吳主
孫休名字四子嘗創𩅦(音)莔(音)𩃃(音)㢸(音)
𣅳(音)𤸰(音)𡕍(音)八字南漢劉龑自制龑(音)
字爲名蓋取飛龍在天之意云
論語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
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旣欲其生又欲
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古注曰此
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足以致富適
足以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正義曰
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人之惑也范氏謂人之
成德不以富亦祇以行異於野人而已侯氏
謂若其誠不富祇以取異耳伊川謂此錯簡
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
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文靖尹和靖

朱文公皆從之南軒謂言其誠實之不富祇
以自取異云耳與旹按我行其野之詩誠作
成取義與此不類不當遷就以求合此孟子
所謂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者也
嘗聞平庵趙先生云此特因子張之問而答
之學者之學聖人蓋不止此留者道盛德至
善之謂常人不能主忠信不能徙義愛之者
未免欲其生惡之者未免欲其死若能反之
誠未可謂之至善但亦足以異於常人而已
此說最明白
唐張籍白號孚休子張芸叟蓋襲其名
南唐保大中賜道士譚紫霄號金門羽客事見
廬山記　祐陵賜林靈素號用此故事
彭器資洪忠宣皆號鄱陽集王岐公張彥正皆
號華陽集楊文公胡文定皆號武夷集魏仲
先李漢老皆號草堂集謝無逸俞退翁傅子
駿皆曰溪堂蘇子美張會川張徽皆曰滄浪
李師中石守道皆曰徂徠晏元獻王荊公皆
曰臨川它如錢文僖有伊川集邵康節有伊
川擊壤集而程子又號伊川朱文公編二程

文題河南程氏文集而尹師魯先有河南集
又呂居仁舍人詩曰東萊先生詩集而從孫
太史成公學者亦尊之曰東萊先生其著述
尤多凡此數者驟見其名未免疑混要皆不
若漢魏以來諸文人但標姓名曰某人某人
集之爲明白洞達也
漢書楊雄傳云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韓文公
題張十六所居詩云端來問奇字爲我講聲
形然傳但云學作奇字不言問奇字後來相
承而用蓋又以韓詩爲本傳又云家素貧耆

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
與前學作奇字凡隅數十字了不相涉而近
世文人多云載酒問字載酒問奇字之類不
知何所本也藝文志云蕭何草律太史試學
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
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六體
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師古曰古
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則古文而異者也許
叔重說文解字云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
等校文書之部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

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與顏注
合其後晉衛巨山四體書勢元魏江式論書
表皆同然則奇字者與科斗文字略相似而
異於小篆六書之一體耳今人才見書籍中
難字便謂之奇字非也容齋二筆摘周禮中
字如擽磬飄龜之類凡數十爲一則題曰周
禮奇字且云前賢以爲此書出於劉歆歆常
從楊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蓋亦失於
詳考學作奇字者歆之子棻亦非歆也
王荊公一日訪蔣山元禪師坐間談論品藻古

令元曰相公口氣逼人恐著述搜索勞役心
氣不正何不坐禪體此大事又一日謂元曰
坐禪實不虧人余數年欲作胡笳十八拍不
成夜坐間已就元大笑事見宗門武庫
元魏青州刺史公孫邃卒官高祖在鄴宮爲之
舉哀青州佐吏疑爲所服詔主簿近代相承
服斬過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餘無服大成寥
落可準諸境內之民爲齊衰三月則知境內
之民舊爲刺史制服矣近世所無也然河中
蒲坂人石文德自祖父苗以來凡刺史守令

卒官者皆制服送之朝廷遂標榜門閭史官復列之節義傳夸而書之審如遂傳所言則文德之事不足爲異矣此又何耶

啓顏録載元魏太府少卿孫紹對靈太后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於是拜正卿按魏書亦書此事然紹自太府少卿遷右將軍太中大夫非正卿也孝莊建義初復除衛尉少卿將軍如故永安中方拜太府卿

權利所在小人之所必爭故雖父子之親有不恤也晉會稽王道子得政之久末年有疾加

以昏醉其子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揚州刺史及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遂自爲揚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其後又加元顯録尚書事先是謝安薨後道子已録尚書至是更爲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爲東録元顯爲西録西府車騎塡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叅京蔡攸父子俱貴權勢日相軋輕薄者互煽搖以立門戶由是父子遂爲仇敵攸別賜第嘗詣京京方與客語使避之而呼攸入甫就席遂起握父手爲切脉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疾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適有公事不得留遂去客竊窺得其事以問京京曰君不解此此輩欲以吾疾罷我也居數日京果致仕又以季弟絛鍾愛於京數白　徽宗請殺之　徽宗曰太師老矣不許但削絛官而已此四臣者卒皆貽家國之禍羲乎康節先生之言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踈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

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弒其君者有焉子弒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

一目而交枝於中遠者哉
歐陽文忠公著五代史記梁太祖本紀初稱溫賜名後稱全忠封王後稱王至即位始稱皇帝徐無黨注曰始而稱名既而稱爵既而稱帝漸也爵至于王而後稱者其逼若末帝而下訖于漢周諸帝紀皆然而新唐書本紀高祖之生即稱高祖太宗方四歲已書太宗二書出一手而書法不同如此未詳其旨冒黃李子經彖作緯文瑣語亦云唐五代史書皆公手所脩然義例絕有不同者一人之作不應相去如此之遠議者謂唐書蓋不盡出公意
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也元魏道武以服寒食散發動喜怒乖常遂來弒逆其子明元可以已矣而又服此藥不堪萬機旋致夭折唐穆宗因擊毬暴得疾浸淫以至於崩其子敬宗亦可以已矣而聽政未踰月已連日為此戲自此馳逐不已宦者怨懼不三年而身罹不測之禍所謂下愚不移者歟
俗說愚人以八百錢買匹絹持以染緋工費凡千二百而僅有錢四百於是併舉此絹足其

數以償染工艾子云人有徒行將自呂梁託舟趨彭門者持五十錢造舟師師曰凡無齎而獨載者人百錢汝尚少半吾不汝載也人曰姑收其半當為挽繂至彭門以折其半又
夷堅戊志載汪仲嘉大猷自言其族人之僕出幹抵暮趁趄呻吟而來問何為曰恰在市橋上有保正引繩縛二十人過亦執我入其中我號呼不伏則以錢五千置我肩上曰以是倩汝替我喫縣棒我度不可免又念經年傭直不曾頓得五千錢不可失此遂勉從之到鄞縣與同縛者皆決杖乃得脫汪曰所得錢何在曰以謝公吏及杖直之屬僅能給用向使無此將更受楚毒豈能使出哉汪笑曰憨畜產可謂癡人僕猶慍曰官人是何言同行二十人豈皆癡耶竟不悟前二事蓋寓言以資笑謔而後一事乃真有之
吳虎臣辨唐異聞集所載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謂此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自序以為呂渭之孫渭仕德宗朝今云開元中則呂翁非洞賓

無可疑者而或者又以爲開元恐是開成字亦非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此時未可稱翁 本朝國史稱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術時至陳摶室若以國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關右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爲梗携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以此知洞賓乃唐末人此皆異說蕭東夫呂公洞詩云復此經過三十年唯應巖石故依然城南老樹朽爲土篠外稚松青拂

天杭上功名紙擾擾指端變化又玄玄刀圭乞與起衰病稽首秋空一劍仙第五句誤用呂翁事又唐逸史虞鄉永樂兩縣連接有呂生者居二邑間爲童兒時畏聞食氣唯食黃精日覺輕健耐風寒見文字及人語率不忘母及諸妹每勸其食不從後以猪脂置酒中強使飲生方固拒已噓吸其氣忽一黃金人長二寸許自口出即仆卧困憊移時方起先是生年近六十鬢髮如漆至是皓首恨惋垂泣再拜別母去之茅山不知所終此又一人

也何神仙多呂氏乎

俗謂婚姻之家曰親家唐人已有此語見蕭嵩傳又有以親字爲去聲者亦有所據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有人主人臣是親家之句

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氏注云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

二女死於江湘之間俗謂爲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爲湘夫人案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虙妃也此之爲靈與天地並矣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即令從之二女靈達鑒通無方尚能以爲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當不能自免於風波而有雙淪

之惠乎假復如此傳曰生爲上公死爲貴神禮五岳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爲夫人也參伍其義義既混錯錯綜其理理無可據斯不然矣原其致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爲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其說最近理而古今傳楚詞者未嘗及之書于此以祛千載之惑張華博物誌多出於山海經然末卷載湘夫人事亦誤以爲堯女也

戰國策舊傳高誘注殘缺踈略殊不足觀姚令威寬補注亦未周盡獨縉雲鮑氏彪校注爲優雖間有小疵多不害大體惟東西二周一節極其舛謬深誤學者反不若二氏之說是然高氏但云東周成周今洛陽西周王城今河南其說甚略姚氏特作世系譜似稍詳矣而亦未備其指鞏爲東周則又未免小誤今世學者但知鎬京之爲西周東遷之爲東周而已若敬王之遷成周固已曼漶至於兩周公之東西周則自非熟於考古者蓋茫不知其所以也此鮑氏之誤所以不得不辨余故博採載籍究極本末而論焉周之先后稷始封於邰不窋自竄於戎狄公劉徙居於豳至於大王徙居岐周文王降崇乃作豐邑自岐而徙都焉武王之時復營鎬京而居之詩書稱宗周者指鎬京也迄東遷之前無所遷徙然武成云王來自商至于豐召誥序云成王在豐周官序云還歸在豐左傳亦曰康有酆宮之朝則雖改邑于鎬而豐宮元不廢蓋豐在京兆鄠縣鎬在長安縣西北十八里相距

纔二十五里往來不爲勞也武王克商之後嘗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伊洛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蓋洛邑居土地之中宜作天邑武王既得天下有都洛之意矣而未暇及也先於其地遷九鼎焉武王崩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營以爲都是爲王城其地實郟鄏亦名河南洛誥所謂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洛陽者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其地又在王城之東洛誥所謂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者也洛誥序云周公往營成周則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虛之下都則保釐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周人朝夕受事習見既久遂獨指以爲成周矣按洛誥王祀于新邑召誥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則成王固嘗居之然卒駕而西也宣王中興嘗一會諸侯于東都下至幽王爲犬戎所滅宗周迫近戎狄平王之立不得已而東遷都于王城始奠居焉自是始有東西周之名謂之東者

以別於鎬京之爲西耳河南洛陽未分畫也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後九十餘年考王弑兄而自立懼弟揭之議已遂以王城封之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爲西周桓公此時未有東周公而稱西周者後人推本而言之也桓公傳威公威公傳惠公考王十五年西周惠公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是爲東周惠公（父子同謚）而西周惠公長子自爲西周武公自是周公之國始分東西成周爲東周王城復爲西周矣蓋自河南

桓公續周公之職而秉政三世益專所以別封少子使奉王者殆欲獨擅河南之地不復奉王且王城成周皆爲東西周君所有天子直寄焉耳東周者指周王所居之洛陽也鞏班之采邑也世本曰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是班秉政於洛陽而采邑則在鞏前漢地理志曰鞏東周所居姚令威用其說非也赧王時東西周分治王復徙都西周至五十九年秦昭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犇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其君於

周蓋權移於下其極乃至於盡獻其邑於它人亦不出於天子之命矣是年王赧卒其國先絕西周武公亦卒秦遷西周公於憚狐實武公之子公子咎者而東周惠公之後亦尚能一傳後七歲秦莊襄王盡滅東西周周始不祀大略如此戰國策之西周即揭之西周戰國策之東周即班之東周西周建國在東周之前而舊書躋東周於西周之上爲失其次鮑氏正之是矣但其說曰西周正統也不可以後於東周其注韓使人讓周則曰此時

周之命已不行於諸侯矣其注周君謀主也則曰猶爲天子故它如此類不一又蓋以西周之策分繫之安赧二王蓋直以西周爲天子而不知實桓威諸公之事也余嘗反覆考之東西二周之策皆曰周君周君之自謂必曰小國曰寡人皆當世諸侯之稱其間或及周王則直稱王或稱天子非不明白鮑氏乃比而一之可乎原其致誤之由蓋亦有說溫人之辭云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周君天下者言周王之君天下也鮑必誤以爲周

君有天下矣又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是時周王未徙西周故天子之國者謂敬王故都也鮑必愈疑西周君即天子矣不特此也周王周公國號既同史記不爲二周公立世家而混書其事於周紀宋忠注周君王赧卒又不知周君與王赧此年俱卒但見二者連文遂謂赧王卒謚西周武公小司馬張守節輩皆能辨之然世多承其誤雖如司馬文正公亦不能免通鑑直以犇周獻邑者爲赧王稽古錄中復誤以西周桓公爲東周無責乎鮑也東周策首章言秦臨周求鼎事鼎實在西不在東也豈周王在東故東周君猶能挾天子以制命歟不然則錯簡也注家皆無發明者因併及之

曾文清訪戴圖詩小艇相從本不期剡中雪月並明時不因興盡回船去那得山陰一段奇近歲豫章來子儀亦賦此詩四山摇玉夜光浮一舸玻璃凝不流若使過門相見了千年風致一時休末句實祖文清之意

俗語洗脚上船語見三國志呂蒙傳注引吳錄曰孫權欲作濡須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上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

淳熙十四年冬十一月丙寅宰執奏事延和殿宿直官洪邁同對因論　高宗謚號　孝宗聖諭云　太上時有老中官云　太上臨生徽宗嘗夢吳越錢王引　徽宗御衣云我好來朝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

來邁又記其父晧在虜買一妾東平人偕其母來母曾在明節皇后閣中能言 顯仁皇后初生 太上時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寤而生 太上武肅即鏐也年八十一 太上亦八十一卜都于此亦不偶然張淏雲谷雜紀僅載其畧且不記其語之所自得獨周必大 思陵錄備載其詳如此 上所諭錢王指俶俶第三子惟渲也終團練使

賓退錄卷第五

賓退錄卷第六

大　梁

路德延處朱友謙幕府作孩兒詩五十韻以諷友謙 本朝張師錫追次其韻賦老兒詩一篇二詩曲盡老幼之情狀張詩用韻妥帖不類次韻者尤爲難能今兩錄之孩兒詩曰情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乍行人共看初語客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纔覆額分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遙占地仙排衙朱閤上喝道畫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採蓮走堤衝細雨奔巷趁輕煙嫩竹乘爲馬新蒲掉作鞭鶯雛金鏇繫猫子綵絲牽擁鶴歸晴島驅鵝入暖泉楊花爭弄雪榆葉共收錢錫鏡當胷掛銀珠對耳懸頭依蒼鶻裹袖學柘枝揎酒殢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頻邀籌箸插時乞繡針穿寶篋拏紅豆粧奩拾翠鈿短袍披案褥尖帽戴靴氈展畫趨三聖開屏笑七賢貯懷青杏小垂額綠荷圓驚滴沾羅淚嬌流污錦涎倦書饒婭姹憎藥巧遷延弄帳鸞綃映藏衾鳳綺纏指敲迎使鼓箸撥賽神

絃簾拂魚鈎動箏推鴈柱偏恭圖添路畫笛
管欠聲鑄惱客初酣睡驚僧半入禪尋蛛窮
屋瓦採雀遍樓椽拋果忙開口藏鈎亂出拳
夜分圍榾柮朝聚打楸韆折竹裝泥燕添絲
放紙鳶互誇輪水碓相教放風旋旗小栽紅
綃書幽截碧牋遠鋪張鴿網低控射蠅弦吉
語時時道謠謌處處傳匿怨府乍由遮路背
相連闖草當春遲爭毬出晚田柳傍慵獨坐
花底困橫眠等鵲潛籬畔聽蛩伏砌邊旁拔
拈粉蝶隈樹捉鳴蟬乎鳥誇蹻上檐崖遲捷
緑嫩苔車跡小深雪履痕全競指雲生岫齊
呼月上天蟻寮尋遲斷蜂穴遠塔填樵唱迴
深嶺牛歌下遠川壘柴爲壁木和土作盤蹬
險砌高臺石危跳峻塔輒忽升鄰舍樹偷上
後池船項託稱師曰甘羅作相年明時方在
德戒爾滅狂顛老兒許山墳崚盡皤然眉分
白雪鮮過遮延客話傴僂抱孫憐無病常供
粥非寒亦衣綿假溫衾擁背借力杖搭肩貌
比三四峯客年過四皓仙喚方蹣枕上扶始到
門前每愛焄山茗常嫌飣石蓮耳聾如塞纊

眼暗似籠煙宴坐羸凭几乘騎困彈鞭頭搖
如轉旋脣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牙疼怯漱
泉形骸將就木囊橐尚貪錢膠睫乾眵綴粘
髭冷涕懸披裘腰懶繫濯手袖慵揎擡舉衣
頻換扶持藥屢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難穿
喜婢裁裙布嗔妻買粉鈿房教深下幕牀遺
厚鋪氈琴聽憐三樂圖張笑七賢看嫌經字
小敲棋磬圓食罷羹流袂盃餘酒帶涎樂
來須遣罷醫到久相延畏帽縱橫掠梳頭取
次纏衣呼思往事多感聽哀絃氣注腰還重
風牽口更偏墓松先遣種誌石預教鐫客到
唯求藥僧來忽問禪養茶懸竈壁懸丈曬簷
椽怒僕空瞠眼嗔童謾握拳心驚嫌蹴踘脚
軟怕鞦韆局縮同寒狖堆胝似飽鳶觀瞻多
目眩舉動即頭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綵牋
已聞須几杖寧更佩韋弦賓客身非與(去)兒
孫事已傳養和屏作伴如意拂相連久棄登
山屐唯存負郭田呻吟朝不樂展轉夜無眠
呼稚臨牀畔看書就枕邊冷疑懷貯水虛訝
耳聞蟬東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甘坐

末絳老讓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沉欲雨天雞皮壓蔓積齕齒食頻塡每憶居郎署常思釣渭川喜逢迎佛會着赴賞花筵徑狹容移檻堦危索滅甎好生焚鳥網惡殺折漁船旣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長思當弱冠悔不勝狂顚書畢回思少小嬉戲之時恍如昨日今年踰三十駸駸將入老兒詩之境矣讀之亦可以自警云前詩第四十二韻押全字後詩乃押先字恐誤又養和屛作伴屛字可疑

寓言以貽訓誡若柳子厚三戒鞠貢之類頗似

以文爲戲然亦不無補於世道吾閱近世文集得一文焉朱希眞（敦儒）東方智士說譴東夫（德夢）吳五百見也朱之文曰東方有人自號智士才多而狂心凡古昔聖賢與當世公卿長者皆摘其短闕而非笑之然地寒力薄終歲不免飢凍里有富人建第宅甲其國中車馬奴婢鍾鼓帷帳惟備一旦富人召智士語之曰吾將遠游今以居第貸子凡室中金寶資生之具無乏皆聽子用不計期年還則歸我富人登車而出智士杖策而入僮僕妓

妾羅拜堂下各效其所典簿籍以聽命號智士曰假公智士因遍觀居第富實偉麗過王者喜甚忽更衣東走圃仰視其舍卑狹俯閱其基湫隘心鬱然不樂召綱紀僕讓之曰此第高廣而圃不稱僕曰惟假公教智士因令徹舊營新狹者廣之庳者增之曰如此以當寒暑如此以蔽雨風旣葺其梲又丹其楹至於聚簷積灰扇蝸攘蛆皆有法度事或未當朝移夕改必善必奇智士躬執斤帚與役夫雜作手足瘃龜頭蓬面垢晝夜廢眠食怓怓

焉惟恐圃之未美也不覺閱歲成未落也忽閽者奔告曰閣郎至矣智士倉黃奔帚而趨迎富人於堂下富人勞之曰子居吾第樂乎智士恍然自失曰自君之出吾唯圃是務初不知堂中之溫密別館之虛涼北榭之風南樓之月西園花竹之勝吾未嘗經目後房歌舞之妙吾未嘗舉觴蟲網瑟琴塵棲鍾鼎不知歲月之及子復歸而吾當去也富人揖而出之智士還於故廬且悲且歎悒悒而死市南宜僚聞而笑之以告北山愚公愚公曰子

奚笑哉世之治圜者多矣予奚笑哉蕭之文
曰吳名惷南蘭陵爲寓言斬之曰淮右浮屠
客吳日飮于市醉而狂攘臂突市人行者皆
避市卒以聞吳牧牧録而械之爲符移授五
百使護而返之淮右五百詬浮屠曰狂髡坐
爾乃有千里役吾且爾苦也每未晨蹴之即
道執扑驅其後不得休夜則縶其足至奔牛
埭浮屠出腰間金市斗酒夜醉五百而髡其
首解墨衣衣之且加之械而縶焉頽壁而逃
明日日旣昳五百乃醒寂不見浮屠顧壁已

頽曰嘻其遁矣旣而視其身之衣則墨鷩循
其首則不髮又械且縶不能出户大呼逆旅
中曰狂髡故在此獨失我耳客每見吳人輙
道此吳人亦自笑也千巖老人曰是殆非寓
言也世之失我者豈獨吳五百哉生而有此
我也均也是不爲榮悴有加損焉者也所寄
以見榮悴乃皆外物非所謂儻來者耶曩悴
而今榮儻來集其身者日以盛而顧揖步趨
亦日隨所寄而改曩與之處者今視之良非
昔人而其自視亦殆非復故我也是其與吳

五百果有間否哉吾故人或駭華要當書
此遺之二文朱尤爲意高遠世之人不能窮
理盡性以至於聖賢之樂地而區區馳逐末
務以終其身者皆東方智士之流也余亦懼
夫流而至於此也讀之竦然爲之汗下
饒德操祝髮後有與胡少汲 直孺 小簡云如壁
再啓少汲器博望重雖欲與官職辭而官職
追之不置然安時聽命可也時命之來亦非
己力所能勝己力所能勝亦不可不勝者獨
聲色一事耳大抵官職移人如酒漸多則難

制方飮酒時若座有所畏者自非狂夫則酒
將多不至於犯禮少汲天資近道如楞嚴圓
覺維摩宜少汲所甚畏者不可令去几案間
亟幾濯優曇於烈火也漸貴矣恐漸不聞此
語而我漸不敢作此語亦恐漸不喜此語及
此時汲汲早欵林下之芹止如是耳
曾端伯 慥 以所編百家詩選遺孫仲益仲益復
書云蒙馳賜百家新選一集發函開讀每得
所未聞則抃躍舞蹈讀之惟恐盡也歐陽公
集古録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得於有力之強

如好之而無力有力而不好皆莫能致也宋興二百年宗工巨儒騷人墨客專門名家大篇短章或膾炙士大夫之口或淪廢於兵火幾亡而僅存蒐攬亦略盡矣而詩引所載多者數百言少者數十言其人出處大致詞格高下發揮之士高風絕塵師表一世放臣逐客興微託遠羈愁千里與夫山巔冢刻方言地志怪奇可喜之詞羣嘲聚訕戲笑之談靡不畢載集古錄又云惟世之所貪者無欲於其中然後能一其所好豈不信矣夫觀竊

讀諸引之後其詩舊所見不復讀讀未見者每遇佳處或一再讀或三復而不能休不謂投老殘年獲睹奇勝幸甚過望不可言也觀學近才下為世畸人區區小技如鼯鼠然不敢出鄭國尺寸之地比讀新著而私意粗亦有合者秦少游云曾子固文章妙絕古今而有韻者輒不工此語一出天下遂以為口實南豐作李白詩引以謂閎肆瑰瑋非近世騷人所可及而連類引義中法度者猶荊公屢稱郭功父詩而南豐不謂然功父疑之荊公

曰豈非子固以謂功父天才超逸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南豐論詩如此如兵間一詩指徐德占論交一詩指吕吉甫又有黃金頌揚諸詩皆卓然有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詩觀所以不喻其旨也荊公竹詩人言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雪詩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焦枯實有才送李璋下第才如吾子何憂失命壓天公不可猜世人傳誦然非佳句公詩至知制誥乃盡善歸荊山乃造精絕其後再送李璋下第和吳沖卿雪詩比少

作如天淵相絕矣白公詩所謂辭達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者豁滿門詩已不逮諸公北歸後故自公體益不逮惟四字詩最善張文潛晚年詩不逮前作說者亦效白公詩者公述滿郊老言文潛晚喜白公詩信矣如所料也東坡論陶詩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佛說蜜中邊皆甜若中與邊皆枯淡亦何用陶詩外枯而中腴若淡而實美也公謂徐師川晚年務造平淡終不如少年精巧蓋平淡不可為水落石出自見涯涘非積學之至不能到

也呂居仁作江西宗派旣云宗派固有次第陳無已本學杜子美後受知於曾南豐自言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非其派也靖康末呂舜徒作中憲居仁遇師川於寶梵佛舍極口訽罵其翁於廣坐中居仁俛首不敢出一語故於宗派貶之於祖可如璧之下師川固當不平然惠洪僞作魯直贈詩云氣爽絶類徐師川師川喜以爲是不免與惠洪爲類此又不可曉者冷齋夜話載秀老一事覿在江西時惡其狂誕無稽坐客皆嘸然此僧中奴

固不以詒罵爲辱東坡橄欖詩云已輸崖蜜十分甜惠洪以崖蜜爲櫻桃又有俗子假東坡名注杜詩云金城土酥靜如練爲蘆菔根者東坡地黃詩云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蓋地黃法當用薑與蜜而用櫻桃可乎黃師是守泗時以酥酒遺東坡荅詩云關右土酥黃似酒揚州雲液却如酥謂土酥爲蘆菔根可乎公著論斥其妄良有益於後人耳目也覿每觀公敘諸詩詞句溫麗紀次詳實尊賢樂善得詩人本意歎仰之餘又見曾存之晁

無咎廖明略諸公已推重於幼學之初而一時名勝皆其儕匹然後知公致力於斯文久矣如曹元寵米元暉殆是子美詩中黃四娘者耶然元寵詩殊有可觀若都都平丈我又待入紅窻迥矣聊發千里一笑覿自拜賜凡六日讀盡所著五十九卷與拾遺詩詁一卷而後修書拜送使者尚當細讀別具記仲益此書發明甚多今人遺以書籍安肯即讀雖讀亦必不能留意如此前輩之風何可多得元寵名組嘗賦紅窻迥百餘篇皆嘲謔之詞

故掩其文名世傳俚語謂假儒不識字者以論語授徒讀郁郁乎文哉作都都平丈我詩選載元寵題梁仲叙所藏陳坦畫村教學詩云此老方捫虱衆鶵亦附火想見文字間都都平丈我仲益故云端伯觀詩有百家詩選觀詞有樂府雅詞稗官小説則有類説至於神仙之學亦有道樞十鉅編蓋矜多衒博欲示其於書無所不讀於學無所不能故未免以不知爲知詩選去取殊未精當前輩多議之仲益所稱南豐兵間論交黃金顏揚諸篇

及蘇黃門四字詩無一在選中者而及錄都
都平丈我之句荅書及此亦因以箴之也
顔淵子夏爲地下修文郎陶弘景爲蓬萊都水
監馬周爲素靈宮仙官李長吉記白玉樓其
説荒唐不可究詰然近世此類甚多見於傳
記班班可攷大抵名人才士間鍾異禀世不
多得使無神仙則已設或有之非斯人之徒
其孰能當之第怪神之事聖人不語六合之
外存之可也石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
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爲仙也所主者芙蓉

城慶曆中有朝士將晨起居道見美婦三十
餘行前丁觀文度按轡繼之而去朝士問之
最後一人荅曰諸女御迎芙蓉館主也時丁
在告頃之聞其卒右侍禁孫勉監元城埽有
巨蝱穴一埽下埽多墊陷伺其出射殺之後
晝卧夢吏來邀行若百里見道左宮闕甚壯
問吏何所曰紫府眞人宮也眞人爲誰曰韓
忠獻也勉私念乃韓公故吏拟門吏入見之
望韓公坐殿上衣冠若神仙侍立皆碧衣童
子勉再拜以情懇焉公遣之歸遂寤王平甫

熙寧癸丑直宿崇文館夢有人邀至海上見
海中宮殿甚盛其間作樂題其宮曰靈芝宮
邀者欲與俱往一人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
令去它日當迎之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鍾鳴
平甫頗自負爲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
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
來夜半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訊之曰
君嘗夢往靈芝宮信然乎當以兆我是夕暮
奠若有聲音接於人者其家復卜以錢卜曰
然呂獻可在安州一日坐小軒因合目見碧

衣童云玉帝南遊炎洲召子隨行糾正羣仙
炎洲苦熱賜子清涼丹一粒呂拜而吞之若
冰雪然自知不久於世後朱明復見呂跨玉
角青鹿於湘江道中金甲吏從數百人劉景
文知忻州一日謂一曹掾曰天帝卽召君吾
且繼往未幾掾無疾而逝景文亦繼亡經夕
蹶然而蘇索筆作三詩有中宮在天半其上
乃吾家及仙都非世間天神繞樓殿等語黃
伯思字長睿邵武人自稱雲林子尚書右丞
履之孫登進士第仕至秘書郎博學能文好

仙佛之說政和七年在京師夢人告子非久在人間　上帝有命典司文翰明年二月果卒李伯紀銘其墓略曰白玉樓成上帝有詔往司文翰脫屣塵滓蓋紀此事陳伯修師錫宣和三年寓居京口自號閑適先生一日晝寢夢至　帝所如人間上殿之儀　帝曰卿平生所上章疏可敘錄進呈一天官引至廊廡間帷帳甚設几上有筆墨硯石皆精妙可翫傍有大帙用青綾裝飾伯手運筆捷疾如神疇昔所上者不遺一字　帝批覽再三睟

顏甚喜諭旨曰已於第六等授卿官卿下殿謝恩聞金鐘玉磬之聲競作乃寤以告其子且云豐相之臨終得夢亦如是俄命駕遍別知舊白府丐致仕夜過半命其子舉左足壓右足手結彌陀印端坐而絕後七日一僧云夜宿瓜洲夢官人服銀緋跨馬導從數十騎江水如平地心異之問爲誰從者曰陳殿院赴召也黃冕仲挽詩有凌波應作水中仙之句張子韶云不須更草玉樓賦已作神仙第六人皆謂此李莊簡南遷其子孟博卒于瓊州先是數月孟博夢至一所海山空闊樓觀特起雲霄間有軒榜曰空明先世諸父環坐其中指一席曰留以待汝遂寤臨終雲氣起于寢處服宛然自雲中冉冉升舉瓊人悉見之孟博苦學有文紹興五年進士第三人及第莊簡有詩悼之云雖從塵寰委蛻蟬眞形渺渺駕非煙丹臺路杳無歸日白玉樓成不待年宴坐我方依古佛空行汝去作飛仙恩深父子情難割淚滴千行到九泉宋希眞夢記略云紹興戊寅除夜體中不佳三更方得

睡夢至一山館與一客行至門外望山下一居舍甚蕭灑客指曰此某人居也盍往訪之乃同至其家柴扉茅舍門前張一畫圖作一仙人乘雲騰空下臨海山唐人畫也俄而主人出竹冠草屨握子手大笑如舊相識引入至一小閣又進登一閣稍大閣中皆陳列法書圖畫大閣北壁盡其人自畫山林巖石隱逸之趣其上作雲煙出沒濃淡雲中隱隱有章草細字可讀云吾初東游至黃河向河再拜飲河水一杯而渡至某處見某人授易書

其處見其人授種蒔法至其處見其人授酒
法乃歸復至黃河復再拜飲河水一杯欲渡
大風河浪洶湧衆不敢登舟子獨亂流而濟
至家始營小閣日與客飲酒閣破二作三間
酒器用鐵鐺木杓磁杯已而少有餘復建大
閣它日又有餘復買銀作鐺杯無日不留客
客必劇飲飲必醉醉必睡一睡或數日不醒
也此後字雜雲煙不可讀矣與予語極朴質
間及道理則玄妙高遠其人風姿蓋神仙眞
人之流獨與予慷慨劇談坐間先有數客不

復與語予亦連酌數杯酒味非人間麴蘖可
及歡飲方狎忽驚起索燈火目想心思織筆
爲記次日己卯歲旦子孫環侍朱出此記示
之且云所遊甚樂悔不使爲佳計後八日又
自云好去好去白有快樂三更初端坐啓手
足神色不亂寂然而逝七日方斂舉體柔軟
氣貌如生韓公事見劉斧青瑣高議呂公事
見斧翰府名談斧著書多誕妄故觀者例不
敢信石丁二事東坡芙蓉城詩已用之靈芝
宮東坡亦記其事若劉若黃若陳若李若朱

則又耳目相接皆可信不誣唐白樂天亦有
詩云近有人從海上回海山深處見樓臺中
有仙龕虛一室多傳此待樂天來夷堅乙志
又載方朝散爲玉華侍郎事甚詳方之名不
著於世故不録眞誥丹臺録諸書所載如武
王發爲北斗君召公奭爲南明公賈誼爲西
門都禁郎溫太眞爲監海開國伯魏武帝爲
北君太傅孔文舉爲後中備大將軍陶侃爲
西河侯秦始皇爲北帝上相周公旦爲北帝
師伯夷叔齊爲九天僕射墨翟爲太極仙卿
莊周爲太玄博士孔子爲元宮仙之類凡數
十人不可悉書古今聖賢幾無遺者豈盡如
其説乎

富鄭公奉使契丹虜主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
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
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羣
臣爭勸舉兵者此皆其自謀非國計也勝負
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
人主當之歟是時語録傳於四方蘇明允讀
至此曰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否東坡未十

歲在傍對曰記作歲次上言六令徇南夷朝
夜郎略蒿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能城議
者美之山〻臣〻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正是
此意明允以爲然洪文敏又記魏太武時南
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先其未發
逆擊之魏公卿皆以爲當崔伯深曰朝廷羣
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
蠕蠕多獲美女珍寶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
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
從也魏主乃止其論亦然余謂嚴崔之說皆
陳於其君非若富公以和戰利害別白於異
域而能見聽獨唐鄭元璹使突厥謂頡利曰
今掠資財胡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豈
若什旗援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頡利當
其言時自將攻太原遽引還正與富公之事
合文敏偶忘之何耶然富公豈蹈襲它人之
語者蓋理之所在古今所同推誠以告之雖
蠻貊之邦行矣

容齋五筆載饒州慶元四年九月十四日嚴霜
連降晚稻未實者皆爲所薄不能復生諸縣
皆然有常產者訴于郡郡守孜孜愛民有
意蠲租然僚吏多云在法無此又云九月正
是霜降節不足爲異案白樂天諷諫杜陵叟
一篇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
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此明證也
豈非昔人立法之初所謂旱霜之類非如水
旱之田可以稽考懼貪民乘時或成冒濫故
不輕啓其端今日之計固難添創條式但凡
有災傷出於水旱之外者專委良守令推而
行之則實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禍仁政
之上也此皆洪說余桉北史盧勇傳山西霜
儉運山東租輸皆令實載違者罪之唐馬周
奏疏云往貞觀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易斗
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
人自安無謗讟也北齊書隋書亦有直云霜
旱者由是推之唐初以前必皆有蠲租故事
中世方不然又知其名爲霜儉霜旱有能援
以言上　聖明之朝當無不從也

後漢以六曹尚書并令僕爲八座魏以五曹尚
書二僕一令爲八座唐太宗嘗歷尚書令人

臣不敢居此官職林猶謂唐與隋同竇華新
唐書音訓則謂唐以兩僕射六尚書爲八座
高承事物紀原又謂隋唐至今令僕爲宰相
故六尚書及左右丞爲八座未知孰是
青箱雜記載李泰伯一絶云人言落日是天涯
望極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還
被暮雲遮識者曰此詩意有重重障礙李君
其不偶乎後果如其言吾族人紫芝師秀亦
嘗賦一絶云數日秋風欺病夫盡吹黄葉下
庭蕪林疎放得遥山出又被雲遮一半無氣
象略相似俾脱選而卒何月湖尚書少時登
高峯壇有天近風轉清地高日難晚之句林
黄中侍郎見之即知其異曰必貴且壽視前
二詩不侔矣

賓退録卷第六

賓退録卷第七

大　趙與旹

漢文帝用宋昌爲衞將軍位亞三司帝章命車
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延平中拜鄧隲爲儀
同三司本此後世遂又有開府儀同三司之
名三司者三公也唐高宗武后之時屢興大
獄多以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雜案謂之
三司其後有大獄或直命御史中丞刑部侍
郎大理卿充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員外郎御
史大理寺官爲之以決疑獄時因有大三司
使小三司使之别皆事畢罷鹽鐵度支唐中
世已置使亦有判戶部者矣然未總命一使
亦未謂之三司也後唐同光中初鹽鐵度支
戶部三司錢物並委租庸使管轄踵梁之舊
制長興元年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
爲三司其年始以前許州節度使張延朗行
兵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使自此始　國朝
因之元豐官制行始罷三司之名三置使者
二而各不同讀史未熟者多疑惧故别之
北齊源師攝祠部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

那肱爲錄尚書事謂爲眞龍出見大驚喜問
龍所在云作何顏色師云此是龍星初見禮
當雩祭非謂眞龍肱夷狄不知書何足責唐
杜牧一代文士其賦阿房意遠而辭麗吳武
陵至以王佐譽之後世稱誦不絕然有云長
橋卧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既以
橋比龍則是以龍見爲眞龍矣牧之賦與秦
事抵牾者極多如阿房廣袤僅百里牧謂覆
壓三百餘里始皇立十七年始滅韓至二十
六年盡并六國則是十六年已前未能致侯
國子女也牧乃謂王子皇孫輦來于秦爲秦
宮人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阿房終始皇之
世未嘗訖役工徒之多至數萬人二世取之
以供驪山周章軍至戲又取以充戰士歌臺
舞榭元未落成宮人未嘗得居秦本紀所謂
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
充入之者謂渭北宮宇非阿房也牧賦有粧
鏡曉鬟脂水之句凡此程泰之尚書（大昌）雍
錄皆嘗辨之故不詳及獨未雲何龍之語不
免與高阿那肱爲類尤可怪也洪駒父詩話

载鮑欽止之說謂古本作未雲何龍然未知
何所據
知欽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隷海南天下傳
以爲異聞载籍以來未之見余記盧氏雜說
唐張茂昭爲節鎮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
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笑
曰人肉腥而且肥爭堪喫五代史萇從簡家
世屠羊從簡仕至左金吾衛上將軍嘗歷河
陽忠武武寧諸鎮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
間小兒以食九國志吳將高澧好使酒嗜殺
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
之又　本朝王繼勳（孝明皇后母弟）太
祖時屢以罪貶後以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分
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
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以槥櫝貯其骨棄之
野外女僧之（高稽首出入其田不絕）太宗
即位會有訴者斬于洛陽市則知近世亦有
之若盜跖及唐之朱粲則在所不足論也
吳傳朋（説）出己意作游絲書世謂前代無有然
唐書文藝傳呂向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

然世號連綿書疑即此體也
世人瘧疾將作謂可避之它所閭巷不經之說
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授諭
制時力士方逃瘧功臣閣下杜子美詩三年
猶瘧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
霜徒然潛隙地有靦屢鮮粧則不特避之而
復塗抹其面矣
享有體薦宴有折俎體薦謂半解其體而薦之
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
訓共儉亦謂之房烝即耿義所謂湯清人渴

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者也折俎謂
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
亦謂之殽烝若禘祫宗廟郊祭天地全其牲
體而升於俎則謂之全烝今人會客於殽核
之外或別具盛饌或饋以生餼或代以緡錢
皆不食之物近於古之體薦者而舉世呼爲
折俎正與左傳國語本文背馳然今人誤用
古語者極多不獨此也
沈約宋書禮志云漢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
彫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貴鄉公

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太原王倫卒倫兄俊
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云祇畏王典不得爲
銘乃撰錄行事就刊於墓之陰此則碑禁尚
嚴也此後復弛替非也余按集古金石隷釋
隷續諸書益州太守高頤碑立於建安十四
年綏民校尉熊君碑立於建安二十一年橫
海將軍呂君碑立於魏文帝黃初二年廬江
太守范式碑立於明帝青龍三年皆在魏武
下令之後甘露之前惟巴郡太守樊敏碑立
於建安十年三月是月或未下令約又謂晉

武帝咸寧四年詔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
虛僞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
雖會赦皆當毀壞至元帝大興元年聽立顧
榮碑禁遂漸弛義熙中裴松之復議禁斷亦
不然太康四年鄭烈碑距咸寧之詔方五載
此後雲南太守碑彭祈碑陳先生碑裴權碑
向凱碑成公重墓刻之類續續不絕豈雖有
此禁而皆不能盡絕歟歐陽公父子趙德夫
洪文惠諸公議論不到此何邪天下碑錄又
有數碑洪文惠謂碑錄不可盡信故不著

宋書后妃傳文帝袁后母王夫人當孝武時追贈豫章郡新淦縣平樂鄉君今新淦無此鄉名漫書之或可為它日修方志者之一助

不耐煩宋書庾登之弟仲文傳有此語

謝景仁居宇淨麗每唾必唾左右人衣殷沖則不然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均之好潔相反如此

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於星辰下為請命醮之法當本於此顧況詩飛符超羽翼焚火醮星辰姚鵠詩蘿磴攀雲共過雪壇當醮月孤明李商隱詩通靈夜醮達清晨承露盤晞甲帳春趙嘏詩春生藥圃芝猶短夜醮齋壇鶴未迴醮之禮至唐盛矣隋煬帝詩迴步迴三洞清心禮七真馬戴詩三更禮星斗寸匕服丹霜薛能詩符咒風雷惡朝修月露清此言朝修之法也然陳羽步虛詞云漢武清齋讀鼎書內官扶上畫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漢武帝時已如此此高氏緯略所紀余按周公金縢子路請禱自古有之後世之醮蓋其遺意特古無道士耳黃帝內傳雖有道士行禮之文但謂有道之士非今之道士也太霄經云周穆王因尹軌真人制樓觀遂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一人魏武帝為九州置壇度三十五人魏文帝幸雍謁陳熾法師置道士五十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故用道士請命孫權之前無所見高所書諸詩亦有非為道士設者

神仙修鍊之術非親涉其門庭者不能了解近見息庵王思誠序陳泥丸翠虛籍略云採時喚為藥煉時喚為火結時謂之丹養時謂之胎其實一也所產之處曰川源山海所藏之器曰壇爐鼎竈所稟之性有鉛汞水火之名所成之象有丹砂玄珠之號惟一物也古人剖析真元分別氣類所以有採取交會煆煉沐浴之說以抽添運用之細微遂有斤兩之論辨析名義比它書粗為明白漫書之牘

婦人統兵世但稱唐平陽公主余又記晉王恭討王國寶時王廞聚衆應之以其女為貞烈

將軍且盡以女人爲官鎬額琢母孔氏爲司
馬其一也

胡幼度紘帥廣傳其咨州縣官啓二首其一云
蒙恩分閫入境問民皆言法令頓寬遂致傳
聞不雅欲銷此謗豈鎬他人官廉則蚌蛤自
回虎在則蔾藿不採其一云兹分帥閫特辱
長牋固知能作於文章然亦須閑於法令人
言度嶺多酌貪泉久知此謗之未除願與諸
君而一洗

紹興間禁中呼秦太師爲太平翁翁見陸放翁
詩注

四朝國史王安石傳史臣曰嗚呼安石託經術
立政事以毒天下非　神宗之明聖時有以
燭其姦則社稷之禍不在後日矣令尚忍言
之天變不足畏　祖　宗不足法人言不足
恤此三者雖少正卯言僞而辨王莽誦六藝
以文姦言蓋不至是也所立幾何貽害無極
悲夫王偁東都事略則曰安石之遇　神宗
千載一時也而不能引君當道乃以富國強
兵爲事擯老成任新進黜忠厚崇浮薄惡鯁
正樂諛佞是以廉恥汨喪風俗敗壞孟子所
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
者豈不然哉自王安石之學既行則姦宄得
志假紹述之說以脅持上下立朋黨之論以
禁錮忠良卒之民愁盜起夷狄亂華其禍有
不可勝言者悲夫與昔舊見象山陸先生所
作荊公祠堂記議論尤精確先生嘗與胡季
隨大時書云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
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誠非
虛語也曰唐虞三代之盛道行乎天下夏商
叔葉去治未遠公卿之間猶有典刑伊尹適
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歷之季跡熄
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橫議蜂起老氏以
善成其私長雄於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逞
於天下至漢而其術益行子房之師實維黃
石曹參避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及
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
輿之徒固已竊議其後孟子言必稱堯舜聽
者爲之藐然不絕如綫未足以喻斯道之微
也陵夷數千百載而卓然復見斯義顧不偉

哉 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
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爲法太宗所知不遠所
爲未盡合法度 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
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
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
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
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爲又曰天生晙明
之才可以覆庇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虛捐
歲月是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
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

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知如
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
各欲致其義耳爲君則自欲盡君道爲臣則
自欲盡臣道非相爲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
士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
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
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
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 昭陵之日使還
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支葉扶疏往往切
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

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
固見於此矣其告 裕陵蓋無異旨勉其君
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爲法此豈足
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
所爲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時昔之學問熙寧之
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
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
是尚得爲知公者乎氣之相迮而不相悅則
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

素訾公如張公安道呂公獻可蘇公明允者
夫三公者之不悅於公蓋生於其氣之所迮
公之所蔽則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
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
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
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
必爲孔孟勳績必爲伊周公之志也不蘄人
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爲之左次
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
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謗病

求去君爲昔貴弱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讙譁行之未幾天下恂恂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憸狡得志曾不爲悟公之蔽也典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獻納未幾　裕陵出諫院疏與公評之至簡易之說曰今未可爲簡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爲簡易也熙寧之政粹於是

矣釋此弗論尚何以費辭於其建置之未哉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爲其於當世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恥斯世不爲唐

虞其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　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玉者瑕瑜不相揜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己

好惡用失情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而獨委罪於公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已說之行人所不樂既指爲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轍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附託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桀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窺其巧以逞其志乎反覆其手以導崇寧之姦者實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附麗匪人自謂定

篆至造詐以誣首相則疇昔從谷問學慷慨
陳義而諸君子之所深與者也格君之學克
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戛戛於事爲之末
以分異人爲快使小人得間順投逆逞其致
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善學
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於金陵宜和
間故廬丘墟鄉貴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
嘗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隳圮已甚過者咨
歎今怪力之祠繹繹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
絕俗之操殆不世有而廟貌弗嚴邦人無所

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疑畏使至是
耶郡侯錢公期月政成人用輯和講學之既
慨然撤而新之視舊加壯爲之管鑰掌于學
官以時祠焉余初聞之竊所敬歎既又屬記
於余余固悼此學之不講士心不明是非無
所折衷公爲使時舍人曾公復書切磋有曰
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爲善而比聞有相
曉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
之見也竊不自揆得從郡侯敬以所聞薦於
祠下必公之所樂聞也

陸放翁感事詩云陋巷何須歎一瓢朱門能守
亦寥寥衲衣先世曾調鼎野褐家聲本珥貂
若悟死生均露電未應富貴勝漁樵千年回
首俱陳迹不向杯中何處消自注云沈義倫
丞相裔孫爲僧劉仁贍侍中裔孫爲道人皆
孤身死紹興中二公之後遂絕殊不知沈公
之後有一派靖康末自京師流落新淦者居
於村疃耕人之田矣又不止於爲僧也然其
先世告身及相君神道碑摹本故在周文忠
序櫰庭濟美總集有云粤自周衰賢者之類

棄功臣之世絕故孟子告齊宣王以故國非
喬木王無親臣矣蓋寓其上也雖然有位於
朝不守其業而忘其所甚至公侯之家降在
皁隸則華門圭竇得以陵之此豈獨上之人
之罪也哉最爲確論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
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爲肅拜則又拱兩手而
下之至地也其爲頓首則又以頭頓于手上
也其爲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
今之禮拜者皆因跽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

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厀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老子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蓋坐即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置璧人不若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浅者乃以爲坐禪之坐誤也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又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爲坐也又

詩云不遑啓居而傳以啓爲跪爾雅以妥爲安而疏以爲安定之坐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爲跪則居之爲坐可見以妥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爲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爲雅拜則它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

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爲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爲然而必以塑像爲問子既略爲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爲必不得已而爲塑像則當放此以免於蘇子俯伏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子亦辭浙東之節遂不能強然至今以爲恨也東坡文集私試策問云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象皆

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尤足据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爲寫放文翁石象爲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爲加趺也去年又屬蜀漕楊王休子美今乃併得先聖先師三像木刻精巧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爲跪而無疑也惜乎白鹿塑象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象以革千載之謬

爲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此朱文公白鹿禮殿塑像說俟其季子在守南康因更新禮殿聞之於 朝迄成先志然遠方學者未盡見此說故識之

史記黃帝紀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既云諸侯相侵伐而神農氏弗能征矣又云炎帝

欲侵陵諸侯何耶尚當訪精於史學者而問之

今道家設醮率用米稰世傳始於張陵而實不然陵使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非以祠神也按山海經載諸山之神各舉其形狀及祠之之物有稰者居多如䧿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稰用稌米自柜山至于漆吳之山凡十七山稰用稌自天虞之山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稰用稌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稰用稷米陰山以下至于崦嵫之山凡十九山稰以稻米自太行之山以至于無逢之山凡四十六山皆用稌稰米祠之自敖岸之山至于和山凡五山稰用稌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稰用稌自女几山至于賈超之山凡十六山稰用稌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稰用五種之稰自翼望之山至于几山凡四十八山稰用五種之精禾白蒻遇之山至于榮余之山凡十五山稰用稌郭注云稰祀神之米名先呂反今江東音所惟自尸胡之山至于無

睪之山凡十九山米用黍自苟林之山至于陽虛之山凡十六山其祠用稌二者無稰字或傳寫脫誤單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山甘棗之山至于鼓鐙之山凡十五山皆曰歷而不稰管涔之山至于敦題之山凡十七山輝諸之山至于蔓渠之山凡九山皆曰投而不稰白鈐山至于萊山凡十七山則曰鈐而不稰自鹿蹄之山至于玄扈之山凡九山則曰祈而不稰郭注直云祭不用米也著明如此山海經雖不敢信爲禹益所著然屈原

離騷呂氏春秋皆摘取其事而漢人引用者尤多其書決不出於張陵之後則糈之用也尚矣離騷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注云糈精米所以享神也淮南子云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鈞也許叔重注云糈米所以享神見於載籍者不一第不若山海經之著明耳

賓退録卷第七

賓退録卷第八

大梁趙與旹

洪文敏著夷堅志積三十二編凡三十一序各出新意不相複重昔人所無也今撮其意書之覩者當知其不可及甲志序所以為作者之意乙志謂前代志怪之書皆不無寓言獨是書遠不過一甲子爲有據依丙志謂始萃此書頗以鳩異崇怪本無意於述人事及稱人之惡然得於容易或急於滿卷帙故頗違初心其究乃至於誣善益以告者過或聽焉不審既刪削是正而可爲第三書者又已襞積懲前過止不欲爲然習氣所溺欲罷不能而好事君子復縱臾之輒私自恕曰但談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他於是取爲丙志丁志設戒人之辭謂不能玩心聖經勞勤心口從事於神奇荒怪索墨費紙殆半太史公書爲可笑從而爲之辨戊志謂在閩泮時葉晦叔頗搜索奇聞來助紀録嘗言近有估客航海不覺入巨魚腹中腹正寬經日未死適木工數輩在取斧斫砍魚背魚覺痛躍入大洋

舉船人及魚皆死予戲難之曰一舟盡沒何人談此事於世乎晦叔大笑不知所荅予固慊未能免此也己志謂昔以夷堅志吾書謂與前人諸書不相襲後得唐華原尉張慎素夷堅録亦取列子之說喜其與己合庚志謂假守當塗地偏少事濟南呂義卿洛陽吳斗南適以傳聞寄似度可半編帙於是輯爲庚志初甲志之成歷十八年自乙至己或七年或五六年今不過數閱月閒之爲助如此然平生居閒之日多豈不趣成書亦欠此巨編

相傳益耳末又載章德懋使虜掌訝者問夷堅自丁志後曾更續否而引樂天東坡之事以自況辛志記初著書時欲倣段成式諾臯記名以容齋諾臯後惡其沿襲且不堪讀者輒問乃更今名因載向巨原荅問之語壬志全取王景文夷堅別志序表以數語癸志謂九志成年七十有一擬綴輯癸編稚子櫰復云更須從子至亥接續之乃成書予捎之曰天假吾年雖倍此可也人生未可料惡知吾不能及是乎支甲謂或疑所載頗有與昔人

傳記相似處殆好事者飾說剽掠借爲談助證以蒙莊之語辨其不然又云初欲從稚子請續以十二辰又以段柯古支諾臯支動支植尤崛奇於是名曰支甲支乙則云紹熙庚戌臘從會稽西歸至甲寅之夏季夷堅之書緒成辛壬癸三志合六十卷及支甲十卷財八改月又成支乙一編殊自喜也支景則云曾大父諱與甲乙下一字同音而左畔從火故再世以來用唐人所借但稱爲景當夷堅第三書出或見啓曰禮不諱名名乃直名之

今是書萌芽雖兒謂稗官說與他所論著及通官文書不侔甚之宜矣遂目以支景支丁則自據此帙中不可信者數事謂苟以其說至斯受之而已矣聱乎畔渙蓋自知之愛奇之過一至於此讀者勿以辭害意可也支戊載呂覽賓卑聚之夢謂夷堅記夢亡慮百餘事未有若此之可怪者支己謂神奇詭異之事無時不有始即夷堅諸志考之上焉假諸正夢騰薄霄霄次焉猶昧蓬壺期汗漫不幸而死死矣幸而復生見九地之下溟漲之海

以至鳥山鬼淵祗蛇祆牛彪之類何翅累千萬
百所遇非一人所更非一事所歷非一境而
莫有同者焉支庚謂四十四日書成自詫其
速且叙其所以速之由支辛謂東坡志林李
方叔師友談記錢丕行年雜紀之類四五書
皆偶附著異事不類虞初九百之籍士大夫
或弗能知故捌劘以爲助不幾乎三之一矣
支壬則云予弟輩皆言翁既作文不已而掇
録怪奇又未嘗少息殆非老人頤神繕性之
福盍已之余受其說未再越日膳飲爲之失
味步趨爲之局束方寸爲之不寧精爽如癡
向之相勸止者懼不知所出於是逌然而笑
豈吾緣法在是如駸馬下臨千丈坡欲駐不
可姑從吾志以竟此生異時溘不能進將不
攻自縮矣支癸謂劉向父子彙羣書七略班
孟堅采以爲藝文志小說類定著十五家最
後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出於稗官街談
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今亡矣唐史所標
百餘家六百三十五卷太平廣記率取之不
弃也予既畢夷堅十志又支而廣之通三百
篇不能滿者才十有一遂半唐志所云三志
甲謂檮杌子偃孫羅前人所著稗說來示如徐
鼎臣稽神録張文定公洛陽舊聞記錢希白
洞微志張君房乘異呂灌園測幽張師正述
異志畢仲荀幕府燕閒録七書多歷年二十
而所就卷帙皆不能多三志甲才五十日而
成不謂之速不可也三志乙謂茲一編始得
之卜者徐謙謙瞽雙目而審聽強記客語其
肆與之言悉追憶不忘倩傍人書以相示昔
徐仲車耳聵而四方事無不周知謙豈其苗
裔耶賢愚固不可同日語而所以異則同三
志景謂郡邑必有圖志鄱陽獨無而夷堅自
甲施于三景所稡州里異聞乃至五百有五
十亡時有好事君子采以爲志斯過半矣三
志丁則云人年七八十幸身康寧當退藏一
室早睡晏起繙貝多旁行書與三生結願否
則邀方外雲侶能經鵬顧斯亦可耳至於著
書蓋出下下策而此習膠拳不能釋因嘗悔
晒猛藏去弗視乃若嬰孺之滑甘未能幾
何留意愈甚雖有傾河接山之辯不復聽矣

三志戊謂子不語怪力亂神非置而弗問也
聖人設教垂世不肯以神怪之事詒諸話言
然其於春秋於易於詩於書皆有之而左氏
內外傳尤多遂以為誣誕浮夸則不可三志
己謂一話一言入耳當即録而固有因循而
失之者如滕彦智黃維父所言一二事至今
往來於襟抱不釋也三志庚考徐鉉稽神録
辨楊文公談苑所載蒯亮之事非是三志辛
云予嘗立說謂古今神奇之事莫不同者今
乃悟此語為不廣而證以蜀士孫斯文及幽

明録中賈弼事三志壬引呂黎公明鬼謂夷
堅所紀不能出其所證之三非三志癸言太
平廣記類聚之誤四志甲辨夷堅為皐陶別
名至四志乙則絕筆之書不及序惟支壬三
志丁兩序意略同而數序自詫其速者亦不
甚相遠云

俗謂不冠者曰科頭科頭二字出史記張儀傳
注謂不著兜鍪入敵

余首卷辨王建宮詞多雜以他人所作今乃知
所知不廣蓋建自有宮詞百篇傳其集者但
得九十篇蜀本建集序可考後來刻梓者以
他人十詩足之故爾混殺余既辨其入矣尚
有二首殿前傳點各依班召對西來入詔蠻
上得青花龍尾道側身偷覷正南山鴛鴦瓦
上忽然聲晝寢宮娥夢裏驚元是吾皇金彈
子海棠窠下打流鶯若未詳誰作也所逸十
篇今見於洪文敏所録唐人絕句中然不知
其所自得其詞云忽地金輿向月陂內人接
著便相隨却回龍武軍前過當處教開臥鴨
池畫作天河刻作牛王投金鑷采橋頭每年

宮女穿針夜敕賜諸親乞巧樓春來睡困不
梳頭懶逐君王苑北遊暫向玉花堦上坐簸
錢贏得兩三籌紅燈睡裏看春雲雲上三更
直宿分金砌雨來行步滑兩人擡起隱金裙
蟬鬢蟬翅薄鬆鬆浮動搔頭似有風一度出
時拋一遍金條零落滿函中教遍宮娥唱盡
詞暗中頭白没人知樓中日日歌聲好不問
從初學阿誰彈棊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鬬
著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宛
轉黃金白柄長青荷葉子畫鴛鴦把來不是

呈新樣欲進徵取到御床供御香方加減頻
水沉山麝每四斛內中不許相傳出已被醫
家寫與人藥童食後送雲漿高殿無風扇少
涼每到日中重掠鬢衩衣騎馬繞宮廊

唐李昌符婢僕詩二首其一云不論秋菊與春
花箇箇能噇空腹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
閑物要些些曲盡婢之情狀乃知古今如此

史記秦本紀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
死者六十六人至獻公元年方止從死則知
武公而下十有八君之葬必皆有從死者矣
不獨繆公也黃鳥之詩特以奄息仲行鍼虎
為秦之良臣故國人哀之耳夫一君之葬使
六十六人無罪而就死地固已可駭而繆公
至用百七十七人習俗之移人雖繆公不能
免則獻公亦賢矣哉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
王荊公曰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則不可咈百
姓以從先王之道何為而不可范淳夫云咈
百姓則非先王之道也荊公之言主於自文
范公則求以矯之其實不然干百姓之譽者
有時而違道則道必有時而咈百姓矣祁寒
暑雨均曰怨咨小民之情也為政者但當虛
心無我據理而行不使纖毫計校毀譽之心
亂於胸中足矣

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
四寸為步管子司馬法皆曰六尺為步秦始
皇亦然今以五尺為步步之尺數不同如此
周尺之制鄭康成謂未詳聞也近世伊川文
集中載作主之制謂當今省尺五寸五分弱
潘仲善(時舉)聞之晦翁謂五寸字誤當作七
寸五分弱又謂省尺者三司布帛尺也潘後
從會稽司馬侍郎家求得溫公圖本周尺果
當布帛尺七寸五分弱於今浙尺為八寸四
分溫公圖本必有考按恨不知其源流之詳
也

歷家以冬至為一歲之首冬至者建子月之中
氣故子時初四刻以前繫今日正初刻以後
繫明日蓋一理也今太史局雖每節氣在子
初則書其夜子初某刻以別之其來尚矣紹
熙二年正月三日壬子其夜子初立春洪文

敏以劉子白廟堂云日辰自古以子時爲首
今既子時立春則當是四日癸丑謂太史之
誤其實不然康節冬至吟云何者謂之幾天
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未來時此際易
得意其間難下辭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
又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起處
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稀此言
如不信更請問庖犧
漢高帝封兄子信爲羹頡侯雖以其母轑釜之
故然按括地志實有羹頡山在嬀州懷戎縣
東南十五里注史記者失不引此顏師古注
漢書但云頡音戛言其母戛羹釜也小司馬
索隱又直謂爵號耳非縣邑名皆弗深考也
古之封侯未有非地名者若武帝封霍去病
冠軍侯田千秋富民侯昭帝封霍光博陸侯
光武封彭寵奴不義侯以至雋胡鵠羌向義
建策之類非制也然冠軍侯國在東郡富民
侯國在沛郡蘄縣博陸初食北海河間後益
封又食東郡特被以嘉名而已非若光武所
封未必有分地也武帝時又有張騫封博望
侯趙破奴封從票侯亦未詳其封邑
州縣城隍廟莫詳事始前輩謂既有社矣不應
復有城隍故唐李陽冰謂城隍神祀典無之
惟吳越有爾然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
所建李白作韋鄂州碑謂大水滅郭抗辭正
色言于城隍其應如響杜牧爲黃州刺史有
祭城隍神祈雨文二首它如韓文公之於潮
麹信陵之於舒皆有祭文而許遠亦有昝井
鵜翔危堞神護之語則不獨吳越爲然蕪湖
城隍祠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
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則又不獨唐而已
開成中睦州刺史呂述以爲合於禮之八蜡
祭坊與水庸者今按禮記注水庸溝也正義
云坊者所以蓄水亦以鄣水水庸者所以受
水亦以泄水則坊蓋今之隄防水庸蓋今之
溝瀆也方之城隍義殊不類今其祀幾遍天
下　朝家或錫廟額或敓封爵未命者或襲
鄰郡之稱或承流俗所傳郡異而縣不同至
於神之姓名則又遷就附會各指一人神何
言哉負城之邑亦有與郡兩立者獨彭州既

有城隍廟又有羅城廟袁州分宜縣既有城
隍廟又有縣隍廟尤為創見以余所見所及
攷之廟額封爵具者惟臨安府當後唐清泰
元年嘗封順義保寧王與越湖二神並命今
號永固廟不知何時所賜紹興三十年封保
順通惠侯今封顯正康濟王紹興府梁開平
封崇福侯清泰封興德保闉王紹興初賜額
顯寧今封昭順靈濟孚祐忠應王台州則鎮
安廟順利顯應王吉州則靈護廟威顯英烈
侯筠州則利貺廟靈佑順應顯正王袁州則
顯忠廟靈惠侯濠州則孚應廟靈助侯建寧
府則顯應廟福應惠寧侯建康之溧水則顯
正廟廣惠侯泉州惠安縣則寧濟廟靈安昭
祐侯邵武軍則顯祐廟神亦訓順侯泰寧則
廣惠廟靖惠孚濟侯韶州則明惠廟善祐侯
成州則靈應廟英佑侯有廟額而未爵命者
鎮江忠祐寧國靈護隆興顯忠德安府威澤
婺州靈顯和州孚惠襄陽孚濟汀州顯應珍
州仁貺靜江嘉佑慶元之昌國邵武之建寧
皆曰惠應前代錫爵而　本朝未申命者湖

州阜俗安城王處州龍泉縣廣順侯鄂州城
隍萬勝鎮安王（城隍一寺加正元十所封王號）越州蕭山縣為
用郡城隍神初命稱崇福侯昭州立山縣為
蒙州時封靈威王台州五縣具越時皆封以
王爵臨海曰興國黃巖曰永寧天台曰始平
仙居曰昇平寧海曰安仁其餘相承稱謂如
溫州富俗侯處州仙都侯臨安府錢塘縣安
邑侯臨安縣霸國侯王興國軍高陵王筠州
新昌鹽城王潭州定湘王泉州明烈王潼川
興元安平將軍漢州彭州安福將軍卭州太
邑縣安靜神廣州羊城使者之類皆莫究其
所以也襄陽雖有孚濟額而保漢公之號未
知所自寧國雖有靈護額而爵稱佑聖不可
得而詳隆興雖有顯忠額而南唐嘗封輔德
王故贛州稱輔德廟南康軍安慶府及潭之
益陽太平之蕪湖南安之上猶皆稱輔德王
撫黃復南安臨江諸郡則稱顯忠輔德王或
輔德顯忠王蓋皆以隆興廟額混南唐爵命
以為稱也神之姓名具者鎮江慶元寧國太
平襄陽興元復州南安諸郡華亭蕪湖兩邑

皆謂紀信隆興額表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謂灌嬰福州江陰以爲門苛具州六合以爲英布和州爲范增襄陽之穀城爲蕭何興國軍爲姚弋仲紹興府爲龐玉實龐堅四世祖事具唐書忠義傳蓋嘗歷越州總管鄂州爲焦明南史焦度之父也台州祖坦吳尚書僕射晃之子今州治蓋其故居筠州應智頊唐初州爲靖州時刺史南豐游茂洪開元間嘗知縣鎮溧水白季康唐縣令也惟筠之新昌祀西晉邑宰盧姓者紹興之嵊祀陳長官慶元昌國祀邑人茹侯三者不得其名耳耳目所不接者尚闕如也承播溱三州及遵義軍未廢時皆嘗錫城隍廟額承曰靜惠播曰昭祐溱曰寧德遵義曰懷寧承州則又有靜應侯爵今承爲綏陽縣遵義爲寨皆隸珍州溱播之地則折而入於南平之境矣嘉祐雜誌載吳春卿爲臨安宰聞故老言錢尚父方睡湯瓶沸一小童以水注之錢曰吾方欲以水注瓶此童先知吾意不可赦遂殺之後見其爲厲乃封爲霸（留作）國侯使永爲臨安土地故塑像爲十餘歲小兒今不知塑像何如而土地之稱已轉而爲城隍矣太平廣記載宣州司戶死而復生云見城隍神自言晉亘彝也與所傳不同然彝今亦別廟食於涇紹興辛未潼川守沈該將新城隍祠夢人齎文書來稱新去土地閱其姓名蓋史堅序事愈涉怪淳熙間李巽守龍舒有德於民去郡而卒郡人遂相傳爲城隍神矣尤淺妄不經也唐羊士諤有城隍廟賽雨絕句二首

史記齊世家云齊王與舅父駟鈞陰謀發兵索隱云舅父謂舅猶姨稱姨母舅父二字甚新人少用者

禮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拜俠者夾謂男子一拜婦人兩拜夾男子拜今婦人之拜不跪則異於古所謂俠拜江浙衣冠之家尚通行之閭巷則否江鄰幾嘉祐雜誌載司馬溫公之語乃謂陝府村野婦人皆夾拜城郭則不然南北之俗不同如此

馮延巳謁金門長短句膾炙人口其曰鬬鴨欄干獨倚人多疑鴨不能鬬余按三國志孫權

傳注引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求鬭鴨羣臣奏宜勿與權曰彼在諒闇之中所求若此豈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陸遜傳建昌侯慮作鬭鴨欄遜曰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爲南史王僧達傳僧達爲太子舍人坐屬疾而往楊列橋觀鬬鴨爲有司所劾新唐書齊王祐傳祐昵養鬭鴨方未反狸齚鴨四十餘絕其頭去及敗牽連誅死者凡四十餘人則古蓋有之又唐田令孜傳僖宗好鬭鵝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鬭鵝一鵝至五十萬錢是鵝亦能鬭也

秦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不知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蘇文定謫雷州不許居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爲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及子厚貶雷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爲報古今一轍也

西京雜記載武帝欲殺乳母告急於東方朔朔曰帝忍而愎傍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汝乳哺時恩邪帝愴然遂舍之史記滑稽傳褚先生曰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辭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乃下詔止無徙乳母此一事耳一以爲殺一以爲徙一以爲東方朔一以爲郭舍人西京雜記顏師古固嘗辨其妄諸所書它事抵牾者亦多皆未可盡信

律文罪雖甚重不過絞斬而已凌遲一條五季方有之至今俗稱爲法外云

姚平仲字希晏世爲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爲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臧底河斬獲甚衆賊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

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大尉睦州盜起　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心服其沈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　上貫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　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即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圍平仲適在京師得召對福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虜已夜從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騾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以為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者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騾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時年八十餘紫髯鬱然長數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擇崖塹荊棘其速若奔馬亦時為人作草書頗奇偉然祕不言得道之由云此陸放翁所作平仲小傳也放翁亦嘗以詩寄題青城山上清宮壁間云造物困豪傑意將使有為功名未足言或作出世資姚公勇冠軍百戰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脫身五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間有此熊豹姿我亦志方外白頭未逢師年來幸廢放儻遂與世辭從公遊五嶽稽首餐靈芝金骨換綠髓欻然松杪飛後守新定再作詩託上官道人寄之云太尉關河傑飛騰亦遇時中原方蕩覆大計易差池素壁龍蛇字空山熊豹姿煙雲千萬疊求訪固難知

漢張湯韓安國皆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曹窋以列侯臣賀以太僕行御史大夫事劉歆以太中大夫行太常事樂成以少府行大鴻臚事臣安行以太子少傅行宗正事少府忠行廷尉事王溫舒為右輔行中尉張良以列侯行太子少傅事黃霸以廷尉監行丞相長史事蓋寬饒以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王尊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翟義以南陽都尉行太守事蓋漢制官闕則卑者攝為之之謂行亦有以同列通攝者靳石以太常行太僕韓

延年以太常行大行令劉德以宗正行京兆
尹之類是也九卿三輔皆同列也今著令以
寄禄高於職事官者為行異於古矣

容齋辨陳正敏之妄梁顥非八十二登科是矣
與皆因記玉壺清話載 仁宗問梁適卿是
那箇梁家適對曰先臣祖顥先臣父固 上
曰怪卿面皃酷似梁固按 國史適乃顥之
子固之弟小說家多不考訂率意妄言覽者
又不深考往往從而信之如此類甚多殊可
笑也

賓退録卷第八

賓退録卷第九

大　趙與旹

詩誕彌厥月誕大也朱文公則以為發語之辭
世俗誤以誕訓生遂有降誕慶誕之語前輩
辨者多矣書曰誕膺天命誕亦大也范曄贊
光武乃有光武誕命之語尤不可曉殤帝紀
云誕育百餘日亦誤

寇恂自穎川太守徙汝南又入為執金吾會穎
川盜起光武將親征隗囂欲復使出守穎川
從駕至郡盜賊悉降遂已百姓遮道曰願從
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是時恂去郡已久百姓
以其為王朝之卿故謂之借今人作太守在
任垂滿者書啓多用借寇事似不類也

夷堅戊志載裴老智數謂紹興十年七月臨安
大火延燒城内外室屋數萬區裴方寓居有
質庫及金珠肆在通衢皆不顧遽命紀綱僕
分往江下及徐村而身出北關遇竹木塼瓦
蘆葦椽桷之屬無論多寡大小盡評價買之
明日有 旨竹木材料免征稅抽解城中人
作屋者皆取之裴獲利數倍過於所焚後閲

張芸叟所著浮休閱目集書焦隱事云一日京師火隱晨出之木場凡木皆以姓字題識後至者率詣隱市材始知夷堅指爲裴老者誤矣雖曰富家智略往往相似然不應如是之同也

娶妻當得陰麗華唐與政仲友謂觀此語知郭后之必廢然予觀劉植傳載劉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光武遣植說揚揚廼降光武因留眞定納郭后后即揚之甥也故以此結之則是郭后之納已非光武之情矣何待陰麗華之語而後占其廢乎范曄不以此書之紀故前輩議論未嘗及之

余嘗㝡城隍爵號後閱　國朝會要考西北諸郡東京號靈護廟初封廣祐公後進佑聖王大內別有城隍初封昭貺侯後進爵爲公拱川昭靈廟惠烈夫人蓋俗傳爲宋襄公之媚開德府顯應廟感聖侯解州鹽佑廟鎮寶侯濬州黎陽縣顯固廟靈護伯它皆無聞蓋東南城隍之盛多起於近世此數者亦　徽廟朝錫命耳

馬援平交阯賊封新息侯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因從容及從弟少游之語吏士皆伏稱萬歲又馮魴赦郟賊延褒等亦皆稱萬歲是東都之臣不以稱萬歲爲嫌獨竇憲出屯北域與車駕會長安尚書以下欲伏稱萬歲韓棱正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若棱者可謂不爲俗所移矣然萬歲之稱三代盛時所無有蓋自藺相如奉璧入秦田單爲約降燕馮諼焚孟嘗君債券昉見於簡牘至漢爲盛棱之所謂禮豈古之所謂禮耶吳虎臣引虎拜稽首天子萬壽謂萬歲發於此然此特詠歌之辭耳非可與後世呼萬歲者同語也

世俗篦字當作枇與枇杷之枇字同而音異後漢濟北孝王次喪父至孝梁太后下詔增封有曰頭不枇沐魏志徐季龍取十三種物使管輅占之輅先說雞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名之唯以梳爲枇耳陸雲與兄機書案行視曹公器物其中亦有枇字類篇枇凡四音其一毗志切櫛屬集韻同又按說文櫛梳比之總

名也漢文帝遺匈奴單于比踈一或作比余
一顏師古注曰辮髮之飾也比音頻寐反則
知枇字亦通作比惟笓字無所經據博雅篳
笓謂之笓篙捕取魚鰕之具邊迷頻脂二切
與此不同雖集韻枇亦作笓類篇笓又㓖至
切蘤屬然二書晚出當從古詩曰其比如櫛
又知三代之前未有枇之名但通謂之櫛而
已有相迫比之義矣
范曄後漢書楊震傳載安帝時河間男子趙騰
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
道震上疏救之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張皓
傳又載順帝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
政收騰繫考皓上疏諫帝悟減死一等安順
兩朝時世相接河間清河二國壤地相鄰不
應皆有一趙騰上書皆指言時政皆爲人主
所怒又皆有大臣救解雖其末一生一死然
亦不應如是之同疑只一事而曄誤以爲二
耳
漢武帝徵枚乘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
後乃得其孽子皐皐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皐

母爲小妻又孔光傳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
妻迺始等六人佞幸傳張彭祖爲小妻所毒
薨外戚許后傳后姊孊寡居與淳于長私通
因爲之小妻後漢趙憲王乾居父喪私娉小
妻削中丘縣注云小妻妾也又竇融女弟爲
大司空王邑小妻陳王鈞取掖庭出女李娆
爲小妻樂成靖王黨取故中山簡王傅婢李
羽生爲小妻梁節王暢上疏辭謝有曰臣暢
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陳球與
劉郃謀誅宦者因小妻之父程璜而事泄
東觀記又載彭城靖王子男丁前物故恭子
酺侮丁小妻見恭傳注周益公行歸正人蕭
中一次妻耶律氏制謂次妻二字別無經據
乞改稱小妻劉子中注云出漢書指此董卓
傳又有少妻之稱疑即小妻也裴松之注三
國志孫皓傳引江表傳載張俶事亦曰取小
妻三十餘人又駱統傳統母改適爲華歆小
妻晉宋梃本劉陶門人陶亡後娶陶愛妾爲
小妻隋王世充祖支頹耨死其妻少寡儀同
王粲納之以爲小妻則不獨見於漢史云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非惡飽而欲飢惡安
而欲危也但不可求耳君子之求也惟當求
道求在我者而已外此而有所求皆非也所
謂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亦謂盡其在我而
非志於得也他如求爲可知夫子之求之也
之類皆此意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
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此二者固志
士之所羞也若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
似亦可矣而均之爲失其本心何耶此猶易

解去曰孔子罪乞醯之意耳經德不回非以
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干祿固非美
事若正行則何不可者今爲學而不事正行
果何所事耶惟能識此意而後可與言學矣

康節先生左衽吟云自古禦戎無上策唯憑仁
義是中原王師問罪固能道天子蒙塵爭忍
言二晉亂亡成茂草三君屈辱落陳編公閭
延廣何人也始信興邦亦一言蓋豫識靖康
之禍也篇末雖託二晉以爲詞然因王師問
罪而致寇惟燕山之役爲然二晉所無也深

切著明如此而讀者多不察余聞之友人曾
幼輿宏甫而始悟因記康節觀有唐吟有云
憑高始見山河壯入夏方知日月長三百年
間能混一事雖戎往道彌光亦寓微意又觀
盛化吟有云生來只慣見豐稔老去未嘗經
亂離其子謂亂離之語太過康節歎曰吾老
且死矣汝輩行且知之

唐人稱縣令曰明府而漢人謂之明廷見范曄
書張儉傳明府以稱太守山陰老叟稱劉寵
劉翊稱种拂高獲稱鮑昱皆然

楊文公談苑謂元貴作春深題二十篇並用家
花車斜四字爲韻白居易劉禹錫和之亦同
此韻次韻起於此高承著事物紀原取其說
余按梁書王規傳普通六年高祖於文德殿
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
韻則唐以前固有之矣

余前辨劉信蕢頭之封後閱能改齋漫錄引王
觀國學林新編謂是穎川地名不蕢者彼自
不蕢此自蕢頭地名之同一字者多矣豈可
比而一之畜如王說則頭字何從而來耶

俚俗謂娶妻爲索妻亦有所本三國志呂布傳云袁術欲結布爲援乃爲子索布女關羽傳云孫權遣使爲子索羽女又隋書太子勇傳載獨孤后曰爲伊索得元家女

張清源淏雲谷雜紀辨歐陽集古録目謂後漢人亦有複名者然僅載蘇不韋孔長彥兄弟劉騊駼丘季智張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許偉康司馬子威十人而已考之范曄書蓋不止此如延岑護軍鄧仲況見蘇竟傳鄭玄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又從東郡張恭祖玄之子名益恩曰案族人豆元卿陳忠爲士其一曰成翊世翊世字季月見杜根傳後陳敬王曾孫寵傳注引謝承書袁術使將張闓陽殺陳相駱俊梁冀之弟名不疑越巂太守李文德素善延篤黨錮傳序有渤海公族進階注云公族姓也名進階李膺欲按宛陵大姓羊元羣孔融傳有太傅馬日磾皇甫嵩子名堅壽酷吏李章傳有安丘大姓夏長思宦者曹節弟名破石王逸子名延壽字文考方術傳謝夷吾字堯卿之類清源皆未及也他尚有之猶恨不能盡記

李延壽南北史成惟隋書別行餘七史幾廢大抵紀載無法詳略失中故宜行而不遠且史傳紀事出於一人之手而自爲同異者亦有之矣未有卷帙聯屬首尾衡決而不能自覺者也姚思廉梁書列傳第三十卷江革傳謂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彊直常有褒貶而第三十一卷何敬容傳乃謂敬容銓序明審號爲稱職夫史者所以傳信萬世今若此其將何所從乎其餘可笑者甚多未暇盡著

白樂天長恨歌敘太眞本末詳矣殊不爲尊諱然太眞本壽王妃顧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何邪蓋宴昵之私猶可以書而大惡不容不隱陳鴻傳則略言之矣

唐新書承天皇帝倓傳以興信公主季女張爲恭順皇后冥配焉汪玉山辨證謂冥配前已有而新書不書當考汪外孫鄭寅子敬寅注引唐會要懿德太子重潤中宗即位追贈娉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爲冥婚合葬雖然不始於

唐也三國志載邴原女早亡時曹操愛子倉
舒亦沒操欲求合葬原曰合葬非禮也原之
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
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
明公焉以爲哉操乃止然竟娉甄氏亡女與
合葬又太和六年魏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謚
淑爲平原懿公主爲之立廟取文昭甄后亡
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
弟德爲之後承甄氏姓封德爲平原侯襲公
主爵則漢魏間已行之矣

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
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
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
不友青城山隱士安子順世通云

謂有疾曰不快陳壽作華佗傳已然

葛常之韻語陽秋云晉書阮咸傳云咸善琵琶
今有圓槽而十三柱者世號阮亦謂阮咸相
傳謂阮咸所作故以爲名而咸傳乃不及此
山谷聽宋宗儒摘阮歌云手揮琵琶送飛鴻
促絃聒醉驚客起圓璧㢘庚有[illegible]理閑門三
月傳國工身今親見阮仲容則亦以爲仲容
所作豈咸用琵琶餘製而作阮耶據此則是
常之不知阮咸所出余按國史纂異云元行
冲賓客爲太常少卿時有人於古墓中得銅
物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
阮咸所造樂具乃令匠人改以木爲聲清雅
今呼爲阮咸者是也盧氏雜說云晉書稱阮
咸善彈琵琶後有發咸墓者得琵琶以瓦爲
之時人不識以爲咸墓中所得因名阮咸
陳晉之暘樂書云阮咸五弦本秦琵琶而頸

長過之列十二柱爲唐武后時蒯朗於古冢
得銅琵琶晉阮咸所造也元亨中命工以木
爲之聲甚清徹頗類竹林七賢圖所造舊器
因以阮咸名之亦以其善彈故也聖朝　太
宗於舊制四弦上加一弦三說蓋大同而小
異今世所行皆四弦十三柱者與昔竊聞今
禁中女樂別有所謂阮其制視民間者絶不
同且甚大須坐而奏之鄉人郭子雲應龍守
南安時大庾令之婦乃出宮人能爲此郭益
親見之唐書樂志云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國

所出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習爲搊琵琶則是唐已有五弦矣不知踢因唐之太宗而誤爲　本朝邪抑別有考按邪

夷堅支乙載紫姑詠手詩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斂拜深繡幕倚同雙舞袖綠窗閑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爲憶相思放却針唐韓致光香奩集亦有詠手一詩暖白膚紅玉筍芽調琴抽線露尖斜背人細撚垂臙鬢向鏡輕勻襯眼霞帳望昔逢寒繡幔依稀曾見托金

車後園寔向同行道擿得蘼蕪又一枝其體正同蓋皆言手之用爾韓詩獨首句不然

侯嬴爲夷門監者按大梁城十二門東曰夷門則夷門者太梁之一門耳後人遂直指汴京爲夷門非也容齋續筆辨臺城少城類此

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今遂寧府譙門之外有橋曰儀橋不知何時所剏上加欄楯道分爲三尚彷彿古人之意謂之儀者猶儀門也

周文忠序文苑英華首云　太宗皇帝丁時太平以文化成天下旣得諸國圖籍聚名士于朝詔脩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洪文敏序夷堅三志癸亦云太平興國中詔侍從館閣集著策府元龜文苑英華御覽廣記等四書予按冊府元龜乃景德二年編類至大中祥符六年書成皆　眞宗朝二公之言偶失之

俗間謂籠燭爲照道此二字出儀禮注

冬至賀禮古無有也其殆始於漢乎漢雜事曰冬至陽生君道長故賀沈約宋書曰魏晉冬至日受萬國及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朝北齊書庫狄伏連冬至之日親表稱賀其妻減馬豆設豆餅伏連大怒蓋歷代行之至今不廢按月令仲冬之月日短至陰陽爭

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五經通義云冬至寢兵鼓商旅不行君不聽政事白冬至陽氣萌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在下不可動泄王者承天理故率天下靜而

不擾也白虎通云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
百官絶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今僕僕
交相賀則所謂安身靜體靜而不擾以待陰
陽之定者果何在哉又按月令仲夏之月日
長至仲冬之月日短至今世反稱冬至爲長
至尤非是曹子建冬至獻襪頌表云伏見舊
儀國家冬至獻履貢襪所以迎福踐長崔浩
女儀云近古婦人常以冬至上履襪於舅姑
踐長至之義也隋杜臺卿玉燭寶典云冬至
日極南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

鍾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蓋周禮冬至日
在牽牛景長一丈三尺日短而景長也黃鍾
之律九寸於十二律爲最長月令所謂短至
謂日之短曹崔杜謂踐長履長者景之長琯
之長也雖所指不同然當以月令爲正

諫議大夫稱大諫始於近世然於古有之齊威
公使鮑叔牙爲大諫見管子第二十篇

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
不羈元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人爲
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
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
少其比又豈似晚節學爲者豈蘇州自序之
過歟然天寶間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晚乃工
爲無足怪葉石林南宮詩話云蘇州詩律深
妙白樂天輩固皆尊稱之而行事略不見唐
史爲可恨以其詩語觀之其人物亦當高勝
不凡劉禹錫集中有大和六年舉自代一狀
然應物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
皇巡幸年身騎廐馬引天仗直至華清列御
前則嘗逮事天寶間也不應猶及大和時蓋

別是一人或集之誤苕溪漁隱云蘇州集有
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排爐煙
上玉墀又溫泉行云出身天寶今幾年頑鈍
如錐命如紙余以編年通載考之天寶元年
至大和六年計九十一年應物於天寶間已
年十五及有出身之語不應能至大和間也
蔡寬夫云（蔡居詩話世誤傳蔡寬夫作[illegible]）劉禹錫所舉
別是一人可以無疑矣容齋隨筆云韋蘇州
集中有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
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蒱局

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
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
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
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
不容出守撫惸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
味此詩蓋應物自敘其少年事也其不羈乃
如此李肇國史補云應物爲性高潔鮮食寡
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巳
還各得風韻蓋記其折節後來也應物爲三
衛正天寶間所爲如是而吏不敢捕又以見
時政矣與昔謂應物行事散軼唐史失不立
傳故諸家之説未能會于一近世沈明遠作
喆始櫽括應物集及它書爲傳甚詳然論斷
中亦以劉賓客所舉爲疑今筆于此韋應物
京兆長安縣人也見甘術水及休日還長安胄貴里及張日寄弟并書
崔𪇆詩其家世自宇文周時孝寬以功名爲將
相而其兄敻高尚不仕號爲逍遙公敻之孫
持價仕隋爲左僕射封扶陽公待價生令儀
爲唐司門郎中令儀生鑾鑾生應物見林寶姓纂
少遊太學見贈舊識詩當開元天寶間宿衛仗內

親近帷幄行幸畢從見宴李錄事并鄭戶曹及逢楊開府溫泉行等
詩按通典左右衛衛侍從皆以高蔭子弟年少美風姿者補之爲貴胄起家之高選頗
任俠負氣泊漁陽兵亂後流落失職乃更折
節讀書屏居武功之上方見逢楊開府及經武功舊隱詩復
返澧上園廬蕪沒貧無以自業見歸上詩豐客遊
江淮間所與交結皆一時名士見會梁川故人及李栖梧
會大梁亭等詩因從事河陽去爲京兆功曹攝高陵
令見寄弟及別下西詩永泰中遷洛陽丞兩軍騎士倚
中貴人勢驕橫爲民害應物疾之痛繩以法
被訟弗爲屈見示從下班詩棄官養疾同德精舍見同
德精舍詩起爲鄠令大曆十四年除櫟陽令復以
疾謝去歸寓西郊見歸西郊詩擇勝隱於善福祠
從諸生學問淵如也見山齋諸生詩建中二年拜
尚書比部外郎明年出爲滁州刺史見別善福祠詩
滁山川清遠山中多隱君子應物風流豈弟
與其人覽觀賦詩郡以無事人安樂之見全椒道
上及釋良史等詩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應物自郡
遣使間道奔問行在所明年興元甲子使還
詔嘉其忠見寄弟詩終更貧不能歸留居郡之南
巖見歲日寄端武詩俄擢江州刺史見登郡樓詩居二歲

召至京師貞元二年由左司郎中補外得蘇州刺史見答李十異詩在郡延禮其秀民撫其嫠發甚恩見郡齋文士宴集詩久之白居易自中書舍人出守吳門應物罷郡見劉禹錫集中■白舍人詩云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寓于郡之永定佛寺見寓永定詩大和以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為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年九十餘矣不知其所終見劉禹錫大和六年為蘇州刺史舉官自代狀云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朝議郎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上甚周更物歷事劇務皆有美名執心不同臨事能斷所職難重本官尚輕內省無能敢公舉司推於之利誠籍時才波當第之風實為邦本謹按大和年去應物刺郡時已更

六朝四十餘年長安當得猶舉之豈其遺愛尚存耶又豈老柳之流耶少作詩云天實為侍發歷觀西都士實李録事詩云十五侍皇闈然則天寶中應物在二商年始十五至大和計年九十餘其集自蘇州罷郡寓永定以後書中不復有詩豈四十年間無一篇詩者蓋亡之以予當數息於邸為有子曰慶復為監察御史河東節度掌書記見姓纂應物性高潔見李肇國史補善為詩氣質閑妙渾然天成初若不用工而近世詩人莫及也白居易嘗語元稹曰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深得諷諫之意而五言尤為高遠雅淡自成一家其為時人推重如此淳箸皎然者頗工近詩嘗擬應物體格得數解為贄應物并善也明日録其贄以見始被領略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蓋自天分學力有限子而為我凡失其故步矣但以所詣自名可也皎然心服焉見因話録長慶集等應物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見李肇國史補為吳門時年已老矣而詩益造微世亦莫能知之也亦白詩子沈子曰子讀韋蘇州詩超然簡遠有正始之風所謂朱絲疏絃一唱三歎者應物當開元天寶宿衛仗內為郎刺史於建中以迄貞元而文

宗大和中劉禹錫乃以故官舉之計其年九十餘而猶領轉輸處職應物何壽而康也然自吳郡以後不復有詩文見於録者豈亡之耶使應物而無死其所為當不止此以應物為終於吳郡之後則禹錫之所舉者猶無恙也蓋不可得而考也新唐書文藝傳摭應物有文在人間史遂其傳故不録予既愛其詩因考次其平生行義官伐皆有憑藉始終可槩見如此恨史官編摩疏陋耳嗟夫應物崎嶇身閱盛衰之變晚乃折節學問今其詩往往及治道而造理精深士固有悔而能復厄

而後竒者如應物有以自表見於後世豈偶
然哉漁隱叢話後集又載韓子蒼云韋蘇州
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余因記唐
宋遺史云韋應物赴杜鴻漸宴醉宿驛亭見
二佳人在側驚問之對曰郎中席上與司空
詩因令二樂妓侍寢問記得詩否一妓强記
乃誦曰高髻雲鬟宮様裝春風一曲杜韋娘
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觀此則
應物豪縱不羈之性暮年猶在也子蒼又云
余觀韋蘇州爲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
焚香而坐此是韋集後王欽臣所作序載國
史補之語但恐溢美耳與肯謂盡信書不如
無書國史補之説固未可信又安知唐宋遺
史爲得其實乎此未可以臆斷也

賔退録卷第九

賔退録卷第十

大梁　趙　與旹

臧哀伯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
非之義士即多士所謂遷殷頑民者也由周
而言則爲頑民由商而論則爲義士矣此説
近世陳同甫君始發之杜預謂爲伯夷之屬
非也

禮曰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
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
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
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又曰其先祖無美而
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
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碑誌行狀之
法具於是矣若無實而必欲諛墓有惡而飾
以爲美卑官下士猶足以誑不知之人仕稍
通顯則其善惡已著於人之耳目何可誣也
莫儔靖康末所爲雖三尺童子亦恨不誅之
而孫仲益尚書誌其墓顧謂靖康之變臺諫
爭請和戎皆斥廢不用而一二狂生抗首大
言乘險徼幸試之一擲卒至誤國　高宗狩

維揚移蹕臨安國步阽危至此極矣而進取
之士終以和戎爲諱此翰林莫公所以投閒
置散至於老死不用斯言也不幾於欺天乎
及作韓忠武誌則又以岳武穆爲跋扈而與
范瓊同稱善惡復混淆矣岳之禍承權臣風
旨而誣以不臣者万俟忠靖羅彥濟汝楫也
洪文惠誌羅恭不書此事正得稱美不稱惡
之義而仲益誌万俟則顯書之何哉張子韶
侍郎學問氣節表表一世參禪學佛與其平
生自不相掩張亦未嘗以此爲諱其從子家
作家傳欲爲文飾乃謂張有學説云釋老虛
無耳不可有聞目不可有見則是靜言庸違
張必不然余獨喜李文簡誌趙待制間墓既
歷叙其在蜀理財治賦之功且謂爲當時第
一繼云或者咎公竭澤而漁使來者無所施
其智巧今雖累經蠲放而害終不去當時稍
存乎恕則今日之害決不至此嗚呼此所謂
責人終無已者也然公亦不得不任其咎昔
蘇綽在西魏佐周武帝以國用不足爲征稅
之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

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綽子威聞其
言每以爲己任及相隋文帝奏減賦役務從
輕簡帝悉從之彼蘇威頗能如此曾謂今日
無若蘇威者乎此蘇洵所歎自許紀之以俟
來世又南軒作宇文御州邦彥誌謂初君以
二父世科爲念刻苦於進士業爲進士者多
推稱之而以鎖廳試類省輒下益力後雖已
領州符猶不置蓋終其身以是爲歉栻曾以
謂自先王以貫子之法壞大家世族不得盡
成其材其下者苟從利祿不樂於文學事至
其間讀書欲自表見者則又厄於世祿顛反
以從進士覓舉得之爲榮噫昔之人所望於
胄子者皆爲是哉若君居家孝友涖官廉平
溫厚博雅于以生一世而能禦之顧區區猶以
是爲歉何哉二公之作蓋又因以立言垂世
不特銘墓而已若李茂嘉說墓誌謂明受赦
至建康呂忠穆怡然自若時李爲江東副漕
以言責之呂躊躇未行而張忠獻檄書至盡
與諸家記事之書不合則熊子復克小曆李
氏心傳繫年要錄已有辯於仲益之言矣蔡

伯皆曰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愧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後之秉筆者亦能自訟如此否乎

紹聖四年殿試考官得胡安國之策定為第一將唱名宰執惡其不詆元祐而何昌言策云元祐臣寮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擢為首選方天若策云當是時鶴髮宵人棊布要路今家財籍未籍沒子孫猶未禁錮遂次之又欲以章惇子為第三　哲宗命再讀安國策親擢為第三昌言新塗人仕至工部侍郎張邦昌之僭昌言為事務官既又改名善言以避邦昌名　南都中興昌言已死遂追貶觀其進身可以占終矣

唐小說辨疑志載明皇時姜撫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常著道士衣冠自云年已數百歲持符籙兼有長年之藥度世之術有荊巖者頗通南北史問撫何朝人也撫曰梁朝人也巖曰梁朝絕近先生亦非長年之人不審先生梁朝出仕為復隱居撫曰吾為西涼州節度巖曰何得誑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南何處得西涼州只有四平四安四鎮四征將軍何處得節度使撫慚恨數日而卒蔡絛鐵圍山叢談政和間有處士王卓者亦遭遇時主自言五百歲矣人視之若不過七八十歲容狀光澤頗挾容成術無它異也魯公稍異之一日魯公命吾延卓坐吾詢其迹則曰生隋末唐李勣征高麗嘗作裨將因擅縱降卒數十被黥五配之嶺南繇是遇異人授以不死方曾不一瞬間忽至今矣吾問還識狄梁公否卓曰識也感它狄相公封卓為白雲先生又問當開元天寶間明皇帝好道而方士輩出先生出乎曰卓時反不出問何故則曰卓時與羅家爭氣意自不喜出耳羅蓋公遠也遂歷問唐諸帝武后及名臣之情狀則或合或不合又言當肅宗時卓始一出亦蒙封號吾問李泌則必識李輔國輔國狀若何卓曰正得輔國見愛而封輔國面大且方美須髯也吾笑曰先生敗矣二事正堪作對信乎作偽之難也撫唐史有傳亦言其妄然不及此云

葛文康評古謂漢文帝改後元年景帝又改中元後元年武帝屢更年號亦有後元不知當時何所據而分中與後謂之後則疑若有極乃不諱避何耶將當時有先知之識耶余謂不然漢之諸帝不過改元年爾後人因其有二元則別以爲後因其有三元則復殊以中非當時本稱也武帝雖屢更年號偶最後不曾命名獨稱元年後人因其崩也亦以後稱爲耳惟東都建武中元恐是當時所命也

西漢諸帝多自立陵廟名後世不復然至於及

其生而自命以某祖某宗而使萬世不祧者古今所無也惟於魏明帝見之孫盛譏之是矣彼謂顧成之類稱爲太宗者臣下假設之辭耳非此之比也

徐陵鴛鴦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眞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黃魯直題畫睡鴨曰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作雙天下眞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語點化容齋隨筆謂魯直末句尤精工余幼時不能解每疑鴛鴦可言長會合兩鳧則聚散不常何可言長會合後乃悟魯直所謂長會合特指畫者耳

新唐書進表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夫爲文紀事主於辭達繁簡非所計也新唐書之病正坐此兩語前輩議之者多矣晉張輔云司馬遷敍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班固敍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以此爲遷固優劣殊不思司馬子長追述上世故不可得而詳班孟堅紀錄近事有不容於略春秋傳所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正謂是也

洪文敏論史記衛青傳書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爲涉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爲朴贍可喜又論檀弓紀石祁子事云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

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
者乎不沐浴佩玉謂今之為丈者不然必曰
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
孰有執親之喪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
然古意衰矣此論得之崇仁吳德遠沆環溪
詩話載其少時謁張右丞右丞告之曰杜詩
妙處人罕能知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
物事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
件五件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
里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州軍能說
半天下能說滿天下此其所以為妙且如重
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也是好句然露與星
各只是一件又如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
煙翠且重亦非好句是有孤城也有返照也
即是兩件事又如鼉吼風奔浪魚跳日映山
有鼉也風也浪也即是一句說三件事如絕
壁過雲開錦繡疎松夾水奏笙簧即是一句
說四件事至如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
燕雀高即是一句說五件事唯其實是以健
若一字虛即一字弱矣公但按此法以求前

人即漸難為詩吳又問如何是說眼前事以
至滿天下事右丞云如獨鶴不知何事舞飢
鳥似欲向人啼只是說眼前所見如藍水遠
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即是說數十里
內事如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
即是一句說數百里內事至如浮雲連海岱
平野入青徐即是說兩州軍如吳楚東南坼
即是一句說半天下至乾坤日夜浮即是一
句說滿天下吳因取前輩之詩參而考之謂
東坡惟有美堂一篇最工然天外黑風吹海
立浙東飛雨過江來止是一句能言三件事
如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是一
句能言四件事如通印子魚猶帶骨披綿黃
雀尚多脂鶴閒些作驚馳臥草埋峯每句亦
不過三物如酒醒風動竹夢斷月窺樓深谷
留風終夜響亂山銜月半床明風花誤入長
春苑雲月長臨不夜城雲煙湖寺家家境燈
火沙河夜夜春則似三物而不足至如峯多
巧障日江漢欲浮天琴浪舞翻紅罷徑白雲
穿破碧玲瓏葉厚有稜犀甲健花深少態鶴

頭丹等句不過用二物耳山谷鳳有數聯合
格如輕塵不動琴橫膝萬籟無聲月入簾飯
香獵户分熊白酒熟漁家擘蟹黃苦練狂風
寒徹骨黃梅細雨潤如酥皆是一句能言三
件事如河天月暈魚分子槲葉風微鹿養茸
桃李春風一盃酒江湖夜雨十年燈即是一
句能言四件事至荆公則合格者稍多如紫
動川收潦熟海上潮已無船舫猶聞笛遠
有樓臺只見燈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風吹水
雪崩騰陽浮樹外春江水塵漲原頭野火煙
即每句皆能道三件事以至廟堂生蓉卓犖
穴死伊周和風滿樹笙簧雜霽色兼山粉黛
重坐見山川吞日月杳無車馬送塵埃霽分
星斗風雷靜京入軒窗揔箭闕即是一句能
言四件事然竟無一句能用五物者至用半
天下滿天下之説求之尤未見其有也然後
知詩道之難如此而古今之美備在杜詩無
復疑矣此論尤異以此論詩淺矣杜子美之
所以高於衆作者豈謂是哉若以句中事物
之多爲工則必皆如陳無已姪淑所撫楓柞

樟之句而後可以獨步雖杜子美亦不容專
美若以乾坤日夜浮為滿天下何則凡句中
言天地華夷宇宙四海者皆足以當之矣何
謂無也張輔喜司馬子長五十萬言紀三千
年事張右丞喜杜子美一句該五物識趣正
同故併録之

邵伯温聞見録載康節先生治平間與客散步
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曰洛陽舊無
杜鵑今始至不二年 上用南士爲相多引
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
鵑何以知此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
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
氣之先者也與皆按康節首尾吟其一云堯
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訪友時青眼主人
偶不在白頭之叟遂空歸毀家人笑擔料照
一片殘春鳴子規獨往獨來還獨坐堯夫上
是愛吟詩疑亦此意也

古今詠史詩求其議論精當康節先生題淮陰
侯廟十篇可以為冠讀者當自知之一息作
亂宜從戮三族全夷似少恩淚請是時初雜

霸蕭何王佐殆非尊撥立大功非不賚復貪
王爵似專愚造成四百年炎漢纔得安寧反
受誅生身既得逢真主立事何須作假王旌
謂禍胎從此始不宜迴首怨高皇一時韓信
為良犬千古蕭何作罪臣彼此並王名敘罪
罪稱不逮謂擲人韓信創元不殺蕭何感
漢竟先疑常初若隱淵通語尚祖功名未可
知號則有士兼有智存亡進退無非真五湖
依舊煙波在范蠡無人繼後塵若非韓信難
除項不得蕭何莫制韓天下須知無一手訂
非蕭相爾蕭難漢家基定議功勳異姓封王
有五人不似淮陰最雄傑教叔固又生秦
韓信恃功蕭處漢皇負從尚權安幽囚必
欲擒來斬罔畏加誅甚不難若履暴榮須暴
辱既經多寵必多憂功成能讓封王印世世
長為列上侯
首卷皆王平川所云花蕊宮詞三十二首今致
王恭簡續成都集記才二十八首蓋筆於此
庶真贗了然五雲樓閣鳳城間花木長新日
月閑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子住崑山會

真廣殿約宮牆樓閣相扶倚太陽淨甃玉堦
橫水岸御爐香氣撲龍床龍池九曲遠相通
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風景畫船來
去碧波中東內斜將紫禁通龍池鳳苑夾城
中曉鐘聲斷嚴妝罷院院紗窗海日紅殿名
新立號重光島上亭臺盡改張但是一人行
幸處黃金閣子鎖牙床安排諸院接行廊水
檻周回十四強青錦地衣紅繡毯盡鋪龍腦
鬱金香夾城門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苑中
每日日高祗候處滿堤紅豔立春風廚船進
食簇時新侍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
鱠隔花催喚打魚人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蕊
輕輕嫩淺霞跪到玉階猶帶露一時宣賜與
宮娃三面宮城盡夾牆苑中池水白茫茫亦
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繞岸傍離宮別院
繞宮城金版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樹底
傍池長有按歌聲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纔
唱未知名盡將觱篥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
聲旋移紅樹斸青苔宣使龍池再鑿開展得
綠波寬似海水心樓殿勝蓬萊太虛高閣凌

波殿背倚城牆面枕池諸院各分娘子位羊
車到處不教知脩儀承寵住龍池掃地焚香
日午時等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念新詩
才人出入每相隨筆硯將行遶曲池能向彩
牋書大字忽防御製寫新詩六宮官職總新
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
頻見錯相呼春風一面曉粧成偷折花枝傍
水行却被内監遙覷見故將紅豆打黃鸝梨
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來候燕遊旋炙銀笙
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殿前排燕賞花開

宮女侵晨探幾回斜望花開遙舉袖傳聲宣
喚近臣來小毬場近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
毬先向畫廊排御幄管絃聲動立浮毬供奉
頭籌不敢爭上棚專喚近臣名内人酌酒纔
宣賜馬上齊呼萬歲聲殿前宮女總纖腰初
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纔似走幾回拋鞚
把鞍橋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
上棚知是官家認遍遍長贏第一籌翔鸞閣
外夕陽天樹影花光遠接連望見内家來往
處水門斜過罨樓船内人追逐採蓮時驚起
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鬭濕
羅衣新秋女伴各相逢罨畫船飛別浦中笑
折荷花伴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月頭支給
買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偶著唱名多不應
含羞走過御牀前

賓退錄卷第十

與昔讀書不廣何敢有所紀述嘉定徐維單閼之夏得疾瀕死既小瘉無以自娛而心力弗彊未敢覃思於窮理之學因以平日聞見稍筆之策初才十餘則病起賓客相與語有所及或因而書之日積月累成此編裝閼逢涒灘之秋東僑赴戍因命小史書而藏之又年日益老大學未明顧於此戲劇之事良以自悔特未能勇決焚棄之耳錄中及近世諸公或書其字或書其號不得已者傍注其名惟古人則直書之蓋君前臣名之義云與昔謹記

元祐二年六月日重裝于

樂志齋吳下張是

學齋佔畢四卷

（宋）史繩祖撰

明弘治無錫華氏刻百川學海本

學齋佔畢四卷、通行本

宋史繩祖撰。繩祖字慶長、眉山人。受業於魏了翁之門。了翁鶴山集中有題史繩祖孝經一篇、即其人也。其仕履始末不甚可考。惟陽昉字溪集末有其挽詩、結銜稱朝請大夫直煥章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齊郡史繩祖。蓋奉祠時作。所謂齊郡、其郡望也。是書皆考證經史疑義、其中如君子懷刑訓刑爲型。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訓與爲許。以凡事物之九數皆爲乾元之九。以禹於周易直鼎卦。以至解黃庭堅詩譏蘇軾之類、皆失之穿鑿。又如譏杜預註左傳誤稱逸書、而不知古文之晚出。謂市井字出後漢循吏傳、而不知本出國語。謂雙聲詩始姚合、而不知先有齊王融之類、皆疎於考據。然其他援據辨論、精確者爲多、亦孫奕示兒編之亞也。

昔人有言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又人
回讀未讀深思子自知經學記之神其孫毋
而多其訊也君子之學思之故神學而
謹思明辨語亦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學則殆
少之時將求多能螢夜以孜孜凡讀書有疑即識
而思之過有所得質之於師友而不得也則闕而錄
之積久成編弗敢自是而亦弗欲自棄焉欲與諸同
志而共定之也故裒爲一編命之曰學齋佔畢昭著
亦可見其頗學之勤讀書之詳不爲苟且以自慊也
其或於其偶外而忠誨之尚毋金玉其音將祐反成
吉月陽朔後學君山史繩祖慶長書于仲濟極堂

學齋佔畢第一卷

易太極兩儀生四象而不及五行太極圖先五　凡三十八則
行後四時

或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而不言五行周子太極圖云無極而太極一動一靜而生陰陽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何與易相戾也余應之曰不相戾也易是河圖數四十五土無成數五行不備故不言五行然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至五十五而土之生成數備爲洛書數故洪範初一曰五行是也易雖無五行字而五位字即五行也故曰相得而各有合蓋天一與地六合而爲水居北地二與天七合而爲火居南天三與地八合而爲木居東地四與天九合而爲金居西天五地十合而爲土居中央此五位者乃五行也易有太極兩儀生四象以天地生四方言其體也極圖以兩儀分陰分陽變合而生五氣以行四時者言其變化之用也雖言五行而繼曰四時矣五行以土而分旺四時亦由五常以信而分配四端五行相生者也故曰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土雖分王於四季而月令中央土必次於季夏之後而孟秋之先蓋冬爲水水生木爲春春爲木木生火爲夏夏爲火火生土而克金而土實生金故次中央土於季夏之後使火生中央之土而土生孟秋之金金爲秋而復生冬之水也是極圖之妙用也土能生金亦如五常之信

近於義耳學者當以理推之
土居中央王於季夏之後
或曰子謂土雖分王於四季而月令中央土次於季夏之後孟秋之前則與極圖水火木金土之序不合而子謂乃極圖之妙用何耶答曰朱子之義詳矣其旨曰以質而論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論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此乃五氣順布四時行之序也且橫渠張子亦謂土當王於夏秋之間此乃坤奠位於西南而易係所謂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後天八卦致用之序則五行之妙又顯然於易係矣

無極而太極即易有太極

周元公無極而太極一句朱文公義之詳矣而象山陸子靜獨以爲無字分明只是老氏之言與朱文公強辨往反十餘書凡數千言竟不以無字爲經言余因作太極圖演義舉易係辭本注謂夫有必始於無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其有之所極況之太極者也又云太極無也此即周子所云太極本無極也是周子本諸經旨易有太極一句而言非自立無極之說也一時諸儒皆服余之舉經注爲證則陸象山數千言不辯而自明然尚有以易字非無爲疑者余因舉蔡節齋淵得文公晚年之說以證之云易有太極易者變易也夫子所謂易無體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此自無而有之確論也又曰夫子言有者主易而爲言主易則易無體故曰有主極則極有形故曰無曰有曰無由所主不同此有無玄根而有必始於無之證也或者又以陸氏言易書不曾以無字加有字及有字不與無字作對爲疑余應之曰易書以無加有不足一處如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是以無加有而爲對也又有無妄然後可畜伊川又謂無妄則爲有實則又以無與有爲對體未嘗以老氏之說闢之也至如係辭云易之爲道上下無常而終以典常則龜山解以始雖無施而可終亦有時而用是又以無加有而有無爲對也豈老氏無名有名之說哉疑者咸喻矣

稱物平施

豫章府九月朔直學張季南贊講易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當朞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以爲四營成易乾老陽之數九爲策三十六四其九爲三十六是乾策也坤老陰之數六爲策二十四四其六爲二十四是坤策也以乾之老陽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以三十六衍之則積成六千九百一十二策以坤之老陰一百九十二每爻以二十四衍之則積成四千六百單八此乾坤二篇之策總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此老陽老陰乾坤大父母九六之策推算也若以六子之策推算亦可蓋震坎艮少陽其數七四其少陽七數爲二十有八以乘陽爻一百九十二則積成五千三百

七十六策也巽離兌少陰其數八四其少陰八數爲三十二以乘陰爻一百九十二則積成六千一百四十四策也此以六子少陽少陰七八之數推之亦合成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雖康節漢上推演之數然舉之的切矣惟是當萬物之數一語以爲特舉其盈數而槩論之却未精密余嚮作五量銘及易菴記凡再舉而言之今請再舉易象稱物平施一句以推其妙蓋稱即后世稱字乃權衡也今之稱自銖而兩兩而斤斤而三十斤爲一鈞銖者殊也萬物散殊也兩者以數言之則兩地二地四之數而爲六六者坤數也兩其六而爲十二象月數也兩其十二爲二十四象二十四氣乃坤之二十四爻之數而應一兩二十

四銖之數又兩八卦之數爲十六而應一斤十六兩之數凡一斤十六兩計三百八十四銖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數三十斤爲鈞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以當萬物之數鈞者均也孟子所謂鈞是人也是矣言平均以當萬物之數耳故賈誼謂大鈞播物坱圠無垠其曰大鈞播物即稱物平施耳至後漢天文志云中外官凡星二千五百而海上占未存微星之數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萬物咸得係命爲則其以星數而證物數精且切矣

八卦四朞之數

或問曰子之五量銘既以三十斤爲鈞象一月之日爻又以四鈞爲石取象四時凡重一百二十斤又爲十有二月之象而復歸于子於銖數得無差乎曰不然也吾之所舉以斤數而論故槩舉四鈞爲一年之月數若夫以銖數而準日則是積三十二年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日乃是八卦有四朞之日之數蓋老陽之數四九三十六老陰之數四六二十四少陽之數四七二十八少陰之數四八三十二老陽三十六老陰二十四合凡六十以六乘之得六六三百六十當朞之日少陽二十八少陰三十二合亦六十若以六乘之亦得六六三百六十亦可當朞之日凡八卦有四朞之日孔子止言乾坤之策舉其一而四隅可推所以不言坎離震巽艮兌之策只言乾坤而六子可知矣由是以知八卦有四朞之日四而八之爲三

十二年則是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日爲萬物之成數若以四鈞爲石而當一年之數則亦合於此蓋有歲陽歲陰陽年子寅辰午申戌年是也陰年丑卯巳未酉亥年是也陽年取四陽卦乾之九數震坎艮各七合二十一加乾之九爲三十即當一鈞三十斤之數四其三十而老陽少陽之數足矣陰年取四陰卦坤之六數巽離兌各八合二十四加坤之六爲三十亦當一鈞三十斤之數四其三十而老陰少陰之數亦足此應八卦有四朞之數也

中孚起於甲子非卦起於中孚

或者又問曰子之易卷注謂上經起乾之甲子至節八爲六十凡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盡一年之候

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此說當矣但節之後中孚所四卦以爲中孚復起甲子其說安在余應之曰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中孚復起於甲子耳蓋由揚雄作太元以初卦準中孚故先儒誤以爲卦起中孚耳夫六十四卦首之以乾坤何以言起於中孚耶夫子分上下經而上經三十卦始於乾坤終於坎離下經三十四卦始於咸常終於既濟未濟且乾配甲而起於子坤配乙而起於丑故六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坎離凡三甲而上經三十卦盡矣又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凡六十卦爲六六三百六十爻一年之日周矣而中孚小過既濟未濟之四卦繼節之後謂中孚復起甲子可也謂卦起中孚不可也且乾爲十一月之卦而起甲子節爲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上經三十卦是陽生於子而終於巳下經三十卦是陰生於午而終於亥至中孚而陽氣復生於子故亦爲十一月之卦自乾之起甲子至節六十卦而終是四其河圖十五之數爲一百六十爻爻當　日而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自中孚之起甲子至未濟四卦而終是四其六子之數凡二十四爻而爻當一氣爲二十四氣應一年之候也或又曰何取於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曰中孚巽上兌下小過震上艮下併既未濟坎離互體爲六子少陽少陰六子之氣分布於四時故四之以應二十四氣耳亦應四其河圖十五數而日當一卦凡六十日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淵妙如此

以三乘倍易數起律呂之妙

世儒皆知祖康節之學以四數乘倍算易以爲得四營成易之妙而鮮有以三數乘倍之爲尤妙也蓋三乃太極函三爲一大衍掛一象三才之數天一也三其一而爲三才地二也三其二而六爻三其天二則應洛書九疇之數矣三其地四則應十二月周朞之數矣三其天五之中數則爲河圖十五錯綜之數三其地六之中數則應十有八變成卦之數此乘倍爲易數也至若太極函三之數則行於十二辰而爲律呂相生之法始動於子黃鍾之宮爲天一也參子之一於丑而爲三參丑之三於寅而爲九參寅之九於卯而爲二十七參卯之二十七於辰而爲八十一參辰之八十一於巳而爲二百四十三參巳之二百四十三於午而爲七百二十九參午之七百二十九於未而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參未之二千一百八十七於申而爲六千五百六十一參申之六千五百六十一於酉而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參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於戌而爲五萬九千四十九參戌之五萬九千四十九於亥而爲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乃前後漢律歷志法以爲京房六十律相生之妙而爲陰陽變化之備數所以三乘倍精密有如此者

三數乘倍乾坤之策以當朞之日

世舉知以因數乘倍乾坤之策以當朞之日矣亦鮮知三數乘倍之尤精也蓋伏羲始畫八卦皆只三爻及因而重之方爲六爻乾之策三十六坤之策二十四今以三爻之數乘乾之策三箇三十六合爲一百單八又以三爻之數乘坤之策三箇二十四合爲七十二二篇之策計一百八十若以倍數言之則今因重六爻之數二篇之策合凡三百六十當朞之日而應易係之說蓋大傳作於因重之後以三乘倍起於初畫之前也

三數乘倍八卦陰陽以成歲功

世舉知以四乘老陽老陰少陽少陰之數爲三百六十而成歲功矣然亦鮮知三數乘倍之爲尤精密也八卦始畫皆只三爻先當以三乘之乾之數九老陽之數也三其九爲二十七坤之數六老陰之數也三其六爲十八合成四十五應河圖錯綜之數震少陽之數七三其七爲二十一巽少陰之數八三其八爲二十四亦合成四十五亦應河圖錯綜之數坎少陽之數七離少陰之數八三之如前亦四十五艮少陽之數七兌少陰之數八三之如前亦四十五三其八卦老陰老陽少陰少陽之數合凡一百八十（老陽陰陽）（一爲四十五又一箇六十四卦陰陽 一百三十五合凡一百八十）凡得三甲而爲一百八十日倍其數則應因重六爻之數而爲六甲三百六十日以成歲功以三乘倍律呂因見於傳矣若夫以三乘倍易變及乾坤之策八卦陰陽之數實始於余之精算也

天生神物

易係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余嘗考神物莫先蓍龜若也史記言下有神龜上有擣蓍彌即此也凡下有龜而上有蓍者一叢必四十九莖以應大衍五十虛一之數又龜殼無問巨細皆上中背一行五寅以應五行兩旁八寅以應八卦裙兩邊二十四寅以應二十四氣通成三十七以應乾之策三十六而太極居中不動之數底板下爲地凡十二寅以應十二州分野之數滿背上一十七計四十九寅知合大衍虛一之數此蓍龜之所以爲神物也卜筮以定吉凶[illegible]乎哉

大衍數止於九

於精[illegible]世之數止於九其皆十者九之耦也偶奇亦[illegible]九復守於五何哉蓋地數無[illegible]天數之理數有地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九是陽數也十乃[illegible]之耦陰匹此係辭精義天一至地十之解也或有問余曰數止於九是六[illegible]四十五爲河圖之數明矣若不加地十[illegible]以爲數九十有五耶予應之曰然此[illegible]後守於五而揲蓍所謂十者爲五之耦[illegible]而[illegible]五行[illegible]成數以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illegible]天地自然[illegible]數則止於乾[illegible]九[illegible]三[illegible]

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以之起律起曆而萬物之數大備無復加矣土無成數故坤止用六而六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且洛書之數雖曰五十五而箕子[illegible]以明洪範只止於九疇而無復十數故九疇之五曰皇極以爲用[illegible]之數謂前四後四則五皇極[illegible]皇極乃大中也若過九而加至十則五之極爲得爲中耶問者喻而退

易爻二五爲上下體之中

[illegible]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illegible]中也 二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illegible]伊川指以爲謙六四居多懼之地在賢臣之上[illegible]以爲孫之用近又以爲進德從義必[illegible]如[illegible]先生指以爲謙之一卦[illegible]又謙之六四[illegible]不利[illegible]謙利不[illegible]懼[illegible]之同[illegible]當主居中而爲說遯卦[illegible]故曰多[illegible]謙之一卦二先生舉一卦而[illegible]之他可准[illegible]卦二五兩位一爲下二爻之中五爲上三爻之中一與四雖俱爲陰耦之數然二居[illegible]之中而多[illegible]陰爲柔故曰其用柔中也[illegible]於[illegible]而不及故多懼也五居上[illegible]行中也故曰其剛勝耶[illegible]則[illegible]爻之[illegible]故多凶也此君子所以[illegible]其不及必惕於中而[illegible]也以進德也故[illegible]以爲[illegible]

易係卑高義

余昔侍坐於鶴山魏先生先生方與諸生講易至[illegible]忽掩卷曰天尊地卑[illegible]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何不曰高卑而曰卑高諸家之解莫有及者[illegible]不退而精思終夕[illegible]後於先生曰此豈[illegible]故曰以陳列也言卦畫[illegible]則六爻之位[illegible]之位得[illegible]第一爻[illegible]位在下第六爻[illegible]在[illegible]以[illegible]坤而定天地之尊卑次逐發[illegible]此其卑而[illegible]曰子之說得之矣

[illegible]仁字

[illegible]仁如桃仁杏仁之說蓋本於碩果不食故生[illegible]仁若天地生物之心也仁[illegible]不是死底[illegible]於碩果不食遇一陽而便復如桃杏核[illegible]裏的人[illegible]之[illegible]生被謂之仁易六十四卦[illegible]復[illegible]乾卦[illegible]之初九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此[illegible]仁以[illegible]人[illegible]以下[illegible]休復[illegible]以[illegible]之發用如[illegible]是以長人又曰仁以行之是自復而至於六陽全體[illegible]故曰惟天爲大惟[illegible]則之又太史公[illegible]如天[illegible]於[illegible]也

[illegible]朱文公[illegible]

遷疾乎風莫決乎雷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或有問曰風雷益與雷風恒何故在大象巽後予應曰雷震位風巽位先震而後巽乃位之序順而有常故君子體之而立不易方若大風雷益則是先巽後震以爲發動故君子體之以遷善改過耳

洪範商書

左傳襄三年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注商書洪範也今按洪範今在周書而當時以之屬商書蓋以箕子爲商人耶抑不知當時編在商書而經秦火之後編入周書耶但箕子雖商人而洪範之篇完成於武王訪問之日只當作周書爲正矣

漢桓寬著鹽鐵論引孔子曰居於所歸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今皆不見所出又劉向乞封甘延壽等疏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今禮記中自有此句向疏所治乃捨經而引兵書何耶

逸詩句

論語子夏問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今考之碩人詩只無下一句或曰此乃删去也今[illegible]不敢删詩[illegible]不删句人況夫子[illegible]繪事後素[illegible]又曰[illegible]出始可[illegible]予[illegible]

之後逸此一句而毛韓諸家不暇證據遂論而增入耳余既爲此說矣後觀三山陳善捫蝨新話論及素以爲絢兮一句以爲孔子删去且謂子曰繪事後素蓋詩人以素比質以絢爲禮夫君子不可斯須離禮而曰繪事後素則是禮爲後乎則其害禮者甚子夏知之故子曰起予者商也今詩中無此句是夫子因而删之矣噫陳善之說何其無稽也今考論語古注云絢文貌初不以絢比禮又謂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備知以素比禮故以禮後乎初不以素比質今以古注證經則是子謂繪事後素蓋謂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則素以爲絢兮一句正是一章之結語要當其義與衣錦尚褧同

其文之著也意合孔子以後素而發明子夏以禮後而荅問而孔子以爲起予楊龜山謂非得詩於言意之表有所不能朱晦庵語解亦謂素以爲絢兮一句此逸詩也豈可謂之删去耶陋儒穿鑿經旨以傳會其臆說眞不自量也

魚須笏辯

禮記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注球美玉也文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用純物也須音班謂以魚須文飾竹之邊也而後之俗儒承訛襲誤至馮鑑事始乃謂球玉爲珠玉不知珠豈可以爲笏耶又謂大夫用[illegible]之士以竹既誤以須爲[illegible]

者而李賀詩云往還誰是龍頭人公主遣秉魚須為笏以顯對頭失之甚矣又漢制列侯夫人以魚須為擿長一尺為簪珥則直以魚須爲象耳尤可笑也

君子懷刑

論語君子懷刑先儒皆釋以爲畏法竊嘗妄謂懷字恐非畏字可解而刑字亦難拘以法字爲斷切意刑字當解作儀刑如儀式刑文王之德及刑于寡妻之刑又當作典刑如尚有典刑及百辟其刑之之刑蓋君子所懷者儀刑典刑可則而効之小人則直惠利之是懷耳

朔月吉月

詩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注云朔日也而書乃謂朔月蓋

月朔之反辭也亦猶書之月正元日乃正月元日之比也又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注謂吉月月朔也如詩二月初吉注月朔謂之吉吉月亦猶朔月也

滅威異音

毛詩正月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注威滅也義同而字異音亦異威武劣反滅亡列反今或作褒姒滅之誤也然史傳亦多少有誤作滅字者矣

與命與仁別句

論語謂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古注及諸家皆以爲三者子所希言余獨疑之利者固聖人深恥而不言也雖孟子猶言何必曰利況孔子乎故魯論中止言放於利而行多怨及小人喻於利之外深斥之而無言爲至如命與仁則自乾坤之元孔子文言已釋爲體仁矣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曷嘗不言且考諸魯論二十篇問荅言仁凡五十三條張南軒已集爲洙泗言仁斷之曰言矣又命字亦言之非一如道之將行命也將廢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又曰亡之命矣夫又曰五十知天命又曰死生有命又曰不幸短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是豈不言哉蓋子罕言者獨利而已當以此句作一義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與此句別作一義與者許也論語中與字自作兩義如吾與點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又與其進與其潔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義之與此吾不與

易也吾不與也等字皆其比也當以理推之

義利兼言

或者又曰子既言孔子不言利而言仁舉易四德文言爲證何故亦言利者義之和余應之曰此正深斥言爲證何故亦言利者義之和余應之曰此正深斥利字也聖賢言利必兼義而言之故文言謂利者必得義而後和合義則四德之利字無所主而係辭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是於利上必欲辭正言順方爲義於語則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子思子於大學末章乃合仁義而言之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又明義利之辨曰故治國者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也孟子學於子思故於七篇首章以仁義以賤利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實

繼大學末章之意指也孔孟之傳謝矣哉

孟荀揚言性之所本

孟子性善之說實本於孔子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朱文公謂性善之理至孟子而益明其源實出於此是也蓋聖賢之學必有所本況祖謂孟子學於子思本於孔子係易及中庸大學之書故道性善得其正也及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意其亦必有所本及觀告子問性然後知荀揚二子之說實本於告子也告子謂性猶杞柳義猶桮棬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謂人性本無仁義若杞柳本非桮棬必強用力矯揉而後就荀子得其說而謂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至傳於李斯遂指天下之人爲惡嚴刑峻法以待之極於大亂之道斯固孟子謂禍仁義者必子之言明驗矣告子又謂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揚子得其說而謂人之性也善惡混其害至於莽移漢祚莫知適從而著劇秦美新以贊之斯又體認不明之甚則又孟子謂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之明辯晳也孟子序謂有外書四篇性善辯居其一惜其不傳若夫荀揚則醇未見其大而疵豈小耶當反韓子之言而云荀與揚小醇而大疵也

詩人風刺

龜山楊中立謂後之作詩者不知風雅之意未可以言詩蓋詩尚譎諫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有所補若涉於訕謗何以知之何補之有觀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時人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謂明道也予每味此言以爲深於詩教因筆其一二以發明之且詩之六義以風爲首國風之作下以風刺上也如君子偕老刺衛夫人淫亂不過盛陳其副笄六珈象服是宜而終之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而已如叔于田之詩刺莊公而反言叔也洵美且仁且好且武而巷無居人以從叔且叔豈仁且好哉言人之從之以譏其惡而已如株林之詩刺陳靈公馳驅以淫乎夏姬也夏南乃夏姬之子不曰從夏姬而曰從夏南蓋禮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弗與爲友曰從夏南而意可知矣此皆溫柔敦厚意從而自深諸類尚多難枚舉也如東坡則雄節邁倫高氣蓋世故不深於詩只如作唐韓文公廟碑可謂發揚蹈厲然作書詆佛譏君王一句云天下即州君王豈可譏耶詩三百篇只有刺而無譏如刺者與譏字義不同詩注云風刺謂譬喻不作言也豈譏作之謂哉若改譏字作規君王取河水規當王之義豈不善哉當有知言者不以予言爲陋

稷契永世臯夔絶世

孟子謂術不可不慎哉斯言余嘗於聖賢事業而有感焉堯舜禹授受以有天下舜以孝德禹以功德著矣而唐虞在廷稷契臯夔爲四大臣亘古

令萬世以為言今細評之稷以播時百穀烝民乃粒而拯天下之飢后世通祀以配后土之社至其孫子本支百世而繼世以有天下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匪獨此也篤生文王文公姬公傳聖道於天下后世遂郊祀后稷以配天周公於六經遂為先師此教民稼穡功用之報如此契以敬敷五教在寬使百姓親而五品遜是生成湯以有天下凡六百年而賢聖之君六七作不寧惟是篤生孔聖傳道萬萬世為斯文宗主升為大祀此敷教之功用也至如皋陶亦以績絕德矣然以明刑弼教故雖淑問如皋陶而后世卒不能有天下左傳又載皋陶廷堅不祀則以刑名絕世雖皋陶尚耳況不皋陶若者乎后夔制樂以和神人

教胄子可謂有益於教然左傳亦云有仍氏生女而美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而豕心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則以聲色絕世雖后夔猶爾況不后夔若者乎稷契萬世而祀皋夔盛世而絕擇術之不可不謹如此

詩人詠物

東坡謂詩人詠物至不可移易之妙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是也故坡之詠橄欖詩云紛紛青子落紅鹽蓋凡果之生也必青及熟也必變色如梅杏半傳黃朱果爛枝繁是也惟有橄欖雖熟亦青故謂之青子不可他用也

傳注奇語

蔡書注既解說多有奇語異事不可忽略看過如鄭氏月令注引農書曰上上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又引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此數語甚奇又如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纖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凌尊見於周官太祝注又漢司徒府有大會殿亦云百官朝會殿見於周禮朝士彙人注又漢璜綵見於周官典瑞注此皆史事而見於經注蓋鄭玄于寶皆漢人故引用與今云云皆漢事也至如經事而見於史注則前漢志舜修五禮五樂顏師古注謂尚書五禮五玉五玉即五瑞也伏生年老聲之訛耳且列五樂之名之用於其下甚詳經史可以互見故不可忽至如李善文選秋

胡詩注引易歸藏曰君子成章小人成徒亦可以見亡書之語

笛見於經

宜黃李郭子綏博洽之士也綴緝丈頴語其間云馬融作長笛賦云近世雙笛從羌起而風俗通以為漢武帝時丘仲所作則非出於羌人矣然西京雜記高帝初入咸陽宮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又宋玉在漢前而有笛賦不始於武帝時丘仲所作此李子經之辨足以破世俗之疑矣以余觀之馬融之妄固可咲李子經亦為未詳余攷之史記云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谿而作笛吹之作鳳鳴是起於帝世矣籍曰太史公之言未足以深據盍不觀周禮笙師掌教龡竽笙

簫籥篪篴管以教祴樂鄭司農注謂篪七孔音池而杜子春謂讀篴爲蕩滌之滌六孔即笛之古字也經言可證如此後世不深考而爲說紛紛可勝數哉

立人達人

論語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立者自立之立非成立之謂如三十而立如有所立卓爾之立達者達德之達非聞達之謂如子所云質直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之爲達言己欲立欲達必以此望人猶盡己推己成己成物之謂今之士夫每於干舉干謁則必以立人達人爲辭是可羞恥也

仕學先後

李主溥有傳問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何故不言學而先及仕余答之曰重在學也故恐其仕之優則廢學故先曰仕而優則無廢於學又恐其學未優而入仕故次曰學而優則方仕此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是也李曰善

利人利己

禮記云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所謂利者蓋利人也非自利也今之君子反是何必事君者其事長亦然揚文之名止文之過得寶于外者皆是也否則繼之以怨而劾以沽名矣可歎也

夏屋非屋宇之屋

詩夏屋渠渠注夏屋大具也渠渠勤勤也言於我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初不指屋宇也經言

夏屋惟此而已至揚子雲法言乃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也則誤以爲屋宇矣蓋由漢人言廣夏大夏已差忒矣

儒釋老之異

易係辭云生生之謂易生生兩字疊言之此大易之妙而吾儒根極〃功處易者變易也所謂生生者變化無窮生意不息終於冬復生於春續盡於剝則旋生於復庶有間斷人之一身消息盈虛死生得喪萬事萬變無出此理而道家者流乃謂修鍊長生若使人皆長生而不死物皆長存而不亡則一氣之消息盈虛滅矣勢無此理也釋氏又謂證無生忍法經云不生不滅則是使天下皆絕生意人人物物塊然如死灰槁木豈有是事哉方之吾儒生生則烏可已之言生生之謂易之語蓋覺夢之異也世之昧者捨正學而流異端何必昧者皆然雖儒者亦間溺其說矣哀哉

中庸大學言小人各有闕文一字

中庸第二章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蓋承上句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而脫簡缺一反字故朱文公章句注云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蓋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當增一反字爲正大學末章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朱文公章句云彼爲善之此

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今以文理推之當是脫一不字蓋指言爲不善之小人也何以知之大學第六章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大學卒章彼爲不善之小人是蓋後第六章小人爲不善之辭亦猶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亦以後上句小人反中庸之語耳此兩字乃小人的切之要故詳明之

詩諱國惡

洪氏容齋隨筆謂元稹連昌宮詞有規諷勝如白居易長恨歌然余竊謂前賢歌詠前世之事可以直言而當代君臣則宜諱國惡如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蓋爲國惡諱也司敗曾不知之乃云君取

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何其謬哉唐明皇納壽王妃楊氏本陷新臺之惡而白樂天所賦長恨歌乃謂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則深沒壽邸一段蓋得孔子荅司敗之遺意矣春秋爲尊者諱此歌深得之

致知格物

大學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此最是要切文會融貫處蓋欲致其知全在格物而物不能格何由可以致其知求諸孔聖之言惟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此一句最於致知格物極其淵妙蓋松栢物也察其因何而歲寒之際獨後凋是欲格其物理也苟能格之則然後知之三字爲眞致其知矣何以見其格之正如禮器所謂如松栢之有心居天下之大端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則知其爲得氣之本而歲寒後凋矣是也

學齋佔畢第一卷

瑟先於琴

諸子之書最有害道而無稽者如韓非子書有云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鼓瑟乎對曰不也瑟也者以小弦爲大聲以大弦爲小聲是細大易序貴賤易位儒者爲害義故不能宣王曰善余因涉獵至此而大哂之烏乎非何爲出是言且魯論一書孔子所言諸弟子所述言瑟而不言琴如孔子取瑟而歌曾點鼓瑟希由之瑟奚爲於某之門而非乃設匡倩之辭以爲儒者不能其誰欺乎或者又曰六經言皆兼琴瑟而孔門言瑟而不及琴何也曰示有先也舉瑟而琴可知矣亦由六經兼言鳳皇論語止言鳳而不及皇蓋言瑟而琴可知言鳳而皇可見矣按世本曰伏羲作瑟黃帝作琴琴之作後於瑟也又按爾雅注疏瑟者登歌所用之樂器故先釋之琴爲樂器通見詩書故此釋之詳此則見先後之序又如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又如鹿鳴首章則曰鼓瑟吹笙其三章曰吹笙鼓琴琴固次於笙下義可見矣又禮記曰淸廟之瑟朱弦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也注謂此雅淡之樂世本又謂瑟者潔也使人精潔於心淳一於行而尸子亦謂夫瑟賢者以其義鼓之雖有暴君爲之立變則尸子之審音過於非遠矣因並識之以洗韓非刑名之陋

一飲食衣服今皆變古

飮食之[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古愈遠錯謬日甚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筆其一二以勉學者余嘗觀張橫渠語云曾[illegible][illegible]閣寺飯僧因嗟歎以爲三代之禮盡在是矣誠哉斯言余亦[illegible]觀[illegible]都華嚴閣下飯萬僧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學之所以[illegible][illegible]蓋其席地而坐不設倚卓卽古之設筵敷席也未食先出生蓋孔子[illegible][illegible]所謂[illegible]食菜羹瓜[illegible]必齊如也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作必祭古人飮食每種各出少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地以祭先代始爲飮食之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孔子雖薄物必祭必敬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又禮記及左傳有云予[illegible]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過我以禮吾祭作而曰疏食不足祭也古人以此爲禮今之僧徒惟不能祭[illegible]有學者行之則反以爲[illegible]笑是不曾讀書也而反使髡徒得擅吾教而堅持之及於食之間寂然無聲此乎[illegible][illegible]食不語[illegible]只此三者非三代之禮而何及到石室亦[illegible]士人會飯則攫拏如[illegible]者有之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有之打損器皿若有之數咳喧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獨上也余嘗出入制總兩篇士夫會食亦猶是也何不動擬渠之數耶至如衣裳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用不加於首也故六經止言冠下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冠而無巾非無巾也蓋巾止以於[illegible]人亦以皮冠野老亦以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方爲冠也至於罪人方去其冠而加黑[illegible]漢世之冠貴者則有通天遠遊方山之類武夫則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則有竹

皮服文之類皆賤也以此則之而所謂巾幘者殆
於執事賤人之首如庖人綰幘是也至晉人轉深力
有孩雖白巷漉酒之巾然起於後漢郭林宗所角巾
矣至於近代反以巾爲禮而戴冠不巾者爲非禮又
朝服襆頭乃後魏狄製及後唐而增長脚以同伶優
之賤以至於今士大夫安之曾莫識其非者以至於履
舄則古有屨有履有屐而無鞾故鞾字不見於經矣
趙武靈王作胡服方變履爲鞾而至今服之本朝徽
宗政宣間嘗變鞾爲履矣至高宗時務反政宣之失
仍變履爲鞾此由秦檜不知書而止知有北狄爲國
翁也然冠履而事及使令之道流得竊其服以堅執
不變凡閒居則以巾覆髻及謁見士夫并行斜升草
履著冠而徹巾穿絡是三代之制尚猶有十見之至
如上衣下裳各爲長短之制衣纔至膝裳乃服也今
之祭服是也後魏胡服便於鞍馬遂施裙於衣爲横
幅而綴於下謂之襴今之公裳是也則戎狄之服也
是數者學士大夫皆安之而莫或建議革之匪惟不
欲革之至如慶元間四凶劾朱文公之疏以深衣冠
屨而爲怪服妖服於乎可不哀哉痛哉姑筆之以俟
好古博雅知禮通方之士而正焉

孔子誄

舊聖之誄數處互有不同左氏傳哀公十六年夏四
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
屏余一人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而禮記檀弓乃云哀公誄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
相余位焉嗚呼哀哉尼父與左氏異而史記孔子世
家與左傳所載全同而班氏前漢五行志則云孔丘
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
而止又與史記異大聖人之誄尚紛紛異同如此況
其下者乎

成王冠頌

家語冠頌稱周公命祝雍作成王冠頌曰祝王達而
未幼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
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
志心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
而晉張華博物志乃云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
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年近於義嗇於時惠
於財任賢使能[illegible]以奉皇天之嘉祿其
不同如此不知張華何所據而與家語異耶然余攷
六經中三代時未常有稱帝之言秦以後方稱帝
則華爲失據矣

麥秀之歌

史記宋微子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
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
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
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世皆興之矣然余嘗閱尚
書大傳作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蔪
蔪兮禾黍之蜿蜿也以此故父母之國乃爲麥秀之

歌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史記尚書傳所載之歌只差末句一字惟書傳序與
歌蔪蔪堰蝘字不同宋玉笛賦枚乘七發皆作麥秀
蔪兮注麥芒也字之稍差不爲要切但史記以爲箕
子而書大傳以爲微子且稱父母之國尤爲有理不
知司馬何所據而與書傳抵牾耶

龍蛇之歌

史記世家晉侯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
子推從者憐之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
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余嘗觀
劉向新序乃云子推之詩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
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入深淵得其安所有蛇從之獨
不得甘雨還向相距不遠且向號博洽羣書所載不
同如此故並錄之云

坡詩不入律

黃魯直次東坡韻云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公如
大國楚吞五湖三江其尊坡公可謂至而自況可謂
小矣而實不然其深意乃自負而諷坡詩之不入律
也曹鄶雖小尚有四篇之詩入國風楚雖大國而三
百篇絕無取焉至屈原而始以騷稱爲變風矣黃又
嘗謂坡公文好罵謹不可學又指坡公文章妙一世
而詩句不逮古人信斯論也

漢遺文

唐柳宗直編西漢文章只據正史及文選而編之遺
軼甚多今略舉其一二如王褒祭金馬碧雞神文曰
漢持節使王褒敬祭金精神馬縹碧之雞歸徠歸徠
漢德無疆見於後漢史西南夷傳注又漢西都時南
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
存知亡崇隴原壄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乘光厥
銘何依王史威長載於張華博物志維歐陽集古趙
明誠金石錄亦遺此也如董仲舒日食祝見於周官
太祝注此皆文辭簡古不可缺也故錄之以資博識
之士有攷焉

唐遺文

唐文多有遺軼要切者如宋璟梅花賦皮日休謂其
清便富艷有南朝徐庾體因効之爲桃花賦今皮之
桃花賦尚傳而宋之梅花賦乃不傳又唐末張曙中
和間舉進士避難到巴州宴於郡樓坐中作擊甌賦
極精工郡樓由賦顯名後人遂命之曰擊甌樓而此
賦亦不傳如姚鉉編唐文粹及蜀本唐三百家文粹
唐七十家大全集及國初館閣所編文苑英華唐人
花木音樂賦各有十餘卷而此兩賦俱不在惟擊甌
則巴州郡樓尚有碑刻曾祖作巴倅時曾有墨本藏
之家今兵火後碑亦壞矣恐其歲久則此賦亦泯沒
無考故全錄之尚幾有傳如廣平梅花賦則平生訪
尋終不得見是可惜也俟更博訪之今先錄張之賦
於后云唐張曙擊甌賦并序宋玉九辯曰悼余生之
不時今余不時也甲辰窮身巴南避許濟師郡刺史

江樓接春一日登郡東樓下臨巴江鐵[illegible]以相爲娛言閒有[illegible]處上末至蓋擊節者請即請[illegible]妙絶處士審音以知聲余審樂以知化斯可以抑揚淫放頓挫婉約運動節奏出鬼入神太守請余賦之余曰不徒爲樂之至於斯[illegible]紙筆乃爲賦[illegible]之爲質兮[illegible]而有水之爲性兮柔而清水技器而[illegible]象器爲水而成聲始由心而度曲低應手以[illegible]不散爲[illegible]抑揚[illegible]下白[illegible]而超[illegible]不[illegible]否而生幾爲節奏樂我生於何彼樓兮高樓[illegible]含商窮玄咀祉拂綺井以連霧近楓汀之聲[illegible]有雲彪吟而雕虎揚睛澀上無風捷獵而金虬跋[illegible]日運心語波迴浪旋似欲奮而還駐若將窮而復連

停下似鶯沙叫鴈高柳鳴蟬蕭颯成青[illegible]開珠綱移天子紅鞾馬解蹈破瓊田聘眙御盱神清調古便嗟嘆之不足諒悲哀以爲工[illegible]不向單下[illegible]和聚葉胡笳定不入宋玉筵中隨亦竿楚舞疾徐[illegible]泱曲折縈徊深淺下隴底之泉嗚咽上[illegible]陽之[illegible]兩溪而對語 浦花紅[illegible]裊樹以長吟千山月下斯古從有入無妙[illegible]則水心雲母[illegible]於是發春[illegible]兮[illegible]歌爲亭[illegible]其芳靡[illegible]乃歌曰江風起兮江樓春千里兮悠悠人[illegible]兮關山道江上孤帆兮楊柳津是何所我兮[illegible]我兮[illegible]向漁翁是耶疑[illegible]而思婦[illegible]中夫當筵一曲人生一世何紛擾乎是月何[illegible]乎降替纓宜入醉鄉來自我天人之際學文士於[illegible]頃刻之間作此等大篇之文豈不偉哉

漢鷃雀辨

漢黃霸傳[illegible]集丞相府鶡字音芬非音曷也今人例以曷字讀之誤矣按[illegible]蘇林注云今武賁所著之鶡而師古注曰蘇說非也此鶡雀音芬本從鳥字通用[illegible]以[illegible]也若夫鶡雀之鶡青色好鬭不止俗謂之鶡雞音曷與此鶡雀音芬者不同故志之以正訛

外

晉志之誤

子皆與婦翁羅君王同而晉書君王曰嵇康之沫於晉文帝執魏柄之時疑不當傳於晉向秀字子期世其傳亦然又云君尚無姓呂安無傳與嵇康[illegible]皆字當考

錢載年號之始

爲錯非始於後魏孝莊帝時用錢稍薄高[illegible]穆日論今後古貨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鑄遂以[illegible]年號始於此今按[illegible]通與所[illegible]古[illegible]宋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illegible]則是錢載年號實始於宋武孝建也孝建元年甲午

距後魏孝莊永安二年已而鑄永安五銖錢之歲凡七十有六年紀載昭昭豈可謂始於永安儒讀書不精誤以高恭之奏請載年號以記其始遂以爲事始於此不知高之奏乃謂改鑄大錢年分之始非事始也此固可笑矣又舍中國正統之年號事始取諸北狄偏閏之朝見識何汙下耶恐後學承訛襲謬不得不辨

銅鼓始於漢

余嘗見陸務觀筆記有云予初見梁歐陽頠傳稱頠在嶺南多致銅鼓獻奉珍異又云銅鼓累代所無及予在宣司見西南夷銅鼓頗精秘閣下古器庫亦有二枚此鼓乃南蠻用之不足辱秘府之藏然自梁時已珍貴之如此不知何理也如上皆陸放翁之筆第余嘗觀東漢書馬伏波傳云援征交趾得駱越銅鼓改鑄馬式上之詔置宣德殿門則銅鼓已見後漢傳非異書也陸氏謂梁方珍貴已失之矣而歐陽生自梁距漢世未甚遠而謂累代所無尤可訝焉

王會貢職兩圖之異

東坡有閻立本職貢圖詩注引譚賓録云貞觀二年東蠻謝元深入朝顏師古奏昔周武王時遠國歸欵乃集其事爲王會篇可圖寫遺後以示今命閻立本圖之及考唐書亦因謂之王會圖至武宗時黠戛斯君長來朝亦詔上官有司續王會圖即無職貢之名而所謂貢職圖者見於秘府羣玉帖中李公麟所述云梁元帝則蕃客入朝作貢職圖狀其形而識其土俗首虜而後蜚凡三十餘國唐閻令作西域圖兼彼土山川而無色伽梨凡九國中有狗國大耳鬼國爲可駭皆所以盛會同而奢遠覽亦貢職之流也元祐元年六月望日李公麟書于泰邸竹軒詳此則是貢職圖乃蕭繹而王會及西域圖乃閻立本也坡指職貢爲閻所圖誤矣

紙筆不始於蔡倫蒙恬

傳記小說多失實只如事始謂蒙恬造筆蔡倫造紙皆未必然蒙恬乃秦時人而詩中已有彤管謂女史所載之筆又傳謂史載筆又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絕筆於獲麟又尚書中候云玄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又爾雅及說文云秦謂之筆楚謂之律吳謂之不聿燕謂之弗其來尚矣馬大年乃附會以爲簡牘之筆乃今竹筆非毫也至蒙恬而始用兔毫耳殊不知莊子書中有舐筆和墨之句則以毫染墨可知矣竹筆豈可舐耶莊子在秦之前筆非造於蒙恬明矣況崔豹古今注蒙恬之爲筆也以柘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非謂兔毛竹管也則又豈可謂兔毫起於蒙恬耶此端由說文秦謂之筆一句以誤後世又如蔡倫乃後漢時人而前漢外戚傳云赫蹏書注謂赫蹏乃小紙也則紙字已見於前漢恐亦非始於蔡倫但蒙恬所造精工於前世則有之謂紙筆始此二人則不可也

漢四皓歌同異

古今樂錄四皓隱居南山高祖聘之不甘仰天嘆而作歌按漢書四皓即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故曰四皓崔鴻曰四皓爲秦博士見焚書坑儒退隱商山乃作歌曰昊天嗟嗟深谷逶迤樹木莫莫高木崔嵬崇居穴處以爲幄茵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往矣吾當安歸此載於先秦文章及文指皆見之矣然余讀皇甫謐高士傳云四皓見秦政虐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士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兩歌互有不同然高士傳之歌尤勝故併錄之

辯蘭亭不入選之失

林之奇少穎綿觀瀾文序曰文選不收蘭亭記識者以爲遺恨又陳正敏遯齋閒覽云王右軍蘭亭以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然絲竹管弦語亦重複余謂陳氏之說陋矣周公作時訓以二十四氣定七十二候三月爲清明朗即明也言氣候當極爲出火清且明也非天朗氣清而何且張平子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蕭統取歸田入選而遺蘭亭正東坡所謂小兒強作解事者而陳氏又何知以絲竹管弦重複之語不知張禹傳云後堂理絲竹管弦蓋賢注已作四義又舜有何五弦得慢知其甚以爲管弦之類非必絲竹而後可以爲□□而世豈足以

病右軍之文故識之以一洗蕭陳之陋

坡注之誤

坡公元脩菜詩自序云菜之美者有吾鄉之巢故人巢元脩嗜之且云使孔北海見之當復云吾家菜耶蓋謂楊梅爲楊家果孔雀爲孔家禽事耳然此非孔北海所言亦非爲楊德祖而發蓋孔融字文舉爲北海太守楊脩字德祖俱漢末同時之人並爲曹操所殺有傳在後漢書俱不載此事獨世說言語門載梁國楊氏子年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君家禽其注云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仕至廷尉卿即不曾註云楊氏子乃楊脩也今晉書自有孔坦傳仕于晉元帝成帝時距孔融楊脩之死近百年矣豈相干耶巢元脩一時誤舉以爲孔融坡遂因而筆之於序固失契勘矣而趙次公者注坡詩乃妄云世說注楊氏子楊脩也而又注贈僧惠表之詩則又直指云世說孔融有楊梅戲楊脩曰此君家果不知何所憑而敢如是胡說趙公如此類者甚多姑舉其一以爲不披箋注者之笑

五平五側體

西清詩話載晏元獻守汝陰梅聖俞往見之置酒潁河上要古人一句中全用平聲側字相帖如知大風是也恨未見側字耳聖俞既引舟遂作五□□

體四十字寄公如云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云云
固爲佳作然晏只引一句而梅賦全篇已費辭費余
又嘗觀陶淵明詩萬族各有託韓文公詩此日足可
惜杜工部詩寂寞白獸闥皆傑句也其餘諸家五平
五側句甚多至皮日休陸龜蒙又有五平五側倡和
在松陵集中籍曰餘子紛紛不足數而陶杜韓之句
何怨乎梅晏俱號博洽而俱云根本之見何耶又所
賦之詩果能掩三子之作乎余疑於是不得不識之

陵菱二物

前輩筆記小說固有字誤或刊本之誤因而後生末
學不稽考本出處承襲謬誤甚多今略擧其一端如
馬大年永卿著懶眞子録辯王逸注楚詞以芰爲菱

佐二　　十三

秦人曰薢茩之誤當矣惜其字有差誤義遂不明永
卿謂爾雅薢茩英光注云英明也或云菱也關西謂
之薢茩字音皆又云菱蔽檔注今水中芰此皆馬所
記也今余考爾雅正本則云薢茩芙光注芙明也御
也夫明或曰陵也非字從艸及至菱蔽檔然後從淩注水
中芰也則是陵與菱其爲二物不同王逸誤引陸生
以薢茩而爲水中之菱其失明甚而馬又併以
從水而誤引文證且誤以芙光芙明爲英光英明此
馬大年之誤尤可哂也

酒價緋魚

丁謂參知政事眞宗嘗問唐酒價幾何謂對以每升
三十上曰何以知謂引杜詩云速來相就飲一斗

有三百青銅錢上喜其對又祭嶷廷試第一俄召
徽宗問唐京官五品方賜緋佩魚借緋即不佩魚朝
因循其制嶷對曰在唐借緋亦佩魚因誦白居易詩
爲證曰親朋相慶問何如服色恩光盡反初投老喜
抛黃草峽眼明驚拆紫泥書使將朱紱還鈴閣却着
青袍侍玉除無奈嬌癡三歲女遶腰啼哭覔銀魚上
尤喜其對之捷二事正相類但佩魚之對尤切於典
故信大臣占對不可無學也謂字謂之姑蘇人嶷字
文饒河內人並見於曾慥詩選紀載後余因看李太
白詩有金樽美酒斗十千之句以爲李杜同時何故
詩句所言酒價頓異客有戲嘲者曰太白謂美酒耳
恐杜老不擇飲而醉村店壓茅柴耳坐皆大笑然亦

佐二　　十四

近理也

阿房宮賦善用事

杜牧之阿房宮賦長橋卧波未雲何龍正本元是雲
字後人傳寫之訛云未雲何龍殊爲無理杜之意蓋
謂長橋之卧波上如龍之未得雲而飛去正如蛟龍
得雲而恐終非池中物之義若加以雲字則不惟無
義兼亦錯誤讀龍字了左傳龍見而雲注謂龍星也
非龍此龍星未見則不之雲今曰未雲則龍當未見
何形可見龍又星名何有於長橋之勢哉又此賦善
於用事凡作文之法經可證史史不可證經前代史
可證後代史後代不可以證前如阿房宮賦所用事
不出於秦時只煙斜霧橫焚椒蘭也兩句尤不可及

六經只以椒蘭爲香如有椒其馨其臭如蘭前有咸香是也楚詞亦只以椒蘭爲香如椒漿蘭膏是也況檀龍麝等字皆出於漢兩京以後詞人方引用至唐人詩文則盛引況檀龍麝爲香而不及椒蘭矣牧此賦獨引用椒蘭是不以秦時所無之物爲香也只如近世文人作漢宮詞婕妤怨明妃曲而引用梅粧蓮步字尤爲可笑此皆齊末以後事漢時寧見此而効之耶劉禮堂所謂不善用事爲事所使殆謂此也

二月無絲

聶夷中傷田家詩最得風人之體但二月賣新絲恐當作四月蓋二月則蠶尚未生戴勝降於桑乃三月內節所在也於此時蠶事方盛蓋月令蠶事乃在季春之月而祭義蠶歲注亦云三月月盡以後豳風蠶月條桑亦指三月二月安得有新絲耶當是四字傳寫者訛刻畫耳其曰五月糶新穀卻有之

父子同名可咎

古今同姓名者多矣而祖孫父子同名爲可咎論語已有兩南宮适漢世已多至晉而尤甚如兩劉毅[illegible]兩周撫[illegible]兩孫秀[illegible]兩解系[illegible]兩周訪[illegible]兩王愷[illegible]兩王渾兩王濬[illegible]又唐文宗詔以韓翃知制誥時又有一韓翃爲太守帝書翃寒食詩一絕云云此韓翃縱同時而同姓同名無足恠也然容齋隨筆載拓拔魏安同父名屈同之長子亦名屈此祖孫同名也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父靖[illegible]不仕此父子同名也余謂魏安同之祖孫同名護曰元魏乃北狄之俗不足以禮義責之而羅君乃中華人又既號爲處士乃至父子同名焉得而備處士之號耶視司馬遷以趙談與父同名而稱爲同子豈不萬萬相遠哉

班氏當從玨

山谷云班氏以鬭穀於菟得姓凡班姓皆當從玨史作班誤也

坡文之妙

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藝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此乃檃栝劉禹錫何卜賦中語曰同涉于川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泝者之凶同藝于野其時在澤伊種之利乃穋之厄坡以一聯十四字而包盡劉禹錫四對三十二字之義蓋奪胎換骨之妙也至如前赤壁賦尾段一節自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至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卻只是用李白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一聯十六字演成七十九字愈奇妙也

表忠觀碑體孝門銘

東坡表忠觀碑先列奏狀以爲序至制曰可而系之

以銘其梓刊新乃倣柳柳州所作許州安豊縣孝門銘蓋以忠比孝全用其體制耳柳宗元孝門銘與序旣全載於唐孝友傳文其與御蘇軾表忠觀碑視柳有加宜乎余陵王氏以太史公所作年表許之二文旨意其允合於史法矣

周子愛蓮說如屈原橘頌

左傳云鍾諸草木吾臭味也屈正平離騷經一篇以中國以香草而比君子矣然於九章中特出橘頌一章朱文公謂受命不遷謂橘踰淮爲枳也原自比志節如橘不可移徙也末乃言橘之高潔可比伯夷宜立以爲像而効法之亦因以自託余因文公之言而謂濂溪周子作愛蓮說謂蓮爲花之君子亦以自況與屈原千古合轍不寧惟是而二篇之文皆不滿二百字詠橘詠蓮皆能盡物之性格物之妙無復餘蘊蓋心誠之所發越萬物皆備於我之所著形是可敬也讀者宜精體之

正符過封禪文

司馬長卿封禪文典雅爲西京之宗然不免託符瑞以啓武帝之侈心君子已恥之其後揚雄倣之作劇秦美新尤爲可恥班孟堅典引亦乃符瑞以効尤唐人作上謀眞紀以美元宗尤淺陋及柳宗元正符謂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茲爲正符哉宋有蔡仁爲文者也未有特祥而崇若也述一光庭千之暇爲正之吉也

大小各適其性

莊周之言有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又曰鵬摶扶搖九萬里而風斯在下蓋齊物之論也後世有本其說作賦之者如張茂先賦鷦鷯自譬其小者太白賦大鵬自譬其大皆適其性而已不出莊周齊物之論耳

漢唐史取當代之文以爲贊敘

國朝宋祁新唐書藩鎭傳序全載杜牧守論一篇實體杜固以籍傳贊全載賈誼過秦論一篇蓋守論乃[illegible]唐史亦賈氏之張本不嫌取當代詞人之文而論之然則馬遷亦嘗取過秦論而贊秦紀矣但漢書生之名而書其人殊若揚人之善因皆曰氏在下贊云昔昭君之爲人奈何也云如搏鼓縛虎之手何必皆自己出宋公用其體尤爲歆公之所屏矣而惟以取詞一代之史市而賈杜二子之文益有光於信史矣

六出四出花

呂氏春秋云草木之花皆五出雪花獨六出古今莫喻其理獨朱文公謂地六爲水之成數雪者水結爲花故六出或言花中惟巖桂四出之與余謂七之生物其成數五故草木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地四乃西方金之成數故花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云此桂之有神驗以喻君也外師驪山巖桂詩云虎頭點點開金粟犀首纍纍佩印章自注云頭黃斑者雲粟佛公孫衍佩五國相印與府借喻而體

物矣余亦嘗賦巖桂云四出花中異三開格外芳名
高許月品韻勝霸秋香或者頗許之以爲非可移賦
他花木也

加田

周禮司勳惟加田無國正加田如今之加食實封也

中書繳詞當始於唐人

邵氏聞見錄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制書國朝康定
間富弼知制誥封還詞頭中書舍人繳詞頭自公始
又王鞏聞見録富弼知制誥封還遂國夫人詞頭朝
論謂無近比然多是弼以余考之則是殊不知續通
典中所載長慶元年中書舍人白居易繳還獨孤朗
溫造李肇王鎰四人除刺史詞頭云臣未敢撰進則

唐中書舍人已有封還詞頭故事非始於本朝富弼
也王鞏邵博俱號該洽之士而俱不知此何耶

唐給事中草制學士不草制

吳曾漫録仁宗朝胡宿武平知制誥封還楊懷敏詞
頭上問宰相故事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
盧杞制然則唐典故給事中亦草制耶故成袁高之
志云又韓渥金鑾密記曰崔胤輩於鳳翔闔城中挾
李茂貞起復作相渥當草制抗疏論其不可夜半中
人以詞頭投渥曰學士無以性命爲戲渥不答倚戶
而寢明日無麻制宣讀茂貞曰陛下命相學士不肯
草制與反何異昭宗曰卿薦崔胤朕不拒渥不草制
朕亦不拒其如道理分明何至范蜀公東齋記事與
宗欲立章獻爲后楊文公不草制章獻既立楊文公
侵不自安乃託母疾而行留請假榜子與孔目官而
去學士不肯草制自唐韓渥始也

折梅遣使始於諸發不始於陸凱

荊州記謂陸凱與范蔚宗相善凱自江南遣使寄梅
花一枝詣長安與范蔚宗并詩一絕云折花逢驛使
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後世紛紛祖
用多矣皆以陸范爲證不知劉向說苑已載越使諸
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者顧左右曰
惡有一枝梅乃遺列國之君則折梅遣使始見矣

學齋佔畢第二卷

日隨天左旋

余編作補占月采摭曰月隨天左旋援引張横渠朱文公魏鶴山之言及朱文公援引月令注疏爲證詳無軼遺矣後因讀陸德明周易音義至明夷于左股注馬融王肅音股字作般云旋也日隨天左旋也乃知鄭注已及之不待注疏及後世之辯也尤爲端的惜先儒不及引此耳故錄以補其前說

秤乘易數及三數乘四之疑

余既以稱物平施及三乘四數詳於前卷矣或有拘儒問於余曰子之以秤兩乘易數又以三數乘四數同葉精詳矣無背間然不知先儒未有及此而子言之不幾於鑿經邪余應之曰是何言也余非生知蓋亦敏求於先儒之言而研精覃思以推廣之昔有問伊川曰易重數何答曰易重一斤蓋謂一斤凡三百八十四銖而易凡三百八十四爻今得以此而乘易之數則靡不合也又蔡節齋明乎受易說於朱文公文公以易究剝以三數乘四數方爲精密蓋天一地二而陰陽之數備天二兼之而因以起數三者天數也四者地數也只當以天數乘地數可以地數乘天耶今因此語而以三乘四無不合者人患不精思耳豈不臆說哉或者悉而退

因重乃伏羲而非周文

數百余作學齋記舉易繫辭明伏羲觀象畫卦八卦成列而象在其中因而重之而爻在其中[illegible]皆伏羲氏也詞文王之重易特太史公之臆說而未之前聞使因重而果出於西伯則十三卦體易爲而已具於神農黃堯舜之世而取象乎或者又有六易說十三卦制作之前蓋取諸易卦止是取其象與義契非必見卦而後始有爲也然則是皆其[illegible]耳余感悠之曰固哉子之爲易也縱以是爲天子之言不可信於司馬遷之言乎曰又知否有說今參以與子明辨哲之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注謂易者揲蓍變易之數連山伏羲歸藏黃帝每卦八別者重之數或謂夏曰歸藏坤爲首商曰連山艮爲首周曰周易乾爲首詳周禮別皆六十有四而且以別爲重則是伏羲因重爲六十四明白大驗矣周官乃周公所作之書若使果是西伯重易則當有子掩父之善而從古之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哉故唐陸德明謂伏羲因河圖而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文王拘於羑里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彖辭象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謂之十翼而伊川程子亦云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而朱子元晦易本義亦云古者伏羲所畫之卦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耦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

再倍而爲三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爲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其說至詳至悉可信不誣矣今乃不信周孔程朱之格言而惑遷雄淺陋之誣說其爲易也固哉

或者辭窮而退

傳注引逸書之誤

左傳昭十年子皮歸謂子羽曰夏書云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注云逸書也又十七年太史曰在此月也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注逸書也余按此兩節皆見於今文尚書如子皮所舉欲敗度縱敗禮兩言今見於太甲篇乃商書也而子皮以爲夏書固失之矣而杜預遂以爲逸書失之甚矣至如周太史所舉辰不集於房四言今見於胤征正是夏書只差一不字無可疑者而杜乃注爲逸殊可訝焉故辨之以明傳注不可盡信如此

逸書與今古文之異

禮記緇衣引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與書說命不同注疑逸書也左氏傳襄二十五年太叔文子曰書云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注逸書也文二年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注周書也哀六年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注逸書也毛詩[illegible]傳及注疏引國語所

女告重耳云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病大事國語上文作實疚大事且注云西方謂周也凡此或與今文差字脫文或不全載即是書序所謂錯亂摩滅及五十九篇之外逸書可也惟是今古文之異有出於逸書之外者今略舉數則以爲辨證如毛詩注疏鴻鴈小序注引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爲是務[illegible]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若爲天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爲重也宣王之[illegible]安集萬民是以民之父母爲[illegible]以爲美又詩注疏引[illegible]外傳四海令定本作外教四海[illegible]非也疏謂見[illegible]而今文乃載之於[illegible]又西漢郊祀志引泰誓曰正稽古立功正事以永[illegible]天之大律注今文泰誓也詩注疏乃孔穎達兩漢[illegible]乃顏師古皆唐人也而皆引今文泰誓則[illegible]逸書今合觀古文尚書皆無此等語不知二者何所取證耶余家有呂大防所刻古文尚書一冊呂之序云得唐本於宋次道家皆隸古字且云其書自漢唐[illegible]古文遂廢[illegible]今[illegible]以今文代之[illegible]頗改[illegible]之類古文由此遂絕[illegible]隸文[illegible]以此本易之亦無一家所引[illegible]

解惑莫能剖析今觀此古文尚書費氏爲首句无無命字其文止曰夜庚柏命死凶尺訓今文魯仲伯命宅曲阜而已則今文衍字渙然冰釋矣

舜七始詠

前漢律歷志引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惟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七始詠三字今文尚書却只作在治忽注謂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在治忽三字於六律五聲八音解家頗傅會又不若班氏所載七始詠義訓皆協也又禮樂志房中祠歌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孟康注引班氏所載云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以爲樂名以此則知漢初尚存此詞施之祠樂予謂七始詠三字其新可加以舜字作詞題贊頌之屬如徐子儀試宏詞歲舜五樂頌亦是引班志舜修五禮五樂注謂書云五玉玉字當爲樂蓋已有五瑞即玉也且注列五樂之目於下即此類也因併記之

中庸心性

余頃在明新口講中庸大學篇義或者以其問中者乃其心常者乃其性庸者常也合中與庸亦合心性而言之也數語爲疑余因張率叔蘭之問而答之

夫後又有問中庸何以一字不及心而子以中爲心爲所本乎余曰此正謂中字當指心而言而中庸一篇止言性而不及心余故斷之以中者乃其心而爲言然其說不爲無所本帝與以允執厥中而係之於道心惟微則朱子中庸序所云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故胡氏語錄又以性本體也其用情也心則統性情該動靜而爲之主宰也又答吳絡問心性之別曰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宰於身情性心惟孟子橫渠說得好孟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仁是性惻隱是情須從心上發出來橫渠曰心統性情是也蓋性者理也性是體情是用性情名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言有以主之也余故本此數語謂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即中之所發次言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和者乃情也亦出於中之所發是庸與和乃性情也而言統於心之中也中可統庸故言中庸而不可言庸中心可統性故言心性而不可以言性心如胡五峰謂天命之謂性是性乃天下之大本也然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者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此則中也者天下之大本言性而心在其中矣又晦庵謂中者心之德其以此心全體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其中矣余故斷之曰中者乃其心亦諸此也

艮卦厲閽心

唐李鼎祚所集易傳李巽嵓序引頗取之予近讀則皆漢晉諸儒之解虞翻一家頗多而稍的切於玄衍之上宜乎自詭以勞吝二書也其在艮卦之九三艮其限裂其夤厲閽心今易作熏心而李本作閽心且引虞翻注曰限腰帶處也坎為腰五來之三坎為心厲危也艮為閽閽守門人坎盜動門故厲閽心古閽作熏字馬因言熏灼其心未聞以坎水熏灼人也荀氏以熏為勳或又誤作動皆非也大率鼎祚六十四卦皆指動爻互體卦為說非後人之所及又於鼎卦鼎象也注引虞翻曰六十四卦皆觀係辭而獨於鼎言象何也象事知器故獨言象也尤為有理余又按艮為閽寺乃易係辭說卦虞翻援引非曲學也

三陳九卦

易大傳三陳九卦孔聖有深旨為横渠問係辭獨說九卦之德切於人事以德字言之可謂深得之矣然只講得初陳之事於再於三尚有餘意今推言之自履德之基至巽德之制皆以之字發明其德此初陳也自履和而至至巽稱而隱皆以而字發九德之體此再陳也自履以和行至巽以行權皆以以字發九德之用此三陳也此九卦有德有體有用深味之則方見切於人事之要也

不徹薑食

論語鄉黨謂不徹薑食荊公嘗問其義於劉貢甫貢甫善謔隨對之曰案本草薑多食令人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方以道教人故徹民食薑以愚其智耳本以戲介甫之鑿於經學也介甫初然其說而徐悟其戲及晦庵朱文公詠子薑詩[illegible]云能損心此謗誰與雪請論去穢功神明有所徹自注云本草載薑久食去臭氣通神明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當非予因悟孔子不徹薑食之意於乎聖賢格物之學見之於一話一言之間無非教也彼介甫之玩人喪德又近於侮聖言烏知其非哉

常儀常娥之辨

古今[illegible]怪之言莫極於淮南子蓋劉安惚恍誕妄自託於仙而著鴻烈之書不足信也而後人多引淮南子以注屈原天問朱文公嘗辨之云淮南子似因天問而覆為傳會之說也余嘗疑其所載常娥一事許慎注云常娥羿妻也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之以奔月後漢張衡靈憲論[illegible]引之為證且云常娥託身於月是為蟾蜍余又笑其豈有人而變為蟾蜍之理設如其說而化為蟾則[illegible]術何形容尚烏得為月中仙乎其後王充論衡及謝莊月賦後漢書注亦從而盛稱常娥之美至明皇遊月宮而怪益極[illegible]黃帝[illegible]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illegible]所謂常[illegible]常儀之誤而起紛紛之[illegible]儀義二字古音[illegible]俄而[illegible]儀為在彼中阿樂

月有儀亦協中河太元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而漢碑凡參我皆作參儀然後自信其說斷知諸人之忘以常儀爲常娥明矣後因觀天問有云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洛濵注水神宓妃也羿射河伯而妻其妃也若以恠證恠則羿妻乃宓妃豈常娥耶學者不觀正史及經注字義而惟恠誕之說是信是蓋吾夫子所云未見好德如好色也可不悲夫故爲之辨

曆日字所始

堯典雖曰曆象日月星辰然未嘗連文說曆日字後世方言曆日然竟莫明其所始至坡詩云老去怕看新曆日錄百家注之亦無有一人及之者余按周禮馮相氏以會天位注謂合此歲日月辰星宿五者以爲時事之候若今曆日太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其也又引孝經說曰故勑以天期四時節有晚早趣勑趣時無失天位皆此術也以此觀之則今之曆法已詳備於漢時然是漢世已謂之曆日矣寶祐元年改曆名會天深得曆日經注本旨

祥刑詳刑字義之通

先師鶴山在遂寧潼川作極堂碑時備患書詳刑字余後繼忝漕節和新極堂仍並鶴山之碑時徐戍竣詳刑字以爲尚書呂刑篇皆爾祥刑監于茲祥刑只作祥字余因謂之曰唐百官志改大理正爲詳刑大夫固已用此詳刑字然不爲無所本也當時頗師古輩留意經學故於傳注成道蓋呂刑篇中告爾祥刑只作祥字注謂善用刑之道然周禮太宰之職五曰刑典以詰邦國注引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攷今古文尚書呂刑只曰度作刑以詰四方即無詳字然詳刑字見於經注亦可通用也

辨餕餘不祭

禮記云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本當三句各爲一義而本注乃於餕餘不祭下作一義注云食人之餘曰餕禮輕故不敢祭此義是也然於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之下別作一義注云祭先也從卑處家故不祭則是以夫與父不得而祭其妻子也此何義也故朱文公先生嘗釐正之以爲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非不祭也但明其不可以餕餘而祭耳在禮生則婦可餕夫之餘子可餕父之餘既死矣則以鬼禮享之當用其嚴敬弗可以餕餘而祭之爲褻且慢也此說明甚而世之俗儒薄夫乃有泥古注而不祭妻子者是可哀也是可鄙也故發明朱子之說而厚俗云

輿地圖名

世言輿地圖皆謂始於漢光武披輿地圖而不知前漢淮南王安傳已有按輿地圖之語第蘇林注曰輿猶盡載之意可謂淺陋余謂大易云坤爲輿然則地以輿名無易於此亦猶天形如倚蓋張衡作蓋天圖云

古聖賢名

余大父武陽府君好古博雅生平精於篆隸行草殘

碑斷刻靡不搜訪自洪景伯漢隸
之缺其中有一節云泉州家間得三碑高廣各五六
尺皆就石室壁間刻古聖賢義夫節婦及車馬人物
其質樸可笑然每事各有漢隸數字字止五六分筆
法精隱可爲楷式生平所見漢隸未有若是之小者
而完好如新蓋不爲風日所剝而且按印皆向裏故
也乾道丁亥五月予既喜余每覩之恨不得見其碑
石之正在何所然甚愛其伏羲神農黃帝帝堯之贊
及曾子老萊丁蘭之贊文句精嚴簡古非後世所及
如祝誦氏不知其爲誰謂以祝融帝嚳字作帝佶殊
可以證古迹今後因護漕權嘉梓部行部至資州則
此碑在州宅博雅堂下經兵火之後剝缺多矣制相

又肇運兵之明新士夫殊無識者余奉祠歸過謫爲
學官言其事且以祖父所隸模本付之今補完又未
知其果否也因惜其漢隸存者寡矣一失其傳堙沒
亡考故錄其碑而識其事以資考古君子之訂焉

梁高行 奉金者 使者 秋胡妻 衛將軍 藺
相如 騎都尉 休屠象 李氏遺孤 忠孝李善
朱明妻 姑姊兒 弟 章孝母 董永千乘人也
父邪 嚮父 榆母 藺相如趙臣也奉璧於秦
范且碑作一 伏戲倉精初造王業畫卦結繩以理海內
祝誦氏無所造爲未有嗜欲刑罰未施
神農氏因宜教田辟土種穀以振萬民 黃帝多所
改造作 裳 宮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

子 帝佶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 帝堯放勳其仁
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帝舜名重華
夏禹長於地理泉陰陽 退爲 刑 曾子孝以通
神明貫感神祇著乎朱方後世凱式 綱 閔子騫母
居長移寒御 老萊子楚人也事親至孝衣服斑連
嬰兒之態令親有驩君子嘉之孝莫大焉 丁蘭二
親終後立木爲父鄉人假物報乃借與 管仲 齊
桓公 曹子劫桓 魯莊公 侍郎專諸炙魚刺殺
吳王 荊軻 秦武陽 樊於其頭右第二碑 使
者 長婦兒 梁節姑女 妹者 姑女 其室失火取
兄子往輒得其子赴火如亡示其誠也 後母子
前母子 齊繼母 東師節女 怨家攻者 孝孫

孫者 湯父 乞漿者 義漿羊公 豫讓殺身以
報知己 韓王 聶政 齊王 無鹽醜女鍾離春
廢士 縣功曹右第三碑

因古碑辨後漢建武中元四字年號及永嘉年
號以正史傳之誤

雅安志云雅州古碑撰有廣碑蜀郡掾治道記其碑
紀年號云建武中元二年李巽嵓先生壽仁甫爲雅
州郡從事日跋其碑云蜀郡掾治道自建武中元二
年丁巳距今紹興二十有一年辛未凡千九十有三
年蓋光武時蜀抵邛笮徼外道實由此今已蕪廢弗
治野人樵蘇見之始傳然予本漢隸未有若此奇古也
按後漢紀建武三十二年改爲中元無建武字又按

祭祀志改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此記與
志合紀失之矣宋鄭公嘗輯紀年通譜謂紀志俱出
范氏而所載不同此必帝紀傳寫脫誤蓋官書累經
校定學者失於精審但見改元復有建武二字輙妄
以意刪去故先定著建武中元元年又謂流俗以帝
紀爲正文而未悟乃并列中元之號疑以傳疑鄭公
之愼也然續漢志實司馬彪所撰鄭公謂俱出范氏
則非矣及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亦存鄭公說頗從
帝紀止稱中元蓋袁宏後紀亦止稱中元不冠建武
事無明證因且從衆也若使此記早出其眞僞立見
則鄭公必不併列兩元溫公必不承范書之誤矣溫
鄭皆大儒於出入證據之學尤詳偶未見此殊有遺

十二

十三

恨歐陽永叔留意集古錄謂可正史傳缺謬誰不信
夫惜此記又不使永叔見之也[redacted]又淳熙二年春邛
州蒲江縣令乘陵僧治其增築大殿關也凡僧得古
器焉其針石刻作兩闕狀中有文二十九字云永憙
元年二月十二日蜀郡臨邛漢安鄉安定里公乘校
官掾王幽字珍儒臨邛太守宇文塑更字袞臣好古
博雅士也聞之亟命舁致郡齋龕之壁以余大父勤
齋先生子孚平生留意篆隸碑刻俾爲而釋之勤齋
以爲訂兩設之云此固漢隸無疑其曰蜀郡臨邛蓋
兩漢因秦之舊而弗易也其鄉里則沿革不常不必
深究曰公乘云者按百官表於爵之級爲第八言其
得乘公家之車許氏[illegible]說文未稱從安犍里公

是也其曰爵於鄉里之下則知古人所謂爵里刺先
後知此其稱校官掾按韓延壽傳令文學校官諸生
皮弁執俎則知其人嘗爲學官之屬矣官爵皆漢
制也惟永憙之號不見於史此猶疑之某以宋鄭公
紀年通譜考之自漢武以來以永名元者二十有七
以憙名元者三獨未有以憙連永者漢按中帝即位
所改之元史傳相承以爲永嘉與晉懷帝同號按晉
永嘉元年是歲丁卯[illegible]建初已五年矣
特之子[illegible]所不及
此蜀刻也又不作[illegible]漢之永
憙止一年質帝之立乃史本初之號[illegible]嘉文字
易[illegible]亂一年而改其於他文者幾希[illegible]帝虎不

十三

十四

啻[illegible]宋鄭公謂官書累經校讎學者失
於精審烏乎非此刻出於今日而文字初無少缺孰
知漢沖帝永憙之爲永憙也夫自古改元不無所本
是年帝[illegible]梁太后臨朝按許子重說文憙者悅
也從喜從心故[illegible]碑中[illegible]取悅
言以名元而[illegible]以[illegible]之義其[illegible]時
省文以憙從喜如[illegible]碑[illegible]
嘉特偏傍耳其後和[illegible]
意故取以易名恐亦必出此宋鄭公[illegible]
[illegible]火[illegible]疑漢從火[illegible]
[illegible]矣若[illegible]則又跋[illegible]
行功安人之[illegible]

迓用如麋漢爲關侯夫人碑云神宓設号藹姓喜冥
滋時與叶韻其字從火此其明證安知議平光喜與
夫和意之意不皆通爲意耶歐陽文忠公好集古書
以爲可正史傳缺謬如孝資經興辛未罷品李公因
青衣蜀郡掾治道記始克正建武中元紀號之實其
今因臨邛校官之刻乃克正漢永嘉名元之誤足用
賢品故事且建武距辛未千九十有三年永嘉距今
未千九十有一年豈物之隱見事之晦明亦自有數
焉故不磨而書此二篇之文皆見於罷品及勤齋卜
集載行於世矣余故表而出之以質世之博雅君子

古耕鏡銘

鳳州逍遥山有[redacted]家岸嘉德二年軍人楊起忽入一
洞穴中有石[redacted]架一坐鏡圍五寸背鑄木族曰

環有銘三十二字曰煉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眉寫影
對臉傳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繡幌俱涵影中
方取鏡而關後有風雨聲既出穴鏡存而匣已爛矣
詳其文乃是耕鏡不知何代之物而文義甚佳惜其
不見於文集而獨見於郡志故傳錄之以補欵識之
一云

夷齊泰伯封謚

國朝大德元年封汾州介之推廟爲潔惠侯元符三
年七月封伯夷爲清惠侯叔齊爲仁惠侯吳泰伯爲
至德侯東方朔爲智朔侯並行制見於國朝大部令
中而諸史往往不盡登載也

改室人爲安人

政和初定令婦八階孺人次以室人後改爲安人亦
見於大部令令職源等書亦不載也

東箱字

周昌傳呂后側耳東箱聽注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
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余謂此說得之今世皆作東
廂西廂皆非是

守令以愛民爲心

守令乃字民之官關係政事爲最重一昔吾夫子獨丁
寧於令爲守爲令之戒而他職不與焉蓋以得百里之
地而君之乃斯民休戚之寄故曰可以寄百里之命
然必在乎爲之牧守者學問之蘊及聖上之心中飭

而勞徠之且覓恤通情以待之其不我從而爲民者
必次序之則民勞可小康矣余嘗觀朱文公語錄所
載一事云揚至誠王十朋爲郡守泉州初到任會七
邑宰勸而歷告以愛民之意出一絕以示之曰九重
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盃酒使
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爲感動余因歎王梅溪開口
得聯用勉邑宰之遺意而朱文公表而出之以爲
儒生作牧之式民之幸也其後真西山帝元帥牧潭
州會長沙十二縣宰有詩云從來守令與斯民都是
同胞一體親豈有脂膏供醉飽不思痛癢切吾身此
邦在似唐時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春一尊酒
直須散作十分春及即皆唐人有會三山十二宰古

風一長嘆甚惻怛近年王貫齋去非守平江作會兩
倅六邑宰詩曰守令張官本爲民恫瘝無異切吾身
但令六縣皆朱邑何必黃堂有信臣田里要須興孝
弟閭閻遂勿致嚬呻與君共舉一盃酒化作人家熙
熙春及移鎭宣城又有飲諸縣宰詩二賢同本於梅
溪熾意同一世名德足以聳動貪酷之吏而祓其愧
然余嘗觀唐呂温知衡州送耒令絕句曰布帛精麤
任土宜疲人識信每先期今朝臨別無他祝雖是蒲
鞭也莫施則知王梅溪又體此意而推廣之也呂温
在八司馬之流何足道哉而愛民之心乃能如此則
今之爲太守者不恤縣令虐取厲民於諸邑惟視其
賫課之多寡以爲殿最烏乎之人也不寧爲孔聖及
朱子之罪人也而實梅溪西山實齋之罪人也抑又
可惜而爲三君子之罪人乃呂司馬之罪人也可不
深鑒而甚疾之耶余將指梓部六年常跋視民如傷
四字每鋟爲本部知縣即與一本蓋推廣明道先生
之語也無問其知行之篤然刊諸石以上者獨江安
馮宰大足先宰蓬溪吳宰三人而已吳宰又爲一跋
於其下詞旨甚佳予怪其右列細訪之乃其館客令
狐叔子之作也然吳宰之政民甚安之至有頌其德
政而相率詣本臺借留者又歎儒冠之反不稱冠若
也

辨灰酒

陸放翁筆記又有云唐人愛飲甜酒灰酒如杜子美
詩不放春醪如蜜甜則引證切矣如灰酒又引陸龜
蒙酒滴灰香似去年一句爲證余又疑其不然蓋龜
蒙初冬絕句末聯云小爐低幌還遮掩酒滴灰香似
去年言初冬圍爐飲酒盡瀝滴存灰中而香仍似去
年光景不是酒似灰香耳以上句觀之其義昭然此
老精於詩而不善觀詩如此何哉

市井字出春秋井田記

今人常談市井字莫考其證據此蓋出於後漢循吏
傳中云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記曰井田之
義有五一曰無泄天時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
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爲市交易而退
故稱市井也余因愛市井之名義起於此且春秋井
田記不見於他書獨此引用故表而出之以資博聞

瓦卜

今之瓦卜蓋有取於周太卜之瓦兆注云瓦兆帝堯
之兆其象似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

學齋佔畢第三卷

學齋佔畢第四卷

天大於地而包地

張橫渠書云天下之數當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耦也揚雄亦曰五復守於五何者蓋地數無過天數之理孰有地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是陽極也十者姑爲五之耦耳此橫渠說也近世淺學徒知天大於地之說始於橫渠余嘗考易注䟽坤卦彖之正義云至哉坤元言至極也但天亦至極包籠於地非但至極又大於地故乾言大哉坤言至哉則知關洛先正之言皆本於經非臆說也陋儒以爲始於關洛不留明經耳

天地節而四時成

余鄉作易菴記其中云易上經爲卦三十下經爲卦三十有四者乾配甲而起於子故六十四卦上經起於乾之甲子歷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於離凡三十卦而三甲盡矣下經起於咸之甲午歷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於節亦三十卦而二甲又盡且自乾至節六十卦凡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盡一年之候矣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又起於子而終於亥也而中孚等四卦橫於節之後是中孚復起甲子而爲一陽來復之兆故上元太初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爲起歷之數本諸此也此記已爲蜀郡板行繆橐有年矣洎至公安竹林書院有來問曰公之易菴記中天地節而四時成之說可謂發明至矣然節之後中孚四卦於何施焉諸生所疑也余應之曰今於七日來復說已詳之矣余之此說蓋爲序卦而言之也孔子序卦革何以居四十九而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蓋革之象言君子以治曆明時欲以大衍之數作曆而大衍之數其用四十有九也唐一行作大衍曆以爲古今不易之數中黃之大寶是也節卦又何以居六十蓋節之彖言天地節而四時成蓋一爻爲一日六十卦有三百六十爻所以節之卦居六十也故象曰君子以制數則於以數而推天度之說合矣此蓋以序卦之爻數言之也若夫以六十四卦而配一年之候則其義又別蓋曆之爲書取易六十四卦先以坎離震兌四卦列子午卯酉爲冬夏春秋四時之正每卦分內外兩之以爲八節是爲分至啓閉也四卦凡二十四爻配二十四氣每爻直十五日以應七十二候而成三百六旬之朞除此四卦之外餘六十卦以復臨泰壯夬乾始遯否觀剝坤十二月爲自子至亥十有二月君辟之卦又以辟卦各統公卿大夫諸侯四卦凡五而共爲六十卦總成三百六十爻爲一歲直日之爻而每卦主六日七分積餘分成閏以定四時成歲所謂君辟之卦氣皆自前月中氣而起故揚子雲作太元經以其初卦準中孚故先儒言卦起中孚此曆家以配坎之初六爲十一月中氣而爲算曆之首蓋易以卦起乾坤至節凡六十卦爲三百六十爻而天度盡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而中孚繼於

節卦之後是陽氣復生於子故以爲十一月之中氣
而七日來復以復繼中孚爲十有二月君辟之卦之
首以爲陰陽消長循環之候皆自然之理也大率乾
坤至節六十卦凡三百六十爻者此以序卦而言也
而節之後餘中孚四卦則是已除起坎離震兌四正
卦以配春夏秋冬節氣故以中孚等四卦雜揉於六
十卦中而爲辟統公卿大夫諸侯之爻而中孚與乾
同起於甲子實同而異異而同也易具萬變而包萬
用若執一以求之可謂固矣問者說曰微公之詳辨
無以袪其惑也上手稱謝而去

大過本末弱既濟六爻失位

余歸奉祠歸里中舟過叙州易守乃江西人同僚范

以正平諸生請講余爲復講盧南先天圖說衆皆稱
聞所未聞其中有一學易士友問曰大過本末弱也
注雖云初爲本而上爲末然不究其所以爲弱之義
願詳聞之余曰此不難曉古文篆體本字皆無勾脚
本末兩字皆當從木以一陽畫藏於木之下而根株
回暖故爲本以一陽畫藏於木之上而枝葉向榮故
爲末而大過巽下兌上以四陽畫積於中二陰畫處
於初上猶之木爲上缺下短本末弱也故曰棟橈凶
是以木之字義而爲言也問者曰諸儒之解未有如
此說之詳也又有一老儒問曰伊川在戎部講易有
一桶匠過之指未濟卦曰此卦六爻皆失位未有明
其失位之說余答曰大率每卦六爻初三五爲陽位

二四六爲陰位此卦坎下離上初爻爲陽位而六以
陰居之二爻爲陰位而九以陽居之以四爻皆失其
六爻失位也凡六十四卦惟未濟爲然亦惟一卦居
初上以陽居中惟大過爲然也老儒曰此義不可有
如公此論之詳明也願筆之以聿後學爲然余亦未
敢自以此爲盡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

余嘗在瀘州講先天圖卦及爲帥辭注文虎作易
堂說詳講天地之數止於九而已是乃先天後天之
同然蓋先天之數九也後天之數上下經序卦圖
反而視皆成十有八卦始終亦不出九數也故先天
位乾於一以對坤八居兌於二以對艮七處離於三

以配坎六列震於四以當巽五上下相合數皆爲九
此自環圖內卦觀之也自環圖外卦觀之則乾兌之
間泰之外卦爲坤復之外卦爲乾卽九數矣大畜之
外卦爲艮[illegible]之外卦爲兌亦九數矣由大畜而上以
至於否自九而下以至於臨乾兌對峙之卦爲八箇
九數以至兌離之間[illegible]之間及乎巽坎艮坤之間
亦莫不自然蓋先天兩卦上下相對而爲九餘六十
有[illegible]亦爲九以八經卦各生重卦八是三十六
[illegible]六十四也而爲易之體後大震兌兩卦相對
[illegible]八卦在右相對上下經皆爲二九上八反覆
[illegible]六十四卦而成[illegible]體三十六以爲易之用
[illegible]八門可門之九而分在右皆爲一九而周乎六十

四後天行洛書之九而分上下亦各二九而總乎二十六羲文之易先天後天皆以乾為首以九為用若知乾之一卦可以該六十四卦知九之為數可以盡六七八之數蓋以天之終數九而乾為天是九者數之極故曰九者究也究窮極也是說已見之繆稾誤為蜀眉雅郡刊行於時矣會余以君命召用抵公安力上祠請因循馮蜀士之寓於竹林南士之仕於諸宮者踵門求為講切或有問余曰公之為文中乾元用九乃見乎天則可謂精無數讀者皆之未盡及也或問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何以見其用及治乎余亟應之曰大哉問也然遽數之不能終悉數之更僕未可終也今試為子舉二帝三王之用九及治者而言之大哉堯之為君其治也巍巍蕩蕩無能名然帝典之首不過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而百姓昭明萬邦協和黎民於變時雍至鯀之治水亦俟其九載績用而成而後咨岳巽位是帝用九而天下治也舜之受終文祖亦首命九官俾之欽時亮功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適為九載也而後壹下土設居方又作九共九篇注謂共者法也是舜用九而天下治也若夫三代則愈詳矣夏禹之治水也雖曰天錫九疇而別九州疏九江播九河[illegible]九川滌源九澤既陂而六府三事允治以叙九功而作九歌不寧惟是而又收九牧之貢金以鑄九鼎鼎有三足九鼎共二十七足以應三九二十七之數

重八千一百斤九鼎共七萬二千九百斤以應七百二十九章之數且應三等之目則是以九疇元會章之數寓於九鼎以至周賦有上中下三等而三之為九等而九州攸同四海會同是禹之用九而天下治也至商湯之盤銘不過九字以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誥命所言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是必欲日新其德以親九族而懷萬邦也故受天命而有九有之師齊聖廣而式九圍之命皆用九以治也及成周定鼎郟鄏訪箕子而叙九疇以故三代之迹制如井田之制取諸井字開方八維與其中而為九蓋九夫為井二三而九也四井為邑二十六數乾之策也坤之數六以四乘之為二十四坤之策也以一井論之則是一生三而三生九以三井論之則是二十有七以九井論之則是八十有一應於九疇之數故內而三[illegible]也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外而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理內外之治皆九數也以至成周升三辰於旗而定九章之服取八卦之名物建太常於中而定九旗之號王制之定九畿周官冢宰居六官之首而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節財用以九[illegible]以九兩繫邦國民六典之中以九為目不可縷[illegible]以致治而何匪獨以治天下也如皐陶之陳九德[illegible]有九德孔子之言君子有九思又三陳九卦之德[illegible]大傳以為切於人事之戒三聚九經於中庸以為[illegible]天下國家

之要聖賢之言昭如日月帝王之治浩浩如乾坤三代以下因陋就寡何足以知用九之事哉其治少可知矣或者斂手曰富哉言乎又昔賢之所未及也吾乃言知學齋之所學矣因退而筆之以俟博洽者而是正焉

禹直鼎卦

孔子易大傳謂聖人制器尚象以應形而下者謂之器故自包犧氏近身遠物始作八卦作結繩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神農氏爲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取諸噬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以至舟楫弧矢棟宇棺槨書契於十三卦皆有取象而五帝之後三代之先獨

會　二

遺夏禹其散在諸卦彖象之交或云湯武革命或云文王箕子之明夷或云高宗伐鬼方或云帝乙歸妹三代之令王皆取之直卦禹乃令王之顯顯若而不取之直卦或又其可疑焉余歸時在鶴山書院會一老趙丈令伯美中合之族叔祖明易有根據鶴山亦敬之余是時方從鶴山授易一日嘗以此質疑於老趙丈趙丈云禹當以鼎直卦余問其詳趙丈云余舉其要矣子詳思而求其所以直卦之由却見示可也余紬繹累日而方得其義蓋以制器尚象莫大乎鼎故鼎卦之彖曰鼎象也注云法象也余乃悟禹之明德大功固非三王之可及鼎之法象大器又非諸卦之可比因詳觀鼎之注疏云鼎者器之名也自火化

之後鑄金而爲此器一有烹飪之用一有物象之法則與左傳所云禹收九牧貢金鑄鼎以象九州使人知神姦而魑魅罔兩之莫逢事因脗合而鼎大象謂君子以正位凝命且鼎卦之下即次以震卦而孔子大傳謂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五帝皆相禪至禹方傳之子禹又合於序卦之義矣且震卦之注疏云長子則正體於上可以奉承宗廟彝器守而不失又合於大傳主器之義矣余以是復之老趙丈趙云是余之所學也子以思而得之甚可喜也余因以是復之鶴山先生先生云其義儘以易此然易經三聖人矣不明言之必有其說矣且識之以俟博洽云

昧谷柳穀

會　八

尚書堯典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正經注疏云日所入處名曰昧冥之谷史記注引孔安國云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以爲歲仲宅暘谷之對其義坦然明白矣而周禮縫人衣翣柳之材注柳之言聚也諸飾之所聚且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注疏遂云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雜有餘色故曰柳穀其云書曰者是濟南伏生書柳文見今尚書云宅西曰昧谷此周禮注及疏之說也然余攷漢隸古定古文尚書止云分命昧中宅曰昧谷昧乃古昧字初無柳谷之文及旁攷史記堯本紀中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徐廣注曰一作柳谷亦曰[illegible]地名太史公帝紀務從易二典正文先儒回也評之徐廣因

不以柳谷地名注之亦已淺陋至周禮之注又[illegible]
柳穀則併谷字而易其文周官至劉歆時方奏立博[illegible]
士胡康侯父子已㩀數其失而唐人正義又鑿說以
諸色而易諸飾以證柳谷之義其視漢儒義益遠矣
至若改谷爲穀又無其義雖漢注唐疏皆不容巧爲
之說益知訓詁傳注之傳會如此也

莧陸夬夬稱人莧字甚新

易夬之九五莧陸夬夬古注云莧陸草之柔脆者也
決之至易故曰夬夬則以莧陸爲一草至馬鄭云莧
陸商陸也則以莧陸爲一物宋袁云莧莧菜也陸商
陸也虞云莧蕢也陸商也然後別而爲二至注疏正
義乃引子夏傳云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馬融鄭

玄王肅皆云莧陸一名商陸皆以莧陸爲一惟董遇
云莧人莧也陸商陸也以莧陸爲二終不訂其或一
或二異名之說余因謂釋經莫若爾雅爲正且祖因
證之爾雅疏草部云蓤赤莧釋曰赤莧一名蓤今莧
菜之赤莖者也又曰蓫薚釋曰藥草商陸也一名當
陸初無莧陸一名商陸之說則莧自莧陸自陸莧爲
莧陸爲草其爲二物明甚宋謂之菜虞謂之蕢董謂
之人莧三家之說得之矣然余又特愛人莧二字甚
新何謂時料而前人未之有樂意度世有稱馬齒莧
者故以人字別之遂考求於本草而方得之蓋本[illegible]
以莧實一名馬莧衍義曰苗又謂之人莧紅色者
之紅人莧後又別載馬齒莧然後註人莧馬莧之[illegible]

[illegible]若字取一物之不知子又謂毋訓可以多[illegible]
之名因謂讀經當併傳註而讀傳註有疑則旁引
百家之可證據者而攷訂方爲有益余平生嘗[illegible]
莧或以爲笑至是方知赤莧之見於注疏且明州圖經
明州有赤莧山土傳赤莧仙人所種遂作小景云易
稱人莧莧菜英夬決窮陰曰孫辰不以色紅爲貴尚
何因赤莧有仙人或者亦服其精贍也

閏月無中氣

唐人作詩雖巧麗然直有不曉義理而淺漏可笑者
如李賀十二月詞又有閏月一首其中一句云天宮
葭琯灰剩飛是以閏通爲十三箇月也不知葭灰之
飛毋月只是一次而閏無中氣雖置閏之年亦只是

十二箇月二十四氣節候無十三箇月氣候之理今
但觀此可見灰琯豈有剩飛一月之理乎姑舉其一
如是者甚多也

九經所無之字

九經有筆墨字如史載筆工輸削墨之類而無硯字
豈是古人用墨以器和之如莊子所云舐筆和墨是
也硯字雖見於西京雜記天子以玉爲硯及吳[illegible]
市傳氏之硯然字不見於經也且唐人多只以[illegible]
爲硯故呂黎乞硯傳止稱爲陶泓及[illegible]
行端欲二石擅名天下矣九經中有燭字如[illegible]
燭燭然燭燭不至跋是也而無燈字至漢[illegible]
火自昏至曉然燈故有七枝燈百枝燈之[illegible]

林鐙字却只從金旁是以五金鑄之也九經中無
字周禮所謂鐙只是如今炒麥至王莽始有喫麪及
鰒魚之文九經無茶字或言荼苦即是也見於爾雅
謂之檟茗則是今之茶但經中只有荼字耳九經中
無豉字至宋玉九辯大苦鹹酸注大苦豉也又史記
貨殖傳鹽豉千荅前漢食貨志長安樊少翁賣豉號
豉樊是也九經中無醋字止有醯及和用酸而已至
漢方有此字

體用字

先儒體用字或以為出於近世非也乾元亨利貞注
疏云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言天之體以健
為用又天行健注疏云天是體名乾是用名健是其
訓三者並見最為詳悉余謂體用字當本諸此

成王冠頌

大戴記一書雖列之十四經然其書大氐雜取家語
之書分析而為篇目又其間勸學一篇全是荀子之
辭保傅一篇全是賈誼疏以子史雜之於經固可議
矣其公符篇載成王冠祝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
王（[illegible]）曰達而勿多也（[illegible]）祝
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
使能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illegible]）以承皇天嘉祿欽
順仲夏之吉日（[illegible]）遵並大道邠或（[illegible]）秉集萬
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稚免之幼志（[illegible]）
崇積文武之寵審慈勗高祖清廟六合之內靡不息
陛下永永與天無極（[illegible]）一然予考之於家語冠頌
則大戴所取前後文皆同惟家語云周公冠成王而
朝于祖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幼祝雍辭曰使
王近於民遠於年（[illegible]）嗇於時（[illegible]）惠於財親賢而
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袞
職（[illegible]）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
此周公之制也大戴所載辭已冗長視此典雅固不
類矣而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皆秦始皇方定皇
帝及陛下之稱周初豈嘗有此可謂不經之甚家語
止稱王字辭達而義明當以家語為正其後張華博
物亦載此頌與大戴所記一同但去陛下前後四字
蓋以陛下字出於秦去之誠是矣而不悟先帝字亦
非周語也其間又差仲夏之吉日為仲月之吉日稚
免為童稚數字余歸刊先秦文章續集已刊張華博
物志所紀偶因參攷家語及大戴記因並識而詳辨
然定家語之辭為正而不誤後學云

王霸記

周禮大司寇注引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又王霸記
曰置之空墠之地又王霸記曰正之者殺之也又王
霸記曰殘滅其為惡又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陵
政者輕政法不循也又王霸記曰悖人倫內外無以
異於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凡六舉於司寇
之注而不見他篇於他書惡其刑章之事及閱西漢
藝文志[illegible]家無此記又於刑法家亦無之

又考大戴記及家語並無篇名不知漢儒何所本也

詩史百注淺陋

先儒謂韓昌黎文無一字無來處柳子厚文無兩字來處余謂杜子美詩史亦然惟其字字有證據故以史名而近世所集注雖曰百家實則未詳至於字稍淺近處云此蜀之俗語以解之何其淺陋歟今試舉其至淺者數條言之若云斟酌姮娥寡蓋出於易注疏臨卦九二正義曰須斟酌事宜何從與否若云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葉商量細細開蓋出於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談何容易及易注疏臨卦正義曰須商量事宜皆本諸經史也劉禹錫以六經注有餳字而無餻字故不敢用乾謂杜陵而輕使俗語耶可笑夫

騷雅只止字同義

屈原小招句句用只字蓋當時語助晦菴辨證已摘其中陟降定只與詩陟降庭止同字義矣然余又以詩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而又云會言近止征夫邇止則騷雅只止同一字義明矣

西漢無兵志

班孟堅西漢書有刑法志而無兵志兵制列於刑法志之首先儒謂古者大刑用甲兵兵即刑之一也然余嘗推其元則命皋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則是兵刑同歸乎一矣故司馬文正公作潛虛云唐虞時[illegible]兵刑[illegible]為二兵刑之官合于一詳略之間意可見矣[illegible]明亦作雜科一出自罰諸來說本州作雜甚急[illegible]皆笞而杖杖而徒並用也余歎曰古者五刑以弼教今也五刑反以助雜而虐民耶馮京曰此論偉矣然古者五刑以弼教而未始施之理財今郡縣以上至朝端刑專以理財而往往教之不明未嘗聞也余極歎其言因哀叔末之世如此錯謬也

容齋五筆論孟子記舜事多誤之言未審

洪文敏公景盧著容齋五筆援引該洽證據辯論極為精詳殆近世筆記之冠冕也然余見其五筆第五卷有論孟子記舜事多誤故司馬公等皆有疑非之說其最大者謂焚廩浚井象入舜宮之間以為然也至桃應有瞽瞍殺人之問雖曰設疑似而請然亦可謂[illegible]孟子拒而不答可也[illegible]之辭宜其起後學之惑余謂洪公此言過矣[illegible]之時處士橫議邪說殄行滋熾當時弟子知[illegible]之徒皆以[illegible]時所聞[illegible]問孟子以正人心息邪說[illegible]恐後世有惑其說而起以傳疑故[illegible]以波其說故云余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而[illegible]云其難疑答問[illegible]今洪之所疑乃孟子[illegible]而難疑非記舜事也因桃應而答問非為[illegible]洪公疑之過矣且司馬溫公疑孟[illegible]胡[illegible]只十四[illegible]而明之矣至桃應一條則朱子又[illegible]之[illegible]此[illegible]之而[illegible]皋陶之心者不能[illegible]

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今謂孟子深得皐陶之心朱子深得孟子之心談經固當師朱子之說而破洪公之疑也余深恐後學之惑也故引胡五峯朱考亭之言以訂之云

繪事後素

論語夫子答子夏云繪事後素此句雖逸詩然夫子以之喻禮余已詳紀於前矣後因讀諸經若周易賁以上九白賁無咎注謂處飾之終飾終反素故象曰行志中庸謂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周官考工凡畫繢之事後素功注云白采後布昔繪事後素之義論語五經之管鑰遽不信歟

忠臣不私不和之辨

後漢任延傳帝謂延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本傳只作私字而溫公通鑑乃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而於考異曰高峻小史私字作和義稍長今從之以繩祖繆見則不和字不長於不私字矣和者經傳聖賢所美之字不和聖賢所疾之字如乾卦利者義之和又曰保合大和又咸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詩謂既和且平穆穆厥聲至如帝典則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傳謂九官相遜和之至也豈嘗以和為不忠耶莫極於夫子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語不和為得為忠耶至如不私則義却長矣語謂事君之道無私無私則至公公則不阿諛決無善事上官矣於延之對光武義乃長矣當從本傳

煎糖始於漢不始於唐

老學菴筆記其中一條云聞人茂德博學士也言沙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問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者等自此中國方有沙糖凡唐以前書傳及糖者皆糟耳是未之深考也聞人固不足責老學菴何至信其說而筆之余按宋玉大招已有柘漿字是取蔗汁已始於先秦也前漢郊祀歌柘漿析朝酲注謂取甘蔗汁以為飴也又孫亮取交州所獻甘蔗餳而二禮注飴字俱云煎米糵也一名餳則是煎蔗為糖已見於漢時甚明而說文及集韻並以糖為蔗飴曰飴曰餳皆是堅凝

可食之物非糟之謂其曰糟字止訓酒粕不以訓糖何可謂煎蔗始於太宗時而前止是糟耶余故引經注漢傳而證其誤云

一字詩不始於東坡

坡公詩集中有和郭正輔一字詩云故居劒閣隔錦官柑果姜桂交荆菅奇孤甘挂及古綆僥覬敢揭鈎今罕已歸耕稼供藁秸公貴幹國高巾冠敀更句格各蹇喫姑固狡獪加間關又有郊居江干堅關扃一首及四言一首亦名喫語詩注家及苕溪漁隱俱以為公出意以文為戲余嘗觀唐人姚合少監詩集中有洞庭蒲萄架詩云萄藤洞庭頭引葉漾盈搖皎潔鉤高掛玲瓏影落寮陰煙壓幽屋濛密夢冥苗清秋

于上翠冬到涷都凋則此體已具矣坡公不過才高
氣博造句傑特有來處因前人之體而爲戲耳若直
指爲坡則寡見可笑矣

學齋佔畢卷第四

學齋先生無書不讀讀而有所疑則思思而
有所得則錄名之曰佔畢所以惠後學者至
矣然豈
先生自爲之說哉曰土王於季夏曰無極而
太極曰逸詩句曰孟荀揚言性曰飲食衣服
變古曰屈原橘頌曰日隨天左旋曰三數乘
一
四曰中庸心性曰不蔬[illegible]食曰守令愛民一
以
紫陽夫子之旨爲證
先生學
紫陽者也
紫陽之誨人曰學問思辨所以窮理
先生此書其學問思辨而窮理者歟學者
即是書而求
先生之心因
先生而求
紫陽之心景定壬戌冬至門生鄱陽郭用拜
手謹跋

鼠璞一卷

（宋）戴埴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鼠璞一卷（內府藏本）

宋戴埴撰。埴字仲培，桃源人。仕履無考。曹中樞券源流一條，歷陳慶元開禧嘉定之弊，知爲南宋末人，故書錄解題著錄而讀書志不著錄也。是書皆考證經史疑義及名物典故之異同，持論多爲精審。其論麟趾爲衰世之語，過泥序文。論性惡曲解荀子，以爲與孟子同功。論崖蜜字承惠洪之誤，不知鬼谷子實無此文。雖不免小疵，然如論彭祖房中，太公陰謀，蘇軾非武王，立說皆正大。其他辨正，如謂詩序緇衣篇引高子靈星之言，知有講師附益之類，率皆確實有據，足裨後學。其曰鼠璞者，蓋取周人宋人同名異物之義。文獻通考列之小說家，失其倫矣。

鼠璞

桃源戴埴仲培父

滕妾

江有汜序有嫡媵之說鄭引公羊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及引昏禮注古者女嫁姪娣送之晦翁以此詩不見勞而無怨之說以序爲疑予固不敢妄議然考經傳媵特送昏之名猶喪之賵與賻史記載伊尹爲有莘媵臣古史載湯婚有莘乃以伊尹爲媵送女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婦于鄄與執虞公及井伯以媵秦穆姬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伊尹公子結虞公井伯析歸父皆嘗爲媵初不言其國之女爲於國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不過謂同姓至親可講餽送嫁女之禮異姓則可略也然春秋書齊人來媵與衛晉無異辭書人不書女其事甚明矧當時魯爲弱國胥爲齊晉所凌猶恐不屑以女爲媵齊晉大國肯以女爲魯女從妾乎古有一娶九女之事與否皆不可知攷之經傳斷不以妾訓媵楚辭九章云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晦菴注媵送也波來迎魚來送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釋文云滕達也鄭康成虞翻作媵而亦訓爲送以此證媵爲送益明爾雅曰媵將送也注遂于將之釋曰謂從行孫炎曰將行之送也即不指爲妾公羊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稱姜氏貶也譏以妾爲妻胥於齊媵之先若漢志謂董仲舒以桓公娶於楚而齊媵之胥公立爲夫人此乃漢儒之論非因詩序而訛自後詁傳所載妾媵紛然矣

去國

世以去朝廷爲去國用孔子去父母國出處然今與列國時不同春秋之世去魯之齊去秦之晉可言去國既天下一家非能北走胡南走越雖辭榮閑庭退藏巖谷何地非王土也

呼父爲爹

梁蕭憺刺荊州還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急如水火何時來哺乳我傳謂爹徒我反荊土方言今浙人以父爲爹字同音異亦隨土聲而變廣韻爹陟斜切注羌呼父徒可切注北方呼父其說甚明奢者切注吳人呼父爺以遮切注俗爲父聲音大率相似循回紇傳以父爲多亦此類

騶虞

以騶虞爲獸始於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羣歐公引賈誼新書騶文王囿名虞虞人之官以關之漢儒尚符瑞以龍麟鳳龜爲四靈後增騶虞以配五行曰龍仁獸鳳禮獸騶虞義獸龜麟知與信獸誣罔可知騶虞爲獸不見他書誼以虞爲官得之矣以騶爲囿則又穿鑿考之傳騶虞梁官備也又曰天子田獵七騶咸駕是虞固山澤之官而騶亦官也意文王田獵雖騶從與虞人之賤俱有仁心詩人於是嘆美之如宣王行狩必言徒御齊侯于沛必招虞人騶虞並稱

於經旨無礙若不食生食不踐生草之說予不敢信

篙師

海壖呼篙師爲長年按杜詩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攤錢高浪中古今詩話謂川陜以篙手爲三長老蓋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

泮宮

魯泮宮漢儒以爲學予觀菁菁者莪序謂樂育人才而詩敘教養之盛中阿中陵孰不知爲育才之地惟泮水序止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而詩言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則征伐之事言順彼長道屈此群醜則克敵之功言淮夷攸服既克淮夷淮夷卒獲則頌淮夷之服借曰受成於學獻馘獻囚可也於此受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之畢集何也或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此在泮之士然不言教養之功而繼以桓桓于征狄彼東南不過從邁之多賢何也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公之設教然不言教化及於羣才而先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不過宴遊之和樂何也合序與詩初無養才之說其可疑一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書莫大於復古僖公登臺望氣小事也左氏猶詳書之學校久廢而作復蓋關吾道之盛衰何經傳略不一書其可疑二也坰序言史克作頌以脩伯禽之法足用愛民務農重穀數事使果能興崇學校克何不表而出之以侈君之盛美其可疑三也上庠虞制也東序西序夏制也左學右學東膠虞庠商周之制也孟子言庠校序皆古之學使諸侯之學果名泮宮何他國略無聞焉其可疑四也記禮多出於漢儒其言頖宮蓋因詩而訛鄭氏解詩泮言半諸侯之學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其解禮記頖言班以此班政教使鄭氏確信爲學何隨字致穿鑿之辭其可疑五也有此五疑予意僖公不過作宫於泮地樂成之際詩人善禱欲我公戾止於此永錫難老而服戎狄於此昭假孝享而致伊祜於此獻囚獻馘而受琛貢此篇與宣王考室之詩相表裏特周爲居處之室魯爲游從之宮祝頌有不同予按通典言魯郡乃古魯國郡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宫於上詩言翩彼飛鴞集于泮林林者林木所聚以泮水爲半水泮林亦爲半林乎泮爲地名與楚之渚宮晉虒祁之宮無以異於是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堯舜禹湯武王周公有咸池大章韶夏濩武中曰文王有辟雍是以辟雍爲天子學亦非也詩言於論鼓鍾於樂辟雍又云鎬京辟雍無思不服亦無養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遠必有傳授漢儒因解泮水復言辟雍求之義不可得故轉辟爲璧解以員水

正五九三長月

今俗人食三長月素按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洲唐人於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鄭鎮內戒屠宰不上官是以天帝釋爲可欺也妄誕可笑然月

令於春孟言無傷胎夘毋聚大衆不可稱兵於仲夏言君子齋戒必掩身毋躁薄滋味節嗜欲靜事毋刑於季秋言命衆百官無不務内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豈時令當然耶

左氏筮易

易說變卦起於左氏如鄭伯廖論公子曼爲卿自豐上六變爲離晉師救鄭自師初六變臨子展論楚子之厄自復上六變爲頤蔡墨論龍見于絳自乾初九變爲姤曰潛龍勿用九二變爲同人曰見龍在田九五變爲大有曰飛龍在天上九變爲夬曰亢龍有悔純乾變純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上九變爲剝曰龍戰于野其說變卦往往不過一爻及一卦從立議論固可若以筮法言自六爻皆有變動左氏所載占筮悉不出一爻之變陳敬仲之筮觀六四變否畢萬之筮屯初九變比季友之筮大有六五變乾晉伯姬之筮歸妹上六變睽卜偃勸王之筮大有九三變睽齊棠姜之筮困六三變大過魯穆子之筮明夷初九變謙婤姶生之筮屯初九變比南蒯叛之筮坤六五變比晉救鄭之筮泰六五變需比十事更無重爻以上變者惟晉伐鄭之筮遇復以全卦言而季武子報聘之筮艮八之隨以六二不變爻取義豈一卦與一爻變與不變者其象純一可以立論姑假是致附會之言不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筮占之應何無兩爻以上變者可書耶左氏失之誣予於此得之

探花郎

摭言載唐進士賜燕曲江置團司年最少爲探花郎本朝胡旦榜馮拯爲探花太宗賜詩曰二三千客裏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蔡寛夫詩話亦言期集擇少年爲探花是杏園賞花之會使少年者探之本非貴重之稱今以稱鼎魁不知何義東軒筆錄謂期集選年少三人爲探花使賦詩熙寧余中爲狀元乞罷宴席探花以厚風俗從之恐因此訛爲第三人

彭籛經

俗以素女術出於彭籛予攷列仙傳籛云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卧後人集其採納之術號彭祖經是籛之採納以存真葆衛爲先務與世之論大相反所謂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特欲形容八百歲之壽且久耳漢藝文志有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且謂聖王制外樂不禁内情爲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命即此類也

扶桑

離騷云飲馬咸池揔轡扶桑東京賦云登天光於扶桑謝莊月賦云擅扶桑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張衡思玄賦憑雲遐逝夕宿扶桑東坡云一醉扶桑暾半夜扶桑開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於扶桑注曰東方之野山海經曰暘谷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如此則扶桑在沆寥之表及觀南齊扶桑傳沙門慧深來說云扶桑在大漢東二萬

里土多扶桑木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績其皮爲布錦及爲其地乃在中國東或謂日出扶桑以日自東方出耳猶倭自謂日出處天子耳山海經多誕不足爲據楊炯渾天賦謂扶桑臨於大海李白詩謂西海栽若木東溟植扶桑竟以扶桑爲日西京賦復與濛汜對說

俗字

俗字皆有所出釋常談載之詳矣予復得數字孚鞶虞較古尺曰度量之由生皆絓閃（上胡話反下胡麥反）而不通即今之絓閃字禮儀志有懊憹（上烏号反下奴台反）歌即今之懊憹字衛恒說字勢曰或黝黗（上於糺反下主點反）黝黗狀似連珠即今之黝點字王沉釋時論曰[illegible]而刺天成公綏嘯賦曰割礚勞曹即今之[illegible]勞曹字古人用此等字不見爲俗何耶

虎石蛇盃

大率奇事易失實虎石蛇盃意義略同皆有二出漢書李廣出獵見虎射之没矢視之石也射不入矣韓詩外傳熊渠子夜見虎射之没金飲羽下視知石復射矢摧無跡晉書樂廣賜客酒盃中有蛇既而疾廣意廳壁角影復置酒客頓愈風俗通應郴請杜宣酒盃中如蛇宣得疾後於故處設酒蛇乃弩影耳意遂解二事於人名俱不合未知孰是

次對

今人以唐百官入閤待制次對以次對呼待制然唐初京官五品以上清官每日一兩人隨仗以備顧問正元七年於常參日引見二人次對訪以政事元和間武元衡有請合而爲一唐之待制非若本朝之有此官建隆詔每內殿起居文班朝臣及翰林學士等以次輪對淳化詔百官次對遇起居日常參官兩人次對皇祐詔兩制兩省臺諫三館帶職省府推判官次對是次對即輪對非待制之職也本朝侍從本與百官輪對元祐以王存奏罷之復行於紹聖四年紹興中用呂祉奏始有已見請對之制是則次對輪對本無別議

琉璃

琉璃自然之物彩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常魏畧云大秦國出緑縹（縹下）青紺赤白黄黑紅紫十種琉璃西京雜記載武帝以白光琉璃爲鞍閤室照十餘丈如晝是也今用青色琉璃皆銷冶石汁以衆藥灌而成之始於元魏月氏人商販到京能鑄石爲琉璃採礦鑄之自此賤不復珍非眞物也博雅以琉璃爲珠近之

餛飩

續釋常談引資暇録云餛飩以象渾沌不正書（渾沌）從食不載故事事物紀原并無此名件唐逸史載李宗回客知人飲饌將同謁華陰令客曰與公喫五般餛飩及見果然酉陽雜俎云今衣冠家有蕭家餛飩漉去湯肥可以瀹茗是舊有此名本草載艾葉療一

切鬼氣炒作餛飩吞三五枚以飯壓之取混沌之義信矣俱從食邊何耶

鬻爵

今之鬻爵之濫極矣多咎晁錯之作俑余謂今之鬻非鬻爵也鬻官也鬻爵所貴者虛秩鬻於上鬻官所鬻者實利歸於下鬻爵者非正論大是鬻官令募天下入粟得以拜爵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不過予之虛爵以免罪初非任以官事文帝時張釋之以貲爲郎武帝令吏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此不徒鬻爵而鬻官至靈帝鴻都榜賣公卿及州郡黃散段熲張溫崔烈雖有功勤名舉亦以貨賄得之晁錯復生必大爲所笑

傲骨

唐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間有傲骨予觀世俗如脂如韋之人亦本氣質之自然詩曰籧篨口柔也不能俯戚施面柔也不能仰夸毗體柔也卑屈以柔順人天苟賦以此質望其剛毅自立可乎

大人堂

四明大人堂在子城內府治北俗呼曰闞相公祠作郎高閌撰記謂節度使錢億祠土人不敢稱其名尊曰大人新志疑之以其義不明也按億吳越王俶弟自漢乾祐二年判明州乾德五年終於任首尾二十三年時俶據吳越億在鎮久官府即家也自乾德五年至開寶七年雖莫考所繼之人然億以前如鏵元珠堆元珦皆錢氏子弟倚苑非子世襲置家廟於府治則開寶八年姪惟治爲節度使創爲祠以奉香火蓋大人之名特子弟尊稱諸父之通號家語曾子曰參得罪大人漢書高帝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疏受答叔廣曰從大人議以大人名祠錢氏子及姪惟治祀億甚明謂之堂即祠堂也以便於往來立祠於府治內矧億浚湖築塘修它山堰等有功於民建奉國節度自億始與之爲郡守不同億既久任惟治在鎮又五六年繼此遂列祠於五朝若謂闞燔燔無顯功且吳越家臣無緣錢氏子弟肯奉祠於治所以大人稱之無嫌也今所謂闞相公者以燔乃錢氏臣曾守此土從祀其旁民有祈禱者不敢瀆其尊而請於闞後遂知有闞不知有億今又有闞相公五通神之號尤可笑或訛爲吳太傅闞澤澤慈水人不曾守此土郡未移治不應先有此祠大人之名益爲無據

姓從省文

古人姓氏省文多矣如謝射落洛疎束蔓萬奴似華辛橋喬龍能隨隋止十餘姓惟去邑者多如邾朱郳兒郤谷酆豐邵召鄧登鄯皆亦有分爲二姓微有添減則鄐去邑從衣郤去邑從草鄒去邑添水大率古人用字務省繁文姓字從邑者多或謂避地避難避仇未必皆然

擁旄將軍

唐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纛入境築節樓迎以鼓角本朝有六纛旌節門旗二

受賜藏之公宇私室號節堂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益有旌節則有神祀今節鎮重此祠節堂衙禮廢矣

詩書篇名

書篇名所謂分大禹皐陶益稷爲三特竹簡不能多載不得不分以有暨益暨稷之辭名曰益稷猶論語孟子篇名孔以不忘益稷之功則求文義大過詩篇名之例不一關雎葛覃之類取其首章權輿騶虞之類取其末章召旻韓奕之類取一章之義合而成文訳與羊蕩與綿之類取章中一字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則取章中一句惟雨無正酌賚於詩無所取毛氏強爲之辭曰雨自上下曰賚予也曰酌先祖之道中心不安雖支辭強辨與詩絶不類亦有例同而名異者綿綿瓜瓞與綿綿葛藟同一取綿綿之義一以葛藟爲名綿蠻黃鳥與交交黃鳥同一取綿蠻之義一以黃鳥爲名意編詩者誤取以爲名耳

穆生疏廣知機

師儒所以明道出處尤當知機穆生因醴酒不設楚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而申生受胥靡之罰疏廣見元帝不慧謂官成名立不去將後悔遂移病而望之受牢獄之禍於是知穆疏蕭優劣

香藥卓

坡公與章質夫帖云公會用香藥皆珍物極爲番商坐賈之苦蓋近造此例若奏罷之於陰德非小補予考坡仙以紹聖元年抵五羊楶爲帥廣適舶出香藥時好事者創此它處未必然也今公宴香藥別卓爲盛禮私家亦用之作俑不可不謹

魏相許伯

士大夫出處如渾金白玉不可玷闕魏相賢相也始奏封事及白去副封乃借逕於許伯於是霍氏殺許后之謀乃得聞即詔相給事中給事中近習之官也漢初不加諸士大夫相安受之後居相位何始進之不正也用平恩以護太子家疏廣能言相謂非臣所及相豈念不到此感汲引之恩不敢諫耳王吉言許史貴寵謝病歸而相不能留漢以外戚中絶是相啓之東漢史直筆者當書曰漢由外戚取相位自相始

六曹尚書爲文昌

今以六曹尚書爲文昌按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祿司災後漢志謂出納王命敷奏萬機乃文昌天府李固云尚書猶天之北斗令及左丞總領綱紀僕射右丞分掌廩穀是也漢又有錄尚書事令錄僕丞總以尚書言之即今尚書省古納言職也本朝令錄不置有二僕二丞自更官制以左右僕射左右丞爲宰執郎中與後之左右相及參政六曹分職既非尚書省長貳通稱曰文昌是文昌宮之將相反爲列曹之屬矣

麟趾

今稱宗寺曰麟寺玉牒曰麟牒宗英曰麟趾之秀蓋本於詩序言衰世公子信厚如麟趾注謂後世雖衰

宗猶振振信厚前輩謂文王化行雖商衰世之公子
亦信厚與有商孫子侯于周服同二說皆有衰世之
辭亦是語忌王言宣布似不可用

星履曳履

六曹尚書用星履曳履熟事也二出處皆不可用漢
鄭崇爲尚書僕射曳革履上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乃
僕射事唐韋見素爲吏部侍郎杜甫詩曰持衡留藻
鑑聽履上星辰乃吏部侍郎事

綠野堂白蓮社

閑居用綠野乃裴度於文宗時留守東都治堂號綠野
服簫散不問事時尚係釐留臺非閑居事也宮觀用
蓮社乃白居易致仕與僧如滿在香山修淨土號白
蓮社是致仕後事

鴈塔題名

予得唐鴈塔題名石刻細閱之凡留題姓名悉過士
廃前後不一非止新進士也唐進士特於曲江宴賞
之暇有此會猶今北使過錢塘例於浙江觀潮天竺
燒香耳若泛以鴈塔題名爲登第慶賀之辭則觀潮
燒香亦可謂言穹廬之來使乎

防海

舟師始於吳越惟曹劉赤壁爲大戰南北分境仗以
防江建炎南渡始有防海之說沈與求言虜造海舟
慮爲虚聲以懼我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閘海
舟自京東入海必由泰州港口通州料角東則通明

鎮等次至平江而北洋次至金山次至向頭料角水
勢湍險一失水道舟必淪溺得沙上水手方轉料胡
人捨馬不能有所爲一舟容幾馬可謂全富之論紹
興末年李寶放蘇州洋三日風怒舟散漫不能收酌
消自誓風止退泊明州關嶼追集散舟浹旬後方復
故欲乘機速發而風作波濤如山經月不得進南人
諳海道者也於舟楫非不便利猶艱阻如此況北人
乎膠西之戰女眞在船匍匐而睡略不能動采石之
勝亦以女眞不諳江道能施放弓箭者每舟不過數
人盡死於中流今人不攷本末北風一擊即湍湍於
海道予嘗詢之並海篙工謂北舟皆湊諸雜木遇鹹
水多溼且重滞登萊一帶惟平底可用過料用尖底
既非一潮可到必有棲泊之處船少則無以取勝多
則一放大洋豈能成蹤錢塘同時發渡遲速上下猶
不可必其能併力以相援乎使船中皆習水尚彼此
不相保況仗篙師欲一舉入吾腹心以全取勝決無
此理昔葉義問謂土豪結練海道擒侍海食之利能
役船户欲於江海要處分寨以爲豪主使土豪撓於
舟楫之間官兵拖於塘岸之上則官無虚費民無横
擾此策甚善鹽城石港料角等處皆可舉行近浙則
各屯大軍規摹已備不必慮也

麗正門名

今行在内南門名曰麗正本取重離麗正之義然麗
正乃唐集賢院名張說謂麗正乃禮樂之司麗正書

院開元五年建十三年改爲集賢院

中書見胡旦

湘山野録載胡旦乞入見王沂公奏旦曆廢乞送中書問求見之因至堂沂公與諸相具諸生禮列拜旦長揖而坐中書堂宰相治事之地表儀百辟若在是外臣乞對送中書引問自有公禮何暇講師生之私敬旦於都堂巍然受諸相之拜而不辭決無此理

一字師

南唐野史載張迥寄遠詩蟬鬢彫將盡虬髭白也無齊己改爲虬髭黑在無迥拜爲一字師陶岳五代史補齊己携詩詣鄭谷詠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齊己拜谷爲一字師一謂張迥禮齊己一謂齊己禮鄭谷豈一事訛爲兩人將齊己以其師人者還爲人師耶然改白也爲黑在則是兩字師也陳輔之詩話云蕭楚才知溧陽乖崖作牧有一絶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閑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一字師也此却用前故事

温公申公議論

司馬温公與呂申公友善同召試知制誥温公試而申公辭改天章閣待制温公以爲不及命下力辭謂同召而獨就是公著廉遜而臣無恥遂亦除此職予意温公借此以辭能耳士大夫立身行己各有規繩一進一退惟心之安豈在苟同范景仁與温公爲異姓兄弟心未嘗不合元祐出處各行其志不失爲同也人安得議其優劣

中涓

今人通竿揩言典籤王府官也記府掌記幕府官也已難用之書吏中涓之稱尤更爲僭漢石奮爲中涓受書謁此豈臣下之所宜用

桂王

馬存子長游謂子游京師新如東桂骨肉如王世以桂王之地爲京師按戰國策蘇秦曰楚國食貴於王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天帝乃楚國故事

家道

聖賢言家道如刑家御家閑有家皆有肅然不犯之意嬀汭之嬪虞必曰刑于二女文王之於大姒必曰刑于寡妻齊御閑刑皆以嚴爲主易家人卦家人嗃嗃婦子嘻嘻終吝治家之道與其失於寬寧過於嚴嚴雖覺防範太過無寬裕氣象終則吉寬則縱溢放肆綱紀蕩然矣故家之將興父子夫婦齊齊有禮於肅正之中自然雍穆一失治家之節小有縱太過父不父子不子夫婦不成夫婦亂倫敗度靡所不有乖爭凌犯之風反自此起故曰王假有家假亦正也

橄欖詩

東坡橄欖詩云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注引杜詩崖蜜松花落本草崖蜜蜂黑色作房於巖崖高峻處然坡詩與橄欖對說非崖蜜也果谷子曰

崖蜜櫻桃也它無經見予讀南海志崖蜜子小而黄殼薄味甘增城東陽山間有之雖不知與櫻桃爲一物與否要其類也注坡詩者引小説橄欖與棗爭甘曰待你回味我已甜特坡公换崖蜜作對耳山谷詠橄欖云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眞味晚方回坡公取其味相反山谷取其味相投李義山蜂詩紅壁寂寥崖蜜盡此但作蜜用非是

寓錢

法苑珠林載紙錢起於殷長史唐王璵傳載漢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王璵乃用於祠祭今儒家以爲釋氏法於喪祭皆屏去予謂不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謂之明器神明之也漢之瘞錢近於之死而致生以紙寓錢亦明器也與塗車芻靈何以異俗謂果資於冥塗則可笑

恩科

聞見錄載至和間富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法蓋公與段希元魏幷平同場屋相善不欲私之故爲天下之制世以推恩法始於富公予謂不然仁宗開天章閣召范富條當世務方以止僥倖澄汰不才吏爲説無緣以私意創此科攷本朝開寶三年詔禮部閲進士十五年以上司馬浦等賜出身祥符八年詔進士六舉以上雖不合格並奏賜特奏名七十八人天聖二年以特奏名李道宗等爲宜濟四年詔進士實應三舉免取解景祐元年詔進士五舉年五十雖試不合格以名聞自此率以爲常寶元元年被恩賜者九百八十四人至和中李柬之以校年累舉不責詞藝謂之恩澤四五百人欲革之孫汴等條具將上嘉祐元年詔罷特奏名時公正當國也嘉祐二年復賜特奏名及諸科二百十四人恐一時詔罷特奏虜望因行裁減耳然嘉祐三年再詳定科舉條制亦不該載一舉三十年法何也

獬豸

吳薛綜謂孫權曰日南男女倮體可謂蟲豸五代盧程駡任圜曰爾何蟲豸按爾雅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豸字合丈介反十二獬韻豸字下亦云蟲無足侯思止曰獬豸但能觸邪按説文獬廌獸也古者決訟令觸不直廌字合丈蟹反然四紙韻廌字下亦注獬豸獸名然則廌與豸義本互通若有獬字下雖丈介切亦獸也如止一字縱丈蟹反亦蟲也今人見御史冠有獬豸冠單呼爲豸可笑

正衙常參

唐文武職事官九品以上望朔朝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監察御史員外太常博士日朝爲常參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爲九參五品以上及折衝當番五日一朝爲六參三日不赴常參即横行參假時多御宣政正衙立仗廊飡而退開元以朔望上宗廟牙盤避正殿移御紫宸即喚仗及從正衙者自東上閤門入謂之入閤唐末喪亂既不常御外朝入閤亦

廢常參官赴正衙對立宰臣押班傳不坐即退後唐
明宗令五日一度赴內殿起居自此宣政不御省臺
寺監應在京釐務官以妨職事求免宰臣內朝奏事
中書聚廳無暇押班不廢正衙獨待次及辭謝官武
班諸衛無本品攝以使臣十員元豐間始罷常參日
參則左右史及尚書侍郎御史大夫以上六參則三
省及御史臺官寺監長貳以上兩參則寺監丞大理
評事以上月參則寄祿官通直郎以上除朔望參外
每以初五十一廿一廿五為參日渡江後雖有日參
官正衙既不日御又無入閤之制內殿廢起居之禮
四參日分或大暑祈寒風雨沾濕及假故向車駕詣
德壽或國卹中行宮中之儀多免常朝參日無幾嘉
定末年臣僚申嚴此制寄祿官通直郎以上既不比
承平之時一入國門即破白直及馬雖欲赴朔望
不可得參日多免猶前日也

陳東伏闕

靖康孫覿論大學生陳東誘衆伏闕為亂建炎黃潛
善箋貫東極刑覿潛善不足道也張魏公亦奏胡珵
筆削東書欲使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幾至召亂遂
以諷諭狂生規搖國是將珵追勒編置或謂魏公乃
潛善客珵則李綱客也因借此去之公為一代人物
宗主亦復有此失所言六賊及薦李綱去潛善黃乃
天下之公言珵果筆削之其心皆止於愛君乃不論
所言之是非以草萊之士挾權為罪暨誦工諫何所

逃譴使建炎果用東言必無渡淮航海之事然高宗
特以靖康之間為懼不欲伏闕却不以言罪人它日
贈東官祭東墓贍其家而官其後以生前布衣為身
後法從於東亦無憾嘗曰朕即位聽用非人至今痛
恨之贈官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意死者不可復生
追痛無已聖心惻怛如此予深為魏公惜之

十五國風二雅三頌

風雅之正變以治言自邶至曹治固多變鄘衞鄭秦
有美有刺太王治豳風化所基何皆言變風鄭南山
至魚藻治固變矣六月車攻斯干諸詩何以言變小
雅民勞至桑柔治固變矣崧高韓奕烝民江漢諸詩
何以言變大雅或曰衞鄭與秦皆國人私美其君不
合於治之正豳以周公遭變宣王功業不終柔難卜
王風正雅然六月序言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微
矣宣王出而周道粲然復興變雅不始於厲王而始
於宣王何也若專以治言則淫奔其君豈得為詩夫
子安得存之周禮籥章歌豳詩豳雅豳頌豳治未純
於正胡用之於樂章況七月陳王業與公劉戒民事
無以異一繫正雅一繫變風何也詩大小雅以治言
則受命作周代商繼伐為政之大燕羣臣嘉賓燕兄
弟朋友為政之小嘉魚山臺菁莪卷阿棫樸均為養
才用才之詩何以分政之小大六月采芑車攻江漢
常武均為宣王中興之詩何以分政之小大周魯商
三頌以盛德成功為主則周頌之薦宗廟告神明稱

述祖宗功業極其形容自稱曰惟予小子閔予小子曾孫篤之皆謙沖退托而商頌言假祖之孝曰湯孫奏假言赫赫之功曰於赫湯孫言奉祀之誠曰湯孫之將言天命之久曰在武丁孫子不過頌美主祭之君周頌簡嚴商頌敷暢已非一體魯頌稱美之辭益侈以衰微不振之魯奔走於霸主之號令惴惴自保不暇乃謂其懲荆舒服戎狄修復伯禽之法度與經傳大率相反聖人合商周與魯並以頌稱又何也謂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則豳何以有雅謂美盛德告成功則豳何以有頌予謂求詩於詩不若求詩於樂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及言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樂正詩則風雅與頌以聲而別古者詩存於樂延陵季子觀樂於魯使工為之歌乃於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常記禮言鄭宋衛齊之音與聲淫及商和非武音歌頌大小雅以為聲歌各有所宜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周禮教六詩以六律為之音左傳晉得楚囚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音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有娀之北音塗山之南音夏之東音周之西音專以音樂為主聲相形故生變五音樂之正也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樂之變也後之言樂有二宮二十一變樂有正聲必有變聲夫子正詩於樂豈獨風雅有正聲而無變聲哉故國風十五國之土歌土歌之正為正風土歌之變為變風採諸若以聲別之列國非無正音散而不傳耳豳風[illegible]風周之變音周南召南之正音其雅樂之正變也亦然皆肄工歌所以則其聲之正變復析為小雅大雅亦不過雅音之大者為大樂章大燕享用之雅音之小者為小樂章小燕享用之春秋穆子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歌文王俱不拜歌鹿鳴而後拜韓子以捨其大拜其細為問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皆不敢當鹿鳴所以嘉寡君敢不拜嘉是見雅音小大即樂章之小大也以言於頌周頌雖簡商魯之頌雖繁周頌肅敬懼而謙恭商魯之頌雖侈麗而誇大其音均合何往非頌人不以言求詩而以樂求詩始知風雅之正變小大與三頌之殊塗同歸矣孔穎達云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音政而參以音其論得之矣蓋樂與政通謂無關於政固不可悉以政事解之則有不可解者今之樂章至不足道猶有正調轉調大曲小曲之異風雅頌既欲被之絃歌播之金石安得不別其聲之小大正變哉

王儉紅蓮

庾杲之為王儉衛軍長史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今臺郡幕客多用紅蓮故事始比按齊衛將軍實預朝政猶漢三公開府豈況常僚僅可比用之据牢椽則其類也不然則用於諸戎之幹官却無害

朝議

本朝以太祖太宗開基眞宗仁宗神宗配古三宗非英宗則裕陵無自而繼高宗又有中興之功於義皆百世不遷廟祧未可輕議寶慶廟議竟無定論予考鄭康成王肅華議論雖詳朱震惟取劉歆之說謂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此數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於商太甲爲大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無說舉商三宗宗無數也勸帝若之德博矣禮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菑則祀之異姓有功德猶且特祀況先祖乎又說中宗高宗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以歆議觀之太祖廟固在七廟之內而三宗廟則在七廟之外不然則商祖契而宗湯今大甲大戊武丁已爲五廟豈有身爲天子而祀不及曾祖者前漢守祖有功宗有德之說凡尊之爲宗則萬世不毀不待集議於遷易之時而尊謚之始其論已定光武既爲中興之祖其後宗名世爲陵寢號廟制不可行矣蔡邕以和帝而下功德無殊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皆奏毀是既宗其功德則不可祧欲祧則當如邕議者去其號方可本朝聖明相繼宗以虛名而後毀其廟於理未允

鬻熊遇時

鬻熊年九十見周文王曰老矣鬻子曰捕虎逐麋臣已老矣使坐而策國事尚少也孟嘗謁楚丘先生春秋尚多遺忘矣楚丘曰使披距投石追車赴馬何暇見老深某遠計役精神而決嫌疑吾始壯矣周家尊事黃耇不過乞言非勞其筋力強之以事也大夫七十致士禮之常也間有特異之賢尊而禮之任其德而不任其力也使鞭鈍策朽以盡瘁於羣有司何補於其國哉

姓氏改易

世之改姓氏如莊爲嚴敬爲戴恒爲元奭爲盛以義改也理爲李求爲仇畧爲各籍爲席弘爲洪朗爲晁以音改也棘爲棗陳爲東仲爲种樂爲聲熊爲能鄫爲曾愼爲眞劉爲金非爲作敬爲文爲苟以字改也蔓落以莘橋邾郳鄶鄣鄁郕郜隨滕爲萬洛以辛喬朱兒會章背成召隋滕合音與字而改也亦有因一事爲萬世不易之姓田千秋乘小車改爲車謝服出征改射氏儀以民無上改爲是劉遵考以忠諫此伍員改爲員猶有源流可攷逃難山谷強氏曰潛遂失本姓一姓改爲數姓者如香橫四子守墳墓者改爲是居徐者爲香居幽者爲桂居華陰者爲姓此四姓同一香也勾姓本避高宗諱勾濤則仍字更音鉤光祖則加金絢紡則加絲句謀則加草句思則易字勾龍如淵則加龍此六姓同一勾也後世昏烟何自而辯又有因二音而訛者貟音運俞勑枚反葉音攝今從正音甄音堅宣和唱名以堅呼之不應訛爲眞矣繆或爲穆遂成二姓豈源流之固異耶複姓多此人而中國望族不可以義通者乃因所居而增諸葛則

諸縣之葛申屠則屠原之申毋胡則毋丘之胡閭丘
則頓丘之閭所謂同門而異户也

楮券源流

券書聽稱責以傅別特民間私相稱責以爲符驗公
家未嘗爲之漢皮幣王侯貴人用相朝覲聘享栽
以薦璧民間未用唐憲宗時商賈至京委錢諸道經
費趨四方合券取之裴武欲禁盧坦請於三司飛錢
給據更相兌爲鈔祥符中張詠鎮蜀患鐵錢之重設
質劑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界使富民十六户主之
資産寖耗不能即償薛田請官爲置務天聖元年寇
瑊守益置益州交子務紹興間錢端禮議令榷貨務
給降諸軍見錢公據關子三百萬及以分數給朝士
俸於市肆要鬧處置五場同見錢收換每一千別輸
錢十以爲吏卒用總不過四百餘萬商賈入納外郡
綱運悉同見錢無定數貼償脚乘之費競欲得之有
不止用官價者其後所造稍多價漸虧損乾道三年
出内庫銀二百萬兩易楮幣焚之孝宗謂朕以會子
十年睡不着淳熙間至二千四百萬令宰相兼領用
錢收換曰會子少則重多則輕可謂講究本末詳且
悉也慶元後券日增開禧所出益夥第十一界三千
六百三十二萬六千二百第十二界四千七百五十
八萬九百第十三界五千五百四十八萬幾及一倍
四千萬其價寖損朝廷始詔江浙諸道必以七百七
十行用然非令之所能禁嘉定初頓損其半法禁并

行令既嚴而價未定持空楮於市無有肯售者公私
大窘旱蝗來言用太學生吳幼存等封事還籍沒富
室之産悉從其禁楮價及增錢七百六百諸處不等
不至十分折閱以楮稍損於開禧自然而然也後無
以爲糜給忠義及慶賀之費日謂責齊皆可通用遂
廣行印造盱楚江閩用兵所費日廣十四界十一千
二百六十三萬十五界十一千六百九十八萬幾及
二億三千萬益濫開禧之數縱收爲災土木費多所
印第十六界本爲換易之用不免權且出之至紹定
癸巳歲用過九千四百餘萬一界計一億十三千三
百五十五萬止三千九百萬未支出以二億二千萬
之數欲強以七百七十之價人知其難益久易相蹤
創兩界換一之非高折金銀及以官誥度牒與第十
七界新券貼換徒擾榷貨務舊數紐筭都不知十四
十五兩界舊多破損舊皆換易稍於封樁未及焚毀
又復移用其數遂不可計僞造者不與焉雖可易舊
爲新而換兩界舊券者止第十七界及用物貼換不
能悉償凡州郡樁積與七八所納之券悉爲乾沒設
有水旱盜賊縣官既已無備且有兵事悉取辦於楮
兩界之用於東南已踰二億所造日增常患不給乃
以州郡不能科提爲病予謂錢與楮猶權衡也有輕
重則有低昂分毫之力不與焉蓋錢與楮皆本無用
可以貿有用之物則人用之使如古所謂粟易械器
械器易粟有無可以相易則何資於錢如古所謂治

田百畝歲用千五百之類小大粗足於日用何賞於楮白物貨難以阜通於是假國法以流轉故言錢則曰平準所以見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準平也錢多易得則物價貴踊此漢唐以後議論也自商賈憚於般挈於是利交子之兑換故言楮則曰秤提所以見有是楮必有是錢以秤提之也楮多易得則舍錢貴重此紹興以後議論也準平秤提皆以權衡取義而低昂有在於重輕明矣陸贄謂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斂之趙開謂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錢少如欲錢與楮俱多則物益重矣且未有楮之時諸物皆賤楮愈多則物愈貴計以實錢猶增一倍蓋古貿通有無止錢耳錢難得則以物售錢而錢重錢易得則以錢售物而錢輕後添楮以佐錢則爲貿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貴古人惟重本政穀粟桑麻及諸用物食物本也錢末也楮又末之末楮惟便於商賈今乃強之收藏價必用七百三十使刑禁可行則慶元開禧嘉定嘗用之既無驗而復効尤焉且曰蔽民銷毀也番商般販也吁此敝久矣固所當禁而不足以救目前之急蓋自王安石罷銅禁奸民銷錢爲器邊防海舶不復譏錢之出非特今日今之所慮在楮日益而不知止耳柳宗元言立緡曰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此秤提大術也今日悉欲取法　孝宗獨楮幣一事與　孝宗議論相反何耶

無恙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晉顧愷之與殷仲堪牋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日本遣使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風俗通云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相勞問曰無恙神異經云北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病名曰猔猔恙也常入人室屋黃帝殺之北人無憂病謂無恙蘇氏演義亦以無憂病爲恙恙之字同或以爲虫或以爲獸或謂無憂病廣干祿書兼取憂及蟲事物紀原兼取憂及獸予看廣韻其義極明於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又噬蟲善食人心也於猔字下云猔獸如師子食虎豹及人是猔與恙爲二字合而一之神異經誤矣

前席

前席事不止賈誼誼之前則商鞅見孝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席誼之後則蘇綽見周文帝陳申韓之道帝不覺膝之前席鞅綽言雜霸賈誼言鬼神感動主聽則均今獨取宣室事何耶

佽飛廟

四明舊圖經稱佽飛廟昔有碑今亡神姓氏無傳淮南子云荆佽飛渡江兩蛟夾繞拔劍斷蛟全斛募冀記唐開元改鄞爲明郡名奉化軍號佽飛考此蓋軍將有功而人祠之九域志引淮南子事乃非是之非非飛走之飛今廟榜稱荆佽飛侯豈好事者附會以非字類新志注有蛟池鎮以廟又云唐末刺史黃晟初爲佽飛都副兵馬使保護鄉井設而祠之是新舊

圖志皆無定論佽非事始見於呂春秋按漢百官表武帝更左弋射爲佽飛注周時渡江越人在船下將覆之佽飛入水殺之與呂春秋淮南子人與蛟小異以非爲飛則巳久矣古字初未嘗拘隸釋載綦長恭君頌曰飛陶唐其孰能非與飛其義自通何必有是非飛走之疑漢軍號旣取荆佽飛之武勇如宣帝發飛射士詣金城元帝發佽飛射者擊羌隋大業改左右衛所領軍士名佽飛唐建佽飛軍於明節鎮之號乃遣衛士留屯若今飛虎虎翼軍耳郡有城隍宜有主宰當時佽飛屯軍於明必建本軍香火以荆佽飛侯王爲額如今東三班之祠關王秘書省之祠蒼史王及各建天王堂之類軍廢此祠遂存廟碑無攷所信者額及九域志耳舊志指額爲附會又以名字不同疑九域志遂有軍將之說新志因刺史黃晟嘗爲兵馬使又說爲晟自建軍爲使凡幾人安知爲晟何不言黃刺史而言荆佽飛侯王廟額巳久旣以侯王爲稱決難遷就又自蛟池立說尤爲臆度旣立佽飛之廟必鑿池以象其事或舊有池因廟而訛若因池建廟古之斬蛟如周處許旌陽之類甚多何獨取於佽飛人與軍名相合耶

發人私東

唐穆宗時錢徽掌貢舉段文昌李紳以書屬所善士不從言於上曰今歲禮部不公皆關節得之乃渠徽刺江州或勸徽奏所屬書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豈何奏人私書取而焚之本朝皇祐元年六月臺諫李兊等言比歲日察有繳交親往還簡尺遂成告訐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毋得繳簡尺以聞從之繳奏私書自非特士君子不爲亦法令所禁

教官稱冷官

唐元宗嘆鄭虔之才以不事事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而無曹司杜甫詩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非以學館爲冷及以登臺省爲進用蓋言諸公日趨省獨廣文無職掌耳今以教導之職爲冷官意正相反廣文館與四門太學國子並列亦郡文學之職

巾箱本

今之刊印小冊謂巾箱本起於南齊衡陽王鈞手寫五經置巾箱中賀玠曰家有墳素何須蠅頭細書荅曰檢閱旣易且手寫不忘諸王從而效之古未有刊本雖親王亦手自抄錄今巾箱刊本無所不備嘉定間從學官楊璘之奏禁毀小板近又盛行第挾書非備巾箱之藏也

抑之詩序

詩序以抑爲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予考史記諸侯年表宣王十六年衛武公共和元年在位五十五年平王十四年卒衛世家釐侯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武公立犬戎殺幽王武公將兵佐平戎命爲公五十五年卒温公稽古錄悉用史記紀年劉恕

通鑑外紀用汲冢紀年以爲武公宣王十五年立平王十三年卒前後止差一年以此攷武公即位宣王之十三年中間又有共和之十四年是厲王之後二十七年公即位也國語云武公年九十五猶箴於國作懿詩以自警注曰懿詩大雅抑篇也武公之自警在於耄年去厲王之世幾九十載謂此詩爲刺厲王深所未曉

世事未嘗無對

唐宋遺史載張崇帥廬州不法民苦之旣入覲人謂渠伊必不來崇詰口率渠伊錢再入覲人不敢言捋鬚相慶崇率捋鬚錢五代史補載趙在禮自宋移永興人曰眼中拔釘矣在禮乞還每日率拔釘錢方鎮不法信非一處此二事雅可爲對

唐進士貶官

唐以進士爲重入仕爲輕緗素雜記及禹錫嘉話載賈島事一謂累舉不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一謂島爲僧居法乾寺宣宗微行於寺上取詩卷覽之島攘臂奪去帝慙而遂除島長江簿唐宋遺史所載略同程鈞有奪卷忤宣宗之句摭言載開成中溫庭筠以文爲貨執政惡其攪擾場屋黜隨州方城尉裴坦爲貢詞有澤畔長沙之比北夢瑣言載制辭孔門以德行爲先文章爲末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夫士子起布衣爲簿尉今爲異恩矣時則爲貶黜何唐士之貴且重也盧氏雜說云文宗言進士之盛時宰對舉場中云鄉貢進士不博上州刺史此實錄也

燕巢詩

雲溪友議載元和下第士人多爲詩刺主司獨章孝標爲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云舊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承宣吟諷良遺才及重典禮闈孝標擢第青瑣高議載唐僖宗時于化成依中丞蔡援門館一日告去作燕離巢詩主人後留之與前章一同但改落字爲隳字化成竊孝標之舊作將青瑣所傳之繆耶

蓄米

古者藏多粟次以穀未嘗藏米載於經史可攷武王發巨橋之粟廩人掌九穀之數倉人掌粟之藏廩人饑粟晉飢秦輸之粟李斯入倉見鼠食積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敖倉藏粟甚多趙充國曰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鄭吉田渠犂積穀魏太祖許下屯田所在積穀以太倉穀千斛垣下穀千斛賜袁渙家晉天文志胃三星天府主藏廩五穀也南四星天庾積廚粟所也雖穀粟言其大槩然藏米絕少唐太宗置常平令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五年米三年吳會並海卑濕尤甚且盡藏無法不一二載即爲黑腐三年之令不復舉行何耶

御屛隔座

令人用御屛隔坐之事以晉尚書令紀亮與子中書令瞻朝會以御屛隔坐然隔坐不始於亮後漢鄭弘

爲太尉寮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毎朝見引伯躬自卑上遂聽置雲母屛分隔其坐由此爲故事是隔坐發端於門生坐主也

唐進士無恥

唐摭言載裴思謙從仇士良求狀頭高鍇庭譴之次年鍇知舉誡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懷士良一緘易紫衣趍階下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書中與求巍峩鍇欲略見之思謙曰卑吏便是思謙人物堂堂鍇見改容從之集異録載王維文章音律爲岐王所重時公主已薦張九臯爲解頭王令維衣錦繡緑琵琶同詣主第諸伶旅進維妙年絜美主館問王答曰知音者也令獨奏新曲主諭名維曰鬱輪袍大奇之王曰此生詞學無出其右維獻詩卷主驚曰皆我所習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升之客右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作解頭一舉登第此二事無廉恥甚矣雖得一名何足爲重紀載以爲盛事何耶

左右

漢以右爲尊謂貶秩爲左遷仕諸侯爲左官居高位爲右職周昌相趙高帝曰吾極知其左遷陳平以右丞相遜周勃位第一平爲左丞相位第二謂左戚右賢居客之右朝廷無出其右皆此意也本朝官制如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左右曹左右諫議左右司諫正言皆不以右爲尊猶以右文爲秘省殿名何耶

程蘇爭致齋

東坡年譜載程蘇嘗因致齋廚無造食葷素蘇令辦葷程令辦素蘇謂致齋在心豈拘葷素爲劉者左袒時館中附蘇者令辦葷附程者令辦素予謂不然齋之禁葷見於法令乃禁五辛慮耗散人之氣間其精誠與禁飲酒聽樂嗜欲悲哀一同欲其致一之妙通於神明耳二公未免以葷爲魚肉徒有是非之辨莊子載顏回不飲酒不茹葷謂祭祀之齋是也

桃符

風俗通曰黃帝書稱上古之時有兄弟二人荼與鬱用度朔上桃樹以制百鬼於是縣官以臘除飾桃人垂葦索歳時記桃者五行之精厭伏邪氣制百鬼本草經曰梟桃在樹不落殺百鬼山海經云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東北曰鬼門萬鬼出入也有二神曰神荼曰鬱壘黃帝象之立桃版於戶淮南子曰羿死於桃棓注云棓大杖以擊殺羿由是鬼畏桃令人以桃梗作代歳旦植門以辟鬼後漢禮儀志曰代有所尚周人木德以桃爲更言氣相梗梗更也莊子曰插桃枝於戶童子不畏而鬼畏之桃之制鬼見於傳記者不一而六經亦自可考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傳曰楚人使公視襚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殯周禮戎右贊牛耳桃茢鄭司農云喪祝云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以桃茇除壁聖人不廢例以巫家之說而鄙之可乎

艾子

世傳艾子爲坡仙所作皆一時戲語亦有所本其說一蟹不如一蟹出聖宋掇遺陶穀奉使吳越因食蝤蛑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蝤蛑至蟛蚏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眞所謂一代不如一代也

令甲

漢令甲令乙令丙乃篇次也宣帝詔令甲死者不可生江充傳注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章帝詔曰令丙箠長有數當時各分篇次在甲言甲在乙言乙在丙言丙今例以法律爲令甲非也此與言乙夜之覽不同古人雖以更數爲甲乙丙丁之分却有唐太宗甲夜觀事乙夜觀書出處可用

東閣

今人以宰相子爲東閣按公孫弘爲丞相開東閣不過招延賓客之地於子弟初無預今之引用乃李商隱九日詩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由再得窺上言郎君乃令狐綯下言東閣猶是令狐楚之舊館東坡九日詩因引此事合而言之蜀道郎君閉東閣且容老子上南樓此雖使令狐綯繼義山故事然東閣之開閉於郎君何預又云南岸老宿閑相過東閣郎君懶重尋以郎君加於東閣下猶言宰相子也與汪龍溪云東閣郎君之未有用之皆無病今竟以東閣呼郎君豈爲父者不能獨招賢之責子得以盜其權耶

嚴更

西都賦衛以嚴更之署注嚴更督夜行鼓也此內部中所謂嚴更擊長也嚴與發嚴及中嚴外辦同唐制日未明七刻捶一鼓爲一嚴侍中奏開宮門城門五刻捶二鼓爲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群臣五品以上俱集朝堂未明一刻捶三鼓爲三嚴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西閣奉迎嚴即嚴肅之義今以辦嚴爲辦裝因諱而改恐難例論

鼫鼠五技

本草謂螻蛄爲鼫鼠即荀子鼫鼠五技而窮者謂之鼫鼠而引鼫鼠事全不可曉荀子注稱鼫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許氏說文言今河東有碩鼠大能人立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黍逐則走入空樹中有五技本草之論其果然耶爾雅於蠜曰天螻也不聞有鼫鼫之說疏曰一名碩鼠蓋依於本朝諸公非正文也於鼫鼠注雖引蔡邕螻蛄之說郭璞以爲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中呼爲鼩鼠則與蔡說不同於鼯鼠夷由注云似蝙蝠肉翅飛且乳亦名飛生音如人食火煙又與蔡不類郭璞鼯鼠贊曰鼯之爲鼠食煙栖林載飛載乳乍獸乍禽反猜孕婦人爲大任鼫鼠贊曰五能之鼠伎無能憑應氣而化翻飛鸎集詩人歌之無食我粒是鼯鼫判然二物非螢明矣前輩詩用鼯處極多韓愈詩猿呼鼯嘯鷓鴣啼蛟龍出沒猩鼯號李白詩

鼯嘯桂方秋飢鼯嚬呻杜甫詩斜弓落鼯鼯飢鼯許
落藤蘇詩磨牙鼯號古戍飢鼯鳴柔乘俱不及於子被
黃詩雖云五技鼯鼠笑鳩拙亦不以為鼯翻雅字以
蔡謬為非本草必因鼯而附益之不然則螻蛄之五
技偶與鼯鼪同因以名之若鼠頭兔尾人立跳舞與
飛乳人音決非螻蛄明矣

樊遲學稼

樊遲學稼學圃子曰不如老農老圃旦謂小人哉樊須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夫子固以須無志於大而鄙之然夫子所謂不如農圃則是言質之辭古者人各有業一事一物皆有傳授問樂必須瞽問刑必須皐農事非后稷不可禾麻菽麥秬秠糜芑各有土地之宜方芑種褎發秀穎栗各有前後之序本末源流特槩見於生民七月周禮遂職事曰稼穡樹蓺及任農以耕事任圃以樹事是各有職老農老圃蓋昔聞其故家遺俗窮耕植之理者也此許行所以學農家令以所傳齊民要術亦可想農圃之梗槩管子地員一篇載土地所宜比禹貢尤詳悉元君子說農道夫有意義稼容足耨容櫌耘容手謂之耕道人耘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産於塵而殖於堅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疎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畝欲深而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吾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其撙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扶踈樹境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踈則多粃境而專居則多死其說禾黍稻麻菽麥得時失時尤詳且悉與呂氏春秋大槩略同昔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藝文志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氾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蔡癸一篇九家百十四篇要之各有傳授不可例以夫子鄙須遂謂無此學也

倚門

俗說母之望子曰倚門按戰國策王孫賈事閔王王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望女女暮出而不還吾倚門望女朝暮之出入固可言倚門若出稍久當曰倚閭蓋門不可久倚故也今人但用倚門事豈以暮出不還為俗忌耶

張范議論仁恕

唐裴伷先得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於君故士可殺不可辱嘉貞不說說曰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慶曆中晁仲約得罪富公議欲誅之范公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富公慍范曰輕導人主以誅戮它日手滑雖吾輩未敢保張范二公可謂仁人君子之言然謂恐及吾輩則亦顧慮借以開釋同列耳若預為己計而故縱則不可昔豫讓報國士之知曰將以愧後世為臣懷二心者為見不欺於君曰恐負翟黑子事上以忠臣之

節也由己由人乎哉如唐武宗欲誅楊嗣復李珏杜悰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不宜手滑此語却無病

臨安金魚

坡公百斛明珠載舊讀蘇子美六和塔寺詩沿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初不諭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投餅餌久之略出不食復入自子美至今四十年已有遲留之語苟非難進易退不妄食安得如此壽觀此則金鯽始於錢塘惟六和寺有之未若今之盛南渡駐蹕王公貴人園池競建豢養之法出焉有金銀兩種鯽魚金鯿時有之金鬣爲難得魚子多白吐吞往往以萍草置池上待其放子撈起曝乾復換水復生魚黑而白始能成紅或謂因所食紅虫而變然投之餅餌無有不出能不食復入者蓋寡豈習俗移人雖潛鱗猶不能免耶

蠶馬同本

唐乘異集載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馬頭娘以祈蠶搜神記載女思父語所養馬若得父歸吾將嫁女馬迎得父見女輒怒父殺馬曝皮於庭中皮忽卷女飛去桑間俱爲蠶俗謂蠶神爲馬明菩薩以此然周禮馬質禁原蠶注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蠶馬同氣物不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蠶祀先蠶與馬同祖亦未可知

盬鹽

西漢中食貨志猗頓用盬鹽注盬鹽池也於盬造鹽故盬音古予觀采薇注王事靡盬盬不堅固也頡羽注盬不攻緻周禮盬人共其苦鹽杜子春讀爲盬謂盬鹽直用不湅治以詩禮注觀之則盬爲不攻緻及不湅治以食貨志注觀之則盬乃盬池二說似異然海鹽湅治後成其爲鹽也雖壞池盬出水即成其爲盬也易壞其理一也

傳注

藝文志易經二十九篇傳四十一篇毛詩三十九篇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春秋經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先漢經自爲經傳自爲傳自馬融注周禮省學士之兩讀以傳連經杜預爲經傳集解亦合爲一然於一字之旨必以一字別之讀者因知其彼爲經而此爲傳也易有文王周公孔子之辭初未嘗亂乾之卦首篇繫辭以爻與彖象屯卦以彖係於繫辭下以象係於逐爻之下均爲聖人之言一之猶可歐陽公以十翼非夫子所作及言有何謂也與子曰乃講師對答之辭所謂元亨利貞四句曾穆姜之言必講師引以伸其說詩序舊以爲夫子子夏所作然鄭康成解詩於經謂箋箋重也以經文既有毛注鄭則重爲發明於序則直注之使序非毛公之文則毛公豈得無注毛苟有注則鄭亦必言箋然衣序云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與定之方中注云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閟宮注云孟仲子曰媒宮也無以異一繫之序一見

之注講師附益可見十月之交雨無正小宛小旻四詩序謂刺幽王鄭謂刺厲王之詩序謂衛莊姜送歸妾鄭於禮之坊記爲定姜之詩使序出於夫子子夏康成其敢爲異同之論十經傳既混而爲一其間或有夫子及子夏之辭亦不可辨晦庵解詩純用正經蓋有見於此

温公蜀公議樂律

予觀范蜀公與司馬温公議樂律書蜀公謂房庶亦法古本漢書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累黍爲赤縱置太長橫置太短新赤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氂六毫是以樂聲太高皆由談以一黍一分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長短斷之爲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是度由量起温公據漢書正本謂律法以一黍之廣定爲度之九十分得黃鍾之長是度由律起予謂先王吹嶰竹以聽鳳鳴六律六呂生焉天地未嘗無自然之中聲復擢其中聲之不傳於是因十二筩以制律而驗之於氣氣之應有淺深管之入地有長短驗子於黃鍾驗未於林鍾驗寅於太簇氣至則灰飛管差則不驗律建而天地之中聲有所攷復起於黃鍾之長取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寸尺丈引定

而度生焉度立而黍之長短有所攷復起於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升斗斛定而量生焉量立而黍之小大有所攷復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斤鈞石定而衡生焉衡立而黍之輕重有所攷四者具存或自源而徂流如先王以律起度量衡可也或自流尋源因度量衡以起律亦可也四者既亡周漢之議已爲不同司馬遷劉歆班固以爲一上一下劉安京房鄭康成以蕤賓爲重上生呂不韋以大呂爲重下生或代律以準或代律以鍾或代律以笛卒無一定之論況二公當漢唐五代之後欲爭律歷志之全脫以定一代之制人因知其爲難然主蜀公之說者但當辨子穀秬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之有合於度與否不必曰度之起律非也主温公之說者但當辨一千二百黍積實管中爲九寸取其三分以爲空徑果有合於量與否不必曰量之起度非也天文局觀天而驗曆太史局筭曆以測天所得尚精未嘗不合倘温公因律歷志之元本取爲度以作律驗之於氣灰飛苟應則度可爲律蜀公因律歷志之古本取爲量以作律驗之於氣灰飛苟應則量可爲律蓋有天地之中上則有天地之中氣而中聲應焉律度量衡者起於黃鍾月令於中央土有律中黃鍾宮之說是律呂之出於自然豈有古今之殊不能求律於人而求律於天氣驗則律驗度

量衡亦於是而論定矣正不待較古本今本之異同也

義役

今之義役朝臣以為便奏欲通行之予謂此法在民則為義在官則大不義義役莫如周比長族師黨師縣師征賦貢皆以上中下士為之不以役名也秦漢三老掌教化有秩嗇夫掌稅賦游徼巡盜賊無秩無秩則以非義徒役之矣元魏取鄉之強謹為三長皆有復漢唐胥吏有公廨錢加役者免租調民猶樂於趍義本朝以鄉戶為胥役不堪衙前之破蕩熙寧令出錢助役雇吏正長役除然當時計物力差耆長曰役法以收稅賦計戶籍差正長曰保甲法以巡盜賊後發縣之五等而都為之等以戶長收稅而兩法俱弊紹興取雇役錢封樁之隸經總司胥吏多無祿始虐正長代輸追捕與官吏往來科配供給之費皆取辦焉正長有破蕩之患於是衆鳩金買田以供役蓋出於大不得已不咎官吏以非義虐正長乃謂率錢以飽溪壑之欲者可通行於天下可乎夫力役之出庸併於兩稅繼有雇役之雇錢以隸經總司復使率錢為義役是三出錢而不免役以為義未見其為義也

性善惡

世之論性者二善惡而已人往往取孟而闢荀予合二書觀之孟子自天性見所謂善必指其正大者欲加持養之功大學誠其意之謂也荀卿自氣性見所謂惡必指其驁戾者欲加修治之功中庸強哉矯之謂也氣性與天性不同苟非上聖得無過與不及之病荀卿於是名之為惡曰柔膽猛戾也曰齊給便利也曰庸衆駑散也或柔之以調和或一之以易良或輔或節或抗或刦力指其用力之要然則孟子之學澄其清而滓自去荀子之學去其滓而水自清有補於後覺則一

瓜戍

今人到官賀謝語必言瓜戍按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遂作亂弑齊侯此豈好出處矧戍役比之官則為振賤尤難用之於慶賀

太公六韜

武王問周公曰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公曰攻禮為賊攻義為殘失民為匹夫王攻失民者也何天子乎此即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之說雖出傳記於理無害孟子說至仁伐不仁何至血流漂杵於武成取二三策蓋恐失武王征伐之初意六韜之書允文武反覆問難無非由姦詐以傾覆人國如言養其亂臣以迷之近美女淫聲以惑之親其所愛以分其威賂其左右以得其情八符陰秘三部分書詭伏設奇遠張誑誘少知道者不為文武太公其為之乎果爾則文武豈為仁義之師太公豈為王者之佐劉恕作通鑑外紀亦惑之至謂文王與太公陰謀以傾商政其事

多兵權奇計然漢書藝文志注謂呂望爲周向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以太公術者所增加漢時巳嘗疑之今反使右科習爲正經可耶

麥秀黍離之歌

箕子過故殷墟感宮室生禾黍作麥秀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周大夫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其顚覆作黍離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所以咎亡國之君與言狡僮無以異箕子之歌簡而直周人之詩微而婉體有不同耳借傳靖康淵聖狩虜營有人作憶君王詞云依依宮柳拂宮牆宮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獨立黄昏人斷腸語意悲凄讀之令人淚墮其憂君憂國之語也

高帝封雍齒

高帝未封諸將往往坐沙中語留侯欲帝封平生所憎以安之遂封雍齒爲什方侯羣臣喜曰雍齒尚侯我屬無患矣留侯此策亦有所本古史載晉文公過曹里鳧須盜其資而亡公餓介子推割股以食之至是里鳧須請見曰君去國久民臣多過自危鳧須爲賊大矣君誠使驂乘游於國中百姓見之自安文公說而從之民臣皆曰里鳧須不誅吾何懼也豈留侯之策與此暗合耶

鹽法

前輩謂歐陽公作罷茶鹽法詔言私藏盜販實繁有徒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外數千里設陷阱而陷吾民也每嘆息以爲眞王言是時鈔未至設陷阱以陷民其弊必至於此自崇寧初蔡京作茶鹽鈔初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巳而變易對數買新鈔帶給舊鈔之半季年又變爲循環法未幾復令貼錢給鹽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民無貲更鈔巳納錢悉乾沒商賈破蕩盜販者多追捕日繁而盜賊熾矣皆老姦之誤國也後之議臣乃祖述其說鈔所帶發更易不常近因易借令貼納錢越次打發非惟商賈無可貼納者多鈔鹽賣則私販行不免嚴追捕之令利之所趨何所顧藉黥十爲群易至生變亭户嘗詢之亭丁謂倉臺給降本錢以一萬緡計之使司退三千緡爲裁底鹽錢二千緡爲官吏費止有五千緡到場移借侵用之餘散及亭户者無幾每斤以變秤所請本錢莫償滋以買薪之費非藉私鬻破家蕩產豈足供官惟有逃竄而巳鹽賈鹽丁窘困如此不思救其本而欲禁私販秪生事以激變耳紹興用何溥請禁科賣倉鹽高宗曰鹽雖官民間常用之物科賣則爲大害朕在京東目擊之其後盜賊此起今當嚴禁之大哉王言也

封章

俗謂章奏爲囊封本於漢凡章奏皆啓封至言密事不敢宣泄則用皁囊重封以進若州縣之紫袋劉向懼恭顯之傾危上乃上封章以諫其末云臣謹重封昧死上漢漏泄之法極重師丹使吏書奏丁傅得其草以告廷尉劾治策免　本朝於章奏凡論治大體及有關於聖躬者往往留中不出太宗得田錫諫疏悉類聚於禁中是也今例從內降付中書雖泛言敬天修德之類往往批依以入報非故事也

東宮東朝

今以太后爲東朝盖用叔孫通傳惠帝東朝長樂事然顏延年詩曰君彼東朝金昭玉粹東朝則太子朝也今以太子爲東宮盖用班彪傳東宮初建事然成帝報許后曰皇后其孝東宮毋闕朔望東宮則太后宮也此皆隨地以言初無定論後世以東朝爲太后以東宮爲太子可謂拘泥

萱堂

俗謂母爲萱堂考之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注云背北堂也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是詩既以君子行役爲王前驅而作以忘憂解之極通於母有何干預坡詩我非兒女萱却是鄙之之辭或引用樹萱事則不可用詩注之北堂

柳子厚文

柳子厚文壇之雄師世謂以作河間傳不入館閣然亦有所本漢書原涉傳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耶始自約敕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壹爲盜賊所汙遂行淫行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其意正相類

月令

月令陸德明以爲呂氏春秋後人刪爲此記蔡邕王肅以爲周公所作先儒以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非太尉之職太尉秦官決非周公之書予謂不然月令之書自大撓作甲子占斗所建伶倫制十二律以節四時之度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分四仲以定中星析因夷隩驗之於人孳尾希革毛毨氄毛占之於鳥獸東作南訛西成朔易歷之於事終之以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此夏時之所由起夏小正之書爾闡理明固已備月令之體周以農開國猶以時令爲先務大祭具見七月周公制禮作樂得無一代之成書使此書盡出不韋之手不應以十二令爲紀各以數篇解釋於後合爲六十一篇太尉固秦官所命冢宰司徒司空司徒與太史樂正樂師澤人虞人四監之類皆周官也予意不韋不過改司馬爲太尉耳盖贊桀俊遂賢良與行爵出祿雖非太尉之職而設儀辨位進賢與功制畿分封則大司馬之任也太宰周公增益夏小正不韋增益周公之書其間豈得無改竄淮南時則訓比呂氏十二紀又有異同此可爲證

椒房

應劭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實蔓盈升予故之
江充傳先治甘泉宮轉至未央椒房上官桀傳將軍
有椒房中宮之重劉輔傳於是減省椒房掖廷用度
及馬援以椒房不預雲臺之次椒房殿爲后所居固
分明師古注椒房謂以椒和泥塗取其温而芳也有
此理詩曰貽我握椒注椒芬香也男女相說交情好
也其義恐出此離騷經云播椒房芳成堂與石崇塗
屋以椒不過取其芬香於蔓行盈升初無關涉成帝
寵趙昭儀復建椒風殿以居之今例以椒風爲皇后
事非是

宣帝憲宗厲精

宣帝厲精而漢中興卒任許史恭顯輩以基宦官
權之禍憲宗厲精而唐中興卒任梁守謙王守澄陳
志玄輩卒致甘露之變自昔英主政自己出雖不
任群臣耳目必有所寄宫閫之内非在外戚則在宦
寺勢所必至要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如挈裘振領
但當選擇賢德以任之本朝托股肱於宰執付耳目
於臺諫寄心膂喉舌於侍從百執事所以通下情紀
經維其紀綱極正委任一偏猶有弄權於廊廟之上
者况宦寺外戚乎

士氣

本朝南渡後宰相得政最久且專者二一以威權劫
制天下士誅竄愈多而士氣愈振無異東漢之季一
以爵祿豢養天下士容受愈廣而士氣愈喜無異西
漢之季紹興易相之後一時人才彬彬輩出天下猶
可爲不至舉一世之人團揉如綿悉入籠絡駕馭之
中委靡成風如燈消膏浸微浸滅精神氣焰索然無
餘也於此時欲振起之以致厲精之治可乎

袁張相術

唐定命錄李嶠兄弟皆年三十卒母憂之問天綱荅
曰神氣清秀壽苦不永又請連榻而寢視嶠睡無喘
息候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公大貴壽是龜息也廣
異記云魏元忠謁張冏藏待之甚薄質通塞不荅公
怒拂衣去冏藏遽曰君相在怒中當位極人臣袁張
天下奇術也袁非得之瞬將以壽爲夭張非得之怒
將以貴爲賤見人於目睫間欲斷平生禍福誠難又
有因人事而變者如芝田錄載胡蘆生始不許白中
令之貴後因還婦人所遺齊器謂沉種陰德位極人
臣淝齋閑覽載胡僧始言大宋不失甲科後因渡蟻
謂于神頓異如活數百萬命小宋今歲首捷公不出
其下令人書此以禍福委之定命可乎

金縢

觀書不可先立議論只當平平看去金縢孔說請命
之書藏於匱緘以金石不欲人開二公倡王啓之故
見此書伊川亦謂二公道之如此欲成王悟周公也
予久復讀之二公初不知周公有此事自武王疾二
公始欲穆卜周公有代武王之說只得自以爲功史
乃冊祝以命于元龜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入

并是告啓籥耶啓金縢之篇也太史占筮之書藏于
金匱既取此書以觀筮文而未緘追公歸乃納册于
金縢以公歸二字細味之則諸史自將所祀册與所
占書並藏於匱公亦未知其併藏此册也既不自以
為功二公安得而知至群叔流言周公但告二公以
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亦不言此舉以明其心至
天大雷電以風王與大夫盡弁命史開篇取占書以
觀災祥忽見周公所自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
乃始問諸史與執事對曰信有此册公命我勿敢言
古人質直無縁二公知之詐以問諸史請史嘗以告
二公詐言我勿敢言也王執書以泣曰始欲卜天變
之災祥今不必移卜周公勤勞如此而我不及知此
固天大動威以彰公之德於是翻然悔悟天應昭格
大抵君臣不交則為否君臣交則為泰精禋既孚呼
召和氣在一念之間使成王非自然而感悟豈能致
天應如此其速前後本末分明如此自是以二公為
辭蓋言周公不令二公知我之心二公亦不知周公
有此舉也成王之知公天實啓之使二公果知周公
有此事何必遲遲二年之後待至天災巧為設計啓
王開之雖先儒有此說予不敢信

東坡非武王

坡公志林以武王非聖人且謂孔子曰大哉堯舜禹
無間然蓋不足於湯武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
三分天下服事殷可謂至德矣齊謂武王為弒君夫
子孚之其罪武王甚矣周公作無逸上不及湯下不
及武王亦有以哉坡公藉是立萬世訓則可所取證
據則非也子曰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
矣使夫子以放桀罪湯則伊尹不仁之尤者何以取
之堯曰載三帝三王之道皆孔子所常言自三聖及
湯武歷述昭告之辭有湯誓所不載者後據泰誓武
成語以頌美之可見堯舜咨命湯武誓師同歸一道
夫子得邦家猶是也衛公孫朝問仲尼學於賜賜以
文武之道為答蓋夫子平日以此自任門弟子之所
熟聞未始有文武之別其言三分事殷蓋明周家之
應天順人出於不得已耳其說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則傳注之說樂記載孔子與賓牟賈言武之聲淫及
商對曰非武音有司失其傳也若非失傳武王之志
荒矣夫子謂萇弘亦有是言賓牟賈却問武遲之又
久子曰樂象成者也揔干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
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公之治也以及周道四
達禮樂交通無非稱美武王之德業夫子特謂韶樂
美矣而音聲不失又為盡善武樂固美而音聲失傳
未為盡善使有慙德而象之武豈得為盡美耶夫子稱
夷齊蓋以二子棄其國封與不食周粟而死視景公
有馬千駟貧富異同而民之所稱則在此不在彼它
日言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必終之以我則異於是無
可無不可因夫子予夷齊便謂加罪於武王可乎周
公之作無逸大抵以享國之久長為言中宗七十五

子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五十年皆享國之久者成湯即天子位止十三年武王在位止十一年所以終篇不及湯武公之告君奭以成湯受命則伊尹格于皇天武王誕將天威惟四人昭武王冒丕單稱德言伊尹四人之功則湯武可知立政之告嗣王及成湯丕釐帝命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且欲揚武王之大烈周公之告成王果不及湯武乎興滅國繼絶世此天下所以歸心坡公乃以立武庚非武王本意謂武庚之必叛不待知者而後知復引弃父事讎爲謚如此則舜之殛鯀用禹亦有可議者矣

權行守試

本朝職事官並以寄禄官品高下爲權行守試侍郎尚書始必除權即真後始除試守行予考之漢試守即權也年紀令吏二百石以上蒲秩如真如淳曰諸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歳爲真食全俸趙廣漢守京兆韓延壽守馮翊尹翁歸守扶風皆蒲歳爲真是守試即權未得爲真也權字唐始用之韓愈權知國子博士三歳爲真今以權與守試分真假全無意義

鼠璞卷終

朝野類要五卷

（宋）趙升撰

清初鈔本（四庫底本）

朝野類要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趙昇撰。昇字向晨，自署曰文昌，未詳何地。其始末亦不可考。是書作於理宗端平三年，徵引當時朝廷故事，以類相從。一班朝、二典禮、三故事、四稱謂、五舉業、六醫卜、七入仕、八職任、九法令、十政事、十一帥幕、十二降免、十三憂難、十四餘紀。逐事又各標小目而一一詳詮其說，體例近蔡邕獨斷。宋至今五六百年，其一時吏牘之文與搢紳沿習之語，多與今殊，如朝儀有把見、科舉有混試之類，驟讀其文殆不可曉。是書逐條解釋，開卷釐然，誠爲有功於考證。較之小說家流資嘲戲侈神怪者，固迥殊矣。

朝野類要序

……京都觀之，……
公朝儀刑政事名理及聞夫搢紳間所稱謂皆茫
然無所知識，求之於書，則又簡略無紀。後進間
諸師友老先生指誨，歲月浸久，雖曰强記，終不如熟
之，遂寄之毫楮，姑目曰朝野類要。運令歲自江歸
舍，而遺本間為蠹魚之餘，殊可惜也。以好事
者來，隨手類錄，既且慵惰移書，才一費增而錄
之，于本不獨有以應酬，亦足以廣四方之見聞。惟其
宮禁內職，不復紀錄，非曰缺文，實不敢也。觀者當察
焉。
端平丙申重九文昌趙升向辰識于曖柱書院

朝野類要目錄

卷第一
班朝 凡十一事　典禮 凡三十事
故事 凡二十三事
卷第二
稱謂 凡三十九事　舉業 凡四十八事
降下 凡六事
卷第三
入仕 凡十二事　差除 凡十二事
陞轉 凡十一事　爵祿 凡九事
職任 凡十事
卷第四
法令 凡七事　文書 凡三十四事
政事 凡四事　雜制 凡十一事
帥幕 凡十七事
卷第五
降免 凡十五事　退閑 凡四事
憂難 凡九事　餘紀 凡十八事

朝野類要目錄終

朝野類要卷第一

文昌趙升

班朝凡十二事

御殿

本朝殿名最多，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次起居則垂拱殿，遇忌前假及祠祀日分則御後殿，正旦冬至及聖節稱賀，大禮奏請致齋則皆大慶殿，賀祥瑞聖壽賜宴則紫宸殿，宴對蕃使□□長春殿，試進士則崇政殿，若賜宴則集英殿，郊祀青城齋宮稱賀則端誠殿，諸班直推垛子則射殿之類。又有內殿如萬歲、復古、延英、崇珠、凝華、福寧、昔思殿，今上皇帝建繼照殿之類，北宮後宮之殿又不一也。

朝儀

起朝之儀，如出入不由端禮門，不端簡朝笏，行私禮，交互幕次，語笑諠譁，殿門內聚談，行立失序，立班交語，相揖無故，離位拜舞不如儀，出班伏出之類，皆謂失儀，即閤門彈奏有責。

常朝

今之所謂常朝，畫正殿也，人名垂拱殿，大凡殿名遇禮例合御崇政殿則臨時取旨，常朝則自九月中旬至來年五月中旬。

後殿

常朝值雨，則改御後殿。

六參

又名望參，謂一五日之常禮也，在京大小職事及不□從官□□，望參不待進，三次請假。

輪對

自侍從以下，五日輪一員上殿，謂之轉當面對，則必入時政或利便劄子，若臺諫則謂之有本職公事，若二衛大帥謂之執杖子奏事。

內引

內殿引見則可以從容時刻，亦或賜坐，亦或免穿執也。

待漏

宮內之前待漏院，所以候宮門開，及閤門呼班排班則穿執而入也，又名待班閤子。

正謝

凡拜官除授，命下之日即時赴新局當時，便回朝上謝恩，或奏之後則命不允而上謝之始

工行朝謝、

舞蹈

謂舞蹈有七拜大起居。

罷見

有罪之人朝見，如與免把見，則仍舊穿執，謂之罷見，唯如武士簇擁也。

把見

軍頭引見司等子，監擁有罪之人朝見也。向來紹興末年四川宣撫司管押到招捉北界偽知鄧州顏守能、知商州折可直，當如此。蓋唐以來朝見之儀有五，此其一也。今大礼赦及盛暑引赦 決罪亦用軍頭司引見。

事異叢書三

郊祀大礼　○典礼凡二十事

京城之外大祭祀皆謂之郊祀，如三歲南郊圜丘，時北郊祀后土皇地祇，一明堂中謂之明堂大礼。

五使

凡大典礼皆有之，如郊祀、明堂則有大禮使、礼儀使、儀仗使、鹵簿使、橋道頓遞使之類，山陵亦有八、護、按行、覆按、修奉橋道頓遞使之類，人有修奉都護，皆大臣帥座為之。

鼓吹

禮寺之太常樂也。

遊塲

大禮等排辦嚴也，皆用上軍及街仗司為之。

宿衛使

駕出合經宿，皆有宿衛使，向來一駕詣慈福宮等亦有之，今日親征則有御營宿衛使。

習儀

凡有大典禮，一一習儀，如郊祀大禮習五輅肆

事異叢書三

赦，一聖節習上壽儀及臨安府教樂之類。

冊寶

奉上尊号冊寶，亦有奉上冊寶使，用太常儀仗鼓吹也。凡玉冊則金寶，皆謂冊者，係玉為之，紅線相聯，可以合句字，皆金填，或謂玉以瑉石代之。所謂寶者，印章也，並文思院供造。

親饗

車駕親饗太廟也，其典禮類郊祀。

朝獻

四孟之月，駕出詣景靈宮也，自神廟朝建此如

在恤制內則權止。

分獻　凡三歲大禮有大臣亞獻終獻之外衆天神則在壇下分獻其餘神則差官徃各處行禮

奏告　凡有典禮┃祈禱皆差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五岳四海等處

致齋　行祀事之官預先於本司致齋謂不治事以謹潔其身也

受誓戒　三歲大礼于預行事官皆質明赴尚書省受誓戒然後致齋

恭謝　大典礼之後　車駕詣　景靈太乙兩宮行恭謝之禮

分詣　四孟朝獻如值雨及有故或第二日值雨皆命宰執分詣　諸殿行事

幸學　車駕幸太學則有恩例蓋古之養老尊賢之故事

釋奠　二月上丁日┃也凡學官並祭官太常礼官郎官皆赴太學大成殿同諸生行礼亦分為初中終三奠用太常樂八月同

降香　凡祈禱晴雨皆降┃御香乃　內侍省掌其事差快行賚送重則差內侍供奉官

避殿損膳　昔時水旱祈禱未應并天變星象邊鄙未寧則聖上有避正殿減常膳之議礼

輟朝　凡大臣等薨有礼例特輟視朝三日或五日

○故事凡三十三事

八寶　自秦得和氏之璧以為傳國玉璽其文曰受天明命既壽永昌後子嬰捧以降高祖於軹道者是也在漢則符璽令掌之增為八璽至晉惠帝北征七失六璽石季龍得之遂改其文曰天命石氏追唐亦有符寶而五代唐末帝遇亂攜以自焚故郭

周重造八寶而以天下傳本朝謂受命之寶鎮國
神寶天子之寶皇帝之寶天子行寶皇帝御寶天
子信寶皇帝信寶具各有所用如受命之寶惟封
禪用之其他各朝增置殿寶不在此數

大朝會

本朝禮制有元日大朝會如古之諸侯述職也凡
監司帥守遣赴一正旦大宴鄉貢進士亦預焉諸
道之進奏官亦預焉蓋進奏官乃唐之藩鎮質子

番司

京都承發文字如今之機宜故謂之使邸

鎖院

凡言鎖院者機密之謂也故試士撰麻皆如此也
試士則所差官預先入院議題有司排辦撰麻則
全番或半番快行御次往學士宅第傳宣候催宣
快行來足學士上馬朝服修幞隨簇入院乾道故則加頂
然若別有直宿學士或直院則出避之當夜依一
宣撰述如不可行者繳奏之謂之封還詞頭若可
行則撰畢一進呈閤報閤門宣詞令舍人令同閤門宣詞
令舍人鎖宿且當晚御史臺閤門報明日宣麻則文武
百僚赴一文德殿聽之如不可行則又有執政不

押麻之例即臺諫得以執奏矣除拜大臣則上旬
后妃中旬餘官下旬俗謂下旬剗麻非也或偶置
之耳

迎駕

車駕出幸經由在京去處凡百司局務官吏僧道
在百步之內並迎一
駕往回起居若免拜則祇奏
聖躬萬福山呼若免起居則不排設綵亭香案也

駕頭

孔毅父談苑云駕頭者祖宗即位時所坐也
皇朝類苑曰謂之正衙法座香木為之加金飾四
足墮其角其前小偃織藤冒之一駕頭至則宣贊
喝引迎駕者起居也又沈存中筆談謂是中貴官
捧几椅杌子於馬上今係閤門宣贊舍人

躬請

車駕每春天或御序躬請
北宮遊幸回則從一駕官多是戎裝而用一御馬
院動樂令
主上領慶閤躬請
恭聖仁烈太后一宮中宴賞是也 文法服帽色穿衫帶若武

臣則服色把御馬院掌聖上所乘之馬也
所謂騏驥院教駿營所掌者乃當朝所從駕者馬
之正也立仗馬亦如唐

教坊

自漢有胡樂琵琶箏箎之後中國雜用戎夷之聲六朝則又甚焉唐時併屬太常掌之明皇遂別置為教坊其女樂則為梨園弟子也自有教坊記所載本朝增為東西兩教坊又別有化成殿鈞容班中興以來亦有之紹興末臺臣王十朋上章省罷之後有名伶達伎皆留充 德壽宮使臣自餘多隸臨安府衙前樂今雖有教坊之名隸屬脩內司教樂所然遇 大宴等每差衙前樂權充之不足則又和雇市人近年衙前樂已無教坊舊人多是市井岐路之輩欲責其知音曉樂恐難必也

等子

軍頭引見司等子舊是諸州解發強勇之人經由遞傳至京師今則只取殿前指司捧日等指揮人兵揀為之故今于等子年勞援諸州排軍等事人員之職出職之日舊皆諸進奏院行謝益奏院輪遞鋪故也等子之上謂之右佐軍頭皆由百司人兵親兵及隨龍人年勞陞為之或幕士常之

金雞

大禮畢 車駕登樓有司於麗正門下肆赦郎立金雞竿監令兵士攀之在 京係左右軍百戲人今乃瓦市百戲人為之蓋天文有天雞星明則主人間有赦恩

聞喜宴

在 京則賜及第進士宴於瓊林苑 中興以後就於貢院

曲宴

有旨內苑留臣下賜宴謂之曲宴與大宴不同之義也

聖節

國朝故事 帝后生辰皆有 聖節名後免之只名生辰惟 帝立節名並自唐明皇千秋節始也

進香

北宮 聖節及生辰前十日 車駕詣 殿進香

滿散

滿散者終徹也每遇 聖節生辰宰執赴明慶寺預前開啓祝壽道場至

期滿散畢賜宴、

曝書

每歲七月七日、秘書省作曝書會、係臨安府排辦、應館閣并帶貼職官皆赴宴、惟大礼年分及有事則免、

聖祖

真宗皇帝尊九天司命天尊為 聖祖天尊大帝、蓋倣唐尊老君故事也、其詳載于國史、又秘書有 聖祖天尊大帝降臨記、

諸節

自唐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國朝因之、以正月三日為天慶節、（景德五年正月三日、天書降）四日為開基節、（[illegible]德七年正月四日、太祖皇帝登位）四月一日為天祺節、（大中祥符元年四月一日、天書降）六月六日為天貺節、（大中祥符元年六月六日、天書降）七月一日為先天節、（後唐天成元年七月一日、聖祖軒轅黃帝降）十月二十四日為降聖節、（大中祥符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是日禁屠宰行刑、著為令甲、

天慶觀

諸州皆置、建之所以奉 聖祖天尊大帝

報恩光孝寺觀

高宗皇帝中興以来、令諸州軍各建置報恩光孝寺觀一所、追崇佑陵香火、

土貢

諸州歲貢土産之物也、即夏禹任土作貢之義、

宣賜

俗謂經由閤門有司出給関照之物為明宣賜、不經由有司特旨賜之則曰暗宣賜

擊門

宰相動止謂陰有楳製神衛之、所以秦中歲時記言宰相儀仗、有類牛頭形者即是也、今之宰執出入、其仝吉先以物敲擊門、臺謂報擊曰櫑裂神也

免坐錢

國朝向有除授遷郡某州刺史、則亦有勅命下本州照應、其州遇細銜公文、則亦列其銜於後、若本官他日經由本州、則其知州合避廳遜坐、本義刺史耶是正官也、舊有除節度使者經由本鎮、不欲入坐、而本鎮迎送之外、又有礼物、俗名免坐錢、今廢之、

收諸侯權

唐以来藩鎮皆有質子留京都而
藝祖去襲封制知通資任以假之其餘節制兵權
之類則　中興制度也

羈縻

荊廣川峽溪洞諸蛮及部落蕃夷受本朝官封而
時有進貢者本朝羈制為羈縻州蓋如漢唐置都
護之類也如今之安南國王每遇大礼則加封功
臣字號而每歲差官押歷賜之是也

接送伴

蕃使入朝差官待之來程有接伴使副回程則為
送伴

館伴

蕃使入　國門則差館伴使副同在驛趨朝見辭
遊宴

伴射

殿前馬歩三司輪差備觀察承宣之官環衛四廂
之職以伴蕃使射々於玉津御園勝則有金帶陞
轉官資之賞

私覿

俗謂之打博蓋三節人從各以物貨互易也

會食

上庠有會食之礼諸百司亦有之凡同官輪日為
之唯階疏果盤釘之費

上馬

百司出衙人從先報上馬者蓋舊礼只是乘騎自
中興以来始乘肩輿也今從　駕亦乘騎尓

題名

進士及第者合集鄉人於佛寺作題名鄉會此起於
唐之慈恩寺塔也若官司州縣廳事各立題名碑
者蓋備遺亡尓

春宴

中興以来承平日久慶元間京尹趙師𢍰奏請從
故事排辦春宴即唐曲江之遺意也即於行都西
湖用舟船妓樂行寒食前排日宴會先宴使相兩
府親王次郎南班郡王嗣秀嗣濮王楊開府丙李
太尉次請六曹尚書侍郎統兵官次宴節度承宣
觀察使命班及都承知閤御帶環衛官次都司諸
屬官次宴卿監次宴六曹郎中郎官並是京尹館
伴後京尹季登述故事奏請如前供辦後開禧以
後兵興及追援百色行鋪害及於民此宴不復舉

矣

朝野類要

朝野類要卷第一

朝野類要卷第二

文昌趙升集録

稱謂 凡三十九事

行在

天子駐蹕之所在也古不聞之自秦漢方有此稱本朝百司初稱隨 駕某司自 真廟後皆稱行在唯三省學士院臺諫內侍省之類不云行在蓋天子之司及常侍之謂也

雜壓

以官職混序進遷之列以定品秩高下序其列位

五府

兩參政三樞密

兩府

樞密并直太尉

八位

此係舊制左右僕射尚書左右丞中書侍郎門下侍郎之類

三省

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也中書擬定門下進畫尚書奉行紹興十五年中書門下併而為一俱謂之也

制勅院

兩省　給舍并左右史也東省繳章西省掌詞頭記注

兩制　翰林學士官謂之內制掌王言大制誥詔令赦文之類中書舍人謂之外制亦掌王言凡誥詞之類

史官　起居郎起居舍人謂之左右史掌記注日生機政又實錄院日曆所會要所皆編修　國朝史文

侍從　翰林學士給事中六尚書八侍郎是也又中書舍人左右史以次謂之小侍從又在外帶諸閣學士待制者謂之在外侍從

六院　登聞檢院登聞鼓院官告院都進奏院諸軍司糧料院两審計司皆儲材擢用之地凡作縣有聲等官多除此

四轄　提轄左藏庫文思院榷貨務雜買場謂之四轄亦為儲材之地

貼職　宰執資格者帶觀文資政端明學士侍從資格者帶諸閣學士及以次侍從帶待制郎監資格者帶修撰直閣及京官在秘閣武臣帶閣門宣贊舍人之類

機政　宰執職事之謂

朝典　國之大法

親民　理治百姓監鎮知寨亦然

長貳　正官與副官之總名

幕職　僉判司理司法司戶錄參節推察推即判察判之類皆有本以主帥出案從權安當立長而得此名如衛青幕府是也

上馬官　教授運廳前上下馬故也

寄居官

子165-228

又名私居官不以客居及本貫土著俗謂之私居
寄居其義蓋有官者本朝廷仕宦也

判府
宰相三公三少與王出鎮方謂之判其餘乃通呼

縣令
未改京朝官宰縣也

知丞
已改京朝官也未改則帶權字只謂之縣丞

軍使
在縣之上軍監之下

朝野類要

舉主
依條制科格以薦名於　朝廷者內有職司常員之分

元老
國之老舊名臣也

宿儒
久有名望之士也

賢路
清要儲材陞擢之所也

言路
臺諫給舍也

搢紳
仕宦之稱本指其所帶之類也

儲材
拔擢於此職以待進用也

清要
職慢位顯謂之清職緊位顯謂之要兼此二者謂之清要

冷官
凡緩慢優閑之職是也因杜子美詩云廣文先生官獨冷後人遂專以號教官

朝野類要

麁官
武臣及軍官之自謙或以為識

閑官口
舊制及第人帶左字餘皆帶右字以左字係開口也今並不帶左右字

院體
唐以來翰林院諸色皆有後人遂以院中官樣之謂也如京師有書藝局醫官局天文局御書院之類是也即今畫家稱十三科亦是京師翰林子局

如　德壽宮翟省智堂故有李從訓之徒

世賞　書曰賞延于世卽今之奏蔭之類

選調　承直郎以下迪功郎以上文資也又謂之選海以其難出常調也

未出官　謂文學助教將仕通仕登仕下班資法之類

十三階　右武以上至刺史為止法

舉事韻書

舉業凡四十八事　二十上

治經　春秋兼三傳易書詩二禮各以一經仍各兼語孟謂之小經若詩賦人舊亦曾兼一經今免

武舉　分二等蓋絕倫者挽二石以上弓斗方平等者挽九斗以上可也至日步射兩箭馬射正背共五箭為

頭場

三場　第一場本經義三道小經義各一道計五道若詩賦人八韻賦一道省題詩一首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三道仍各有格式條限若武舉則以弓馬為第一場其次七書義五道其策三道

州縣學　即古者國有庠鄉有校之義本朝宰相王安石增制應補之法試考陞貫與貢舉不相干慶元以來又增附籍名以廣武舉之士蓋從臣寮請也

簾試　補試中者再於長官簾前試一次治經人作語孟義詩賦人作省題詩優者行食其有任子銓試過

舉事韻書　二十五

赴吏部簾試經義破題或有詩亦謂之簾試

供課　州縣學生分旬習試三場各給揭子供呈上庠亦然

堂試　州學考試考分將來由此陞補

陞補　堂試累中人推賞至於陞入上一等

補試　州縣學春秋兩放補試白身人本經[illegible]者注籍

混補
天下士人不限有無學籍皆得赴試本經一場中
者入上庠
大補
選試舊舉待補及州縣學等級該區士人陞上庠
也
待補
三場内只第一場合格及補試内只大經合格蓋
恐黜下之可惜故以此勉其學者唯試舉只可馬
合格者待補謂之一事中
自男考異
私試
每月試一場凡滿季計三場謂孟月本經仲月論
季月策並鎖試于前廊以學官主文考校唯公試
之月免
公試
每歲春二三月之交公試兩日三場謂第三日論
策各一道並差外官於貢院主文以學官予預考
校
内舍
入上庠宗學者皆外舍生若校定分數并行食分數
之人如公試中等即依例陞補内舍與公試榜同
出自後方得為長諭若内舍私試連三次不中者
降為外舍
上舍
内外舍校定分數人兩年一次試陞上舍凡九月内
鎖院三場以優等平等取人其罷法於省解也中
者自後不復赴公私試只赴上舍試以趨釋褐如
入學六年得為釋褐者謂之走馬上舍
釋褐
上舍試中優等者釋褐以分數多者為狀元其名
朝野者
望重於科舉狀元
神童
十歲以下能背誦挑試一經或兩小經則可以應
補州縣小學生若能通五經以上則可以州官薦
入於朝廷而必送中書省覆試中則可免解
覆試
童子舉及應制科人先進呈論策卷子如稱
旨必送中書省覆試内童子赴都堂令學執筆司
童試
中書省官挑試

州縣與十路而小試其才也

請舉　赴解試之謂也古者舉賢之制

保頭　舉人三舉終場者得為解試保頭

解試　依額取人薦名於朝廷謂之鄉貢若從來無學籍者經營請舉則必費力如曾赴混補則猶庶幾於科舉也此係本州及第出身官主文考校其武舉只就殿步帥前試弓馬中者然後赴鎖院七書義

彙事書事　一二六

弁策蓋武舉者保官狀奏名升試也

漕試　轉運司承集本路見任官牒送到隨侍子弟及五服內親如州府解試法但漕司員額頗寬容也係選差本路官主文考校

附試　因事在他鄉而未能歸本貫者皆就轉運司附試只是取人太少卻易為文才

免解　在學及格或遇特恩

比試　武舉士人先試經義一次然後赴解試

省試　除四川外諸州及漕司解士就禮部貢院鎖試名曰省試

免省　上舍試取中在省試前即免省赴殿

還省　前舉已中解試人因丁憂事故之人於今舉還試

類試　四川州軍解士只就安撫制置司類省試畢徑赴

朝事書　一二七

殿試

殿試　本朝例就崇政殿引試考試策一道畢日唱名

還殿　前舉已中省試人因事故未赴殿試今舉還試

免殿試　往年遇

主上即位以後未[illegible]及謂之[illegible]當[illegible]諒陰

皆曾免試祇請唱名

唱名

謂之臚傳。聖上御殿宣唱第一人第二人第三人為一班，其餘逐刪各為一班。

恩科

年高而到省多次，特奏名，其魁亦賜同出身，而次甲則得文學之名，俟赦文內於銓試或於銓注，即授權尉之類。亦有雖年及而未願就恩科，亦從便仍舊赴省。

三元

朝野類要

解試、省試並為魁者，謂之雙元；若又為殿魁者，謂之三元。然多是魚殿故也。蓋殿試以策取人，難得必魁治經義人也。

二二八

黃甲

正奏名五甲也。吏部謂之黃甲，闕摘第五甲，猶多貴顯，故或稱為相甲。

探花

選年最少者二人，於賜聞喜宴瓊林苑折花，迎狀元吟詩。此唐制，久廢。今人以第三名為探花者，非也。

擔榜

戲謂第五甲末名為擔榜狀元。

宏辭

自唐以來有之，本朝之制尤嚴，上自祕書，下及俗文，無不博覽，蓋所寄他日翰苑並掌雜著也。鎖試隨貢舉之歲三場，議論並以文字合格中選，取人無額也。

賢良

即漢舉賢良之制也。本朝尤嚴，紹興間嘗令背記九經注疏，而學者遂少，後臣僚請免之，止令記其義。鎖試之日三時六論，如五題合格即中選。

朝野類要

二二九

銓試

奏蔭出身人，各占經投狀，春銓試中選，即參部。若是登仕郎以下，即換選人文資也。黃甲年分，則第五甲人就附試之。

柏試

武臣奏補人銓試弓馬者，謂之柏試，并亦試律文。

刑法試

奏補人願試刑法，旨兼治兩小經，如中選，即入大理評事，或是刑司檢法官，次第可至刑部尚書。

教官試

及第出身次甲人合試教官者依次試本經詩賦

中選即注諸州教授

召試

及第出身次甲人已歷仕者召試館職中選即為

秘省官若武舉人召試閤職則為舍人所試文字

尤精細於常制

試換

武臣願換文資者如銓試之制若奏薦人并武舉

及第官願再試出身者從便應解試赴省唯年勞

補授及雜出身人不許換也

身學轉事

醫卜凡六事

醫學

如太武學設齋仍如舉人入試程文於判局下又

有教授

判局

判太史局即自擧壺臺郎五官正及大夫遞遷

充判局判太醫局自擠舍職事遞遷充判局

國醫

比名醫中選差充診　御脉內宿祗應此是翰林

朝野類要卷第

金紫醫官

試補

星亭則於本局試算造大曆測驗乾象醫學則赴

礼部貢院三場選試於難經素問脉經本草仲景

傷寒論聖惠方病源此七經內出題第一場則墨

義三道脉義二道第二場大義三道假令論方義

一道第三場假令法二道運氣一道比之士人止

不赴殿試其舉業亦為科場

局生醫生

如前試補中則曰局生學生入學次第試補遷改

身學遷事

職事如庠序例

出官

醫學出官則補醫官職注授京幸監修合官辨驗官

及諸州軍駐泊醫官

朝野類要卷第二

文昌趙升集錄

入仕 凡十二事

及第

文武舉正特奏名皆為及第出身

奏補

文武臣入仕及格即依本身官照格法遇大禮奏蔭弟姪子孫若侍從以上許降資授異姓如官雖及而考未及則身後恩澤

捧香

后妃親屬該　恩得官者謂之捧香恩例

西官

親王南班之婿號曰西官即所謂郡馬也俗謂裙帶頭官

軍班

内外諸軍兵并班直軍頭司等人[illegible]或有功得官皆是

年勞

内外百司吏職及諸州監司吏人皆以年勞補官法俗謂出職是也免銓試徑注差遣

雜出身

非及第奏補年勞之類者謂之雜出身

保引

内外百司差遣皆以恩例保引親屬係籍待試或遺補非比州縣之常差補也

進納

有因納粟賑糶及助邊者有只納射得不理選限文資者俗謂之買官此不可以就試出身也

封贈

生曰封死曰贈自有格法典例外有年及百歲即

加封一資而致仕也

歸附等

歸正謂元係本朝州軍人因陷蕃後來歸本朝歸順謂元係西南蕃蠻溪峒頭首等納土歸順依舊在溪峒主管職事歸明謂元係西南蕃蠻溪峒以納土出來本朝補官或給田養濟歸朝謂元係燕山府等路州軍人歸本朝者忠義人謂元係諸軍人見在本朝界内或在蕃地心懷忠義一時立功

脚色者

初入仕必具鄉貫戶頭三代名銜家口年齒出身
履歷若注授轉官則又加舉主有無過犯崇觀間
即云不係元祐黨籍紹興間即云不係蔡京童貫
朱勔王黼等親屬召保官結罪慶元間人加即不
是偽學近漸次除去

差除凡十一事

中旨
自禁中降下
御筆或直旨付有司施行

參堂
[illegible]
京朝官不於部即授即于廟堂陶鑄差選謂之大堂 三十四
又曰于堂沛有堂闕或差選人者

呼召
欲見宰執者具名刺門狀討會本府書司直省官
謂之下呼召即隨引參見

堂除
都堂奏差者也武臣即經密院輒若有闕則曰樞
密院劄子或樞密院奏云云

參選
吏部四選尚書左選掌承務以上右選掌武翼郎
以上侍郎左選掌迪功郎以上右選掌承信郎校
尉以上兵部掌下班祗應進義進勇副尉等那部
掌進武副尉所謂參部注授也

擬差
四選兵部奏擬差遣

殘闕
年老免銓試人或雜出身等人即注殘闕零負闕

差遣

辟差
帥撫監司郡守或奉選使堪倚用之人具名諮闕 三十五

[illegible]
奏差

定差
四川州縣只就各路轉運司爲銓選亦注差遣每
孟月出榜仲月參注季月中發請朝廷給降付身
文字內亦有通判員闕者若因事到闕亦許歸吏
部或參堂陶鑄者共二届亦間有之

差攝
帥撫監司州郡從有官或待闕人攝職謂之權局
本官自謂之被檄是也若白身人借攝文學助教
將仕郎副尉承信之類謂之白帖在法有禁

旌擢
謂賞有功績者特陞差職也
起復
已解官持服而朝廷特再擢用者名曰起復繫此
二字或已年及致仕或在降責中朝廷再擢用之
謂也
陞轉凡十一重
改官
承直郎以下選人在任須俟得本路帥撫監司郡
守舉主保奏堪與改官狀五紙即趁赴春班改官
朝罷奏事
謝恩則換承務郎以上官序謂之京官方有顯達
期舉主各有格法限員故求改官奏狀最為艱得
如得則稱門生
減年
磨勘轉官有四考或五考者該恩減其年類則給
公據異日揍類收試
寄理
當轉官而官序之名犯家諱者權止日帶寄理二
字他年併轉
雙轉
有功軍人自武翼郎以上每轉一官即雙轉兩官
若及第出身人不轉奉直中散亦仍雙轉也
特轉
謂非循常法陞轉而特有 指揮賞轉者
越轉
有功或及第人特越次第從轉之類
止法
謂如文臣轉中大夫直候職及侍從格方許轉太
中大夫若執政轉至金紫光祿大夫直候拜相方
許轉行特進又如武臣轉至武功大夫若有軍功
書奏事
方許轉行右武餘人以三官比轉一官又如捧香
只轉至訓武郎年勞只轉至承直郎之類
回授
合轉官而礙止法者許回授與弟姪子孫入仕或
轉行
比換
內外百司吏職未該年勞而願比換者依格改換
官資注擬差遣
兩易
俗謂對移也或因避嫌或以得罪被劾而罰輕者

皆兩易其任或事妨者亦然

賜出身

元非科舉入仕而特蒙大用或賜同進士出身方可執政蓋 國朝法也

爵祿見拿事

食邑

官序及格合封諸縣開国男以上者隨有食邑户數蓋比古之小大諸侯得國也若又及格則有食實封錢百户舊制每實封一户隨月俸給二十五文其加封則自有格法

職田

外任小大官屬合得職田者月俸之外本州給還米斛凡到任一年分並四月以前理上者該給

茶湯錢

為兼職而給也

賜借緋紫

本朝之制文臣自入仕著綠滿二十年換賜緋銀魚袋又滿二十年換賜紫金魚袋又有雖未及年而推恩特賜者又有未及而所任職不宜緋綠而借紫借緋者即無魚袋也若三公三少則玉帶金魚矣惟東宮魚亦玉為之

伎術官服色

醫官并太史官謂之文官頭或官尾並初入仕著綠及格則換紫并紅鞓帶又及和安春官大夫則或特轉之類而醫官又有特賜金帶者

兩鎮

謂封兩處節度使

兩國

謂封兩國王及夫人

襲封

謂世代授此官也如兩嗣王主奉濮秀祭祀如孔子之後世封衍聖公如周世宗之後柴氏世封崇義公蓋二王後之故事也

恩異

如詔書及贊拜皆不名如有輿入朝並賜元老大臣

百司

上自三省下及倉場庫務皆為百司或謂之有司又謂之京局

內諸司
自內侍省以下在　禁中置局并應屬內司子局
者皆是也
左右廂
廂官之名取廊廡間分職佐治之義今之城南北
廂北通判資序蓋比擬開封府左右四廂舊制也
若在城兵馬都監則又廊廡管押之義也故無刑
禁
外臺
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實分御史之權亦似漢繡衣
之義而代天子巡狩也故曰外臺
駐劄
沿江都統諸路總管路鈐等及京畿東南將副之
類皆曰某州駐劄者蓋本朝兵制所以示此乃
牌印
印司掌銅木朱記以牌詣本官請關印用印畢封
匣後納之凡牌入則印出印入則牌出蓋立法防
嚴之意也
公參
小官赴任詣長貳公參訖衙前聽候三日方敢退

歸本職今制遂禁廷拜
成資
滿任也
舉留
見任官政績而吏民願得再任者須本處進士
耆老以下列狀經監司舉留次請上司申乞
不釐務
添差之官則不理政事也若許干預則曰仍釐務

朝野類要卷第四

法令凡七事

文昌趙升集録

司

在京内外百司及在外諸師撫監司財賦兵馬去處皆有一司條法如安撫司法許便宜施行之類是也

海行

勅令格式謂之海行蓋天下可行之義也

續降

法所不載或異同而謂新制便者自修法之後每有續降指揮則刑部編録成册春秋二仲頒降内外遵守一面行用若果可行則將來修法日增文改創也

進擬

刑部定法断獄奏呈也

審覆

大理寺定刑行下所屬州郡断獄也

勅杖

謂降旨而杖之也

罰直

内外百司吏属有公罪之輕者皆罰直入官每一直即二百文足如贖銅之例

文書凡十四事

詔書

翰林學士院四六句行文而為典故大事者也

制書

但是聖旨文字皆為制書

手詔

或非常典或是篤意及不用四六句者也

御札

又嚴於詔書

德音

泛降而寬恤也

曲赦

將降比赦却輕乃專為一事一處有兵災罪眚之類

赦書

常制憫刑之命

勅黄

監司州郡備錄赦文而行下所部也自慶元末諸
縣亦降黃敕蓋從臣寮請也

批荅

執政以上有章奏請則降批荅以下則降詔

宣帖

唯[宣]校授宣理為恩例陞補

白麻

文武百官聽宣讀者乃黃麻紙所書制可也若自
內降而不宣者白麻紙故曰白麻（自元和初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曰制書並用白麻不用印）

朝野類要 四一四

詔報

學士院關報朝省之稱

書黃

凡事合經給事中書讀行中書舍人書行者書畢
即備錄之黃過尚書省給劄施行如不可行即不
書而執奏謂之繳駁故俗謂曰不到中書不是官

省劄

自尚書省施行事以由拳山所造紙書押給降下
百司監司州軍去處是也

部符

六部行符節省劄之義其末必曰符到奉行

敕牒

凡知縣以上并進士及第出身并被 旨揮差充
試官或奉使接送館伴及僧道被 旨住持并廟
額並給敕牒

官帖子

上司尋常追呼下司吏屬只以片紙書所呼叫因
依差走吏司集

奏劄

又謂之殿劄蓋上殿奏對所入文字也凡知州以

朝野類要 四一五

上見辭皆納此

旦表

在外帥守監司每月一日上起居表所以代朝參
也各須先發上部進奏院臨期經閤門投進

謝表

帥守監司初到任并被除或有宣賜皆上四六句
謝表

賀表

帥守監司遇有典禮及祥瑞皆上四六句賀表唯
冬至歲節不用四六句自有定式

起居表
鄉來在恤制內遇久至故改之名為起居其他合
用賀表亦如之
慰表
鄉來恤制皆上表稱慰
百官表
百官詣殿拜表皆宰相為班首繫銜揔之云文武
百寮須云丞相臣某等係禮部郎官行詞
奏牋
若上　后妃東宮則名之曰牋
朝畢奇奏
功德疏
聖節則帥守監司各上賀表并進釋功德疏及進
銀奏皆四六句經通進司投進
萬言書
上進　天子之書也若上公侯則名之曰長書
進狀
經檢院者國實封奏機密軍期事朝政闕失利害
及公私利濟并軍國重事若經鼓院者蛍角實封
陳乞奏薦升任已得指揮恩澤除落過名論訴抑
屈事本處不公及沉滞等事在京官司不法等事

四一六

兩院狀封皆長八大寸
堂劄
上宰執之公劄也
白劄子
上利便之書也與下顯名之義同
邊報
沿邊州郡列日具幹事人探報平安事宜實封申
尚書省樞密院
奏按
州郡或提刑司勘成大辟及合奏獄按也得旨降
朝畢奇奏
則斷之若姦職則只申省
帥劄
平時四川安撫制置司亦出給劄子蓋其重權焉
主銓量差注類試事也其他安撫制置司便宜者
亦出給劄子
朝報
日生事宜也每日門下後省編定請給事判報方
行下都進奏院報行天下其有所謂內探省探衙
探之類皆衷私 [illegible]
曰新聞

四一七

政事九四事

巡按

監司按四季巡視所部州縣者古因漢高帝遊雲夢也後漸廢巡狩述職之制故遣奉使以代之

銓量

審驗人材也如四川新任守倅去朝廷遠者免朝辭只赴安撫制置司銓量說之任

便民五事

監司郡守到任半年各具便民五事奏上

臧否

監司歲具所部官美惡奏上謂之臧否奏若其負功過俱無者不具

雜制 凡十事

禁謁

百司門首謁禁者不許接客也若大理寺官則又加禁謁及亦不許出謁也

式假

除父母喪解官及承祖父所重服以次餘親之喪只給式假

白堂

公事取覆宰執也

稟臺

公事取覆御史也

過堂

尚書省六院屬官於入局日分持所議事上都堂禀白宰執而施行之

家諱

授職任而犯三代名諱者許避之如開禧初張嗣古除起居郎以犯諱辭免曾改名侍立修注官其餘若二名偏犯即不避亦具辭免之

本朝請

在京宮觀仍奉朝請者依舊趁赴六參也

堂謝

授官職朝謝畢謝宰執

待罪

具奏自劾也又宰執奏陳自請之曰臣待罪政府或帥府獲逆延恐難於上請先誅而後申奏待罪乃待其朝廷責其專擅之罪諸州軍亦然

違年

過期不赴任也理為過犯批上[illegible]

帥幕

安撫

安撫之權可以便宜行事如俗謂先施行後奏之類是也通轄一路之兵民若宰執出鎮或曰安撫大使若沿邊又有管內安撫謂只轄本州也

宣撫都督

侍從以上稱宣撫即平時安撫之義也執政以上則稱都督

節制

本朝兵制最為周密如節制之稱所以使寄戍之軍服其權也若平時鎮江府武鋒軍駐楚州則其州守臣有統轄屯戍之兵職

朝野雜記

招討招撫

討者伐不道之臣撫者安故國之民

便宜

主將從權行事[illegible]之便宜[illegible]

密詔

自唐已有此[illegible]圖之

矯詔

一時從權以濟[illegible]

檄書

彰彼之罪惡所以出師之由以感[illegible]人心期與天下共誅之也

報捷

奏勝之書也詩云一月三捷

露布

誅討奏勝之書也

蠟彈

以帛寫機密事外用蠟固隔於股肱皮膜之間所以防在路之浮沉漏泄也

朝野雜記

挑戰

兩陣既立各以將出鬪

鏖戰

乘勇而進也故漢注以為盡死殺人曰鏖

巷戰

城市中接戰[illegible]

野戰

閱習[illegible]

劫寨

夜間[illegible]

貫寨
日間攻亂其營壘也

朝野類要卷第五

降免凡十五事

違章
臺諫入奏疏言其罪以請貶其人也

彈奏
言其公罪及閤門御史臺糾其失儀等事

合臺
自長官以下各入一奏以言人罪也

按劾
謂按其事而申上或放免其職

降授
降官者繫銜首帶此二字閤諸征伐之際皆有權免軍官帶此之官

責授
責者不限降級[illegible]

聽勅
在朝大臣或[illegible]

南行
於帝闕中[illegible]

子165 245

仕宦得罪[illegible]水
土惡弱之州縣江西亦或有之[illegible]處也

剝麻

本朝無誅大臣之典故大臣有罪[illegible]與宮
觀然後臺諫上章得
旨批依別日又宣麻降之漸次行貶

居住

被責者凡云送某州居住則輕於安置也

安置

安置之責若又重則羈管編管

勒停

編管以上則必除名勒停謂無官也故曰追毀出
身以來文字

量移

該恩[illegible]

遂便

既量移又該恩則放令逐便

敘復

被責[illegible]又該恩敘復[illegible]

追關凡四事

宮祠

舊制有三京分司之官乃退閑之[illegible]神廟置宮
觀之職以代之取漢之祠官祝釐之義雖曰提舉
主管某宮觀實不往供職也故奏請者多以家貧
指衆為辭降旨必曰依所乞差某處宮觀任便
居住唯在京宮觀不許外居

自陳

因奏謂待祠祿者將來尚可以復任職守若
朝命與之則不往也故優恩又有理作自陳之名
也

岳廟

選人使臣則監岳廟及宮觀之次等也

引年致仕

古之大夫七十而致仕之制也古則[illegible]還其官爵
於[illegible]職
也[illegible]

令會恩[illegible]

遺表

大中大夫以上[illegible]則又

有遺下恩例

草土臣

丁憂者既發喪居憂如其銜只稱草土臣

駕幸臨奠

本朝禮例每大臣甍背駕幸其府第臨奠其之恩

多是其子孫上表辭免之

勅葬

差中貴官監護喪事

宣葬

賜賞財令辦葬事喪家多願宣葬蓋省費如勅葬也

丁憂

父母憂辭官持服不宜有[illegible]同[illegible]免之若餘親

則有給或假法

謚法

自古有之所以定生前之[illegible]一字[illegible]取用

之端[illegible]多本朝[illegible]有雖無官而有[illegible]行者亦賜

之皆[illegible]擬文一道[illegible]

從吉

大祥畢禫服終踰月從吉謂改吉[illegible]朝見

或參選

餘紀 凡十六事

書鋪

凡舉子預試并仕宦到部參堂應干節次文書並

有書鋪承幹如[illegible]子乏錢者自請舉至及第一併

酬勞書鋪者

承受

仕宦在外任者自有專一承受幹當之人或是百

司係籍人或是門吏凡有大小事務為之了辦

陶鑄

宰相擢用仕宦謂之陶鑄者取造化之義向因蔡

相家諱鑄遂易為陶鎔正如避冠相名紙書此准

字也

宅引

宰執入堂前有朱衣乘騎對引若與常朝之日則

自府第入堂治事謂之宅引入堂

告詞

有四六句者有直述者並書於告軸[illegible]侍從以上

須是四六句行詞凡在內但是班朝百司雖邇功郎亦有之若外任須是京官通判以上則命詞也若節度使以上則又先次宣降麻制矣

綱袋

侍從以上資格者官告皆有紫襟銀鐸鈴綱袋貯之

望祝

如五岳四瀆之類則每歲皆降　御名祝版祝之若其餘去處皆望祝之

車馬

宮人出入其兵士呵喝車馬者蓋舊來只自乘坐車子也中興以來用肩輿亦喝車馬

揀班

班直等皆自三衙舊司指揮人兵及皇城司親事官揀中等之人充之如捧日揀過東三班天武揀過御龍直驍騎揀過驍御馬之類然本朝之制班直不置隊伍若教習武藝臨期整辦旗號此最良法也

京畿將

京師舊有十將令第二將駐劄臨安府者緣昔日差出招捉寇盜因而屯此也

破白合尖

選人得初舉狀謂之破白末後一紙湊足謂之合尖如造塔上頂之意

過勘

在京關支請給等須經糧料院審計司過勘及關會太府寺方可支給其外路大軍錢糧自有分差糧審院施行

打視

庫務差遣人及投軍人須速視目力喝其指数謂之打視防其明疾爾

輪筆

官員分以文字書押或以日或以長貳分而判押之謂

集注

左右選注闕集長貳廷坐而下列願注擬之人高唱其闕而問之以擬窠闕

期集

應舉士人欲共陳其利便則指定一所在會集諸人定議以申明之　行都差注諸大寺院頭首亦

集諸　頭首相聚定議此人行撿保明申差亦謂

同年鄉會

諸處士大夫同鄉曲并同路者共在朝及在三學相聚作會曰鄉會若同榜及第聚會則曰同年會

朝野類要卷第五 終

困學紀聞二十卷

（宋）王應麟撰

元刻本

困學紀聞二十卷通行本

宋王應麟撰。應麟有周易鄭康成註。已著錄。是編乃其劄記考證之文。凡說經八卷。天道、地理、諸子二卷。考史六卷。評詩文三卷。雜識一卷。卷首有自敘云。幼承義方。晚遇艱屯。炳燭之明。用志不分云云。蓋亦成於入元之後也。應麟博洽多聞。在宋代罕其倫比。雖淵源亦出朱子。然書中辨正朱子語誤數條。如論語註不舍晝夜舍字之音。孟子註曹交曹君之弟及謂大戴禮為鄭康成註之類。皆考證是非。不相阿附。不肎如元胡炳文諸人堅持門戶。亦不至如明楊愼、陳耀文、

國朝毛奇齡諸人肆相攻擊。蓋學問旣深。意氣自平。能知漢唐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柢。未可妄詆以空言。又能知洛閩諸儒亦非全無心得。未可槪視為弇陋。故能兼收並取。絕無黨同伐異之私。所考率切實可據。良有由也。元時嘗有刻本。牟應龍、袁桷各為之序。卷端題語。何鉤摹應麟手書。藏弆之家以為珍笈。此本乃

國朝閻若璩、何焯所校。各有評註。多足與應麟之說相發明。今仍從刊本。附於各條之下。以相參證。若璩考證之功十倍於焯。然若璩不薄視應麟。焯則動以詞科之學輕相詬厲。考應麟博極羣書。著述至六百餘卷。焯所聞見。恐未能望其津涯。未免輕於立論。是卽不及若璩之一徵。以其拾遺補缺。一知半解。亦或可採。故仍並存之。不加芟薙焉。

幼承義方晚遇韝乇炳燭之明用志不分困而學之庶自別于下民開卷有得述為紀聞深寧叜識

卷一 易
卷二 書
卷三 詩
卷四 周禮
卷五 儀禮 禮記 大戴記 樂
卷六 春秋 左氏傳
卷七 公羊傳 穀梁傳 論語 孝經
卷八 孟子 小學 經說
卷九 天道 歷數
卷十 地理 諸子
卷十一 攷史 史記正誤
卷十二 攷史
卷十三 攷史
卷十四 攷史
卷十五 攷史
卷十六 攷史 漢河渠 唐藩鎮 歷代田制 兩漢崇儒
卷十七 評文
卷十八

卷十九　評詩
評文
卷二十　雜識

困學紀聞卷之一

浚儀　王應麟　伯厚甫

易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惕憂患而不安乎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

脩辭立其誠脩其內則為誠脩其外則為巧言易以辭為重上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於六辭驗其誠不誠也

辭非止言語今之文古所謂辭也

履霜戒於未然月幾望戒於將然易貴未然之防至於幾則危矣

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邴原也全身以待時杜襲所以戒繁欽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貞者元之本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見韓非子可以發明貞固之說

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履霜堅冰至即女壯之戒

淮南人間訓云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以陰陽言日夕易說所未及

蔡澤謂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反者也亦善言易矣澤相秦數月而歸相印非苟知之

賈誼書云亢龍往而不能反故易曰有悔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易曰勿用龍之神也其惟蜚龍乎

越絶引易進退存亡之言曰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陸宣公云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其語本此

坤之六五程子以爲羿莽媧武非常之變干寶之説以柔居尊位若成貽之主周霍之臣也百官總己專斷萬機雖情體信順而貌近僭疑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於神明无尤於四海愚謂此説爲長

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與天地並立一旅復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及夫亡秦五胡覆晉郡縣之失也

古者君臣之際分嚴而情通上天下澤履其分辨也山上有澤咸其情通也不嚴則爲未濟之三陽失位不通則爲否之天下無邦

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愚嘗讀易之臨曰剛浸而長遯曰浸而長也自臨而長爲泰自遯而長爲否浸者漸也聖人之戒深矣

繫于苞桑三柔在下而戒之也繫于金柅一柔方進而止之也

蒙之剛中二也占而求之曰初筮比之剛中五也占而徒之曰原筮

童蒙應於二之剛則吉養之早也童觀遠於五之剛則吝見之小也

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者亂之機也之九五曰孚于剝有厲

鳴謙則吉鳴豫則凶鳴者心聲之發也未知獲戾于上下鳴謙者歟二三子亦姑謀樂鳴豫者歟

柔而剛則能遷善剛而柔則能順理復之六三柔而不中勉爲初之剛而屢失故頻復巽之九三剛而不中勉爲初之柔而屢失故頻巽

小畜上九月幾望則凶陰亢陽也歸妹六五月幾望則吉陰應陽也中孚六四月幾望則无咎陰從陽也曰幾者戒其將盈陰盈則陽消矣

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曰出門謹於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詭隨

冥於豫而勉其有渝開遷善之門也冥於升而勉其不息固進善之機也

大蹇朋來進君子之真朋也渙其羣退小人之僞朋也

君子進而衆賢聚故復朋來无咎衆賢盛而君子安故解朋至斯孚君子之志行而小人之心服故豫勿疑朋盍簪

易言密雲不雨者二小畜終於既雨者陽之極爲陰也小過終於已亢者陰之極爲陽也

謹乃儉德惟懷永圖故甘節吉節言孔甘亂是用餤故甘臨无攸利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故曰含章而徒義弗乘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故曰自求口實化其自

養也
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泰而賤也伏生浮丘伯之
徒經不以泰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泰而壞也剝之終
曰碩果不食陽非陰之所能剝
下陽舉而虎亡虎牢城而鄭懼西河失而魏亟大峴度而燕危
故曰設險以守其國狄患摄而民怨結宗藩翦而戚黨頡柄
臣擁而宦寺恣寇叛平而方鎮强故曰思患而豫防之
復曰朋来所以致泰泰曰朋亡所以保泰
陽大陰小而言陰陽闔而闢也朔先晦後而言晦朔終而始也
爾雅小罍謂之坎大瑟謂之灑萬物之象無非易也
易之終始皆陽也始于乾之初九終于未濟之上九

易於蠱終則有始於剝消息盈虚於復反復其道皆曰天行也
然則無與於人事歟曰聖人以天自處扶陽抑陰盡人事以
回天運而天在我矣
言行可以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
有物而行有恒
復之初即乾之元碩果不食則生矣復之所謂仁也乾為木果
在春為仁發生也在冬為幹歸根也終而復始
張子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朱子謂聖人作易示人以吉
凶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
利為寇也
闢之前備曰中庸誠敬自有乾坤即具此理乾九二言能德正

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坤六二言敬以直内
復以自知必自知然後見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嘗不知自知之
明也
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奪行法俟命命可制而法不可變
下學而上達故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
魏相以易相漢能上陰陽之奏而不能防戚宦之萌不知繫于
金柅之戒也匡衡以詩相漢能陳關雎之義而不能心奄寺
之惡不知臀援膚共之戒也經術雖明奚益焉
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是以聖人謹於微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
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矣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而
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即位而武氏已生

於前二年我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真来貢而宣和之禍乃作
於女真張芸叟曰易者極深而研幾當潛而勿用之時必知
有亢當履霜之時必知有戰
易言積善曰家大學言興仁興讓曰家家可以不正乎
世之治也君子以直勝小人之邪易曰田獲三狐得黄矢世之
亂也小人以狡勝君子之介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
易者象也木上有水為井以木巽火為鼎上止下動為頤頤中
有物為噬嗑小過有飛鳥之象焉餘卦可以類求王輔嗣忘
象之説蒙莊緒餘爾
左傳疏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兑消息
朱子發以為鄭康成之語愚謂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

蓋以千里見於易緯通卦驗漢儒皆謂之易則此所謂易云者蓋緯書也

鄭康成詩箋多改字其注易亦然如包蒙謂包當作彪文也泰包荒謂荒讀為康虛也大畜豶豕之牙謂牙讀為互大過枯楊生荑謂枯音姑无姑山榆晉錫馬蕃庶讀為藩遮謂蕃遮禽也解百果草木皆甲宅皆讀如解解謂坼呼皮曰甲根曰宅困劓刖當為倪伔萃一握為笑握讀為夫三為屋之屋繫辭道濟天下道當作導言天下之至賾賾當為動說卦為乾卦乾當為幹其說多鑿鄭學今亡傳釋文及正義閒見之

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而賈逵以為八王之法張平子以為周禮八議之刑索空也空設之唯馬融以為八卦

杜預但云古書名蓋孔安國書序猶未行也愚按國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韋昭注謂八體以應八卦也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離為目兌為口坎為耳艮為手此足以證孔馬之說

易正義云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朱子謂繫辭本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爻之下者上繫下繫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彖即文王所繫之辭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彖象上下傳者孔子釋經之辭也愚按釋文云王肅本作繫辭上傳說於雜卦皆有傳字本義從之漢儒林傳云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王肅本是也

阮逸云易著人事皆舉商周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箕子之明夷商事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王用亨于岐山周事也朱子發云華存乎湯武明夷存乎文王箕子復存乎顏氏之子故曰存乎其人朱文公謂是皆帝乙高宗箕子占得此爻

明夷之彖曰文王箕子者易洪範道統在焉用晦所以明道也象數相為經緯皆演於商之季世

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詳而殷易簡未詳所據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呂氏春秋賁色不純也

茲銘劉氏云夬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而曰道憂

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君以五君子臨一小人徒能使之憂而已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愚謂小人道消嘉祐是也小人道憂元祐是也

井之九三荊公解云求王明孔子所謂異乎人之求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也以不取取之其於天也以不禱禱之其於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道無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文意精妙諸儒所不及

王輔嗣以寂然至无為復又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蘇子美辨其非愚謂先儒云至靜之中有動之端所以見天地之心與寂然至无之說異矣冬至陰之復蓋如周子利貞誠之復說歸處言之荊公曰陽以進為復初九是也陰以退為復

六二六三六四是也
䔥氏曰易以初爻為七日者舉前卦而云也復之七日來復蓋
既濟之七日得皆舉初爻
葉少蘊謂凡易見於有為者皆言用用之者何體也而易不以
體對用故別而論之曰易無體晁景迂曰體用本乎釋氏
利貞者性情也王輔嗣注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子顔子
好學論性其情之語本此
君子道盛小人自化故舜湯舉皋伊而不仁者遠玉泉喻氏云
泰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為君子也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本義云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絶句
下卦放此愚按正義曰以其彙者彙類也以類相從征吉者

征行也上坤而順下應於乾已去則納故征行則吉亦以彙
字絶句泰之征吉引其類以有為否之貞吉絜其身以有待
儉德辟難朱子謂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中君[illegible]以之
泰之三无往不復陽之極也而否將萌否之四有命无咎陽之
復也而泰將至
一許敬宗在文館唐為武氏矣一揚畏居言路元佑為紹聖矣
豶豕之牙左腹之入可不戒哉
家聲之隤寵而以為愧城脩之缺新乎以為恥清議所以維持
風俗也清議廢風俗壞則有毀宗澤而譽張邦昌者有貶張
浚而褒秦檜者觀民風設教者賢德善俗可不謹哉
齊德衰於召陵晉志怠於蕭魚淮平而彝鐔用淄定而歸真哉

易曰日中則昃玄曰月闕其摶不如開明于西
御宮刑則丹訓蒙士無彝酒則誥教小子易曰童牛之牿記曰
禁於未發之謂豫
鶡蠹而焦雉文而翳是以衣錦尚絅蘭薰而摧玉剛而折是以
危行言孫此白賁素履所以无咎
知心而后有定故觀身於艮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故觀心於復
惟進賢可以正君故公仲進牛畜欣越而歌者之田止孔明進
攸之禕允而宮府之體一惟正己可以格君故管仲有三歸
不能諫六嬖之惑魏相因許伯不能遏弘石之惡泰曰拔茅
漸曰進以正
乾文言曰寬以居之朱子謂心廣而道積程子易小畜傳曰心

則聚矣呂成公謂心散則道不積充拓收斂當兩進其功
朴書敘義之訓夫子於坤六二文言發之孟子以集義為本程
子以居敬為先張宣公謂工夫互進相須而相成也
艮者限也限立而內外不越天命限之內也不可出人欲限之
外也不可入郭沖晦云
小畜上體乾復上體坤乾坤相應故小畜初九復自道九二牽
復吉與復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無悔義甚相類牽復中
不自失敦復中以自考二五皆得中故也潛庵云
同人于野公之大也艮其背公之至也皆見於彖明一卦之義
也
里克之中立鄧析之兩可終於邪而已故隨之六二曰弗兼與

也

虛美熏心秦亂之萌浮文妨要晉衰之兆故賁受之以剝

廉恥國之脉也廉恥泯則國從之是以囊瓦好賄郢城危晉盈求貨霸業衰秦路讒牧遷為虜漢金閒增垓敗羽利之覆邦可畏哉大學之末七篇之始所以正人心塞亂原也在益之屯曰莫益之或擊之

翰音登于天無實之名也殷浩房琯以之

君子無斯須不學也黃霸之受尚書趙岐之注孟子皆在患難顛沛中況優游暇豫之時乎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

連山首艮艮萬物之所終始也八風始於不周卦氣始於中孚冬至為歷元黃鍾為律本北方終陰而始陽故謂之朔方太

玄紀日於牛宿紀氣於中首而以周冥為元艮之終始萬物也虞仲翔云萬物成始乾甲成終坤癸艮東北是甲癸之間沙隨程氏云醫家難經爲百刻圖一歲陰陽升降會於立春一日陰陽昏曉會於艮時此說與易合又云北方之氣至陰而陽生焉彖曰習坎重險也於物為龜為蛇於方為朔為北於太玄配罔與冥所以八純卦中獨冠以習

日月為易一奇一耦陰陽之象也王介甫詩說云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四月正陽也秀葽言月何也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李子思云復剛長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臨陽消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沙隨程氏云陽極於九而少陰生於八陰之義配月陰極於六而少陽復於七陽之義配日

一卦變六十四六十四卦變四千九十有六六爻不變與六爻皆變者其別各六十有四一爻變與五爻變者其別各三百八十有四二爻變與四爻變者其別各九百有六十三爻變者其別一千二百有八十朱子發謂需利用恒者需之恒也蒙六五順以巽者蒙之觀也乾九四乾道乃革者乾之小畜也小畜之中又有離兌故曰革是謂天下之至變張眞父謂易無所不變蒙曰困蒙小畜曰復自道又曰牽復復曰夬履離曰履錯然歸妹曰跛能履泰曰帝乙歸妹臨曰咸臨咸曰

執其隨艮曰不拯其隨噬嗑曰顚中有物睽曰厥宗噬膚損曰弗損益之又曰或益之夬曰壯于前趾又曰壯于頄遯曰執之用黃牛之革鼎曰鼎耳革兌曰孚于剝未濟曰震用伐鬼方皆有卦變之象小畜以一陽為復兌以一陰為剝變之變者也六十有四相錯而不相亂張文饒謂臨之初二皆曰咸臨有咸象也咸之用在兌之說也履之九五曰夬履有夬象也夬與履乾兌相易之卦也

臨所謂八月其說有三一云自丑至申為否一云自子至未爲遯一云自寅至酉為觀本義兼取遯觀二說復所謂七日其說有三一謂卦氣起中孚六日七分之後為復一謂過坤六位至復為七日一謂自五月始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本

義取自始至復之說
易正義云四月純陽陰在其中而靡草死十月純陰陽在其中
而薺麥生漢和帝紀有司奏以為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
以決小事與月令不同張文銑曰陽雖生於子實兆於亥故
十月薺麥生陰雖生於午實兆於巳故四月靡草死參同契二月榆
紀八月書王
初六履霜陰始凝也見於魏文帝紀注太史丞許芝引易傳之
言沙隨程氏朱文公皆從之郭京本無初六字
龜山曰子見南子包承者也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朱文公謂
非所以為訓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小人以得亨利則亦不
足以為大人矣

頤初九王輔嗣注云安身莫若不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
至求祿則辱來至哉斯言可書諸紳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傅玄口銘也頤慎言語節飲食正義用其
語
聖人教人用蒙而不用復蓋復者去其不善而復於善之謂也
若蒙則無不善亦未有所失也周南仲云
趾所以行輔所以言艮其趾雖行猶不行也艮其輔雖言猶不
言也故能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馮當可云六艮
四艮其身象以明辭之恒背為明見背而不見面朱文公詩云反明艮其背以止於所不見止於至善也
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
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
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尔夫必以禮義荀爽對策引帝
乙歸妹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張說鄎國公主銘亦
云帝唐降女天乙歸妹若左傳筮遇泰之需曰微子啓帝乙
之元子也虞翻亦云紂父二說不同正義皆畧之
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趣而上者作也趨而下者至也此陸
農師之說朱文公取之
范諤昌證墜簡震彖辭脫不喪匕鬯四字程子取之漸上六晁
陸字誤胡安定取之
釋文引子夏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周禮疏謂
坤為土坎為水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是水土和合故象
先王建萬國親諸侯

釋文引鄭注異字然內則注明夷睇于左股猶有所遺
朋盍簪簪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晁景迂云古者禮冠未
有簪名
說苑周公戒伯禽曰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
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孔子曰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
自損而終故益今易無此言又泄冶曰易曰夫君子居其室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今
易無末一句然泄冶在夫子之前而引易大傳之言殆非也
鹽鐵論文學引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
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說
文引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今易無之疑易傳及易緯

後漢魯恭引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嘘萬物養其根荄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又云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又云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又引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趙溫曰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漢儒說易可以參攷

王肅注易十卷今不傳其注噬乾胏得金矢曰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在乾肉脯之象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必備其難見太平御覽

漢郊祀志引西鄰之禴祭顏師古注禴煑新菜以祭盡以禴為禴王輔嗣云禴祭之薄者也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於鬼神亦與顏注同鄭康成謂禴夏祭之名

離九三蔡伯靜解云鼓缶而歌當衰而樂也大耋之嗟當衰而哀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君子之心順其常而已不樂則哀皆為其動心而失其常者故凶此說長於古注

京氏易剝牀以蔑謂祭器蔑菴云易於剝坎取象簠簋以精意寓焉

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呂成公之說本於漢書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

與其聲蘇明允云聖者聖人所欲與以一天下者也本義取之謂程傳有所不及

元善端於蒙泉之始純惡念於履霜之萌

坊記曰不耕穫不菑畬凶荀子曰括囊无咎无譽腐儒之謂也

左氏傳穆姜以元亨利貞為隨之四德為是說者其未見彖象文言歟

易緯坤鑿度注云虞世南曰不讀易不可為宰相注者未詳其人亦天下名言也

乾夬夬皆九三重剛也謙謙初六居下卦之下也坎坎六三居重險之閒也蹇蹇六二陰居陰也

諸卦之爻皆及卦名坤小畜泰大畜既濟六爻悉無之

八卦之象又有六焉巽曰木坎曰雲曰泉曰雨離曰明曰電

曾子天圓篇火日外景金水內景薛士龍詩云曾闡曾子書金火中外明圓方邊含施二景㕘黃庭愚謂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其說本於易之坎離坎內陽外陰故為水為月離內陰外陽故為火為日

繫辭正義云韓氏親受業於王弼承王弼之旨故引弼云以證成其義愚按王弼終於魏正始十年韓康伯東晉簡文帝引為談客二人不同時相去甚遠謂之親受業誤矣

程子言易謂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朱子以為先見象數方說得理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愚箸觀頤延之庭誥云馬陸得其象數取之於物荀王舉其正宗得之於心其說以荀

王爲長李泰發亦謂一行明數而不知其義管輅明象而不
通其理蓋自輔嗣之學行而象數之說隱然義理象數一以
貫之乃爲盡善故李鼎祚獨宗康成之學朱子發兼采程邵
之說
馮當可謂王輔嗣蔽於虛無而易與人事疏伊川專於治亂而
易與天道遠又謂近有伊川然後易與世故通而王氏之說
爲可廢然伊川往々捨畫求易故時有不合又不會通一卦
之體以觀其全每求之爻辭離散之間故其誤十猶五六晁
子止爲易廣傳當可答書曰判渾全之體使後學無以致其
思非傳遠之道
呂元鈞云求於八卦之先而牽於數故謂坎離先天地得於六
爻之後而惑乎氣故謂卦氣起中孚
伏羲之易當以圖觀文王以後始有書艾軒云易不畫詩不歌
無悟入處誠齋云卦者其名畫者非卦也此伏羲氏初製之
字也愚按易緯乾鑿度以八卦之畫爲古文天地風山坎火
雷澤字
上繫七爻起於中孚鳴鶴在陰下繫十一爻起於咸憧々往來
卦氣圖自復至咸八十八陽九十二陰自姤至中孚八十八
陰九十二陽咸至姤凡六日七分中孚至復亦六日七分陰陽
自然之數也
龜山曰乾坤兩卦聖人釋其義於後是解易之法也隨曰乾坤
易之門文言於乾四致意焉坤則一而已舉乾坤之義則它
卦可知上繫辭七爻下繫辭十一爻大畧類文言學者可以
三隅反
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桓玄明僧紹作仁今本乃從桓玄誤矣
本義作人云呂氏從古蓋所謂非衆罔與守邦
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古用木畫地少牢云卦者在左
坐卦以木特牲云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
乃以方寫之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九也三多爲交錢六也兩
多一少爲單錢七也兩少一多爲拆錢八也見儀禮疏
易者數之原也屯十年乃字需三人訟三百戶三褫師三錫比
三驅同人三歲蠱先甲後甲三日臨八月復七日十年頤十
年坎簋貳三歲晉三接明夷三日不食睽二女一車蹇三狐
損二簋三人一人十朋益十朋夬五剛萃一握困三歲革三
就震七日漸三歲豐三歲旅一矢巽先庚後庚三日三品既
濟七日三年未濟三年其數例總釋于乾鑿度如月幾望已
日乃孚皆陰陽氣數之變
卦具四德者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唯乾不言所利
過惡揚善所以順天休命內君子外小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
乾坤既位人居其中屯以建侯作之君蒙以養正作之師
大畜爲學賁爲文能止健而後可以爲學文明以止而後可以
爲文止者篤實而已不以篤實爲本則學不足以成德文不
足以明理
易立乎其中體也易行乎其中用也朱子謂行以造化言立以

卦位言

旅初六斯其所取災王輔嗣注云為斯賤之役唐郭京謂斯合作㪷愚按後漢左雄傳職斯祿薄注云斯賤也不必改㪷字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湯伯紀云亂如疾病則亂之亂愚謂唐玄宗極熾而豐泰之極也以李林甫楊國忠為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為方虎非命亂而何

漢郊祀志劉向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愚按大戴禮本命篇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易大傳豈即此篇歟

說卦釋文引荀爽九家集解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隋唐志十卷唯釋文序錄列九家名氏云不知何人所集稱荀爽者以為主故也其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玄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程子玄為易義注內又有張氏朱氏並不詳何人荀悅漢紀云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兗豫言易者咸傳荀氏學今其說見於李鼎祚集解若乾升於坤曰雲行坤降於乾曰雨施乾起坎而終於離坤起離而終於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故曰大明終始皆諸儒所未發

王昭素謂序卦云離者麗也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晁以道古易取此三句增入正文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辨吳仁傑亦從王晁之論沙隨程氏按繫辭曰二篇之策從韓康伯本張文饒云序卦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者天地人物之本必藏諸用也朱新仲謂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然則序卦亦雜以經師之言歟

劉夢得辯易九六論曰董生言本畢中和中和本其師師之學本一行朱文公曰畢氏揲法視疏義為詳柳子厚詆夢得膚末於學誤矣

古易五家呂微仲晁以道睢陽王氏東萊呂氏九江周燔又有程迥吳仁傑二家而洪興祖以一行所纂古子夏傳為正以諸儒附著其下為考異釋疑

經說多依託易為甚子夏傳張弧作也關子明傳阮逸作也麻衣正易戴師愈作也

越絕外傳范子曰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愚謂先陰後陽即歸藏先坤之義閩而闢靜而動也

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愚按康成有易贊所謂贊云者易贊也棘下即稷下也劉向別錄談說之士會於稷門下

京氏易積算法引夫子曰八卦因伏犧暨乎神農重乎八純聖理玄微易道難究迄乎西伯父子研理窮道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應加乎星宿局於六十四所二十四氣分天地之數定人倫之理驗日月之行尋五行之端災祥進退莫不因茲而兆矣故考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之情狀運氣生死休咎不可執一隅故曰易含萬象又引孔子云易有四易一世二世為地易三世四世為人易五世六世為

天易游魂歸魂爲鬼易此占候之學決非孔子之言也張文
饒言四易又異於是易有四體一用三伏羲先天體也連山
天易歸藏地易周易人易用也
京氏謂二至四爲互體三至五爲約象儀禮疏云二至四三至
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
說卦虞翻曰乾坤五貴三賤故定位艮兌同氣相求故通氣震
巽同聲相應故相薄坎戊離己月三十日一會於壬故不相
射坤消從午至亥故順乾息從子至巳故逆蓋用納甲卦氣
之說
初九潛龍辭也有九則有六變也潛龍象也勿用占也輔漢卿
謂易須識辭變象占四字項氏曰不稱乾馬而稱震龍震動也乾之動自震始

陽爲大陰爲小大畜小畜大過小過取陰陽爲義
六爻有得有失惟謙三吉三利家人一爻悔亡五爻皆吉
漢書敘傳六世耽〻其欲浟〻音迪注頤六四爻辭浟〻欲利之
貌今易作逐〻子夏傳作攸〻顏注以浟〻爲欲利輔嗣以
逐〻爲尚實其義不同
上蔡謝子爲晁以道傳易堂記後序云安樂邵先生皇極經世
之學師承穎異安樂之父昔於廬山解后文恭胡公從隱者
老浮圖遊隱者曰胡子世福甚厚當兼國政邵子仕雖不耦
學業必傳因同授易書上蔡之文今不傳僅載於張杙書文
恭集後康節之父伊川丈人名古字天叟
邵子觀物外篇曰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
則復北而南矣張文饒謂先天圖自泰歷蠱而至否自否歷
隨而至泰即南北之運數也聞見錄載邵子之言曰天下將
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蓋爲聞杜鵑發也陳忠肅
謂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則以人事知之
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爲怪妄東坡云著於易見於論語不可誣
也南豐云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
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蘇曾皆歐陽公門人
而論議不苟同如此
迂齋講易謂伏羲未作易之前天下之人心絕未易伏羲既作
易之後天下之萬事無非易又策問謂种明逸以易學名而
其後世衡至師道累葉爲名將鄣達以將帥顯而其後蕭山

白雲皆明易蓋易之爲書兵法盡備其理一也愚聞之先君
云
知識欲高明故效天禮儀貴謙實故法地
晁景迂述郭敬修之言曰所以生生者智水不可不崇而禮火
則卑之此卦之所以既濟也養生之說陰升陽降
史記春申君說秦昭王引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
之難也今易未濟曰小狐汔濟濡其尾
高宗伐鬼方後漢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竹書紀
年武丁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然則鬼方即鬼戎與
詩殷武奮伐荊楚朱子集傳云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蓋謂此愚按大戴禮帝繫篇陸終氏娶于鬼方氏楚世家陸

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芈姓楚其後也可以證集傳之說
未濟三陽失位程子得之成都隱者朱子謂火珠林已有蓋伊川未曾看雜書
虞翻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捨象數作傳然翻未知言有序之義希聲未知比之匪人之訓賤履與易相違
張緒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代曼容云何晏疑易中九事恐謂晏以老莊談易係小子觀朵頤所不解者豈止七事哉（以言理辯易自王弼始何晏非弼比也言之何也非弼也意乎以王弼何晏之言過矣）
上坎為雲下坎為雨虞翻之說也郭子和從之（坎在上為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為雨故雷雨作解）女子貞不字謂許嫁笄而字耿氏之說也朱文公從之

咸之感无心感以虛也兌之說无言說以誠也兌之於變時雜孔子之綏來動和其感至矣文王靈臺之樂宣王雲漢之詩其說深矣
德非日新不足以言盛義非入神不足以言精
館閣書目周易元包十卷唐衛元嵩撰今按楊楫序云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陰陽曆算獻策後周賜爵持節蜀郡公武帝尊禮不敢臣之北史藝術傳蜀郡衛元嵩好言將來事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書目以為唐人誤矣
揚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雒貢龜書劉牧謂河圖洛書同出于伏羲之世
曾子固為徐復傳云康定中仁宗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仁宗嘉其言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令孜
侍讀林瑀上會元紀推帝王即位必遇辟卦而真宗乃得鄉卦每關說皆諂諛之辭緣飾以陰陽賈昌朝奏瑀所學不經不宜備顧問遂絀之復與瑀同術不經之書未可謂知易也
荀子曰善為易者不占
介于石古文作砎晉孔坦書曰砎石之易悟
坤曰早辯解曰夙吉治之於未亂為之於未有在周子謂之幾在張子謂之豫
程子易傳晚始授門人止齋春秋後傳亦曰此身後之書劉道原謂柳芳唐曆本皆不同由考書未成而傳之故也

易緯辨終備曰煌煌之耀乾為之岡合凝之類坤握其方雄雌呫吟六節搖涌萬物孚甲日營始東六節蓋謂六子日營始東震也
東坡曰左氏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為近正（知莊子曰師出以律否臧凶知己也杜預注法行則人從法敗則法從人亦猶宮也）
天地未嘗一日無陽亦未嘗一日無君子故十月為陽純坤稱龍朱子曰陵之一陽是坤卦積來一日生一分至十一月一陽始成
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於人而幽可感於神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之乎（子思謂知我者其天乎韓子云惟乎於鬼神乃知天而不人知之大知而未）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在險之時用禮之薄它爻之言酒者三需九五需于酒食困九二困于酒食未濟上九有孚于飲酒卦皆有坎文王周公以酒誥戒其象見於易其言詳於書三爻皆陽剛制之意也

莧陸夬夬項氏玩辭曰莧音丸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也鴻漸于陸之陸兌為羊在上卦有山羊之象愚按說文莧山羊細角也從兔足首聲讀若丸寬字從此徐鍇按本草注莧羊似麢羊角有文俗作羱

聖人不以位為樂也在易謂之席尾在書謂之朽索深淵

先甲先庚吳秘注法言云周禮治象挾日而斂之鄭司農云從甲至癸謂之挾日是以易稱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為申命

令之義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示其嚴令也

程子謂學易先看王弼余謂輔嗣之注學者不可忽也於乾九三曰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災上九曰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為不正則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於文言曰進物之速者義不若利存物之終者利不及義又曰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又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於坤曰方而又剛柔而又圓求安難矣初六曰陰之為道本於卑弱而後積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陽之為物非基於始以至於著者也故以出處明之則以初為潛於小畜上九曰大畜者畜之極也畜而不已畜極則通是以其畜之盛在於四五至于上九道乃大行小畜積極而後乃能畜是以四五可以進而上九說征之輻於大有六五曰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於豫初六曰樂過則淫志窮則凶豫何可鳴於觀上九曰觀我生自觀其道者也觀其生為民所觀者也於賁六五曰賁于束帛丘園乃落賁于丘園帛乃戔戔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也於復曰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於頤初九曰安身莫若不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於家人初九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九三曰

行與其陽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上九曰凡物以猛為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為本者則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嚴也於睽上九曰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見鬼盈車吁可怪也先張之弧將攻害也後說之弧睽怪通也往不失時睽疑亡也貴於遇雨和陰陽也陰陽既和羣疑亡也於蹇初六曰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哉於革之象曰聚而無防則眾生心於漸上九曰進處高潔不累於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峩峩清遠儀可貴也於中孚上九曰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於小過六五曰小畜尚往而亨則不雨也小過陽不上交亦不雨也

乾稱父純陽坤稱母純陰震長男初陽在巽長女初陰在坎中男中陽在離

中女帷在艮少男陽在兌少女陰在
知之崇必欲其效天義之精必欲其入神
蒙之養正察乎微頤之養正先乎近
家人卦辭曰利女貞男正易女正難二南之詩以化行閨門為
極致上九之象曰反身之謂也身正則家正矣
蒙之初曰發家人之初曰閑顏氏家訓謂教兒嬰孩教婦初來

困學紀聞卷之一

困學紀聞卷之二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書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傳所謂三墳五典是也前賢謂皐夔稷契有何書可讀理實未然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所以端冕東面而受于師尚父也少皡氏之紀官夫子所以見郯子而學焉也孰謂無書可讀哉

呂氏春秋序意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不韋十二紀成於秦八年歲在涒灘上古之書猶存前聖傳道之淵原猶可攷也

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邪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焉隋志有逸篇二卷出齊梁之間似孔壁中書殘缺者唐有三卷徐邈注鄭漁仲謂書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恐未然

漢初去聖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書脩政語引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為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財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

慎此而已矣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
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或
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帝舜曰吾盡吾
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
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
以敬也大禹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為驕乎朝
日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為汰乎文曰民無食也
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湯曰學聖王
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舍學聖之道而靜
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
見而不可以大知得賢而學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

得不肖而學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是以明君慎
其舉而君子慎與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
貴然後聞於卑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不以手而以耳
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又引周
文王武王成王問鬻子武王問王子旦師尚父淮南人閒訓
引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此帝
王大訓之存于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律蕭相國能收秦
博士官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幸而緒言尚在知者
鮮爲好古之士盍玩繹於斯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强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
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此也柃

[illegible]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訓在西序讀書百
篇謂此類也
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為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為古
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
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則今所傳古文尚書未必
皆孔安國之本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
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按宋史藝文志唐孝明寫以今字
藏其舊本開寶五年別定今文音義咸平二年孫奭請摹印
古文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不傳然漢至唐所謂古文
者孔安國以隸存古非科斗書也今有古文尚書呂數仲得
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illegible]

[illegible]
吳才老書稗傳考異云伏氏口傳與經傳所引有文異而有益
於經有文異而無益於經有文異而音同有文異而義同才
老所述者今不復著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古文定作正開元
誤作定[illegible]舜讓于德弗嗣班固與引作不台[illegible]
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書作七始詠忽
又或作智[illegible]大傳大誥曰民儀有十夫[illegible]
又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今無俊字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漢歷志作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
丑朔[illegible]高宗亮陰禮記作諒闇[illegible]漢五行志作
涼陰大傳作梁闇子若觀火周禮注謂今燕俗名湯熱為觀

微子我其發出狂史記宋世家狂作往注引鄭康成曰我其起作出往也君奭天難諶王莽傳作天應棐諶欽明文思安安考靈耀作晏晏鄭氏注寬容覆載謂之晏馬融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唐虞之晏晏帝王上疏體晏晏之風無逸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石經曰肆高宗之饗國百年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壽費誓說文作粊誓史記作肹大傳作鮮度作刑以詰四方周禮注云度作詳刑哀矜折獄漢于定國傳作哀鰥哲獄大傳哀矜哲獄折民惟刑漢刑法志作悊民天齊于民俾我一日楊賜封事作假我一日楊賜通知君句御獄陽尚書劉愷引上刑挾輕下刑挾重說文顧畏于民嵒多言也嵒尼輒切

書始二典猶詩之首二南取費秦之誓猶詩之有魯頌

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為虞書

夏小正月令時訓詳矣而堯典命羲和以數十言盡之天官書天文志詳矣而舜典璣衡以一言盡之敘事當以書為法堯典以日中宵中為春秋之別月令所言日夜分兼春秋之分

堯典日月星辰孔注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益稷日月星辰謂日月星為三辰五禮一也孔注於舜典以為吉凶賓軍嘉於皐陶謨則曰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

史記索隱云春言東作夏言南為皆是耕作營為勸農之事孔安國強讀為訛字雖訓化解釋紆回今史記作南訛

周禮注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虞翻云鄭玄所注尚書古篆卯字反以為昧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裴松之謂翻言為然

宅嵎夷釋文云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銕今按史記堯本紀居郁夷正義郁音隅夏本紀嵎夷既略索隱云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鐵古字薛氏曰今登州之地

四岳孔注云即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按周語太子晉曰共之從孫四岳佐禹胙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左傳許大岳之胤也杜氏注謂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當從周語之說堯典云申呂許由亦甚一四岳也

五典克從孔安國傳本於左氏程子解本於孟子左氏言五教不及君臣夫婦朋友天敘有典而遺其三焉唯孟子得之

程子謂共兜之徒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顧居其上此亂之人所不能堪故其惡暴而舜誅之韓非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此可以證程子之說韓非謂堯誅鯀共非也

范蜀公正書曰舜之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贖也賊也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剕則剕宮大辟也皇王大紀之說本諸此而以墨劓剕宮大辟為賊刑之科目

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釋文云一讀至方字絕句商頌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朱文公亦以方字絕句云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然書序已有此讀矣

鄭康成讀舜典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

大禹謨言念哉者二益稷言念哉者一皆禹告舜之辭心者治
之本心斯須不存治忽分焉共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於此
見之
皋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周公曰庶常吉士召公曰吉士吉人帝
王用人之法一言以蔽之曰吉舜所舉曰元曰愷吉德之實
也所去曰凶吉德之反也議論相傳氣脉相續在春秋時謂
之善人在西漢時謂之長者惟吉則仁所謂元者善之長為
天地立心者也
儆戒無虞絜齋解云治安之時危亂之萌已兆漢宣帝渭上之
朝是年元后生成帝新都基漢已兆於極盛之日矣無虞豈
可不儆戒愚謂匈奴衰而女戎興倚伏果可畏哉又解七旬

有苗格云舜耕歷山之時祇見厥父惟知己之有罪而不見
父之為頑所以底豫及其征苗也自省未嘗有過而惟見苗
民之作慝所以逆命至班師之後誕敷文德無異負罪引慝
之心而遂格焉滿損謙益捷於影響人心豈可以自滿哉愚
謂仲虺之誥成湯召公之訓武王戒其滿而自矜也齊桓服
楚魏武得荊州唐莊宗取汴皆以滿失之
九德知人之法三俊用人之法
禹之告舜曰安汝止盡天理而無人欲得至善而止也伊之告
太甲曰欽厥止去人欲而復天理求至善而止也
虞書作服天子自日月而下十二章鄭康成注周禮謂周以日
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注禮記郊特牲祭之日王被

袞以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二禮之說自相背
馳魯秉周禮魯之禮其有異乎
古
文尚書及說文璪火黺𪓐黼黻文軒口黺𪓐黼黻當各為一
物璪當為玉璪之璪璪圜物也意其為璪之狀而以火旁飾
之火因物而後見耳考工記謂火以圜滑非指璪火為一物
乎鄭司農謂為圜形似火此為近之希冕謂黺𪓐黼黻皆從
黹向謂之希冕陸德明希與黹同蓋有由來也
鳥獸蹌蹌馬融以為筍虡與七經小傳用其說書稗傳以鳳凰來
儀為簫韶之和文軒亦曰制器尚象
古文箾韶今文作簫韶說文曰箾舜樂名也諸儒誤以簫管解之
說文奡嫚也引虞書若丹朱奡論語奡盪舟按書有罔水行舟
之語則奡盪舟者恐即謂丹朱

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衛包所改當從
古
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皋陶與焉舜以天下遜禹禹獨推皋
陶孟子論道之正傳亦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
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子夏亦云舜舉皋陶觀於謨而見皋陶
之學之粹也
蠻夷猾夏明刑治之而有餘四夷交侵征伐制之而不足虞周
之德天淵矣
淮南子曰皋陶瘖而為大理此猶夔一足之說也皋陶陳謨賡
歌謂之瘖可乎司馬公詩云法官由來少和泰皋陶之面如

削众然荀子非相之言亦未必然

史記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柏翳索隱云尚書謂之伯益而陳杞世家謂伯翳之後封為秦書蓋遂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則伯翳非伯益矣水經注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敳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 費侯文孔書說西 即隤敳本於此

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注謂四岳之族大戴禮誥志篇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 史記 [illegible] 引之而其文小異虞夏之臣為書者伯夷 [illegible]

呂氏春秋云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 呂刑乃命重黎 [illegible]

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蕭咸謂此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班固筆之於史矣而固紀竇憲之功曰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其陳甚於董賢之冊當憲氣燄方張有議欲拜之伏稱萬歲者微韓棱正色則無君之惡婢矣此固所以文姦言而無忌憚也倪正父駁呈命元龜之制有以也夫

五行大禹謨以相克為次洪範以生數為次五德鄒衍以相勝為義劉向以相生為義

柔而立無立為懦柔而直且直不直為訐柔嘉維則失其則非嘉也

賈誼書君道篇引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此逸書也

禹貢釋文周公職録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隋唐志無此書太平御覽引太一式占周公城名録有此三句夾漈通志藝文略周公城名録一卷城職字相似恐傳寫之誤 [illegible]

大傳曰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謂四章皆歌禹之功所謂九叙惟歌九德之歌於此猶可攷

說文引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旻天蓋虞書說也

豫州滎波既豬古文云滎播既都職方氏豫州其浸波溠鄭注云波讀為播禹貢曰滎播既都賈公彥疏云禹貢有播水無波然則漢唐書本皆作滎播也 史記夏本紀作播 [illegible]

史記引禹貢二百里任國 書男邦孔注男任也任王者事音壬 王莽封王氏女皆

為任 [illegible] 男任二字蓋通用

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東坡書傳云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愚按吳之通水有二焉左氏傳哀九年吳城邗 溝通江淮 [illegible] 此自江入淮之道也吳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左氏傳哀十三年會黃池 [illegible] 此自淮入沂之道也

川東注弱水獨西故洪範弱為六極弱與柔異柔如漢文帝弱如元帝

過九江至于東陵曾彥和謂東陵今之巴陵余按史記正義岳州有巴陵蓋是東陵曾說本此

湖南歷爲句下云聲教訖于四海本史記如此
說苑子貢曰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年而
有扈氏請服莊子謂禹攻有扈國爲虛厲皆與書異楚辭天
問云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又云有
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古事茫昧不可攷矣
呂氏春秋曰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
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
不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
脩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朞年而有扈氏服愚謂伐
扈戰甘者夏后啓也誤以爲相然其事可以補夏書之闕
甘誓予則孥戮汝孔傳謂辱及汝子王莽傳作奴顏注謂戮之
以爲奴也泰誓云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
蔡邕銘論殷湯有甘誓之勒
五子之歌其二章皆述禹之訓蔡氏曰予視天下以後謂予五
子自稱也然予臨兆民之語恐非五子自稱
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龢均王府則有韋昭注云逸書也
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
一曰關衡也時未見古文故云逸書左思魏都賦關石之所
和鈞財賦之所厎與蓋亦用韋說李善引賈逵國語注曰關
通也孔安國謂金鐵曰石未詳
左氏傳夏有觀扈漢東郡有畔觀縣今開州觀城楚語士亹曰堯有
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

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謂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
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水經注亦云
太康弟曰五觀爲謂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仁義之人其言
藹如也豈朱均管蔡之比耳氏說非也
史記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索隱云一作借從先王居故
作帝借
史記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
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
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
赦作湯征豈孔壁逸篇太史公亦見之乎後有補湯征者蓋
未之攷
辰弗集于房大衍曆議云新曆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
日蝕在房二度按皇極經世仲康元年壬戌征羲和五年丙
寅與曆不同
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於汝鳩汝方商書終於
微子
湯誓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孔安國以爲古之用刑父子兄弟
罪不相及今云者權以脅之使勿犯酒誥予其殺安國以爲
擇罪重者而殺之呂居仁謂安國能明聖人未盡之意實有
大功於聖人者
鄭康成注禹貢九河云齊桓公塞之同爲一詩正義云不知所
出何書愚按書正義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

填閼八流以自廣鄭蓋據此文九峰蔡氏曰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為也

鄭康成書注間見於疏義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師孔注皆所不及

呂氏春秋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又曰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為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又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其舛異如此

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也亦見於商頌孔子之傳有自來矣

孟子云伊尹萊朱注萊朱亦湯賢臣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是則伊尹為右相居寧相世系表仲虺為湯左相臣扈祖己皆其冑裔也（萊朱未詳所據）

孔安國謂湯始改正朔鄭康成謂自古改正朔葉少蘊云甘誓已言三正則子丑寅迭以為正者尚矣（□華夏正林少穎謂革正之事古未有蓋始於湯而武王因之）

漢律歷志引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說者謂祀先王于方明朱文公曰方當作乃即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鄭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中篇下篇是盤庚為君時事正義以為謬妄書裨傳云鄭大儒必有所據而言

書序祖乙圮于耿孔氏注云圮於相遷於耿殷本紀謂祖乙遷于邢皇極經世祖乙踐位圮于耿徙居邢蓋從史記以書序攷之孔氏以圮于耿為圮於相恐未通蘇氏書傳云祖乙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以經世紀年攷之祖乙以乙未踐位後有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而後盤庚立（自祖乙至）盤庚之立以己亥自祖乙踐位至此一百二十五年若謂民湯析離居因耿之圮不應如是之久也當闕所疑

盤庚之遷也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消息盈虛之運哲王其知之矣唐宋朴議遷都以觀天地興衰為言謂關中文物奢侈皆極而已盛而衰難可興矣而以襄鄧為建都極選陳同父上書孝廟亦謂錢塘山川之氣發泄無餘而以荊襄為進取之機其言與朴略同朴不足道也豈亦有關於氣運之說乎

大傳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皆古文所無

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國注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惟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尒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侯昭烈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蓋得此意

桑穀之祥大戊問伊陟韓詩外傳以為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誤也漢五行志劉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怠於政事故桑穀之異見又誤也書大傳謂武丁之時先王道虧刑罰犯桑穀俱生于朝武丁問諸祖己劉向蓋襲大傳之誤

說築傅巖之野吳氏稗傳蔡氏集傳以築為居愚按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當從古注（傅巖在陝州平陸縣北）

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孔叢子引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蓋逸書也

學立志而後成遜志而後得立志剛也遜志柔也

西伯戡黎孔注云文王貌雖事紂內秉王心豈知文王之心哉

文王之德之純心與貌異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乃河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震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周以商墟封衛狄人迫逐黎侯衛為方伯連率不能救而式微旄丘之詩作曆亡商寒衛紂為狄所滅衛之亡猶商之亡也秦拔上黨而韓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其可忽哉

泰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眾晁氏曰開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文泰為說真燕書哉（或說謂新經以泰為否泰之泰紂時上下不交天下無邦武王大會諸侯往伐以傾紂之否非經意也）大誓與大誥同（音泰者非）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注論語言雖有管蔡為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與注尚書異（書傳以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朱文公集注從書傳）

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蓋邑姜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

左氏傳云太伯不從楚辭天問云叔旦不嘉與夷齊之心一也此武所以未盡善

武成式商容閭正義引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眾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眾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眾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愚按韓詩外傳云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史記載王從此閭乃紂之時商容不達身祗辱焉以冀其變樂記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乃謂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蓋康成不見古文武成故

以容為禮樂張良云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史記紀亦表商容之閭皆非書旨
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武成序往伐歸獸當依獸字皆晉序東郊以卜
不關案說文及古今字詁關古闢字關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
不開不得徑讀闢為開愚按古文尚書師古之說是也賓翔
此三皆北古謝字
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罹于咎毋侮矜寡而畏高明史記宋
世家亦云毋侮鰥寡
周禮大卜注引洪範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剋詩齊子豈弟箋
古文尚書以弟為圛正義云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
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
定以為圛鄭依賈氏所奏說文引書圛圛升雲半有半無今按圛即涕爾雅曰釋天一曰注文

古文尚書曰涕曰圛與周禮注同
詩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莊子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
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皆為洪範之學
曾子固奏疏曰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
以為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
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也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
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已矣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
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不踰矩豈
他道哉由是而已矣二程子以前告君未有及此者
韓非謂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
惡從王之路蓋述洪範之言而失之也

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故無作好惡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故無作
聰明以天之德行天之權故惟辟作福威
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史記正義尸子云
巢伯來朝注云南方之遠國正義謂南巢李杞辯曰成湯放桀
于南巢巢人納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朝商乎誠如是亦足
以見巢之忠商之盛德矣商亡而周興於是巢始來朝其說
美矣然無所據
金縢之書其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
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
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
災此皆尚書大傳之說蓋伏生不見古文故也蒙恬傳云成

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乃書而藏之記府及
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為亂周公走而奔於楚成王觀
於記府得周公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此又
以武王有疾為成王索隱曰不知出何書魯世家亦與恬傳
同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南軒曰
至誠可以回造化若金縢策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
我之弗辟朱文公謂當從鄭氏以辟為避
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通鑑外紀引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
斷虞芮之質帝王世紀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為
受命之元年周書文傳文王受命九年時惟莫春在鎬召大
子發按史記秦惠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汲冢紀年魏惠成王

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或有因於古也
文公賞雍季以義而不以謀襄子賞高共以禮而不以功故曰
崇德報功
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史記以丕為負索隱引鄭玄曰
丕讀曰負跪嵩稱徽曰庶無負子之責蓋本此晁以道解丕
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
指武王也
唐叔得禾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史記以歸為
餽二字通用見論語
三監孔氏謂管蔡商漢地理志殷畿內為三國邶鄘衛是也邶
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雖鄭康成以三

監為管蔡霍蘇氏從孔說林氏蔡氏從鄭說三亳孔氏謂亳
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康成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
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
也皇甫謐以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林氏從鄭
說呂氏從皇甫說三亳謂以一州為三監林氏云三監當有霍叔鄭叢為長
民獻有十夫予翼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周公以贊人卜天意
史失其名不獨魯兩生也
周書作雒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注云東謂衛殷
邶鄘詩譜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康叔宇
于殷即衛也注以殷為邶鄘非是殷地在周之東故曰東征
邶鄘衛皆東也康誥曰在茲東土中旄父其邶鄘之一歟闕命

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恐後酒誥古今文皆有之豈揚子未有闕宮也
之見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
文酒誥脫簡一而大傳引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無
此句豈即脫簡歟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荊公以違保辟絕句
朱文公以為變出諸儒之表洛誥復子明辟荊公謂周公得
卜復命於成王也漢儒居攝還政之說於是一洗矣山谷云
荊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信夫
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無隱張氏以
為此告者之詞亦尔勑汝執而盡殺之也汝當思之曰是商

之諸臣化紂為淫湎者而可遽殺乎亦姑惟教之而已若不
教而使陷于罪是亦我殺之也周公戒康叔皆止殺之詞奈
何以為勑武愚謂此說得忠厚之意
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周封建諸侯與大家臣室共
守之以為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之雅所謂
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魯之封有六族衛之封有七
族焉唐之封有九宗五正焉皆所以係人心維國勢不特諸
侯為然周公作皇門之書曰維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勤
王國王家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咸獻言助王恭
明祀敷明刑用能承天嘏命先人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王
家萬子孫用末被先王之靈光然則王室之不壞繄大門宗

子是賴自封建之法廢國如木之無根其亡也忽焉然古者
世臣必有家學內有師保氏之教外有外庶子之訓國子之
賢者命之導訓諸侯若魯孝公是也使博惠者教之文敏者
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靖者脩之若晉公族大夫是也教行而
俗美然後托以安危存亡之寄而國有與立矣
商之澤深矣周既翦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攷之周書梓材
謂之迷民召誥謂之讎民不敢有怨疾之心焉蓋皆商之忠
臣義士也至畢命始謂之頑民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
兢兢不敢忽也孔子刪詩存邶鄘於風繫商於頌吁商之澤
深矣
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粤朏漢律歷志引古文月采篇

曰三日曰朏顏注謂說月之光采愚以書正義攷之采字疑
當作令
婁敬曰成王即位周公營成周以為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
無德則易以亡呂氏春秋南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
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
得而誅也說苑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
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
四方伐之無難得也三說大意略同
周公為師召公為保鄭康成不見周官之篇以師保為周禮師
氏保氏大夫之職師氏保氏注亦引書敘云蓋實兼此官
禮記文王世子注謂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兩注自不同

有若散宜生孔氏傳云散氏宜生名愚按漢書古今人表女皇
尭妃散宜氏女當以散宜為氏
多方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
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
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古今文之異如
此
無逸大傳作毋逸毋者禁止之辭其義尤切
無逸中宗高宗祖甲文王之享國以在位言呂刑穆王享國百
年以壽數言
祖甲孔安國王肅云湯孫太甲也馬融鄭玄云武丁子帝甲也
書正義以鄭為妄史記正義按帝王年代曆帝甲十六年太

甲三十三年明王孔說是王肅云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
有過蔡氏書傳從鄭說謂非太甲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
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
太甲為祖甲
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堯舜之兢業曾子之戰兢皆
所以存此心也
天命自度天與我自作元命我與天一
民之疾苦常在目故曰顧畏于民喦天之監臨常在目故曰顧
諟天之明命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司馬公曰人君急於知人緩於
知事愚謂漢宣帝綜核名實非不明也而不能知弘石之姦

唐宣宗抉擿細微非不察也而不能知令狐綯之佞明於小
而闇於大也故堯舜之知不徧物而急先務
觀蔡仲之命知周所以興觀中山靖王之對知漢所以亡周公
弔二叔之不咸方且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漢懲七國之難抑
損諸侯以成外戚之篡心有公私之殊而國之興亡決焉
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宅與所攷傳有凡蔣邢茅
胙祭豈君陳其一人歟凡伯祭公謀父皆周公之裔世有人
焉家學之傳遠矣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注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
去則然鄭以目驗知之儀礼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先儒謂成王失言蓋
將順其美善則稱君固事君之法然君不可以是告其臣順
之一字其弊為諛有善歸主李斯所以亡秦也曾是以為良
顯乎闇愎之君論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不可解矣承碩昭
章稱文武而不及成王其有以夫
推誠以待士則衆氏之勇亦子之勇用賢以及民則田單之善
亦王之善故曰有容德乃大
史伯論同之敝曰去和而取同與晏子之論齊子思之論衛一
也西漢之亡亦以羣臣同聲故曰庶言同則繹
周官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黜陟明而後封建定柳子謂
天子不得變其君殆未攷周制也
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儒以為禮之變

蘇氏以為失禮朱文公謂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
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祗見
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即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
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
蔡氏書傳承蘇氏而不用文公之說愚觀孝宗初上太上帝
后尊號有欲俟欽宗服除奉冊者林黃中議唐憲宗上順宗
冊在德宗服中謂行禮無害當備樂而不作可也劉韶美議
曰唐自武德以來皆用易月之制既葬之後謂之無服群臣
上尊號亦多在即位之年與本朝事體大相遠也龍韶美之
言則文公語錄所云漢唐冊禮乃一時苟簡未為定說也
史記周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書序缺公字
畢命一篇以風俗為本殷民既化其效見於東遷之後盟向之
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而不
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唐賈至議取士以安史之亂為鑒
謂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
蓋國之存亡在風俗四維不張而秦歷浸恥尚失所而晉
祚覆至其知本之言哉
周之興也商民後革百年化之而不足周之衰也衛風先變一
日移之而有餘
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孟子求放心之說也繩愆糾謬格其非心
孟子格君心之說也
衛石碏以義處一國而舜遜之類筆焉晉趙衰以遜化一國而知

莛之賢繼爲故曰樹之風聲
齊大史之守官尚父之德遠矣魯宗人之守禮周孔之澤深矣
故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皇帝始見于呂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無皇字
然岐以帝爲天則非
兵以恭行天罰謂之天吏刑以具嚴天威謂之天牧
中說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阮逸注云元命包易書也
愚按春秋緯有元命包易書有元包薛收蓋謂自作元命其
言見於呂刑阮注誤矣
張子韶書說於君牙冏命文侯之命其言峻厲激發讀之使人
憤慨其有感於靖康之變乎胡文定春秋傳於夫椒之事亦

致意焉朱子詩傳其說王風揚之水亦然
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
有爲爲之也鄭注云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
征之作柴誓後世起復者皆以伯禽藉口嘗攷書多方王來
自奄孔注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
誓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並興於是
伯禽率師伐之於肹作肹誓據此則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
沒之時非居喪即戎也左傳殽之役晉始墨若伯禽行之則
晉不言始矣記禮之言恐非謂費誓也
魏觴諸侯於范臺魯共公舉觴擇言以酒味色臺池爲戒漢高
帝圍魯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周公伯禽之化

歷戰國秦楚猶一日也
周益公謂文苑英華賦多用員來非讀秦誓正義安知今之云
字乃員之省文愚按漢書韋孟諫詩顏師古注引秦誓雖則
員然古文作員
文心雕龍云書標七觀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
甫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可以
觀治堯典可以觀美見大傳孔叢子云帝典觀美大禹謨禹貢觀事臯陶益稷觀政秦誓觀義此其畧異者
春秋時郤缺之言九功九歌穆姜之言元亨利貞子服惠伯之
言黃裳元吉叔向之言昊天有成命單穆公之言旱麓叔孫
穆子之言鹿鳴之三成鱄之言皇矣之雅閔馬父之言商那

之頌左史倚相之言懿戒觀射父之言重黎白公子張之言
說命其有功於經學在漢儒訓故之先蓋自遷任史佚以來
統緒相承氣脈未嘗絕也
顏氏家訓云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今僅見於唐元行沖釋
疑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諭焉凡有二篇館閣書目粲集八卷詩賦論議垂六十篇
官師相規注謂官衆左傳官師從單靖公注天子官師非卿也
漢賈誼傳官師小吏注云一官之長愚謂漢注得之周官皆
有師
王景文謂文章根本在六經張安國欲記考古圖曰宜用顧命
游廬山序所歷曰當用禹貢

伊尹之始終書序備矣陸士衡豪士賦序伊生抱明允以嬰戮
蓋惑於汲冢紀年之妄說也皇甫謐云伊尹百有餘歲應劭
云周公年九十九王充論衡云乃公百八十故趙岐注孟子
云壽考名公
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注商湯所
制法也三百商之刑三千周之刑其繁簡可見
周禮大司馬注引書曰前師乃鼓鼖譟謂書傳說武王伐紂
時事二禮疏引書傳畧說皆書大傳也
洪範五者來備史記云五是來備荀爽謂之五韙李雲謂之五
氏傳習之差如此近於郢書燕說矣

土氣爲風木氣爲雨箕屬東方木克土土爲妃故好風畢屬西
方金克木木爲妃故好雨此鄭康成說也吳仁傑謂易以坎
爲水北方之卦又曰雨以潤之則雨屬水漢志軫星亦好雨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
趙岐注孟子不見古文以其助上帝寵之斷句又我武惟揚注
云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太誓也又帝使其子九男二女注
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
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
所載又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謂皆逸篇之辭又引書禹拜讜言孟子之時古書猶可攷今有不可强通者
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繁矣
易乾鑿度曰易之帝乙爲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名同不害以明
功帝乙湯玄孫之孫也按史記湯至帝乙二十九王寧六世王未詳書陳氏節曰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謂小二君不未詳
林少穎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洛誥而始朱文公曰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泰之極則城復于隍既濟之極則濡
其首不于其未而于其極則無及矣
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民商俗利口其
敝久矣邵子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
言周公訓成王勿以憸人所以反商之敝也張釋之諫文帝
超遷嗇夫所以監秦之失也周官曰無以利口亂命曰無以
巧言此周之家法將相功臣少文多質安靜之吏悃愊無華

此漢之家法
恭在貌敬在心書正義之說也中心爲忠如心爲恕詩春秋正
義之說也
堯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仲尼之門高弟皆爲一科故曰無求
備于一夫
彊恕而行恕也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焉也一視同仁容也顏
子之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也恕言事容言德習恕則至於容
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則皆天理之
自然有一定之成法聖賢傳心之學惟一則字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故民生在勤則不匱先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故君子能勞則有繼

乃命三后先儒曰人心不正則入於夷狄禽獸雖有上不得而
居雖有穀不得而食故先伯夷而後及禹稷此說得孔子去
食孟子正人心之意小雅盡廢其說烈於洚水四維不張其
害憯於阻飢

周禮司刑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雖多五百章而輕刑增重
刑減班固以周禮爲中典甫刑爲重典非也

舜皐陶曰欽曰中蘇公曰敬曰中此心法之要也呂刑言敬者
七言中者十所謂惟克天德在此二字

禹有典則貽厥子孫而有鑑遊無度者湯以義禮垂裕後昆而
有顛覆典刑者是以知嗣德之難也宋武帝留葛燈籠麻蠅
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篦於寢宮作法於儉其敝

猶侈況以侈示後乎

因讖祟而封禪因時狃而逸遊因洛書而崇飾符瑞因建極而
雜糅正邪因享多儀而立享上之說塞忠諫謂之浮言錮君
子謂之朋比條畝少恩曰威克厥愛違衆妄動曰惟克果斷
其甚焉者丕之奪漢託之舜禹衍之篡齊託之湯武邵陵海
西之廢託之伊尹新都之攝臨湖之變託之周公侮聖言以
文姦慝豈經之過哉

蘇綽大誥近于莽矣太玄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歟蘇威
五教縛之遺風也

史記秦紀繆公三十三年敗於殽三十六年自茅津渡河乃誓
於軍中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
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書
序云敗崤歸作誓與史不同邵子謂修夫聖若秦穆之謂也
穆公是罰若第一悔過自誓之言幾於王道此聖人所以録
於書末

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
不知唐冊太子文云孟諫恭於猶胄審方俗於迎郊愚謂孟
侯見康誥謂諸侯之長蓋方伯也大傳說非

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
百篇之餘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簡書在晉咸寧五
年而兩漢已有周書矣太史公引克殷度邑鄭康成注周禮
云周書王會備焉注儀禮云周書北唐以閭許叔重說文引

逸周書大翰若翬雉又引鸏有爪而不敢以撅馬融注論語
引周書月令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汲冢書未出也千
里百縣鄭之柔矣皆以周書爲據則此書非始出於汲冢也
按晉束晳傳太康二年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
書（紀云咸寧五年大傳後序云太康元年當攷）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云竹書七
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題七卷不可名題其目錄亦無周書
然則繫周書於汲冢其誤明矣

書大傳載四海河江五湖鉅野鉅定濟中孟諸陸谷大都之貢
物此禹時也周書載伊尹爲四方獻令此湯時也王會載八
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自稷慎以下其贄物二十一自義渠
以下其贄物二十自高夷以下其贄物十四自攘挾以下其

贄物九此成王時也愚謂旅獒之訓曰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珍異之貢恐非三代之制

王會曰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唐公虞公樂記所謂祝陳也殷公夏公樂記所謂杞宋也然則郊特牲云尊賢不過二代其說非矣

周書史記篇穆王召左史戎夫取遂事之要戒言皮氏華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質沙三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鄶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穀平阪泉縣宗玄都西夏績陽有洛之亡國名多傳記所未見

周書大聚篇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亦見文子張文潛祭司馬公文冬暘夏陰赴者爭先蓋本於此

周書謚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謚今所傳周書亦唯周公曰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葬乃制謚與六家謚法所載不同晉今本汲冢文心雕龍云以書之謚出於周公學周旦以文名與以康名周天以尊顯于周太公諸公

文心雕龍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夏箴見周書文傳篇商箴見呂氏春秋名類篇

周書小武開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九紀與洪範五紀相表裏文選任彥升曰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即九九星紀也

任蕃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戰國策蕭何引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老氏之言范蠡張良之謀皆出於此朱子云老子為柱下史故見此書

三墳書無傳宓犧唯易存而商高所云周天曆度周髀管子所云造六峇以迎陰陽者不復見管子輕重戊曰虙戲造六峇以理也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峇行陰陽宗未詳許行為神農之言蠶錯述神農之教列子稱黃帝之書陰陽五行兵法醫方皆託之農黃而大道隱矣今有山氣形之書謂之連山歸藏坤乾元豊中毛漸得之西京或云張天覺得之比陽民家亦古也列子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

有言遜于汝志良之不掩其韻也惟學遜志謙之卑以自牧也遜一也而善惡異君體剛而用柔臣體柔而用剛君不遜志則為唐德宗之強明臣而遜言則為梁丘據之苟同

周人乘黎祖伊恐商受能如震上六之畏鄰戒則无咎矣蜀漢之亡也吳華覈詣宮門上表曰成都不守社稷傾覆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至仁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吁華覈亦吳之祖伊歟

學古入官然後能議事以制伯夷以禮折民漢儒以春秋決獄子產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荀卿始為法後王之說李斯師之謂諸生不師今而學古太史公亦惑於流俗之

見六國表云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
而易行也文帝謂卑之毋甚高論宣帝謂俗儒好是古非今
秦既亡而李斯之言猶行也孟子曰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
謂智乎

舜之克艱文王之無逸心也後之勤政者事為而已

旬以憸人立政之戒也文辭周公所作師之上六既濟之九三
皆曰小人勿用

左氏傳引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洪範言惟十有三祀箕
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陶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子亦箕
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臘亦然

既獲仁人武所以克商也養民以致賢人興漢在於一言延攬

英雄務悅民心復漢在於一言

張文饒曰堯之曆象蓋天法也舜之璣衡渾天法也

李仁父宰相年表序曰孔子序三代之書其稱相者獨伊尹伊
陟傅說周公召公畢公六人耳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若晥劭之於充張嵊之於稷李湛
之於義府可謂能蓋愆矣

刑止於五而秋官條狼氏誓馭曰車轘此春秋時嘗有之至秦
用之豈成周之法哉

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故以叢脞為戒器久不用則蠹政不
常脩則壞故以屢省為戒多事非也不事事亦非也

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蘇氏雖以意言之攷之書明于五
刑以弼五教皋陶所執之法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舜所
操之權也皋陶執法于下而舜以其權濟于上劉頌所謂君
臣之分各有所司王制曰王三又然後制刑又與宥同則蘇氏之
言亦有所本

格于皇天格其非心皆誠意感通而極其至事君如事天

玩物喪志志為物所役也李文饒渾庳帶賦曰美服珍玩近於
禍機虞公滅而垂棘返壯武殘而龍劍飛先哲所以閑義則
服防患則微經侯委蹤而去宣子辭環以歸此可為玩物之
戒

好問則裕謂聞見廣而德有餘也中庸曰舜好問博學之必審
問之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敏而好學必不恥下問老子亦

云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

舜咨十二牧終於難任人命九官終於堲讒說孔子答為邦之
問終於遠佞人一也

南豐序南齊書曰唐虞為二典者所記豈獨其迹邪并與其深
微之意而傳之又曰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
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後山黃樓銘序云昔之
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朱文公詩破斧傳云當
是之時雖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
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皆用南豐文法

虞之賡歌夏五子之歌此三百篇之權輿也洪範無偏無陂至
歸其有極蔡氏謂此章蓋詩之体使人吟咏而得其性情與

周禮大師教以六詩同一揆伊訓以三風十愆訓太甲句聖謨洋洋而下亦叶其音蓋欲日誦是訓如衛武公之抑戒也故曰詩可以興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凡兩言之或謂脫簡重出東觀漢記王阜為重泉令鸞鳥集學宮阜擊磬而舞況舜樂所感乎

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之誓曰惟人萬物之靈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孟子所謂性善淵源遠矣

文侯之命其歸視爾師寧爾邦此覲禮所謂伯父無事歸寧乃邦古者待諸侯之禮如此平王能存西周禮文之舊而不能雪君父之讎恥豈知禮之本乎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薛氏曰大為民荼毒也

宅西曰昧谷虞翻謂當為柳谷（周禮注曰柳穀）魏明帝時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即其地也

周之盛也內諸侯為伯為周召畢公之任周之衰也外諸侯為伯為齊晉之霸三公行二伯之職以統諸侯則霸者安得而竊王命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一為獨夫之言一為聖人之言真文忠公曰命一也情為而弗脩賊乎天者也安焉而弗求樂乎天者也此聖狂所以異

聖王畏天畏民人有畏心然後敬心生謂天不足畏民不足畏為桀紂秦隋

啓元善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也人能知此則知觀書之要而無穿鑿之患矣（呂成公已有此說）

治梁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大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為呂梁狐岐

困學紀聞卷之二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詩

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為詩故訓傳一云魯人（失其名）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illegible]）程子曰毛萇最得聖賢之意

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以絲衣繹賓尸為靈星之尸以小弁為小人之詩則已失其義矣趙岐云高子齊人（[illegible]）

序錄子夏傳曾申申傳李克讀詩記引陸璣草木疏以曾申為申公以克為射皆誤

詩六義三經三緯鄭氏注周禮六詩及孔氏正義其說尚矣朱子集傳從之而程子謂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一二者讀詩記謂風非無雅雅非無頌呂曰鄭箋豳雅豳頌之說然朱子疑楚茨至大田四篇為豳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為豳頌亦未知是否也（[illegible]）

逸詩篇名若貍首驪駒（[illegible]）祈招（[illegible]）轡之柔矣（[illegible]）皆引其辭唯采薺（[illegible]）河水新宮茅鴟（[illegible]）鳩飛（[illegible]）無辭或謂河水沔水也新宮斯干也鳩飛小宛也周子（[illegible]）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為絢兮是也愚按之周禮疏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非詩也素以為絢兮朱文公謂碩人詩四章而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可知其何詩然則非刪一句也若全篇之刪亦不必驪駒也（[illegible]）

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

鶴林吳氏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毛氏自關雎而下總百十六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頌二注曰興也而比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朱氏又於其間增補十九篇而摘其不合於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於比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頍弁一詩而興比賦兼之則析義愈精矣李仲蒙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illegible]）

太史公云周道缺而關雎作艾軒謂三家說詩各有師承今齊韓之詩字與義多不同毛公為趙人未必不出於韓詩太史公所引乃一家之說古文尚書與子長並出今所引非古文如祖飢惟刑之謚當有來歷非口傳之失也（[illegible]）薛士龍曰關雎作（[illegible]）刺之說是猶其所[illegible]者

艾軒謂詩之亡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為楚辭屈原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

周南之詩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當文王與紂之事於君臣之分嚴矣此周之所以為至德

朱子詩傳云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兩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愚按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召亭在岐山縣西南

橫渠策問云湖州學興竊意遺聲寓之塤籥因擇取二南小雅數十篇使學者朝夕詠歌今其聲無傳焉朱子儀禮通解有風雅十二詩譜乃趙彥肅所傳云即開元遺聲也

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

馬永卿問劉元城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子可在諸侯後乎曰非諸侯也周既滅商分畿內為三國邶鄘衛是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王黍離上

新序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魯詩出於浮丘伯以授楚元王交劉向乃交之孫其說蓋本魯詩然黍離王風之首恐不可以為衛詩也韓詩亦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貪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歟伯封事惟見于此

南豐謂列女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式微一篇又謂二人之作

韓文公為施士丐銘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唐語林云劉禹錫與韓柳詣士丐聽說詩曰甘棠勿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勿拜則不必勿翦言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及讀詩記董氏引士丐說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絃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為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

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亦齊魯韓之說歟

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

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為雅歟序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為頌歟斯頎新語云文王之風終於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武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為可告神明則近於頌矣（有小□已雅□子政□有 風六體大雅之正變於頌矣）

歐陽公曰鄭君興變風息焉然詩止於陳靈在桓文之後

八能之士見易緯通卦驗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曆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大夫九能見毛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

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
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
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
時人荅曰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illegible]）
（[illegible]）韓非子八儒有仲良氏之儒陶淵明羣輔錄云仲梁
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illegible]）
劉孝孫為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怪李邦直亦謂毛之詩
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之釋繁塞而多失鄭
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案迹而議性情也綠衣以為褖不諫
亦入以為入宗廟庭燎以為不設雞人之官此類不可悉舉
艾軒云讀風詩不解芣苢讀雅詩不解鶴鳴此為無得於詩者

傳至樂讀詩至鴛鴦之二章曰悟此興之體
江漢之女不可犯以非禮可以見周俗之美汝墳之母勉其子
以名節可以見漢俗之美
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之變作於
群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夫匹婦皆得以風刺
清議在下而世道益降矣
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聲相近而字異解頤新語既以虞為虞
人又謂文王以騶牙名囿蓋惑於異說魯詩傳曰梁鄒天子
之田見後漢注與賈誼書同不必以騶牙為證
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鄭康成注云于嗟乎騶虞歎
仁人也周禮疏引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其說與射義

合文選注引琴操曰鄒虞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
不失嘉會墨子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吾豈即詩騶虞
歟
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
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
三篇間歌上林賦揜群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
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愚謂八篇可歌者唯鹿鳴白駒在小雅
貍首今亡鄭氏以為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詩餘皆風也而
亦謂之雅豈風亦有雅歟劉氏小傳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
似之此有貍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張揖言二雅之材未
知所出

無衣非美晉武公也閔周也自僖王命曲沃伯為晉侯而篡臣無所
忌威烈王之命晉大夫篡僖之迹也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
夫之命出爾反爾也
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謂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不復有雅
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illegible]）呂成公謂蓋指筆削
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義
天下無復公好惡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歟艾軒曰文中子以
為詩者民之情性人之情性不應亡使孟子復出必從斯言
泉水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說詩者未詳其地隋志邢州內丘
縣有干言山（李公緒記云柏人縣有干言山柏人邢州堯山縣）魯頌徂來之松後漢
注兖州博城縣有徂來山（[illegible]）新甫之柏傳注不言山之所

在雒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太史公聞之董生曰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則山川不可不攷也

檜有疾恣之詩周語富辰曰鄶之亡由叔妘

豳風於十月云曰為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於三月云歲既單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以歲言之

七月箋傳言豳土晚寒者三孫毓云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豳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

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詩七月正義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答曰日永星火舉中而言非心星也是鄭以日永星火與心星別今按康成答問並鄭志所載孫皓乃康成弟子後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為吳志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語

熠燿宵行傳云熠燿燐也朱子謂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有光如螢其說本董氏說文引詩熠燿宵行熠盛光也東萊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其義一也

七月見王業之難亦見王道之易孟子以農桑言王道周公之心也

風終于周公雅終于召旻有周召之臣則變者可以復于正

子驥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為親從仕王裒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興於詩矣李楠和伯亦曰吾於詩甫田悟進學衡門識遯世（[illegible]）此可為學詩之灋

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鳴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絃風諫漢大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蔡邕賦公鹿鳴三章夜鳴在宵雅之首馬祭以為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時作諷也（[illegible]）

（[illegible]）

宵雅肄三發澤論說以為夜誦此門人記錄之失讀詩記取鄭董二子以宵為小則夜誦之說非矣

劉原父曰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無也朱子謂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薛鼓之節而亡之（[illegible]）

詩芑有三詩言采芑菜也豐水有芑草也維糜維芑白粱粟也禮記引豐水有芑鄭氏注芑枸檵也杞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桋枸檵也荼有三誰謂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陸草也

詩伐玁狁至于太原後漢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蓋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原

為戎狄之居宣王僅能驅之出竟而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戎
患益深驪山之禍已兆於此其端自穆王遷戎始西周之亡
猶西晉也箋謂曰居深山戎狄之與鄭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太原晉地書此以補
詩說之遺

史記周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漢匈奴傳懿王時王
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
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注云小雅采
薇之詩也古今人表懿王堅詩作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
作然則采薇為懿王之詩矣史記匈奴傳不云懿王詩譜序懿王始受
譖烹齊哀公夷王失禮之後邶不尊賢正義謂變風之作齊
衛為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愚謂采
薇正雅當從毛氏若變風則始於懿王

史記匈奴傳周襄王與戎狄伐鄭戎狄逐襄王於是戎狄或居
于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
戎狄是膺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漢匈奴
傳則曰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
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以六月為宣王詩是也以
魯頌六月出車為襄王詩以出車為宣王詩而史漢又不同
皆未詳

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周所
以興也宣王之後為幽王斯干之祥黍離之萌也太師皇父
之後為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後為尹氏太師蹶父之後為蹶

維趣馬申伯之後為申侯則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
紹周爲詩不替乎

吉甫作誦美詩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寺人孟子作
為此詩刺詩以名著者也為吉甫易為家父孟子難

皇父孔聖自謂聖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自聖者亂亡
之原光武詔上書者不得言聖大哉言乎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之勝人也藐藐昊天無不克鞏言天
之終定也申包胥曰人衆若勝天人曷嘗能勝天哉天定有
遲速耳詩所以明天理也故不云人勝天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荊公謂世雖昏亂君
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愚謂詩云周
宗既滅哀痛深矣猶以敬畏相戒聖賢心學守而勿失中夏
雖亡而義理未嘗亡世道雖壞而本心未嘗壞君子脩身以
俟命而已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畏人也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畏天也不畏
人則亦云可使怨及朋友畏天則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鄭用三良未可間衛多君子未有患季梁忠謀彊敵畏汲直守
節亂萌拱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正先諫誅嬴運促李
雲忠憤漢宗覆宦竪屏傑諫黨錮胎禍嬖竄唐鼎移詩曰曾
是莫聽大命以傾

君子在下位猶是以美風俗漢之清議是也小人在下位猶是
以壞風俗晉之放曠是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傚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羞惡之心未亡也不愧于人不畏于天無羞惡之心矣天人一也不愧則不畏

車攻東有甫草鄭箋云鄭有甫田謂圃田鄭藪也以齊周禮說云詩不以圃田繫鄭愚謂宣王封弟友于鄭在畿內咸林(今華州鄭縣)圃田澤左氏謂之原圃(在今開封之中牟)宣王時非鄭地小雅安得繫於鄭乎爾雅鄭有圃田蓋指東遷後之鄭言之

詩小傳云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比伐十月之交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言暑之極其至皆夏正也而獨謂十月之交為周正可乎漢曆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曆則有之識者疑其傳會而為此也愚按正義謂校之無術而大衍曆日蝕議云虞劆以曆推之在幽王六年虞劆造梁大同曆非始於唐也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曆家因之孫莘老解春秋用鄭說謂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詩人醜之安得曰分至不為災也蘇子由陳少南皆以十月為陽月朱文公從之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曆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大衍曆)(黃初已來治曆者始課日蝕疏密及張子信而益詳)審攷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申)曆有二年之差後之筭曆者於夏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疏矣況存中云日食正陽之月先儒以謂四月非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子由詩說與存中同

元城謂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朱子曰第一二章皆十句增之則長短不齊又此詩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非是解頤新語亦云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於好事者之傳會

鹽鐵論引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烏周師為荼蓋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

小弁趙岐謂伯奇之詩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又謂鵙鴞之篇刺邠君蓋漢儒言詩多異說論衡亦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

韓詩菀彼甫田菀卬也爾雅釋詁菀大也郭璞注云菀義未聞豈未見韓詩故邪(韓詩作菀)

大東維北有斗或以為南斗或以為北斗朱子集傳兼取二說

呂氏春秋謂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疑與咸丘蒙同一說而託之於舜

袁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此小雅也謂之魏詩可乎

朱子詩傳采菽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黍苗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皆非刺詩愚按國語注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韋昭已有是說

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二禮與箋詩異如先君之思以畜寡人為定姜之詩生甫及申為仲山甫申伯又不濟莫惡惟禹敶

之上天之載匪華其犄汭垙之即至于湯薺是也注禮記與
注易異如東鄰西鄰是也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新經義云亂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
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噫宣靖之際其言驗矣而兆亂者
誰歟言與行違心與迹異剃舒之謂也
單穆公曰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
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
有焉誦險哀二字此文中子所以有帝者其山之歎也天地
變化草木蕃況賢者而不樂其生乎天地閉賢人隱況草木
而得遂其性乎
旱麓毛氏云旱山名也曹氏按漢地理志漢中南鄭縣有旱山
沱水所出東北入漾旱山在梁州之境與漢廣相近故取以
興焉
鼉鳴如鼓新經之說也解頤新語取之鑿矣
賈誼書容經篇讀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
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
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此即選左右之說爰
迹亦云善人同趣則日聞嘉訊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甫之地為形勢控扼之要甫即呂也呂
刑一曰甫刑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左氏傳楚子重請
申呂以為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
賦以御北方故楚之得申呂而始强茲所以為周室之屏翰歟

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注不言呂國所在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
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
縣也高帝入關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勢可見李忠定曰
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鄧次之輿地廣記云唐州新蔡古呂國今按新蔡之地屬蔡未嘗
為呂國□重不當請為嘗田時乃國在宛明矣
樸記孔子閒居詩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鄭康成注言周道將
興五嶽為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二義云有台
注禮未見于此愚謂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某甫也周語云樊仲
山父蓋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為甫則尹吉甫㲉父皇父程
伯休父亦可以言甫矣近世說詩者乃取此而舍箋傳爰奇
之過也
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雲漢之序
曰內有撥亂之志非立志何以成中興之功
宣王晏起姜后請愆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可見矣殺其臣杜
伯而非其罪則沔水之規讒言其興可見矣
祈父傳謂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按通鑑外紀三十三
年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
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
戎破之韓子于恆蓋謂此四役也
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亡春秋於平王之末書尹氏卒見權臣
之繼世也於景王之後書尹氏立王子朝見權臣之危國也

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譏以此防民猶有五侯擅漢三馬食曹之禍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於是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矣好諛惡暗昧近頑童窮固矣商之咈其耇長吳之播棄黎老與亂同事也

宣三十年有兔舞于鎬京而赫赫宗周有寖微之象矣幽二年三川竭岐山崩而陵谷易處有將亡之形矣匪降自天職競由人致此者人也豈天所為哉

裳裳者華與賢者功臣之子孫世臣與國升降者也王朝則周召二公夾輔王室家父仍叔二雅稱人歷幽王之亂平王之遷猶在也侯國則魯之九宗遂之四氏與封建之法相維持

彼蜀之或羣魏之荀何江左之周餘唐季之崔柳豈世臣之謂乎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周所以替也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埜所以亂也君且休矣吾將思之處所以徹也

擇三有事亶侯多藏貪墨之臣為蟊賊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聚斂之臣為斧斤文侯之命所謂殄資澤于下民也是時虢石父好利用事而皇父以卿士為群邪之宗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朋友之信可質於神明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正直之道無愧於幽隱

楊泉物理論曰稻粱菽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

詩譜引傳曰文王基之武王發之周公内之鄭云未知此傳在何書

三代之禮有損益而所因者未之有改也以公劉之詩攷之君之宗之宗法始於此其軍三單軍制始於此徹田為糧徹法始於此周禮有自來矣

咨女殷商猶賈山之借秦為諭也周公戒成王無若殷王受又曰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人君常懼危亡之言則可保其安存矣

靡哲不愚司空圖之耐辱也善人載尸裴度之晚節也

孔子於烝民加四字而意自明於緜蠻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說詩之法韓子於菁菁者莪屑屑訓釋蓋

少作也晚歲引詩言老成人重於典刑簡而當矣

攷之周語立魯公子戲則仲山甫諫料民太原則仲山甫又諫然聽之藐藐也當時公卿唯虢文公諫不籍千畝而他無聞焉此詩人所以有愛莫助之之歎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以燕為燕安王肅云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illegible]燕比燕國愚謂詩云奄受北國肅說為長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毛氏曰屠地名不言所在濟水李氏以為同州郃谷今按說文有左馮翊郃陽亭[illegible]馮翊即同州也濟水之言信矣

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後之寵外戚者率以是藉口自宣王褒申伯而申侯終以召戎斃猶可以為萬世法

乎外戚秉政未或不亡漢亡於王莽何進晉亡於賈謐唐幾
亡於楊國忠石晉亡於馮玉
盜言孔甘寇攘式內皆孟子所謂民賊也有民賊則賊民興漢
傅燮曰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唐裴度曰欲平賊當
先清朝廷真文忠公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
大師維垣鄭箋以為三公王介甫以為大衆朱子集傳從王說
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詩
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仲子子也之承子）閟
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序錄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
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子注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當名氏之闕疑）
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今
按後漢朱浮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詩云彼徂者
岐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蓋誤以朱輔為朱
浮亦無岨字
歐陽公時世論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
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當是康王已後之詩執競不
顯成康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當是昭王已後之詩噫嘻
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范蜀公正書曰昊天有成命言文
武受天命以有天下而成王不敢以逸豫為也此揚雄所謂
康王之時頌聲作於下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祀武王而述成
康見子孫之善繼也班孟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言自成康
之後不復有見於頌也朱子集傳與歐范之說合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朱子引國語叔向曰是道
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其為祀成王之詩
無疑愚觀賈誼書禮容語引叔向曰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
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
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其義尤明
歐陽公詩論古今諸儒謂來牟為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二
頌毛鄭之說來牟為麥始出於毛鄭而二家所據乃臆度偽
大誓不可知之言愚按劉向封事引飴我釐麰麰麥也始自天
降文選注引韓詩貽我嘉麰薛君曰麰大麥也毛鄭之說未
可以為非（[illegible]）
陳少南不取魯頌然思無邪一言亦在所去乎
晉姜鼎銘曰保其孫子三壽是利魯頌三壽作朋蓋古語也先
儒以為三卿恐非
商周之頌皆以告神明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
難至魯頌始為溢美之言所謂善頌善禱者非商周之體也
後世作頌倣魯而近諛又下矣
或謂文之繁簡視世之文質然商質而周文商頌繁而周頌簡
文不可以一體觀也
法言曰正考甫嘗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矣司馬
公注揚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閟宮之詩故云然愚按
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脩仁行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甫
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注云韓詩章句美

襄公樂記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鄭康成注謂商宋詩蓋用
韓詩說也攷之左傳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
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
於襄公之時乎後漢曹褒傳奚斯頌魯考甫詠殷注引韓詩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正考甫
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詩正義云奚斯作新廟而漢世
文人班固王延壽謂魯頌奚斯作謬矣然揚子之言皆本韓
詩時毛詩未行也漢世習韓詩父子以尊向書名篇何傳注非薛夫子韓詩章句即亦止
長發大禘箋云郊祭天也雝禘大祖箋云大祭也大於四時而
小於祫鄭康成以祭天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春秋纂例趙
子已辯其失矣毛萇以禘祫為一祭亦非也禘與祫異祫則

困學紀聞卷三 十九

太祖東嚮毀廟及群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太祖禘則祖
之所自出者東嚮惟以祖配之今混禘於祫宗廟有祫無禘
范寧穀梁序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脩春秋列黍離於國
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然
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
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
也
隰有萇楚箋云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胡邦衡解學汜原
之
呂氏春秋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誘注
以為歌碩鼠不知何所據三齊記載甯戚歌所謂高以作白石爛為是

四月秀葽諸儒不詳其名惟說文引劉向說以為苦葽曹氏以
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為遠志
董氏衆侯包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宋子謂不知
此出在何處愚按侯包之說見於詩正義隋經籍志韓詩翼
要十卷侯苞撰然則包學韓詩者也
秦詩在其板屋西戎地寒故以板為屋張宣公南嶽唱酬序云
方廣寺皆板屋問老宿云用瓦輒為冰霜凍裂自此如高臺
上封皆然漢地理志天水隴西民以板為屋是以獨觀之非獨西陲也
唐棣之華維常之華協車字黍稷方華協塗字隰有荷華協且
字曹氏謂華當作雩音敷蓋古車本音居易曰睽孤見豕負
塗載鬼一車來徐徐困于金車其音皆然至說文有尺遮之

困學紀聞卷三 二十

音乃曰漢而韓其聲愚按何彼襛矣釋文或云古讀華為敷
與居為韻後放此朱文公集傳並著二音而以孚敷為先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詩音韻集傳叶上兗
反顏氏正俗云按呂氏字林作團上兗反訓云露貌音與婉
類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韓氏云禮令也衡從衡即橫也不勞借
音徐氏音橫失之矣
干旄四馬至於五之六之揖紬衣之政為也楷與四牡至於每
食不飽猶惙而之不及也君子之志光于其心不于其德
然觀戒中其則於母家一也一義為一利而害于親況也王忘
餘也

孝經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曹交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皆以服在言行之先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篤敬中庸脩身亦先以齊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也

召公是似南仲大祖世濟其美也逮有宋趙抃蘇文忠慨焉或附曹群忘漢朱文公悕焉

敬之群臣進戒嗣王荀子云天子即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為福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群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策終以敬此心學之原也伊尹訓太甲曰祇厥身召畢告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為告君第一義

葉氏云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黃初四年詔云曹詩刺遠君子近小人蓋詩序至此始行

朱子詩序辯說多取鄭漁仲詩辨妄艾軒謂歐陽公詩本義不當謂之本義古人旨意精粹何嘗如此費辭

唐志毛詩草木蟲魚圖二十卷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脩撰并繪物象學士楊嗣復張次宗上之按名畫錄大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朝衛協畫毛詩圖草木鳥獸古賢君臣之像不得其真召程脩己圖之皆據經定名任意採掇由是冠冕之製生植之姿遠無不詳幽無不顯然則所圖非止草木蟲魚也隋志梁有毛詩古賢聖圖二卷

格物之學莫近於詩關關之雎摯有別也呦呦之鹿食相呼也德如雎鳩言均壹也德如羔羊取純絜也仁如騶虞不嗜殺也鴛鴦在梁得所止也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鵙陰之兆也蒹葭露霜變也桃蟲拚飛化也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誠不可揜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無不在也南有喬木正女之操也隰有荷華君子之德也匪鱣匪鮪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慨勞役也蓼莪常棣知孝友也蘩蘋行葦見忠信也葛屨褊而羔裘怠也蟋蟀儉而蜉蝣奢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也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惡可為美也黍以為稷心眩於視也蠅以為雞心惑於聽也綠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贈以勺藥貽我握椒芳馨之辱也焉得諼草言采其蝱憂思之深也柞棫斯拔侯薪侯蒸盛衰之象也鳳皇于飛雉離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葛采苓傷讒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

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不足以一獻皆誦言而忘味者也自賜商之後言詩莫若孟子其述孔子之言以為知道者二鴟鴞烝民是也如靈臺皇矣北山雲漢小弁凱風深得詩人之心以意逆志一言而盡說詩之要學詩必自孟子始

申毛之詩皆出於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述荀書今攷其言采采卷耳鴟鴞在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得風雅之旨而引逸詩尤多其孔筆所刪歟

法言曰守儒轅固申公二子無愧於言詩矣王式以三百五篇

諫亦其次也彼語詩辭顛者能無愧乎
草木鳥獸蟲魚疏陸璣字元恪所撰非陸機也
鄭氏詩譜徐整暢太叔裘隱目錄序疑文隋志太叔求及劉炫注古
今書錄云徐正陽注館閣書目謂注者爲大叔求而不攷序
錄徐正陽疑卽徐整誤以整爲正暢爲陽也整字文操吳太常卿
詩緯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又曰
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推度災曰
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汎歷樞曰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
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
也亥大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
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

交篇郎顗曰四始之缺五際之厄五際本於齊詩四始與毛
詩序異蓋習聞其說而失之也
曹氏論詩云詩之作本於人情自生民以來則然太始天皇之
策包羲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闋康衢之民謠愚按素問天元
紀大論鬼臾區曰積考太始天元冊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
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眞靈摠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
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旣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
物咸章蓋古詩之體始於此然伊川謂素問出於戰國之末
文粹李行脩云劉迅說詩三千言言詩者尚之今攷迅作六說
以繼六經自孔氏至考亂凡八十九章取漢史詔書及群臣
奏議以擬尚書又取房中歌至後庭闕百草臨春樂小年子

之類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擬雅章又取巴俞歌白頭吟折楊
柳至談容娘以比國風之流然文中子嘗續經矣朱子謂髙
文武宣之制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豈有物則
秉彝之訓况迅乎
艾軒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經首風也豳之雅頌猶魯頌也
薛士龍曰詩之音律猶易之象數
說詩者謂宋襄公作謌鐘之樂案傳古國有宋公成謌鐘大晟
樂書應天得六鐘篆其帶曰莖鐘謌謂韺英莖之器於受命
之邦此蓋諛傅會之言宋公成亦非襄公用以說詩陋矣
大學止於至善引詩者五齊家引詩者三朱子謂咏歎淫泆其
味深長最宜潛玩中庸末章凡八引詩朱子謂衣錦尙絅至

不顯維德始學成德之序也不大聲以色至無聲無臭贊不顯
之德也反復示人至深切矣孝經引詩十引書一張子韶云
多與詩書意不相類直取聖人之意而用之是六經與聖人
合非聖人合六經也或引或否卷舒自然非先攷詩書而後
立意也六經卽聖人之心隨其所用皆切事理此用經之法
束晳補亡詩循彼南陔釋曰陔隴也羣經音辯云序曰孝子相
戒以養陔當訓戒鄉飲酒燕禮賓醉而出奏陔夏鄭氏注陔
之言戒也以陔爲節明無失禮與詩序義協愚按春官樂師
鄭司農注令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爲節
荀子曰善爲詩者不說程子之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也董子曰
詩無達詁孟子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也

曹子建表皆垢笥全則犯詩人胡頌之誤詩無此句李善引毛
詩曰何顏而不速死也今相鼠注無之
說文敘云其稱詩毛氏皆古文也以今詩攷之其文多異得此
鼉鼉為蟾蠩碩大且嬌為重願守韓詩之說也
蔡邕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是以正
雅為刺也
春秋時諸侯急攻戰而緩教化其留意學校者唯魯僖公能脩
泮宮衛文公敬教勸學而無聞焉鄭有子衿城闕之刺子產
僅能不毀鄉校而已
吳才老詩叶韻補音序曰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定為一家
之學開元中脩五經文字我心慘慘為懆七到 伐鼓淵淵為
鼘鼘於巾 皆與釋文異乃知德明之學當時亦未必盡用
臥蕭祭脂曰其香始升為酒為醴曰有飶其香古所謂香者如
此韋彤五禮精義云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隋志曰
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
也攷之殊無依據開元開寶禮不用
漢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跡云種之必好似有神助呂氏春秋后
稷曰子能使子之野盡為泠風乎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
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
也漢趙過曰后稷始甽田
興雨祁祁雨欲徐徐則入土鹽鐵論云周公太平之時雨不破
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以按徂旅孟子作以遏徂莒韓非云文王克莒
夏屋渠渠箋云設禮食大具其意勤勤正義王肅云大屋崔嵬
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文選靈光殿賦注引七依作
遽遽攄千見爲覆夏屋者矣注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
卑正義殷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
如漢之門廡 [illegible]
文王之治由身及家風始于關雎雅始于大明而思齊又關雎
之始也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 [illegible]
衛武公抑箴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古之君子剛中
而柔外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隨會柔而不犯韓文公為王
仲舒銘曰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與其友處順若婦
女何德之光
爾士宇貶章必曰俾爾彌爾性務廣地而不務廣德者人君之
深戒也不務德而勤遠略齊之霸所以衰狄之廣莫於晉為
都晉之亂所以萌
風俗世道之元氣也觀蟋蟀之詩見之遺風變為北方之強矣
觀駟驖小戎之詩文武好善之民變為山西之勇猛矣晉秦
以是強於諸侯然晉之季為三秦之二世而亡風俗使然也
是以先王之為治威彊不足而德義有餘商之季也有故家
遺俗焉周之衰也懷其舊俗焉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以稷配天周之東遷始僭禮矣夫子以
為周公之衰而史克何美焉齊百庭燎晉請王章習以為常

禮樂安得不自大夫出乎
朱子發曰詩全篇削去者二千六百九十四篇如貍首曾孫之類是也篇中刪章者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類是也章中刪句者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是也句中刪字者如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是也
正齋曰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鄶特微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僭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有如曹鄶然君子以為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豳終

困學紀聞卷之三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周禮

漢河間獻王得周官而武帝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唯唐太宗夜讀之以為真聖作曰不井田不封建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人君知此經者太宗而已劉歆始用之蘇綽再用之王安石三用之經之蠹也唯文中子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程伯子曰必有關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儒者知此經者王程二子而已

漢志謂之周官經序錄云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案者周禮之名昉此乎然後漢書云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然未以周禮名也隋志曰馬融注已下始曰周官禮 [illegible]

五峯胡氏云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司空掌邦土居四民世傳周禮闕冬官未嘗闕也乃冬官事屬之地官程泰之云五官各有羨數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並衍羨失次取羨數凡百工之官歸之冬官其數乃周俞庭椿為復古編亦云司空之篇雜出於五官之屬九峯蔡氏云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冬官亦闕首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

考工記或以為先秦書而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馬融云孝武時獻書之

路周官出於山巖屋壁漢書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錄云李氏上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六藝論云壁中得六篇誤矣或云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漢時科斗書已廢則記非博士所作也易氏云考工記非周書也言周人上輿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澮川非遂人之制言旂旟旐非大司馬司常巾車之制既周與大不類

禮器經禮三百鄭氏注謂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漢志禮經三百臣瓚注云周禮三百是官名也禮經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爲經禮也今不從瓚說謂周禮乃設官分職之書禮典在其中而非專爲禮設也

鄭康成釋經以古文亂之以臆說汩之而聖人之微指晦焉徐氏微言㽞鄭注以有三王制漢儒之書今以釋周禮其誤一司馬灋兵制也今以證田制其誤二漢官制皆嚴泰今引漢官以比周官小宰乃漢御史大夫之職謂小宰如今御史中丞如此之類其誤三鶴山謂以末世弊法釋三代令典如以漢筭擬邦賦以莽制擬國服心竊謂以周禮爲非聖人之書者以說之者之過也

張禹以論語文其設劉歆以周官文其姦猶以詩禮發冢也禹不足以玷論語而以歆與周官可乎

易氏[illegible]云府史胥徒通典總言其爲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人愚按之通典周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此乃官數非謂府史胥徒也

婦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於冢宰兵符車旗宗祝巫史卜筮藝術皆領於宗伯此周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周公之興也秦漢爲卜臣呂伋爲虎賁氏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左右攜僕庶常吉士及其衰也宦豎婦寺防亂膳夫內史趣馬師氏綴衣於宦寺之列亞私人之子爲位於王朝之秦而大臣不得親近臣矣至漢而中朝得以詘外朝矣至唐而北司是信南司無用矣由周公之典廢也閭有詰責幸臣如申屠嘉奏劾常侍如楊秉宮中府中爲一體如諸葛武侯可謂知宰相之職者唐太宗責房玄齡以北門營繕何預君事豈若諸周禮者哉我朝趙普於一薰籠之造亦制以有司之法李沆於後宮之立奏以臣沆不可趙昇於內苑移竹責官者罷其役庶幾古大臣之風矣五峯乃謂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殆未之思也

李泰伯曰內宰用大夫士世婦每宮卿二人皆分命賢臣以參檢內事而漢世皇后房事以二千石爲之猶有成周遺意

漢食貨志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顏師古注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曰九府

愚按尔雅醫無閭之珣玗琪會稽之竹箭梁山之犀象華山之金石霍山之珠玉岷崘之璆琳琅玕幽都之筋角斥山之文皮岱岳之五穀魚鹽是謂九府五峯胡氏皇王大紀所述與尔雅同而繼之曰尚父立圜法輕重以銖通九府之貨又按史記列傳吾讀管氏輕重九府劉向别録曰九府書民閒無有索隱謂其書論鑄錢之輕重鹽鐵論學曰管仲設九府徼山海通典亦云太公立九府之貨然則九府太公立之管仲設之其名列于爾雅蓋即管氏書也大紀之説得之顔注恐非曲禮天子之六府亦與大禹謨之六府異

九嬪注引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孝經援神契之言也何休公羊傳序引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

鉤命決之言也漢儒以緯書孔子所作康成注中庸亦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雖古事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漢諸侯子入宿衛齊王之弟章是也入京師受業楚王之子郢客是也其制猶古

奄上於上士抑其權也唐太宗詔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然内侍並列于六省開奄尹與政之階與周典統於冢宰異矣

則禮俗以馭其民呂微仲謂庶民可參之以俗士以上專用禮此説非也大傳百志成故禮俗刑呂成公謂禮俗不可分為兩事制而用之謂之禮習而安之謂之俗若禮自禮俗自俗不可謂之禮俗

王之膳服雖不會而九式有羞服之式冢宰所均節也待王之膳服不過以關市之賦則其用簡矣

司徒掌教不言財司馬掌政不言兵鄉遂九畿兵財在其中井田封建足食足兵之本也周官之法不行無善教善政在是憂財用畏戎狄矣

鄉有軍制無田制遂有田制無軍制缺云鄭注互見其義

大司徒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匠人建國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詩定之方中傳云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愚按晏子春秋景公新成柏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為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為之於是召

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為之明日晏子朝公曰先君太公立宮何為夕對曰古之立國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曰古之臣乎樞星即極星也公劉居豳既景廼岡然則尚矣

蔡邕明堂論曰王居明堂之禮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朱子大學章句序王宮有學蓋謂此魯孝公之為公子嘗入京師為國子人稱其孝宣王命之導訓諸侯他書言國子者唯周語焉

師氏三德朱子曰至德以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為行本司馬溫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趙無愧徐仲車之徒以之

牧誓顧命皆言師氏虞漢之傳曰年穀不登則師氏弛其兵文
王世子大司成注以爲師氏而稱維師氏以利國其人九兩
師以賢得民注謂諸侯師氏言賢者以身教也后妃亦有之
葛覃云言告師氏

保氏九數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釋文夕音的此二字
非鄭注愚按少儀正義引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句股馬融干
寶等更云今有夕桀各爲二篇未知所出則夕桀二字後人
附益非鄭注信矣劉徽九章筭經序云包犧氏始畫八卦作
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黃帝建曆紀協律呂隷首作數周
公制禮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漢張蒼耿壽昌皆善
筭因舊文刪補故校其目與古或異而所論多近語

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注云耡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
於此合耦使相佐助號謂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金
石錄有中平二年正月都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趙明誠
失於攷禮注而酈氏注水經洪氏隸釋皆以街爲衙又誤矣
漢食貨志言古制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
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里胥之塾其即里宰所謂耡
者歟

庖人注青州之蟹胥（釋文胥思徐反劉音素字林先於反蟹醬也）集韻蝑蟹醢四夜
切（書侯集韻）遵人注鱐者析乾之出東海陸廣微吳地記云闔閭
思海魚而難於生致治生魚鹽漬而日乾之故名爲鮝（讀如想）

管子地員篇九州之土爲九十物每土有常而物有次群土之
長是唯五粟次曰五沃次曰五位次曰五蘟次曰五壤次曰
五浮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忞次曰五纑次曰
五壏次曰五剽次曰五沙次曰五塥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
物下土曰五猶次曰五𡊮次曰五殖次曰五觳次曰五𡐯次
曰五桀凡下土三十物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按大司徒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灋辨十二
壤之物而知其種此篇亦古制之存者河圖謂東南神州曰
晨土正南卬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
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北
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

地員篇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𦳣
𦳣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蔞蔞下於
荓荓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
二衰（[illegible]）按周官有草人此豈其遺制歟

土圭度地之法景一寸地差千里一分地差百里王畿千里以
寸爲法五等諸侯之地以分爲法尺有五寸者一萬五千里
之景也天地相去三萬里嘗攷隋唐志宋元嘉十九年測於
交州何承天謂六百里差一寸後魏永平元年測於洛陽信
都芳謂二百五十里差一寸然宋之於陽城魏之於金陵皆
隃度未可據也唐開元十二年植表浚儀大率五百二十六
里二百七十步差二寸餘遂以舊說千里一寸爲妄（王肅曰陽城乃
[illegible]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司馬公日景圖云日行黃道每

歳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滴水李氏云周於陽城測景說者謂地形西北高東南下極星在北斗亦在北極星乃天之中也天之中則地之中

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與武成孟子之言不合子產曰列國一同孟子亦曰魯方百里明堂位乃云魯方七百里或謂周官明堂位兼附庸而言職方氏疏云無功縱是公爵惟守百里地謂若虞公虢公舊是殷之公至周仍守百里國以無功故也愚按左氏傳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皆周所封謂舊是殷之公誤矣

歳終正治而致事注上其計簿疏云漢時考吏謂之計吏今按說苑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韓子外儲說西門豹為鄴令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序魏文侯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史記秦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歳不上計然則春秋戰國時已有上計非始于漢

朱文公曰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諸儒皆所未言雖蔡季通每論此事以考周禮軍制皆合愚按孫子作戰篇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曹公注馳車輕車也杜牧注輕車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支計則百萬之衆皆可知也左氏傳乙卯楚師軍於邲丙辰楚重至於邲呂成公謂凡戰兵車在前輜重常在兵車之後楚重次日乃至後一日故無鈔擊之患唐說齋云儒者謂甸出七十五人不知實出百人其七十五人戰車也其二十五人重車也

古者步百為畝古之百畝為今四十一畝一百六十步古之一井為今三百七十五畝實儀曰小畝步百周之制也中畝二百四十漢之制也大畝三百六十齊之制也今所用者漢之中畝鹽鐵論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先帝哀憐百姓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通典謂商鞅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二說不同

禹貢之田九等為撿別楚地亦九等孟子王制為五等而周官此三等辨者謂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三等都鄙之制也小司徒上中下地三等六鄉之制也遂人上中下地三等有萊者六遂之制也大司馬上中下地三等諸侯之制也

遂人治野乃鄉遂公邑之制匠人溝洫乃采地之制鄭康成六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朱文公亦云溝洫以十為數井田以九為數井田溝洫決不可合而永嘉諸儒欲混為一康成注分為二是也愚按李泰伯平土書云周畿內及諸侯一用貢法蓋泰伯已與康成異矣非始於永嘉諸儒也劉氏中義以匠人溝洫求合乎遂人治野之制謂遂人言積數匠人言方澮然周禮考

工各為一書易氏謂匠人前代之制
禹盡力乎溝洫脩畎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于古也以
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司險掌之自鄉遂之
灋弛子駟為田洫而喪田者以為怨子產作封洫而伍田疇
以為謗晉欲使齊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甚而兩周爭東西
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呂政決通川防古制蕩然矣古者內
為田廬外為溝洫在易之師寓兵於農伏險於順取下坎上
坤之象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
至秦非一日之積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國如入無人
之境悲夫
人耦牛耦鄭氏注合耦並言之疏謂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趙

過始教民牛耕今攷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周益
公云孔子有犂牛之言冉耕亦字伯牛賈誼書新序載鄒穆
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何待趙
過過特教人耦犂費省而功倍爾
盬鹽引池而化山海經鹽販之澤穆天子傳至于鹽晉郇瑕氏
之地而猗頓用是起者也散鹽煮水而成夏書青州之貢職
方幽州之利齊之渠展燕之遼東而宿沙初作者也形鹽物
地以出之周公闕而云鹽虎形也飴鹽於戎以取之伊尹所
云和之美者大夏之鹽也後周四鹽之政倣此古者川澤之
饒與民共之自海王之爲祈望之守作俑于齊至漢二十倍
於古攷之漢志鹽官三十有五唐有鹽之縣一百五本朝鹽

所出者十二路為池二為監七為場二十二為井六百有九
法益詳而利無遺矣
玩物喪志呂公以為戒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非周
公之典無逸曰惟正之供
外府注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韋昭注周語曰
錦稱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古而
然矣
古者以射御為藝孔子曰執射乎執御乎詩曰弗善射忌又良
御忌四黃既駕兩驂不猗御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
之善也學射者多矣造父之師泰豆氏尹需之學秋駕皆學
御者也說苑謂御者使人恭御者使人端亦正心修身之法

貨賄用璽節注今之印章也司市注云如今斗檢封職金云楬
而璽之左傳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戰國策欲璽
者段干子也蔡邕獨斷云古者尊卑共用之衛宏云秦以來
天子為璽又獨以玉為之臣下莫敢用唐又改璽為寶五代史臣
曰國以玉璽為傳授神器遂至斷斗播曰寶為天子寶璽自奪世本名曰聆始作璽
司門正其貨賄正者禁其淫侈而歸于正也注讀為征非是
迹人春秋末宋猶有是官左氏哀十四年傳迹人來告曰逢澤
有介麇焉
司祿闕孟子云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趙氏注今周禮
司祿之官無其職是諸侯皆去之故不復存
楊人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後漢蔡邕集所載百官

會府公殿下者也古天子之堂未名曰殿說苑魏文侯御廩
災素服辟正殿五日莊子說劍云入殿門不趨蓋戰國始有
是名燕禮注當東霤者人君為殿屋也疏謂漢時殿屋四向
流水舉漢以況周然漢黃覇傳先上殿注謂丞相所坐屋古
者屋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

太宗伯疏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
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
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
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馮相
氏疏星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保章氏疏星
備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

光芒無角不動搖廢則少光色順四時其國皆當也星備之
書僅見於此隋唐志皆不著錄

周五禮之別三十有六唐五禮之儀一百五十有二唐志云自
梁以來始以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

九磬之舞注云當為大磬愚謂九磬之名尚矣不必改字說苑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
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
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齊景公作徵招角招是舜樂之存者
劉原父云九招者九名予識其三焉祈徵角之謂也山海經
夏后開得九辯九歌以下始歌九招於大穆之野帝王世紀
啓升后十年舞九韶（竹書曰夏后開舞九招）史記禹乃興九招之樂索
隱曰即舜樂簫韶九成艾軒謂衍之以九歌即九招之樂呂
氏春秋帝嚳命咸黑作為舞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帝舜令質
脩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然則九招作於帝嚳之時舜脩
而用之（秦唯韶武二樂存）

班固律歷志述劉歆之言以律為下生呂為上生鄭康成以黃
鍾三律為下生以蕤賓三律為上生梁武帝鍾律緯謂班固
夾鍾中呂過於無調鄭康成有升陽而無降陽陳用之禮書
謂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以鄭說為是張文
饒翼元曰十二月之律以候月六十日之律以候日月律當
一下一上依次而生日律當用蕤賓重上生司馬遷劉歆之
法月律也呂不韋淮南京房之法日律也晉志取司馬而非

淮南梁武是京房而非班固皆非通論

大卜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夏后鑄鼎繇曰逢逢白雲一南一
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懿氏占曰鳳皇于飛和鳴
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成季卜曰間于兩社為公室輔驪
姬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衛侯繇
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漢文兆曰大横庚庚余為天
王夏啓以光皆龜繇也

卜師四兆鄭氏鍔以理推之謂方兆占四方之事也漢武帝發
易占知神馬從西北來功兆占立功之事也楚司馬子魚卜
戰令龜義兆占行義之事也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弓兆有
射意後世有覆射之法

龜人六龜易十朋之龜十尔辭唐六典辨龜九類五色依四時用之

列子夢有六候與占夢同噩作蘁東坡曰高宗言夢文王武王言夢孔子亦言夢其情性治其夢不亂西山曰正夢不緣感而得餘皆感也

大祝九祭九曰共祭注云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孝經說曰共綏執授疏云孝經說孝經緯文共綏執授謂將綏祭之時共此綏祭以授尸愚謂疏謂綏祭非也後漢禮儀志注孝經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輭輪供綏執授宋均曰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永平二年養老詔亦有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之語蓋取孝經緯

鄭司農注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項氏云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為禮以其不可折腰也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誤矣周天元令婦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雖屬俗婦人亦不作男子拜也內則尚右手者言斂手右向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今孩太祖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婦而婦人不跪普問王貽孫對曰古詩長跪問故夫婦人不跪也唐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孝問婦出對日唐張建章渤海記備言之

眡祲掌十煇之灋占日旁之氣也二鄭解其同者六其異者四

大卜掌三夢之灋其經運十其別九十謂占夢之正法有十也一運而九變十運而九十變注以經運為十煇先儒謂日之煇光變之變通其占不同不當改運為煇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朔數三百五十四日漢曆志曰閏所以正中朔也或謂周以建子為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則謂之歲用建子則謂之年共範王義從一冬至及明年冬至為一歲

馮相氏致日致月注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左氏傳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正義云春分朔則日在婁望則月在角秋分朔在角望在婁婁角天之中道故晝夜等冬至朔則日在斗望則月在井夏至朔在井望在斗斗井南北故晝夜長短極冬至古日在牽牛今在斗

鄭注與孔疏異曆法歲差也

保章氏星土按乙巳占論十二次云北方之宿主吳越火午之辰在周邦天度均列而分野殊別一次所主或亘萬里跨數州或在畿內不布一郡國語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今豐鄗當秦宿而周分隸豫州理實難詳至如熒惑守心宋景禳其釁實沈為祟晉侯受其殃事驗時有相應賈公彥謂吳越在南齊魯在東今歲星或北或西不依國地所在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國屬焉故也或云十二次可言者一其惟析木乎尾箕艮皆無可以言東北

十有二歲注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太歲為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譎水云歲星在天歲陰在地天官書曰歲陰在攝提

格歲星在星紀歲陰在單閼歲星在玄枵自嘉祐丁酉驗之多差近年尤甚歲星常先月餘近年以來常先一百二十餘日愚攷大衍曆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寖急至漢尚微差及哀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三山陳氏謂如左氏之說則寅而在卯午而在未如史記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未以次推之皆不同汲冢師春謂歲星每歲而成一舍積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則為超辰之限

外史達書名鄭康成謂古曰名今曰字字者孳也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王文公云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夫㴱謂獨體為文合體為字主類為母從類為子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諧聲與五書同出五書尚義諧聲尚聲說文形也以母統子廣韻聲也以子該母字書眼學韻書耳學中庸或問曰司徒教民書居其一外史達書名於四方大行人又九歲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秦以小篆隷書為法而周制始改

鑄師注引春秋傳賓將趨今左傳作掫環人注引御下𢷏馬今作兩𩢸方氏注引國語閩芊蠻矣今作蠻芊

司爟鄭司農引鄭子與論語馬融引周書月令同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王劭曰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火不數變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東晉禮儀志曰夏至後并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改水惟見于此水有躁滇火有出納山林金錫之地皆為之厲禁時而用之先王財成輔相之妙也鹽鐵論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通萬物也管子由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

唐六典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

漏刻之法晝夜百刻易氏云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王昭禹云寅申巳亥子午卯酉八時各八刻辰戌丑未四時各九刻愚謂易氏之說與古法合司寤氏掌夜時注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疏云甲乙則早時戊亥則晚時愚按衛宏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夜今謂之五更疏以戊為戍誤矣馬融以昏明為限鄭康成以日出入為限有五刻之差蔡邕以星見為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鄭與蔡校一刻王伯照云晝夜長短以岳臺為㝎九服之地與岳臺不同則易晉之日亦皆少差

職方氏漢樊毅脩西嶽廟記作職方氏史通云周書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

兗州其浸盧維注云當為雷雍字誤也顏師古曰盧水在濟北盧縣說文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夏書濰淄其道鄭讀非也

王有三朝一曰治朝在路門之外宰夫司士掌之二曰燕朝在路門之内大僕掌之三曰外朝在臯門之内庫門之外朝士掌之（内朝二外朝一）唐六典承天門古之外朝太極殿古之中朝兩儀殿古之内朝

鄭康成曰尨氏三辰旂旗之文謂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衮致之經無所見司服云公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則衮冕而上之章日月星辰也冕十二旒取法天數豈同服九章無君臣之别衮卯特牲王被衮以象天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豈有周服九章而魯乃服十二章者乎漢明帝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備十二章得古制矣

五刑之濫疏謂宮刑至隋乃赦崔浩漢律序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書正義隋開皇之初始除宮刑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宮刑非隋也

孫君孚談圃謂周官釁牛耳剔公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聽有人引一牛與剔公辯今按周禮義云牛耳尸盟者所執無順聽之說蓋剔公聞而改之

萍氏幾酒猶妹土之誥也禹惡旨酒易未濟之終以濡首爲戒曷嘗導民以飲而罔其利哉初榷酒酤書於漢武紀其流害萬世甚於魯之初稅畝

大戴記朝事篇取周官典命大行人朱子儀禮經傳以爲朝事義

考工記貉踰汶則死先儒以汶爲魯之汶水列子釋文云案史記汶與濟同謂汶江也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說文貉狐類也踰越大水則傷本性

有虞氏上陶舜陶河濱器不苦窳周陶正猶以虞閼父爲之

周人上輿中庸攷問軌者車之轍迹輿之廣六尺六寸其轍迹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近莫不齊同至秦然後車以六尺爲度

輪人注掣讀爲紛容掣參之掣疏云今檢未得愚謂即上林賦紛溶萷蔘

冶氏注鋌讀如麥秀鋌之鋌表記注移讀如禾汜移之移六字未知出何書疏不釋其義或者農書所載歟（移昌氏反）

滿水云㮚氏爲量鄭玄以方尺積千寸此乃九章粟米法某家

舊有一古銅敦乃周成王時物甘人侵扈命邑人出師復扈邦賜有功師氏而數亦皆備

鐘鼎之銘祭侯之辭皆極文章之妙而梓人筍虡之制文法奇古有飛動之狀蓋精於道者兼物物而後能制器莊子謂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以天合天道與藝俱化豈物物刻雕之哉

大戴記投壺篇云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强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此祭侯之辭也與梓人同而略異（寧知諸射不來不來者 注侯之不來朝者也）侯者射禄也因祭寓意以爲諸侯之戒

司儀問君君問大夫君勞客注云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

之来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疏云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亦未得其實愚按說苑魏太子擊封中山遣倉唐使於文侯文侯召倉唐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鄭氏所述蓋古禮也

太行人注亦云閣不恙

周禮劉向未校之前有古文校後為今文古今不同鄭據今文注故云故書朱子曰八濩八則三易三兆之類各有書篇氏讀濩其法不可知如戰之陳其陳法不可見矣

寘氏注鄭司農云讀為寘氏春秋之寘按儒林傳寘都傳顏氏春秋之學疏謂若晏子呂氏之類非也

王肅聖證論譏短鄭康成謂天體無二郊丘為一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祖功宗德是不毀之名非配食明堂皆有功於禮學先儒譏之聖證論今不傳正義僅見一二唐禮志曰讖緯亂經鄭玄主其說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玄以為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玄以為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顯慶二年禮官議六天出緯書南郊圜丘一也玄以為二郊及明堂祭天而玄以為祭太微五帝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而玄謂周祭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繆論也

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魯為詩書之國故考工記以魯之削為良

沙隨程氏曰禹貢冀州之北不可畫五服之地周官雍州之西不可畫九畿之地

師氏使其屬師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司隸帥四翟之隸使皆服其邦服執其邦兵守王宮唐太宗擒頡利其酋長帶刀宿衛亦古制也然結社率之變幾至危殆蓋先王德化之盛非太宗所能及纂冠帶百蠻之名而不慮後患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遂師抱磨音歷史記樂毅書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注磨歷也戰

國策新序作歷室蓋古字通用

大史大師抱天時注云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史記日者傳旋式正棊唐六典太卜令三式曰雷公太一六壬其局以楓木為天棗心為地六壬之說許林重曰水者準也生數一成數五以水數配之為六壬也遁甲者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本黃帝風后之術孤虛者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實以六十甲子定四方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吳越春秋計硯曰孤虛謂天門地戶也

鄭剛忠解義如冕服九章授田三等治兵大閱旗物之互建六鄉六遂師都之異名陰陽之祀有用牲之疑九畿之國有朝貢之盛豆區鍾釜有多少之差世室重屋非明堂之制皆辯

明使有條理

古者國有閒田田有餘夫夫有閒民民有羨卒不盡其財力也至秦而自實田至漢而覈墾田至隋而閱丁口至唐而括逃户隱田於是財殫力盡民無樂生之心矣

取士之制其塗有三諸侯三年一貢士侯國之士也鄉大夫興賢能王畿之士也大司樂教國子國之貴游子弟也

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以飾器用而已舜造漆器群臣咸諫防奢靡之原也種漆成林重其征所以抑末而返樸也

困學紀聞卷之五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儀禮

三禮義宗云儀禮十七篇吉禮三凶禮四賓禮三嘉禮七軍禮皆亡禮器注曲禮謂今禮也即指儀禮而儀禮疏云亦名曲禮（[illegible]）朱文公從漢書臣瓚注謂儀禮乃經禮也曲禮皆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所謂威儀三千也逸禮中霤在月令注疏奔喪投壺釋文引鄭氏云實曲禮之正篇又遷廟釁廟見大戴記可補經禮之闕

韓文公讀儀禮謂考於今無所用愚謂天秩有禮小大由之冠昏喪祭必於是稽焉文公大儒猶以為無所用毋怪乎冠禮之行不非鄭尹而快孫子也

藝文志謂之禮古經未有儀禮之名張淳云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孔壁古文多三十九篇康成不注遂無傳焉（[illegible]）

天子巡狩禮朝貢禮王居明堂禮烝嘗禮朝事儀見于三禮注學禮見于賈誼書古大明堂之禮見于蔡邕論雖宗潔片言如斷圭碎璧猶可寶也

六藝論五傳弟子謂高堂生之學蕭奮孟卿后蒼戴德戴聖也

士冠禮注今之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滕薛名蔮為頍（[illegible]隸釋武榮碑云闕幘）

兄弟畢袗玄注袗同也古文袗為均疏云當讀如左傳均服振

根按後漢輿服志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益袀字誤為袗釋
文之忍反亦誤
士冠禮有醮用酒注以為用舊俗士喪禮云商祝夏祝則禮之
兼夏殷者
二十為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此儀禮賈疏也二十
已有伯某甫仲叔季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
伯仲此禮記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謂五十為大
夫去某甫言伯仲而冠以氏如南仲榮叔南季之類然仲山
甫尹吉甫皆卿士亦以字為重
冠辭令月吉日吉月令辰互見其言論語迅雷風烈九歌吉日
兮辰良相錯成文

士昏禮目錄日入三商為昏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
光靈曜亦日入三刻為昏不盡為明案馬氏云日未出日沒
後皆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
刻半也詩正義云尚書緯謂刻為商夏文莊蓮華漏銘五夜
持宵三商定夕蓋取此 蘇子美六六三商而眠高舂而起
鄉飲酒號曰鄉大夫飲酒尚德也黨正飲酒尚齒也公是劉氏
曰謀賓介於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
為僎坐于賓東尚爵也
鄉射禮設豐燕禮有豐注豐形似豆而卑三禮圖云罰爵作人
形豐國名也坐酒亡國戴盂戒酒荏驅酒戒豐侯沉酒荷罌
負缶自戮於世圖形戒後李尤豐侯銘豐侯醉亂乃象其形

疏禮疏四向流水曰東霤考工記之四阿上林賦之四注也兩
下屋曰東榮檀弓之夏屋也 士喪禮注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
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
漢世不以喪服為諱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
國卹一篇而凶禮居五禮之末五服如父在為母叔嫂之類
率意輕改皆不達禮意者五服制度附于令自後唐始 見五代會要
宋何承天傳云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為三百卷
又王儉別鈔條目為十三卷梁孔子袪續一百五十卷隋江
都集禮亦撫禮論為之朱文公謂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專
門名家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唐時猶有此意

當徵江都集禮序曰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
賀之答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菁華盡鮮杜之松借王無
功家禮問喪禮新義無功條答之又借王儉禮論則謂往於
處士程䭸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我周孔規模十不
存一今諸儒所著皆不傳益禮學之廢久矣
禮特牲不言牢楚語天子舉以大牢注牛羊豕也卿舉以少牢
注羊豕漢郊祀以中牢注中牢即少牢謂羊豕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歐陽公自云平生何嘗讀儀禮而僕議為言者所詆為抑崇於
鄉飲攷儀禮不詳而朱文公譏之禮學不可不講也
巿八十縷為一升鄭謂升當作登登成也吳仁傑曰今織具曰

筵以成之多少為布之精麤大率四十縷為一成而兩縷共
一齒正合康成之說（表一升其義者布 衣一十升甚細者）
儀禮注君行一臣行二疏謂出齊語今按此晏子之言見韓詩
外傳衛孫文子聘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曰子不後寡君一
等

皮樹注云獸名張鎰三禮圖云皮樹人面獸形（見禮書）

詩禮相為表裏賓之初筵行葦可以見大射儀楚茨可以見少
牢饋食禮

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
焉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
敢辭（春秋辭命之美有自來矣）

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二尋深四尺加
方明于其上陳宣帝太建十年立方明壇在婁湖以始興王
叔陵為王官伯臨盟百官此與蘇綽之六官蘇威之五教何
以異（傳曰不協而盟無救 盟百官不負於亂手）

士相見義曰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
大夫不見

鄉先生謂父師少師教于閭塾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
里書大傳謂之父師少師白虎通謂之右師左師

庠為鄉學有堂有室序為州學有堂無室有室則四分其堂去
一以為室故淺無室則全得其四分以為堂故深

禮記

魏徵傳曰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
宗美其書錄寘內府藝文志云次禮記二十卷舊史謂採先
儒訓注擇善從之諫錄載詔曰以類相從別為篇第并更注
解文義粲然會要云為五十篇合二十卷（為書以篇為卷）元行沖傳
開元中魏光乘（請集賢學士）請用類禮列于經命行沖與諸儒集
義作疏將立之學乃采獲刊綴為五十篇張說言戴聖所錄
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摘類相比有
如鈔撮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為訓注恐不可用帝
然之書留中不出行沖著釋疑曰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乃
易前編條例支分箴石間起馬伷增革向踰百篇葉遵刪修
僅全十二魏氏采眾說之精簡刊正芟繁（集賢注記張說曰宋孫炎始改鄭本以類為書）
朱文公惜徵書之不復見此張說文人不通
經之過也行沖謂章句之士疑於知新果於仍故比及百年
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觀文公之書則行沖之論
信矣（傳稱魏徵采禮記孫炎注二十）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至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見賈
誼新書禮篇劉原父謂若夫坐如尸立如齊乃大戴記曾子
事父母篇之辭若夫二字失於刪去然則曲禮之所采摭非
一書也

恒言不稱老漢胡廣年已八十繼母在堂言不稱老

賜果於君前說苑晏子曰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漢

桓榮諮賜奇果舉手捧之以拜

儗人必於其倫說苑魏文侯封子擊中山倉唐奉使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儗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儗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

列女傳孟母曰禮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今曲禮闕二句孟子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亦本於曲禮

在醜夷不爭唐沈季詮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季詮曰吾怯乎為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

古者王司敎民豈有獻民畝田以井授豈有獻田宅無總于貨寶豈有受珠玉記禮者周之末造也

張拱出曲禮注室中不翔注行而張拱曰翔葉拱出書大傳子夏葉拱而進又家語蹶襄子述事業拱而對注兩手薄其心

君子欠伸一章余在經筵進講謂君以自彊不息為剛臣以陳善閉邪為敬講經理討古今有夜分日昃而不倦者上無厭斁之心下無傾望之意是故學以聚之而德益進問以辨之而理益明盍因以規諷云

古以車戰春秋時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於戰國之初曲禮前有車騎六韜亦有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然左氏傳左師展將以昭公乘馬而歸公羊傳齊曾相遇以鞌為几已有騎之漸

曲禮禮器內則疏引隱義云按隋志禮記音義隱一卷謝氏撰又音義隱七卷

檀弓載申生辭於狐突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鄭庵胡氏謂狐突事晉未嘗去此云不出記禮者誤愚攷晉語申生敗狄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申生使猛足言於狐突曰伯氏不出奈吾君何胡氏蓋未攷此非記之誤也

檀弓華力充氏不還也於申生杜蕢傳作屠蒯二事見之致堂胡氏曰檀弓曾子門人其文與中庸之文有似論語子思檀弓皆纂修論語之人也

家語終記云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杖哲人其萎吾將安放檀弓無吾將安杖四字或謂廬陵劉岩中家

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蓋與家語同

九疑山在零陵而云舜葬蒼梧者文穎曰九疑半在蒼梧半在零陵

曾子之子元申子張之子申祥子游之子言思皆見檀弓

春秋繁露言爵五等其分土與王制孟子同又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蓋公羊家之說

王制注小城曰附庸庸古墉字王莽曰附城蓋以庸為城也

馬融云東西為廣南北為輪王制南北兩近一遙東西兩遙一近是南北長東西短

范蜀公曰周尺用十寸八寸為尺漢專用十寸為尺

夏小正曰正月啟蟄月令孟春蟄蟲始振仲春始雨水注云漢

始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左傳啓蟄而郊（建寅之月）正義云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迄今不改（漢改驚蟄為啓蟄避景帝諱）　周書時訓雨水之日獺祭魚驚蟄之日桃始華易通卦驗先雨水次驚蟄此漢太初後歷也月令正義云劉歆作三統歷改之又按三統歷穀雨三月節清明中而時訓通卦驗清明在穀雨之前與今歷同然則二書皆作於劉歆之後時訓非周公書明矣是以朱子集儀禮取夏小正而不取時訓馬融注論語謂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其篇今亡

周書序周公辯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唐大衍曆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于曆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李業興以來迄於隋唐凡七家皆以鷄乳為立春初候東風解凍為次候與周書相較二十餘日一行改從古義）易圖云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時訓乃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十日為節二書詳略雖異大要則同易通卦驗所記氣候比之時訓晚者二十有四早者三當以時訓為定故揚子雲太玄二十四氣關子明論七十二候皆以時訓

時訓月令七十二候鴈凡四見孟春鴻鴈來夏小正曰鴈北鄉呂氏春秋淮南時則訓曰候鴈北（月令注今月令鴻皆為候而不言北蓋來字本北字康成時猶未誤故曰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其後傳寫者因仲秋鴻鴈來遂改以北為來）仲秋鴻鴈來呂氏淮南曰候鴈來季秋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小正曰九月遰鴻鴈呂氏淮南曰候鴈來為訓許叔重注以候鴈來為句（賓爵者老爵也栖宿人堂宇之間有似賓客故曰賓爵）季冬鴈北鄉小正在正月易說在二月（正月鴈氣有早晚）

魚上冰夏小正曰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上者言解蟄也）　淮南曰魚上負冰（注鯉魚應陽而動上負冰也）　鹽石新論謂小戴去一負字於文為闕然時訓與月令同呂氏春秋亦無負字

仲冬虎始交易通卦驗云小寒季冬鵲始巢詩推度災云復之日雉雊鷄乳通卦驗云立春皆以節氣有早晚也

月令正義穹天虞氏所說不知其名按天文錄云虞昺作穹天論晉天文志云虞聳立穹天論聳昺皆虞翻子也虞喜安天論云族祖河間立穹天聳為河間相然則非昺也

宿離不忒蔡邕曰宿日所在離月所歷

地氣上騰注農書曰土上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正義云氾勝之書也唐中和節進農書按會要乃武后所撰兆人本業記三卷呂溫進表云書凡十二篇館閣書目云載農俗四時種蒔之法凡八十事

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玄數云冬為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

鷹化為鳩陰為陽所化爵化為蛤陽為陰所化堇荼如飴與蓼而美苓萬為帶茂變而惡

曲禮隋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證以為無此一句公孫弘云好問近乎知今中庸作好學

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保傅傳謂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太史之任也惡謂人君所諱言者災異之變所惡聞者危亡之事大史奉書以告君召穆公所謂史獻書也

曾子問於變禮無不講天圜篇言天地萬物之理曾子之學博而約者也

禮運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呂成公謂蜡賓之歎前輩疑之以為非孔子語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為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論朱文公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為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帝王為有二道則有病

夏時坤乾何以見夏殷之禮易象魯春秋何以見周禮此三代損益大綱領也學者宜切磋究之

白虎通云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今禮運無此語五性仁義禮智信韓子原性與此合

人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則天地之心不立矣為天地立心仁也

内則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賈誼新書胎教篇懸弧之禮東方之弧以梧南方之弧以柳中央之弧以桑西方之弧以棘北方之弧以棗五弧五分矢東南中央西北皆三射其四弧餘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内則國君世子之禮新書王太子之禮也

上帝降衷于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民降德所以全所降之衷也元后作民父母而作之師冢宰建六典而教典屬焉故曰周公師保萬民此君相之職也二南之化以身教内則之篇以言教

養老在家語則孔子之對哀公在書大傳則春子之對宣王記禮者兼取之宣王問於春子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為之有道乎春子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五云呂氏春秋春居問於齊宣王曰今王為太室群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此即大傳所謂春子但其名不同大傳名春呂氏春秋名居

蒙以養正固不在啟初生古者能食能言而教之自天子至庶人一也慎子曰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故無失言失禮也淮南主術訓魏文帝成王論袁宏後漢紀論皆用其語通鑑袁子野論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亦本於此淮南工心知規而師傅諭導耳能聽而執正進諫魏文相者導儀袁宏云易桃衣今後千存者力為其十七其任之篇

六年教數與方名數者一至十也方名漢志所謂五方也九年教數日漢志所謂六甲也十年學書計六書九數也計者數之詳百千萬億也漢志六甲五方書計皆以八歲學之與此不同

四十始仕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古之人自其始仕去就已輕色斯舉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故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程子之母誦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唐時有不識廳屏而言笑不聞于隣者其習聞內則之訓歟

張彥遠云鄭玄未辯樝梨按內則注樝梨之不臧者謂之未辯可乎

玉藻注士以下皆襌不合而縿積如今作幧頭為之也（幧七消反）後漢向栩著絳綃頭注字當作幧古詩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著幧頭儀禮注如今著幓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卻繞髻也

紫間色也孔子惡其奪朱周衰諸侯服紫玉藻云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管子云齊桓公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易一紫鄭康成以紫緌為宋王者之後服賈逵杜預以紫衣為君服皆周衰之制也

皮弁以日視朝沙隨程氏云皮弁視朝明目達聰若黈纊塞耳前旒蔽明乃祀天大裘而冕專誠絜也

明堂位成王命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春秋意林曰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惠公事見呂氏春秋仲春紀公是始發此論博而篤矣石林止齋皆因之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按春秋成公六年立武宮武公非始封之君毀已久而復立蓋僭用天子文武二祧之禮春秋之所譏而記以為禮乎

魯世家伯禽之孫濞弒幽公而自立周昭王之十四年也諸侯篡弒之禍自此始記謂君臣未嘗相弒不亦誣乎大史公曰揖讓之禮則從矣行事何其戾也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春秋屢書以譏其俗又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皆僭王制也若以王禮為當用則如泮宮閟宮春秋不書矣

少儀朝廷曰退進不可貪也燕遊曰歸樂不可極也

學記以發慮憲為第一義謂所發之志慮合於法式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一年者學之始辨云者分別其心所趨嚮也慮之所發必謹志之所趨必辨為善不為利為己不為人為君子儒不為小人儒此學之本也能辨志然後能繼志故曰士先志

畿內為學二為序十有二為庠三百諸侯之國半之王與都之言也陸務觀取焉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

列子云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張湛注云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

文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應智

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惡生焉好惡成形而智怵於外不能
反己而天理滅矣與樂記相出入古之遺言歟致堂云樂記
子貢作
大學之敎也時敎必有正業朱子曰古者惟習詩書禮樂如易
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子思
曰夫子之敎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
天理二字始見于樂記如孟子性善養氣前聖所未發也
史記樂書引樂記而注兼存王肅說通典引大傳亦取肅注肅
字子雍魏志有傳集說以肅爲元魏人誤也有兩王肅在元魏者字恭懿不以經學名
禮主其減史記樂書作禮主其謙王肅曰自謙損也禮有報而樂有反
鄭注報讀爲褒孫炎曰報謂禮尚往來以勸進之石聲磬鄭

注磬當爲罄樂書作石聲硜口莖反硜以立別史記正義樂記公孫尼子次撰
南風之詩出尸子及家語鄭氏注樂記云其辭未聞
艾軒曰五音十二律古也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是琴之全
體具五音也琴之有少宮少商則不復有琴樂之有少宮少
徵則不復有樂以繁脆噍殺之調皆生於二變也
三老五更按列子云禾生子伯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亦老
之稱也
雜記里尹主之注王度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
官者正義按別錄王度記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唐扶餘璋之子義慈號
海東曾子顗利之子盤羅支其母後至不敢嘗品肉孰謂夷

與人哉
祭法注司命主督察三命孝經援神契謂命有三科有受命以
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孟子注云命有三名行
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孫子荆
詩三命皆有極皆本援神契
祭義曰術省之賈山至言術追厥功術與述同
孔悝鼎銘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注謂以夏之孟夏禘祭正義
哀十五年冬蒯聵得國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而逐之
此云六月命之若蓋命後即逐之也愚按通鑑外紀目錄是
年六月丁未朔則無丁亥當闕疑裴松之曰孔悝之銘行是
人非

經解以詩爲首七略藝文志冠孝經七錄用易居前王儉七志
孝經爲初
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語成於夫子之門人則
記所謂子云者非夫子之言也
坊記注引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今本云五十
而慕康成注禮必有所據
孔子曰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
伯華之行也大戴禮家語曾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
興險行以僥倖中庸之言本此
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朱文
公問呂成公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破答曰

未見當攷禮記集說削此二句周禮注璂讀如薄借綦之綦轐讀如旃僕之僕跡皆以為未聞

期之喪達乎大夫呂與叔之說詳矣朱文公謂古人貴貴之義然亦是周公制禮以後方如此故檀弓又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

大經大本注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蓋泥於緯書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言其說疏矣

衣錦尚絅書大傳作尚蘔注蘔讀為絅或為絺

朱文公答項平父書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問學上多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細而某自覺於為己為人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即此書觀之文公未嘗不取陸氏之所長也太極之書豈好辯哉

徐彥伯樞機論曰中庸鏤其心左階銘其背中庸鏤心未詳所出但有服膺之語

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櫜字或作建皋服虔引以解左傳蒙皋比

緇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周書祭公篇公曰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葉公當作祭公故記札者之誤

深衣方領朱文公謂衣領之交自有如矩之象續衽鉤邊者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即為鉤邊非有別布一幅裁之如鉤而綴于裳旁也康成注鉤邊若今曲裾文公晚歲去曲裾之制而不用愚以漢史攷之朱勃之衣方領謂之古制可也江充之衣曲裾謂之古制可乎此文公所以改司馬公之說

大戴記投壺篇末云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此命射之辭也

哀公之問非切問也故孔子於問舜冠則不對於問儒服則不知

儒行言自立者二言特立者一言特立獨行者一人所以參天地者其要在此如有所立卓爾顏子言之立天下之正位先立乎其大者孟子言之

大學之親民當為新猶金縢之新逆當為親也皆傳寫之誤

古之人文以達意非有意於傳也湯盤銘以大學傳虞人箴祈招詩讒鼎銘以左氏傳楚狂滄浪之歌以孔孟氏之書傳

知止而后有定章句云志有定向或問云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其說似不同當以章句為正

子罕却玉韓起辭環有無窮之名季氏之璵璠向魋之夏璜有無窮之惡故曰惟善以為寶

鄉飲酒義立三賓以象三光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

大辰焉公羊傳大火心伐参北辰極為大辰漢文帝詔上以累三光之明顏注謂日月星

春秋正義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儁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倍桀曰聖禮記正義引之以為蔡氏白虎通引禮别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蓋禮記逸篇也

後漢崔琦對梁冀曰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注言馬鹿而不言玄黃按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琦所謂玄黃改色即此事也

荀子引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

乎哉此即聘義所謂輕財重禮也

後漢東夷傳徐夷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擅弓載徐容居之對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然則駒王即偃王歟濟河即所謂西至河上也

易乾鑿度水為信土為知中庸注水神則信土神則知服氏注左傳土為信朱文公謂信猶五行之土服說是也

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子路喜聞過善人能受盡言如諱人之面數則面諛之人至而曾子不當三數子夏矣以是為剛毅焉得剛故程子謂游說之士所為誇大之說

方慤解王制云爵欲正其名故官必特置祿欲者其費故職或兼掌愚嘗聞淳熙中或言秦檜當國時避於除授一人或兼數職未嘗廢事又可省縣官用度於是要官多不補御史中丞蔣繼周論之曰往者權臣用事專進私黨廣斥異己故朝列多闕今獨何取此朝臣俸祿有限其省幾何而遺才乏事上下交病且一官治數司而收其稟裴延齡用以欺唐德宗也以是觀之則兼職者費豈王者之制乎

周官上公九命王制有加則賜不過九命伏生大傳謂諸侯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此言三賜而已漢武紀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

功乃加九錫九錫始見于此遂為篡臣竊國之資自王莽始禮緯含文嘉有九錫之說亦起哀平間飾經文姦以覆邦家傾僞之罪大矣

表記殷人先罰而後賞漢武帝謂殷人執五刑以督姦皆言殷政之嚴也書以代虐以寬詩曰敷政優優豈尚嚴哉

仁右道左仁對道而言張宣公以為言周流運用處右為陽而用之所行也左為陰而體之所存也

國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司馬公曰禮别嫌明微大夫貴近於君故推而遠之以防僭偪之端士賤遠於君雖與之同物無所嫌也

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弟子累其師李斯韓非之於荀卿也弟子

賢推師盧植鄭玄之於馬融也

曲禮刑不上大夫家語冉有問刑不上於大夫孔子曰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其言與賈誼書同而加詳焉誼蓋述夫子之言也秋官條狼氏誓大夫曰鞭恖非周公之法

文子曰聖人不慙於影君子慎其獨也劉子曰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高彥先讀獨說曰其出戶如見賓其入室如有人其行無愧於影其寢無愧於衾四句並見劉子）

大學章句咏歎淫泆刊本誤為滛泆

月令言來歲者二季秋為來歲受朔日秦正建亥也季冬待來歲之宜夏正建寅也（月令作於秦雖用夏時猶存秦制淮南時則訓與月令同漢太初以前猶以十月為歲首）

理道要訣云周人尚以手摶食故記云共飯不澤手蓋弊俗漸改未盡今夷狄及海南諸國五嶺外人皆手摶食（出[illegible]）右用匕筯乎三代之制祭立尸自秦則廢後魏文成時高允獻書云祭尸久廢今俗父母亡歿取狀貌類者為尸敗化黷禮請釐革又周隋蠻夷傳巴梁間為尸以祭今郴道州人祭祀迎同姓伴神以享則立尸之遺法乃本夷狄風俗至周未改耳以人殉葬至周方革猶未能絕（秦殉人魏顆之父陳乾昔）今戎狄尚有之中華久絕矣

少儀頻警枕也謂之頻者頻然警悟也司馬文正公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舜葬蒼梧之野薛氏曰孟子以為卒於鳴條呂氏春秋舜葬於紀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丘今攷九域志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

儒行言儒之興十有七條程子以為非孔子之言胡氏謂游夏門人所為其文章殆與荀卿相類

古者無一民不學也二十五家為閭閭同一巷巷有門門有兩塾上老坐於右塾為右師庶老坐於左塾為左師出入則里胥坐右塾鄰長坐左塾察其長幼揖遜之序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所謂家有塾也聞之先儒曰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典十義六德六行也其學則五禮六樂五射六馭六書九數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王歲孟月之吉黨正社禜之會讀法飲射無非教也弟子之職攝衣盥執帚播灑餕饋陳膳執燭奉席無非學也漢猶有三老掌教化父兄之教子弟之率餘論未泯清議在鄉黨而廉恥興焉經學有師法而義理明焉吁古道何時而復乎

絜知學者之事也從心所欲而不踰矩聖人之事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呂與叔曰孔子溫良恭讓其於鄉黨似不能言未聞拒人如是之甚疑不出於聖人特門人弟子逆料聖人之意而為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六口之（[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學者[illegible]故表而出之）

大戴禮記

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無甚異禮察篇首與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而曾子書十篇皆在焉勸學禮三本見于荀子保傅篇則賈誼書之保傅傅職胎教容經四篇也漢書謂之保傅傳

大戴禮盧辯注非鄭氏朱文公引明堂篇鄭氏注云法龜文未攷北史也

易本命篇與家語同但家語謂子夏問於孔子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云云大戴以子曰冠其首疑此篇子夏所著而大戴取以為記

踐阼篇載武王十七銘後漢朱穆傳注引太公陰謀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為危崔駰傳注引太公金匱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誡隨之以身几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熟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太平御覽諸書引太公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箠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躓民劇則敗又引金匱其冠銘曰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為德咎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劍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門之書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戶之書曰出畏之入懼之牖之書曰

闚望當且念所得可思所忘鑰之書曰昏謹守深察訛覘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書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曰刀利皚皚無為汝開書井曰原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蔡邕銘論謂武王踐阼咨于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參攷金匱陰謀之書則不止於十八章矣書于篇後俾好古者有攷

武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丹書之言皇氏曰王在賓位師尚父在主位此王廷之位若尋常師徒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

山谷以太公所誦丹書及武王銘書於坐之左右以為息黥補劓之方朱文公亦求程可久寫武王踐阼一篇以為左右觀省之戒儀禮經傳通解且附閒之至此及其世大學或問曰湯盤銘及武王之銘

大戴記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叢子之小爾雅古書之存者三子之力也

誥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慈湖謂堯舜禹之時歷年多無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曆家謂日月薄食可以術推者衰世之術也而亦不能一一皆中一行歸之君德頗與孔子之言合一行之術精矣而有此論則誠不可委之數

說苑引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

於水爲乘於風草木乘於時與大戴禮荀子勸學篇略同防
唐志又有蔡邕勸學篇一卷易正義引之云鼫鼠五能不成
一伎術（晉蔡謨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謂勸學篇也）荀子梧鼠大戴云鼫鼠蟹六
跪二螯大戴云二螯八足
曾子曰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董仲舒之言本於
此行其所聞則廣大矣仲舒云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曾子制言曰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與史記老子之
言略同
公符篇載孝昭冠辭其后氏曲臺所記歟（儀禮經傳通解引博物記云）迎
辭亦見尚書大傳（今本□語同）
哀公問五義云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荀子云繆繆肫肫其事之
不可循盖古字通用楊倞注繆當爲膠肫與訰同非也
賈誼審取舍之言見禮察篇
四代篇引詩云東有開明（□□□也）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
動蜚征作嗇民執功百草咸淳（□□□□□□□□□□）
虞戴德篇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
人（仲傀書缺）
小辨篇子曰爾學之後安知忠信（□□□□□□□）
傳言以象反舌皆至（□□□□人之官也）
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注謂依於雅頌（□□□□□□□□□□□）
保傅篇靈公殺洩治而鄧元去陳以族從（鄧元事惟見於此當攷）
文王官人篇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

棄之人矣（□今學者可以□）
傅氏夏小正序鄭注月令引小正者八今按月令孟冬講武注
引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凡引小正者九（詩七月正義引一）朱子發
曰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至時訓乃
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豈時訓因小正而加詳歟
孔子三朝七篇藝文志注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
三朝大戴禮記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凡七
篇

樂

樂緯動聲儀顓頊之樂曰五莖帝嚳之樂曰六英漢志白虎通
云六莖五英帝王世紀高陽作五英高辛作六莖列子注以
六莖爲帝嚳樂淮南子注以六莖爲顓頊樂通鑑外紀云漢
志世紀放六樂損其名故多異
徐景安樂章文譜曰五音合數而樂未成文樂旋宮以明均律
迭生二變方協七音乃以變徵之聲循環正徵復以變宮之
律迴演清宮其變徵以變字爲文其變宮以均字爲譜唯清
之一字生自正宮倍應聲同終歸一律借管之聲（清謂四清變謂二變也）
四清之名起於鍾磬二八之文二變之名起
於六十律旋宮之言非古制也朱文公曰半律通典謂之子
聲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惟存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律
有四清聲即半聲是也變宮變徵始見於國語注後漢志乃
十二律之本聲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凡

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五聲合為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每律各添二聲而得之也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鍾九寸是也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鍾四寸半是也宮與羽角與徵相去獨遠故於其間製變宮變徵二聲

仁宗實錄叙皇祐新樂云古者黃鍾為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鍾至隋閒累黍為尺而以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雖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律然太常樂比唐之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失之於以尺而生律也其言皆見于范蜀公樂書實錄蓋蜀公之筆也房庶言以律生尺蜀公謂黃帝之法也司馬公謂胡李之律生於尺房庶之律生於量皆難以定是非蔡季通謂律度量衡言蓋有叙若以尺寸求之是律生於度若以累黍為之是律生於量皆非也故自為律吹之而得其聲蜀公父名度故以度量為尺量然實錄不宜避私諱

淮南子天文訓云律以當辰音以當日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京房六十律錢樂之三百六十律本於此

考工記磬氏疏案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朱文公問蔡季通不知所謂樂云者是何書今攷三禮圖以為樂經書大傳亦引樂曰舟張辟雍鶬鶬相從漢元始四年立樂經續漢志鮑鄴引樂經今其書無傳

晉戴邈上表曰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劒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蓋用阮籍樂論之語樂論云吳有雙劒之節趙有挾琴之容

樂名周以夏宋以永梁以雅周隋以夏唐以和本朝以安

傳玄琴賦齊桓曰號鍾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焦尾伯喈曰綠綺宋書樂志曰世云焦尾伯喈琴以傳氏言之非伯喈也今按蔡邕傳注引琴賦序相如綠綺蔡邕焦尾宋志恐誤

嵇叔夜琴賦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李善注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傳玄琴賦曰馬融譚思於止息明古有此曲韓皐謂嵇康為是曲當晉魏之際以魏文武大臣敗散於廣陵始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今以選注攷之廣陵散止息皆古曲非叔夜始撰也魏揚州刺史治壽春古淮廣陵顧況廣陵散記云曲有日宮散月宮散歸雲引華嶽引然則散猶引也敗散之說非矣

銅山西崩靈鍾東應世說注引東方朔樊英事樂纂又謂晉人有銅澡盤自鳴張茂先曰此器與洛陽鐘聲諧宮中撞鍾故鳴

朱子語錄云漢禮樂志劉歆說樂處亦好漢志無劉歆說樂此記錄之誤近思續錄亦誤取之蓋牛弘引劉歆鍾律書出風俗通

周無射之鐘至隋乃毀唐顯慶之鞞至本朝猶存物之壽亦有數邪

徐氏之禮善盤辟之容而不能明其本制氏之樂紀鏗鎗之聲而不能言其義漢世所謂禮樂者叔孫通之儀李延年之律

爾禮缺而樂遂亡徐氏之容制氏之聲亦不復傳矣
夏侯太初辯樂論伏羲有網罟之歌神農有豐年之詠黃帝有龍袞之頌元次山補樂歌有網罟豐年二篇文心雕龍云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竹彈歌見吳越春秋）
韓文公琴操十首琴有十二操不取水仙壞陵二操
范蜀公議樂曰秬一稃二米今秬黍皆一米揚次公非之曰爾雅秬黑黍秠一稃二米其種異以為必得秠然後制律未之前聞也（晁子止曰蜀黍為之則尺長律管容黍為有餘王朴累黍為之則尺短律管容黍為不足是也）
新唐書樂志多取劉貺太樂令壁記
呂才傳云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尺八樂器之名（見摭言）仙隱傳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
文子曰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即知其化
呂氏春秋齊之衰也作為大呂即樂緯書所云大呂陳於元英者（與樂記意同）
孔子鼓瑟有鼠出游狸微行造焉攫而不得曾子以為有貪狼之志客有彈琴見螳螂方向鳴蟬惟恐螳螂之失也而蔡邕以為有殺心二事相類
琴操曰聶政父為韓王治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長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七年琴成入韓豈韓有兩聶政與
范蜀公曰清聲不見於經唯小胥注云鍾磬者編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今攷皇祐二年王堯臣等言鐘磬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即清聲也唐制以十六為小架二十四為大架今太常鐘垂十六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鐘至夾鐘四清聲又樂工所陳自磬簫琴籥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篪等筑瑟五器本無清聲（劉几用四清聲楊司以為非）
西山先生曰禮中有樂樂中有禮朱文公謂嚴而泰和而節禮勝則離以其太嚴須用有樂樂勝則流以其太和須用有禮
致堂胡氏曰禮樂之書其不知者指周官戴記為禮經指樂記為樂經其知者曰禮樂無全書此攷之未深者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詩與樂相須不可謂樂無書樂記則子夏所述也至於禮夫子欲為一書而不果成夏紀殷宋之歎是也
魯雖賜以天子之禮樂其實與天子固有隆殺也樂有夷蠻而無戎狄也門有雉庫而無皐應也尊用四代之尊而爵無虞氏之爵也俎用四代之俎而豆無虞氏之豆也其後魯公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公之制陪臣僭三家之制然魯有郊廟之禮始於惠公之請在平王東遷之後（見家語）
鄉飲酒升歌三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三終（南陔白華華黍）閒歌三終（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三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周南召南燕禮謂之鄉樂亦曰房中之樂大射歌鹿鳴三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管新宮三終（新宮之詩其篇亡）笙詩無辭則管詩亦無辭（左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

新宮則刻
宮有斛

困學紀聞卷之五

困學紀聞卷之六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春秋

春秋之法韓文公謹嚴二字盡之學春秋之法呂成公切近二字盡之

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貶也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以無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盖凜凜焉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為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則篡奪之惡猶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伯未嘗無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此曾有頌而周益衰變風終于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為無人矣春秋所為作與

春王正月程氏傳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胡氏傳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朱文公謂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如胡氏之說則周亦未嘗改月而夫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不如是錯亂無

章也劉質夫說似亦以春字為夫子所加但魯史謂之春秋似元有此字石林葉氏考左傳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以為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有自用夏正者失于更改也陳氏後傳曰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夫子修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周而罪魯也張氏集傳曰周官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為正歲詩七月一之日皆夏時而以周正為一之日可見兼存之法沙隨程氏曰周正之春包子丑寅月呂成公論義於春字略焉蓋闕疑之意

胡文定春秋傳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龜山謂其說似太支離恐改元初無此意東萊集解亦不取

隱元年有正月後十年皆無正月陸淳曰元年有正言隱當立而不行即位之禮十年無正譏隱合居其位而不正以貽禍

春秋書侵者才五十八而書伐者至於二百一十三蘇氏謂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有隙曰侵有辭曰伐愚謂孟子曰春秋無義戰非皆有辭而伐也

金石錄北銘有云王格大室即立按古器物銘凡言即立或言立中庭皆當讀為位蓋古字假借其說見鄭氏注儀禮秦泰山刻石猶如此愚按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蓋古字通用詛楚文變輸盟剌即渝字朱文公引以證公穀鄭人來輸平即左氏渝平也胡文定謂以物平程不然

史記孔子世家文辭有可與人共者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李善注引史記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今本無子游二字

公羊疏案閔因敘云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今按左氏所載有五十餘國通戎莊七年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氏曰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劉原父謂何休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禮春秋朱文公謂二書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

王介甫答韓求仁問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不足信也尹和靜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難之也廢春秋非其意未文公亦曰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自信於心故未嘗敢措一辭

龜山曰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蓋陷溺之深者而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其說本於呂成公講義

書尹氏卒此尹氏立王子朝之始也書齊崔氏出奔衛此崔杼弑其君之始也比事觀之履霜堅冰之戒明矣聖人絕惡於未萌必謹其微

薛士龍春秋旨要序謂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始更魯歷而為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費誓秦誓列於周書甘棠韓奕編之南

雅爲在諸侯之有史也晉乘始於殤叔秦史作於文公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爾止齋後傳因之朱文公以為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為史古人生子則閭史書之閭尚有史況一國乎（愚謂酒誥曰矧太史友內史友則諸侯有史矣）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illegible]二十六以周歷考之朔日失一十五[illegible]校之又失十三）唐一行得二十七（朔差者半）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筭不入食法

漢日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二唐九十三歷法一百七十二日有餘一交會然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昔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漢高帝三年十月十一月亦頻食）

西疇崔氏曰春秋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桓十七年書夏五而闕其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而闕其事僖二十八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郭公仲孫忌與凡日食而不書朔與日者皆闕也

孟子顯辭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聞之董生曰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正義云此春秋緯文愚謂緯書起哀平間董生時未有之蓋為緯書者述此語耳

公矢魚于棠朱文公曰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按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則左氏陳魚之說非矣

春秋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二十有三三月書王者一十九（九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何休謂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後（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先儒以為妄

紀侯大去其國陳齊之謂聖人蓋生名之大名也若漢欒大是也愚按以大為紀侯之名本劉質夫說

魯哀公問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此韓非書所載也以魯論焉用殺之言觀之恐非夫子之言也法家者流託聖言以文其峭刻耳胡文定公春秋傳取之未詳其意

沙隨春秋例曰六有蜮或考謙古春秋作有[illegible]今之[illegible]或音特（[illegible]）

鄭顗謂魯僖遭旱修政自勅時雨自降然春秋於僖公初書不雨已而書雩已而書大旱公之德衰矣

名不可不謹也春秋或名以勸善或名以懲惡袞鉞一時薰蕕千載東漢豪傑恥不得豫黨錮其流芳也我朝鐫工之微不肯附名黨碑懼其[illegible]也名教立而榮辱公其轉移風俗之機乎

公如京師非禮也（正以楚不以公）如京師不可以言如於是朝覲之禮廢矣

仲子之賵寧書其名成風之賵王不書天王三綱也公羊氏乃
有母以子貴之説謂之知春秋之義可乎漢章帝不以尊號
加於賈貴人晉明帝不以尊號加於荀豫章君猶近古也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荀子曰春秋善胥命程子胡文定皆善之
劉原父以爲自相命非正也止齊亦以爲相推長也於是齊
僖稱小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責衛宣愚謂齊衛胥命此霸
者之始其末也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霜凝冰堅其來漸矣
書郊九皆卜不吉失時牛災則書之書大雩二十一皆在午未
申之月建巳之雩常事不書
二書蒐於昭公之時兵權在大夫再書蒐於定公之時兵權在
陪臣

定公六月即位而於春夏書元年正義謂漢魏以來雖於秋冬
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曰於古也通鑑漢建安二十
五年之初漢尚未亡即以爲魏黄初元年朱文公謂奪漢太
速與魏太遽非春秋存陳之意
春秋三書孛而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申須曰彗所以除舊
布新也史記天官書劉更生封事云春秋彗星三見則彗孛
一也晏子春秋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孛又
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則孛之爲變甚於彗矣齊有彗星見於傳而經不書
星孛東方在於越入吳之後彗見西方在衛鞅入秦之前天之
示人著矣

齊桓之將興也恒星不見星隕如雨晉文之將興也沙鹿崩自
是諸侯無王矣晉三大夫之命爲侯也九鼎震自是大夫無
君矣人事之感天地爲之變動故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
可畏也
晉自武獻以來以詐力彊其國故傳曰晉人虎狼也晉人無信
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春秋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晉
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此孟子所謂彼善於此
者君子與之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也剝之上九一陽尚存
春秋之作見人心之猶可正也
列國之變極于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通越以撓吳者楚也
春秋於是終焉唐以南詔攻吐蕃而唐之亡以南詔本朝以

女真滅契丹而中原之亡以女真女真之將亡也吾國又不
監宣和而用夾攻之策不知春秋之義也
邢有狄難已遷於夷儀三國之師城邢俾反其國都故列三國
稱師以著其功淮夷病杞方伯不能斥逐蠻夷使杞人安其
都邑乃城緣陵使遷故書諸侯而不列序狄入衛踰年齊侯
方城楚丘以處文公故但書城楚丘而不著其城之者書愈
略者功愈降也沙隨程氏云
齊桓之霸自盟于幽至會于淮凡十有二會而孔子稱九合諸
侯劉氏意林曰始于幽終于淮合者九崔氏曰道其不以兵
車而已莊十六年九國盟于幽二十七年五國又盟于幽僖
元年六國會于檉二年四國盟于貫五年八國會王世子于

首止七年五國盟于甯毋八年王人與七國會于兆九年宰周公與七國會于葵丘十三年七國會于鹹凡九合諸侯也牡丘之盟陽穀之會淮之會盖有兵車矣胡氏通旨曰桓公霸四十二年會盟凡二十有一獨稱九合舉衣裳之會爾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論語既謂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其說不同朱文公謂九春秋傳作糾展喜犒師之詞云爾李氏韶世紀云桓公會不通三川盟不加王人文公會鐵內盟子虎矣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奬臣抑君文公則爲元咺執衛侯矣此夫子所以有正譎之辨

春秋繁露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又曰易無達吉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陸農師釋之又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攻媿謂真得夫子心法

董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傳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齊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爲子隱應劭謂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隋唐志十卷今僅見三事而已御史中丞殷議薛況之罪孔季彥折梁人之獄皆以春秋合於經誼終軍之詰徐偃則論正而心刻矣呂步舒使治淮南獄窮驗其事盖仲舒弟子不知其師書者也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是以春秋爲司空城旦書也胡文定公曰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斯言足以正漢儒之失鹽鐵論文學曰呂步舒弄口而

劉原父深於春秋然議郭后祔廟引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而不許其禮張洞非之曰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啟議非是然則稽經議禮難矣哉

桓以許田賂鄭宣以濟西田賂齊身爲不義而以賂免取宋郜鼎納莒僕寶玉人欲橫流天理滅矣末流之敝貨范鞅而賂公不入矣竊寶玉而盜臣肆行矣受女樂而孔子遂去矣三致人以邑來知利而不知義矣孟子是以有不奪不饜之戒

公如京師者一朝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其簡如是而朝聘於大國史不絕書尊卑之分不明彊弱之力是視記禮

者以魯爲有道之國道焉在哉

衛人立晉不稱公子者宣公淫亂狄入衛之兆也居中國去人倫變華而狄以滅其國東徙渡河終不復還舊封詩以鶉之奔奔在定之方中之前其戒深矣故於晉始立名之

書狄入衛書楚子入陳不忍諸夏見滅於夷狄故稱入焉書吳入郢楚昭出奔猶有君也申包胥求救猶有臣也故不言楚書於越入吳國無人焉如入虛邑故言吳

禮樂自天子出而獻六羽焉非天子不制度而稅畝焉故皆書曰初史記表於秦書初立西畤初租禾初爲賦取法乎春秋

陳同甫春秋屬辭公會戎于潛公及戎盟于唐曰聖人不與戎狄共中國故中國不與戎狄共禮文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鄭

伯使其弟語來盟曰諸侯以國事為家事聖人以國事為王
事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許叔入于許曰不能大復國於諸侯
則力不足以君國不能公復國於諸侯則義不足以有國公
如齊納幣大夫宗婦覿用幣曰父子之大義不以夫婦而逆
廢夫婦之常禮不以彊弱而有加鄭伯逃歸不盟鄭伯乞盟
曰去就不裁於大義則舉動無異於匹夫宋公會于孟戰于
泓曰與夷狄共中國者必不能與夷狄爭中國盟于翟泉晉
人秦人圍鄭曰號於合諸侯者必有時而惰工於假大義者
必有時而拙狄圍衛衛遷于帝丘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曰
避夷狄之兵以見小國之無策要夷狄之好以見中國之無
覇遂城虎牢戍鄭虎牢曰公其險於天下所以大覇者制鄭
之策歸其險於一國所以成覇者服叛之功城杞城成周曰
大夫之於諸侯不自嫌則列國之於王室何以辨其義明經
旨簡而當

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
在孔子前所謂乘檮杌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公羊傳所云
不修春秋也
康節邵子學於李挺之先視以陸淳春秋欲以表儀五經既可
語五經大旨則授易終焉此學自春秋而始也橫渠張子謂
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朱子謂春秋乃學者最後事此學至
春秋而終也
孫明復春秋總論曰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孟子所謂五

覇者伯也李泰伯常語司馬公迂書皆用此說通鑑謂王覇
無異道先儒非之愚按五伯見左傳成二年杜氏注云夏伯
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以覇為伯可也而非孟
子則過矣邵子於五覇取秦穆晉文齊桓楚莊
錫桓公命葬成風王不書天桓四年七年去秋冬二時此天法
也不書即位名天子之宰貶諸侯討大夫此王法也孟子謂
天子之事邵子謂盡性之書胡文定謂傳心之要典也
明天理正人倫莫深切於春秋忠臣書及而為義者勸焉三
叛人書名而不義者懼焉書戎陵許止而孝悌行矣書仲子
成風而綱常立矣書郜鼎衛寶而義利辨矣書遇于清會于
稷而亂賊之黨沮矣

立之宗如義定之於齊如以私勞忘大誼不若叔孫昭子遂去
晉文公以定襄王而請隧王弗許曰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
德又曰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矣文忠文章正宗以此篇
為首其有感于齊豹之臣乎懍懍焉春秋之法也
晉陽以叛書聖筆嚴矣公羊氏乃謂逐君側之惡穀梁亦云以
地正國漢之亂賊晉之彊臣唐之悍將假此名以稱亂甚於
詩禮發冢者也
平王之喪戎為之也襄王之出狄為之也春秋之筆戎為先狄
次之其示也進夷列諸侯之會天下之變極矣
春秋以道名分其特書皆三綱之大者曰成宋亂以宋督弗討
而貨賂是取也曰宋災故以蔡般弗討而細故是䘏也曰用

致夫人以嫡妾無拜而宗廟之禮亂也曰大夫盟以君弱臣彊而福威之柄移也吁其嚴乎

況既濟書中宗曰帝在房陵孫之翰范淳夫用其例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沙隨程氏謂三子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諸侯之在他國者其考春秋而未熟者歟朱文公許以為范太史受說伊川然既濟之議乃其始也

大雩大閱大蒐肆大眚凡以大言者天子之禮也書魯之僭月令曰大雩帝天子雩上帝諸侯雩山川經書大雩二十有一非禮也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言諸侯雩上帝若季氏旅泰山是）

溴梁之盟大夫無君申之會諸侯皆狄春秋之大變也有雞澤之盟而後有溴梁之盟有宋之盟而後有申之會君臣夷夏之分蕩其微而已

諸侯之不朝自齊桓始也北杏鄄之會魯不至及魯之會而始會齊自是不至於從齊也夷狄之主盟自楚靈始也申之會魯不至及蓮啓播之召而後如楚焉則魯不在於從狄也故曰魯一變至於道

宣王之尹氏不能世吉甫之賢而東國不平西周所以衰於列國也景王之尹氏又世太師之惡而拒立子朝東周所以降於戰國也

魯秉禮之國也大夫不止僭諸侯而旅泰山以雍徹僭天子至陪臣不止僭大夫而竊寶弓祀先公僭諸侯矣

左氏

一傳以有得於經而有失焉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鄭康成之言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范武子之言也左氏之義有三長二傳之義有五短劉知幾之言也左氏拘於赴告公羊牽於讖緯穀梁拘於日月劉原父之言也左氏失之淺公羊失之險穀梁失之迂崔伯直之言也左氏之失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隨蕭以道之言也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誣或失之亂或失之鑿胡文定之言也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葉少蘊之言也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朱文公之言也學者取其長舍其短庶乎得聖人之心矣啖趙以後憑私臆決甚而閣束三傳是猶入室而不由戶也

呂成公謂左氏有三病周鄭交質不明君臣之義一也以人事傳會災祥二也記管晏之事則善說聖人之事則陋三也王介甫疑左氏為六國時人者十一事（介甫左氏解一卷其序謂為春秋時人）以為（晁氏書目以為依託）

漢武帝好公羊宣帝善穀梁皆立學官左氏當立而復廢賈逵以為明劉氏之為堯後始得立不以學之是非而以時之好惡宋哉漢儒之言經也

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其田氏纂齊之後之言乎公侯子孫必復

其始共□卿分晉之後之言乎其處者為劉氏其漢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皆非左氏之舊也新都之篡以沙麓為祥擇氏之熾以恒星不見為證蓋有作俑者矣

正義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愚嘗攷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衆終於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章帝之子為和帝先後失序三誤也擇文序錄亦云元興十一年皆非也

傒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禮孔子之言也東方曼倩杜元凱皆用之

老泉諡論云婦人有諡自周景王穆后始愚按魯惡公孫子巳有[illegible]林之初

衆仲對羽數服杜之說不同服虔云天子八八至士二八則每佾八人杜預云天子六十四人至士四人則人數如其佾數宋太常傳隆以杜注為非謂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為列降殺以兩減其二列爾預以為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劉原父謂士無舞特牲少牢皆士禮無用樂舞之儀

□傳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公羊傳公子翬曰吾為子口隱矣荀子謂周公曰成王之為叔父穆天子傳亦云穆滿皆生而稱諡紀事之失也

[illegible]公封[illegible]成凡二十六國成鱄[illegible]武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illegible]荀子謂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孝表謂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後漢章和元年詔謂周之所封千有八百姬姓居半當以成鱄之言為正皇甫謐亦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

宋人出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名臣之言可訓萬世蓋祁子之學識見於不沐浴佩玉之時衛多君子淵原有自來矣

原繁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然天下名言萬世為臣之大忠山讀書記取之悼其貶繁抑未為篤論

鄭伯謂燭之武曰若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觀魏受禪碑唐六臣傳利害而樂亡者有矣

君之於民亦曰忠季梁云上思利民忠也子之於親亦曰慈內則云慈以旨甘聖賢之言忠不獨於事君為人謀必忠於朋友必忠告惟孝必忠養以善教人以利及民無適非忠也

□周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舉矣注謂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閏於相望之後此可以發明左氏正時之義

通鑑外紀目錄云杜預長歷既違五歲再閏又非歸餘於終但據春秋經傳考日辰朔晦前後甲子不合則置一閏非歷也

春秋分記云□歷於隱元年正月朔則辛巳二年則乙亥諸

歷之正皆建子而預之正獨建丑焉日有不在其月則改易
閏餘種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劉
羲叟起漢元以來爲長歷通鑑目録用之
王貳于虢王叛王孫蘇曰貳曰叛於君臣之義失矣不可以訓
通鑑書藩叛齊而大事記非之書蜀漢寇魏而綱目非之書
吳寇梁而讀史管見非之況天子之於臣乎
晉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杜氏以冀亭爲
冀國晉攷之東漢西羌傳渭首有冀戎史記云秦武公伐而
縣之漢天水郡之冀縣也入顛軨者盖冀戎（前以後內蓋非戎者爲數戎）
（肩首之戎伯季之戎事在晉假道於虞之前蓋事餘種也）晉自有冀邑（垂鈍爲後夢之冀）
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生之一字與樂記易直子諒之心

由然生矣孟子樂則生矣之生同溫公省試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論以生爲活其說以爲民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朱文
公謂此說好
楚箴曰民生在勤生如生於憂患之生盖心生生不窮勤則生
矣生則烏可已也怠焉則放放則死矣故公父文伯之母曰
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
古者以德爲才十六才子是也如狄之酆舒晉之知伯齊之盆
成括以才稱者古所謂不才子也
禹鯀之子也史克於鯀曰世濟其凶而於禹曰世濟其美論其
世則鯀非美也於以見立言之難
費而能貧張文節司馬公有焉能賤而有恥劉道原陳無已有
焉
楚有夏州以夏變夷衛有戎州以夷變夏
管子大正篇管仲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
之道柰何曰諸侯無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
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妻毋曲隄毋貯粟無禁材行此卒歲
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孟子
所謂五禁略見于此吕成公曰如內政之類桓公於五命之
戒亦未免有所犯故左氏隱而不書使後世不知桓公躬言
之而躬自蹈之也說苑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無以美妾疑
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亦五禁之
意傳記不載

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韓非子曰晉文公出亡
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饑而不敢食及文公
反國曰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
爲原令此即趙衰事也
杜預解傳去諸侯諒闇國事皆用吉禮議太子服去高宗無服
喪之文唯稱不言而已飾經舞禮不可以訓
伯宗伐潞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
若之何待之樂毅伐齊曰待彼悛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
民則難慮也羊祜伐吳曰若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
未可窺也此皆兵家權謀惟恐人之遷善豈所謂以善養人
者哉

西陸朝覿其說有三服氏謂春分奎晨見東方杜氏謂三月奎朝見鄭氏謂四月昴朝見爾雅西陸昴也劉炫云鄭爲近之

詩三星在天其說有二毛氏以爲參十月始見鄭氏以爲心三月見東方朱文公從鄭說

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爲諸侯度（孟子注豫字訛爲游字誤）

宋伯姬先儒謂婦人之伯夷左氏謂女而不婦非也陸淳文以爲非可繼可傳之道胡文定譏之謂以此卜其貪生惜死不知命矣愚謂淳黨叔文而不羞由其不知命也

衞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是人臣生而謚也魏明帝有司奏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是人君生而謚也

蔡墨曰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後漢有侍御史擾龍宗豈其苗裔歟

寡殖慢諸侯之策賈充憂謚傳其惡不可揜也是以知可欲之謂善

左氏曰先二子鳴莊子曰子以堅白鳴昌黎送東野序言鳴字本於此

人生求富而子文逃之富人之所欲而晏子弗受庶幾乎無欲矣

僑不以防怨爲善而怨自弭故僑與鄭俱昌斯以分過爲忠而過益彰故斯與秦俱亡

韓非曰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刼李斯曰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刼其君愚按襄九年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即子罕也左氏載其言行檀弓亦稱之賢大夫也宋世家無子罕刼君之事非斯乃與田常並言不亦誣乎戰國策謂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此即左氏分謗之事司城宋之司空也宋無兩子罕則非斯之言妄矣史記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漢書作子冉文穎注以子冉爲子罕皆所未詳

臧文仲廢六關家語云置六關注謂文仲置關以税行者故爲不仁

亂志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言命多福自[illegible]於命[illegible]故[illegible]天天下理而已以蔡叔爲[illegible]人臣不當殺叔待危也以楚克陳爲天道是矣狄可以擬夏亂華也（[illegible]）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及皐鼬將長蔡於衞衞侯使祝佗私於萇弘乃長衞侯於盟致之春秋是年三月會于召陵蔡侯已在衞侯之上矣五月盟于皐鼬不序諸侯經無長衞之文傳未足信也

韓詩外傳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illegible]）

文選補亡詩蕩蕩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辯亡論旋皇輿於夷庚
注引綦欽辯惑吳人以舡艤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庚者藏
車之所憩按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
也二字出於此選注誤

齊伐晉入孟門孟門山在慈州文城林成己春秋論謂孟門即
孟津誤矣晉裴秀客京相璠撰春秋土地名其說多見于水
經注

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
誰受其咎呂文靖於李宸妃之喪其意本於此

衛公叔發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集注云公孫枝
蓋傳寫之誤

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定八年傳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
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
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豈即斯人歟家語作顏刻
孔子世家云過匡顏刻為僕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與樊遲
為右有若與微虎之宵攻則顏高以挽彊名無足怪也

攻媿跋語用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迂齋引熙寧八年蒼頡韓縝
文三公之對愚攷春秋釋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
要於是乎在舉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
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勳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
下（見正義）攻媿之言本此（嘉定庚子愚試漕闈王閩南發策亦用此二語）
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凡其義
不異故也隋志有春秋五十凡義疏二卷

魏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杜氏謂靡
夏遺臣事羿者真文忠辯之曰靡忠於王室如此考其本末
乃事相非羿也豈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羿者哉張宣公曰若
靡可謂忠之盛者矣

師曠歌北風又歌南風服氏注北風無射夾鍾以北南風姑
洗南呂以南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

讒鼎之銘服氏注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
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正義謂二說無據愚攷
韓子說林曰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
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新序呂氏春秋皆曰
岑鼎二字音相近然則讒鼎魯鼎也明堂位魯有崇鼎服注
不為無據

謂之刺志以明兄弟之倫謂之求志以正君臣之分

宋人取長葛經以為冬傳以為秋愚案又謂左氏雜取諸侯史
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

公羊疏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
之今學是以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
說鄭衆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賈逵
作長義四十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魏鍾繇謂左氏為太
官公羊為賣餅家

權載之問左氏云夏五之闕艮八之占名對也

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其德於遂遂世
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韋昭注云幕舜之後虞思也
為夏諸侯鄭語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注亦以為
舜後虞思按左氏則幕在瞽瞍之先非虞思也
穆有塗山之會注在壽春東北說文嵞會稽山一曰九江當嵞
也民以辛壬癸甲嫁娶按漢地理志九江郡當塗應劭注禹
所娶塗山侯國有禹虛蘇鶚演義謂宣州當塗誤也東晉以
淮南當塗流民寓居于湖僑立當塗縣以治之唐屬宣州漢
之當塗乃今濠州鍾離也
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呂氏春秋云孔子徑
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說文云

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
理勝二則孚勝初學記引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說文與
同其即季孫之事歟
范武子之德本於家事治宣子不能守家法乃繼女祁之惡信
子鞅之讒錮逐欒盈幾危晉國忝厥祖矣再傳而吉射亡宜
哉
子周公之孫也多饕大利猶思不義子贛之賁公孫成也劉歆
亦少愧哉
猶秉周禮齊猶有禮觀猶之一字則禮廢久矣
呂向注雪賦曰隱公之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為豐年按
公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為陽傷陰盛之沴按左氏於隱公云

平地尺為大雪不言是歲大熟和公事無所據其說妄矣趙
八年冬十月雨雪建酉之月而雪未聞其廣一丈也
柳子晉問魏絳之言近寶則公室乃貧按左傳成六年此乃韓
獻子之言
劉勰辯騷班固以為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曰離騷用
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
列子載隨會知政群盜奔秦趙襄子勝翟有憂色皆格言也而
謂隨會時有趙文子又謂孔子聞襄子之言其先後差繆凡
諸子紀事若此者衆說苑載祁奚救叔向以欒盈為樂達范
宣子為范桓子皆誤
攷古編謂歐陽公論二帝三王世次差舛發端於杜佑通典按

釋例世族譜已有此疑則發端乃杜預也
雍熙中校九經史館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左傳諸儒引
以為證孔維謂不可按據杜鎬引正觀勑以經籍訛舛由五
胡之亂學士多南遷中國經術浸微今並以六朝舊本為證
持以詰維維不能對見宋史太平興國中校漢書安德裕取西
域傳山川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人集語錢熙謂人曰予於
此書特經師授皆有訓說豈可胸臆竄以合詞章錢熙公寶元書
觀錢熙之言則經史校讎不可以臆見定也
前輩學識日新日進東坡詠三良其和淵明者與在鳳翔時所
作議論殊異呂成公博議論公孫敖二子及續說則謂宗子
有君道宣子使史騁送書與季孫則謂古人風俗尚厚博議

非是可以見進德脩業之功

齊晉楚之霸皆先服鄭范睢李斯之謀皆先攻韓蓋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虢曰制在鄭曰虎牢在韓曰成臯虢叔恃險而鄭取之鄭不能守而韓滅之韓又不監而秦并之秦之亡也漢楚爭之在德不在險佳兵者好還信夫

欲治國者先齊家家之不齊莫甚於魯衛觀詩可見已衛不足言也魯自括戲之爭而桓宣皆簒兄矣自文姜之亂而哀姜殺其跡矣自成風事季友而敬嬴事襄仲矣家法不脩故曰魯衛之政兄弟也然衛多君子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風化猶樹也畏清議者亦曰何以見魯衛之士政治雖濁風俗不衰與漢之東都同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曲禮注云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理道要訣云自古至商子孫不諱祖父之名周制方諱（夷狄皆無諱）漢宣帝詔曰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則生而稱諱矣愽議謂名子者當爲孫地出顏氏家訓

河圖曰崑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爲河故晉文公投璧于河曰有如白水

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荀彧以此勸曹操迎獻帝（彧之言曰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豈誠於爲義者故曰譎而不正淮南之書謂晉文得之乎閨内失之乎境外非也辰嬴之事閨内之法安在哉詩於衛風木瓜猶美齊桓而唐風不錄晉文亦以是夫

介之推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君子之潛也名不可得聞先儒謂召平高於四皓申屠蟠賢於郭泰

邵子曰脩夫聖者秦穆之謂也蓋取其悔過自誓胡文定謂文四年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尸子稱穆公明於聽獄斷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使民入於刑寡人與有辠焉二三子各據爾官無使民困于刑此雖大禹之泣辜無以過以此坊民猶有交戚於棄灰者

楚之興也篳路藍縷其衰也翠被豹舄國家之興衰視其儉侈而已

梁王斵毀叔向以平公不好賢也梁丘據不毀晏子以景公好賢也二臣皆從君者易地則皆然（劉貢父云）鍾子曰昔梁丘據之諫景公也於房晏嬰之諫景公也於朝然晏嬰之忠著於竹素梁丘之佞于今不絕（[illegible]）梁丘據豈能諫景公哉斯言繇矣

或求名而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爲名而宋之盟其名不列焉或欲蓋而名章如趙盾偽出奔崔杼殺太史將以盍弑君之惡而其惡益著焉推此類言之可見謹嚴之法求名非謂齊豹名章不止三叛也

孫郃論春秋無賢臣蓋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君以尊王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也

周之替也自原伯魯之不說學秦之亡也自子楚之不習誦史墨對趙簡子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曰君臣無常位自古

以然簡子在晉猶季氏在魯也史墨之對其何悖哉裴駰陽
貴尹子奇曰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畏而能自脩者也雖晉之彊能違天乎惡
而不自彊者也
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王魏公之於寇萊公曰不可學他
不是
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所託也則隱斯言也蓋有關於
君子矣背君父以覆宗國者不狃之罪人也
齊人歌曰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春秋之季已輕儒矣至戰國
而淳于髡有賢者无益之譏秦昭王有儒无益之問末流極
於李斯

紀聞卷六　廿六

申包胥似張子房天下士也楚破矣請秦師以却吳韓亡矣借
漢兵以滅秦其相似一也入郢之仇未報則使越爲之謀以
滅吳吳韓王成之仇未報則從漢爲之謀以滅項其相似
二也楚君既入而逃賞漢業既成而謝事其相似三也自夏
靡之後忠之盛者二子而已然楚國復興而韓祀不續天也
子房之志則伸矣我思古人唯漢諸葛武侯可以繼之鞠躬
盡力死而後已其志一也若梁之王琳唐之張承業功雖不
就抑可以爲次矣不當以功之成否論吁春秋亡國五十二
未見其人也遂之四氏僅能殲齊戍其亡而復存者唯一包
胥豈不難哉太史公傳伍員而不傳包胥非所以勸忠也戰
國策楚莫敖子華曰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棼冒勃
蘇嬴糧潛行上峥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朝鶴立
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秦遂出革車千乘
卒萬人屬之子滿作杜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
大敗之棼冒勃蘇即申包胥也豈棼冒之裔楚之同姓歟淮
南脩務訓云申包胥贏糧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谿游
川水犯津關獵蒙籠蹶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
於秦庭鶴跱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顔色黴黑涕液交
集以見秦王亦與子華之言同所謂莫敖大心深入吳軍而
死以左氏考之即左司馬戌也戌若葉公諸梁之父也諸梁
定白公之亂不有其功而老於葉其聞包胥之風而師法之
歟

紀聞卷六　廿七

鄭文公之知命楚昭王之知大道惠王之知志其所知有在於
卜祝史巫之外者裨竈言鄭之將火或中或否子產謂焉知
天道梓慎言宋之將水昭子曰旱也秋大旱如昭子之言亦
非知天者也故聖人以人占天
鉏麑之於趙宣子沐譙之於司馬楚之誠敬之感人至矣商君
鐵甲操戟李林甫重關複壁不亦愚乎
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所以訓寅畏防怠忽也災異古史官之
職隕石六鷁宋襄以問周內史有雲夾日楚昭以問周大史
在漢則太史公掌天官張衡爲日官我朝舊制太史局隸秘
書凡天文失度二館皆知之淳熙中熒惑入斗同脩國史李
燾類次漢元鼎至宣和四十五事以進熒惑犯氐秘書丞蔣

綖周言氏者鄖也驛傳宜備兆常不淹旬都進奏院災異有星變館吏以片紙録報故得因事獻言自景定後枋臣欲未殺災異三館遂不復知甲子彗星宮中見之乃下求言之詔則蒙蔽可見壬申地生毛明年失襄陽災異其可忽哉為人臣不知春秋之義其禍天下極矣叔輒所以哭日食也

宋襄求諸侯而敗於泓楚靈卜得天下而辱於乾谿淮南子曰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

臧孫於魯曰國有人焉師慧於宋曰必無人焉襄仲於秦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有士五人晉文所以霸也有大叔儀有毋弟鱄衛獻所以入也有趙孟有伯瑕有史趙師曠有叔向女齊晉所以未可媮也曰子無謂秦無人曰無善人則國從之

國之存亡輕重視其人之有無而已舜有臣五人武王有亂臣十人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之人也始可謂之有人有官之奇項有范增不能有其有矣魏之窺吳則曰彼有人焉賈生言天下倒縣則曰獨為國有人乎此皆以人為盛衰也

隱公之大夫多不氏猶可言未命也宋昭公之大夫多不名則說者不一矣

春秋誅亂臣賊子左氏謂稱君君無道也穀梁謂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安定先生曰是啓亂臣賊子之言也其為害教大矣

宗人釁夏之守禮聖人遺化也後世犯葵丘之禁者多矣漢之劉輔魏之棧潛我朝之鄒浩守經據古其有魯宗人之風乎

夫差之報越其志壯矣燕昭報齊似之取其大節而略其成敗可也慕容盛之討蘭汗其言曰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君子猶有取焉況吳乎

周之大寶鎮河圖大訓列焉易象在魯三墳五典在楚周不能有其寶矣然而老聃之禮萇弘之樂文獻猶存及王子朝以典籍奔楚於是觀射父倚相皆誦古訓以華其國以得典籍故也區區一鼎與懷璧同其能國乎

古之謀國者知彼知己如良醫察脈如善弈觀棋德刑政事典禮不易楚自克庸以來此晉臣之知楚也晉君類能而使之以楚臣之知晉也皆以紀綱風俗知之楚自郤之後晉自蕭魚之後猶神景象卅皆矣

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之空言

杜氏注云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史記載夫子之言曰夫魯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此夫子之訓也

仲子有文在手曰為魯夫人成季唐叔有文在手曰友曰虞正義云石經古文虞作从从魯作表手文容或似之友及夫人當有似之者

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二篇按劉向別録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然則張蒼師荀卿者也左氏傳漢初出張蒼家亦有功於斯文矣浮丘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受詩是為魯詩經典序録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荀卿子傳魯人大

毛公是爲毛詩荀卿之門有三人焉李斯韓非不能玷其學也（毛詩傳以干子爲孫卿子取以五十矣爲東皆與荀子）

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古之格君心者必以儉董仲舒對策乃謂儉非聖人之中制公孫弘亦云人主病不廣大舒弘正邪雖殊而啓武帝之侈心則一

伯宗好直言而不容于晉國羊舌好盡言而不容于齊小人衆而君子獨也漢士習於諂諛而以汲長孺爲戇朱游爲狂晉士習於曠違而以卞望之爲鄙君子之所守不以習俗移也

列國大夫之無君晉爲之也會于戚而不討孫林父會于夷儀而不討崔杼會于適歷而不討季孫意如君臣之義不明而大夫簒奪之禍晉自及矣晉語趙宣子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宣子能言之而躬自犯之

寺人披之斬祛芈尹無宇之斷旌其讎一也披請見而晉文讓之無宇執人於宮而楚靈赦之楚靈之量優於晉文矣漢高帝之赦季布魏武帝之免梁鵠吳景帝之遣李衡皆有君人之量

楚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荀林父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范鞅也一以喪師一以失諸侯書曰人惟求舊

以近事爲鑒則其言易入申叔豫以子南戒薳子馮是也告君亦然樊噲諫高帝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爰盎諫文帝曰獨不見人彘乎

劉炫謂國語非丘明作（傳言[illegible]楚語云[illegible]之與國語不同或云國語非丘明）

（一作有文仁謂而）葉少蘊云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爲左丘氏則不得爲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左氏（[illegible]）蓋左史之後以官氏者朱文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爲詳（[illegible]）司馬氏謂左氏欲傳春秋先作國語國語之文不及傳之精也

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見魯語容齋三筆書博古圖謂左傳無玉磬之說非也

晉語伯宗索士庇州犂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畢陽實送州犂于荊畢陽之孫豫讓見戰國策祖孫皆以義烈著所謂是以似之者太史公不書於傳故表而出之

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illegible]）戰國策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智過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illegible]）智過即智果也二說之先後不同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近者騷離而遠者距違（[illegible]）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楊雄爲畔牢愁亦楚語注合

皇王大紀景王二年（[illegible]）楚公子圍至晉晉趙武子鞅鳴玉以相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孟蓉昭王時鞅者武之孫也今以王孫圉爲公子圍以鞅爲武之子皆誤

古者孫以王父字為氏子產子國之子國語謂公孫成子左傳謂公孫僑（子產之子始為國氏）致堂作子產傳曰國僑非也

鄭語依疇歷莘史記鄭世家注莘作華水經注黃水經華城西史伯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秦白起攻魏拔華陽司馬彪曰華陽在密縣括地志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可以證今本之誤（按下文前華後河則上文當作華）

晉語竇犨對趙簡子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味其言見其賢矣史記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之死臨河而嘆索隱云鳴犢犨字通鑑外紀於周敬王二十八年書簡子殺鳴犢三十年書竇犨對簡子誤也

江端禮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然子厚非國語而其文多以國語為法

古以一句為一言左氏傳子大叔九言論語一言蔽之曰思無邪秦漢以來乃有句稱今以一字為一言如五言六言七言詩之類非也

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牧注孫子曰歲為善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嘉定中日官言五福太一臨吳分真文忠公奏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井晉之郤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

子產鑄刑書趙鞅荀寅鑄刑鼎至鄧析竹刑則書於竹簡矣然甫刑云明啓刑書其來已久漢杜周傳不循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朱博傳亦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鹽鐵論乃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蓋律書以二尺四寸簡舉其大數謂之三尺曹褒新禮寫以二尺四寸簡漢禮與律令同錄其制一也

趙襄子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說苑談叢云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呂居仁謂忍詬二字古之格言學者可以詳思而致力

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管子之言即辛伯之諗周桓公也然管子能言之而不能格齊桓之心

朱子曰左氏之失在以成敗論人愚嘗觀蔡邕獨斷引王仲任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韓文公謂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常君子得福為常而小人得福為不幸亦仲任之意斯言可以正左氏之失

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正義謂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

是謂一終一星終也今俗語云一匝淮南子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數字衍）注雜匝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為一匝（亦出此）

或以益為皐陶之子列女傳罩子生五歲而贊禹曹大家注皐陶之子伯益也（李邕為李思訓碑云罩子贊禹甘生相秦罩與皐同）林少穎謂伯益即伯翳其後為秦臧文仲聞六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使皐陶猶有後於秦則文仲之言不若此之甚也（予子責堅關而悳之服害）（左即庭堅也）

嫠不恤緯釐女有禮漆室女憂君況委質為臣者乎（列女傳魯漆室女辭）（詩外傳云魯監門之女嬰[illegible]報勞後其夫之緯而不知有君邸不恤緯者異矣）

漢世祖罷郡國都尉晉武帝去州郡武備其害皆見于後唐穆宗之銷兵則不崇朝而變生焉故曰誰能去兵

劉知幾曰能言吾祖郯子見師不識其先籍談取誚鄧名世曰春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衆仲晉有胥臣（見晉語）鄭有行人子羽皆能探討本源自炎黃而下如指諸掌（鄭樵仲因世本公子譜二書皆本左傳）

子皮曰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程子謂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不遑恤其身

莊公寤生風俗通云俗說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

黃池之會王孫雄曰必會而先之吳晉爭先雄之謀也然不能救吳之亡故呂氏春秋曰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雄太宰嚭然則雄亦嚭之流耳

晉有四姬鄭子產有男女辨姓之言攷之穆天子傳穆王有盛姬蓋周禮之壞自王朝始諸侯何誅焉

叔向習春秋為平公之傳而不能諫四姬之惑何也曰正己則可以格君心之非叔向要於申公巫臣氏違母之訓而從君之命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自反而不縮其能正君乎先儒有言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

季武子曰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公室之卑私言於晏嬰杞田之治僅及於侵小師保固如是乎

魯用田賦仲尼曰有周公之典在晉鑄刑鼎仲尼曰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周公之典唐叔之法度魯晉所以立國也是以漢循高祖之法則治唐變太宗之制則亂（[illegible]）

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或謂克己復禮古人所傳非出於仲尼杖堂曰夫子以克己復禮為仁非指克己復禮即仁也胥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蓋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而輒有更易穆姜於隨舉文言亦此類

晉語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任大夫特生）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主大夫妻稱主）左傳醫和謂趙孟曰主是謂矣魏戊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此大夫稱主也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也史記甘茂傳樂羊拔中山魏文侯示之謗書樂羊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曰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魏以大夫為諸侯故猶稱主君

困學紀聞卷之六

困學紀聞卷之七

浚儀　王　應麟　伯厚甫

公羊

漢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為儒者宗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二言得夫子心法太史公聞之董生者又深得綱領之正嘗攷公羊氏之傳所謂讖緯之文與黜周王魯之說非公羊之言也蘇氏謂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謂休負公羊之學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皆出於何氏其墨守不攻而破矣

筆談曰史記年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即位纂例隱公下注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不知啖趙得於何書鹽石新論以為啖趙所云出何休公羊音訓當作平王東遷三年惠公立此休一時記錄之誤安定謂平王東遷孝公之三十七年也明年惠公立春秋不始於孝公惠公者不忍遽絕之猶有所待焉歷孝踰惠莫能中興於是絕之所以始于隱公也

漢以春秋決事如雋不疑引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蕭望之引士匄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丞相御史議封馮奉世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顓之可也皆本公羊雖於經旨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宜至於嚴助以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其繆甚矣

左氏載曹劌問戰諫觀社蔚然儒者之言公羊乃有盟柯之事太史公遂以曹沫列刺客之首此戰國之風春秋初未有此習也此特士之虛語而燕丹之用荆軻欲以齊桓待秦政不亦愚乎

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漢武用此義伐匈奴儒者多以公羊之說為非然朱子序戊午讜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窮之緒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吁何止百世哉

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大有功於聖經

以祭仲廢君為行權范甯已譏其失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若祭仲者董卓司馬師孫綝桓溫之徒也其可褒乎

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安定謂前則數王世子于首止今又致宰周公于葵丘其心盈亦甚矣穀梁以為美非美也孟子以為盛有數而云

以衛石惡為惡人劉原父非之曰董賢可謂賢乎又以仲孫何忌為譏二名新莽之制其出于此歟東漢之士猶無二名者

用致夫人公羊以為姜氏譏以妾為妻也董仲舒謂成風先儒求之仲舒說經蓋不泥於公羊也晉江熙曰微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當時周禮在魯其臣無一言彰乎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仲幾之罪何不衰城也注云若今以草衣城是也漢五行志董仲舒以為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顏注云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按左氏傳是衰存於是乎在又云宋仲幾不受功衰字當從漢志作衰

也表見與左氏合

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登來化我樵之漱浣筍將踊爲詐戰往黨往殆于諸累祓如昉棓脰之類是也鄭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麷麮曰媒𥡴爲戚𦝳爲瘠渥曰委椎爲終葵手足擘爲瓝全菹爲芉祭爲墮題有謂擊征滑曰瀡相絞訐爲掉磬無驗爲亢楬棟爲相殷聲如衣祈之言是之類是也方言之異如此則書之詁誓其可強通哉

文

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己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公羊子之言天理民彝之正也左氏以爲禮以爲孝其害教最甚杜氏謂諒

闇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外內其悖理又甚焉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孟子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左杜而忘諸乎杜預在晉議太子之服謂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拜向不識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遂諒闇之節也司馬公以爲巧飾經傳以附人情預但知春秋譏喪娶而不知先王制禮之本也公羊最於左氏此其一端也

穀梁

穀梁傳序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孝經序襲其語

桓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注冀州則近京師按鄭之始封在今京兆其地屬雍州東遷之後徙新鄭在今河南其地屬豫州謂近京師則可謂在冀州則非或曰冀州中州也淮南子正中冀州曰中土

秦自殺之敗即楚見呂相絕秦故穀梁曰秦之爲狄自殺之戰始止齋曰楚之伯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爲楚役

伯宗攘輦者之善穀梁子非之董公遮說漢王趙涉遮說條侯繫天下興亡安危之大幾用其言而不用其人何哉

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所氏見于史者漢有所忠食貨郊祀志石慶司馬相如傳後漢有所輔[illegible]劉風俗通所姓宋大夫華所事之後魯有所氏非但出於宋也然無騄羣拱柔潮宛先儒謂大夫未爵命於天子不氏則俠之氏爲所非也

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

十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爲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史記臧榮緒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然以年則公穀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差今不可攷

侯國不守典禮而使宰咺歸賵侯國不共貢職而使石尚歸脤經書天王以是始終蓋傷周而歎魯也穀梁謂石尚欲書春秋曾是以爲禮乎

文中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蓋杜預屈經以申傳何休引緯以汩經唯甯之學最善

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與毛詩車

攷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
左傳正義云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為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為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衆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揔名為田何為田除害也今白虎通義十卷無此語豈亦有逸篇歟然章帝會諸儒於白虎觀正義謂明帝亦誤
其或作厶出穀梁注鄧厶地
穀梁子或以為名赤或以為名俶秦孝公時人今按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穀梁子為秦孝公時人然不可攷（漢書但云魯學）

論語

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曰柳子謂孔子之沒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有常師之號是以稱子其說非與曰非也此太史公采雜說之謬宋子京蘇子由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朱子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曰有子不列于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盍徹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晏子為知禮則檀弓述之矣荀子云有子惡臥而焠掌可以見其苦學曰朱子謂有子重厚和易其然與曰吳伐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與焉可謂勇於為義矣非但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並稱然斯道之傳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學也而有子之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稱其彊識好古道其視以魯得之者有間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淩高騖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孝弟之言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無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子鞼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為可皆非也唯論語所載為是

春秋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張包周等並為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

張衡思玄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注引論語里仁為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石林云以擇為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為擇而謂里為所居乃鄭氏訓

解而何妄從之當以古文為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
仁者也
商為起予理明辞達也回非助我黙識心通也
說宛管仲築三歸之基以自傷於民集注取之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
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
之所能服也若論家解如用知二諸字
王景文曰孔子見起證而知其末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
知也孟子見進證而知其極故曰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也邵
氏見困證而知其窮故曰苟有命世之人雖民如夷狄三變
而帝道可舉惜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時難人難不

其然乎邵子之言見觀物篇
黙而識之朱子謂不言而存諸心屢空不取虛中之說恐學者
流於異端也
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
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為黨家語以續為續傳寫之訛也後漢
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為棠則申棠申
棖一人爾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
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為
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棖申
堂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
甘羅曰項橐七歲為孔子師董仲舒對策此亡異於達巷黨人

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橐也隸釋載逢盛碑以為后橐孟
康之說未知所出論語注疏無之
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太師之名大師摯適齊孔安国以為魯
哀公時人康成以為周平王時人班固禮樂志謂殷紂作淫
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
列大師摯以下八人於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
器而犇者大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
之後誤合兩事為一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
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横渠從孔安國注
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
老彭鄭注云老聃彭祖龜山曰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

也朱文公曰以曾子問言禮證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
見孟辟聞之史官掌周之藏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
而信好之知五千言或古有是語而傳之列子引黄帝書即
谷神不死章也聃雖知禮謂行之反以多事故欲滅絕之禮
運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亦有此意致堂曰仲尼問禮或以證
為聞或以絕滅禮學之故振而作之使於問答之際有然發
非以為師也
王銍云襄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子見孔子
在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在襄邑屬州
不舍晝夜釋文舍音捨集注亦云上聲而楚辭辯證云洪引顏
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

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

龐涓孫臏同學兵法蘇秦張儀同學從衡李斯韓非同學刑名始也朋而終也仇故曰小人同而不和比而不周

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四教以文為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為後自本而末

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闕黨童子則抑之勉其學也

草廬一言而定三分之業一言之興邦也夕陽亭一言而召五胡之亂一言之喪邦也

唐太宗文學館學士許敬宗與焉裴晉公淮西賓佐李宗閔與焉以是知佞人之難遠

尹和靜云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東

澗謂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則字失本義矣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和風慶雲之氣象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鄭注純黑繒也側基反而釋文以鄭為下音今讀者從上音如字非也按儀禮疏古緇紂二字並行緇布之緇本字不誤紂帛之紂多誤為純周禮純帛注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為聲 [illegible]

君子不以紺緅飾孔氏注一入曰緅石林云考工記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緅在纁緇之間爾雅一入為縓禮練衣黃裏縓緣練冠麻衣縓緣蓋孔氏誤以縓為緅則緅不可為近喪服矣注謂緅降色以飾練服亦用矣注 [illegible]

馬融注論語云所因謂三綱五常大學衍義謂三綱之說始見於白虎通愚按谷永傳云勤三綱之嚴太玄永次五云三綱得于中極天永厥福其說尚矣禮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有三綱之言然緯書亦起於西漢之末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

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 [illegible]

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大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此禮之見於書者也解雅頌各得其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為周德之衰大雅為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為首而武次之賚為第三桓為第六以所作為先後以此效之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所作為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為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可告者為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注義之遺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

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即葉公所云也

呂氏春秋以為人姓名也

周生烈子云舜甞駕五龍以騰唐衢武甞服九駮以馳文塗此上御也謂五臣九臣

文子曰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可以發明無所用心之戒

曹操祭橋玄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孔子謂子貢吾與汝俱不如也按包氏解云吾與女俱不如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董仲舒春秋繁露

周書武寤篇尹氏八士注云武王賢臣

晉語文王詢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以仲舒與周之言攷之當在文武時

東坡解盡莊子之孝為獻子石林謂以獻子為穆伯之子以惠叔為惠伯讀左氏不精二者皆誤

呂氏春秋不苟論云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周公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古注亦有味

論語拾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少陽篇未詳何書

胡明仲曰少陽篇以夷齊為伯叔之謚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尚誰為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

沮溺荷蓧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然唯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鵠之高翔玉雪之不汙非世俗狥利亡恥饕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為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

呂氏春秋云子路揜雉得而復釋之蓋因子路共之而為此說朱文公集注引晁劉兩說共字當為拱執之義

上蔡云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本王無咎之說

陸務觀云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

為力不同科馬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科

歷山諸草木盡以別異五峰曰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根莖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從初具乎一萌之內而未嘗

自外增益之也朱文公曰林少穎亦說與黃祖舜如此

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為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為孔子

卞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按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此可見其有勇也

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登彼西山當以隴西為是石曼卿詩曰恥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遜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今按之曾子書以為夷齊死於濟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間則曼卿謂首陽在濟為得其實

水一也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觀之而明為學之有本荀子亦云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其觀於水也亦亞於孔孟矣於此見格物之學

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絜齋見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己切責若無所容前輩切己省察如此

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荀子勸學亦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

四勿九思皆以視為先見弓以為蛇見寢石以為伏虎視汨其心也閔周者黍稷不分念親者莪蒿莫辨心惑其視也吳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陰符經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蔡季通釋其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

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鄉校者有謂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夫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指微矣

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見春秋正義

孔門弟子惟言偃吳人而澹臺滅明南游至江史記正義蘇州南五里有澹臺湖儒林傳澹臺子羽居楚

韓非曰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餐之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此雖與論語史記不同然亦夫子去魯之一事也

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則可以事驕王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誣袁安任隗以素行竇氏無以害故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彌子也不因小人而避禍叔向之於樂王鮒也朱博之黨丁傅福可求乎賈捐之之諂石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朱子以無垢為雜學論語集注獨取富貴安貧賤一語

陳仲猷曰逝者如斯夫道體無窮借水以明之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體無不在借鳶魚以明之葉仲圭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常人之心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豈常人之所無哉智與明異而已矣仲猷仲圭皆余同年

王充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仲長統云諷於舞雩之下愚謂以風為諷則與詠而歸一意矣當從舊說

上蔡論語解引元澤云(雱王元)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本史記趙良之言(傳商君)

集注遽伯玉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按左氏傳甯殖當為甯喜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與令尹子文之事相類恐是一事

范伯崇曰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丘足以為史而不足以為師

劉子謹獨篇曰顏回不以夜浴改容顏氏家訓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皆未詳所出家語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非老而學者

蘧伯玉史記謂孔子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禮殿圖有之而唐宋皆錫封從享公伯寮非孔子弟子乃季氏之黨致堂胡氏之說當矣家語不列其名氏蓋自史記失之家語有縣亶字子象史記索隱以為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焉檀弓有縣子瑣其人與

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按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非以狂狷為黨)

無可無不可致堂謂以五字成文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世之通儒不泥者幾是謂之無不可爾馬援以此稱高帝亦鈐於常談

夫子之割之席曾子之簀一於正而已論學則曰正心論政則曰正身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善人周公所謂吉士也有恒周公所謂常人也

微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蓋即莊子所謂尾生東方朔曰信若尾生[illegible]尾生之信非信也)

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釋文)

陳自明以子見南子為南蒯以傳攷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矣

聖人毋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五記必為之事也其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陰疑於陽必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著必然之理也

孔門受道惟顏曾子貢(太史公稱子貢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伯越是以戰國說客視子貢也又列子貢猶以論語一言而疑其賢自附乎子貢聞一以貫之之傳與曾子同貫殆何足以與之)

過則勿憚改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勿欺也皆斷以勿蓋去惡不力則為善不勇

孔門獨顏子為好學所問曰為仁曰為邦成己成物體用本末
備矣

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即詩常棣篇孔子刪而不
取恐誤

闕黨之童游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放互鄉之
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以知習之可移

孝經

孝經序六家異同今攷經典序錄有孔鄭王劉韋五家而無虞
翻注有虞槃佑東晉處士也

致堂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為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
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晁子止謂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

秋行在孝經則孔子自著也今首章云仲尼居則非孔子所
著矣當是曾子弟子所為書馮氏曰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
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

古文孝經漢志書序謂出孔壁而許沖上其父說文曰孝昭帝
時魯國三老所獻其說不同

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荊公謂
當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也晁子止讀書志乃謂介甫阿其所
好蓋子止守景迂之學以孟子為疑非篤論也朱文公於孟
子集注取荊公之說

是何言與司馬公辯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說誤以言之不通
也五字為經文古今文皆無朱文公集所載刊誤亦無之近世作傳刊誤以五字入經文非也

孝經鄭氏注陸德明云與康成注五經不同今按康成有六天
之說而孝經注云上帝天之別名故陸澄謂不與注書相類

荀子述孔子之言曰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
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
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與孝經
稍異

彭忠肅公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裒集格言為五致錄司
馬公家範亦以五致類事忠肅之書本於此

國史志云孝經孔安國傳古二十二章有閨門篇為世所疑鄭
氏注今十八章相承言康成作鄭志目錄不載通儒皆驗其

非開元中孝明纂諸說自注以奪二家然尚不知鄭氏之為
小同

王去非云學者學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從孝字慈湖蒙齋書古孝字只是學字愚按古文韻學字古老子作斈教字古孝經作斈

不敢毀傷至不敢失於臣妾言不敢者九管子曰賢者行於不
敢而立於不能詩於文王仲山甫皆曰小心翼翼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言也見東漢書韋彪傳注

劉盛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
不行乎蘇綽戒子威云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
為愚謂梁元帝之萬卷不如盛綽之一言學不知要猶不學
也

范太史孝經說曰能事親則能事神真文忠公勸孝文曰侍郎王公(益埠溪也)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盍謂人能奉親即是奉佛

嚴父莫大於配天神宗聖訓云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自唐代宗用杜鴻漸等議明堂以考肅宗配上帝一時誤禮非祀無豐昵之義)

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昊天罔極未為孝之終也曾子戰兢知免而易簀得正猶在其後信乎終之之難也

困學紀聞卷之七

困學紀聞卷之八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孟子

孟子集註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為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第四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吳伯豐以問朱文公文公荅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

趙氏孟子章指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為論語無垢孝經解誤以臨深履薄為衛武公之詩致堂無逸傳誤以不解于位為泂酌(吳才老書稗傳曰傳誤以曾侯重耳為申生誠齋易傳誤以韓宣子為季札)

文選陳孔璋為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跂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之名豈即孟子所謂告子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也三字)

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

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趙岐注謂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注謂殷錄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王無欲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實汩之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而伏
生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其說陋矣
滕定公文公按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元公弘即定
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攷
志曰喪祭從先祖注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愚謂邦國之志
若周志史佚之志鄭書楚書秦記之類
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鄒忌鼓琴安知與衆樂樂
愚攷之史記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非宣王也雅南郭處士
吹竽乃宣王將見韓非內儲說
說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

乘而載之覆以上衽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固哉
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脩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
足而況人乎此即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輿濟人之事也叔向
之時鄭無景差當以孟子為正
曾西注以為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
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攷楚
鬭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為曾申無疑
郢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
與今孟子語小異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愚按
書大傳云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

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傅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
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
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不提挈出
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
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工云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
白不提挈孝悌之義當以是觀之
棄禮捐恥秦所以敗恥尚失所習所以替恥之於人大矣
陳蕃諫桓猶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
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顰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此以孟子
二章為一事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酈水李氏曰初比地郡屬魏後盡

為秦并喪於秦不止七百里也
法言脩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
者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
周子靜號朝為學官小司成嚴蓋卿以守氣不如守約命題子
靜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略點晦翁注甚明豈可破句
讀孟子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金樓子曰曾生謂誦詩讀
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
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明委心之
言為非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即道也申不害以術治韓晁錯言術數公孫弘謂智者術之原君子始惡乎術矣故學者當擇術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以為楊墨出於師商考之不詳甚矣朱文公曰莊周之學出於老氏韓子始謂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以其書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見愚謂觀此二說則異端之學非孔門弟子傳流之差也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又曰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此子莫之執中也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楊朱書惟見于列子）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父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邪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為兼愛為我矣

孟子引費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秋時費為魯季氏之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郯邳蓋戰國時以邑為國意者魯季氏之僭歟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體無用

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為氏者

老泉三子知聖人汙論誤以汙字為句趙岐謂孟子知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汙下亦非孟子之意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今無此語

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疑皆傅會（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傅子云孟子輿）

孟子正義云唐林謹思續孟子書二卷謂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與韓文公之說同

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無之朱文公謂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疏

呂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為喪法曰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蓋墨家託於禹也

好樂好勇好貨好色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好清靜故不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不能用汲黯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節義之俗成太宗誅一德儒而諫爭之門闢信乎如風之偃草也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失猶不得也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天吏尹曰天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荑稗楊墨

五穀之螟螣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為寶故曰諸侯之寶三

為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漢楚見之董公未說漢王之前以強弱角勝負所謂以燕伐燕也三軍縞素之後則為天吏矣仁義之言齊梁以為迂闊者董公一言而漢楚之興亡決焉可謂豪傑之士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為貴太史公以陳涉與湯武並言涉豈嫌為湯武執蓋楚漢開豪傑之餘論也

善推其所為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也致堂曰心無理不該去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痺痾疾痛

之不知存而善推則塞天地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世之損益此言充拓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此言收斂之功也不闔則無闢不涵養則不能推廣

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有猷有為矣必曰有守不虧其義矣必曰不更其守何德將數習曰入時愈深則趨正愈遠以守身為法以入時為戒可謂士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諸葛武侯謂漢賊不兩立其義正矣然取劉璋之事可謂義乎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日無再中之理而新垣平言之日無斬長之理而袁充言之漢文隋文皆以是改元漢文悟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充之欺此存亡之判與

夫道一而已矣為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為儒而雜於異端者非儒也

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舜察於人倫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此正人心之本原也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此言也

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攷之禹貢漢水東為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文子亦云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

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也蘇秦無二頃田而奔走游說莫行謂士哉水心葉氏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

不得志脩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已獨治不害為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乎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乎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乎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文子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患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鹽鐵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

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
而如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不同
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大幾也林少穎云民之思漢則王莽不
能脅之使忘民之忘漢則先主不能強之使思唐與政云民
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於堯
問其意一也
利與善之間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幾善惡正
邪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材與不材之
間揚莊之言私
君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達不離道能處窮斯能處達

養心莫善於寡欲注云欲利也雖非本指廉者招福濁者速禍
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如守一愚謂不如孟子
之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朶頤也
呂氏春秋開春論云神農之敎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
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
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管子引神農之數文子亦引
神農之法此即許行所為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家有神
農二十篇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商君所說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無儒孔子順曰秦為
不義義所不入其志如魯仲連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亡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

亦衰息見陳後山談叢岳州田鼠害稼雍明遠曰迎貓之祭
不修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范蜀公集孟子有變置社稷禮
記有八蜡孰謂古制不可行于今乎
求在我者盡性於己求在外者聽命於天李成季曰與其有求
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呂居仁
亦以見人有求為非
宿於晝水經注云澅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澅中
也俗以澅水為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澅或云當作畫後漢耿弇傳進軍畫中是也晝邑人王蠋史記作晝邑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秦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
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

商鞅富強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民應敵於外使
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於民秦雖淳誘之仁勝不仁如春
融冰泮故曰仁者無敵
蓋大夫王驩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
趙氏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秋之也齊
桓其作俑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戰國之也
晉定其作俑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
國之也晉之韓趙魏其作俑也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為權道豈知
常平蓋古遺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
知發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飢歲不

錢豈所謂無常平手

陳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記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書遂一覽無遺前賢之讀書如此

君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盛時以井牧授田以鄉遂設教俾介俾公烝我髦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心矣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

小學

爾雅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鼮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以為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尔雅二說不同

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邠國近在秦隴非極遠之地愚按說文引爾雅曰西至汃國謂四極汃西極之水也府巾切

爾雅疏案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己皆弇於私也天帝后皇辟公弘廓閎溥介純夏幠冢晊昄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也則無相非也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為正光此之謂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為發生夏為長嬴秋為方盛冬為安靜四氣和為通正此之謂永風

爾雅疏引舍人云按經典序錄爾雅有犍為文學注二卷一云犍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

白虎通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通典顏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於姑舅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劉共父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為猶子朱文公謂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為姪亦無云猶子者記禮者言猶己故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從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

傳頁版郭璞注未詳即柳子所為作頓傲傳者也西京賦戎葵懷羊注引爾雅懷羊璞亦曰未詳

陸璣為詩草木疏劉杳為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庭草木疏

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乎多識也然爾雅不釋蘇藪字書不見榕樟學者恥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

檟苦荼注今呼早采者為荼晚取者為茗一名荈說文茗荼芽也東坡詩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世

急就篇注杜蒙一名黃昏後山詩黃昏湯疑即此也

終軍之對鼮鼠盧若虛之辯鼫鼠江南進士之問天雞劉原父之識六駁可謂善讀爾雅矣蔡謨不識彭蜞人謂讀爾雅不熟田敏不知日及學之陋也

唐玄度十體書曰周宣王太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秦焚詩書惟易與史篇得全逮王莽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為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二三按說文多引

王育說如天屈西北為无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

說文敘尉律試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亡新使甄豐等改定古文時有六書（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佐即隸也）書正義亦云秦有八體亡新六書（去大篆刻符殳書署書加古文奇字）藝文志謂漢興蕭何草律亦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體試之（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律即尉律也六體非漢興之法當從說文敘改六為八

急就篇長樂無極老復丁顏氏謂為獨其子孫之後非也即參同契所謂老翁復丁壯（朱文公詩自慶暮年老復丁黃庭經亦有此字）

董彥遠除正字謝啟叙字學淵源詳其略云殘經不悟於郭亡闕文徒存於夏有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虎多於六者自乖其數書殘武壇頌亂殤齋烏焉混淆魚魯雜糅憎河南之

邑為雖滅漢東之國為隋避上則罪不從辛絕下則對因去口褒合而核氏微是省而踈姓絕之文於六穗之禾訓同於導分序於八寸之策孰異為宗丁尾亂真鈎須失實書立書育而既謬國名為卷為端而遂乖服制篆形誤偽誰正雲與之祁祁隸體散亡共守寶聲之鉞錢鎮定銀鎗之名車改金根之目知一東二縫之為來指二首六身之為亥郡章立宮敎時惟正於四羊國史傳疑考義共惑於三豕傳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為三刀之州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為斌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為易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之也書忌形篆作非叙小兒之謠四十八妄取於桑三十七未足語世梁父七十二家名雖具在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誤存丹二閭之為航安識門五日之為閭學者徧覩異書而求其事之所出亦多識之一也

唐遠有古文集類叙云孔安國以隸古易科斗故漢人不識古字開元又癡漢隸易以今文故唐人不識隸古（今按書序為隸古定正義謂就古文體而從隸以定之雖隸而猶古蓋存古則可篆為隸則何識非謂隸書為隸古也）

宋景文公云蕭何自題蒼龍白虎二闕後世署書由何始說文扁署也从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

夾漈金石略云祀巫咸大湫文李斯篆愚按方氏跋詛楚文以為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亦謂當惠文王之世後百餘年東巡泰山刻石則小篆非出於李斯

古器銘云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云正月乙子或云丁

子呂與叔考古圖謂嗣王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乙子即甲子丁子即丙子世質人淳取其同類不然殆不可考曾子固謂古字皆重出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

毛伯敦祝下一字劉原父以為鄭曰文武時毛叔鄭也而呂與叔以為部篚銘中上一字歐陽公以為張曰宣王時張仲也而與叔以為張周姜敦伯下一字歐陽公以為冏曰穆王時伯冏也而與叔以為百古文難攷甚於郢書燕說

博古圖有姜彬銘用蘄綽綰眉壽伯碩父鼎銘用祈丐百祿眉壽綰綽無疆敦銘綰綽眉壽石林云似是古人祝延常語愚謂漢書安世房中歌云克綽永福顏氏注綽緩也亦謂延長

張旃公謝碑額表云孔子篆吳札之墳秦存嶧季之壠言孔子篆

者始見於此

金石錄汲縣太公碑云晉太康二年得竹策之書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壽一百一十餘歲今按書顧命云齊侯呂伋則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為齊侯矣

滴水李氏云古卣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鄉官也說苑載鄉官又有祭正亦猶祭酒也

秦詛楚文作於惠文王之時所詛者楚懷王也懷王遠屈平遂靳尚而受商於之欺致武關之執非不幸也然入秦不反國人憐之如悲親戚積怨深怒戕于陳頃而秦亡也忽焉六國之滅楚最無罪反爾好還天人之理也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吁秦詛楚邪楚詛秦邪

徐楚金說文繫傳有通釋部敘通論袪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等篇呂太史謂元本斷爛每行減去數字故尤難讀若行精小學者以許氏說文參繹照猶可補也今浙東所刊得於石林葉氏蘇魏公本也

說文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宋符瑞志鳳凰其鳴雄曰即即雌曰足足然則爵即鳳凰歟

宣和中陜右人發地得木簡于甕字皆章草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朱文公答吴斗南書謂東漢討羌檄日辰與通鑑長曆不同蓋指此也今攷通鑑目錄漢安帝永初二年六月乙未朔後漢紀五月有丙寅七月有戊辰總當以長曆為正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革旁行為書記顏氏注今西方胡國及南

方林邑書皆橫行不直下法苑珠林云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夾漈六書略云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

韓文公曰凡為文辭宜略識字杜子美曰讀書難字過字豈易識我今衡識字說曰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禹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此可為學者之戒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真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為隸自歐陽公始庚有吾云隸書今之正書張懷瓘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千文以杜纂續謎王羲之傳尤善隸書

康節邵子之父古字天叟定律呂聲音以正天下音及古今文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闢翕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焉一剛一柔交而金木水火備焉一闢一翕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焉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應律而音生焉觀物之書本于此謂闢翕者律天清濁者呂地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東為春聲陽為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衛凡冬聲也橫渠張子曰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脣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夾漈鄭氏曰聲為經音為緯平上去入四聲也其體縱故為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

音也其體橫故為緯
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豈所謂學在四夷者歟司馬公以
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為二十圖夾漈謂梵人長於
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華則一音該一字
梵則一字或貫數音 鳴摩羅什曰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管弦為善凡覲國王必有
貴德佛經中偈頌皆其式也
諧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尚矣夾漈謂五書有窮諧聲無窮
五書尚義諧聲尚聲釋文序錄云古人音書止為譬況之說
孫炎始為反語玫古編謂周顒始有翻切非也
隋陸法言為切韻五卷後有郭知玄等九人增加唐孫愐有唐
韻今之廣韻則本朝景德祥符重修今人以三書為一或謂
廣韻為唐韻非也鶴山魏氏云唐韻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
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僊今平聲分上下以一先二僊為
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自真字而來愚攷徐景安樂書凡宮
為上平商為下平角為入徵為上羽為去則齊時平聲已分
上下矣宋元章云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沈隱侯只
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為二然後魏江式曰晉呂
靜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則
韻分為五始於呂靜非自沈約始也約答陸厥曰宮商之聲
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
思力所學沈存中云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
潛虛以幾為天古文也見廣韻而集韻不載 古文韻幾字與篇文

廣韻言姓氏甚詳然亦字有多處見孟歸字有齊歸 見左傳其遺
闕多矣賁育謂孟賁夏育也廣韻以賁為姓古有勇士賁育
謬矣
顏魯公在湖州集文士摭古今文字為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
以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末尋源照之如鏡累文總目僅存
十六卷今不傳
韓非五蠹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說文
云自營為厶背厶為公
宋元憲寶刻鐵鶴三篇蘇文忠每出必取讀嘗討文字罕所遺
中見以道晚年日課識十五字
夾漈謂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為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
誤以子為母者二百十類
吳孫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曌劉龑同之皆字書所無 學四公記
然亦
瑀志以蒼頡訓纂滂喜為三蒼說文繫傳以蒼頡爰歷博學為
三蒼并訓纂為四篇
急就篇休浴揃搣寡合同莊子外物篇皆搣可以休老亦作揃
搣
不字本方久反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本音箕 夜如何其 凡書
之其字皆點平聲 攷集娛
李渤蒙求以平聲與上去入相間 不知此讀蒙求者攷娛云
經說

六經始見于莊子天運篇（[illegible]）以禮樂詩書易春秋為六藝始見于太史公滑稽列傳（[illegible]）或云七經（後漢趙典學孔子七經[illegible]）或以六經六緯為十二經（[illegible]）或以五經五緯為十經（[illegible]）或云九經（[illegible]）樂經既亡而有五經自漢武立五經博士始也邵子定以易書詩春秋為四經猶春夏秋冬皆帝王伯

漢藝文志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故無訓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白虎通云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二說不同

然五經兼五常之道不可分也

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致之漢史文帝時申公韓嬰皆以詩為博士（[illegible]）五經列于學官者唯詩而已景帝以轅固為博士（[illegible]）而餘經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博士儒林傳贊曰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今并詩為五也

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裴頠唐開成中唐玄度後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宗御書（後蜀石經於高祖太宗諱皆缺畫唐之澤深矣）

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按文粹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為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為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書于壁非鑱石也舊史紀云開成二年十月癸卯宰臣判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會要載是年八月覆定石經字體官唐玄度狀今所詳覆多因司業張參五經字為準藝文志參有五經文字三卷玄度有九經字樣一卷文宗時是正訛文乃玄度非參也

皇覽冢墓記曰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愚謂儒以詩禮發冢莊子譏假經以文

姦者爾乃欲發冢以求詩書漢儒之陋至此

歐陽文忠公筆說云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其真偽當考所出

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即象山六經注我之意蓋欲學者於踐履實地用工不但尋行數墨也

虞溥厲學曰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為智不勤教無以為仁愚謂此皆天下名言學者宜書以自儆

文中子言聖人述史三焉書詩春秋三者同出於一陸魯望謂
六籍之中有經有史禮詩易為經書春秋實史耳帝事尚之虞舜書序
之事皆載於書則詩與書一也文中子之言當矣
王微之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見陸農師詩注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所寫
萬卷至於白首南齊沈驎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
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
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後魏裴
漢借異書躬自錄本其勤與編蒲緝柳一也國史藝文志唐
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詔儒臣田敏校九
經鏤本于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音釋令孔維邢昺讎定頒

布
春秋正義云傳咸為七經詩王義之為今按藝文類聚初學記
載傳咸周易毛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詩皆四言而闕其一
鄭康成注二禮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經說皆緯
候也河洛七緯合為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
三十篇七經緯三十六篇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
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
授詩緯推度災汎歷樞含神務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
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春秋緯
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
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又有尚書中候論
語讖在七緯之外按李尋有五經六緯之言蓋起於哀平至
光武篤信之諸儒習為內學隋煬焚其書今唯易緯存焉正義
多引讖緯歐陽公欲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
為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

朱文公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為下愚攷之隋
志王弼易孔安國書至齊梁始列國學故諸儒之說不若詩
禮之詳實

司馬文正公曰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
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
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
謂三傳可束之高閣朱文公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

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
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

宋符瑞志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經四卷春
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矣御覽引是以聖人為巫史也緯
書誣妄而沈約取之無識甚矣

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
而空王之也董仲舒對策云見素王之文賈逵春秋序云立
素王之法鄭玄六藝論云自號素王盧欽公羊序云制素王
之道皆因家語之言而失其義所謂郢書燕說也莊子云玄
聖素王之道蓋指孔子為玄聖後避聖祖名改至聖

漢儒至於慶曆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

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間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為支離曼衍之詞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斯言可以箴談經者之膏肓

西山先生大學衍義後序謂有進蕘言於經幄者嘗以問西山之子仁甫答云講易乾之文言知進退存亡為蕘言以因上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亡魯郊禘泰僭時而禮亡大夫肆夏三家雍徹而樂亡

法言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蓋劉歆七略取法言之語

困學紀聞卷之八

困學紀聞卷之九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天道

三五曆紀天去地九萬里淮南子以為五億萬里春秋元命包陽極於九周天八十一萬里洛書甄曜度一度千九百三十二里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孝經援神契周天七衡六間相去萬九千里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中衡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里關令內傳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萬里東卯西酉亦九千萬里四隅空相去九千萬里天去地四十千萬里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為脉論衡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天去地六萬餘里靈憲曰地至天一億萬六千二百五十里垂天之綱薄地之儀皆千里而差一寸周髀天離地八萬里冬至之日雖在外衡常出極下地上二萬里周禮疏案考靈耀從上臨下八萬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河圖括地象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極廣長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廣雅天圓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度六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間相距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月令正義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圜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二十八宿周廻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為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是地去天之數也安定胡先生云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此天形也一晝一夜之間凡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謂之一息一息之間天

行八十餘里人之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是故一晝一夜而天行九十餘萬里致堂胡氏謂天雖對地而名未易以智識窺非地有方所可議之比也

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尸子云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高誘注牽牛斗首日月五星之所從始故謂之星紀）

楊倞注荀子云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其說本於張湛列子注謂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

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又曰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道書謂風澤洞虛金剛乘天佛書謂地輪依水輪水輪依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風澤洞虛者風為風輪所謂大氣舉之也澤為水輪所謂浮天載地也金剛乘天者道家謂之剛風岐伯謂之大氣葛稚川云自地而上四千里之外其氣剛勁者是也張湛解列子湯問曰太虛無窮天地有限朱文公曰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則風輪依虛空可見矣

三禮義宗天有四和崐崘之四方其氣和暖謂之和天道左轉一日一夜轉過一度日月左行於天而轉一日一夜帀於四和愚按周髀云天地四極四和注謂四和者謂之極子午卯酉得東西南北之中義宗之說本此

白虎通曰日月徑千里徐整長曆曰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小星三十晉劉智正天論謂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

星衆日月數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未詳其說

月令正義引前漢律歷志二十八宿之度不載四分度之一愚謂天度列為二十八宿唯斗有餘分續漢志斗二十六（四分一）晉志斗二十六（分四百五十五）皆有餘分唐一行謂太初歷今赤道星度其遺法也續漢志黃道度與前志不同賈逵論云五紀論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今史官一以赤道為度不與日月行同而沈存中謂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為法唯黃道度有不全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等蔡伯靜亦謂曆家欲求日月交會故以赤道為起算之法月令正義引赤道度其以是歟（[illegible]）

日右轉星左轉約八十年差一度漢文帝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見李肇國史補裴胄問董生云正觀三年己丑冬至日在斗十二度每六十年餘差一度此李淳風之說也漢太初元年丁丑冬至日在斗二十度至慶曆甲申崇天曆冬至日在斗五度八十四分每八十五年退一度又每者年一不差分見武經總要歲差之說不同賈逵云古曆冬至日在建星即今斗星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何承天云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太初曆冬至在牽牛初四分景初曆在斗二十一祖沖之云漢初用秦曆冬至日在牛六度太初曆日在牛初四分法日在斗二十二晉姜岌以月蝕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沈存中云顓帝曆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堯典日短星昴今日短星東壁

四

信都芳曰渾天覆觀以靈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為法劉智謂黃帝為蓋天顓頊造渾儀春秋文曜鉤謂帝堯時羲和立渾儀而前朝韓顯符渾儀法要序以為伏羲立渾儀未詳所出

後漢天文志黃帝始受河圖鬬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鬬苞似是人名氏當攷

刻之長短由日出之蚤晚景之長短由日行之南北蓋出於此方氏擔

觀象賦後魏張淵撰觀鏡後初學記云宋張鏡非也

大象賦唐志謂黃冠子李播撰李台集解播淳風之父也今本題楊炯撰畢懷亮注館閣書目題張衡撰李淳風注薛士龍書其後曰專本但載星皆旁覽不及隋書時君能致之蘭臺坐臥渾儀之下其所論者何止此耶愚觀賦之末曰有少微之養寂無進賢之見譽耻附耳以求達方卷舌以幽居則為李播撰無疑矣播仕隋高祖時棄官為道士時未有隋志非旁覽不及也張衡者靈憲楊炯作渾天賦後人因以此賦附之非也

步天歌唐志謂王希明丹元子今本司天右拾遺內供奉王希明撰崙今未注二十八舍歌三垣頌五行吟總為一卷鄭漁仲曰隋有丹元子隱者之流也不知名氏作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見象王希明纂漢晉志釋之然則王希明丹元子蓋二人也

五

沈約宋志五星聚者有三周將伐殷聚房齊桓將霸聚箕漢高入秦聚東井周漢以王齊以霸豈陵許氏謂恆星不見星隕如雨齊桓之祥也沙鹿崩晉文之祥也桓將興而天文應文欲作而地理決王道之革也

後漢永建初李郃上書曰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齕畢大星占有兵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為何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殺君如史所言攷天氏文家志書主按太史公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趙尹皋又謂皋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尹史即尹皋也其占驗僅見於此趙世家不載

據黃岡萬氏刊集證本對補

星家有甘石巫咸三家太史公謂殷商巫咸敘之書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又曰在太戊巫咸乂王家孔安國云巫氏也馬融謂殷之巫也鄭康成謂巫官孔穎達云咸與父子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言巫氏是也後漢天文志乃云高則爲巫咸當以書爲正史記不言巫咸[illegible]山上有巫咸[illegible]漢書巫咸山在[illegible]又巫咸以傳術壽考之嘗此又一巫咸也

莊子云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古賦有云傅說中閶之祠注云傳說一星在尾北後河中蓋後宮女巫也所爲商良相豈爲後宮女巫祈子而禱祠哉此天官之難明者也

春秋繁露云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君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故爲天者務剛其氣爲君者務堅其政丁鴻日食封事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其言出於此

光祐末日食不盡如鉤元符末日食正陽之朔此皆有陰氣見于擾象志壹之動氣也

元祐七年三月望月食既王嶽叟言漢曆志月食之既若舉二十三食而復既按元豐八年八月望食之既今未及二十三食而復既則是不當既而既也愚謂月食之既猶儆戒如此況日食乎

醫書素問之中亦嘗有九星之言王冰注云上古世質人淳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標星藏曜故星之見者七焉九星謂天蓬天內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蓋從標而爲始所謂九星者此是也楚辭劉向九歎云訊九魁音斛與六神注九魁謂北斗九星也補註謂北斗七星輔一星在第六星旁又招搖一星在北斗杓端北斗經跡云不止於七而全於九加輔弼二星故也與素問注不同曲禮招搖在上注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義引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搖光則招搖也淮南時則訓注招搖斗建也楚辭補注以招搖在七星之外恐誤按晉書長曆曰北斗七星間相去九千里皆在日月下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

王秉甫云雲陰中之陽風陽中之陰朱文公云緯星陰中之陽經星陽中之陰按素問天元紀大論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

顏之推歸心篇[illegible]星說[illegible]故名乎天問之[illegible]天問不若

莊子天運之[illegible]天問見太平御覽

[illegible]然

[illegible]伯也

龍城録月落參横之語容齋隨筆辨其誤然古樂府善哉行云月沒參横北斗闌干親友在門忘寢與飡龍城録語本此而未嘗考參星見之時也

天經紹興三十年王及甫上朱文公謂頗集古今言天者極為該備

星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於午中於未堯典舉四時之正以午為中月令舉十二時之中以未為中 以火星論之以午為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以未為中故月令言季夏昏火中至中為準故詩曰七月流火以辰為見以戌為伏故傳曰火見於辰火伏而蟄者畢諸星亦然詩定之方中亦以十月中於未也朱子曰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五百年一

後魏天象志曰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志薄蝕慧孛之比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分為二志故陸機云學者所疑

凡星皆出辰沒戌故五星為五辰十二舍亦為十二辰

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舉之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 月令正義

二十八宿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 詩正義

月令凡二儺一以季春一以仲秋鄭康成謂陰氣右行季春之中日行歷昴陽氣左行仲秋之月宿直昴畢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於是索室毆疫以逐之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然則民之疾係乎日星之行度古者聖君執圖於上賢相燮理於下是為天地之良醫皇建有極五福錫民莫不壽考且寧儺所以存愛民之意而已

唐[illegible]志測景在浚儀岳臺按宋次道東京記宣德門前天街西第一岳臺坊今祥符縣西九里有岳臺圖經云昔魏主遊事霍山神築此臺禱於其上因以為名

曆數

太初曆以前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孟康注此為甲寅之歲大事記解題按通鑑目錄皇極經世太初元年歲次丁丑當考愚按大衍

曆議云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秦顓頊曆元起乙卯漢太初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閼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 其說可以補曆闕之遺

太衍曆議曰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曆庚申元後百十四歲緯所載壬子冬至則其遺術也按漢志魯釐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曆以為壬子隋志春秋緯命曆序云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然則緯與殷曆同故劉洪曰甲寅曆於孔子時效即命曆序所謂孔子脩春秋用殷曆也晉志姜岌曰考其交會不與殷曆相應春秋分記

曰周正皆建子也今推之曆法積之氣候驗之日食則春秋隱桓之正皆建丑莊閔僖文宣之正建子及丑者相半至成襄昭定哀之正而後建子間亦有建亥者非一代正朔自異尚也曆亂而不之正也

曆有小曆有大曆唐曹士蔿為七曜符天曆一云合元萬分曆本天竺曆法以顯慶五年庚申為曆元雨水為歲首世謂之小曆行于民間石晉調元曆用之後周王朴校定大曆削去符天之學為欽天曆

劉歆曰歷動而右移律動而左轉

劉洪曰曆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李文簡以為至論

蓂莢謂之歷草田俅子曰堯為天子蓂莢生於庭為帝成歷而大戴明堂篇謂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唐韓賦有朱草合朔）古有玄梧桐不生則九州異注謂一葉為一月有閏十三葉（予圖閏月表用梧桐之葉十三）

納甲之法朱文公謂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参同契借以寓行持進退之候虞翻云日月垂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晦夕朔旦坎象水流戊日中離象火就己虞與魏伯陽皆會稽人其傳蓋有所自漢上朱氏云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坎納戊離納己艮納丙兌納丁庚戊丙三者得於乾辛己丁三者得於坤始於甲乙終於壬癸而天地五十五數具焉又有九天九地之數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自甲至壬其數九故曰九天自乙至癸其數九故曰九地

者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

五運六氣一歲五行主運各七十二日少陰君火太陰濕土少陽相火陽明燥金太陽寒水厥陰風木而火獨有二天以六為節故氣以六朞為一備地以五為制故運以五歲為一周左氏載醫和之言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即素問五六之數易洪範月令其致一也楊退修謂五運六氣通之者唯王冰然遷變行度莫知其始終次序程子曰氣運之說堯舜時十日一雨五日一風始用得

朱文公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又謂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龍與牛為合而他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雞為鳥屬而反居西又舛之甚者韓文考異毛穎傳封卯地謂十二物未見所從來愚按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午為馬之證也季冬出土牛丑為牛之證也蔡邕月令論云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月令正義云雞為木羊為火牛為土犬為金豕為水但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為馬酉為雞不可一定也十二物見論衡物勢篇說文亦謂巳為蛇象形

白帝堯元年甲辰至宋德祐丙子凡三千六百三十三年帝堯

而上六閼逢無紀致堂云有書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矣廣雅自闢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蓋荒誕之說劉道原疑年譜謂大庭至無懷氏無年而有總數堯舜之年衆說不同三統歷次夏商西周與汲冢紀年及商歷差異況闢闢之初乎王質景文云渾淪以前其略見於釋氏之長含經開闢以後其詳見於邵氏之皇極經世

以十一星行曆推人命貴賤始於唐貞元初都利術士李彌乾

書緯本竹書程子謂三命是律五星是曆兒氏謂冷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五星之術其來尚矣

定之方中公劉之詩擇地之法也我辰安在論命之說也傳云不利子商則見姓之有五音詩吉日維戊庚午則見支干之有吉凶

五代史馬重績傳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改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司天臺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為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為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四刻十分為正前十分四刻為正後二十分中心為時正上古以來皆依此法歐陽公作史於六十分之上闕八刻二字不若會要之明白

數術記遺云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捎閼與四維睚眦法藝經曰捎閼者周公作先布本位以十二時相從徐援稱捎閼是奇兩之術御覽引藝經作悄閼三不能比兩者孔子所造布十干於其方戊己在西南四維東萊子所造布十二時四維

桓譚新論曰老子謂之玄楊子謂之太玄石林謂太玄皆老子緒餘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之為九故九而九之為八十一章太玄以一玄為三方自是為九而積之為八十一首（金樓子曰揚雄有太玄經）

潛虛心學也以元為首心法也人心其神乎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溫公之學子雲之學也先天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豈惟先天哉連山始艮終而始也歸藏先坤闔而闢也易之乾太極之動也玄之中一陽之初也皆心之體一心正而萬事正謹始之義在其中矣邵子曰玄其見天地之心乎愚於虛亦云虛之元即乾坤之元即春秋之元一心法之妙也張文饒衍義以養氣釋元似未盡本旨

管子幼官篇冬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注云陰陽之數日辰之名體州於閏十一月用中榆立閏益出於此

國史志云曆為算本治曆之善積算遠其驗難而差遲治曆之不善積算近其驗易而差亦速

曆元始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豳詩於十月曰為改歲周以十一月為正蓋本此（曰為改歲用周正何以卒歲乃夏正）

困學紀聞卷之九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地理

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即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

鹽鐵論大夫曰鄒子推終始之運謂中國天下八十分之一名赤縣神州而分為九州絶陵陸不通乃為一州有大瀛海圜其外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故秦欲達九州方瀛海朝萬國文學曰鄒衍怪說熒惑諸侯秦欲達瀛海而失其州縣愚謂秦皇窮兵胡粵流毒天下鄒衍迂誕之說實啓之異端之害如此

管子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此即漢志所謂繫水土之風氣也杜牧亦云山東之地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

太史公班孟堅謂禹釃二渠以引其河一貝丘一漯川李垂導河書曰東為漯川者乃今泉源赤河北出貝丘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蓋獨漯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鼂補之河議曰二渠於禹貢無見禹時河入海蓋在碣石地理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計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而河入勃海蓋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時河入勃海何哉

蔡氏禹貢傳曰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此以唐之州縣言若本朝輿地當云今熙州渭源堡又曰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按九域志建隆三年秦州置大潭縣熙寧七年以大潭隸岷州今為西和州當云今西和州大潭縣朱文公詩傳曰秦德公徙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按輿地廣記鳳翔府天興縣故雍縣秦德公所都也興平乃章邯為雍王所都之廢丘也當云雍今鳳翔府天興縣

呂氏春秋禹南至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此屈子遠遊所謂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於九陽

朱文公謂漢之潯陽縣在江北今之江州非古九江地其說明矣然漢柴桑縣屬豫章郡而今以豫章郡為九江柴桑縣為九江亭則九江之名其誤久矣以九江為洞庭本於水經而胡晁曾氏因之

國語注姑蔑今大湖當作大末甬句東今句章東海口外州當作夾口蓋傳寫之誤 [illegible]

戰國策田單為棧道木閣迎齊王與后於城陽山中非但蜀有棧閣也

楚北有甘魚之口鮑氏注疑為濟陰高魚非也左氏昭十三年傳次于魚陂注云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

大事記解題沈黎郡汶山郡地理志不載按輿地廣記漢武帝置郡既而罷之愚按黃霸傳入穀沈黎郡後漢莋都夷傳武帝所開以為莋都縣元鼎六年以為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冉駹夷傳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至地節三年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宣帝地節三年十二月省文山郡并蜀

荀卿為蘭陵令縣在漢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誠齋延陵懷古有蘭陵令一章蓋誤以南蘭陵為楚之蘭陵也古和一字亦誤

文中子父曰銅川府君[illegible]阮氏注上黨有銅鞮縣龔氏注隋初置銅川縣令忻州秀容是愚攷隋地理志定襄郡秀容縣開皇初置新興郡銅川縣十八年置忻州龔注是也

中說同州府君龔氏本作司州注云宋武置司州於虎牢西魏始改華州為同

子夏居西河在汾州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

漢地理志言風俗多取太史公貨殖傳然太史公語尤奇峻可以參觀

地理志禹貢桐柏大復山在平氏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禹貢集解云淮陵晉猶存不知何代廢省今其地當在楚州界愚攷宋州郡志淮陵郡本淮陵縣[illegible]輿地廣記泗州招信縣本淮陵縣漢屬臨淮郡宋曰睢陵置濟陰郡今按漢晉有淮陵睢陵二縣宋濟陰郡有睢陵縣而淮陵郡無淮陵縣蓋宋之睢陵即漢之淮陵也[illegible]寰宇記古淮陵城在招信縣西北二十五里然則禹貢解以淮陵在楚州非也

志謂齊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臨淄有服官說苑墨子曰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夸侈之俗孟自景公始

琅邪郡靈門縣壺山浯水所出語元次山名浯溪亦有所本非自造此字也

溝洫志史起引漳水溉鄴出呂氏春秋先識覽以賢令為聖令舄鹵為斥鹵

史記貨殖傳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正義云地理志宛西通武關而無鄖關鄖當為旬旬水上有關在金州旬陽縣愚按漢志漢中郡長利縣有鄖關長利今商州上津縣武關在商洛縣正義失之

右公事穢濁而商不與晉拜戎不暇而周不知封建之效也唐以幽鎮扞契丹及幽鎮亡而契丹之患始熾方鎮之效也郡縣削弱則夷狄之禍烈矣

九域志瀘州有漢武臺唐太宗紀正觀十九年伐高麗班師次
漢武臺刻石紀功臺餘基三成燕齊之士爲漢武求仙之處
李太白蜀道難云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
不與秦塞通人煙其說本楊雄蜀記愚謂岷嶓載于禹貢庸
蜀見于牧誓非至秦始通也
水經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
百五十二通典謂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
不詳撰者名氏不知何代之書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壽良
縣光武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則狄縣安帝更名荷水過湖陸
則湖陵縣章帝更名汾水過永安則彘縣順帝更名故知順
帝以後纂序也愚按經云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諸

葛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
康五年也然則非後漢人所撰隋志云郭璞注而不著撰人
舊唐志云郭璞撰愚謂所載及魏晉疑出於璞也新唐志始
以爲桑欽而又云一作郭璞撰蓋疑之也經云河水又北薄
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也乃後魏所置其酈氏附益歟按
前漢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
謂欽成帝時人意者欽爲此書而後人附益如山海經禹益
所記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有豫章朱
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
張仲孝友蒼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兼天下皆非本文顏之
推嘗論之矣通典又謂景純注解疎略多迂怪今郭注不傳

三輔黃圖所載靈金內府及天祿閣青藜杖皆王嘉拾遺記譎
誕之說程泰之謂黃圖蓋唐人增續成之（水經注引黃圖今本所無）
殷芸小說云諸葛武侯躬耕於南陽南陽是襄陽墟名非南陽
郡也
素問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
漢東良碑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集古錄跋謂九龍殿名惟
見於此愚按張平子東京賦曰九龍之內寔曰嘉德注九龍
本周時殿名門上有三銅柱柱有三龍相糾繞故曰九龍嘉
德殿在九龍門內非但見於此碑也
武后在洛陽不歸長安此通鑑所載也張柬之等舉兵至后所
寢長生殿又遷后於上陽宮皆在洛陽程泰之雍錄乃謂長

安宮殿誤矣
馮衍賦云皋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未詳所出水經注
引墨子曰舜漁濩澤今墨子尚賢篇曰舜漁雷澤竟得之服
澤之陽服字疑即濩字
漢王嘉傳爲南陵丞顏注南陵縣名屬宣城按漢無宣城郡南
陵縣（宣城晉置丹陽郡屬）南陵屬京兆文帝七年置顏注不攷地理志
何邪
禹貢冀州治梁及岐先儒皆以爲雍州之山晁氏謂冀州之呂
梁狐岐山也蔡氏集傳從之（朱文公曰呂梁山蓋權不甚明）
賈誼書曰所爲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
武關在商州商洛以限南諸侯函谷在陝州靈寶以限北諸

侯臨晉在同州朝邑以限東諸侯
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云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其詞奇麗超絕翰墨哇遐可以諷誦明遠妹令暉有文才能詩見鍾嶸詩品大雷在舒州望江縣水經注所謂大雷口也晉有大雷戍陳置大雷郡庾亮報溫嶠書無過雷池一步縣南五池謂之雷池東入于江為大雷口元和郡縣志云
余仕于吳郡嘗見長洲宰其圖扁曰茂苑蓋取諸吳都賦余曰長洲非此地也問其故余曰吳王濞都廣陵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故枚乘說吳王云長洲之苑服虔以為吳苑韋昭以為長洲在吳東蓋謂廣陵之吳也曰它有所據乎曰隋虞綽撰長洲玉鏡

蓋煬帝在江都所作也長洲之名縣始於唐武后時元和郡縣志苑在長洲縣西南七十里未足據也當從郡國志
殺胡林在欒城縣初屬趙州後屬真定府紀異錄云林內射殺胡因以名之據通典云唐天后時蘇突厥羣胡死於此故以名之
隋牛知封奇章公僧孺其後也奇章巴州之縣梁普通六年置取縣東八里奇章山為名隋唐志通典九域志輿地廣記皆云其章誤也續通典作奇章
諸子
漢志曾子十八篇今世所傳視漢亡八篇矣十篇見於大戴禮晁迂云世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朱文公云所記雖或甚疏亦必切於日用躬行之實

太史公序曆書曰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曆更相治間不容飄忽出曾子天圓章曾子云其間不容髮
通鑑載子思言苟變於衛侯在安王三十五年大事記云去孔子沒百有三年子思遂事孔子未必至是時尚存薛常州亦云子思之年毋乃過於壽考乎
家語荀子謂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韓詩外傳說苑皆云觀於周廟有欹器焉晉杜預傳云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當以周廟為是
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按漢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

六篇蔡邕銘論黃帝有巾机之法皇覽撰集於魏文帝時漢七略之書猶存金人銘蓋六篇之一也
胡文定銘龜山楊公曰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韓詩外傳云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孔子下步姑布子卿曰贏乎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曰丘何敢乎子貢曰何足辭也子曰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槨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為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文定蓋用此以比二程
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

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為正

荀卿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陳仲子猶可議直哉史魚以為盜名可乎非十二子史鰌與子思孟軻皆在焉豈有法仲尼而非三子者乎

楚辭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曰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潐潐受人之掝掝者哉荀卿適楚在屈原後豈用楚辭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

荀子曰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獨不知李斯韓非乎

成相曰禹傳土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皐陶横革直成為輔注云横革直成未聞韓侍郎云此論益皐陶之功横而不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愚嘗考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真窺横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陶即皐陶也化益即伯益也真窺即直成也字與直相類横革即橫革也皆禹輔佐之名之文未詳世本化益作井宋衷云伯益

王霸篇睪牢天下而制之馬融傳注作皐牢猶牢籠也

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揚倞注云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此莊子所謂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荀子曰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阿房宫賦之語本此

勸學篇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聖心循焉作備焉玉在山而木潤作草木潤君子如嚮矣作如響矣賦篇請占之五泰作五帝蓋本未必是逮本未必非餘不勝紀今監本乃虞與政台州作鄒字舊

本有帝為五帝當據改五泰王文五
泰五帝也據本改為五帝而刪去文五

河間獻王之言惟見於說苑謂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又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又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illegible]日之光[illegible]之明也可以免[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天知

惟[illegible]以[illegible]又曰[illegible]子[illegible]知[illegible]

足知[illegible]夫[illegible]行[illegible]人[illegible]所以安也[illegible]五福

以富為始子[illegible]改[illegible]曰富之[illegible]富乃教之此[illegible]國之

本也司馬公為獻王贊謂[illegible]其[illegible]其志帝王之[illegible]還其

必賢於文景遠矣

未言序舊在卷後司馬公集注始寘之篇首詩書之序亦然

老泉太玄論曰疑而問問而辯問辯之道也揚雄之座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東坡亦謂太玄法言朔蟲而竅其音節謂之經可乎

法言末篇稱漢公斯言之玷過於褒新矣司馬公雖曲為之辯
然不能滌莽大夫之羞也
五兩之綸半通之銅注云半通闕今按仲長統昌言曰身無半通青綸之命注十二州志曰
有秩嗇夫得假半章印半通半章也
美靈根閉朋牖太玄之心學也
中說前述云隋文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篇
按唐會要武德元年五月改隋大興殿為太極殿隋無此名
詩失於齊魯當從龔氏本云論失於齊魯謂論語也上文已言
齊韓毛鄭詩之末也不當重出
封禪秦漢之侈心此河汾篤論也房魏學于河汾而議封禪之
禮不以為非安在其為守師說乎宋有許懋而唐無人焉曾
謂房魏不如懋乎
龔氏注中說引古語云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思按楚
辭橘頌云閉心自謹然不過失兮王逸注閉心捐欲也
中說於文取陸機於史取陳壽自魏晉而下言之也
記註興而史道誣矣註當作注記注謂虞晉以後起居注之類
虛美隱惡史無直筆故曰誣阮逸謂若裴松之注三國志恐
非
張玄素聞禮注云史傳未見玄素篇刑人唐書有傳注以為未
見非也
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含諸此叔恬之言也□說之若雅稱若文然治
家無法佳兵不已而傳而孫亂去其衆民懷之也

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龔氏本云子遊黃頰之谷
遂至白牛之溪注云王績嘗題詩黃頰山壁思按覆茶者傳
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當從龔本
仲長子光中說稱之王無功為傳云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
以自喻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又為孫文玄明道若昧進道
若退烏飛知還龍亢靡悔藏用以密養正以蒙不見其始孰
知其終
無功答馮子華書曰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有道無位
作汾亭之操蓋孔氏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謂曲盡
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品相得又曰吾往見薛
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
鬱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常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
登太行俯滄溟高深極矣
李百藥曰分四聲八病按詩苑類格沈約曰詩病有八平頭上
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
通
杜淹文中子世家二子長福郊少福畤龔氏本載前述長子福
畤劉禹錫撰王質碑云文中子生福祚福祚生勉勉生怡怡
生潛潛質皆之李子為諫議大夫給事中終宣歙觀察使唐書
有傳福畤之子見於文藝傳者勔勮助劼勸
龔氏云文中子福郊福畤疑即福郊也書此以補世家之闕
王無功遊北山賦序云余周人也本家于祁永嘉之際扈遷江

左地實儒素人多高烈穆公銜建元之亟歸于洛陽同州悲
永安之事退居河曲始則晉陽之開國終乃安康之受田其
賦云白牛溪裏岡巒四峙信茲山之奥域昔吾兄之所止許
由避地張超成市察俗刪詩依經正史組帶青衿鏘鏘儗儗
階庭禮樂生徒杞梓山似尼丘泉疑洙泗又注云此溪之集
門人常以百數河南董恒南陽程元中山賈瓊河南薛收太
山姚義太原温彥博京兆杜淹等十餘人稱爲俊穎而姚義
慷慨同儕方之仲由薛收以理達方莊周門人多至公輔而
文中之道未行然無功不及房杜魏何哉鄭毅夫論中説之
妄謂李德林卒於開皇十二年通時年八九歲未有門人而
有德林請見歸而有憂色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沾襟關子

明太和中見魏孝文如存于開皇間亦一百二三十歲矣而
有問禮於子明是二者其妄不疑晁氏讀書志謂薛道衡仁
壽二年出襄州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其書有内史薛公見
子於長安用此推之則以房杜爲門人抑又可知也

世説其言清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説其言闊以實有天下
將治之象

張巨山讀管子曰讀心術白心内業諸篇知其功業之所本然
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書多古字如況作兄釋作澤此
類甚衆乃忽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
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
謂乃忽謂管仲爲兄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爲澤恩之命甚陋
不可徧舉愚謂管子乃尹知章注今本云房玄齡非也

地員篇云管仲之正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瀆田悉徙五種
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撲山地之實數）手實之名始見於
此呂惠卿因以行手實之法蘇文忠論管仲之無後利不可
與民爭也蓋有激云

傅子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古史
謂多申韓之言以智欺其民以術傾鄰國有不貲之寶石璧
菁茅之謀使管仲信然何以霸哉

管仲曰決獄折中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理呂氏春秋云臣
不若弦章按説苑弦章在景公時當以管子爲正

黄帝六相一曰蚩尤通鑑外紀改爲風后

弟子職漢志附于孝經朱子謂疑是作内政時士之子常爲士
因作此以教之

晁景迂云王弼注老子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
處之非老子之言不知常善故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
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傅奕能辨之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
司馬公謂不遠而復不離於德可以修身朱文公謂能嗇則
不遠而復重積德者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
（王弼注本作早服而注早服常也亦當爲復）
方伯謩文公高第也其言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者生於衰周
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爲申韓慘刻原於道德亦過矣又曰

釋氏固異也至於立志堅決吾亦有取焉似與師說背馳
生之徒十有三韓非解老云四肢與九竅
首章以有無字下斷句自王介甫始朱文公謂名可名有名無名當一義常無欲見謂無欲
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有天下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
湯武之征伐非利天下也無利天下之心而與天下同其利
然後可以得天下
谷神一章養生者宗焉春秋繁露謂養生之大者在愛氣閑欲
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
陵固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內充董子亦有得於此
文子者老子弟子也序曰不曰計鈃姓平名鈃字文子其書稱平王問道與孔子同時又云范蠡師之去平王之時遠矣序謂周平王時人非也其言曰玉在山而草木潤珠

生淵而岸不枯荀子取之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汲黯取之
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明德后取之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
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
滅魏相取之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董仲舒取之孔子無
黔突墨子無暖席班固杜甫韓愈取之心欲小志欲大智欲
圓行欲方孫思邈取之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
陸抗取之欲治之主不世出王吉取之寸而度之至丈必差
銖而解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枚乘取之山有猛
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
千里鄭昌取之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
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班固刑法志取之人之將疾必先厭
魚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越絕劉子取之亂大
之經廢伏雞之將雜何休注公羊取之文曰士有一定之論
女有不易之行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狡
兎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皆見此書其見於列莊淮
南子者不可縷數

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汲長孺
學黃老言故用文子之語顏注云積薪之言出曾子當攷

戰國策云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
十而盡相靡也孔叢子云老萊子謂子思曰子不見夫齒乎
雖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漢藝文志老萊子與孔子

同時當從國策

壺丘子林列子之師也呂氏春秋云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
與其弟子坐必以年然則與子產同時

列子以仕衛為嫁於衛從一而終之死靡它是之謂正

列子言西方之聖人西極之化人佛已聞於中國矣

狐父之漁史記正義括地志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東南三十
里

東坡欲去莊子盜跖漁父篇而邵子觀物外篇謂盜跖言事之
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強者雖
聖人亦不可強

五峰云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取其大略不為無益若篤

行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論則其中無真實妙義不可推而
行也愚謂此讀莊子之法（伊川一生不曾看莊列）
韓詩外傳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不審主
君所讀何書也與莊子同而小異（輪扁古今人表作輪邊）
大宗師曰道可傳而不可受屈子遠遊曰道可受兮不可傳敢
問其所以異曰莊子所謂傳傳以心也屈子所謂受受以心
也目擊而存不言而諭耳受而口傳之離道遠矣
朱文公謂庚桑楚一篇皆是禪
天運篇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
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云云孔子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人用
意如飛鴻者吾走狗而逐之用意如井魚者吾為鉤繳以投
之吾今見龍云云余口張不能嗋舌出不能縮又何規哉與
今本異
初寮謂莊子之言風其辭若與風俱鳴於衆竅掩卷而坐猶覺
翏翏之逼耳
齊物論女以妄聽之奚（張文潛銘商瑞曰豈物則奚句法本此）
飾小說以干縣令跡大縣高也謂求高名令聞（自莊上程文用此犯聖祖名）
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列子釋文公孫龍字子秉
（秉即公孫龍也）
魯雞固能矣注云大雞也今蜀雞爾雅雞大者蜀韓文公守戒
曰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是以蜀雞為小也未詳
荊公曰古之善事親者非事其親之謂也事其心而已矣事其
心出人間世
呂吉甫曰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蓋孔氏與
老氏同生於衰周莊子與孟子俱遊於梁惠其書之言未嘗
相及以此而已
以恬養知者主靜而識益明以知養恬者致知而本益固
向秀注莊子而郭象竊之郗紹作晉中興書而何法盛竊之二
事相類
支離疏鼓筴播精文選注作播精
郭象注曰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

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李太白云草不謝榮於
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其語本此注文曰世有假寐而夢經
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邯鄲枕南柯
守之說皆原此意幽求子曰當其夢時視山念木或宅在舟
得因舟念水因水念魚東坡夢齋銘意出於此
莊子稱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則滑釐墨者也）史記儒林
傳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
為王者師豈滑釐逃儒而入於墨亦若吳起之言兵歟（[illegible]）
（[illegible]）
庖丁解牛行其所無事也管子云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
莫鐵則刃游間也賈誼疏云解十二牛胡子知言云一日全

牛萬條關橫緣詩語也

王坦之著廢莊論而其論多用莊語胡文定春秋綱領有取於莊子之言其可廢乎

豫且事有二說苑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張平子東京賦所謂白龍魚服見困豫且者也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曰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莊子所謂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者也

郭象注云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韓文公聽穎師琴詩無以冰炭置我腸本於此

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是非毀譽一付於物而我無與焉則物論齊矣邵子詩謂齊物到頭爭恐誤張文潛曰莊周患夫彼是之無窮而物論之不齊也而託之於天籟其言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此言自以為至矣而周固自未離夫萬之一也曷足以為是非之定哉雖然如周者亦略稅駕矣

莊子逸篇

陸德明序錄曰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私技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閼弈意脩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二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唯子玄所注特會莊生之旨（北齊杜弼注莊子惠施篇今無此篇亦逸篇也）

閼弈之隸與殷翼之孫遏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司馬彪曰元天山名）

游鳧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蔥以通五藏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鬼黔首不知以為魅祟也

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

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

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

空閱（門作）來風桐乳致巢（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以其能若其性者（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

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曰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

庚市子肩之毀玉也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其

次子貢爲智曾子爲孝顏回爲仁子路爲武老子歎曰吾聞
南方有鳥名爲鳳凰之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
上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爲實天又爲
生離珠一人三頭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
左賢

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而舜師之

屬者不食不義之食不飲不義之水

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踞竈觚也）

羊溝之雞三歲爲株相若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數以勝人者
以狸膏塗其頭（羊溝雞名也株雞長狸也）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爲見鳳凰而徒

紀聞卷十　二十一

遭燕雀耳坐者俱笑

豫樟初生可拔而絕

鵠上高城之垝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
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鵠起

金鐵蒙以大緤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

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
口窮踦其鼻空大其服悖其睫流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

鹿與而牛舍

青鵲愛子忘親（司馬彪曰鵲鳥專愛其子而亡其母也）

孝氏之牛夜亡而遇夔止而問焉我有四足動而不善子一足
而超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於子矣

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更者行道未半
而以其尊顛也（一云尊）

已年而得牛新衍而得頭

羌人死燔而揚其灰

子張見魯哀公不禮士也託僕夫而去曰吾聞君好士故不遠
千里而見君之禮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室彫文盡寫
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
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
龍也今君非不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疢脈逆作則爲癰疿陽見獨上則爲癲病

以十鈞射若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若見鶴而不見鷃以五

紀聞卷十　二十二

鈞射若見鷃而不見雀

亟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illegible]）

趙簡子出田鄭龍爲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使無驚吾
馬三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昔吾先君伐衛免曹
退爲踐土之盟不戮一人吾今一朝田而曰必爲我殺人是
虎狼殺人故拜枚之簡子揪焉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若可無
從乎還車輟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

梁君出獵見白鴈羣梁君下車彀弩（一作）欲射之道有行者
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其心
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
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illegible]）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

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為有德於天而惠施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人獵皆得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一作肉）學而不行命之曰輾橐（輾橐者也一作撣）

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為傷壽故不食之

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轂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塽埒勤石凡千八百餘處

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規二旬而葉成（鷂為鸇鸇為布穀布穀為鷂此物變也）

盧敖見若士深目鳶肩

禮若亢鋸之柄（亢舉也杌所斷截總舉鋸之柄以斷物也）

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馬千駟今毋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弃之已母曰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紝必有淫泆之行好學為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漢七略所錄若存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今皆亡傳莊子逸篇十有九淮南鴻烈多嚴其語唐世司馬彪注猶存後漢書文選世說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間見之

斷圭碎璧亦足為篋櫝之珍博識君子或有取焉

太平御覽引蘇子曰蘭以芳自燒膏以明自鑠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蘇秦能為此言而不能保其身漢書龔老父之言本於此（文子引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

尸子曰孝己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也又曰蒲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漢書稱孝己莊子稱蒲衣子其事見此（太子晉事見周書）

鄒陽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尸子謂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尸子曰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雷澤也旱則為耕者鑿瀆儉則為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文心雕龍舜之祠田云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謂之祠田豈亡有所據乎

程子見家語子華子見莊子近有子華子之書謂程本字子華即孔子傾蓋而語者後序謂鬼谷子之師水心銘翠仲至所謂程子即此書也朱文公謂詞艱而理淺近世巧於模擬者所為決非先秦古書

韓子內儲說謂州向說萇弘按左傳哀三年周人殺萇弘叔向之沒久矣

韓子曰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以商鞅之法為殷法又託于仲尼法家侮聖言至此

五蠹曰周去秦為從朞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
於從衛亡於衡也按史記赧王倍秦與諸侯約從衛為衡之
事未詳
説疑曰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
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崇侯優施事
甚著古今人表桀時有雅侈餘皆闕呂氏春秋云夏桀染於
羊辛岐踵戎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
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古今人
表桀時有于莘榮夷終即榮夷公虢公鼓即虢石父[illegible]
樹蚜辛

韓子曰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愚按史記商君傳不

言燔詩書蓋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焚之無異也
又云吳起教楚悼王損不急之枝官注謂非要急若樹之枝也
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為攻者亦損其閑冗宋景文詩何言漢
樸學正似楚枝官（枝官二字前未有用者）
又云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
之法息愚謂堅白公孫龍之言也無厚鄧析之言也
漁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賁諸呂太史西漢手筆曰
利之所激深宮之女皆儀秦也文法本此
封豬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後魏崔浩謂王猛之經國苻堅
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
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筆墨畦逕皆有自來

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劉夢得用此
語（恃字作待）
鉏麑之貴金辟西門豹之納璽戰國之時官邪賂章毀譽決於
左右之口於此可見若阿即墨之斷者幾何人哉[illegible]
（皆受秦間金魏信陵之以數 亦以萬金為間三國遂[illegible]）
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此名言也鄭長者之
書見漢藝文志
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斯言不可以韓非廢
韓子謂趙襄子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仲尼聞之曰善賞
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事在孔子後孔
甘已辨其妄然傳記若此者衆説苑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

士有道乎甯子曰楚平王有士曰楚傒胥丘負客出亡之晉
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城濮在楚成王時以為平王謬矣
[illegible]又曰晉平公好樂多賦斂治城郭有刑犯者見門大夫
以樂見平公內之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又曰石乞侍坐
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又曰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
荊仲尼聞之使人往視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上
書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按犯建子推息
四人事蹟皆在前劉子政博極群書何述紀之誤也新序楚
共王逐申侯晉文公遇樂武子葉公諸梁問樂王鮒皆不同
時
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遂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戰國策云延

陵王誤也鮑氏改王為君亦未之攷
韓子云吳起欲攻秦小亭置一石赤菽東門外令人能徙此於西門外者賜之上田宅人爭徙之乃下令曰明日攻秦能先登者仕之大夫賜之上田宅於是攻之一朝而拔呂氏春秋云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則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愚按商鞅入秦在吳起死後二十一年徙木予金其祖吳起之遺智歟
說文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瞿子使

漁于山則雖十宿沙子不得一魚焉又曰宿沙瞿子善煮鹽使煑瀆沙雖十宿沙不能得也
鶡冠子博選篇用戰國策郭隗之言王鈇篇用齊語管子之言不但用賈生服賦而已柳子之辯其知言哉
戰國策鄭璞之說亦見尹文子
諺云不聽不明不能為王不瞽不聾不能為公見愼子
吳子曰承桑氏之君脩德廢武以滅其國柳子佩韋賦桑和而却武兮滅宗覆而國墟桑謂承桑氏也字一本[illegible]誤
程子曰韓信多多益辦是分數明按孫子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杜牧注謂韓信多多益辦
漢景帝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本李克對魏文侯之言見說苑漢藝文志儒家李克七篇
韓子謂鍾鼎之銘皆番吾之跡華山之博也蔡邕謂唯郭有道無愧昌黎猶不免諛白樂天立碑詩曰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
鬼谷子午合篇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於湯呂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捭子用開篇當參致伊呂聖人之揣摩說遊求獲者此縱橫辯士之誣聖賢也伊尹三聘而起大公辟紂居海濱取信於孟子
尹知章序鬼谷子曰蘇秦張儀往事之受捭闔之術十有三章復受轉丸胠篋三章然秦儀用之裁得溫言酒食償財之賂

秦也儀也知道未足行復往見其言所受於師行之少有口吻之驗耳未有傾河填海移山之力豈可更闡至要使弟子深見其闡奧予先生曰為子陳言至道齋戒擇日而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文心雕龍云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程子曰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然後捭闔捭闔既動然後用鈎鉗
蒯通善為長短說主父偃學長短從橫術邊通學短長史記索隱云戰國策亦名長短書
鬻熊為周文王師著書二十二篇諸子之最先者今存十四篇列子天瑞篇引運轉無已天地密移力命篇引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賈誼書引文王武王成王問皆今書

所無

呂氏春秋曰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朱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荀子曰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墨子有見於齊無愛也陽朱貴己為我也呂氏以孔子列於老氏之後秦無儒故也

迂齋云梓人傳規模從呂氏春秋來愚按呂氏分職篇云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為宮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准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也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柳子立意本於此

劉向論起昌陵疏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本於呂氏春秋

說苑晉太史屠餘見晉平公之驕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愚謂平公後三年晉未亡也是時兩周未分亦無周威公呂氏春秋晉太史屠黍見晉公之驕焉誘注以為晉出公當從呂覽然晉政在大夫久矣非以驕亡也屠黍不可謂知幾

孔叢子公孫龍臧三耳呂氏春秋作藏三牙

賈誼疏壹動而五業附新書云五義附 親疏五美[illegible]字當作又

六韜曰冠雖敝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踐之於地賈誼之言本此韓非子亦云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

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顏注此語見六韜主上之操也語出尉繚子

淮南詮言訓曰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張夫人諫苻堅之言本於此

賈誼書云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煴物時孰吳季南司漢郊祀歌后土富媼昭明三光媼當作煴

鹽鐵論文學曰臧文仲治魯勝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況民盜乎文仲子貢不同時斯言誤矣

仲長子昌言曰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此寒暑之方驗於人也均之蠶也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溫而飽之則用日少此寒溫飢飽之為脩短驗於物者也論養生者盡於此觀之 [illegible]

淮南子曰春裁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裁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為別其時異也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蝯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亦見文子此柳子種樹傳之意

文子聾蟲雖愚不害其所愛注云聾蟲無耳淮南子曰任馬不觸木獮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又曰馬聾蟲也注云喻無知孝皇問王季海曰聾字何以從龍從耳對曰山海經龍聽以角不以耳 此語未見山海經

傅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

伊川謂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

抱朴子論仙篇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仲舒儒者豈肯為方士家錄蓋依託也

又按漢禁中起居注即西京雜記所謂葛洪家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通典云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馬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任荀悅申鑒曰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動靜之節必書焉

袪惑篇有古強者云孔子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撾三折今乃大悟史記世家韋編三絕鐵撾見於此（撾一作檛以方士寔言也）

李蕭遠運命論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言三略者始見于此（漢光武詔引黃石公記此亦有三略之名）含神霧云風后為黃帝師又為禹師化為老子授張良書今有素書六篇謂黃石公圯上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略為是荊公詩云素書一卷天與之

太平御覽引鄒子曰朱買臣孜孜脩學不知雨之流麥此鄒子之書非戰國之鄒子也

慎子曰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見初學記）曲禮曰禮從宜使從俗言事不可常也謂禮從俗則非

尸子曰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已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愚謂為邦必放鄭聲此孔子之言也豈有抱鐘而朝之言哉程子謂未有心靈而能用管仲者於鄭簡公亦云

論衡為蔡中郎所祕玩而劉氏史通譏之曰充自紀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厥孫於己而厚辱其先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名教之罪人也葛文康公亦曰充刺孟子猶之可也至於詆訾孔子以繫而不食之言為鄙以從佛肸公山之召為濁又非其脫驂舊館而惜車於鯉又謂道不行於中國豈能行於九夷若充者豈足以語聖人之趣哉即二說觀之此書非小疵也呂南公謂充飾小辯以驚俗蔡邕欲獨傳之何其謬哉

家語問舜冠謂魯哀公問孔子尚書大傳以為成王問周公

子思子（[illegible]）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遺餘糧宿諸畝首

劉邵人物志曰易以成為德以謙為道老子以無為德以虛為道與謂咸言虛而不言無與老氏異

宋咸注法言云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亦不常絕

或問賢曰顏閔騫四皓韋玄成王介甫曰出乎顏閔則聖人矣出乎韋玄成則衆人矣

夸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此韓非語也余襄公諫箴用之

杜牧注孫子序云孫武著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因注解之攷之史記本傳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非筆削為十三篇也）

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皆不曉胡明仲云荊楚有草叢生脩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為迷陽其膚多刺故曰無傷吾行無傷吾足

困學紀聞卷之十

困學紀聞卷之十一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攷史

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曰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姚氏云韓非子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鮑氏失於攷證（呂成公麗澤集文取此篇）

鄒忌不如徐公美新序云齊有田巴先生行脩於外王聞其賢聘之將問政焉田巴改製新衣拂飭冠帶顧謂其妾妾曰佼將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佼過於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見齊王齊王問政對曰今者大王召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曰佼問從者從者畏臣諛臣曰佼臣至臨淄水而觀然後知醜惡也今王察之齊國治矣與鄒忌之言略同洪景盧謂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晏子與管子內言戒篇相似蓋傳記若是者多矣

齊負郭之民有狐咺者正議閔王斮之檀衢按呂氏春秋貴直論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為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遊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五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斮王曰行法狐援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殷有比干吳有

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斮之東閭每斮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漢古今人表作狐爰注即狐咺也愚謂殺諍臣者必亡狐援其識治之類乎

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燕取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不下田單以即墨破燕齊王建將入秦即墨大夫入見畫臨晉武關之策建不聽而亡吁何即墨之多君子也建能聽即墨大夫之謀則齊可以勝秦矣國未嘗無士也

太平御覽引戰國策曰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山據險擅利而處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爲之柰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牧採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故奪其所愛今本無之

樂閒入趙燕王以書謝焉新序以爲惠王遺樂毅書

新序樂毅書君子絶交無惡言去臣無辭

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言司馬憙招大國之威求相與漢平津侯爲三韓子云公孫弘斷錄而爲越王騎是又一人也

禹貢正義鄭康成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姚宏云戰國策遺逸如司馬正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引九門本有宮室而居今本所無

晏元獻論秦穆公以由余爲賢用其謀伐戎夫臣節有死無貳戎使由余觀秦終竊謀虜滅其舊雖踵儀秦之言樂毅不謀燕國之意哉秦穆之致由余而隳戎土也失君君臣臣之訓矣元獻之論有補世教故錄之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其事見韓子由余對秦穆公曰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國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國之不服者三十三

薛士龍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斷而在毁譽者之刑今按毁譽者乃佞臣周破胡見列女傳

大事記魏以田文爲相解題曰田文與孟嘗君姓名適同而在前呂氏春秋審分覽作商文所載吳起問答與史記略同西山讀書乙記謂田文游俠之宗主以主少國疑自任未知其可也誤以爲孟嘗君

王逸云屈原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漢書徙楚昭屈景於長陵以強幹弱支則三姓至漢猶盛也莊子曰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說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也甲氏其即屈氏歟秦欲與楚懷王會武關昭睢屈平皆諫王無行襄王自齊歸齊求東地五百里昭常請守之景鯉請西索救於秦東地復全三閭之賢者忠于宗國所以長久

陳軫傳卞莊子刺虎戰國策作管莊子索隱引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

晉楚之爭霸在鄭秦之爭天下在韓魏林少穎謂六國卒并於秦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也其遠

交也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十年不加兵於齊其近攻也今
年伐韓明年伐魏更出迭入無寧歲韓魏折而入於秦四國
所以相繼而亡也秦取六國謂之蠶食蠶蠶之食葉自近及
遠古史去范睢自為身謀未見有益於秦愚謂此策不為無
益然韓不用韓玘魏不廢信陵則國不亡

周赧王卒于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公而東周君猶存也壬
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繫周
統于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即繫秦
朱子以為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

七國齊魏趙韓皆大夫篡楚為黃秦為呂唯燕為舊國召公之
澤遠矣惠王不用樂毅太子丹乃用荊軻其能國乎

老泉謂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小最先取楚最强最後取非
其憂在蜀也愚謂取蜀則楚在掌中矣白起所以再戰而燒
夷陵也

魯仲連書富比乎陶衛延篤注戰國策云陶朱公子荊王邸宂
魏冉封陶商君封衛今按商君封於商非封衛也

李文叔書戰國策曰為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為不易得使
秦漢而後復有為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愚觀通鑑之[illegible]
田蚡語李懷光譚忠之說劉鄴詞氣雄健有先秦風韓杜二
公之筆力足以發之也 盡習竹林無將錄

秦昭王五十一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於豐沛 天道之倚伏可
畏哉 史記昭王五十一年秦王卒皇甫謐曰高祖生

秦莊襄王元年滅東周三年始皇立而柏翳之秦亦滅二世元
年廢衛君角是歲諸侯之起者五國三年而秦亡然則滅人之
國乃所以自滅也

秦皇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宋明帝給三百年
期其愚一也漢世祖曰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真帝王
之言哉

魏公子退讓而口不忍獻五城尹翁歸不私而不敢見其邑子
是以君子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藉語燔書秦欲愚其民而不能愚陳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高欲愚其君
而不能愚子嬰

畢昭洞曆記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鉤金闕歌 賁古歌此無

賈生過秦 [illegible]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春秋時殽桃林晉地非秦有
也

史記正誤 索隱正義史記通鑑考異古史大事記解題所致正誤者皆不著

五帝本紀列黃帝顓辛堯舜謂孔子所告宰予儒者或不傳及
春秋國語發明五德繫姓章矣書缺有間乃時見於他說五
峰胡氏曰仲尼繫易歷叙制器致用無濟生民者獨稱犧農
黃帝堯舜氏蓋以是為五帝也而顓辛無聞焉太史公所載
特形容之虛語爾朱文公曰易大傳孔聖之言八卦文字之
祖何故遺而不錄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六十

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書正義曰舜年六十二為天子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明矣史記皆謬

夏本紀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左傳正義曰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尚有百載乃滅有窮本紀不言羿浞之事是遷說之疎

殷本紀祖乙遷於邢書正義曰鄭玄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

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書序違非也

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即位六年遷說妄也

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與書序相違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皇王大紀曰以其世攷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中丁之名誤也

太戊為太甲之孫三代表云太戊小甲弟則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書正義謂本紀世表必有一誤

周本紀不窋末年夏氏政亂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周語云不窋自竄于戎狄之間韋昭云不窋去夏而遷於豳詩正義案公劉之篇公劉避亂適豳公劉者不窋之孫

古公有長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季歷左傳正義曰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大伯別母遷言既繆大伯虞仲辟季歷適荊蠻若有適庶不須相辟知其皆同母也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歐陽公以為妄說五峰胡氏曰詩人言文王受命指其至誠動天得天人之助耳李子思曰以虞芮質成之年為文王興王業之初則可而謂文王於是自稱王則不可朱文公謂武成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之說若以在位五十年推之不知九年當從何處數起亦未見史遷全不是歐公全是不若兩存之劉道原曰漢才見古文尚書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孔安國見武成為斷泰誓曰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劉敘二錄曆以為九年

武王祭于畢觀兵盟津歐陽公曰伯夷傳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程子曰觀兵必無此理今日天命絕則紂是獨夫豈容更待三年林氏曰漢儒以觀政轉為觀兵而為周師再舉之說

武王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禮記正義曰追思先聖乃封之與樂記未及下車義反當以記為正

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左傳曰母弟俱是惠后所生正義曰史記謬也

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呂成公呂史案汲冢紀年共伯和干王位故諡共和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

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推是而言則厲宣之間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為政者莊子曰共伯得之於丘首

舜封棄於邰號曰后稷詩正義曰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於邰必是堯之封故燚傳皆以為堯本紀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

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書正義曰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書正義曰孔傳云穆王即位過四十矣不知出何書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

秦本紀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illegible]太史曰商鞅傳又載趙良之言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朱文公曰按左氏媵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

秦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詩正義曰鄭氏詩譜言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與本紀異案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為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惟自岐以西也如本紀之言文公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

呂后本紀夾祭鄭氏曰遷遺惠而紀呂無亦獎盜乎

樂書得神馬渥洼水中爲太一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爲歌中尉汲黯進曰云云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說蘇唐氏曰按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而元狩二年春三月丞相弘薨則先元鼎四年已八年矣汲黯傳渾邪王降之歲黯坐法免官隱田園者數年至更立五銖錢復起為淮陽太守居淮陽十歲而卒按武紀渾邪之降在元狩二年而行五銖錢在五年又十歲則

元狩四年此兵在太初四年以六[illegible]之[illegible]六今樂書乃云得大宛馬而作天馬之歌汲黯嘗有言而公孫弘又從而譖之不亦厚誣古人哉況黯在武帝時始為謁者遷滎陽令稱疾歸乃召為中大夫又出為東海太守又召為主爵都尉又以公孫弘請徙為右內史數歲而免官又數歲而起為淮陽太守則未嘗為中尉也假使黯之言在馬生渥洼之年則弘之死固已久矣漢書司馬遷傳言史記十篇有錄無書而注言樂書亦亡則此非遷之作明矣使遷在當時而乖舛如此不亦繆乎

天官書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玄武吳氏曰蒼龍朱鳥玄武各據其方七宿而言咸池別一星名晉天文志所

謂天漢南三星曰咸池魚囿者是已豈所以總西方七宿哉又列參白虎於昴畢之後何其類例之駁也

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三年敬王崩周本紀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國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左傳正義曰杜世族譜云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與史記不同史記世代年月事多舛錯故班固以文多抵牾案世本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宋忠注引太史公書云元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則宗忠不能定也帝王世紀敬王二十九年春秋經終四十四年敬王崩子貞定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是世本與史記參差不同書籍久遠事多紕繆杜違史記亦何怪焉

吳世家以光為諸樊之子僚為夷昧之子左傳正義曰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為說也杜言光吳王諸樊子用史記為說也班固云遷采世本為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憑故杜以史記為正

傳言大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文身斷髮自辟害耳遂適荊蠻則周人不知其處何以須示不可用也皆遷之謬石林葉氏曰以春秋傳考之斷髮文身蓋仲雍大伯端委焉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通鑑外紀曰左傳哀二十四年閏月哀公如越季孫懼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在吳亡後二年也嚭入越亦用事安得吳亡即誅哉

宋世家武王克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書正義曰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

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書正義曰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遷妄為說爾

衛世家莊公娶齊女為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為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生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詩正義曰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惟言又娶於陳不言為夫人左傳亦言莊姜以為己子云完母死亦非也

武公殺兄篡國呂成公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弒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髧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弒之惡也

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左傳正義曰烝淫而謂之夫人謬也

鄭桓公世家云宣王庶弟年表云宣王母弟詩正義曰世家年表自乖異

虢鄶果獻十邑桓公竟國之詩正義曰詩譜武公卒取十邑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焉遷見國語有史伯爲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傅會爲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虢鄶爲大則八邑各爲其國非虢鄶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左傳正義曰案鄭語桓公始謀未取之也武公始開非桓公也全滅虢鄶非獻邑也遷之言皆謬

齊世家胡公始徙都薄姑周夷王之時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淄詩正義曰詩叅氏云仲山甫徂齊傳曰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於臨淄以爲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異毛公在遷之前其言當有據

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鞌之功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景公十二年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左傳正義曰此時天子雖微諸侯並盛晉文不敢請隧楚莊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多豈爲一戰而勝便即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齊侯朝于晉將授王還之意所以有此說者當讀此傳將授王以爲將授王遂飾成爲此謬辭耳

魯世家哀公奔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左傳正義曰傳稱國人施罪於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於其家也遷妄耳

齊世家周西伯昌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石林葉氏曰其說蓋出六韜夫太公賢者也其所用王術也其所事聖人也則出處必有義而致君必有道自墨翟以太公於文

王爲忤合而孫武謂之用間且以尚爲文武將兵故尚權詐者多並緣自見說齊唐氏曰三分有二而猶事商在衆人必以爲失時三后協心而後道洽在常情必以爲無功二聖人信之篤守之固至誠惻怛之心寬厚和平之政浹於斯民固結而不可解此豈矯拂而僞爲亦出於自然而已彼太史公曾不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因羑里歸與呂尚陰謀脩德以傾商政又曰周公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此特戰國變詐之謀後世苟簡之說殆非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也遷不能辨其是否又從而筆之於書使後人懷欲得之心務速成之功者藉此以爲口實其害豈小哉

晉世家鄂侯郤立六年當魯隱五年卒子哀侯光立正義曰案左傳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

獻公使士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詩正義曰案左傳士蔿使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則城聚以處群公子非晉都也言命聚曰絳非也

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周作晉文侯命夾漈鄭氏曰于時去文侯十有五世而謬以文侯爲重耳

申生母齊桓女也同母女弟爲秦穆夫人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左傳正義曰案傳申生之母本是武公之妾武公末年齊

桓始立不得爲葬桓女也號射惠公之舅狐偃文公之舅二
毋不得爲姊妹也皆遷之妄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左傳正義曰邑姜方震而夢
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爲武王夢也薄姬之夢龍據其心燕
姞之夢蘭爲己子彼皆夢發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遷之
妄
陳世家桓公鮑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
大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大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
少曰杵臼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詩正義曰案
左傳桓五年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
蔡人爲佗殺免也六年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

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與佗一人不得云爲
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即是躍躍
旣爲厲公則無復利公矣旣誤以佗爲厲公又妄稱躍爲利
公世家言佗死而躍立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
矣而春秋躍卒在桓十二年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左傳正
義曰束晳言遷分一人以爲兩人以無爲有謂此事也
舜居嬀汭其後因姓嬀氏左傳正義曰世本舜姓姚氏虞思猶
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爲嬀謂胡公之前已姓嬀妄也
楚世家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高辛氏之火正能光
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詩正義曰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
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爲火正高陽時也言

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爲此職故二文不
同也黎實祝融重爲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爲祝融誤也
世家又云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
爲祝融鄭語以八姓爲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
故本之黎也左傳少皥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史記
以重黎爲一人又言以吳回爲重黎皆謬
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爲楚武王左傳正義曰杜注蚡冒楚武王
父不從史記劉炫以世家規杜云蚡冒是兄不得爲父
莊王即位三年伍舉入諫曰有進隱愚按莊王時有嬖人伍參
其子伍舉在康王時康王莊王之孫呂氏春秋審應覽云荊
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讔成公賈入諫曰願與君王讔新序

云士慶然則非伍舉也
燕世家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朱文公
曰或問勸齊伐燕有諸史記蓋傳聞此說之誤
三代世表稷契皆爲帝嚳之子堯亦帝嚳之子左傳正義曰世
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譏之案鯀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
而及舜共爲堯臣堯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
可疑者
杞世家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復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
爲殷後詩正義曰書序微子之命是宋爲殷後成王始命之
樂記武王投殷之後於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未爲殷
後也成王命爲殷後當爵爲公地方百里史記以爲成王之

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又乖
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蔡叔周公弟也左傳正義曰僖
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爲
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故杜從之
聃季載杜云毛叔聃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非周公同母
故不數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家爲說
魏世家三十六年惠王卒左傳後序曰古書紀年篇魏惠王三
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
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朱文公曰惠襄哀之
年見於竹書明甚史記蓋失其實邵子皇極之書乃從史記
而不取竹書

太史公曰天方令秦平海内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
乎史通曰論成敗者當以人事爲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
矣
趙世家趙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左傳正義曰案傳趙衰適妻
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不
可以爲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
爲成公姊賈服先儒皆以爲成公之女故杜從之
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又云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
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左傳正義曰欒書將下軍則
於時朔已死矣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晉君明諸臣強無容有
屠岸賈輒廁其間如此專恣且成公曰史記失於傳聞之差

是時晉室正盛而云索莊姬子於宮中晉宮中自有紀綱不
容如此趙嬰已亡而云與同括同時死以二者考之見其誤
孔子世家王文公曰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
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
大冒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淇水李
氏曰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夫子者譏會稽之骨
辨墳羊之怪道楛矢之異測桓釐之災斯以爲聖而已矣何
其陋也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眞者尤多
伯夷傳朱文公曰孔子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傳但見伯夷滿身
是怨致堂胡氏曰叩馬之諫孔氏未嘗及也程子以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
武王伐紂卽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仲尼弟子傳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通鑑外紀
曰戰國之時齊魯交兵者數矣一不救伐安能存魯田氏弱
齊一當吳兵安能亂哉吳不僭越而亡勝齊安能破哉四卿
擅權晉以衰弱攸兵休卒安能強哉越從吳伐齊滅吳乃強
此安能伯哉十年之中魯齊晉未嘗有變吳越不爲是而存
亡遷之言華而少實哉
有若狀似孔子共立爲師宗景文公曰此鄙魯閭野人語耳觀
孟子書則始嘗謀之後弗克乘安有撤坐之論乎
宰予與田常作亂龜山楊氏曰田常爲亂於齊齊君蓋弗勝也
宰予附田常則誰得而殺之使其爲齊君而死則予何罪焉
當是時有闞止字子我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爲

宰我也

孟子列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葛氏曰於孟子無所見但有對滕文公之語

刺客傳說齊唐氏曰諸侯棄甲兵之鏈為盟會之禮乃於登壇之後奮匕首而刼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沫乎君臣之義有死無隕專諸感公子光之豢養而親刺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纔終母之年遂殺身以為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並列於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繆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乃

引而眞諸四子之間不亦薰蕕之共器乎

張叔傳未嘗言案人呂成公曰景帝誅鼂錯時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毆劾奏錯之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廷尉毆即張毆也安得為不案人哉則毆固漢於細而略於大也

商君傳趙良曰五殺大夫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呂成公曰秦穆納晉惠在僖九年納晉文在僖二十四年相距十九年

司馬相如傳贊揚雄以為勸百而風一江氏曰雄後於遷遠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漢書贊附益之

滑稽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悟楚莊王葬馬史通謂以

後為先

貨殖傳子贛廢著鬻財史通曰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酷吏周陽由傳與汲黯俱為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呂成公曰吾觀汲黯廷折公孫弘貴張湯排衛青所謂眼高四海空無人者也彼周陽由狐豚腐鼠何足以辱同車而反謂黯不敢均茵馮班固之陋至此愚按班史實本於史記

自序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夾漈鄭氏曰湯武仗大義平殘賊易謂順天應人烏可與陳涉同日而並議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作孟子荀卿傳鄭氏曰孟子距楊墨荀卿亦非墨子儒墨固異矣豈嘗獵其遺文哉

仁者有乎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傳鄭氏曰游俠之徒未足為煦煦孑孑之為一況能當仁義之重名乎

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指西山真氏曰列儒者於陰陽墨名法道家之間是謂儒者特六家之一爾而不知儒者之道無所不該五家之所長儒者皆有之其短者吾道之所弃也談之學本於黃老故其論如此

封禪書皇王大紀曰付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禪之君七十有

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爲太平盛典然登不徧於四岳封非十有二山入懷宴安不行五載一巡守之制出祟泰侈無納言討功行賞之實鐫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金檢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道相反事與聖人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而天災人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是故攷舜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著書之謬

魯世家開金縢書呂子進曰考之於書啓金縢之旨在周公未薨前而無攝發事此蓋一事傳之者不同耳

張釋之傳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洪氏曰漢百官公卿表文帝即位三年釋之爲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毆爲廷尉則是釋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匈奴傳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王氏逑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劉自亶父三傳而武王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而亶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年而曰三百歲未知何所據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服於秦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以左氏考之魯文公三年秦始霸西戎史記差一年襄公四年晉魏絳和戎裁五十餘歲

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通曰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謚此之不實昭然可見蘇氏曰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

周本紀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憚狐秦始皇本紀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濡水李氏曰是時泗水在彭城宋之分九鼎何緣而至宋夫取九鼎者秦昭襄王也始皇乃莊襄之子也世數年歲相去不遠始皇東遊過彭城於泗水欲出周鼎竟不得兩說抵牾如此

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曹氏曰自戴公至襄公凡一百五十有一年正考甫既佐戴公而能至于襄公之時作頌何其壽耶朱氏曰太史公蓋本韓詩之說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其辭古奧亦不類周世之文

殷本紀曰微子數諫紂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強諫而死箕子佯狂爲奴而後太師少師持其祭樂器以奔于周武王乘此東伐劉氏度曰以書考之太師即箕子也少師即比干也若已殺比干囚箕子則所謂太師少師奔周者又何人也宋世家曰箕子不忍彰君之惡乃佯狂爲奴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諫而死微子曰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勸微子遂行及武王伐商微子遂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以降于周今以論語考之微子則先去箕子奴次之比干死又次之聖人之言固有次第且微子已行矣則武王伐商之際何反歸于周以自取面縛之辱也蔡氏沉曰按左傳微子適

周乃在克商之後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

伯夷傳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邪程子曰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為而夭跖何為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秦廢太后逐穰侯朱文公曰經世書只言秦奪太后權蓋嘗不曾廢

孔子世家匡人拘孔子益急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致堂胡氏曰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歷定公獻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來使有兩武子則可若猶俞也其年當百有五六十矣何子長之疎也

三年不蜚不鳴楚世家謂伍舉進隱於莊王滑稽傳謂淳于髡說齊威王此一事而兩見然莊王時嬖人伍參見左氏傳舉其子也新序以為士慶呂氏春秋以為成公賈不言伍舉

困學紀聞卷之十一

困學紀聞卷之十二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攷史

三皇之書伏犧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以卜筮存本草素問以方技存其天乎所安王晦叔云程子曰素問必出於戰國之末

一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見于王莽傳蓋古之遺言也與邵子觀物同

司馬公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巡遲遲度湘水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人安肯泣路傍灑淚留叢筠二詩可以祛千載之惑

天官書云熟五斗米頃李商隱李賀小傳如炊五斗黍許時本於此

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使趙葱顏聚代李牧牧不受命此非為將之法頗牧特戰國之將爾易之師曰行險而順

太史公傳周陽由云與汲黯俱為忮黯之正直所謂仁者有勇剛毅近仁者也謂之忮可乎周陽由蝮鷙之雄爾其可與黯並言乎汲鄭同傳猶不可而以由與黯俱是猶鴞鸞接翼也

賈生弔屈原曰謂跖蹻廉注楚之大盜曰莊蹻韓非子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蹻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蹻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傳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以其衆王滇此又一莊蹻也名氏與盜同何哉

淮南人間訓曰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

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越之事詳見于此大事記在始皇三十三年解題不引鴻烈書錄此以補遺淮南王諫伐閩越其言畧同

太史公述楚漢春秋其不載於書者正義云項羽歌美人和之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畧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是時已爲五言矣五言始於五子之歌行露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下二句不同

又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爲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東陽侯張相如也又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爲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群盜所邪而反何也謂英布史漢不載

漢大啓九國燕代齊趙梁楚荊吳淮南淮陽皆同姓也長沙異姓不與焉漢表削淮陽而列長沙當從史記

斷而敢行鬼神避之見未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戰國諸子之言而趙高誦之爾高非能爲此言也

樂書作十九章索隱云安世房中樂今攷之漢志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索隱誤

御覽載淳于髡十酒說曰羅襦排門翠笄窺牖蓋好事者因滑稽傳而廣之非戰國時語也

鄒陽書齊用越人蒙漢書云越人子臧其事未詳

李斯傳注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云云此書在善文中隋志善文五十卷杜預撰

滑稽傳齊使淳于髡獻鵠於楚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魯連子云展無所爲魯君使遺齊君鴻韓詩外傳云齊使使獻鴻於楚其事皆同而四書所載異

項羽紀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說言以爲蔡生漢書以爲韓生

漢高祖起布衣滅秦楚自後世處之必夸大功業以爲軼堯舜駕湯武矣其赦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言甚簡而無自矜之意此所以詒厥子孫享四百年之祚歟

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此高帝之詔也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蓋已見於此詔矣劉向稱賈誼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伊管豈可並言哉林少穎論之曰王霸之無辨漢世爲尤甚擬人之非倫漢儒爲尤甚尊王絀霸言道義不言功利一董仲舒而已

班固叙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弘羊亦與焉若儒雅則列董仲舒於公孫弘兒寬之間汲黯之直並卜式之傳哉史筆之褒貶萬世之榮辱而薰蕕渾殺如此謂之比良遷董可乎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按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故覲禮乃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攷之周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為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

與父老約為句下云法三章耳（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盖倣此旨而失之）

淮陰侯羞與樊噲伍然噲亦未易輕誅留居秦宮鴻門譙項羽排闥入見一狗屠能之漢廷諸公不及也

吳斗南為漢書刊誤備遺朱文公答書曰劉氏所斷句如項羽傳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儒林傳出入不悖所聞皆與史記合為原廟渭北見一書廟渭之間有於字劉氏所疑亦有誤如溝洫志於楚字本文屬下句下文有於齊於蜀字皆是句首而劉誤讀屬之上句

通鑑不書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於刪削綱目因之（文公語錄以此[illegible]事矣）

文章緣起有漢惠帝四皓碑今攷高士傳商山上有四皓碑乃劉漢惠帝所立

武帝年十二而決殘尉獄防年之疑明帝年十二而辨陳留吏墾田之牘其英明略同而武帝之事史策不著僅見於通典

刑法雜識

武帝紀元朔二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或云古本無注漢書作而肆赦所以見愛也

（[illegible]）丁儀周成漢昭論云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與夫始者

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貨殖傳云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以藝文攷之李克七篇在儒家（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相魏文侯富國強兵）盡地力者悝也非克也貨殖傳誤（[illegible]）

賈誼賦見細德之險微顏注云見苛細之人險阨之證則微當作徵見險證而去色斯舉矣見幾而作

史通述傳玄之言曰孟堅漢書實命世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也

陸澄注班史多引史記此缺一言彼摘半句皆采摘成句標為異說今其書不傳[illegible]謂班之於馬時有遺失如壇肩之不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二字域下之戰史載甚詳而孟堅略不及

梁書劉之遴傳云古本漢書外戚在帝紀下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新唐書列傳蓋倣此

[illegible]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妄說段成式云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

今按南史蕭賁著西京雜記六十卷然則依託爲書不止吳均也

刑法志獄刑號爲平矣酷吏傳序號爲罔漏吞舟之魚王溫舒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曰號曰聲謂名然而實否也書法婉而直

平當傳云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愚謂周勃亞夫父子爲相事業過韋平遠甚班孟堅其忘諸乎

藝文志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愚謂忠臣傳當在史記之錄而列于陰陽家何也七畧劉歆所爲班固因之歆漢之賊臣其抑忠臣也則宜

董公之名不聞魯兩生之氏不著仁義之說如山川出雲時雨既降而不有其功禮樂之言如鳳翔千仞非燕雀之網所能羅古之逸民也

陳萬年爲三公而教其子以諂范滂姜敘之母一婦人而勵其子以義二漢風俗以是觀之

一梁以折七國之鋒一琅邪以續典午之緒封建可以支變故

安平之功以畫邑之王蠋南陽之興以東郡之翟義節行可以回人心

辛慶忌之救朱雲張萬福之拜陽城服儒衣冠者亦可媿矣

功臣表靡有孑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顔師古曰今俗語猶謂無爲耗馮衍傳飢者毛食注案衍集毛字作无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乎

衛綰以戲車爲郎鹽鐵論賢良曰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鼎躍東方朔所謂鼎官鄒陽所謂鼎士也

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之注不載五屬國之名（表不年）攷之地理志屬國都尉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龜茲天水治勇士五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此武帝初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屬國置於宣帝時不在五屬國之數

張良張仲三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張氏譜云仲見詩老見春秋禮記）

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爲傳然其所叙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今攷之本傳未見其爲自叙又云相如自叙記其客遊臨邛以春秋所諱持爲美談恐未必然意者相如集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故以爲自叙歟

桓譚新論漢百姓賦斂一歲爲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爲禁錢少府所領園地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漢財用之數大畧見此

何武曰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李尋曰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今人多以淮南寢謀稱黯而不及青才能不若節義也（及黯在朝淮南寢謀其語見吳步隲疏）

西漢末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不仕於莽（見鮑宣傳）孔休蔡勳劉宣與卓茂龔勝鮑宣同志不仕莽時（見卓茂傳）王皓王嘉並弃官（見李業傳）漢史不能表而揚之爲清節傳而僅附見其名氏然諸君子清風肅然立懦夫之志於百世之下不待傳而顯

論衡孝明之世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栘中監以問百官百官

莫知
又云司馬長卿爲封禪書文約不具子長紀黄帝至孝武揚子
雲録宣帝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徳
頗可觀見今子雲書不傳平仲未詳其人孟堅頌亦亡
荀奕對策曰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
董仲舒制度之別注引仲舒對策愚謂制度之別必有其書
非但止法度別上下之對也春秋繁露有度制篇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法真歴年不窺園趙岐歴年潛思不窺園
門桓榮十五年不窺家園何休不窺園者十七年
號萬石者五家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馮揚爲弘
農太守八子皆爲二千石亦號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至

大官母號萬石嚴嫗秦饕爲穎川太守群從同時爲二千石
者五人號萬石秦氏唐張文瓘爲侍中四子皆至三品號萬
石張家
漢丞相再入二人周勃孔光御史大夫再入三人孔光何武王
崇後漢太尉再入二人劉矩馬日磾三入一人胡廣司徒再
入二人曾恭胡廣司空三入一人牟融唐宰相再入五十七
人長孫無忌至裴樞三入十二人武承嗣至鄭畋四入三人
韋巨源姚元之韋安石五入三人蕭瑀裴度崔胤
宋禮志云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以中興崇
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矯終斂去服稱之數晉
武以丘郊不異二至幷南北之祀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

應時之變而已愚謂四事雖發紀廟制先儒議其失
揚雄河東賦羲和司日顔倫奉輿注云倫古善御者愚嘗攷韓
詩外傳孔子云義哉顔先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
上有人而愛之至於顔倫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
有人而敬之此顔倫善御之事也書此以補漢注之闕
秦亡於嬰而莽立嬰以嗣平速漢之亡也
張竦答陳遵曰學我者易持放子者難將陳無已爲秦少游字
序云行者難工處者易持呂成公書趙忠定父行實後云處
者易持出者難工皆本張竦之意
揚盈川縣川令誌云代恭王之子郢客爲侯周益公刊文苑英
華校正以爲楚元王子郢客爲侯今云代恭之子未詳愚按

漢書王子侯表上軍侯郢客代共王子此盈川所用也
嚴延年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朝廷肅焉呂
成公曰大哉延年之奏也自羿莽之後一人而已沙隨程氏
謂延年女羅紨爲昌邑王賀妻生子女持轡惟漢人風俗之
厚故不以爲嫌王元石曰宣帝時有大議論三延年以不道
劾光夏侯勝言武帝不宜立廟樂有司議故太子曰戾皆後
世所不能及劉淮汜時可事抗讜當使近習畏輔相輔相畏臺諫若申屠嘉能使近習畏之若嚴延年能使輔相畏之
鼂錯對策首云平陽侯臣窋等所舉賢良方正太子家令臣錯
自言所舉之人及其官爵無所隱漢制猶古也自後史無所
紀唯唐張九齡對策首云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行

秘書省校書郎張九齡自糊名易書之法興不復見此矣道
堅魯王靈夔之孫本傳稱其方嚴有禮法是以能與九齡而
秉史筆者不書於傳僅見九齡集
皇甫謐高士傳云成公者成帝時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
時人號曰成公成帝時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
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
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
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班史
逸其事孟堅譏太史公之退處士而不爲逸民立傳是以有
目睫之論

高帝紀群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爲漢太祖
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此謚議之始也崔駰章帝謚議見
太平御覽
歐陽子曰始爲朋黨之論者甚於作俑愚攷漢史蕭望之周堪
劉更生同心謀議弘恭石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欲專擅權
朋黨二字始見于此遂爲萬世之禍可謂一言喪邦
何武爲沛郡太守決富家翁之子之訟奪女財以與子謂翁之
思慮弘遠乖崖斷抗民子壻之事其意類此事見風俗通
古今人表許繇巢父爲二人譙周古史考許由夏常居巢故一
號巢父則巢許爲一人應休璉又謂之山父
儒林傳毛莫如少路宋景文公引蕭該音義案風俗通姓氏篇
混沌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爲常山太守案此莫如姓

非毛應作屯字音徒本反愚按潘涵志云自塞宣房後河復
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顏師古注屯音大門反而隋室分
析州縣誤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以此證之則毛
屯之相混久矣屯之爲氏於此可攷廣韻云後蜀錄有法部
尚書屯度後漢陳渾與書不同
王式以詩授褚少孫褚氏家傳云即續史記褚先生沛人爲博士
田何子裝釋文序錄作子莊高士傳云字莊
樓護傳云論議常依名節東萊謂居五侯之門而論名節猶爲
盜跖之徒而稱堯舜也陳群爲曹操掾而傳云雅杖名義其
能免樓護之譏乎

魏志建安二十年始置名號侯桒松之謂今之虛封蓋自此始
[illegible]賜爵封號賢成君顏注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
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列虛封非始於建安也
崇文總目史傳十卷漢傳之名本於此
壺關三老茂漢武故事以爲鄭茂顏師古曰荀悅漢紀云令狐
茂今漢紀本脫令狐茂三字御覽上黨郡記令狐徵君隱城
東山中
張敞傳朱邑爲東海相遺敞璧報書曰遂伯王受孔氏之賜必
以及鄉人敞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其言有
儒者風味
宣帝以刑餘爲周召非獨弘石也平恩侯亦刑餘而魏相因以
奏事戚宦之禍漢自宣帝始也

並紀神爵三年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通典引應劭曰張敞蕭
望之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不
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爲廉其勢不能可以什
率增天下吏奉宣帝乃益天下吏奉什二與漢紀不同
黃霸傳鶡雀顏氏注當爲鳻徐楚金攷說文當爲鵻
皇極經世書惠帝崩立無名子爲帝（王度爭非劉氏而王而宮中日有非劉氏而帝者矣）
賈捐之上書罷朱崖杜佑云捐之誼之孫高見實類其祖
漢之劉歆猶之元韶賣宗國以徼利而身亦不免小人可以戒
矣
張文潛文帝論謂絳侯之迹異於韓彭者無幾文帝所以裁之
者乃所以深報之也其說太過賈誼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乃
正論也

揚雄自比孟子而校獵賦乃曰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學孟
子而尊楊墨與法言背馳矣
樓護之執呂寬小人之不義者也不當傳於游俠法言獨稱朱
家之不德以爲長者樓護朱家之罪人也
讓美德也然當審其是非趙充國不歸功於二將軍君子以爲
是顏真卿歸功於賀蘭進明君子以爲非
劉道原曰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敘七略王儉撰七志
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
七錄記傳錄紀史傳由是經與史分
漢名臣奏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萬變之備於是

制宮室出入之儀故司馬殿省門闥至五六重周衛擊刁斗
近臣侍側尚不得著鉤帶入房（太平御覽）
匈奴遺漢文帝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又曰天地所生日月
所置匈奴大單于突厥致書隋文帝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
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
西山先生稱天台劉深父每舉史傳數百千言漢許后上成帝
書於班史爲隱僻處學者多不道一日對客誦恭何妾薄命
端遇竟寧前及設爲屏風張某所等語無一字差（深筆讀史精熟如此）
李靖曰張良所學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光
武詔報臧宮馬武引黃石公記隋志有三略三卷（館閣書目云[illegible]後人
依託爲之）近世有素書一卷六章曰原始曰正道曰本德宗道曰求

人之志曰本義曰安樂晁公武云龐亂無統蓋采諸書成之
（[illegible]）初學記又引黃石公陰謀秘法
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
問以盡其材傳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武帝紀建
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此所謂學校之官也元朔五年始有禮
官勸學之詔於是丞相弘請爲博士置弟子員儒林傳所載
其著功令也詳於取而略於教不過開祿利之塗而已明經
而志青紫教子而擬籯金孰知古者爲己之學哉儻以仲舒
爲相使正誼明道之學行於時則學者興於禮義庶幾三代
之風豈止彬彬多文學之士乎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爲吏陳湯無節不爲州里所稱主父偃學

從横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奴隴西士大夫以爲愧秦漢之後鄉黨清議猶嚴也是以禮官勸學則曰崇鄉里之化

困學紀聞卷之十二

困學紀聞卷之十三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攷史

程公説謂范蔚宗書語近詞冗事多注見其自叙云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今叢陋乃爾豈筆削未定遂傳之耶乃刪取精要總合傳注作東漢通史五十卷（其書未見）

致堂論馬援曰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爲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按馬后紀入太子宫在援卒之後防未然之説非也

吕成公謂馬援還書王昶戒子舉可法可戒者以教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其言人之過言未脫口而已自言人之過何其反也

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公孫述傳帝紀述書）（冊播以明丹青之信一句見文選注）

明帝爲太子諫光武曰有禹湯之明而失黄老養性之福夫禹湯之道堯舜之道也不以聖人之道養性而取諸黄老謂之學通尚書可乎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盡矣何羨乎黄老

謝承父嬰爲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宫秘於省閣唯臺郎升複道取急因得開覽（見謝承後漢書注）漢尚書作詔文（見周禮注）尚書郎乃今中書舍人（見通典）

鍾離意謂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本於荀子黄瓊謂魯僖遇旱

以六事自譏本於春秋考異郵
郅惲上書王莽云取之以天還之以天莽猶能赦之此祖伊之
得全於殷紂之世也
魯丕對策見袁宏紀而范史不載
文苑傳自東漢始而文始卑矣
漢政歸尚書魏晉政歸中書後魏政歸門下於是三省分矣
爲狂寄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爲劉繇之居鄉猶效張
伯松龍伯高也剸行者宜知所擇
東漢有佛書而諸臣論議無述其言者唯襄楷云浮屠不三宿
桑下
班固傳西都賦云括白閒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二句爲對白

閒猶黄閒也注云弓弩之屬御覽引風俗通白鵰古弓名文
選以閒爲鵰非舍者也
東都賦正予樂依誤文改當爲大予文選李善注亦引大予五臣乃解爲
正樂今本作雅樂亦誤蓋五臣本改爲雅
范氏施御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
行程南方按左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夏爲御龍氏括地
圖之説本於此然蔡墨謂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
賜氏曰御龍非禹也
文選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鐘鳴漏盡洛陽城中
不得有行者永寧漢安帝年號元始崔寔字也後漢紀不載
此詔

崔寔四民月令朱文公謂見當時風俗及其治家整齊即以嚴
致平之意
崔寔政論云諺曰一歲再赦好兒喑啞唐太宗之言蓋出於此
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見與人同如以可人爲可見龐萌爲人遜順而光武以託孤翔之不
唯失於知人其蔽於佞甚矣子陵所以鴻飛冥冥也懷仁輔
義之言豈特規侯霸哉
東漢三公無出楊震李固之右而始進以鄧梁君子以爲疵故
易之漸曰進以止
曲禮少儀之教廢幼不肯事長不肖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
何其衰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給灑掃荀爽謁李膺

因爲其御范滂之歸鄉人殷陶黄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鬬
里氣象不過是矣
中平二年昆陽令愍縣役之害結單言府收其舊直臨時募顧
不煩居民太守丞爲之立約見於都鄉正街彈碑此募役之
始也
孔子曰故者毋失其爲故也蘇章借故人以立威其流弊遂爲
于禁源懷忠厚之俗不復見若章者難與並爲仁矣
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而劉淑包咸檀敷傳所謂精舍也
文選任彥升表用精廬李善注引王阜事五臣謂寺觀誤矣
孔北海答王脩教曰掾清身潔己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
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文辭溫雅

有典誥之風漢郡國之條教如此〈熙應試諸鄭紹不可用〉
孝女叔先雄水經注以為光終符縣人又引益部耆舊傳符有
光洛〈疑〉郫縣道有張帛
劉攽父東漢刊誤謂列傳第七十九注蔡邕陋章懷注書分與
諸臣疑其將終篇故特草草耳今觀南匈奴論弃茂天公注
引前書云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禿翁即天翁也其謬甚矣
曹娥碑云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五月時迎伍君傳云迎
婆娑神誤也
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誥曰哀讚
其實一也自云為郭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它可知矣其頌
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

困學紀聞卷十二　四

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一月寒食按淮
南要略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中國以鬼神之亡日忌比
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郭伋為并州牧有童兒騎竹馬史通云晉陽無竹事不可信
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玉況為大司徒〈二十七年薨〉虞延
傳注引謝承書曰況章和元年為司徒謝承書誤也
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明帝詔
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豈代言者所為哉
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漢為正朱文公謂晉史自帝魏後賢盍
更張然晉人已有此論
三國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為正統〈本陳壽〉朱子綱目以蜀漢為
正統〈本習鑿齒〉然稽於天文則熒惑守心魏文帝殂而吳蜀無它
此黃權對魏明帝之言也若可以魏為正矣月犯心大星王
者惡之漢昭烈殂而魏吳無它權將何辭以對
邵公濟謁武侯廟文云公昔高臥隱然一龍鬼蜮亂世其誰可
從惟明將軍漢氏之宗相挽以起意氣所同欲持尺箠盡逐
姦雄天未悔禍世豈能容惟史臣壽姦言非公惟大夫周誤
國非忠劇飲故里著此南充置公左右不堪僕童我實鄙之
絲公之宮春秋之法孰敢不恭俾千萬年仰其高風〈壽甚閬皆巴〉〈郡人今閬州陸務觀謂壽筆[illegible]〉〈[illegible]〉作州

君子小人之夭壽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諸葛孔明止五十四法
孝直四十五龐士元僅三十六而年過七十者乃奉書乞
降之譙周也天果厭漢德哉
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
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太平御覽〉
武侯不用魏延之計非短於將略也在易師之上六曰小人勿
用
三國魏不篡漢吳不有廢立皆受制於臣蜀漢未亡之前庸主尸
位而國無內憂昭烈武侯之規摹遠矣
水經注引武侯與步隲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
里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武侯
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琰營

困學紀聞卷十二　五

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馳去此可以裨武侯傳之闕晦翁欲傳求略載瞻及子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南軒不以爲然以爲瞻任無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

昭烈謂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以丕之盛終身不敢議蜀也司馬懿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敵史通云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又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然則武侯事蹟湮沒多矣

八陣圖薛士龍曰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illegible]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蔡季通曰一在魚復石磧迄今如故一在廣都土壘今殘破不可考

唐子西詩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角如鳳非醴泉甘露不食

司馬德操諸葛孔明俱隱於耕稼而仕止殊魏玄成徐洪客俱隱於黃冠而出處異如用之易地則皆然

鄧艾取蜀行險以徼倖關伯才陰平橋詩云魚貫羸師堪坐縛爾時可歎蜀無人

張文潛梁父吟曰永安受詔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渭上空張復漢旂蜀民已哭歸師至堂堂八陣竟何爲長安不見漢官儀鄧艾老翁誇至計譙周鼠子辦興衰其言悲壯感慨始終盡於此矣說齋云人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人心去

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魏文喜躍於爲嗣之初大饗於憂服之中不但以位爲樂而已其篡漢也哆然自以爲舜禹可以欺天下乎曹[illegible]升壇書集與友人書[illegible]柏之下[illegible]曼倩亦云大阿不[illegible]其亦[illegible]士衡弔魏文

晉傅玄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然則放曠之風魏文實倡之程子謂東漢之士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苦節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爲曠蕩尚謂東都之季或附曹群忘漢荃蕙化爲茅矣苦節之士安在哉傅玄之言得之

律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詔但用鄭氏章句范蜀公曰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之凡宋莒公曰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

魏以不仁得國而司馬氏父子世執其柄然節義之臣[illegible]之鋒若王凌以壽春欲誅懿而不克文欽毋丘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以壽春欲誅昭而不成千載猶有生氣魏爲有臣矣鄭漁仲謂晉史黨晉凡忠於魏者爲叛臣齊史黨齊凡忠於宋者爲逆黨史通亦云古之書事也令亂臣賊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

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出蔣子萬機論

司馬孚自謂魏貞士乎上不如魯叔肸下不如朱全昱謂之正可乎

魏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

管幼安如郭林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蘇文定贊之曰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江表傳群臣以孫權未郊祀奏議曰周文武郊酆鄗非必中土權曰文王未爲天子立郊于酆見何經典復奏曰漢郊祀志匡衡奏言文王郊於酆權曰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俗儒臆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權之識見高於群臣矣漢儒不及也

孫權破關羽而昭烈復漢之志不遂權稱臣於曹操稱說天命英雄之氣安在哉故朱子曰權亦漢賊也

諸葛恪傳注虞喜志林曰況長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往聞長寧之甄文偉文偉謂費禕也長寧未詳其人蓋蜀人也廣韻引何氏姓苑有況姓廬江人

嚴畯之遜呂蒙有鄭子皮之風陸遜之薦淳于式有晉祁奚之風吳安得不興乎

孫堅與策皆以輕敵隕其身權出合肥之圍亦幸而免

孫休之遺李衡有漢高帝之度其討孫綝有叔孫昭子之斷吳之賢君也

孫峻薦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終死於峻之手易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漢昭烈託孤於孔明而權乃託孤於恪劉孫之優劣於此可見

吳築涂塘晉兵出涂中涂音除即六合瓦梁堰水曰滁河南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關元和郡縣志滁州即涂中

楚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諸葛恪東關之勝亦以此敗其失在於自用

史通云晉史所采多小書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是也曹干兩紀孫檀二陽秋皆不之取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又云唐修晉書作者皆詞人遠弃史班近宗徐庾晁子止亦謂晉史叢冗最甚

李華云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

故翁豐城劍賦謂吳亡而氣猶見其應晉室之南遷愚謂豐城二劍事出雷次宗豫章記所謂孔章者即雷煥也蓋次宗之

族此劉知幾所云莊子鮒魚之對賈生服鳥之辭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而唐史官之撰晉史者取之後人因而信之誤矣顏師古注漢書凡撰述方志新異穿鑿者皆不錄注史猶不取況作史乎

晉元帝爲牛氏子其說始于沈約而魏收島夷傳因之唐正觀史官修晉書亦取焉王劭謂沈約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劉知幾亦以爲非而致堂乃謂元帝冒姓司馬過矣

演繁露云晉郭展爲太僕留心於養生而廄馬充多潘尼爲太僕箴敘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於馬今按郭展事見晉諸公贊潘尼爲乘輿箴見晉書非太僕箴也蓋誤以二事爲一

后妃傳贊持尺威帝庾亮傳論才尺蕪詞帝深念於負芒按殺

芸小說晉成帝時庾后臨朝諸庾誅南頓王宗帝問南頓何
在答曰黨峻作賊已誅帝知非黨曰言舅作賊當復云何庾
后以牙尺打帝頭云兒何以作爾語帝無言惟張目熟視諸
庾甚懼

阮嗣宗蘇門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
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
其有感於師昭之際乎然勸進之作焉能逭春秋之誅

反鏡索照出夏侯湛抵疑湛贊閔子騫云聖既擬天賢亦希聖
前已有此語矣

東坡謂劉壯輿曰陶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
折翼事豈有是乎陳忠肅亦曰陶公被誣以晉之刑政不行

於變元規也元規以筆札啗王隱折翼化鶴之事隱與杜延
業共爲之也

庾翼謂天公憒憒李文饒曰昔秦時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
醉哉吁爲天者亦難矣詩云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
靡人不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是之謂知天（[illegible]）

何曾荀顗之孝論者比之曾閔夫以孝事君則忠不忠於魏又
不忠於晉非孝也顗之罪浮於曾曾之驕奢禍止及家顗之
姦諛禍及天下

山濤欲釋吴以爲外懼又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其深識遠慮非
清談之流也顏延之於七賢不取山王然戎何足以比濤猶
碣之於玉也

康節邵子西晉吟有刀難割公閭腹無木可爲元海頭禍在夕
陽亭一句上東門嘯浪悠悠孜之晉史賈充納女以壬辰劉
曜陷長安以丙子相去纔四十五年蕨臣孽女之敗國家吁
可畏哉（[illegible]）

江默云唐虞三代有肆赦而無大赦漢唐有大赦而無郊赦故
大赦始於春秋而郊赦始於五代愚謂晉王彪之答簡文云
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常謂非宜則郊赦東晉有之非始
於五代也

通鑑秦兵既盛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
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與

玄圍棊晉書謝安傳曰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二句則圍
棊爲張玄乎謝玄乎世說注引續晉陽秋曰與兄子玄圍棊
然二玄當如漢書叙臣勝臣夏侯勝以姓別之

王導之孫謐授璽于桓玄謝安之孫澹持冊于劉裕此朱子所
以歎嗣守之難也（[illegible]陶淵明而已）

桓玄篡逆亦承之謂宗廟祭不及祖知其德之不長亂臣賊子
忝及其祖可以長世乎斯言不當汙簡牘

晉史忠義傳可削者三人嵇忠不見裴頠辭張華之辟初節亦
足稱矣而仕於劉聰爲之討晃而死非爲晉死也謂之忠義
可乎王育仕於劉淵劉敏元仕於劉曜舍順從逆皆失節者
也忠義安在哉唐之修晉史也許敬宗李義府與秉筆焉是

惡知蘭艾鸞梟之辨

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絶景窮居述箕子云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先儒謂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讀者不之察爾顏延年誄淵明曰有晉徵士與通鑑綱目所書同一意南史立傳非也

策扶老以流憩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

淵明與子儼等疏潁川韓元長謂韓融（韶子後漢有傳）濟北氾稚春謂氾毓（晉書有傳集云范陽春[illegible]有史記幼春蓋避唐諱治字之嫌）

朱文公曰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令人感慨今攷魯公詩云張良思報韓龔勝恥事新狙擊苦不就舍生悲縉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爲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illegible]頭[illegible]巾與[illegible]孤雲遠

詩[illegible]泓[illegible]山記集不載

[illegible]廖[illegible]與風俗通所載杜宣事同

壽軀傳敘異苑以爲晉明帝與荀壁藏記同

嵇康魏人司馬昭惡其非湯武而死於非辜未嘗一日事晉也晉史有傳康之羞也後有良史宜列於魏書

司馬師引二敗以爲己過司馬昭怒王儀責在元帥之言殺之惡甚於師

劉殷失節於劉聰而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大節已虧其言之是非不足論也

干寶論晉之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後之作史者不能爲此言也可謂直矣

焚石勒之幣江左君臣之志壯矣僭號之國十六而晉敗其一（苻堅）滅其三（李勢慕容超姚泓）不可以清談議晉

晉簡文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憂主辱東魏靜帝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至今使人流涕

祖逖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晉之德澤淺矣姚弋仲曰亟白歸於晉王猛曰勿以晉爲圖人心知義非後世所及也

尚書記王右軍墨池云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愚謂右軍所長不止翰墨其勸殷浩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其止浩北伐謂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其遺謝萬書隨事行藏與士卒同甘苦謂謝安虛談廢務浮文妨要非當世所宜言論風旨可箸廊廟江左第一流也不可以藝掩其德謂之一能過矣

梟容悖尚在憂方大耳如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愚謂者以人爲輕重

宋帝紀論竊鐘掩耳以衆人爲不聞出淮南子

楊盛不改義熙年號其志如陶靖節孰謂蠻無人哉（劉武王）

袁宏以伏滔比肩爲辱似知恥矣而失節於桓溫之九錫恥安在哉

謝邈傳孝武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通鑑云帝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徐邈應時收斂

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此一事也晉書以為謝邈通鑑以為徐邈必有一誤

晉之伐吳杜預曰孫皓或怖而生計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隋之伐陳文帝技柿於江曰使彼懼而知改吾又何求隋文之識若優於預矣以時攷之吳猶有死守之臣杜預所以詭形而不敢露陳不聞力戰之將隋文所以衡行而無所忌預之言近乎實文帝之言非其誠也

文心彫龍謂江左篇製溺乎玄風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何好莊老至過江佛理尤盛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孫綽轉相祖尚而詩騷之體盡矣隱詢東晉文居之首詩體一變謝蘭亭而嘅可見矣

宋武帝勅群臣自太初終齊梁通史六百二十卷元魏濟陰王暉業起上古終宋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書亡傳高氏小史自天地未分至唐文宗為百二十卷今雖存而傳者鮮自史契以來未有如通鑑者

宋周朗有檳帶寶笏著衣之論司馬文正公有耳視目食之說皆足以儆世迷

魏之纂漢晉之纂魏山陽陳留猶獲考終亂賊之心猶未肆也宋之纂晉踰年而弑零陵不知天道報施還自及也齊梁以後皆躡其跡自劉裕始

徐羨之傳亮謝晦之死猶晉之里克衛之甯喜也文帝不失為叔孫昭子

宋文帝魏太武佳兵者也皆不克令終不祥好還之戒昭昭矣

葉少蘊云齊武帝欲為裴后立石誌墓中王儉以為非古或以為宋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球作誌墓有銘自宋始唐封演援宋得司馬越女冢銘隋得王戎墓銘為自晉始亦非是今世有崔子玉書張衡墓銘則墓有銘自東漢有之周益公謂銘墓三代有之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槃東漢誌墓初猶用甎久方刻石

張騭風止說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程致道贊宋元章云是千載人不可無一

南豐序齊書曰蕭子顯之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愚謂子顯以齊宗室仕於梁而作齊史虛美隱惡其能直筆乎

梁武帝曰應天從人鈇堂謂易之革曰順天應人未聞應天也為是言者不知天之為天矣愚按梁武之父名順之故不云順天避諱也後人應天之語蓋襲其誤蓋亘衰之甚轉嘅之為爪雖自知拼務其忏

梁武帝時錢陌減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十為陌漢隱帝時王章又減三錢始有省陌之名

後魏葛榮陷冀州賈景興稱疾不拜每捫膝曰吾不負汝偽楚之借喻汝嘿捫其膝曰此豈易屈者哉以捫膝自號蓋本於此

宇文泰弑君之罪甚於高歡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擬亦一莽也

北齊魏長賢曰王室板蕩彞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況委質有年安可自同於匹庶其言凜然可以立懦夫之志作史者以魏收之族與之同傳蘭艾混殽甚矣長賢徵之父也

高洋之惡浮于石虎苻生一楊恬安能救生民之溺乎

執笏始于宇文周保定四年紫緋綠袍始于隋大業六年

蕭方等梁元帝子為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删等字

晉之篡魏以賈充其亡亦以充隋之平陳以楊素其亡亦以素立太子妃易太子亡之由也玄感之於素猶李敬業之於勣也煬武之立素勣之力也其子欲撲其燎可乎

祖君彥檄光武不隔於反支乃明帝事見王符潛夫論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申酉朔二日午未朔三日辰巳朔四日寅卯朔五日子丑朔六日

北史李繪六歲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偶年之忌見於此

梁武帝策錦被事劉峻以疏十餘事而見忌又問粟事沈約以少三事而為悅君之於臣爭名記誦之末燕泥庭草於隋煬何譏焉

李仲信屋為南北史世說朱文公謂南北史凡通鑑所不取者皆小說也

隋萬寶常聽樂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隋之不久不待聽樂而知也師尚父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使隋用寶常之言復三代之樂其能久乎寶常之先見不逮房玄齡

徐楚金云隨文帝惡隨字為走乃去之成隋字隋裂肉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隨從辵辵安步也而妄去之豈非不學之故

陳無淮無荊襄無蜀而立國三十二年江左猶有人也

魏節閔帝陽瘖避禍至于八年終身為范粲可也天何言哉之言一出諸口遂以不免程子曰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

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宋石頭城之謠也寧為王凌死不為賈充生宋沈攸之之言也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陳魯廣達之留名也與其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死秦郭質之移檄也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燕賈堅之固守也寧為南鬼不為北臣則有齊新野之劉思忠寧為趙鬼不為賊臣則有趙仇池之田崧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則有魏樊城之龐真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則有晉河南之辛恭靖之人也英風勁氣如嚴霜烈日千載如生其視叛臣要利者猶犬彘也

韋孝寬知兵而不知義尉遲迥之討楊堅所以存周也孝寬受周厚恩乃黨堅而滅迥堅之篡也孝寬實成之難以逭春秋之誅矣

楊堅以后父篡國亦一莽也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堅之謂矣莽堅之女皆節婦也為其父者亦少愧哉

顏見遠死節於蕭齊其孫之儀盡忠於宇文周常山平原之節
義有自來矣

困學紀聞卷之十三

困學紀聞卷之十四

浚儀 王 應麟 伯厚甫

攷史

唐府兵之數兵志云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
一百官志凡六百三十三陸贄云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
杜牧云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舊志六典云天下之府五
百九十四會要云關內置府二百六十一又置折衝府二百
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二通典云五百七十四理道要訣
云五百九十三鄴侯家傳云諸道共六百三十府今以地理
志攷之十道共有府五百六十六關內二百七十三餘九道
二百九十三參以志傳差互不齊神宗問何處言府兵最備

王文公對曰李鄴侯傳言之詳備然府數與諸書亦不同
了齋云顏回配饗先聖其初但爲立像至開元中始與十哲合
爲一座按唐志開元八年詔十哲爲坐像集古錄李陽冰縉雲孔子廟記云夫子之容皃增侍立者九人盡獨顏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爲立侍陽冰作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
魏徵傳帝謂群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新史潤色之語
也正觀政要云太宗謂群臣曰正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
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
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已來常爲中國勍敵今酋長並
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新史
於爾朱傳又云惟魏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以通鑑考之
與政要所載同一事或謂太宗以既效自滿非也

鄭毅夫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為文章纖靡浮麗嫣然婦人小兒嬉笑之聲不與其功業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神宗聖訓亦云唐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為文（溫泉銘小山賦之類可見）

新史論張公謹之抵龜曰投機之會間不容穟鄭伯克段于鄢春秋所以紀人倫之大變也曾是以為投機乎晉欒書將弒厲公召士匄韓厥二人皆辭太宗臨湖之變問李靖李勣二人皆辭靖勣賢於公謹遠矣

唐太宗贈堯君素蒲州刺史詔曰雖桀犬吠堯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表歲寒之心我藝祖贈韓通中書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大哉王言表忠義以厲臣節英主之識遠矣歐陽公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劉原父譏之曰如此是第二等文字（通附傳在建隆實錄[illegible]）（[illegible]）

賢臣久於位則其道行房喬以之成正觀之治姦臣久於位則其欲肆林甫以之成天寶之亂

唐史發潛謂武氏之起袁天綱言其貴不可言李淳風云當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宮中此必武氏潛竊之後姦佞之徒神其事言天之所啓非由人事也愚謂左氏載陳敬仲卑萬之筮太史公載趙簡子之夢皆此類

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以李為鯉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玄武為龜也

治平末年始鬻度牒攷之唐史肅宗時裴冕建言度僧道士收貲濟軍興此鬻牒之始也

鍾紹京為宰相而稱義男於楊思勗之父史不[illegible]也而名列傳于後世人皆見之惡之不可揜如是韋堅以刑人之言為辱此何人哉林甫國忠因力士以相其原見于此李揆當國以子姓事輔國不耻也紹京何責焉

鄭薰傳太宮人用階請蔭子薰抑之不肯敘亦庶幾有守矣文苑英華有薰所撰仇士良神道碑云孰稱全德其仇公乎其敘廿露之事謂克殲巨孽乃殄殊庸以七松處士而秉此筆乃得佳傳於新史豈作史者未之攷歟碑云大中五年念功錄舊詔臣撰述不敢虛美以元惡為忠賢猶曰不虛美乎宣宗所褒表者若此唐之不競有以哉（[illegible]）

[illegible]獨不謹而況臣耶[illegible]使言安祿[illegible]其述國之罪大矣[illegible]唐史立傳褒之未有若其罪者何小人之多幸也（[illegible]）

[illegible]錄敘武無欲殺杜甫之說遷據新史嚴武傳多取雲溪友議宜其失實也

通鑑載李德裕對杜悰稱小子聞御史大夫之命驚喜泣下致堂謂德裕豈有此哉杜悰李宗閔之黨故造此語以陋文饒史採取之以文饒為人大槩觀焉無此事必矣愚按此事出張固所撰幽閑鼓吹雜說不足信也

李泌傳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辭而止愚按崔圓相肅宗在泌前會要貞元四年五月泌奏張說懇辭大字衆稱達禮至德二年崔圓爲相加集賢大學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此乃泌引以爲辭傳誤矣

韋濟試理人策第一致堂謂濟被識擢不聞以循良稱是實不副言矣愚攷通鑑開元二十二年相州刺史韋濟薦方士張果蓋逢君之惡者不但實不副言也少陵贈韋左丞詩卽濟也

舊史敬宗紀李翱求知制誥面數宰相李逢吉過愚謂翱爲韓文公之友此逢吉所深忌也面數其過可謂直矣求知制誥乃誣善之辭荆公嘗辯之曰世之淺者以利心量君子

老學菴筆記云舊制兩省中書在門下之上元豐易之愚觀李文簡歷代宰相表云中書門下班序各因其時代宗以前中書在上憲宗以後門下在上大曆十四年崔祐甫與楊炎皆自門下遷中書不知何時升改放翁所記蓋未攷此

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略見於通典今問對出阮逸因杜氏所載附益之

唐六典太子令書畫諾本朝至道初改爲準此東宮畫諾也陸龜蒙說鳳尾諾云東宮曰令諸王曰教其事行則曰諾猶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晉元帝爲琅邪王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學鳳尾諾則諸王亦畫諾矣後漢書云南陽宗資主畫諾梁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則郡守刺史亦畫諾矣

唐六典開元禮宣示中外未有明詔施行見呂溫集南豐謂六典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可謂善於述作者

李德裕傳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嘉祐六年制策切中錢穀大計也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蓋弘字避諱誤以質爲賢

劉秩爲祭酒上疏曰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元稹守同州旱災自咎詩曰上羞朝廷寄下愧閭里民稹可謂知所職矣其言不可以人廢

唐宗室表宰相十一人林甫回程石福勉夷簡宗閔適之峴知柔傳止云九人蓋不數福宗閔宗室爲狀頭有李肱

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至宰相者七十二人本朝制科四十人至宰相者富弼一人而已中興復制科止得李垕一人

唐宏詞之論其傳于今者唯韓文公顏子不貳過制舉之策其書于史者唯劉蕡一篇不在乎科目之得失也

李泌父承休聚書二萬餘卷誡子孫不許出門有求讀者別院供饌見鄴侯家傳鄴侯家多書有自來矣

藝文志負俶太玄幽贊十卷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召試直弘文館李泌傳云開元十六年負俶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帝異之年歲皆不同蓋泌傳所載本鄴侯家傳當以志爲正

韋應物史逸其傳沈作喆爲應物傳敘其家世云魚之孫待價
仕隋爲左僕射封扶陽公蓋據林寶姓纂唐書韋待價乃挺
之子武后時拜文昌右相豈二人同名歟當攷
劉闢亂于蜀其嫂庾氏弃絶不爲親白樂天爲詩贈樊著作與
陽城元稹孔戡並稱欲其著書編爲一家言而唐史於庾氏
無述焉故表而出之
唐六典記南内龍池程泰之雍錄謂謟辭皆出李林甫而非張
九齡所得知也愚按九齡集有龍池聖德頌則夸詡符瑞雖
賢者不免
鄭餘慶採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
卷後唐劉岳葺增損其書司馬公書儀本於此

唐開元之任將以久任而兆亂其權顓也我藝祖之任將以久
任而成功其權分也柳氏家學録謂正觀故事邊將連帥三
年一易收其兵權然用得其人御得其道不在於數易也
忌日行香始於唐崔蠡奏罷之本朝宋景文公奏云求於非福
則是諂祭黷於無罪則是誣親其言不行
誠齋易傳云文宗陷於宦寺之險而未能出惟裴度可以出之
然度自陷於程异元稹浸潤之内愚謂稹在穆宗時异在憲
宗時非文宗事也
顔魯公爲郭汾陽家廟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險夷槩其懷堅明
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魯公亦允蹈之
楊綰贈官制云歷官有素絲之節在家無匹帛之餘史臣謂當

時秉筆者無媿色
唐時午日揚州江心鑄鏡供進又千秋節進鏡滿水李氏收其
一乃方鏡背有篆文五日字面徑八寸重五十兩盛露囊
千秋節戚里皆進華山記云弘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
子執五綵囊盛柏露食之又荊楚風土記以五綵結眼明囊
相傳赤松子以囊盛柏露飲之而長生皆八月中事
舊史德宗紀貞元六年岐州無憂王寺有佛指骨寸餘先是取
來禁中供養二月乙亥詔送還本寺此迎佛骨之始也韓愈
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眞身塔内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
寺名與前不同貞元元和咸通迎佛骨者三
蕭穎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漢元十月終

義寧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於左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
公羊得其覈綜三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然其書今無傳
焉略見於本傳而不著通典之名
楊文莊公徽之好言唐朝士族閥諱行錄悉能記之按館閣書
目諱行錄一卷以四聲編登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
父祖諱主司名氏起興元元年盡大中七年宋敏求續爲後錄五卷
溫公詩傳我見其不退再拱矣出說文引虞書稱三百有六旬
李密傳敖庾之藏有時而竭出詩王赫斯怒鄭箋斯音賜盡
也新史尚奇類此
楊撫通曆所載公子曰先生曰者皆虞世南帝王略論略論五卷起太昊設公子先生問答

李翱爲史官請作行狀者指事說實直載其詞然我朝名公秉筆亦有誤者歐陽公爲范文正碑云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太后壽公上疏其事遂已其後老泉編太常因革禮有已行之明驗質之歐公公曰諫而不從碑誤也東坡爲張文定銘云神宗問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爲學士擬詔封册皆臣所草李微之孜國史擢語在慶曆四年十月封册在十二月明年二月文定始爲學士封冊乃中畢文擬朱文公爲張忠獻行狀其後語門人云向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後看光堯實錄其中多有不相應處以三事觀之同羅稱聞可不審哉

唐配帝皆一后唯睿宗二后昭成明皇之母開元四年祔此失禮之始也

龍朔改左右散騎常侍曰左右侍極職源誤以左史爲左侍極而近世制詞多踵其誤

石林序盧鴻一草堂圖云唐舊史鴻一蓋二名與中嶽劉真人研所書合新史刪去一字不知何據當以舊史爲正愚按南齊張融曰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明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鴻一之義取於此

攷古編以通鑑正觀十三年房玄齡請解機務詔斷表爲今斷來章之祖愚按晉山濤傳手詔曰便當攝職令斷章表此斷表之始非昉于唐也

韓柳方駕而其行殊元白齊名而其操異首華[illegible]阮亦然

唐亦有蔡京溫逐年舉唐篇使以會唐懿宗始末見雲溪友議吳有桓彝晉亦有桓彝此忠臣名氏之同者若兩曾參兩毛遂則賢否分矣兩毛遂見西京雜記負中平詩用之

顏魯公爲刑部尚書有舉家食粥之帖蓋自允載制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既相奏加京官俸魯公以綰薦自湖州召還意者俸雖加而猶薄歟

李康運命論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大寶箴用之

李方玄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本杜牧所作方玄墓誌本朝建隆詔亦云沈約爲吏手寫簿書愚按理道要訣云宋光祿大夫傅隆年過七十手寫籍書梁尚書令沈約位已崇高議請質正蓋誤以傅隆爲沈約也

宋宣獻公云唐孫樵讀開元錄雜報數事內有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諍十刻罷摭新舊唐史及諸書並不載蓋公奏太平御覽總目內有開元錄一書祖宗朝此本尚存近世偶不傳耳容臣博加詢訪

蕭嵩與其子三兒生日詩曰吾家九葉相盡繼明時出唐史云白瑀逮遘凡八葉宰相此云九葉宰相世系表梁貞陽侯之後有鄴相宣宗

姚崇十事見開元升平源通鑑不取

王起廣五位圖舊史云五運圖

李白上宣唐鴻猷一篇即本傳所謂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者也今集中闕

緋衣小兒之謠朝野僉載謂裴炎也而張權輿以譏裴度
韓文公子昶雖有金根車之譏而昶子綰袞皆擢第袞爲狀元
君子之澤遠矣
孔戣爲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蛤蚶之屬 [illegible] 元稹爲
越州復奏罷之 [illegible] 蓋嘗罷於元和而復貢於長慶也
畢坑天寶末爲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史附于父
構傳蓋取韓文公所撰畢坰誌然炕之名不書於忠義傳故
文公謂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愚謂廣平之節如此河北
二十四郡不止一顏平原也通鑑亦不書其事
廣德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請斬程元振於是削元
振官爵放歸田里東坡謂及其有事且急也雖代宗之庸程

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
腹心之疾愚按登科記伉乾元元年進士翰林院故事載寶
應已後伉自校書郎充學士出鄠縣尉改太常博士兵部員
外諫議大夫皆充學士新唐史程元振傳云太常博士翰林
待詔柳伉上疏以翰林故事攷之伉是時爲學士非待詔也
伉以博士在禁林職近而親不可謂賤且疏唐史不爲伉立
傳故詳著其事俾覽者知詞臣之獻替不獨陸贄李絳也
東坡謂學韓退之不至爲皇甫湜學湜不至爲孫樵朱新仲曰
樵乃過湜如書何易于襃城驛辟何將軍邊事復佛寺奏皆
謹嚴得史法有補治道
林寶元和姓纂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聲類集每韻之內以

大姓爲首鄧名世謂稍能是正數十條而齊秦之屬亦所未
暇至鉏丘茅夷栢爲複姓又不勝其謬鄭樵謂寶不知自姓
所由來
劉允濟曰班生受金陳壽求米 史金事未詳
劉知幾領史事言五不可曰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讎貴族文
粹云王韶直書見讎貴族宋王韶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
廞作亂珣子弘廞子華並貴韶之懼爲所陷深附結徐羨之
傅亮等當從文粹爲王韶新史誤以韶爲劭 [illegible]
[illegible]
李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而晟以勝宋殷孝祖每戰常以鼓
蓋自隨而孝祖以敗兵豈有定法哉

閩俗比中州化於善也蔡人過夷猶化於惡也
漢黨錮以節義群而不黨之君子也唐朋黨以權利比而不周
之小人也漢之君子受黨之名故其俗清唐之小人行黨之
實故其俗弊
姦臣稚恐其君之好學近儒非獨仇士良也吳張布之排韋昭
盛沖李宗閔之排鄭覃殷侑亦士良之術
杜佑理道要訣朱文公謂非古是今之書
魏鄭公曰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武帝之於
汲黯衛青公孫弘明皇之於姚崇宋璟李林甫可見矣中庸
之尊賢必以脩身爲本
善言不可離口善樂不可離手孟說之言也觀物外篇取之

張文潛云節度之强不起於河北之繼誤而起於節度之有功
愚按方鎮之强始於僕固懷恩用賊黨田承嗣李懷仙李寶
臣分帥河北非有功之將也
司空圖房太尉詩曰物望傾心久匈渠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
分鎮詔書拊膺嘆曰吾不得天下矣琯建遣諸王爲都統節
度而賀蘭進明譏於肅宗以司空表聖之言觀之則琯建此
議可以破逆胡之膽新唐書采野史稗說而不載此語唯程
致道著論發揚之晉以瑯琊安江左之業我可以原王建中興之基琯可謂善謀矣
通鑑劉蕡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唐鑑云終於柳州司戶
以新史考之當從唐鑑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
顏真卿鄭畋以興復爲己任倡義討賊其志壯矣真卿權移於

賀蘭進明畋見嫉於李昌言功不克就故才與識合斯可以
任天下之重
常袞與禮官議禮爲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
宗遺詔亦三十六日群臣不忍既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如
漢故事玄宗以來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世多以短喪譏漢文帝而不知
二十七月之制自玄宗始也
韓偓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
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韓某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爲乾化四年猶書唐故
官而不用梁年號慶曆中錄官其四世孫奕
僕固懷恩叛唐李日月爲朱泚將而其母皆知逆順之理良心

不可泯也
李光弼與韋陟論戰守曰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若夫軍旅則
公不如我陟無以應古者治軍有軍禮爲楚得臣以無禮敗
晉文公以有禮勝禮莫大於君臣之分光弼命名不至愧恨
以沒蓋以禮與軍旅爲二物也
唐鑑曰人君觀史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房魏爲相總
史事其父彥謙長賢皆得佳傳況不如房魏者乎
獨孤及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至而俗易成公李椅
也在大曆八年家有洙泗戶有鄒魯常袞建中初爲閩人設鄉校李椅在其前
王福畤爲博士執許敬宗之謚不改無忝河汾之學矣
許敬宗謚繆而更曰恭陳執中謚榮靈而更曰恭二事相類

武德初以隋將衛死非其罪謚曰忠是獎弒君之賊也高祖相
封德彝宜其以逆爲忠也漢大綱正見於戮丁公唐無三綱
見於贈張衡
朝野雜記曰西漢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爲四十八口有奇
東漢戶口率以十戶爲五十二口可準周之下農夫唐人戶
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爲五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其說
本程沙隨
歐陽子書唐六臣於唐亡之後既其惡也朱子書晉處士於晉
亡之後表其節也一字之懲勸深矣
五代史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歎曰此致治之本
也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

致之會要世宗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因製素爲圖賜諸道崔頌傳云世宗讀唐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爲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稹集有同州奏均田

續通曆唐同州刺史元稹奏均田賦帝覽文集而善之寓其辭爲圖以賜

歐陽子之論篤矣而不以天參人之說或議其失司馬公之學粹矣而王霸無異道之說或指其疵信乎立言之難也

歐陽子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按紙錢始於開元二十六年王璵爲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非自五代始也古不墓祭漢明帝以後有上陵之禮蔡邕議以爲禮有煩而不可省者舊唐書開元二十年寒食上墓編入五禮永爲常式寒食野祭蓋起於此朱文公謂漢祭河用寓龍寓馬以木爲之已是紙錢之漸唐范傳正謂唯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本朝錢鄧州不燒楮鏹呂南公爲文頌之

兎園策府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倣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爲訓注惲太宗子故用梁王兎園名其書馮道兎園策謂此也

天子之廢置出於士卒自唐明宗始也明宗以此得之而反爾之報在其後人

後唐天成元年吏部侍郞劉岳奏罷告身綾軸錢本朝復納綾紙錢淳熙元年始免

周顯德六年始去符璽專以印章爲驗

歐陽子司馬公之貶馮道春秋之法也我朝太宗謂范質欠世宗一死所以立萬世爲臣者之訓

唐後主不肯和親而亡石晉父事契丹而興晉之興也乃其所以亡也桑維翰之興晉即所以亡晉也

朱溫之兄全昱揚涉之子凝式人心之公是非在其家者如此況天下千萬人之心乎

梁太祖渡河北至內黃師李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外黃都尉今在雍丘下黃爲北齊所廢今在陳留按五代通錄李珽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漢地理志陳留有外黃小黃縣五代史記陳黃爲下當梁也當以通鑑

困學紀聞卷之十四

浚儀 王 應麟 伯厚甫

攷史

孟子曰天下可運於掌又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豈儒者之空言哉自唐肅宗之後紀綱不立叛兵逐帥叛將脅君習以爲常極于五季君如逆旅民墜塗炭我藝祖受天明命澡宇宙而新之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發於聖訓著於令甲於是上下之分定朝廷之體尊數百年陵犯之習片言而革至若餓狼餒虎肉視吾民而咀啖之藝祖用儒臣爲郡守以收節度之權選文臣爲縣令以去鎭將之貪一詔令之下而四海之內改視易聽運掌反手之言於是驗矣

高宗之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高柔不以明帝喜怒而毀法游雅不以宣武敕命而曲筆況可觀望臣庶而容心者乎曹劌謂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爲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不其然乎布告中外爲吾士師者各務仁平濟以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爲訓大哉王言幾於典誥矣

崔伯易感山賦以皇祐之版書較景德之國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斛會計有錄非以增賦也陳君舉奏疏云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藏富於州縣所以培護本根也

眞文忠公言本朝治體曰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

袁機仲言於孝宗曰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機仲之言未盡也臺諫爲宰相私人權在下則助其持吭以張其威權在上則共爲蔽蒙以掩其姦劉時可應起謂臺諫之議論廟堂之風旨頤或或司夾袋之欲汰白簡之所收率多暗合此猶婉而言之也尸發初逸事乳隸御史有跡云屬雖強而必亡之勢已見咸淳初名洪君疇長臺端御史自造謗詩以厄其來同上詔善至此豈但參同暗合而已

哉是以天子之耳目勿用憸人其惟端士

漢高帝三章之約我藝祖陳橋之誓所謂若時雨降民大悅若也

劉益公云續通鑑長編多采近世士大夫所著如曾子宣日記之偏王定國甲申錄之妄咸有取焉然李燾之舊聞證誤數政不坐奏事以王定國聞見錄爲證與王沂公筆錄不同修長編時未見定國書故專用筆錄然則長編所采擷猶有遺也

晁景迂謂今賦役幾十倍於漢林勳謂祖增唐七倍又加夏稅錢通計無慮十倍李微之謂布縷之征三穀粟之征三力役之征四蓋用其十矣

止齋謂本朝名節自范文正公議論文章自歐陽子道學自周子三君子皆萃於東南殆有天意

兩朝國史非寇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聖訓蓋請宗孟之筆也王允謂不可令佞臣執筆諒哉

紹興重修哲宗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至參取王偁曰曆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興後事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爲疎略鶴山謂小人爲不善於傳世詒後之書必遏絕之自唐許李至近世莫不然

李常寧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元祐中對策劉行簡曰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紹興奏疏中皆至論也

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郊禮太宗二十有三年五講郊禮眞宗東封西祀率三年一行仁宗後三歲一郊爲定制

元城語錄藝祖造龍鳳闡益公謂誤以元豐後宮制爲藝祖時官制

呂正獻公書坐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本後煥張霸戒子之語呂居仁雜錄曰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本魏李秉家誡

呂氏童蒙訓云前輩有編類國朝名臣行狀墓誌取其行事之善者別錄出之以自警戒亦樂取諸人以爲善之義朱文公亦云籍溪胡先生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此二事可以爲法

周元公生于道州二程子生于明道元二開天所以續斯道之緒也

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非也慶元之黨黃勉齋謂本非黨者甚多群小欲擠之借此以爲名耳

歐陽公爲周君墓表云篤行君子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而集缺其名與字周益公攷之春陵志乃周堯卿字子俞東都事略有傳其行事與墓表合而字子餘未知事略據何書而立傳也荊公爲征君墓表云淮之南有善士三人杜嬰徐仲堅而征君之名字集亦缺焉三人皆居眞之揚子當求郡志而補之一表曾其文數

宗廟樂有舞建隆初竇儼定大廟四舞僖祖曰大善順祖曰大寧翼祖曰大順宣祖曰大慶列聖皆以大爲名中興後自僖祖恭命至欽宗端慶以原廟殿名爲舞名禮官之失也

長編宣和五年求石晉故疆不思營平灤三州乃劉仁恭遺虜虜不肯割按五代史劉仁恭無割地遺虜之事四夷附錄云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按紀契丹入契丹因以烏京丹爲名以居之後賈耽記西比渡灤河至盧龍鎮唐賈猶傳張守珪比伐大灤河等詔傳師皆割路蕃朔易安節王忠無疑州武經理要不

仁宗時制科十五人天聖何詠富弼景祐蘇紳吳育張方平田況慶曆錢明逸彥遠皇祐吳奎嘉祐夏噩陳舜俞錢藻蘇軾轍王介東坡詩先帝親收十五人注者多誤

乾道元年郊赦文云前事俱捐弗念乎諱物細故烝民咸乂靡

分乎爾界此疆洪文惠所草也朱文公與陳正獻書曰卑辭
厚禮乞憐於仇讎之戎狄幸而得之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
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既捐之矣孰有大於祖宗陵廟之讎者
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
孝皇獨運萬幾頗以近習察大臣中庸或問敬大臣之說大事
記大臣從臣之說皆以寓箴諷之意文鑑所取如徐鼎臣君
臣論文潞公龜錯論蘇明允任相論秦少游石慶論之類皆
諫書也
真文忠公奏疏曰乾道淳熙間有位于朝者以餚道及門為耻
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然朱文公封事言浙中風俗
之弊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則此習猶未革也

高宗廟號未定有議為光宗寧宗者見周益公思陵錄其後兩
朝用之高宗陵名嘗擬永阜其後孝宗用之
淳熙皇太子參決庶務手詔洪景盧所草也禮部太常官堂白
手詔用正觀天禧事皆非所宜
胡文定言崇寧以來奄寺用王承宗故事而建節旄宗字誤當
云承休五代史蜀王衍以宦者王承休為天雄軍節度使故堂
原亂賊建承宗之說蠢亦誤
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為胡忠簡繳還而不聞引避
東萊除職既遭陳叔進行詞醜詆乃復受之而不辭皆所未
曉勉齋答云先輩非後學所敢輕議然辭受合尚嚴今當嚴
者反寬是以不免為具眼者勘破學者所當戒也

微之又云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塵之
弊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粗略之外卻無枉尺直尋之意
演蕃露明道二年奉安莊獻神御於慈孝寺彰德殿則莊獻不
入景靈按景靈宮建于祥符五年以奉聖祖其為原廟自元
豐五年始前此帝后館御寓佛老之祠者多矣非止莊獻也
攻媿跋曹子方書以為祐陵時上書論時事靖康至極竟愚謂
有兩曹輔其一字子方與蘇黃游若論事為極竟者字載德
龜山為銘合為一人非也又淮海樓記考國史傳秦少游調
定海主簿而文集無一語及之愚謂少游為蔡州教授時選
人七階未改主簿乃初階非歷此官也
律疏與刑統不同疏依律生文刑統參用後敕雖引疏義頗有

增損天聖中孫奭校定律文及疏為音義
江休復雜志鶻頭初即祚所坐王原叔曰此坐傅四世矣按國
史輿服志鶻頭七寶牀也覆以緋羅繡帕內臣馬上捧之嘉祐二
六年中臨視宅內侍國馬傳道以閤門祇候內侍各二員挾鶻頭左右次扇筤又以皇城親從兵二十人從其後
淳祐二年郊赦梁適上疏論朱全忠唐之賊臣今錄其後不可
以為勸仁皇是其言記姓名禁中石介亦論赦書不當求朱
梁劉漢後遂罷不召其言一也而黜陟異焉豈遇不遇有命
乎
乾道中張說王之奇簽書樞密院事辭免降詔直學士院周必
大奏唐元和間白居易在翰林奉宣草嚴綬江陵節度使孟
元陽右羽林統軍制皆奏請裁量未敢便撰元祐中師臣避免

拜之禮執政辭遷秩之命蘇軾當撰荅詔言其不可卒如所請今除用執政非節度統軍免拜遷秩比二人辭免不允詔書臣未敢具草紹熙中譙熙載自遥郡觀察使除正任辭免降詔倪思封還詞頭亦引蘇軾論不當撰辭免不允詔者凡三嘉定中師羼知臨安府辭免蔡幼學當草詔奏曰不允必有褒語臣無詞以草淳祐中別之傑參知政事尤焴不草荅詔此禁林繳奏故事也唐末韋貽範起復命韓偓草制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上疏論之明日百官坐而麻不出此非盛世事故前輩不以為故實

蔣希魯居姑蘇延盧仲甫秉後圃希魯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之林木譬名節非素修弗成

歐陽公辨尹師魯誌曰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及有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條之名不著館閣書目有鄭條集一卷條蜀人自號金斗先生名其文金斗集

祁寬問和靖尹先生曰伊川謂歐陽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它長處呂成公與朱文公書曰孟子論孟施舍北宮黝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止言聖門先達其敢輕剖判乎文公荅曰和靜之言當表而出之

劉應起時可淳祐初為太學博士言定大計曰謀之而臧則文子文孫宜君宜王謀之不臧則生天王家以為大感此人所難言也

建炎李綱去而潛善伯彥相紹興趙鼎張浚去而檜相檜死其黨迭為相隆興至淳熙萬幾獨運而大臣充位慶元後政在侂冑嘉定後政在彌遠端平訖景定更一相則曰更化然蠹臣弄權之日常多陽淑消而陰慝長危亡之證所由來漸矣陰凝冰堅極於似道邵子謂禍在夕陽亭一語遂與西晉同轍哀哉

蘇紳梁適謂之草頭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極胡榘謂之草頭古天下苦其害在民

朝野雜記載開禧貪蜀之事詳矣繼其後者又甚焉當時謂侍從之臣無論思有獻納它可知矣以陰召陰極於天下無邦

仁宗閱審刑奏案有次公而梁適對以黃霸蓋寬饒字高宗閱刑部奏案有生人婦而湯思退對以見魏志杜畿傳皆簡上知至輔相然以記問取人則許敬宗賢於竇德玄矣

四瀆濟水獨絕宋全忠篡唐降昭宣帝為濟陰王嘉定末濟王之封豈權臣亦取濟水之絕乎又蕭衍篡齊降和帝為巴陵王而濟王亦降封巴陵公非令典也為大臣者不知則不學知之則何以示後

紹興建儲欲更名瑋周益公謂與唐昭宗同而亟改之景定建儲更名乃與蜀漢後主太子同咸淳末命嗣君之名又與唐中宗同而當時無言者

范正獻公曰後世人君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其論正矣然自唐姦臣爲時政記而史益誣近世尤甚余嘗觀實慶日曆欺誣之言所謂以一手掩天下之目所恃人心公議不泯爾

葛文康 勝仲 與王黼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事則天下危

胡文定公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實歷不登六載朱文公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義重而爵位輕所以立言不朽

邵公濟築室犍爲之西山告家廟文曰少時得大父平生之言于汝潁大夫士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焉大父學通天人足以前知矣宣和間亂先人載家使蜀免焉 大父康節先 人伯溫也

梁世榮錄南軒語云溫公作相夫人問其終夜長吁問之曰某所奏盜賊某所又奏某事吾爲宰相使天下如此所以長吁也按溫公集張夫人終於元豐五年此記錄之誤也

乾道壬辰黃定對策謂以大有爲之時爲改過之日月又云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雖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情又云欲比迹太宗而操其所不用之術願時周行顧不適用則曰腐儒曰好名曰是黨耳於是始有弃文尚武親內疏外之心何不因群情之所共違而察一己之獨嚮其言皆剴切孝皇擢之第一有以見容直之盛德而秉史筆者未之紀焉

徐景說 霖 以書義冠南宮上書言時宰姦深之狀曰不與天下之公議爭而與陛下之明德爲仇每潛沮其發見之端周防其增益之漸使陛下之明德不得滋長廣充以竊見其姦而或覺之也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景說由是著直聲

[illegible]間初策[illegible]其[illegible]於試券故也度廟後不復寫題[illegible]失之繁今有數千言者剛乎其不足觀

淳祐制策曰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此晉謝安之言也命秋之策屋資之和養此屋[illegible]：：也二蘇公之對不能無所遺

龜山語術執中曰常以善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

紹興隆興主和者皆小人開禧主戰者皆小人

呂文靖爲相非無一疵可議子爲名相而揚其父之美史直翁爲相非無一善可稱子爲權臣而掩其父之美易曰有子考无咎

嘉定癸未禮闈策士云發德音下明制寧皇遺詔下謂之遺誥蓋避時宰家諱也蔣良貴恭判安吉州時水災後修城郡守趙希觀屬良貴作記用浩浩字希觀欲改良貴不可曰以宗室而避宰相父名此非藝祖皇帝所望於金支玉葉也聞者壯之

胡文定父子奏疏以春秋之義扶世道正人心可以立懦夫之志此義不明人欲橫流始也不知邪正終也不知逆順

唐内殿無逸圖代以山水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也仁宗寶元
初圖農家耕織於延春閣哲宗元符間亦更以山水勸忠判
爲徽宗宣取秘書省圖畫進覽陳師錫奏曰六經載道諸子
談理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
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爲圖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
爲畫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觀心於此則天地沖氣生焉注目
於此則日月祥光燭焉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視則明噫使
徽宗能寘其言於坐右則必能鑒成敗别淑慝矣以規爲瑱
聽之藐藐而畫學設焉黍離麥秀之風景其可畫乎
紹興間李誼言漢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于宣帝酷吏傳十二
人而八人出于武帝唐循吏傳十五人而出于武德正觀之
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于武后之時者亦半吏治視上

之趨嚮
富文忠公使虜還遷翰林學士樞密副使皆力辭頗思夷狄輕
侮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攻嘉定初講解使還中書議表賀
又有以和戎爲二府功欲差次遷秩倪文節公思曰澶淵之
役捷而班師天子下詔罪己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己盟戎奈
何君相反以爲慶乃止
延平先生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耻爲先
王時雍徐秉哲等爲賣國牙郎而不忍以宋宗族交與虜人者
開封捉事使臣竇鑒也李鄴以越守降虜而袖石擊虜僞守
者親事官唐琦也

朱文公謂蔡季通曰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
出荀子 李誠之嘗語眞希元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
八字箴
元祐中李常寧對策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不足一
日壞之有餘擢爲第一景定中有擢倫魁者其破題云運一
心之乾開三才之泰可以觀世道之消長矣
先儒論本朝治體云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
未優然攷之史策宋與契丹八十一戰其一勝者張齊賢太
原之役也非儒乎一韓一范使西賊骨寒膽破者儒也宗汝
霖李伯紀不見沮於耿汪黃三姦則中原可復讎耻可雪采
石却敵乃彬然幅巾緩帶一參賛之功儒豈無益於國哉搢

紳不知兵介胄不知義而天下之禍變極矣
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爲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曾不和是
以爲崇寧小人所陷紹興秦張不和是以爲秦氏所擠古之
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所
以和也
蔡京之惡極矣曾布張商英是以竊君子之名
止齋曰國初以科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由是家不尚
譜牒身不重鄉貫
夬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孚號有厲以危小人之復元祐諸
賢似未知其危乃光之義
胡文定公曰宰相時來則爲不可擅爲己有余謂宰相非久居

之地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元祐司馬公是也奔者死權
紹興之秦紹定之史是也

陳恕定茶法以中等爲可行張方平論鹽法以再榷爲不可

王仲山以撫州降仲嶷以袁州降禹玉之子也綦叔厚行責詞
云昔唐天寶之亂河北列郡並陷獨常山平原能爲國守若
杲卿真卿二顏在爲爾等頃以家聲屢歷仕版未聞虧失
寖預使令爲郡江西惟兄及弟力誠不支死猶有說臨川先
降宜春繼屈魯衛之政若循一途雖顏無恥不媿當時之公
議顧亦何施面目見爾先人於地下哉 春翰中山之孫

虞公以玉失國楚子常以佩喪邦近歲襄陽之事亦起於榷場
之玉帶

淳祐甲辰寧相起復大學諸生黃愷伯等上書曰彌遠奔喪而
後起復嵩之起復而後奔喪徐仁伯 元杰 兼說書對經幄其
言當帝心臺諫劉晉之王瓚胡清獻龍基先聯章論仁伯上
震怒夜出御筆逐四人遂寢起復之命而相范杜明年仁伯
卒人以爲毒也然其事竟不明白庸齋趙茂實誌之徐泰說
銘之

自荊舒之學行爲之徒者請禁讀史書其後經筵不讀國風而
湯檣秦檜亦不進講人君不知危亡之事其效可觀矣

小人之毀君子亦多術矣唐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而
田令孜之黨僞作諫疏有明祈五道暗祝冥官於殿內立揭
諦道場本朝鄒浩諫立劉后而章厚之黨僞作諫疏有取他
人之子之語其謳善醜正不謀而同然不可泯者千萬世之
清議也

鄧志宏 肅 謂崇寧以來蔡京群天下學者納之黌舍校其文藝
等爲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差旌別人才止付於魚肉銖兩
間學者不以爲羞且逐逐然貪之部使者以學官成壞爲州
縣殿最學校之興雖自崇寧而學校之廢政由崇寧蓋設教之
意專以祿養爲輕重則率教之士豈復顧義哉 崇寧學校之事聚見於此
昔之所謂率教者猶若此今之所謂率教者又可見矣

大觀八行因周禮之六行附以六德之忠和姦臣不學如此

真文忠公自箴曰學未若臨邛之邃量未若南海之寬制行劣
於莆田之懿居貧媿於義烏之安 臨邛魏鶴山了翁南海崔菊坡與之莆田陳宓義烏徐僑

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爲求師而來願執弟
子禮程子受之館于門側上漏旁穿天大風雪宵無燭晝無
炭市飯不得溫程子弗問謝處安焉如是踰月豁然有省然
後程子與之語

呂子約曰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

譙天授 定 之學得於蜀曩氏夷族袁道潔 溉 之學得於富順監
賣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

困學紀聞卷之十五

困學紀聞卷之十六　　浚儀　王　應麟　伯厚甫

考史

漢河渠考

美哉禹功萬世永賴云何漢世河決為害蓋自戰國壅川壑鄰決通隄防重以暴秦水失其行故瀆遂改碣石九河皆淪于海微禹其魚遺黎之思披圖案諜用綴軼遺

孝文十二年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陳留郡酸棗縣（今屬開封府）秦拔魏置縣（地多酸棗因以為名）金隄河隄在東郡白馬界括地志一名千里隄在滑州白馬縣東五里郡縣志在酸棗縣南二十三里（輿地廣記酸棗縣有金隄漢文時河決金隄即此）王尊為東郡太守請以身填金隄程子曰漢火德多水災唐土德少河患

孝武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復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鄃居河北（鄃音輸[illegible]）

東郡頓丘縣（今屬開德府[illegible]）漢勃海郡在勃海之濱（今滄州景州之地）水經注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班固曰商竭周移瓠子今開德府濮陽縣西有瓠子口瓠子河名也濟州鉅野縣東北有大野澤即鉅野也禹貢大野既豬清河郡鄃縣通典鄃故城在德州平原縣西南（大名府夏津縣本鄃縣[illegible]）

元封二年自泰山還至瓠子臨塞決河築宣防宮

水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illegible]）括地志故龍淵宮俗名瓠子宮亦名宣房宮在濮陽縣北十里決河在鄄城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illegible]）

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河渠書禹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illegible]）漯水出東郡東武陽（[illegible]）至千乘（[illegible]）入海降水故瀆在冀州南宮縣東南六里大事記周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傾壅龍門至于底柱春秋後河患見史傳始於此

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

地理志魏郡館陶縣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館陶今屬大名府通典魏州館陶縣有屯氏河[illegible]）

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地理志清河郡靈縣河水別出為鳴犢河東北至蓨入屯氏河（[illegible]）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河隄成以五年為河平元年三

年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

平原德棣州濟南齊淄州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

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李尋等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

信都冀州 （信都今冀州 [illegible]） 禹貢九河既道

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絜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河之經流 （[illegible]）

徒駭 （[illegible]） 馬頰 （[illegible]） 覆鬴 （[illegible]） 胡蘇 （[illegible]） 簡絜 （[illegible]） 鉤盤 （[illegible]） 鬲津 （[illegible]） 太史 （[illegible]）

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載以舊名或一地互爲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鄭氏以爲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爲也程氏以爲九河之地已淪於海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 （[illegible]）

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無隄防壅塞之文

程子曰河北見鯀隄無禹隄鯀堙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而已

賈讓言禹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

水經河水南過河東北屈縣 （[illegible]） 西 （[illegible]） 又南出龍門口 （[illegible]） 河水又南過皮氏縣 （[illegible]）

通典絳州龍門縣 （[illegible]） 有龍門山即大禹所鑿三秦記云魚躍上之即爲龍否則點額而還黄河北去縣二十五里乃龍門口輿地記同州韓城縣有龍門山顔氏曰龍門山其東在今龍門縣北其西在今韓城 （[illegible]） 北而河徑其中下流水經注砥柱山名禹治洪水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既決水流疏分亦謂之三門山伊闕碣石見前

洪口以東

通典淇水出共山東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

新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

魏郡相州大名府清河恩州

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脩汴渠成

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 （[illegible]） 今既築隄理渠絶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郡縣志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 （[illegible]） 南二百五十步亦名莨蕩渠禹塞滎澤開渠以通淮泗漢命王景脩渠 （[illegible]）

章帝建初三年罷虖沱石臼河

虖沱出代州繁畤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入

海鄧訓治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石臼河在定州唐昌縣東北〔本唐書陘縣今省入安喜縣〕通典嵐州宜芳縣即漢汾陽縣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石磴縈委若羊腸焉〔水經注按嵐屬太書山南打磨縣清〕

〔石臼谷名〕

張騫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

漢武帝以于闐山出玉因名河所出曰崑崙傳雅曰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後漢書注云崑崙山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名之〔朱文公水書之說似佛其實〕〔水經言崑崙去嵩高五萬里恐不能若是之遠〕通典今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

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尚書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河關〔縣屬金城郡〕西河千餘里有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非謬〔楚辭注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雖鑿空書道夫崑崙九發迄吸滿號四望〕

靈帝光和六年金城河溢

金城郡今蘭會西寧湟州積石軍

歷代田制攷

秦廢井田開阡陌〔周顯王十九年〕

通典曰按周制步百爲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人發秦地利優其田宅復及子孫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兵强國富職此之由朱文公開阡陌辯曰說者之意皆以開爲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横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當以後說爲正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

澮横而畛道亦横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横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歸授之際必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自私而稅不入於公

上者是以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為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為田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為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破租庸以為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法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大事記解題曰決裂云者唐虞三代井田之制分畫堅明封表深固非大用力以決裂之不能遽掃滅其迹也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使井田不廢何患田之不實乎

漢董仲舒請限民名田

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貧弱之家可足也武帝時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胡氏曰限田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為兼并無以使民興於廉也

趙過教民為代田

代易也周官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地有三等[illegible]田有高下其地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左傳晉作爰田晉語云作轅田轅易也漢地理志秦商君制轅田轅與爰同易也食貨志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鹽鐵論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民井田而耕什而籍一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

師丹建言限名田

王嘉奏曰詔書罷苑而以賜董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

新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

建武十五年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通典曰自秦孝公隳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兼并踰僭興矣阡陌既弊又為隱覈之法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眾功藉眾功則政由群吏政由群吏則人無所信矣

後魏孝文太和九年詔均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 劉氏恕曰後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絕戶田出租稅非如三代井田也魏齊周隋兵革不息農民少而曠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眾官無閑田不復給授故田制為空文唐志云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似指以為井田之比失之遠矣

北齊河清三年令民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京輔三河地少人眾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

唐武德七年初定均田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

范氏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由有在官之田也其後給田之制不復見蓋官田益少矣林氏勳曰周制步百爲畝百畝僅得唐之四十餘畝唐之口分人八十畝幾倍於古蓋正觀之盛戶不及三百萬永徽唯增十五萬若周則王畿千里已有三百萬家之田列國不與焉是以唐制受田倍於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以當成周之制然按一時戶口而不爲異日計則後守法難矣既無振貸之術乃許之賣田後既以來弊法也是以營弊弊之衛永徽中洛多豪右占田踰制賈敦頤舉沒三千餘頃賦貧民

開元九年宇文融爲勸農使括逃戶及籍外田

陸贄論兼幷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請爲占田條限

後周世宗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詔艾穎等分行諸州均定田租會要云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因製素爲圖令按元稹同州奏均田曰因農務稍暇令百姓自通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傍爲穩審並不遣官吏擅到村鄉略無欺隱除去逃荒其餘頃畝取兩稅元額通計七縣沃瘠一例作分抽稅蘇氏曰三代之君開井田畫疆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世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

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畝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扶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虛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張子曰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南唐烈祖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

歷代漕運攷

漢

渭渠

渭水出熙州狄道縣東北至華州華陰入河劉仲馮曰今渭納至長安僅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云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中間隔灞滻數大川無緣山成渠之理此說可疑今亦無其迹西都賦通溝大漕潰渭洞河

褒斜道故道

褒水通沔在興元府褒城縣出衙嶺山南流入沔至斜水通渭在京兆府武功縣出衙嶺山北流至郿入渭故道今鳳州梁泉縣

河內

懷衛二州之地

東冶零陵桂陽嶠道

東冶福州閩縣零陵郡南臨源嶺永桂陽郡臘嶺郴州

沮下辨

沮縣漢屬武都隋爲興州順政（沮水今丙州） 下辨縣漢

下辨道屬武都西魏改同谷唐爲成州同谷

當水泉出大石當塞流水至春夏輒溢虞詡使人燒石以水沃之石皆碎裂因鐫去石遂無汎溢之患

斜谷

郡國志右扶風武功縣有斜谷注褒斜谷在長安西南南口褒北口斜長百七十里其水南流（武功今屬鳳翔府郿縣）

魏

陳項壽春

通典潁州魏汝陰郡鄧艾屯田於此陳項陳州宛丘項城縣

壽春見前晉志脩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

（陳州宛丘縣有百尺堰隋志潁川郡北舞縣有百尺溝郡縣志百尺堰在潁州汝陰縣西北一百里）

晉

滍淯水楊口

漢地理志滍水出魯陽縣魯山東北至定陵入汝（定陵故城在許州郾城縣西北）育水出酈縣西北南入漢（酈故城在鄧州內鄉縣）通典復州沔陽縣漢雲杜縣杜預爲荊州刺史開楊口達巴陵徑千餘里內避長江之險通零桂之漕即此也（零陵桂陽）

石門

水經注滎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爲滎口石門

千金堨

永嘉元年脩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水經注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堨洛陽記曰千金堨舊堰穀水魏時更修積石爲堨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渠上立堨（堨是都水使者陳協所造）水歷堨東注謂之千金渠（許昌今許州）

隋

蒲陝衛汴黎陽汾晉渭水廣通渠大興城潼關

蒲州（今河中府）汴州（開封府）黎陽（今濬州）汾州（唐爲汾州）晉州（平陽府）京兆府萬年縣隋改爲大興縣廣通渠在華州置廣通倉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渭水在萬年縣五十里東流二百四十里至華陰縣東北流三十五里自永豐倉入河謂之渭口

山陽瀆

楚州山陽縣（今淮安州）

砥柱

陝州硤石縣（今陝州）有底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縣東北五十里河水分流包山山見水中若柱然又以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破之三穿既決河出其間有似於門故亦謂三門唐太宗勒銘

通濟渠穀洛水板渚邗溝

通典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南二百五十步今名通濟渠隋煬帝開導西通河洛南達江淮汴州有通濟渠隋煬帝開引黃河水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即浪宕渠也九域志汴水古通濟渠也在開封縣周語穀洛鬪注云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

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illegible]

[illegible]板諸水經河水又東合汜水又東逕板城北注云

有津謂之板城渚口（在孟州汜水）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注云於

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

今廣陵韓江是（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illegible]）

永濟渠

國史志大名府永濟縣有永濟渠（今名衛河入臨清縣）

東萊海口

東萊郡萊州西至海二十九里北至海五十里東南至海二

百五十里

唐

[illegible]

門河陰柏崖集津倉含嘉倉太原倉

裴耀卿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

泝河而入渭（三門山見前[illegible]）地理志河南府河陰縣開元二十二

年置領河陰倉（[illegible]孟州）河清縣咸亨四年置柏崖縣尋省

有柏崖倉陝州平陸縣三門西有鹽倉東有集津倉陝縣有

太原倉六典東都曰含嘉倉自含嘉倉轉運以實京之太倉

自洛至陝運於陸自陝至京運於水（[illegible]）劉晏移書

曰陝郊見三門集津遺迹（[illegible]）李

泌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以避底柱之險（[illegible]平陸縣三門）

集津鎮

滻水望春樓廣運潭

地理志京兆府萬年縣有南望春宮臨滻水西岸有北望春

宮宮東有廣運潭華州華陰縣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因石

渠會灞滻經廣運潭至縣入渭天寶二載韋堅開（[illegible]）

（以通河渭）望春樓在禁苑東南高原之上姚南仲曰王者必據高

明燭幽隱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

上津扶風洋川

商州上津縣（[illegible]）扶風郡鳳翔府（[illegible]）洋

川郡洋州（[illegible]）汴水堙廢漕運自江漢抵梁洋

（[illegible]）

汴水梁公堰

劉晏疏浚汴水見宇文愷梁公堰通典汴口堰在河陰縣西

[illegible]

二十里又名梁公堰隋開皇七年使梁睿增築漢古堰遏河

入汴（[illegible]）

甬橋渦口蔡水

甬橋在宿州符離縣渦口在濠州鍾離縣九十里杜佑以漢

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illegible]）

通典汴州浚儀縣有蔡水（[illegible]）建隆元年浚蔡河

設斗門二年導閔水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穎達

壽春以通淮右之漕以西南為閔河東南為蔡河開寶六年

改閔河為惠民河（[illegible]）李紘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

橋為咽喉

金商運路

通典金州去西京九百九十一里商州去西京三百里

渭橋東渭橋

渭橋三輔故事秦昭王作長三百八十步郡縣志中渭橋在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渭水南去縣三里東渭橋在萬年縣東後漢注渭橋本名横橋在咸陽縣東南

揚子院淮陰項城潁澂

揚州揚子縣（今眞州）廣明元年高駢奏改揚子院為發運使淮陰縣楚州項城縣陳州潁水出陽城縣陽乾山東至下蔡入淮澂水唐志陳州澂水縣（今改商水縣）水出潁川陽城少室山東入潁

後周

汴水涌橋（[illegible]）泗上

漢志有兩泗水其一自乘氏至睢陵入淮又一水卞縣至方與入沛泗上今招信軍相對泗口也

五丈河

五丈河開寶六年改為廣濟河自都城北歷曹濟及鄆其廣五丈以通東方之漕建隆二年浚五丈河（命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河造斗門自滎陽鑿渠百餘里引京索二水通城濠入斗門架流于汴東匯于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以京索河為源禹貢之荷澤（九域志在祥符縣東明縣）

蔡水（見前）

蔡河貢京師兼閔水洧水潩水以通陳潁之漕蓋古琵琶溝也元祐四年知陳州胡宗愈議古八丈溝可開浚分蔡河之水自為一支由潁壽入淮揚佩皇畿賦天設二渠曰蔡曰汴通江會海縈帶甸千倉是與萬庾是建

原武

原武縣屬鄭州

兩漢崇儒致

漢高祖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史記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内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絶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

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水經注云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面泗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閫北門去洙水百餘步孔叢曰夫子墓塋方一里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儒林傳高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絶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

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元朔五年為博士置弟子

晉灼曰西京無太學公孫弘曰請因舊官而興焉其肄習之地則太常也傳授之師則五經博士也三輔黃圖漢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關中記在安門之東杜門之西何武歌太學下王咸舉幡太學下則有太學矣或曰晉灼以漢初言黃圖記武帝時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

三輔故事石渠閣在未央宮殿北藏祕書之府黃圖云蕭何造其下礲石為渠以導水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

成帝綏和元年封孔吉為殷紹嘉侯（匡衡梅福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劉向說上宜興辟廱設庠序（未作而罷）

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均為褒成侯

漢表殷紹嘉侯在沛郡褒成侯在瑕丘（今兗州瑕丘縣）後漢孔僖傳平帝時封孔均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

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帝還視之十九年又幸太學中元元年起辟廱

明帝永平二年臨辟雍行大射養老禮十五年至魯詣孔子宅

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元和二年至魯

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

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子於闕里還幸太學

洛陽記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述征記在國子學東二百步漢官儀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雍從北門入三月九月於中行大射禮（永平四年八年和帝永元十四年順帝陽嘉元年一年靈帝熹平六年並臨辟雍）孔子宅在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也

梅福曰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永平二年郡縣學校行鄉飲祀孔子猶未立廟也梁天監四年初立孔子廟唐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廟正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北宮白虎門於門立觀

順帝永建六年脩繕太學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水經注漢置太學於國子堂東石經東有一碑陽嘉八年立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修太學用作工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元年作畢碑南面刻頌（書帝[illegible][illegible]年太學行禮[illegible]水福成門臨觀其儀光和五年幸太學）

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太學門外

水經注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東側蔡邕自書丹於碑洛陽記高一丈許廣四尺

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羨為宗聖侯

晉封二十三世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延興三年封二十七世孫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改封二十八世孫珍為崇聖侯北齊封三十一世孫為恭聖侯周武帝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煬帝改封紹聖侯唐正觀十一年封裔孫德倫為褒聖侯開元二十七年以孔子後

為文宣公宋太平興國二年孔宜襲封文宣公至和二年祖無擇言不可以祖謚加後嗣詔封宗愿為衍聖公今世襲後魏太和十六年謚孔子曰文聖尼父唐貞觀二年升孔子為先聖十一年尊為宣父武后封隆道公開元二十七年謚為文宣王宋祥符元年幸曲阜謁文宣王廟謚玄聖文宣王五年改謚至聖

困學紀聞卷之十六

困學紀聞卷之十七

浚儀 王 應麟 伯厚甫

評文

汪彥章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為一家而稍與經分

離騷曰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以楚君之闇而猶曰哲王蓋屈子以堯舜之耿介湯禹之祗敬望其君不敢謂之不明也太史公列傳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非屈子之意

夾漈草木略以蘭蕙為一物皆今之零陵香也然離騷滋蘭樹蕙拾負轉蕙紀蘭是為二草不可合為一

江離史記索隱引吳錄曰臨海海水中生正青似亂髮廣志為赤葉紅華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白華又不同然對以為蘪蕪一名江離芎藭藁本江離蘼蕪並相似非是一物也淮南子云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藁本師古曰蘼蕪葉云江離似水薺今無識之者非蘼蕪也蘼對兼耳楚辭補注曰江離香草詩記董氏曰古今注謂乃潭可蘼未本章可蘼曹江離江離有則也今

屈原楚人而涉江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俗為夷也陰邪之類讒害君子變於夷矣

忠湛湛而願進兮妬披離而鄣之雍蔽之患也元帝似之故周堪劉更生不能決一石顯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偏聽之害也德宗似之故陸贄陽城不能攻一延齡

宋玉釣賦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淮南子作蜎蠉七畧蜎子名淵楚人唐人避諱改淵為泉古文苑又誤為洲宋玉對問陽春白雪集云陵陽白雪見文選琴賦注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曰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

藝文類聚鑒誡類多格言法語如曹植矯志詩曰道遠知驥世偽知賢荀爽女誡曰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程曉女典曰麗色妖容高才美辭此乃蘭形棘心玉曜瓦質姚信誡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為險易不虧終始如一諸葛武侯誡子曰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顏延之庭誥曰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卞蘭座右銘曰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無謂幽冥處獨若群不為福先不與禍鄰司馬德操誡子曰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王脩誡子曰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羊祜誡子曰恭為德首謹為行基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語徐勉與子書曰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弃日非徒弃日乃是弃身王粲安身論曰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凡此皆可為治心齊家之法若馬援王昶之誡張茂先之詩崔子玉之銘見於史傳文選者不復紀

文心雕龍謂英華出於情性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

李善注文選詳且博矣然猶有遺缺嘗觀楊荊州誄謂督勳勞不引左氏謂督不忘執友之心不引曲禮執友稱其仁（謂督不忘即微子之命曰篤不忘也古字督與篤通用以督為篤察非也）

瓊赤玉也嘆賦林挺瓊樹注以為誤

韓文公曹王皋碑云王親教之搏力勾卒嬴越之法考異謂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勾卒之文愚按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子為左右句卒注云鉤伍相著別為左右屯此即謂句卒也搏力必秦法未見所出新唐書作圍

十抽一推或謂推當為椎未詳之稱按史記秦始皇紀王翦什推二人從軍索隱云什中推擇二人文公語出於此不必改

以相

佛者何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蓋用佛書三聖弟子之說謂老子仲尼顏子也緯文瓊語云

曹子建誥咎文假天帝之命以誥風伯雨師韓文公訟風伯蓋本於此

送窮文小黠大癡按張敏集奇士劉披賦古語有之小癡為大黠小黠為大癡

歐陽生哀辭閩人舉進士繇詹始史因之黃璞閩川名士傳其前有薛令之林藻歐之登科記信然（[illegible]）

（黃介翰良能馬文以辨）

太行之陽有盤谷在孟州濟源縣

韓柳並稱而道不同韓作師說而柳不肯爲師韓闢佛而柳謂佛與聖人合韓謂史有人禍天刑而柳謂刑禍非所恐柳以封神

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馬退山茅亭記見於獨孤及集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皆崔元翰作貞元十五年十七年爲裴令公舉裴冕表邵說作大曆四年八年請聽政第三表文苑英華乃林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時事代裴行立謝移鎮表行立移鎮在後亦他人之文柳州謝上表其一乃李吉甫郴州謝上表也舜禹之事謗譽成宜三篇晏元獻公恐是博士韋籌作食蝦蟆賦晏公亦云僞後不類柳文宋景文公謂集外文一卷其中多後人妄取柳之文□名柳州之名者然非特外集也劉夢得答子厚書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爲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此書不見於集食蝦蟆詩韓文公有答今亦不傳則遺文散軼多矣

答元饒州論春秋又論政理按鄱陽志元藇也文軒策問以爲元次山次山不與子厚同時亦未嘗爲饒州

平淮夷雅其佐多賢出說苑淚其辭元吉者其佐多賢矣

饒娥碑按魏仲兕大曆中作饒孝女碣旌其里閭不言娥死子厚失於傳聞而史承其誤

特黃溪記倣太史公西南夷傳皇甫湜悲汝南子桑倣莊子天運皆奇作也

王參元書云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背孜李商隱樊南四六有代王茂元遺表云與弟季參元俱以詞場就貢久而不調茂元栖曜之子也商隱誌王仲元云第五兄參元敎之學

沈亞之送韓靜略序曰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之言曰善藝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祭酒則文公也曰學者大成詩教有白露成潤於韓侍郎皆文公緒言也

臨九錫封廬山公雞九錫封浚雞山子毛穎傳本於此

劉夢得文不及詩祭韓退之文乃謂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楯卒莫能困可笑不自量也

歸亞會昌一品集序云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皋嚴助工於文章而不至巖廊歐陽公曰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其言簡而明非唐人所及也

魏鄭公砥柱銘挂冠莫顧過門不息淮南子云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鹽鐵論云簪墮不掇冠挂不顧

梁簡文誡子當陽公書曰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斯言非也文中子謂文士之行可見放蕩其文豈能謹重其行乎

又大同哀辭曰陳蕃所憩之家久記玄錄之歲華歆所聞之語巳定北陵之期按搜神記陳仲舉宿黄申家列異傳華子魚宿人門外皆因所宿之家生子而夜有扣門者言所與歲數

庾信馬射賦云落霞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倣其

語江左卑弱之風也
岑文本擬劇秦美新雖不作可也班孟堅典引師其意而豐説
非異師其辭
李善精於文選為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少陵有詩云續
兒誦文選又訓其子熟精文選理蓋選學自成一家江南進
士試天雞弄和風詩以爾雅天雞有二問之主司其精如此
故曰文選爛秀才半熙豐之後士以穿鑿談經而選學廢矣
元次山惡圓曰寧方為皁不圓為卿范文正靈烏賦曰寧鳴而
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
李義山賦怪物言佞魖讒魍貪魃曲蠱小人之情狀螭魅之夏
鼎也
乃樂人不肖於鮑叔仰餘於伯夷樂於柴桑期從於衛叔寶達人
之言也
劉夢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本鬼谷子口可以食不可
以言
文選安陸王碑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奕秋見孟子儲字
未詳蓋亦善奕之人注謂儲蓄精思非也
秦少游張文潛學於東坡東坡以為秦得吾工張得吾易
荊公潭州新學詩仲庶氏吳本詩犨仲氏任呂太史釣臺記姓
是州曰嚴李柳子厚愚溪詩序姓是溪曰冉溪子厚之語又出
於水經注豫章以木氏郡司馬公保業云懷甄未燠本元次
山出規宜無印綬懷之未煖

張文潛送李端叔序烏鴉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
本於唐呂向上疏鷙鳥不鳴未為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
晁無咎求志賦訊黃石以吉凶兮恭十二而星羅曰由小基大
兮何有顛沛謂靈棊經也異苑云十二棊卜出自張文成受
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東方朔密以占衆事
荊公為外祖母墓表云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隣里是職
然也唐岐陽公主不識刺史廳屏見杜牧之文辭與妻崔氏
言笑不聞于隣見柳子厚文荊公為文字字不苟如此讀者
不知其用事
大樂十二均圖楊次公作也編於老蘇集蠶對織婦文宋元憲
作也編於米元章集三先生論事錄序陳同甫作也編於朱
文公集皆誤
丘宗卿謂場屋之文如校人之魚與濠上之得意異矣胡謂
文士之文止可謂之巧言
景德二年命王欽若楊億脩歷代君臣事迹六年上之凡千卷
詔題曰冊府元龜周益公記文苑英華云太宗詔脩三大書
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一千卷今按御覽
脩於太平興國二年英華脩於七年皆太宗時若元龜乃真
宗時脩益公攷之未詳也太宗實錄雍熙三年十二月宋白
等進文苑英華有表有答詔當載于首卷真宗景德四年八
月詔館閣分校又以前編次未允令擇古賢文章重加編錄
芟繁補闕換易之卷數如舊祥符二年命覆校皆當備載於

纂備事始之後（太宗時三大書其一乃太平廣記五百卷）

班孟堅兩都賦序迂齋謂唐說齋中興賦序得此意按中興賦序云雖詞有工拙學有博陋氣有強弱思有淺深要皆變化馳騖不失古人之法度蓋用道有汙隆學有祖述之意然所取乃律賦非兩都比也

澹庵云韓安國不能凡賦罰酒三升王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一詩一賦豈足以盡豪傑之士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此龍川科舉之文列於古之作者而無愧

集古錄跋謂樂毅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文章正宗謂崔寔政論引於選今攷文選無此二篇皆筆誤也

誠齋為章燕蕭銘云令曰士師非禾稍士師也宋明帝紀胡母顥身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稍閑暇諾胡母大張索禾稍謂上也盖謂秦檜顧政士師非主上之士師也

南豐序禮閣新儀引指新法記襄州長渠則指水利兵間詩則指徐德占論交詩則指呂吉甫此孫仲益之言也

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誅攷之漢史無鄧通諸賈生之事蓋誤（景文謂因撰唐書盡日苦世論者乃俗文章之難）

張說為廣州宋璟頌曰拱牛牲兮薦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東坡韓文公碑用此四字

周益公雜誌辨搭諸謂俗人創二字通上下皆用猶紙錢也按范淳父為郭子皋誌言交子云紙幣之設本與錢相權元祐間已有此語矣

東坡得文法於檀弓後山得文法於伯夷傳

楊植許由廟碣云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獨孤及仙掌銘云月而日之星而辰之同一句法

文心雕龍云論語已前經無論字晁子止云不知書有論道經邦

和凝為文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自鏤板行于世識者多非之此顏之推所謂詅癡符也（正字作）楊綰有論著未始示人可以為法易曰白賁无咎

崔駰西巡頌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於和也班固作悍帳相杵亦足樂也曹子建書擊轅之歌有應風雅鄉子厚以擊轅拊缶宋景文云壤翁轅童皆本於崔班

劉夢得歎牛云負能霸吳屬鏤賜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坑下敵俞鍾室誅傚舟云越子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急白公屬劍子西哂李園養士春申易文法傚漢書蒯通等傳贊（唐書藝臣傳贊亦然）

張文潛論文詩曰文以意為車意以文為馬理強意乃勝氣盛文如駕理維當即止妄說即虛假氣如決江河勢順乃傾寫

山谷與王觀復書曰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

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張文潛荅李推官書可以參觀（文鑑取其一書）

迂齋太學策問言宣和事云夷門之植植於燕雲（夷門在大梁）用樂毅書文法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出淮南子牡門戶籥牡）左氏博議用此呂氏春秋仁人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跖蹻得飴以開閉取楗也

司馬公序顏太初醇之文曰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鑒戒矣觀其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則酷吏愧心矣觀其同州題名記則守長知弊政矣觀其望仙驛記則守長不事廚傳矣文鑑唯載逸黨許希二詩

吳齋先生為樣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樣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於官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寘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厲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徙倚於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

鄧志宏與胡丞公書曰熙豐間如司馬溫公與王荊公之所爭者曰是與非崇寧間陳了翁與蔡長沙之所爭者曰治與亂靖康間李丞相與耿門下之所爭者又不特是非治亂安危而已其存亡所繫乎

唐五代之際以文紀事者多用故事而作史者因而舛誤回鶻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李德裕紀聖功碑云烏介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所謂康居用漢書郅支事也而舊史云烏介依康居求活比漢鄭珙卒于契丹王保衡晉陽見聞錄虜俗雖不飲酒如韋曜者亦加灌注韋曜即吳孫皓時韋昭也而路振九國志云高祖鎮河東命韋曜北使曜不能飲酒虜人強之此殆類癡人說夢也

困學紀聞卷之十七

浚儀 王應麟 伯厚甫

評詩

陶淵明詩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又曰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東坡云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求食飽則具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葛魯卿為贊鼂端良為記皆發此意蕭統疵其閑情杜子美譏其責子王摩詰議其乞食何傷於日月乎述酒一篇之意惟韓子蒼知之

詠貧士詩云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愚按風俗通曰潁川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其清可見矣吳志黃蓋傳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

古辭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陶淵明歸田園詩二句倣此唯改高為桑宮為巷

少陵和嚴武軍城早秋詩已收滴博雲間戍更奪蓬婆雪外城的博嶺在維州見吐蕃傳蓬婆山在柘州見元和郡縣志

飲中八仙其名氏皆見于唐史唯焦遂事蹟僅見于甘澤謠

石壕吏蓋陝州陝縣石壕鎮也見九域志[illegible]

新安吏僕射如父兄汝墳之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詩近之山谷所謂論詩未覺國風遠

少陵善房次律而悲陳陶一詩不為之隱昌黎善柳子厚而永貞行一詩不為之諱公議之不可掩也如是

嚴閣老詩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舊史嚴武傳遷給事中時年三十二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曰黃門省故云黃閣少陵為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云官曹可接聯近世用此詩為宰輔事誤矣通鑑王涯請給事中鄭肅韓佽曰二閣老不用封敕此唐人稱給事中為閣老也

公安送李晉肅入蜀蓋即李賀之父

王無功三月三日賦聚三都之豔人長安水邊多麗人語本此

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土門口在鎮州獲鹿縣即井陘關也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董秦為濮州刺史移鎮杏園渡地蓋在衛州汲縣非長安曲江池之杏園也

杜位宅守歲按李林甫傳杜位林甫諸壻也四十明朝過年譜謂天寶十載時林甫在相位盍簪列炬之盛其炙手之徒歟

又寄杜位詩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懷歸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其流貶蓋以林甫故

示獠奴阿段北史稱無名字以長幼次第呼之丈夫稱阿謩阿段婦人稱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

李尚書之芳攷諸唐史之芳蔣王惲之曾孫廣德初詔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二歲乃得歸拜禮部尚書故少陵詩有奉使失張騫史閣行人在之句

楊綰諡文正比部郎中蘇端持異議雨過蘇端豈即斯人歟然少陵稱其文章有神交有道而端終為憸人豈晚謬乎

可歎行云丈夫正色動引經豐城客子王季友群書萬卷常暗

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為賓客敬與父季
友肅代間詩人也殷璠謂其詩放蕩愛奇務險然而白首短
褐錢起有贈李友赴洪州幕下詩云列郡皆用武南征所從
誰諸侯重才略見子如瓊枝此即豫章賓客之事也少陵謂
王也論道阻江湖期以致君堯舜李友不但工詩而已（少陵酒詞人之比父母無恙懸止云[illegible]西　親寄貞季題時季友無監察御史為洪吏　太守竹堂）
出瞿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摶扶注不解五雲之義僕觀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
藏五雲於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
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
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

必自有所據或入蜀見此碑而用其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杠
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
然未有攷證以一行之邃於星歷張燕公段柯古之殫見洽
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
贈閭丘師太常博士均之孫謂鳳藏丹霄暮龍去白水渾蓋稱
均之文也攷之舊史成都閭丘均景龍中為安樂公主所薦
起家拜太常博士公主誅貶循州司倉進不以道其文不足
觀也已
終始任安義之句蕭使君之賢可見矣少陵自注其事足以砥
薄俗惜其名不傳也
陳倉石鼓又已訛按陳倉在唐為鳳翔寶雞縣石鼓在天興縣

南乃雍縣也魏太武自東平鄒山見始皇石刻使人排而
仆之嶧山之碑野火焚蓋此時也
遣興云門戶有旌節注引楊國忠以劒南旌節導觽二字出周
禮少陵豈用新唐史語哉
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放翁云蔚藍乃隱語天名
按度人經作鬱藍
成都詩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謂肅宗初立盜賊未息也胡
文定通鑑衆要補遺序曰疑其衆星爭耀語本於此
鮮于京兆仲通也張太常學士均垍也所美非美然昌黎之於
于頔李實類此杜韓二公晚節所守如孤松勁柏學者不必
師法其少作也

野望詩西山白雪三奇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按唐地理志彭州
導江縣有三奇戍韋皐傳遣大將陳泊等出三奇西南備邊
錄所謂三奇營也一本作三年趙氏本作三城當從舊本三
奇為是滿水李氏云老杜讀書多不曾盡見其所讀之書則
不能盡注其間又用方言如岸泚土銼乃黔蜀人語須是博
問多讀
八哀詩將相宗室之外名士有三焉蘇源明不汙偽齊其最優
乎李邕細行弗飭次也鄭虔大節已虧下矣
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明皇以侈
致亂故少陵以儉為救時之砭劑
別李義詩文人嗣王業又云道國繼德業丈人領宗卿按唐書

宗室表傳道孝王元慶次子詢之子徽嗣王終宗正卿李義
盍微之子也
送顧八分文學趙氏金石録以爲前太子文學翰林院待詔顧
誡奢醉歌行云東吳顧文學即誡奢也注謂顧況誤
李潮八分小篆歌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金石録云潮書唯慧
義寺彌勒像碑與彭元曜誌其筆法亦不絶工非韓蔡比也
鄭駙馬宅宴洞中今攷少陵作皇甫德儀碑云有女臨晉公主
出降代國長公子滎陽潜曜又云忝鄭莊之賓客遊竇主之
山林鄭潜曜見孝友傳
橋陵詩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楮史郭顥夢爲聯句與此同
得房公池鵝詩鳳凰池上應回首爲報籠隨王右軍宋元憲以

鵝贈梅聖俞聖俞以詩謝曰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
江湖客從教養素翎宋得詩不悅聖俞之意本於少陵
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子之賦遠遊也精衛銜微木將以塡
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悲痛之深可爲流涕
真文忠公曰杜牧之王介甫賦息嬀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
非
文選注五言自李陵始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
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謡近在成世則
五言久矣
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驅馬上東門遊戲宛與洛
辭兼東都非盡是乘作文心雕龍云孤竹一篇傅毅之詞

鶴山云禮於生子曰詩負於祝嘏曰詩懷詩之爲言承也情動
於中而言以承之故曰詩
列女傳式微二人之作聯句始此
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紼謳挽歌非始于田横之客
韋孟在鄒詩曰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王朝其夢
如何夢争王室其争如何夢王我弼呂成公曰孟既致爲臣
而歸拳拳之意猶如此
吳語越王告吳王曰民生於地上寓也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
之間寄也寄者固歸古詩人生忽如寄本於此
東方朔有八言七言攷之風雅尚之以瓊華乎而七言也我不
敢效我友自逸八言也

帥伯六派傷怨篇清典可味御覽載衛懇詩曰秋蘭嘉美人也
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黄其葩雖曰幽深厥美彌
嘉之子之遠我勞如何
陳思王遷蓬篇曰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今人但知老萊子
之事而不知伯瑜
陸務觀云古詩有倡有和有雜擬追和之類而無和韻者唐始
有用韻謂同用此韻後有依韻然不以次最後有次韻自元
白至皮陸其體乃成
詩苑類格謂回文出於竇滔妻所作文心雕龍云回文所興則
道原爲始又傅咸有回文反覆詩溫嶠有回文詩皆在竇妻

前改日今日傳成反覆識與盛嶠田文興焉

左思白髮賦星星白髮生於鬓垂詩用星星字出於此

韓子蒼曰柏梁作而詩之體壞河梁作而詩之意卑

李義山謂昌黎文若元氣荊公謂少陵詩與元氣侔雖韓杜足以當之

山谷云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後山謂山谷得法於少陵朱文公云李杜韓柳初亦學選詩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

朱文公編小學書其答劉子澄謂古樂府及杜子美詩可取者多令其喜諷咏易入心最爲有益今本樂府及詩皆不取豈修改而删之歟

韓文公城南聯句禮鼠拱而立出關尹子聖人師拱鼠制禮遠遊聯句開弓射鵰嗄古文尚書雕字也管子云鵰然若謞之靜即雕字又兩中聯句高居限參拜戰國策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二字本此

送廣師詩上日馬人來唐書環王傳西屠夷蓋馬援還留不去者才十戶隋末孳衍至三百皆姓馬俗以其寓故號馬留人與林邑分唐南境潘番露引傳燈錄中印度乃在西域其說誤矣

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月不如古月之朗李太白詩有古朗月行又把酒問月云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王胄以庭草一句爲隋煬所忌初學記載胄雨晴詩風度蟬聲遠雲開鵰路長亦佳句也

忍過事堪喜杜牧之遣興詩也呂居仁官箴引此誤以爲少陵

俗言忍事敵災星司空表聖詩也

韋處厚盛山十二詩韓文公爲序今見于唐詩紀事十二詩謂隱月岫流杯渠竹嵓繡衣石橘宿雲亭梅谿桃塢胡盧沼茶嶺盤石磴琵琶臺上士瓶泉也

伊川曰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宗會法今不傳岑參有韋員外家花樹歌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太史尚書郎朝回花底常會客花撲玉缸春酒香韋員外失其名此詩見一門華鄂之盛

墨子謂西施之沈其美也豈亦如隨之於張羅華乎一舸逐鴟夷特見於杜牧詩未必然也

張碧字太碧黃居難字樂地慕太白樂天也亦李赤之類歟

陸龜蒙詩云紅蠶緣枯桑青蛾來躡犀歌揭燄于冰赤舌可燒城皆用太玄語又南征詩繞帳生犀一萬株宗元憲詩帳犀森別校犀林衛帳弁兒勇宋文詩合宴傳殘帳繞犀皆用此

毛澤民詩不須買絲繡平原不用黃金鑄子期本李賀貫休詩

李義山詠賈生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馬子才詠文帝云可憐一覺登天夢不夢商巖夢權郎雖同一律皆有新意

唐以詩取士錢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詩人多韓文公

薦劉述古謂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illegible]
羅昭諫詠松曰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其志亦可
悲矣唐六臣彼何人哉昭諫說錢鏐舉兵討梁見通鑑其忠
義可見賊奴事朱溫之杜荀鶴猶糞土也
宋書樂志陌上桑曰楚辭鈔以九歌山鬼篇增損為之東坡因
歸去来為詞亦此類也
詩一字至七字張南史花竹草是也一字至十字文與可竹石
是也
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白樂天謂牡丹也豈知兩片雲戴却
數鄉稅鄭雲叟謂珠翠也侈靡之蠹甚矣
韓文公詩離家已五千注引沈休文安陸王碑平途不過七百

而不知獨成五服至于五千本書語也寔以沉引為
唐彥謙詩啗盤饑尒雅賣餅斥公羊事出晉書魏志
白樂天迂叟詩初時被目為迂叟近日蒙呼作隱人又云白㖒
此迂叟少迂老更迂則迂叟之名不獨司馬公也
堯韭舜榮梁元帝玄覽賦始用之李群玉蒲澗寺詩澗有堯時
韭山餘禹代糧
致堂云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陸務
觀云倚聲製詞起於唐之季世
寒山子詩如施家兩兒事出列子羊公鶴事出世說如子張卜
商如侏儒方朔涉獵廣博非但釋子語也對偶之工者青蠅
白鶴黃籍白丁青趺黃鮹黃口白頭七札五行綠熊席青鳳

衰而楚辭尤超出筆墨畦逕曰有人兮山阿雲卷兮霞纓秉
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孤疑塞獨立兮忠貞
司空表聖云戴容州叔倫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
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李義山玉生煙之句蓋本於此
古詩何能待来茲茲年也左傳今茲注云此歲呂氏春秋今茲
美禾来茲美麥
梁元帝賦得蘭澤多芳草詩古詩具行此為題
韓文公云六字常語一字難文心雕龍謂善為文者富於萬篇
貧於一字
王儉四言頗有子建淵明餘風其侍太子九日玄圃宴云秋日
在房鴻鴈来翔寒寥清景蕭蕭微霜草木搖落幽蘭獨芳眷

[illegible]有來斯悅無遠不柔
[illegible]
[illegible]二郡也[illegible]文選難詳適與飆風會又曰
行行至吴[illegible]
應璩百一詩[illegible]来積陽出呂氏春秋
李庶己初與曾致堯倡酬致堯謂曰子之詩雖工而音韻猶啞
庶己初未悟既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後須切響之說遂精
於格律
詩言志[illegible]終成棟猶鋼不作鉤包孝肅之志也人心正[illegible]
水而獨搖[illegible]之志也
張文饒曰麤心不可著著則縮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

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寬去休言暑冬來始講
寒則心不著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此事不
盡矣
杜正獻公詩因念古聖賢名爲千古垂何嘗廣居室儉爲後人
師亞聖樂簞食寢丘無立錐文終防勢奪景成耻家爲文固
四壁立鄭公小殿移陳正獻公詩遺汝子孫清白在不須廈
屋太渠渠二賢相之清風可以媿木妖之習
膈湖注荊公詩於明妃曲漢恩自淺胡自深人間樂在相知心
則引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譏曰出堂上飲之詩爲客當酌酒
何預主人謀則引鄭氏考槃之誤以寓其貶君難托之詩曰
世事反覆那得知讒言入耳須臾離則明君臣始終之義以
返諸正愚按楊元素謂介甫詩令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
政必行令觀其行事已頗類之矣言心聲也其可揜乎
東坡文章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
好莫吟詩晚年郭功父寄詩云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
採珠人饒德操黎介然汪信民寓宿州作詩有略詆及時事
者呂榮陽聞之作麥熟繅絲等四詩以諷止之自此不復有
前作
後山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无咎則長公之
客也張文潛則少公之客也魯直詩云晁子智囊可以括四
海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牛文潛詩云長公波濤萬頃陂少公
峣秀千尋麓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

舒姚李晁論峥嵘走珠玉可以見一時文獻之盛
衣上六花非所好畝間盈尺是吾心何由更得蘇民瘼慢不偏
於宿麥深雪詩無出晏元獻韓持國之右
晏元獻詩二龍騎夏服雙鶴記堯年宋元憲詩軒野龍催馭堯
宮鶴減寒劉敬叔異苑太康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
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故山陵挽章用之
符瑞圖曰二黃人守者外國人來降宋景文云青帝回風還習
習黃人捧日故遲遲翟公巽云青女霜如失黃人日故遲
司馬公早朝詩太白明如李出漢天文志熒惑躔歲星居其東
北半寸所如連李又即事云雨不成遊布路歸出左傳自朝
布路而罷今集中皆注云恐誤蓋未攷也
更無柳絮隨風起惟有葵花向日傾見司馬公之心浮雲世事
改孤月此心明見東坡公之心
東坡次韻朱公掞初夏詩諫苑君方續承業醉鄉我欲訪無功
隋樂運字承業錄夏殷以來諫爭事名諫苑文帝覽而嘉焉
注謂南史李承業作諫苑誤矣
答王定國詩誰勿怨誹讒乃我得消濮於泥生蓮花甃壤出菌
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蕤此尹和靜所謂困窮拂鬱能堅
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也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坡公晚年所造深矣
鼂均父詩樂城去聲色老坡但稱快嗚呼二法門近古絕倫輩
嘗觀樂城爲歐陽公碑云公之於文雖容俯仰不大聲色而

義理自勝欒城評品文章至佳者獨云不帶聲色蓋得於公
也歐陽公與梅聖俞書云決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
頭地東坡看人文字於所酷愛者但稱快而已亦得於公也
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邈按嵇叔
夜琴賦云新衣翠粲李周翰注翠粲鮮色李善注引子虛賦
翕呷翠粲張揖曰翠粲衣聲漢書作萃蔡萃音萃班倢伃賦紛
綷縩兮紈素聲其義一也以鮮明為翠乃古語
後山云少好詩老而不厭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所為而學焉豫
章以謂譬之弈焉弟子高師一著僅能及之爭先則後之此
可為學文之法
東坡與歐陽晦夫詩三首晦夫名闢桂州人梅聖俞有詩送之
云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東坡南遷至合浦晦夫時為石
康令出其詩稾數十幅事見桂林志注坡詩者以為文忠之
族非也
夏小正九月榮鞠東坡詩云黃花候秋節遠自夏小正注止引
月令非也呂氏以春帖子假屬對鞠拗寅為陸賈水亦明夏小正
山谷詩晚歲所得尤深鶴山稱其以草木文章發帝杼機以花
竹和氣驗人安樂
題蘇若蘭回文錦詩圖云亦有英靈蘇蕙手只無悔過竇連波
連波竇滔字也武后記云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笑連波之悔
過
物理論云虛無之談無異春蛙秋蟬聒耳而已山谷演雅春蛙

夏蜩更嘈雜本於此
題王黃州墨跡掘地與斷木智不如機舂聖人懷餘巧故為萬
物宗注不言所出嘗觀孔融肉刑論云賢者所制或踰聖人
水碓之巧勝於斷木掘地此詩意本於此機舂即水碓也
立春詩看鏡道如咫出汲冢周書王子曰遠人來驩視道如咫
呈吉老縣丞詩觟觽今無種蒲盧教未形注云觟觽此兩姓今
無人按太玄難上九云角觟觽終以直其有犯二字與解豸
同亦見王充論衡云一角之羊也注誤矣
八百老彭嗟杖晚出莊子釋文彭祖至七百歲猶曰悔不壽恨
杖晚而唾遠醇朴乃器師二字出荀子
江西道院賦堂密有美樅出爾雅注尸子謂松柏之鼠不知堂
密之有美樅
後山挽司馬公云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與老杜桑麻深雨
露燕雀半生成相似生成吹噓字若輕而實重
張文潛詠孔光云試問不言溫室木何如休璧董賢車仲彌性
詠宰執詒不着題南園云欲悠崖州如有北却應未肯受譏
夫二詩誅姦諛之蕭斧也
朱雲為槐里令上書求見而即將對成帝時言路猶未塞也張
文潛詩曰直言請劍斬安昌今謂朱游只素狂君看漢家文
景業張侯能以一言亡
南豐麻姑山詩送南城羅尉倣廬山高而不逮絕唱寡和也
唐子西佳月明作指好風聖之清本於李誠之山如仁者靜風

似聖之清朱新仲無人馬爲二對飲月成三本於秦少游身
與杖藜爲二影將明月成三陸務觀誰其云者兩黃鵠何以
報之雙玉盤本於新仲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罍
葉少蘊逸人舊住子午谷詩客獨尋丁卯橋務觀用之程致
道明知計出柏馬下正擬身全木鴈中數器之用之
或問崔德符作詩之要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爲善張共叟云年
踰耳順方敢言詩言者觀此可以戒
曾文昭公河間詩云南北車書久混同河間今有楚人風獨軒
太守非何武已見州閭出兩龔謂彥和兄弟也童蒙訓以爲
曾子宣作恐誤
徐師川以諫議召程致道在西掖封還除書言與中貴人唱和
四五十　見聞錄　一八　十五
無酒之何爲人所傳朱文公語錄云師川游廬山過官者鄭
諶欺之詩後村詩話發集不載余憶之篇恐放集中有次韻鄭
本然居士云頗知鶴脛緣詩瘦早雜魚須作我聞本然居士
豈即鄭諶歟
朱新仲詠顏魯公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唯一人又詠
昭君云當時夫死若求歸凜然義動單于府不知出此肯隨
俗顏色如花心糞土
本草薊一名傳延年朱新仲詩三徑誰從陶靖節重陽惟有傳
延年用前者未有
梁文靖公克家梅花詩云九鼎變調終有待百花叢裏敢言芳用
王沂公之意亦壓天下位宰相然梁公之句失於雕琢

誠齋始學江西既而學五字律於後山學七字絶句於半山最
後學絶句於唐人
誠齋讀正觀政要云拔士新豐逆旅中懷賢鴨綠水波東酒傾
一斗爲肩客酣設三杯羊舁公
攻媿記張武子之語水仙有名信天公者按晁景迂集黃河有
信天緣常開口待魚
蘇雲卿廣漢人隱東湖張魏公爲相使帥漕挽其來一夕遁去
不知所之真文忠爲詩曰魏公孤忠如孔明赤手能支天柱
傾蘇公高節如子陵寸膠解使黃河清彼是世間少不得間
沮溺耕各其宜後人未可輕岐黃兩翁之心秋月白
南塘挽趙忠定公云空令考亭老爲作注離騷揚摧跋楚辭集
二十　見聞錄　十八　十六
注成慶元乙卯治黨人方急趙公謫死于道先生憂時之意
屢形于色一日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
孫燭湖讀通鑑詩云漢書流汗走君房那得狂奴故意降努力諸
公了事關不煩魚腸到桐江又曰清濁無心陳仲弓同機耶
枚淡諸公未識不料兒孫誤千古黃初佐命功朱文公謂二
絶甚佳
平園詩生戎馬死佛貍荊公詩生白骰青皆佳對
鶴山詩只期王女是用諫肯爲金夫不有躬本於王汝金吾之
對
林和靖詩怪君披月看鍼膾放翁文有鍼膾兒炊之語出東方
朔神異經

田園圖史分貧富鼎彝樓臺辨有無洪舜俞詩用龐穎公寇萊
公事
本朝絕句有夾際詠漢高祖五言乃唐于季子詩又荊公絕句
詠叔孫通亦見宋景文公集
演蕃露云搏黍爲鸝鶵不知何出蓋未攷詩葛覃注也緗素雜記
不知麥秋出月令亦此類能改齋漫錄攷古語所出詳且博
矣然首如飛蓬見于詩乃以左思賦爲始樹桃李者夏得休
息見于說苑乃以狄梁公事爲始若此者非一是以君子無
輕立論
方言斟益也凡病少愈而加劇謂之不斟或謂之何斟呂居仁
答曾吉父詩記我今年病不斟蓋用此而不知者改爲不禁

韋玄成傳五世壙僚言五世無官也呂成公銘湯烈母云湯
世壙僚委祉于後而婺本改爲壙遼東坡春帖用翠管銀罌
出老杜臘日詩而注者改爲銀鉤此邢子才所以有日思誤
書之語也
呂居仁詩弱水不勝舟有此積立鐵又云何知若人胷中有積
立鐵出老杜鐵堂峽詩壁色立積鐵又云準擬春來恭出游
出漢書田叔傳又云日月已秋罷出元帝紀
趙紫芝詩謂輔嗣易行無漢學玄暉詩變有唐風
潘庭堅題嶽麓寺道鄉臺曰坡仙不謫黃黃應無雪堂道鄉不
如新此臺無道鄉青山非其人山靈能頡頏一落名勝手境
與人俱香悲吟倚空寂臨飈生慨慷道鄉不可作承君不可
忘官銜（陳塏寓字習禮景定間持節廣東有詩云山只爲蠻煙累姓字多因瘴籍香御史臺劾之陣坐議其後陳君入靈）
吳吉甫以晚升試漕闈揭榜免長生詩云真水黃芽長香風玉
杵鳴不爲三窟計永伴一輪明省試聖人之道猶日中賦用
關搏之月見沫之星第七聯云桑榆已晚尚期一戰之收
湯伯紀自徽云春秋責備賢者造物計校好人一點莫留餘滓
十分成就全身此老晚節庶幾踐斯言也
薛士龍詩左角蠻攻觸南柯檀伐槐的對也
徐淵子詩植杞必植梓藝蘭仍藝蓀過庭遺訓在鑿楹故書存
蓋以梓蓀喻子孫也鑿楹出晏子春秋（李義山詩鑿出宣尼壁書留晏子楹）
任元受七夕詩切勿填河漢須留洗甲兵意亦新

伊川先生不作詩唯寄王子真詩云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
解壽斯民先生入嵩山子真已候於松下問何以知之曰去
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一年欲往以事而止子真名荃
岐下陽平人元豐中賜號沖顯處士張芸叟爲功行碑謂超
世之資與陳圖南侔
建隆初詔五代時命官投狀叙理復命之郭恕先詩云爲逢宋
叔歸依佛不就新恩叙理官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而猶不屈
其志如此
文鑑取蔡確送將歸賦猶楚辭後語之取息夫躬也
浮溪詩人間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水經注引晉中州
記惠帝爲太子令曰若官蝦蟆可給廩（晉書無此語）

張芸叟曰岐山石鼓是車攻詩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則所取也其魚維何維魴及鱮何以貫之維以楊柳則所不取者也先儒凡今詩所無者盡曰為逸詩誤矣（見致堂論詩說）

朱文公曰顏況詩有集皆不及見韋應物集者之勝今按韋集有顏况奉同郡齋雨中宴集詩云好鳥依嘉樹飛雨灑高城况與數君子列座分兩楹文雅一何麗林堂含餘清我公未歸朝遊子不待晴白雲帝鄉遠滄江楓葉鳴拜手欲無言零淚如酒傾寸心已摧折別離方骨驚安得凌風翰肅肅賓天京

程可久（少隨先生）自題所怡齋云乞得膠膠擾擾身霜鈴露箭便相親勸君莫厭羹藜藿蓬已由來更病人六月松風萬籟寒篁竿頻到枕屏間夜深夢繞康廬瀑布濺珠過藥欄葵花已（五月）過菊花開萬里西風拂面來問字今朝幾人至細看屐齒破蒼苔

宋新仲云唐之詩人達者唯高適適位不過常侍本朝歐王蘇黃出徐陳韓呂繼之八人一相三執政三從官何其盛也

山谷詩云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生蚌胎為富不仁者可以警

少陵詩東屯稻田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東屯乃公孫述留屯之所距白帝五里稻米為蜀第一郡給諸官俸廩以高下為差帥漕月得九斗王龜齡詩云少陵別業古東屯一飯遺忠畎畝存我輩月叨官九斗須知粒粒是君恩（東屯有青苗陂）

天閒 卷十八 十九

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君公舉上蔡語曰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

宋正甫詩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

攻媿先生書桃符云門前莫約頻來客坐上同觀未見書

葛魯卿借書詩大勝揚雄辭子駿更殊班嗣阻君山

朱希真避地廣中作小盡行云藤州三月作小盡梧州三月作大盡哀哉官曆今不頒憶昔昇平淚成陣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為秋花作春但恨未能與世隔時聞喪亂空傷神（唐李益閏 憑侍御六月大小云曆法之度曆乾 有進經旅人為作史為友數皆莫）

山谷詩金石在波中仰看萬物流出孟子注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野廣雪詩天上長留勝六仕人中會有葛三來葛三事出太平廣記（三葛仙翁公弟）

王逢原詩退之昔裁詩頗以豪橫恃暮年意氣得金玉多白屋買居紀廟榮顧影樂冠佩喜將閭巷好持與妻子議彼哉何足道進退茲為係安知九列榮顧是德所累謂南內朝賀歸及示兒詩也朱子曰此篇所誇乃感二鳥符讀書之成效極致而上宰相書所謂行道憂世者已不復言矣鄧志宏亦謂愛子之情則至矣導子之志則陋也

致堂曰韓退之賦石鼓曰孔子西行不至秦故不見錄孔子編詩豈必身歷而後及哉信斯言也車鄰駟驖胡為而收之也

己閒 卷十八 二十

荆公傷杜醇曰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牧雞豚筠筒釣魴鯉弔王致曰老妻稻下收遺秉稚子松間拾墮樵二人四明鄉先生也固窮守道如此今人知者鮮矣利欲滔滔廉恥寥寥孰能景慕前修哉

唐子西内前行云宅家喜得調元手唐時宮中謂天子爲宅家通鑑韓建發兵圍十六宅諸王呼曰宅家救兒劉季述等至思政殿皇后趨至拜曰軍容勿驚宅家

文宋瑞指南錄爲或人賦云悠悠成敗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恨付西風黑頭爾自誇江總冷齒人能說褚公龍首黃扉真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南齊集褚淵論孝嗣曰人笑褚公至今齒冷今謂褚淵也

翁與可上徐直翁詩六文謨謨同輦服二郎官職延翁知鄭德言伯爲國子博士私試策問師道祭酒不悅臺評及之李艮翁父爲詩餞之曰諸生幸不笑韓愈官長何因罵鄭虔

柳文云王氏子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力傲狂疾之功以爲名先君子嘗爲投筆詩其末云蘭臺舊家學胡不紹箕裘

鄧志宏曰詩有四忌學白樂天者忌平易學李長吉者忌奇僻學李太白者忌怪誕學舉子詩者忌說功名

困學紀聞卷之十八

困學紀聞卷之十九

評文

浚儀　王　應麟　伯厚甫

穀梁隱四年傳注云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鄧潤甫草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莫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謨蓋出於此

晏元獻謝昇王記室表云衣存缺衽式贊於謙冲饌去邪蒿不忘於規諫韓詩外傳周公誡伯禽曰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

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于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陸農師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亭試銓平其輕

重蓋用此

周書王會東越海蛤或誤爲侮食而王元長曲水詩序用之其別風淮雨之類乎

駱賓王云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龍蹲謂孔子春秋演孔圖孔子坐如蹲龍立如牽牛

楊盈川叙郡守云代臨本州則元賓之父喜形于色繼爲本守則張翁之子迎者如雲叙縣令曰仁之所懷幼童不能擊將雛之雉明之所斷老父不能爭食粟之雞對的語工

蘇許公制右拔司言竹光於五字常袞表五字非工張南史詩唯有五字表魏志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

可意中書侍郎鍾會取視爲定五字松悅服西披用五字本
於此
張文定慶曆中韋兩制薦舉勑云蓋舉類之來舊矣三代之盛
王其必由之如閫外之議云苟且啓私謁告請之弊也予不
以是待士大夫何士大夫自待之淺耶又察舉守令勑云夫
天下之大官吏之衆獨不聞循良尤異者之達于聽外臺之
職豈非關擥抑朝廷未有以導之也其視守令能以仁政得
民民心愛之如古循吏然者宜以名上予得以褒慰之亦以
使四方之民知予不專寵健吏而貴仁者爾尤延之謂二詔
大哉言乎簡而盡直而婉丁寧惻怛之意見於言外至今誦
之盎然如在春風中豈特公之文足以導上之德意志慮亦

紀聞卷十九 二

當時蓋治兄以起其文也
文定又行范文正公參政制云大風之下難爲報大名之下難
爲處矧兼二者可無勉哉爾尚朝夕以交修予允迪前人勤
教邦其永孚于休訓辭溫雅可以見太平之象
端平元年九月真文忠公除翰林學士洪舜俞命詞曰迪惟仁
祖有若臣脩朝京師於甲午之元拜內相於季秋之月歐陽
公之除在至和元年九月歲皆甲午用事切當如此
慶元初嗣秀王辭中書令賜贊拜不名鄭溥之草制云天下之
達尊三德兼爵齒以從茂人臣之不名五老與親賢而並降
公羊傳注禮君於臣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上大夫不名
盛德之士不名老臣不名說苑伊尹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

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
士臣而不名咸淳初嗣榮王賜詔書不名余草制用說苑事
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仲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能去之首弛邊
備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讎又云一日縱敵
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金賁亨遷錄載孫大鼎疏言遺禍開
禧以就和檜之議狀著矣嘉定之事使機於庚則
韓文公王仲舒銘云數文帝階擢列侍從野處謝數文閣直學
士表云宣布中和方歌盛德之事擢列侍從遂復數文之階
雖借用而切當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王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
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晉人之稱衛玠蓋所尚者

紀聞卷十九 三

清談也正始魏齊王芳年號胡武平啓以正始之遺音對蒼
朱之劉恨陸務觀嘗擿其誤王季海行東坡贈太師制云博
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
恐亦襲武平之誤也若正始之清談非所以稱坡公
胡文定以親辭成都學事云矧當壽愷之年深計短長之日曾
文清求歸侍云朝則倚門暮則倚閭常懸失望父曰嗟予母
曰嗟季各敢弭忘
上官儀冊周王文識表鵷舟之象詞擅漢臺之駕上句用曹蒼
舒事下句用柏梁臺詩梁王曰驂駕駟馬從梁來或以駕爲
卦引沛獻王占雨事非也
洪景盧周茂振入館謝啓雖不若董吳遠之博如桃菜難悟柳

卯本同幼婦外孫之義女郎世子之名亦儷語之工者
野處草梁叔子制云鼎學士之大稱盖用劉禹錫天平軍壁記
以牙璋王節鼎右僕射官稱之語又草蔡顒左和制云學垣
人之道高天下以聲或云葉語音高故以戲之然矜人臣以
能高天下以聲史記謂殺紂也不當用之王言
徐淵子上梁文云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間想清風颯至自謂羲
皇上人初寮啓云得知千載上賴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事
皆全句
李宗衛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弗殺必滅若敖
伯石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王子爭囚而州犂上下伯與
合要而范宣左右魯昭之馬將為槽衛懿之鶴有乘軒于奚

爲邑而衛人假之器晉侯請隧而襄王與之田星已一終魯
君之歲亥有二首絳老之年作楚宮見襄公之欲楚效虎言
知衛侯之死夷雞憚犧而斷其尾象有齒而焚其身麋不勝
矣吳其沼乎好魯以弓清淮守寶賜鄭以金盟無鑄兵蛇出
泉宮聲姜薨馬鳴亳社伯姬卒
晏元獻進牡丹歌詩表云永平神爵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
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按論衡云永平中神雀群集
詔上神雀頌百官上頌文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
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正元事見劉太真傳
寧皇服藥赦文陳正父所草也雖不明不敏有覃四海遐治之心
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從己之欲天下誦之謂寫出寧皇心事

盧思道賀甘露云神漿可挹流味九户之前天酒自零凝照王
階之下常袞賀雪云重陰益固應水澤腹堅之時積潤潛通
迎土膏脉起之候皆儷語之工者
俗語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說卦左傳難爲人出表記擔負出
詩玄鳥箋折閱出荀子生活出孟子家數出墨子服事出周
禮大司徒伏事出陸士衡詩分付出漢原涉傳交代出蓋寬
饒傳區處出黃霸傳多謝出趙廣漢傳丁寧出詩采薇箋什
物出後漢宣秉傳自由出五行志曉示出童恢傳主者出劉
陶傳意智出鮮卑傳卑末出𧻚巴傳告示出荀子生仁諸人好布
施出周語鄭作施比校出齊語行頭出吳語當日出晉語地主
出左傳越語相於出晉后妃傳料理出王徽之傳長進出和
嶠傳消息出魏少帝紀功夫出王肅傳善請出吳呂蒙傳手
下出太史慈傳牢固出陸抗傳鄭重出王莽傳分外出魏程
曉上疏小却出宋紀閒介出長笛賦無閒隙介婁羅出南史顧歡
傳本分出荀子見本端分不如措大出五代東漢世家假開出王
峻傳本色出唐劉仁恭傳古老出書無逸注商量出易商兌
注不宣備出楊德祖答臨淄侯不宣備辭生人婦出魏杜畿傳私
名出列子家公出莊子王公人也致意出晉簡文紀傳語出後漢
清河王慶傳收拾出光武紀尋思出劉矩傳不審出韓詩外
傳世情出繆子世情不識爾來出孔明出師表揭來出思玄賦和
買出左傳正義阿誰出蜀龐統傳羅休出史記孫武傳慚愧
出齊語安排出莊子比數出周禮大司馬注見在出禀人注

狘兒出書康誥注老境出曲禮正義拿帥出左傳先華出詩
采薇箋如今出杕杜箋居士出王藻可人出雜記近人出漢
京房傳寄居出包夫躬傳其甲出周禮職內注道士出新序
榆矜石寸主人翁出史記范雎傳小家子出漢霍光傳不中用出
史記外戚世家王尊傳我輩人出晉石苞傳對岸出樂志十
八九出漢丙吉傳八九矣至今十浩大出後漢馬廖傳兩兩相視出
周嘉傳年紀出光武紀雜碎出仲長統傳細碎事手下出吳
呂範傳合少成多出中庸注若干出禮記曲禮投壺如干出
陳何之元傳膠加出九辯膠音豪加丑加反牢愁出揚雄傳畔牢愁畔離騷
齰墨屎出列子齰音眉冗長出陸士衡文賦無狀出史記夏本
紀辟畫出淮南子前定出中庸細作出左傳釋文叙致出世

兒閑 卷一九 六

說留連出後漢劉陶傳悶怠耗出竇后紀己分出魏文帝書
物色出淮南子本師出史記樂毅傳祖師出漢外戚丁姬傳
生熟出莊子有瓜葛出後漢禮儀志發遣出陳寔傳天然出
賈逵傳新鮮出太玄鈍悶出淮南子誇張出列子憚恍出洞
簫賦近局出陶淵明詩提撕出詩抑箋本貫出晉江統論十
字街出北史李庶傳見錢出漢書王嘉傳

梁簡文爲子辭封表云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荷戟入榛異子
烏之辯又云熙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
之資乃啓平原之封荷戟入榛揚雄童烏事熙祖晉太子遹字元仲魏明帝字元盤宋皇
弟似封晉寧郡王制全用熙祖元仲一聯然熙祖非美事也
王元之表風摧霸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

劉元城表云志存許國如萬折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而
無慍斯言可以立儒志
驢非驢馬非馬城集傳西烏不烏鵲不鵲戰國策可以爲對傅景仁云
烹羊炰羔唯帶牛佩犢可對
嘉定受寶冀南塘賀表云函封遠致不知何國之白環琢刻孔
章成曰寧王之大寶[illegible]
王岐公答韓魏公詔豈朕替于大猷未昭治亂之原將卿保其
成功自潔進退之分在大雅答周益公詔豈朕不德未達好
賢之誠將卿既明白全引退之節益徵其意
鄭安晚再相應之道草制云彥博重入中書特令納節王曾再
登揆席俛就集賢

兒閑 卷十九 七

黃伯庸賀吳雲表云招徠泉俊興耆卧洛陽之人獎勵三軍有
夜入蔡州之志語工而健[illegible]
耿直之守京口復陳少陽之後曰如可贖兮百身猶將宥之十
世
催載萬年爲父爲母四海九州悉主悉臣迂齋對
李顯忠復節鉞汪聖錫草制云念秦伯用孟明之意與馮唐面
文帝之言又云與人之周庶幾得頗牧而能用共武之服爾
其繼英衛之善矣
倪正父草壽皇尊號詔云率百官若帝之初丕講非常之禮於
萬年受天之祜聿迎滋至之休周益公辭免表云遜于安祈
伯與敢忘稽首有若號叔閎夭尚助迪成正父答詔云受祈

伯與囿可遜未聞虞帝之必從虢叔閎夭雖曰賢蓋視周公
而不及
真文忠爲原貸盜賊詔云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烈崑岡之火
亦豈予心又云自有宇宙至于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其
言足以感動人心
王卿月爲澹庵制云吾寧身蹈東海獨仲連不肯帝秦至今名
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強趙
盧肇海潮賦後序馬褐牛衣古未有對者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詔二老設几以須熙寧之遇四
臣齋書而訪尚有斯禮勿遐爾心二老杜衍任布四臣韓富文曾
呂成公代其父倉部自黃州易守池州啓云爰考唐朝有杜牧
把麾之舊其臨秋浦亦齊安解組之餘雖後先遷徙之偶同
顧今昔風流之非匹
端平初濟王夫人吳氏復舊封其父與蔣右史良貴有連良貴
託先君代爲謝丞相啓其末聯云孤忠未泯敢忘滌室之憂
葵厚德難酬願效老人之結草良貴稱賞
真文忠除參政辭以疾趙南塘草詔曰漢御史大夫吉當封病
上憂之夏侯勝謂必瘉果然後遂至相朕之賢卿甚於宣帝
之德吉也卿其親醫藥自厚且先即舍拜命少間可就車朕
遣黃門召見卿矣此詔有西漢風
鄭威愍公驤新除謝上章云關陜六七任不挂權臣之橫恩崇
觀二十秋靡沾故相之餘潤公之大節如此馮坰之死義其

處之有素矣
傅至樂上周益公啓云東門之柳白凋玄都之桃何在彼刀頭
之舐蜜得未錙銖況井臼之居瓶恍如夢寐蓋指張說也
戒上朱文公啓云行藏勳業銷倚樓看鏡之懷窮寵崎嶇寄尋
壑經丘之趣
宋正甫詩三甲未全一丁不識
戴試縣學見黜後預鄉薦以啓謝縣令有不平之意令啓云大
敵勇小敵怯昔固有之今日是前日非吾無愧矣
毛憲守長沙謝韓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章託於昌黎
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於毛遂
毛澤民啓云揚子雲貌寢官卑經雖玄而謂白九方堙機深識
妙馬本驪而爲黃李清卿啓云斯風未泯則朝取溫造而暮觀
拔石洪吾道不行則近舍皇甫而遠求居易
洪舜俞薦于鄉華嶸監試後華爲江東憲使舜俞分教番陽啓
云東坡倅錢唐曾在門外鵲袍之列半山憲江左亦賞梁闇
燕語之詩
徐淵子爲越教春項平甫云正恐異時風舞雩之流不無或者
月離畢之問或吞洪舜俞云曾直大名有皎潔江梅之句少
游下蔡無丁東玉佩之詞
有郡守招士人教子辭曰士而託於諸侯非其義也師不賢於
弟子將焉用之
張宣公答教官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曰仁義

而已矣
真文忠爲江東轉運有民因於貿鳩之役來訴公判云詔捕鴆
鶴若水尚還其使歲貢蚶蛤孔戣猶疏于朝況爲州縣之官
可恣口腹之欲
攷媿爲姜氏慶七十致語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舊時
竹馬得見會昌之新春承平王孫見柳文姜爵誌
衢州稽古閣書皐陶謨于扉其上梁文云皐陶若稽古事三朝
稽古之君孔子與斯文爲萬世斯文之主
王相淮嘉熙間以親老辭督府辟其書曰昔温太真絶裾違母
以奉廣武之檄心雖忠而人議其失性徐元直指心辭母以
辭豫州之命情雖窘而人予其順天
呂倚謝王岐公饋錢酒用白水真人青州從事岐公稱之
真文莊表云詩會餘蚳之文簡凝含䣴之墨餘蚳見詩
筆錢千將墨含淳䣴出文心雕龍
獨孤驎象世以爲工子雲甘泉晚而悔作晏元獻謂賦也獨孤
綬放驎象賦云逐諸林邑之野歸爾梁山之隅時在偃兵豈嬰
乎燧尾上惟賤賄寧恤乎焚軀
唐律賦雞鳴度關云念秦關之百二難逞狼心笑齊客之三千
不如雞口
紹興中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第四韻用運籌帷帳考官謂漢
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徵棘以語周益公益公曰史記云
運籌帷帳之中非誤也淳熙中省試人主之勢重萬鈞賦第

一聯有用洪鍾二字者考官哂之洪文敏典舉聞之曰張平
子西京賦洪鍾萬鈞此必該洽之士遂預選紹熙中四明試
航琛越水詩有用東坡舶趠二字而黜者決得失於一夫之
目其幸不幸若此
東都之季清議扶之而有餘孫秦之末壯士守之而不足
豈聰明而有作無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
義
非刀匕是共勝穿眾席聞之鏗釋椎鑿而上輪人議堂上之書
此工執藝事以諫謳聯也

困學紀聞卷之十九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雜識

南豐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於今邵公濟謂漢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今於盤洲所集隸圖見之

曹操夫人與楊彪夫人書送房子官綿百斤古文苑誤爲官錦而注者妄解按魏都賦綿纊房子晉陽秋有司奏調房子睢陽綿武帝不許水經注房子城西出白土可用濯綿

善惡以熟言若孟子仁在乎熟漢五行志季氏之惡已熟是也佛者曰誠實論行惡見樂爲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爲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其言善惡之熟亦名言也

仁宗摹太宗御書大相國寺額於石即寺爲殿而藏之御飛白名曰寶奎殿紹興庚辰宏辭以寶奎殿太宗皇帝御書贊命題唐說齋中選但云慶曆二載而不紀月日以實錄考之乃二年正月辛未也蘇子美作寶奎殿頌周益公題其後云上字宗工更爲辭章者謂呂夷簡作記章得象題額之類實錄云命夷簡撰記而說齋謂煥乎克章親加紀述亦誤

舊制麻三道以上雙宣學士分撰元豐末鄧潤甫爲學士一夕鎖麻二十二通靖康元年麻六道權直院莫儔獨宿翰苑未嘗草追贈制紹定六年十月史彌遠贈中書令追封衛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降制

太一宮四立月祝文舊用定本紹定二年十二月始命學士院撰述

親王初除有布政牓首云應某軍管內尾云牓某軍仍散下管內謂所領節鎮也前輩制集皆可攷淳熙十六年皇子封嘉王布政牓乃云嘉州管內蓋草制者失之開禧元年皇子封榮王牓武寧軍合舊典矣蓋節鉞初除以勅書示諭本鎮亦唐朝除領之制也若封王或以國如周魯或以州如兖雍之類未嘗有所領之國咸淳二年余草福王制院吏欲以布政牓下福州余引故事牓所領兩鎮

陳什明紹熙初宏辭已入等同試者摘周五射記用襄尺字以爲犯濮王諱讓音慶元四年從臣薦之謂襄字雖同音嫌名不當避乃賜同進士出身徐子儀嘉定中試宏辭甘石巫咸三家星圖序引周禮簭人巫咸本注巫當爲筮非殷巫咸主司黜之而薦于朝不數年入館掌制

易觀初六注處於觀時而最遠朝美湯邦彥字朝美本此列子曰務外游不如務內觀陸游字務觀本此觀准鄧[illegible]字蘭生而芳蘭石李石而聖賢育仁拵之本諱湜是其以箕茄曾山之子本柳子先友記王拵有學術曾直

朱文公門人晏淵晏音緩晉有晏清

西王母山海經云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海水之涯穆天子傳注云虎齒蓬髮

漢天文志天暒而見景星注暒精明也集韻云晴字
易緯是類謀曰民衣霧主吸霜聞可倚杵於何歲河圖挺佐輔
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千歲之後天可倚杵楊文公詩有倚杵
士冠禮眉壽萬年古文眉作麋博古圖雖公緘鼎銘用乞麋壽
萬年無疆
集韻吳人謂赤子曰孲孙音鴉牙雜記注嬰孺孲孙也孟子音
義倪謂繄倪小兒也
周禮鞫人注鰒魚字以魚名為字亦奇語也
石鼓文帛魚鱳鱳又云有鱮有鰋即白魚也
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儀禮大射左巨擘孟子大食指左傳將指儀禮大射
注無名指孟子小指儀禮云季指

紀聞卷二十　二

館閣書目蟋蟀書一卷南唐泰處度撰以九州蟋蟀獨兗州為最
按蟋蟀書見秦少游淮海後集少游子湛字處度以為南唐人
誤矣
水母目蝦見郭景純江賦欒城詩云去住由人真水母萆繫粗
足亦山雌
殷芸小說蔡司徒說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中三間瓦屋士
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東坡詩自甘茆屋老三間簡齋詩士
龍同此屋三間又云士衡去國三間屋
唐西域傳末祿有筆達泥婆羅獻波稜皆菜名也張文潛白波稜城陵岡
來
呂成公曰秦多良醫醫緩醫和皆秦人尸子亦云醫竘者秦之

良醫
巫彭作醫呂氏春秋岐伯祖世之師曰僦貸季上古醫曰苗父
黃石圯老教授福州關李蔡李柟林之裔為衆推服即走其家
備禮延致呂太史祭林宗丞少穎文所謂二李伯仲蓋嫓之
子柟橋也弟字蘇子柟和伯樞字中子仲字里居之良若方若陸舅鄒之士
若胡若劉方德亨呂居仁陸寄翁伯穎少鶴達仲時
存齋倪公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語言不妄處慮
呂成公謂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
李猷護陳東之喪黃子游瞯歐陽澈之葬皆義烈士也李明人
黃亦寓居為志吾鄉人物者宜特書之以厲澆俗
淳祐丙午衢士柴望上丙丁龜鑑其表云今來古往治日少而
亂日多主聖臣賢前車覆而後車誡

紀聞卷二十　四

張鷟自號浮休子李白有贈參寥子詩張芸叟僧道潛復以自
號
近世記錄多誤無垢心傳錄以王叔文之黨陸質為陸贄質即陸淳非贄也
磨衲集王公庭秀作于紹興壬子攷其論議以鄭介夫為妄言
陳少陽為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孫
為謗賞謂蘇黃文章為末藝甚者擬程子之學於墨釋氏而
以易傳為謝楊刪潤成書其反理詭道甚矣趙張二相尤力
蓋自紹聖以來姦憸茂惡家以荊舒為師人以章蔡為賢邪
說詖行沈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禍蕭艾不嬶士習甝見闡至

紹興間邪說猶肆行筆之簡牘不耻也是故人心不正其害
烈於洪水猛獸吁風俗移人可畏哉
發漢陵者樊崇董卓也發唐陵者温韜也惡復誅殛天道昭昭
矣
成湯周公皆坐以待旦康王晚朝宣王晏起則關雎作諷姜后
請愆况朝而受業爲士之職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孝經言卿
大夫之孝引詩云夙夜匪懈言士之孝引詩云夙興夜寐饞
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叔向所以戒也三晨晏起一
朝科頭管幼安所以懼也在家常早起杜子美所謂質朴古
人風者也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昭涼朱子之詔童家也觀起
之蚤晏知家之興廢呂子之訓門人也起不待雞鳴陸務觀

示兒之詩也雞鳴率家人同起不可早晏無常業少總與子
之書也雞鳴而起決擇於善利之間爲舜而已矣
晉殷仲堪父師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北齊李
元忠母多病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方技李密母患積年
精習經方洞閑針藥母疾得除隋許智藏祖道幼以母疾究
極醫方誡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
文中子母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書王勃謂人子不可不
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甄權以母病
與弟立言究習方書王燾母有疾視絮湯劑數從高醫游遂
窮其術李逢吉父顏有錮疾自料醫劑遂通方書杜鵬舉母
疾與崔沔同授醫蕭亮遂窮其術程子曰事親者不可不知

醫
康節邵子之先世家于燕父伊川丈人閒道奔本朝含世祿爲
寠士乃絕口不言伯溫子聞自札部郎使遼涿州良鄉拜康洪宗平石剌蓋統和十年伯溫高大父所遺說十世盛在王氏本朝宮化二年也至宮和六年壬戌民道石一十年伯溫記其事公始宮和八年乃甲辰非壬戌也
蘇魏公書帙銘曰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及蒲
傳正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飢可無食至於書不可一日失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貴恩覆子
孫澤及鄉里也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
知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曉之矣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
尹之術則桓公以霸范蠡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致
千萬再散與貧史記正義七略云司馬遷撰利者夫子所罕言又曰如不
可求從吾所好太史公著論以素王名而言求富之術豈以
家貧無財賂有激而云如貨殖傳之意歟然何足以爲妙論
先聖冕服祥符二年賜曲阜文宣王廟冕九旒服九章熙寧八
年國子監言唐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內出王者衮冕之
服以衣之宜用天子之制禮院議依官品衣服令用九旒崇
寧二年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
禮記於禮之變皆曰始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士之有
誄自此始也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
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
始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下殤用

褚衣自史佚始也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
也由趙文子始也大夫彊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公廟
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
公始也官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左氏傳始用
六佾晉於是始墨始厚葬始用殉魯於是乎始髽魏絳於是
乎始有金石之樂始用人於亳杜魯於是始尚羔亦記禮之
始變也孔子惡始作俑者始之不謹末流不勝其敝劉懋撰
器物造作之始為物祖劉孝孫房德懋集經史為事始物始
趙始高承續增事物紀原考乎然所載乃事物之始不足以垂訓戒司
馬文正公言唐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蘇
文忠公言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國史
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皆得謹始之義
周易集林雜占曰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為雨得陽不雨其文發
變得坎為雨得离不雨巽化為坎先風後雨坎化為巽先雨
後風
江揔詩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元城劉公歲晚閑居或問先
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脩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
陳正獻公疏曰懲羹者必吹於虀傷桃者或戒於李楚辭惜誦
云懲熱羹而吹虀兮夢瑣言唐明宗不豫馮道入問曰寢膳
之間宜思調衛指果實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戒
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寺鐘聲曰譬如此寺

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朱文公在同
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
乃知為學須專心致志先儒於鐘聲之入耳體察如此
東坡策別均戶口曰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
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按晉書
地理志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三十三蓋周之盛
也世紀見帝王
吳仁傑鹽石新論取潛夫論洗金以鹽攻玉以石
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為首支色為身納音色為腹以立春日
幹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脛納音色為蹄景祐元年以土牛經
四篇頒天下丁度為序
黃石公記云黃石鎮星之精也黃者鎮星色也石者星質也東
坡以圯上老人為隱君子
成都石紐孟蜀所刻於唐高祖太宗之諱皆缺畫范魯公相本
朝其誡子姪詩曰堯舜理日深泉薄冰猶不忘唐也
劉夢得曰於竊鈇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掇蜂而知父子之可間
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東坡辯策問奏劄引之而改掇蜂
一句云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
眞文元公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術者嘗以三命語之公曰自然
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
未然乎慈湖先生謂眞文忠公曰希元有志于學顧未能忘
富貴利達何也公莫知所謂先生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

之夫必去見心而後可以語道
張文潛寓陳雜詩言頗平原事誤以盧杞爲元相國
李長吉有春歸昌谷詩張文潛春游昌谷訪長吉故居云惆悵
錦囊生遺居無復處（在河南福昌縣三鄉東）
唐六典注崔寔正論云熊經鳥伸延年之術故華佗有六禽之
戲魏文有五槌之鍛後漢華佗傳云五禽
詩釋文草木疏云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案江南有菘江
北有蔓菁相似而異張文潛詩蕪菁至南皆變菘菘美在上
根不食瑤簪玉筍不可見使我每食思故國
司空表聖題東漢傳後有取於陳太丘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
此表聖所以自處也

化書曰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李
元衡儉說曰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
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
而安性皆要言也
荀悅申鑒曰覩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孺子之驅雞急則
驚緩則滯馴則安許渾詩遊跡驅雞吏
司馬公時至獨樂園危坐讀書堂嘗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
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閒亦各欲遂其生耳
張文潛庭草詩云人生群動中一氣本不殊奈何欲自私害
彼安其軀亦此意也觀此則見周子窗前草不除之意
王渙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
不遇處之無事矣此言近於達者
民不可與慮始商鞅之變法也百姓何足與議董卓之遷都也
唶百姓以從己欲其效可睹矣
後魏溫子昇閶闔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
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簡枚卜無違彫梁乃架綺翼斯飛八龍
杳杳九重巍巍居宸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此
上梁文之始也（明郎曄謂言見郎簡攷姚嘗辨之）
真文忠公曰仁義足以包寬嚴而寬嚴不足以盡仁義
傅玄席銘左端曰閒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毋忘其患左後
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冠銘
曰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懼則安敬則正被銘曰被雖溫
無忘人之寒無厚於己無薄於人

明帝孝德傳天性讚曰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消塵之孝河海
之然即孟東野寸草報春之意
蘇子由記杉謂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陳同甫之
言梅也亦然
漢桓永壽二年戶一千六百七萬七千九百六十至晉武太康
元年平吳戶止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隋文開皇中戶
八百七十萬至唐高祖武德初戶止二百餘萬高宗永徽初
戶僅及三百八十萬玄宗天寶末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
百九至肅宗乾元三年戶止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
四兵禍之慘如此

劉夢得何卜賦云同涉于川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泝者之凶同
藝于野其時在澤伊穜之利乃穋之厄東坡詩耕田欲雨刈
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本此意
隋煬帝謂蕭后曰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長城公謂
陳後主沈后者後主之沈后也通鑑釋文以沈音沉謂沉湎
之后誤矣
曾旼字彥和為書解朱文公呂成公皆取之館閣書目書講義
博士曾肱等解蓋誤以旼為肱
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張華之稱陸機雲也平齊之利唯在於爾
周高祖之諭李德林也機雲於河橋之役與王師為敵其不
忠大矣德林顛以死奉楊堅復以所以事齊者事周矣二國

何利焉是以持國必崇名節持身必守行誼
錄異傳曰周時尹氏貴盛五葉不別會食數千人遭飢荒羅鼎
作粥春秋書尹氏譏世卿然能與周同盛衰者亦有家法維
持之也近世紀輿地者謂尹吉甫蜀人為作清風堂其謬妄
甚矣物則秉彝之詩吉甫庶幾知道者而不能察掇蜂之讒
能知而不能行也
王羲之傳論師宜懸帳之奇以衛恒四體書序孜之懸帳乃梁
鵠書非師宜官書也
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有鯤莊子音義
崔譔云鵬音鳳
王巾字簡棲作頭陀寺碑說文通釋以為王中

封禪七十二家管夷吾所記者十有二孟獻子友五人孟子所
忘者三記誦之學勿強其所不知
集古錄李陽冰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按北齊慕容
儼鎮郢城城中先有神祠俗號城隍神則唐以前已有之
唐子西採藤曲魯人酒薄邯鄲圍西河渡橋南越悲下一句未見所出
集古錄漢袁良碑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冊
天下既定還宅扶樂歐陽公云孟不知為何人也愚按高祖紀
三年漢王自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
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
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
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

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此即轅生也轅與袁同
漢華山廟碑武帝立宮曰集靈殿曰存僊門曰望僊歐陽公云
集靈宮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按漢地理志京兆華陰縣太
華山在南有祠集靈宮武帝起公偶未之孜耳
容齋五筆石尤風引陳子昂戴叔倫司空文明詩意其為打頭
逆風也李義山詩作石郵來風時石郵楊文公詩亦作郵石郵風惡客心
愁
古者有常心曰士無常心曰民為己曰君子儒為人曰小人儒
善利之間而舜蹠分焉服言行而堯桀異焉仁義之心存與
不存而人禽別焉懔乎其可懼也夫尚志謂之士行己有恥

謂之士否則何以異乎工商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
之儒否則何以異乎老釋因而不學則下民爾待文王而興
則凡民爾無其實而竊其名可以欺其心不可以欺其鄉
古者重長幼之序齒幼位卑而名韋楊二君李翱所以戒朱載
言也後生不稱前輩字劉元城所以稱馬永卿也
李希烈之黨有韓霜露朱泚之黨有李日月逆儔之無天甚矣
柳芳論氏族曰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按風俗通乙當作卜
明州開元二十六年置訖于唐末凡五亂寶應元年袁晁陷明
州一也貞元十四年明州將栗鍠殺其刺史盧雲以反二也
乾符四年王郢陷明州三也中和元年鄮賊鍾季文陷明州
四也景福元年明州將黃晟自稱刺史五也

通鑑浙西節度使裴璩敗王郢在乾符四年閏二月紀乃謂三
年七月當從通鑑璩字挺秀見世系表
孟子曰舜蹠之分利與善之間也蕭望之曰堯桀之分在於義
利而已
范文正公謂劉禹錫柳宗元呂溫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
傳稱叔文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牾俱文珍
輩又絕韋皐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皐銜之揣太子意
請監國而誅叔文唐書藉駮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韓
退之欲作唐一經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有意於
諸君子乎
淮南子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文子云學常樅淮南范本誤樅

樅
唐百官志守宮令席壽三年氈壽五年褥壽七年語本考工記
北齊擇盧思道之詩得八首人稱八米盧郎或謂米當爲采徐
鍇云八米以稻粉之若言十稻之中得八粒米也
燕丹子荊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四三王六五霸四三諸六五霸
蜂三谷二本作於八此五
陸機傳云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焚其筆硯君苗未
知氏姓攷之雲集有與平原書云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
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即復成前意始知其為崔君苗
也
文心雕龍云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煩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今

觀士龍與兄書曰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絜而不取悅澤
兄文章高遠絕異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
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雲令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
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
車永茂安外甥石季甫見使為鄮令便道之職茂安與陸士龍
書曰老人及姊自聞此問不能復食姊晝夜號泣舉家悽慽
昨全伯始有一將來是句章人具說此縣既有短狐之疾又
有沙蝨工也蠚螫切害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足下可具示土
地之宜企望來報士龍荅書曰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
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
巨海往往無涯汎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

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爲陂燔茂草以爲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鍤成雲下鍤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官無逋滯之穀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其餘既明禮節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牧既畢嚴霜隕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罻羅設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罝繞岡密罔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真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遏海浦隔截曲隈隨潮進退采蜯捕魚鱣鮪赤尾鯸齒比目不可紀名鱠鰡鰒炙鰲鯸烝石首臛鮆鯊眞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蜯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沉淪涇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鄮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夫賢姊上下當爲喜慶歌舞相送勿爲慮也茂安又答曰於母前伏讀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足下此書足爲典誥雖山海經異物志二京三都殆不復過也恐有其言能無其事耳愚謂士龍之書筆勢縱放真奇作也可以補四明郡乘之闕遺故詳著之

荀子曰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荀卿之譏毀過矣然因其言可以見子夏門人之氣象

秦之破楚也王翦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之滅秦也陳涉起於蘄大澤中同此地也出爾反爾天道昭昭矣

東坡觀棊詩誰與棊者墨君堂記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皆用檀弓文法

論語迅雷風烈必變錯綜成文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本於此非始於吉日辰良

徐仲車謂尊官重祿人之所好也安肯曰吾不才吾辱其位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鄭綮可謂知其量矣後村詩謂未必未三能跋扈秪因鄭五欠經綸朱溫之篡崔柳諸人之罪也於鄭綮何譏焉

仁宗閣名曰寶章至和二年五臺山真容院太宗御書閣已曰寶章矣

水經注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方城在葉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楚陸出楚狂接輿躬耕日閒向律大人一時在野之畱平於楚遇聖人晚年舂春秋楚有以也胡明仲曰沮桀耦耕女地史謂蔡也

義讀書者或曰此法當失或曰一卷足矣奚以多爲或不求甚解或務知大義不善讀者蕭繹以萬卷自累崔儦以五千卷自矜房法乘之不治事盧殷之資爲詩

廟堂二字見漢徐樂傳云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梅福傳云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劉向九歎云始結言於廟

堂王逸注言人君爲政舉事必告宗廟議於明堂皆□人告少以興牢
相襲矣歐陽公記醉翁亭用也字荊公誌葛源亦終篇用也字盖本於
易之雜卦韓文公銘張徹亦然
東坡鍾子翼哀詞以四言間七言學荀子成相
詩伐檀毛氏傳云風行水成文曰漣老泉謂風行水上渙此天
下之至文也本於此
南豐詩稱昌黎之文云並驅六經中獨立千載後
周恭叔跋秦璽文曰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
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
嘗教其君嚴督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璽不得傳者斯人也

而其刻畫吾忍觀之哉李微之曰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
其圍四寸至漢謂之傳國璽迄于獻帝所寶用者秦璽也歷
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沒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
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璽
也隋謂之神璽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爲隋有者姚秦
璽也開運之亂沒于耶律女真獲之以爲大寶者石晉璽也
蓋在當時皆誤以爲秦璽而秦璽之亡則已久矣
受寶之禮始于元符再行于嘉定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至道三
年真宗即位製之其後凡嗣位則更製乾興元年仁宗即位
嘉祐八年英宗即位至神哲徽皆製是寶嘉定十四年京東
河北節制使賈涉繳進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及元符三年御

命之寶及元符三年御府寶圖一冊鎮江都統翟朝宗以玉
檢來上其文若合符契又得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玉璽於是
禮官奏受寶之禮獻之宗廟明年正月朔旦御大慶殿受寶
奉安天章閣元符二年玉璽蓋徽宗即位所製
璽也而更爲寶璽也而更爲檢古者太史奉諱惡豈有是哉
祖宗之制不以武人爲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爲經略以摠
制之咸淳末德祐初賣降恐後者多武人也其後文臣亦賣
降矣
後漢應劭有漢官鹵簿圖宋官儀鹵簿篇晉有鹵簿圖鹵簿儀齊有鹵
簿儀陳有鹵簿圖唐有大駕鹵簿一卷王象畫鹵簿圖景德
二年王欽若上鹵簿記三卷天聖六年宋綬上鹵簿記十卷

景祐五年綬取舊編益新制上鹵簿圖記十卷政和七年詔
改修宣和元年書成三十三卷飾以丹采益詳備矣
趙安仁作戴斗懷柔錄王晦叔作戴斗奉使錄戴斗謂北方爾雅北戴斗極爲空桐
擊壤古者兒冊戲之蓋非土壤也周處風土記云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尺三寸其形如履
先側一壤於地遥於三十四步以手中壤擊
之中者爲上
象山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
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
恥而俗不長厚也漢時有此議論三代之流風遺俗猶存也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險薄之習成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非僻之心生焉故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寤寐無爲澤陂之詩所以刺也

劉之道焯上李肅之綱拜書曰古之君子一語默而禮義明一施設而風俗厚如釋之進王生之韈而漢世重名如裴度當李愬之謁而蔡人知禮

晁景迂曰博之以五經而約之以孝經論語博之以太史公歐陽公史記而約之以資治通鑑康節先生曰二十歲之後三十歲之前朝經暮史晝子夜集學者當以此爲法

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性與天道高弟不得聞程子教人大學中庸而無極太極一語未嘗及

巧言爲辯文子爲學宋景文云此後魏北齊里俗僞字也

庾信哀江南賦章曼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呂氏春秋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迎鐘赤章曼枝諫不用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文苑英華作攬支藝文類聚作曼支皆誤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晁子止昭德讀書志攷之東京記朱雀門外天街東第六春明坊宋宣獻公宅本王延德宅宣德門前天街東第四昭德坊晁文元公宅致政後闢小園號養素園多閱佛書起寂巖堂

呂氏春秋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注云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云美玉按紀年云桀伐岷山得二女曰琬曰琰斵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注非

新序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蓋謂有道之士漢京房傳道人亦謂有道之人元和郡縣志樓觀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爲召幽逸之人置爲道士太霄經以尹喜爲尹軌又謂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按漢郊祀志注漢宮闕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常置九天道士百人蓋自武帝始也穆王平王事不可攷

道書有赤明上皇無極永壽之號後周甄鸞著笑道論曰古先帝王立年無號至漢武帝始建元後王因之上皇之號可笑之深有赤又有延康龍漢開皇

林靈素作神霄籙自公卿以下羣造其廬拜受獨李綱傅崧卿曾幾移疾不行宣政間道教興行有號爲女真者當時以爲金戎猾夏之兆

傅弈排釋氏謂中國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宋景文作李蔚傳贊亦去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然則釋氏用老莊之說也非老莊與釋氏合也朱文公謂佛家竊老子好處道家竊佛家不好處愚嘗觀姚崇誡子孫曰道士本以玄牝爲宗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教而爲業斯言當矣致堂謂經論科儀依倣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爲之攷諸姚崇之言則非始於光庭也

北斗經引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誤以北辰爲北斗蓋近世依託爲之

鶴山云旁行敷落之教旁行見漢西域傳敷落見慶人經漢罽賓傳塞種分散顏師古注即所謂釋種按增一阿含經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稱釋種石林葉氏云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稱僧通曰道人其姓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爲支帛道猷本姓馮學於帛尸梨密爲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

唐回鶻傳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屏湩酪可汗常與共國

說齋謂老莊之學盛於魏晉以召五胡之亂而道釋之徒皆自胡人崇尚遂盛於中國釋氏至魏晉而盛道家至寇謙之而盛誠齋謂伊川之戎被髮以祭君子已憂其戎漢之君志荒而妖夢是踐吾民始夷乎言祝乎首以爲好此五胡耶律之先驅也朱黼曰三代以上不過曰天而止春秋以來一變而爲諸侯之盟詛再變而爲燕秦之僊怪三變而爲文景之黃老四變而爲巫蠱五變而爲災祥六變而爲符讖人心泛然無所底止而後西方異說乘其虛而誘惑之

晉語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注詩云西方之人謂周也愚謂西方之書蓋周志之類列子仲尼篇西方之人有聖者李知幾謂甚其說佛也皇王大紀論曰當周昭王時西方有桀戎竊幻鴆空說通曆云孝王元年佛入涅槃唐六典注謂釋迦生當周莊王九年魯莊公七年二說不同

王簡棲頭陀寺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注云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瑞應經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脇墮地即行七步按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正義曰於時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杜氏以長曆校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以是玆之夜明星不見乃二月五日非四月八日也蓋陋儒之佞佛者傅會爲此說

滿水云梵書有修多羅讖言釋氏之教興廢則讖書其來遠矣洪觀國有讖蘇文五卷駭其羽翼異端者或問地獄之事於真文忠公公曰天道至仁必無慘酷之刑神理至公必無賄賂之獄

李壽翁曰性命之理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易盡之矣曷爲求之乜

通典唐有祠祆正謂之祝流内祆呼煙切胡神也

永嘉張淳忠甫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雖貧而不願祿問其說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黄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

道家云真人之心若珠在淵衆人之心若瓢在水真文忠云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

東魏杜弼曰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可謂切中其膏肓矣誠齋詩云梵王豈是無甘露不爲君王致蜜來留侯建云此身已屬侯丞相誰辨金錢贖帝歸

唐有代宗即世宗也本朝有真宗即玄宗也皆因避諱而爲此

號祥符中以聖祖名改玄武爲真武玄枵爲真枵崇文總目謂太玄經曰太真經若迎真奉真崇真之類在祠宮者非一其末也目女冠爲女真遂爲亂華之兆

張文潜云嘗讀宣律師傳有一天人說周穆王時佛至中國與列子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略同不知寓言耶抑實事也愚謂此釋氏剽竊列子之言非實事也

垂老抱佛脚孟東野讀經詩也

東坡宸奎閣碑銘神耀得道非有師傳出八師子經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來詣佛所質疑曰佛所事者何師佛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

唯佛與佛出法華經

放翁載長蘆宗賾師頌云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還家塔寺空應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真風三武謂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也愚嘗觀山谷開先院修造記曰夫沙門法者不住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故趙州以斷薪續禪牀安坐三十年藥山以三篾繞腹一日不作則不食今也毀中民十家之産而成一屋奪農夫十口之飯而飯一僧不已泰乎夫不耕者燕居而玉食所在常千數百是以有會昌之籍沒窮土木之妖龍蛇虎豹之區化爲金碧是以有廣明之除蕩山谷之言至矣宗賾以浮屠氏而能爲此言其思名而儒行者與

儒之教以萬法爲實釋之教以萬法爲空

此齊文宣敕道士剃髮爲沙門徽宗令沙門冠簪爲德士其相反如此

世說王丞相導拜揚州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此即梵也）闍

後周武帝廢佛道教其子天元復之唐高祖廢浮屠老子法其子太宗復之天元不足論也太宗亦爲之何哉

西山先生題楊文公所書遺教經曰學佛者不繇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洒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䟦普門品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藥山可謂善於發人矣以此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爲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驚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横逆我無忿嫉如獸自犇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實爲人非浪語者

錢文季維摩菴記云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之病爲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禄乃不能以民病爲己病是詰之罪人也

鄧志宏曰丹霞禦寒則燒木佛德山説法則訶佛罵祖禪教之判其來已久余謂浮屠氏之有識者猶不以是爲事而學校乃以土木爲先吾儒之道其然乎

通鑑考異云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爲大

和寺蓋官賜額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杜牧所謂山臺野邑是也（撫州南亭記武宗去山臺野邑四萬所）

困學紀聞卷之二十

孫　厚孫　寧孫　校正

深甯居士困學紀聞為學討經史者必讀之書
康乾以來諸家校注無慮十數然糾正異同往往誤
認明黑口本為元本以黑口本亦有校正監刊人名
兩行賈人多嘗為元刻不知其字體粗劣殊不類
也今春訪清徐氏書散出聞中有是書元槧為
人購去為之悵惘閱兩月沅叔竟以重直展轉
購取攜來展讀閱校審明字體結構謹嚴一
望而知為元代最初之刻沅叔謂前人所擬指諸
印同人所據之本殆與此本相同蓋是刻沈晦
殆已二百餘年亟揚沅叔付之景印俾讀之讀
是書者一洗烏焉亥豕之譌亦藝林一快事也
丙寅大暑後二日德化李盛鐸

正楊四卷

（明）陳耀文撰

明隆慶三年刻本

正楊四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陳耀文撰。耀文有經典稽疑、已著錄。是書凡一百五十條、皆糾楊慎之譌。成於隆慶己巳。前有李蓘序及耀文自序。慎於正德嘉靖之間、以博學稱、而所作丹鉛錄諸書、不免瑕瑜並見、眞僞互陳。又晚謫永昌、無書可檢、惟憑記憶、未免多疎。耀文考正其非、不使轉滋疑誤、於學者不爲無功。然釁起爭名、語多攻訐、醜詞惡謔、無所不加。雖古人挾怨構爭、如吳縝之糾新唐書者、亦不至是、殊乖著作之體。又書成之後、王世貞頗有違言。耀文復增益之、反脣辨難、喧同詬詈、憤若寇讎。觀是書者取其博贍、亦不可不戒其浮囂也。朱國楨湧幢小品曰、自有丹鉛錄諸書、便有正楊、又有正正楊。古人古事古字、此書如彼、彼書如此、散見雜出、各不相同。見其一、不見其二、鬨然糾駁、不免爲前人所笑。是亦善於解紛之說。然博辨者固戒游詞、精核者終歸定論。國楨之病是書、竟欲取考證而廢之、則又矯枉過正矣。

正楊序

近世推博辨多蓄曰成都楊用修用修著丹鉛餘錄等書垂數十百種搜奇抉譎擷采鉤隱皆世所駭聞而學士大夫所宜而駭歎者以是藉譽藉甚從同異詞頗余嘗々閱其謬盩

或事非幽邈而捺為秘藏或文本殊途而牽為同致以是不了其故坐大觀者定小有遺邪抑簡册浩宵摺智難周邪韓退之稱張巡抽架上書皆成口誦初不見其讀書而張安世劉貢父之在當時雖以歐蘇之名猶不許以博古固知學之道難矣而用修者所謂未見其止也乎今朗陵陳知晦伯閱所其誤謬今疏其下得一百五十條悉揭原本無假辨說開卷瞭然固譚藝者之一快也孟子與云不直則道不見呂伯恭云待人欲忠諭人

欲盡知銳情細索多所校讐聊相與直之盡之耳亦楚人亡弓之遺意也

隆慶三年歲在己巳夏四月廿五日

順陽李蓘子田甫謹纂

長洲文彭書

正楊卷之一

汝南陳耀文

旁羅

史記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文選陸佐公新刻漏銘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尚書考靈耀曰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除之鄭玄注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曰却也據此則旁羅乃測天度之器如今之日晷地羅也十二項者十二時分爲十二方也此可補史記注之遺

黃帝紀云迎日推策以治民順天地之紀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索隱曰旁非一方羅廣布也今按大戴禮作歷離離即羅也言帝德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及至土石金玉謂日月揚光海水不波山不崩解皆是帝德廣布也

前已云迎日推策矣又用蠡何爲大戴之離亦可改作蠡乎水波土石金下亦皆用旁羅測之乎且鄭謂蠡猶羅豈以蠡爲器乎

玄囂

唐時秦山樂領上積穀在蜀閣山四之地堪爲墟市者曰囂尚書仲丁居於囂其地在陳留浚儀之間秦之敖倉也敖即囂地三川爲天下之朝市故名曰敖左傳有囂氏之陳史記注音陽在青之陽玄囂在玄之囂潁宮帝七山寺賦神仙館府特在仙的破以孫臨皆以囂爲地名也楊用以爲市之文云禁其鬧囂注鬧以勿爭鬧以囂爭今之市必多爭故禁之此亦可參爲市其義所從未詳後世市謂之墟蜀市曰囂有人則囂無人則虛蜀謂之墟謂之術知南北之移流也淵囂之集耶考說文囂聲也從出頭上故從㗊囂氣出也左傳晏子之居近市湫隘囂塵杜注囂聲也此尤可證囂之爲市無疑

秋林伐山云眾宮帝七山賦神囂云云以孫臨塹之囂四者曰囂眾之史射者曰的

史記黃帝生二子其一曰玄囂是曰青陽注並無在玄之囂等語今玄囂作汝人名亦可分用乎

又云仲丁遷於囂索隱云囂亦作隞括地志滎陽故城殷時敖地太康地記云秦建敖倉於成皋亦

非陳留後儀同也

七山賦云山多寶玩器多瓌琦金工生其陽琰石出其陰神篔篠匕而獨立仙的皎皎而孤臨孰知歲之豊儉覩玄白而皆謠

字書云篔音公筵也

此賦以神篔對仙的原非器字今誤引之且一指爲地名一誤從之巧四何自相繆戾也

周禮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囂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此云司市之文誤

左昭三年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

夫既曰近市矣復云湫隘囂塵乃以囂即爲市何也若囂可爲市則湫也隘也塵也皆可以爲市矣

舜梧堯梛 稱梧伐山

宋文帝受命頌南通舜梧北平堯梛其句極工且新湘東王繹答文法寶聯璧序云成漸黃支化行赤谷南通舜梧北平堯梛

佛書四大部出弘明集此云宋文帝受命頌一書而自相矛盾可疑也蒼梧亦可用之受命頌中乎

女匽

大戴禮帝嚳[illegible]帝[illegible]之子[illegible]之女匽氏列女傳堯之二女名娥皇女英山海經帝俊妻是生十日漢地理志陳倉有黃帝孫舜妻祠禮記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玄以爲二女而禮有三妃之文或謂女匽與娥皇女英爲三未知是否後即古匽字

山海經帝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一曰登北氏

檀弓注疏引之並二妃爲三

書云釐降二女大戴謂女匽帝堯之子當是與劉向傳聞稍異耳欲以爲三是與登比爲四也

山海經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淵羲和者

帝俊之妻生十日以俊則[illegible]止云帝俊妻而不[illegible]女匽[illegible]又爲瓦妃乎

又云有中容之國帝俊生中容[illegible]注云俊亦舜字假借音也不[illegible]

又云帝俊生后稷又云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若云古字[illegible]后稷俊[illegible]帝[illegible]又其一妻耶

史帝紀注及[illegible]止云帝葬於蒼梧二妃不從以禮云[illegible]又爲[illegible]久說必欲求其人以實[illegible]左郭公[illegible]

羿射日落九烏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烏爲最妄射一日落九烏言射
之捷也而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爲射九日矣流俗
謬說而儒林文士亦循名而喪實哉
羿射日烏見純山海經亦嘗辯之矣存而不論可
也但以日落九烏爲羿射之捷則大有可笑者
帝王世紀云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
雀左目羿引弓發之可賀其右目羿射之
誤中右目羿抑首而愧終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
今稱之羿藉不必其見聞也一節則日落九烏詎
足以盡其技哉
羿尚矣後世有技精於射者亦何嘗貫虱不中爲
奇若逢蒙學射中則庶幾而落物無不可者乃羿
稱射烏未之聞以射論乎其殆彈弓發箭俱三
十步之術乎

嵎夷既畧

說文畧經略土地也左傳天子經略諸侯正封注聚
土爲封曰畧經略巡行畧界溝界即取土爲封之畧
孟子所謂經界不正封疆之界是也後世不知畧之
爲聚土爲封黃公紹謂巡行爲畧失之遠矣巡行可
以解經字而不可以解畧字經畧之云猶云防邊也
猶云出塞也二字相聯爲義若以畧爲巡行則謂邊
云防禦謂塞爲征行可乎畧也邊也皆實字也邊塞
字易明人皆知之畧字義少隱故解者不以爲實字
而虛之轉解轉謬矣再考左傳中凡言畧者皆謂聚
土爲封也如云侵敗王畧又曰吳之武功之畧又曰
吾將畧地焉又曰畧寨指其義皆同尚書云嵎夷既
畧謂立邊防以界嵎夷正天子經畧之事也孔穎達
不識畧字本義以爲俗稱忽畧簡畧之畧乃注云用
功少曰畧何其俗而且陋謬而可笑哉孟子曰此其
大畧也畧字不吟謂得其邊而未盡其中也亦猶
莊子所謂道無封爲是而有畛也郭象注云道無封
故萬物得恣其分域封畛之言孟子之言畧猶莊之
言封與畛也惜乎趙岐之注孟不能如郭象之注莊
也乃曰大畧大要也次武紀殺畧謂入界殺人虜遂
傳刼畧謂入界刼人今遂以畧爲刼史云智畧輻湊
蓋謂其智足以周知天下之畧今遂以畧爲才智之
稱假借謬矣遂失初意何異聽者聽車輪之聲以爲
雷識

史記外良傳畧地謂收其地而立我封疆也唐家傳
畧通夜即謂通夜即之畧也古文簡與如此若春秋

書城楚丘疆鄆田文法也揚子法言云東海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雜梁北迺涇垠莽退之去邠操云將土我疆其文法皆本於春秋不知古人用字之法則不得古人立言之意人可不識字哉或曰兵法有黃公三畧何義也曰畧兼數義有訓封部者有訓衣也義取藏器畧封畛也義取固守决非偕畧之畧也若依集韻畧解因事生義謂畧爲略也火也行而取也才而智也則一畧之名又將曰畧其名矣用此以證畧之爲字愈益明趙充國傳闢土方畧圖其本也方進道也畧遊界也注謂方畧爲計策亦畧畛

此盖剛强曾鉤摭戈者不曾知此經史甚也就予所引聊爲正之

左昭七年芋尹無宇辭楚子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注云經營天下畧有四海不云聚土爲封也

成二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曰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注畧界也經畧法度注云界也大日之侵齊出國界乎

隱五年公矢魚於棠臧僖伯諫公曰吾將畧地焉注畧總攝巡行之名

以上畧字俱非聚土之意凡武功之畧訓界

尚書禹貢海岱維青州嵎夷既畧濰淄既道孔安國曰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畧馬融注亦同則注非始於孔穎達也且嵎夷青州何爲立邉防以界之乎想見夷字即以爲夷狄耳

漢書二世元年陳涉遣武臣陳餘畧趙地師古曰凡言畧地者皆謂行而取之用功力少

史記畧地不獨張良傳有之似無取其地而立我封疆之義唐蒙事見大宛傳畧通夜郎見司馬相如傳及漢書傳今日索隱亦不如史記耶

孟子此其大畧也謂得其梗槩也惜周其畧亦可云得班爵禄之畧乎史記項羽本紀項梁教籍兵法籍大喜畧知其意又不肯竟太史公存其畧以拾遺補藝又畧其遺忘之云耳

殺畧謂入界殺人也史大宛傳兆骨之橋無若長姦猾畧取賊殺畧決使終莫能出又毋入塞乎知畧輪臺知是周天下之畧矣史記酈生曰臣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畧此真吾所願從遊莫爲我先韓信曰勇畧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畧不世出者也此其沛

公界之大准陰界之孫乎三國志吳趙咨云吳王
聰明雄畧之主云云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豈吳
王止於知魏之界乎晉顧也上猶字假畧何曰界
界乎
黃石公三畧我取而守封畧矣猶云七畧又將何
所聞守乎
左宣十五年晉侯治兵於稷以畧狄土注取也
昭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注行也
史記楚軍夜擊坑秦卒行畧定秦地函谷關可謂
非行而取乎

趙充國傳圖上方畧謂畫也……云為人有大
畧此畧又何也……
晉書宗室傳……畧字……傳或謂劉下
曰君不聞畧乎大不堪小……偏畧為非乎
詩曰有畧其耜假載南畝注畧利也左定四年祝佗
對萇弘曰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
之何注道也國語叔向云桓子驕泰……則行志假貸居
賄注犯也如此之類不能……大字有數義也而
執謬若此故知開其為……不獨……更添竹……附事實
務行徒矣假令此……行……人疑綱也當其微

哉
莊子齊物云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
有畛也請言其畛云云此之謂八德注云畧而判
之有此八德則畧字亦大畧意也若謂妙得莊古
是又不識畧字矣何自相繆戾也

禹穴

司馬子長自叙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偏遊
禹跡之目上會稽探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
不知其解遂以為禹穴在會稽有作地志者以禹廟
旁小坎如杯口者當之噫是有何奇而夸于長之筆

耶按蜀之石紐禹生之地所謂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迹
不到……劉逵大修蜀志……古碑刻有禹
穴二字乃李白所書……知會稽禹穴之……大抵古人
作文……有禹穴有會稽而……云上會稽下又
云探禹穴不勝其複矣禹貢……又吳在江
南越在江北……而括于……又……
在雅州蒙山在……名蒙……上有碑……
亦……
至而繆云蒙山亦在雅州如此則禹貢所紀……
乃俗所謂關門閉了捨衆有乎

史自序云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
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
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
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
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邛笮昆明還報
命
本傳固有明白未浮湘沅窺探禹穴太史公無乃
太潤步乎末又有巴蜀之[illegible]迹為何地乎異哉
載記云苻堅欲伐晉謂什道安曰朕將與公南遊
陵於虞鎮瞻禹穴於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
乎安曰東南區區地下氣癘虞舜遊而不返大禹
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
今云李白所書豈太白在漢晉前耶

牛耕

困學紀聞論牛耕不始於趙過[illegible]再耕字伯牛是也
但未有明證按山海經[illegible]叔曰叔均是始作牛
耕王伯厚亦未考及此耶
紀聞周禮縮云人耦牛耦鄭氏注合耦並言之疏
謂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趙過始教民牛耕今考
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周公云孔子
有犁牛之言冉耕亦字伯牛賈誼新書載鄒穆
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
晚何待趙過過特教人耦犁費省而功倍爾
此紀聞所載也乃以為未考何耶
五行志太甲紀聞之說也周官馬政王海亦載也大
書特書遂免訝駁伯厚云哉

檮杌

史記上有檮杌下有伏徐廣云檮杌音桐左傳八元
八凱有檮戭獨孟子檮杌之檮今音濤蓋因陸德明
九經釋音而誤也左傳杜預注曰檮杌凶頑無儔匹
也以此證之則檮杌亦當音桐
索隱曰[illegible]即鯀也[illegible]桐字無徐廣音也
賈逵曰檮杌凶頑無疇匹之貌謂鯀也 左杜註賦
左傳注檮戭音桐又音桃 檮杌音徒刀反

五子之歌

左傳引書五子之歌有此[illegible]方今失其行其行今文
作厥道按古文術從行中人又音道行從又我水既
詁我術既平五子歌以術叶方綱當從平音道路之
行如景行字作術人之術行是行音作[illegible]也龜筴得
龜筴傳云聖人剖其心[illegible]音術耶

腥也亦非胕字胕可直謂之行乎

關龍逢

太平總類載龍逢諫桀之言曰臣常觀君冕非其冕也而冕危石君之履非其履也而履春冰未有冕危石而不壓蹈春冰而不陷者也此為六朝文士擬作無疑羅泌路史收之蓋亦貪慱而忘精者

路史發揮關龍逢辨云符子曰桀觀炮烙於瑤臺顧龍逢曰樂乎云云逢曰觀君冠危石而履春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履春冰而不陷者桀曰汝知我亡而不自知其亡請就炮烙夫危石春冰古之不倫顏豈逢之語而炮烙之事張之惜則紂之行不聞其為桀也云云吾不敢盡信此路史之辨也而公以為收之則公之云云豈亦收之耶

彭祖

王逸楚辭註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莊子註彭祖八百猶悔不壽恨枕晚而遇遠又曰彭祖餌雲母御女尼數十娶晚妻鄭氏妖淫以此而死非壽終也東坡詩空飡雲母連山盡不見蟠桃結子時莊子逍遙註彭祖至七百歲猶曰悔不壽不云八百也亦無又曰何雲母以下云云也

神仙傳彭祖善於補導之術服水桂雲母粉麋角散常有少容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自云我四十九妻亡五十四子放王使采女傳其術試之有驗乃秘而禁之欲殺彭祖以絕其術祖知乃去不知所之其後七十餘年有人於流沙西見之王不常行彭祖之術得壽三百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得鄭女妖淫王失道而殂

此與彭祖何預耶

傳說

尚書[illegible]傅巖之野[illegible]所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傅說起于板築雖孟子亦誤矣

此築傅巖[illegible]以[illegible]成

胡蒙谿[illegible]傅巖之野孔氏傳云傅氏之巖有澗[illegible]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蔡氏不從其說乃云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按孔子語子路云傅說負板築而立佐天子孟子云傅說舉於板築之間莊子云[illegible]云傅說被褐

帶索庸築傅巖屈原離騷云說操築於傅巖賈誼
鵩賦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班固公孫弘贊云
板築飯牛之朋崔駰達旨云從夫發夢于王公張
衡應閒云委霄築而據文軒夏侯湛抵疑云傅說
操築以寤上王子年拾遺記云傅說賃為赭衣者
于深巖以自給沈約恩倖傳論云板築賤役也傅
說夫為殷相右諸說並同孔傳且孔孟莊墨皆殷
皆未大遠言必有據不知蔡氏何所見而不從也
荀子云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
韓非子云傅說轉鬻注云轉[illegible]而傭故曰鬻

[illegible]云陳子說築下曰昔者說衣褐帶索而築於
傅巖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語
孔融云穡稼罔冒胥靡不能發明主之夢
帝王世紀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而來
曰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
寤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歡悅也天下當有傅
我而悅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
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
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
傅巖謂之傅說

呂氏春秋求人篇云伊尹庖廚之臣也傅說殷之
胥靡也皆上相天子至賤也
孔子曰傅說負土版築以為大夫遇武丁也韓詩外傳
漢郊祀志武丁懼而修德殷得傅說版築以為相
漢紀王閎上書諫哀帝云成湯拔伊尹于鼎俎文
王招呂尚于渭濱武丁顯傅說于版築桓公舉甯
戚于牛角
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
地理志傅說版築所隱之處名聖人窟
伊尹太公

竹書紀年伊尹卒于沃丁之世蓋百有五歲太公卒
于康王六年蓋百有十歲
竹書云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
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于太甲七年
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
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陸機豪士賦序云伊尹抱明允以嬰戮注引竹書
帝王世紀伊尹年百歲卒大霧三日沃丁以天子
禮葬之　不云百有五歲
史記太公之卒蓋百有餘年　注不引竹書

殷商衣郼

殷有天下又號曰商詩云商之子孫書云殪戎殷互稱也其並舉則曰洛女殷商又曰殷商之旅中庸云壹戎衣壹即殪衣即殷也古注釋如此杜子美社稷一戎衣詩人炫韵之品不足據也字又作郼呂氏春秋及之人氏親郼如夏字林玉篇音萬非也噫非俾考籀篆行草及詩書子集稍以知殷商衣郼之異字而同義乎可與淡古者道難爲淺中者言也

古文許國之許作鄦見于尚文殷作郼見呂氏春秋說文及林罕楊桓趙古則戴侗諸書皆不收此字以示好古者

中庸一戎衣鄭云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

康誥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武文服命孔注殪兵殷殪殺也戎兵也

左傳宣六年晉侯欲伐赤狄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杜曰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

孔杜解殪爲殺鄭注衣讀如殷不云壹即殪衣即殷也云古注釋出何典豈淡古淺衷讀何容易耶

呂覽慎大云親郼如夏注郼讀如衣

又其傳云湯嘗約于郼薄矣武王嘗窮于畢程矣以郼薄畢程爲是非由以郼爲殷也

又前篇云湯其無郼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又注小夏湯武者于郼岐湯武之本國

正韻郼讀如衣說文鄦讀若許在潁川

史記鄭悼公元年鄦公惡鄭于楚此亦爲郼文耶

成湯冢

劉向奏議云殷湯無葬處失考也羅泌路史傳會此說按湯冢在偃師今說湯冢在汾州也

尚書注桐宮在州縣東桐村宮今在汾州與斷之說相合

括地志云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

孔安國云桐宮湯葬地鄭玄曰地名有王離宮焉

晉太康地記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正義云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

據此數說桐宮在汾州否耶

路史湯冢之說甚詳云傳會誤

後魏天賜中河東人張恩盜發湯冢得志云戊死後一千年開出恩家乞記湯陵在汾陰

殷紂

武王伐紂為天下除殘也紂已死矣又斬以黃鉞而懸之白旗何悖於道乎曰紂死非門也外權者皆進戮之武王使人捍而守之猶不止也此逆於事理矣太史公之紀信此家語誤之也

墨子曰昔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illegible]天傲堅稱下殃依天下為民武王遂奔入紂宮執紂而出與之赤帳載之白旗以為天下諸侯戮

荀子曰昔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懸之赤旆正論

桀死於亭山紂懸於赤旆解蔽

尸子曰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頸手汙於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illegible]在[illegible]

武王伐紂紂赴火死武王親斬以鉞懸其首於太白之旗[illegible]白[illegible]之中[illegible]之[illegible]也楚[illegible]

[illegible]放鄭伯之[illegible]其[illegible]形[illegible]於[illegible]

不[illegible]其身紂既赴火中[illegible]使[illegible]色之[illegible]

[illegible]形也[illegible]以鉞[illegible]何[illegible]哉[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人不[illegible]

[illegible]下[illegible]數[illegible]大[illegible]七十[illegible]

此[illegible]

殷輅

論語乘殷之輅其後秦始皇闢三代之車獨取殷制

赦南史齊志殷有瑞因來鉤而制車因桑根而為色古所謂桑根車也一曰桑根車一曰金根車

南北史俱無志想公見古本耳

南齊志云殷有瑞車山車山車垂鉤足也王輅漢金根也禮緯云山車垂鉤乃鉤車之象昔成湯周而郊祀有山車之瑞山車謂之桑金車似金根之色亦謂之大輅

玉門

玉門地在成皋桀囚湯紂囚文王俱[illegible]門之難比文王有天下之厄其後湯有桀湯之敗君稱與滕公逃出成皋玉門此一玉門也聖賢之君而危矣董卓舉兵犯關幽使[illegible]之於夕陽亭而晉之亂亦由荀勗數賈充夕陽亭餞別之一言此一夕陽亭也而晉漢兩家相繼[illegible]地因應循用

尸子云湯囚於湯臺文王幽於羑里武王羈於玉門越王棲於會稽秦穆敗於殽塞齊桓公遇賊晉文公出走故三王資於辱而五伯得於困也

韓非子云文王見詈於玉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

口公國之半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
也辭之實雖獨有結婚太子不頓篤而自留矣充
曰然孰可救者對曰爲請行之俄而侍宴論太子
婚姻事語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
后及荀勖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
二尺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
本職
大比陛可惜惠帝非但負荷絕任賈后劉石誑至
處生耶不審時事而誘之地爲多矣哉
丹書
大哉皆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黄帝顓頊
之道存乎意亦不可得而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其
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
者凶凡不解丹書爲何物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裴
豹隸也著於丹書注以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
近世想律禁犯罪沒配爲工奴亦猶用赤紙爲籍
其卷以鉛爲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據此則丹書
古人之法律之名也蓋戒人之怠與欲而勉以敬義
失敬義則入於怠欲而陷於刑矣然以法律之書而謀
敬義之訓先王以道治天下而不恃乎法其亦異乎
鄭書晋鼎乎
尚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
鄷止于昌户其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
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不枉不敬則
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
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
得之不仁守之不及其世中候再拜稽首受
春秋元命包云鳳凰銜丹書于文王之都命云維
授余鈴師名昌
是類謀云受亦赤雀丹書注入戊午部二十九年云
呂氏春秋云文王見火烏銜丹書集于周社故色尚赤
左傳云初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
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
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
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
入豹自後擊而殺之
據此豹欲焚其丹書又注謂以丹書其罪似非法
律書名因之丹書其可焚乎斷之爲錄亦不類
晏子春秋云公游于紀得金壺發而視之中有丹
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駑馬晏子曰食魚無反惡其

民力乎勿乘駑馬無馬不行者乎側乎公曰紀有
書何以亡也對曰君子有道垂之間紀有此言垂
之壺不亡何待乎
漢書云高祖定天下封功臣中以丹書之信重以
白馬之盟豈皆法律書耶

微子四手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
茅亡弟相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乎見知之乎
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
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
袒面縛出于左氏乃楚人以此莊王之鄭伯之降借
名于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
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
祭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列微子古者同姓雖亡不去
國微子紂族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曰去之者去紂
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尚書注疏正義曰殷知紂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逝
于荒野微子作告是其事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
歸之非去紂即奔周也僖六年左傳云許僖公見
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
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
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
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啓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
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
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也馬
遷之書頗多錯誤面縛縛手于後故口銜其璧又
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是其實耳
然此云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于宋
此文自明
左傳六年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
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
史記楚成王以其北伐許許君肉袒謝乃釋之
左傳十二年楚子圍鄭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
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孤之罪也
史記楚莊王圍鄭克之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
據此則代許之楚子乃成王克鄭者莊王也

麋鹿蜚鴻

史記周紀武王曰維天不享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
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徐廣曰夷羊怪物也蜚鴻蠛
蠓也張守節曰夷羊一本作麋鹿喻小人在朝也飛

鴻鵠君子放棄鄭玄曰蜚鴻鴻鴈也知避陰陽寒暑喻民去無道就有道 愼按二說皆如昧日而道黑白者詳此文據實事言非喻也紂有鹿臺以養鹿故曰麋鹿在牧蜚鴻馬名若白蟻紫燕之類蓋良馬也養麋鹿而棄良馬故曰麋鹿在牧蜚鴻滿野言其養無用而害有用也此說爲近

史記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徐廣曰此事出周書及隨巢子云夷羊在牧索隱曰按高誘曰蜚鴻蠛蠓也言飛蟲蔽田滿野故爲災非是鴻鴈也隨巢子作飛拾飛拾蟲也

紂紀云厚賦斂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飛鳥置其中

武紀云武王伐紂紂兵敗走入登於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焚於火而死於是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觀此則鹿臺非養鹿之所

新序云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

觀此則非可養鹿處

文紀云紂囚西伯閎夭之徒乃求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因嬖臣費仲而獻之紂乃赦西伯

六韜曰商王拘周伯於羑里太公等求得雞斯之乘以獻商王

觀此則紂非棄良馬者

今謂蜚鴻爲馬豈出修文御覽與衛次傳耶

又史本作麋鹿在牧正義亦同木曾云夷羊一本作麋鹿也蜚鴻蠛蠓亦非徐廣之說

風伯朝周

顏之推賦注指漢風伯朝周以箕子爲風伯謂箕星好風也

此齊書文苑傳樊遜舉秀才對也按顏之推與之同傳所著觀我生賦中無此語

太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紂都洛邑陰寒雨雪十餘日深丈餘甲子日旦不知何五丈夫乘五車從兩騎止王門外武王曰諸神各有名乎師尚父曰南海神名祝融北海之神玄冥東海神句芒西海神蓐收河伯名馮修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既入王曰何以教之神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敕風伯雨師各使奉其職王曰予歲時亦無廢禮焉

今以箕子爲風伯謂箕星好風也畢星好雨則畢公亦可謂雨師耶

孔父

孔父正色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艶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

左桓公二年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艶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已殺孔父而弑殤公

史記殤公九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督說目而視之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爲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

公羊傳及其大夫孔父孔父閑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經無正色字此公羊說耳左氏與孔父又非同時色之一字何所見耶

筮短龜長

筮短龜長杜預注曰筮數龜象象長數短此韓簡說也孔穎達云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是以極數然繼龜之長無以加此以理而言卜筮亦無長短而亦知杜之誤而不敢規之今按獻公卜以驪姬卜吉而筮凶卜人曰筮之辭所占理短龜之所占理長故下文遂引繇辭證明其驪姬一事而非斷筮龜有長短也杜之紕繆類多如此

左僖公四年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注云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渝美也

僖公十五年傳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史蘇占之曰不吉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杜註云言龜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相因而生然
後有占占所以知吉凶不能辨吉凶
觀此則杜之紕謬不知所云云也
葵丘之會
孟子載齊桓公五禁曰無曲防無遏糴公羊曰無障
穀無貯粟穀梁曰無雍泉無訖糴雖左傳渴罹作盟年
修辭各不同齊之所謂惟古於詞必已出信矣
左傳公羊俱不載盟辭
左襄公十一年公會晉侯伐鄭同盟於亳載書曰
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或間茲
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明神
殛之
此並在千蘭也乃謂之齊桓之盟何耶葵丘之會
在僖公九年相去已九十餘年矣
授玉
史記齊世家云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
當晉世家亦云齊頃公欲上尊景公爲王景公讓不
敢按左傳齊侯朝於晉將授玉司馬遷誤讀授玉爲王
故遂節爲此謬說耳孔穎達正義云吾取之
史記註止有索隱引王劭云云無孔穎達之說也

左傳云齊侯朝於晉將授玉註行朝禮郤克趨進
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
班孟堅云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
漢春秋作史記
左傳時尚未列官也司馬遷另有據安得謂誤讀玉爲
王爲謬說也見人穿稱及史通
左文十二年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
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
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
辭也
成六年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於東楹之東
士伯貞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
安其位宜不能久
據此則授玉之事同時問之常也司馬遷極群書
豈不知而故改玉爲王乎
士會當作土會
左傳晉有士會士當作爲土上音古杜字如詩土字桑
土而土陶唐氏豕韋氏御龍氏爲土氏之宅後於土
會渡晉之下增六字云其處者爲劉氏蓋土會本於
唐杜氏而劉氏又本於土會也若作士女之士上與

唐杜下與劉氏何干涉哉

通志畧云士氏陶唐之苗裔歷虞夏商周至成王
遷之杜為伯宣王殺杜伯其子隰叔奔晉為士師
故為士氏隰叔生士蔿字子輿故亦謂之士輿後
漢末有交趾太守士燮宋朝有尚書郎士建中左
昭二十九年蔡墨對魏獻子曰昔陶唐氏既衰其後
有劉累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曰
御龍以更豕韋之後

左文七年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餘偽叛
以誘士會秦伯將取魏使士會往既濟魏人譟而
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注士會堯後劉累之胤別族復累之姓據此則劉
氏豈在士氏之後耶謂漢儒增六字以劉累豈亦
增之耶無此六字左氏意不行耶可笑

鶢鶋

鶢鶋海鳥今俗名禿鶖是也出吕氏類小說
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展禽曰今茲
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而避其災也是歲
海多大風

左傳文公二年仲尼曰臧文仲祀爰居三不知也
莊子至樂篇云昔者海鳥止于魯郊魯侯御而觴
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
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
養養鳥也注爰居一名雜縣舉頭高八尺樊光注
爾雅云形似鳳皇
漢元帝時琅琊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
詩云有鶖在梁解云禿鶖也貪惡之鳥也使爰居
為禿鶖文仲何為祀之魯侯何為膳之乎
古今注禿鶖一名扶老不云爰居也

蜀志譙周人聞語云各水性有鶖鳴于屋
朝之不中俗呼禿鶖後見之曰此鳥上歸
今成都則來此明人來當有變誅於上昔秘而不奏
明年大軍入界 成康十一年至太寧號
公之所引或即此也人若爰居爰集于屋者耶蜀
時所至故老間見者耶

由湯至於武丁

註云由湯至於武丁其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按
尚書無逸稱殷之賢君曰其在太戊其在高宗其在
祖甲人總之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

文王茲四人迪哲以祖甲與中宗高宗並稱而不言太甲則祖甲非太甲明矣以祖甲與周文王並言則其賢益明矣朱子稱殷之賢君獨不及祖甲何哉予詳考而思司馬遷作史記不見古文尚書乃取國語帝甲亂之一語而斷之曰祖甲淫亂孔安國注尚書遂以祖甲為太甲甚矣安國之愚也不信經而信史不信周公而信司馬遷即使祖甲為太甲無逸之書何以置祖甲於中宗高宗之後乎之至再其序皆然周公不如此之顛倒也朱子不稱祖甲者蓋亦信史記及孔安國之謬也

孔子世家云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史記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漢儒林傳

夫祖甲之非太甲蔡氏無逸傳辨之詳矣觀史漢則遷史之作在安國後也可云安國未見古文而信司馬乎

詩大序哀窈窕

文選呂向註云哀蓋衷字之誤也哀當為衷謂中心恕之也余舊疑衷字之難解見呂說乃豁然矣

選六臣註止有李善無呂向也

詩序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鄭氏箋云哀蓋衷字之誤也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害之心謂好逑也 鄭註

此本自明乃引選注何耶

王肅曰哀窈窕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苟慕其色則善心傷也 正義

惄如調饑

調韓詩作朝薛君章句云朝饑最難忍故以喻思矣毛詩作調[illegible]而不得乃云調音稠又改字作輖言饑之時饑意輖饑也二者均之不通也愈解而愈塞矣不若韓詩之為長也焦氏易林云何如旦饑[illegible]在斯須恐焉如朝饑漢晉去古未遠其說一

毛傳曰惄饑意也調朝也 鄭箋云惄思也未見君子之思如朝饑之思食

釋文云韓詩作朝如朝饑

此正蹤自明乃聞薛君之說出何典耶復引其郭璞漢晉去古未遠已斷人何代人耶

烝在桑野

說文𦮃麻蒸也故有新烝之說[illegible]也烝麻稭也麻稭亦可燒故以薪蒸並言又訓進天孔[illegible]行也烝又訓衆衆多麻也詩曰天生烝民是也東山以烝在桑野烝在栗薪或訓為衆或訓為進皆不通皆訓為麻軍士從征於外而麻無人收或在桑野或在栗薪此於物理人情最叶千載之疑今日始釋然周公有靈亦當撫掌矣

詩云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有敦瓜苦烝在栗薪毛傳烝寘也鄭箋古者聲寘塵同也栗薪衆薪也

既云釋詁云塵久也古者寘塵皆是用音

烝有二義衆也進也久也此詩言烝者二以為進則可以言蠋不可以言瓜以為衆則皆獨宿不取衆義也此詩皆言久役之情則久義為勝

集傳云烝發語辭詩記分行皆言之

夫東風七月陳王業之艱難其詩兩言不麻收恐矣乃云烝當訓為麻[illegible]謂其叶于情理何疑于收嗚呼后稷教民稼穡農事教民種麻耶且軍士在外麻無人收矣其在桑野者誰種之在栗薪者誰積之耶周公有靈故知果何當撫掌矣

天天是椓

張衡應間云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穀天天亦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據此則以天天為天天也衡去古未遠疑得其真且此[illegible]速速天天連文為是不應速速下又特出天天也

天天之說近之此[illegible]獨[illegible]也以為應間誤

易逆數

安公石作易解此節頗為[illegible]還有[illegible]諸儒未有是說也朱子[illegible]有一半逆一半順之疑矣而終未能自安之也公石[illegible]數[illegible]者順以知來者逆易為知未來作故其數[illegible]者[illegible]因下句而正與之非言易有數往之順數也公石於經妙契極而有如此[illegible]此間未見其全也

[illegible]以作易以[illegible]以前民用

孔穎達曰易之為書人欲數知[illegible]者易則順後而知之人[illegible]逆前而數之是以聖人[illegible]以[illegible]知來事也易雖備知來往之[illegible]不假象[illegible]故聖人作易以逆觀來事也

外數[illegible]天下[illegible]逆數而察其來故易逆

數也逆知逆若逆爽預為之上者也（說易）
丘富國曰易占藏往知來彰往察來人占數往知來則方來已往之事易皆有以知之然往者已過而易知來者未形而難見易之占筮為知來設故曰易逆數也曰知所謂占事知來所謂逆知來物所謂前民用皆逆數之謂也（輯易全）
李倫曰數往者順謂數已往之事而易知也知來者逆謂預度未來之事則逆而難知也易之道無它其於未來之事可逆睹而前知也故曰易逆數也（李易）

庚仲昔人頗謂唐人僞載可以唐宋以來無是說耶亦在紀也皆於諸家注解畧不點目耶故知面皮之公孟亦當時之光價者矣

陰符經

陰符經非黄帝書出後漢末唐人又常引用者惟張武陵上帝命人有何有傷之制作紙一語深附究命化蟲有天人合發樂桃一語遇用之機論推論兩引之此外絕無及之者

今李筌中爲荊南節度判官集閫外春秋十卷既成自謝之曰常文也乃注黄帝陰符經成又至會飲之制板經年憺然不解忽感鳥衣人引理而教之其書遂行於世余嘗見谷山侯復生也

筌後為鄧州刺史常夜占星宿忽見東南異氣明旦呼吏於郊外搜訪之於村落得牧羊胡婦一子李乃據容曰此假天子也乃安禄山生於南陽（雲笈叢書）

李筌號達觀子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石室中得黄帝陰符本絹素書緘之甚密題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寇謙之藏之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神狀甚異路傍見遺火燒樹因自語曰火生于木禍發必克筌聞之問曰此黄帝陰符秘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從何而知筌具告其故母命坐為說陰符之義曰非奇人不可妄傳（傳曰）吾有麥飯相與為食袖中出瓢令筌谷中取水水既滿瓢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及還已失老母但留麥飯數升於石上而已筌有將畧作太白陰符十卷有相業著中台志十卷時為李林甫所排位不顯竟入名山訪道不知所終（神仙感遇傳集仙傳）

陸龜蒙讀陰符經詩清晨整冠坐朗詠三百言備
識天地意獻詞犯乾坤㠯銜造化斧鑿破機關門
五賊忽迸逸萬物爭崩奔虛施神仙要莫救華池
源曾亦愛兩句可與賢達論生者死之根死者生
之根方寸了十字萬化皆胚渾

皮日休讀陰符經詩三百八十言出自伊祁氏上
以生神仙次云立仁義玄機一以發五賊紛然起
結為日月精融作天地髓不測似陰陽難名若神
鬼得之昇高天失之沈厚地其義若不老大塊煙
霞委自顓頊以降賊為聖人軌如何黃帝機吾得

多玖瑣　歐陽詢楷文上部有陰符火生一句

以上三書及二詩皆唐人也乃云此外絕無及之者

談何容易耶其隱字樂推亦非陰符中語

晁氏讀書志云陰符經序少室山人布衣李筌註

按驪山姥傳筌仕為荊南節度副使仙州刺史與

雲笈七籤所引乃云布衣人何耶

玉笥雷校黃帝受黃帝陰符於鄒山[illegible]與今陰
符不同凡五六千言一晝一夜皆以五行為配通
暢匡廓實秘籍也孫其意于黃帝見之[illegible]

王元美云陰符是秦漢人所作[illegible]仍託

於于驪山老姥以神其說楊用脩遂謂多[illegible]作刪
李筌元[illegible]人[illegible]偽造託於黃帝一百卷
李筌[illegible]
夫觀驗楊敍[illegible]何自才有耶

焚書起于韓非

秦焚書坑儒起于李斯[illegible]此說於秦
者矣韓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
情讘㖃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illegible]
又爰非有術之士[illegible]危用其計者亂不言含
法律而[illegible]以是[illegible]而臣以

此[illegible]是古非今若今符節作備者
乃韓非[illegible]斯也宋儒有[illegible]者乃謂斯之[illegible]於荀
卿[illegible]
無[illegible]
[illegible]明
夫[illegible]民而
頑耕戰[illegible]
夫[illegible]之
洸斯秦[illegible]與

[illegible]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閟宮傳遂緣此以解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宋儒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失均矣其事則未之詳考也魯用天子禮樂蓋出於末世失禮也非始于成王伯禽明堂位之作周末陋儒之失辭也不可以誣成王伯禽自漢儒傅會之太過宋儒考究之不精使成王伯禽受誣於千載之下冤矣哉昔成王命君陳亦以率周公之猷訓為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之許也平王猶不之許而謂成王賜之乎且衰王之世東亦極矣猶不許魯以文公之請而謂成王不如衰王乎且伯禽之賢雖不及周公然斷於許文公請矣豈肯受之故禮人曰成王果有賜伯禽成王既賜伯禽又何加乎此當不得自掩其僭矣然此書之僭猶何如也以吾在春秋考之桓公五年書大雩大雩之僭

始于桓也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禘之僭始于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僭始于僖也魯頌閟宮之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于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至僖公始有郊禘之事詩人從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故論語載孔子之言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禮記載孔子之言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契也魯之郊禘非禮也當時魯之僭禮不惟聖人非之天下有識者蓋亦非之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己乃借名於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陋儒論從而作明堂位以文其僭甚矣其無忌憚也甚矣魯頌曰白牡騂剛白牡周公之牲也周公既用天子禮樂何為而[illegible]以其牲于白者殷之色也宋之郊用之而周人宜之不宜也既不宜矣用之何為我知之矣魯之君臣見宋之郊必私相謂曰宋無功于周而可以郊我有周公而不郊乎于是效宋之郊亦用其牲於後世有王者起以僭分討魯則以宋為解若其果受成王之賜則遂用周之赤色矣元儒許白雲亦嘗考魯郊廟之事不出成王之賜然

以程朱齊升言之終不敢議況敢于非周公孔子而
不敢于非宋人也學者胥育之病也哉
按此特增衍春秋意林及周尚書洪範說耳移宮
就商非僅論也意林周說語多不載皆擬本事一
為止之
左襄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禮樂）宋
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
此古人語豈亦魯之陋儒耶

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
之歌周南召南（[illegible]）見舞象箾南籥者（[illegible]）大武（[illegible]）韶濩（[illegible]）
大夏（禹樂）至舞韶箾（舜樂）曰德至矣哉觀止矣若有他樂
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得見韶箾也[illegible]）
文公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之賦湛露
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
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
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
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
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

大禮以自取戾
夫季子來聘聞樂知德衛武聆賦不辭不答故知
天子禮樂魯之用也舊矣不然季子安得而觀武
子謂之肄業耶
樂不可不慎也孔子學于老聃而稱[illegible]
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illegible]
公止（[illegible]）其後在于魯[illegible]
必稱此二上者[illegible]於天下者不
可勝紀皆所樂者得當也（[illegible]）
春秋平王四十九年惠公元年[illegible]平王崩

桓王即位呂云惠公請郊廟之禮於王使史角往
則在平王前當桓為太子中間世遠[illegible]其將何以
取證乎
劉恕外紀云初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
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
路史云劉原父謂使宰讓[illegible]在周[illegible]成王
平王以下周亦衰之意[illegible]惠公使[illegible]請郊
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illegible]惠公
先有史角之學魯之用郊正亦始[illegible]
之止之則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illegible]用之

也惠公之請由平王世也
令按綱目前編云平王四十八年魯初用郊廟
之禮用外祀路史後
按二書所引皆呂覽事也刪惠王上去桓字難以
以天子易桓王字不過欲附會其事[illegible]之說耳
然呂覽固在也令氏因而截之何耶且惠公止云
是留史角耳故愚甚學爲難云天子使史角往也
之則是周不與之于當孰合耶
据引呂覽云天子使史角往報之乃謂天子惡而
王也其曰使往報之說亦未之前也改易桓字又

添報字豈亦前人故知耶
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
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
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
夫大嘗禘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
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
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
又以重其國也
夫伸侯於魯[illegible]謂分封之典賜魯也[illegible]豈公
非轉周公祀事之辭也執此例彼以意而是者耶

且成康賜魯此據其明乃云不能自掩其僞矣禮
記非一人作也豈記祭統者爲作明堂位者掩之
耶
隱公五年初獻六羽公羊曰初者何始也左氏曰
始用六佾也穀梁曰始僭樂也文公十五年初獲
斂[illegible]襄公曰[illegible]皆猶不足道以爲常故曰初此經
例也[illegible]始于襄公耶且
人[illegible]耶　尸子曰舞夏
自天子諸侯皆以八佾[illegible]始爲祭矣
天子[illegible]禮[illegible]也孔子曰

大魯之郊[illegible]禮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
禹宋之郊也[illegible]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
王之後周公攝政故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禮記
[illegible]
[illegible]周公用白牡非禮也用天子用騂
犅群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illegible]
曰成王以[illegible]周公繼文武之業成[illegible]聖之功
故賢而貴之以祭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
有異於諸侯[illegible]禮也湯曰天子祭天諸侯祭
土魯何緣以祭曰周公傅成王成王遂[illegible]

功負天下此周公聖人也有祭于天道成王令魯
郊也湯以魚祭周公用白牲其郊何用曰魯郊用
純騂犅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illegible]
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
犅（公羊文）制曰周公祭天命牲故魯有白牡騂剛
之牲群公不毛[illegible]
明堂位曰季夏以禘禮祀周公牲用白牡
郊特牲曰由夷王以下諸侯之宮懸而祭以白牡
諸侯之僭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僭
夫周公白牡許禮春秋供[illegible]而於宋為[illegible]無乃費
制耶凡祀于夷王以下之僭未始假白也獨明堂
位乃為僭耶
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
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此又魯郊禘之一證也
[illegible]敗于鄢
石經春秋鄭伯克段于鄢鄢鄭地也在[illegible]氏縣西南
左氏云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是也杜預潁川鄢
陵謬矣鄢陵非鄭地陵為衍字與鄢[illegible]知亥切韻
云帝虎盜跖烏焉五外此指此條

成十六年左傳云鄭叛晉晉侯將伐鄭鄭人使告
於楚楚子救鄭六月晉楚遇于鄢陵[illegible]曰鄢陳
而不整蠻軍而不陳[illegible]必克之
國語曰晉伐鄭荊救之[illegible]人敗于鄢陵
大勝之勸[illegible]
杜預[illegible]
[illegible]
傳云[illegible]
[illegible]
夫[illegible]作鄢
宇公[illegible]
史記[illegible]鄢縣南
鄢[illegible]鄢陵
也公[illegible]
郭知[illegible]公古
[illegible]引石經
鄢耶
冶不
冶[illegible]
同志[illegible]

精神銷融故曰冶容于寶易注云爾雅曰
冶銷也消也則銷通冶則合與水同志故冶字從氷
女之施媚能令人銷神流志故矣冶曰冶也
離冶冶誦易曰冶容誨淫
陸德明經典釋文云冶音也鄭王肅作野
言妖野容儀教誨淫泆也
陸倕列裝辭不及于注不知公於何書得之
蒼止有冶銷也說無云從氷百句
魏書江式曰李斯作蒼頡篇揚雄作訓纂篇後漢
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

冶容訂一也一云千九一云二卷行戊子亥豈皆
自謂影撰者耶
顏台子謂三卷冶治條下

勞薪
也物之又大說背手師曠飲欲亦是勞薪所炊晉平
公使視之廚果然車輞人傳以爲將明抑亦作也
世說云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
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
故車腳

正楊卷之一終

正楊卷之二

汝南陳耀文晦伯甫

方城本萬城

左傳方城以爲城古本方本萬字古字萬亦作万故
訛爾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伯南土自越以至
葉垂弘境萬里故曰萬城也
水經注春秋昭公十五年許遷於葉楚盛周衰控
霸南土欲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
故號此城爲萬城或作方字唐勒奏土論曰我是
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號曰萬

城也余按屈完之在召陵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
爲城杜預曰方城山名也在葉南未詳孰是
左僖公四年齊侯伐楚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
於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屈完
曰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
無所用之
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
左定公四年吳子伐楚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
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
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

後擊之必大敗之
史記禮書楚汝頴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方城房州竹山縣東南四十一里其山頂上平四面險峻山南有城長十餘里名爲方城即此山也
史記楚世家成王惲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蘇秦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國也地五千餘里帶甲百萬此霸王之資也
國語曰桓公用管仲即位數年……戰師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管子作[illegible]
毛居正六經正誤云[illegible]作方非蓋方本音[illegible]方侯切也俗借作[illegible]字經典豈應用之
經典[illegible]
夫齊師至陘退次召陵潁川召陵縣[illegible]去無幾則服虔所謂方城在漢南者是也元凱似爲以誤楚成王時越非楚敵威王强盛不過五千則何越至葉弘境萬里者非也近元亦失折衷然杜注之稱山名尚云舊據酈氏之持兩端猶爲慎審也今勘舊籍以行參假古本以欺人何耶宋本又[illegible]行豈生於南宋者得古本又斠楊子於遺編故知蒸豚烹鷄何代無賢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者矣
王元美云[illegible]以方城在葉縣[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伯晦引史記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又我恐方城外及服虔杜預之說以間之似矣然不如盛弘之荊州記之明切也其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illegible]方城一謂之長城[illegible]雖無基築[illegible]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云[illegible]也[illegible]縣有方城[illegible]方城[illegible]於方城之南[illegible]山方城而名者也
按此所引荊州記云[illegible]水條下所不引之以正[illegible]方城[illegible]汶山是即所謂[illegible]之險[illegible]所云方城爲城其[illegible]無疑[illegible]似爲少[illegible]是欲因楊以斠杜[illegible]也[illegible]所載之

說以為明切易曉而復錯綜其詞自衒其博是又承杜之誤而踏楊之謬矣

孔子沐浴而朝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飛承金牌之召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檜反也其從容君臣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

春秋隱公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胡氏曰春秋之法誅首惡云云引陳恒云云不告也然則降有弑逆聲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

胡氏未嘗有仲尼此舉之言朱子誤引之耳柰何波及胡氏耶想亦未觀胡傳耳

翠微

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詩曰陟彼崔嵬崔嵬即翠微詩傳援字各不同爾雅崔嵬字不及翠微之言凡山遠望則翠近之則翠漸微也故曰翠微也

陸佐公石闕銘云旁映重闕連翠微濟曰翠微天邊氣也

爾雅云石山戴土謂之崔嵬使崔嵬即翠微爾雅何爲重出耶

筤

蜀名竹叢曰林筤易說卦爲蒼筤竹古注音浪

字書云蒼筤幼竹又車籃也在陽字韻易註音郎今日古註豈閻本耶

猗嗟

楊子五百篇論孔子因女樂去魯曰不聽政諫不用猗嗟違猗嗟猶歌歎之聲衆鳥五噫之類也琴操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即猗嗟之歌也衛波傳云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好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季桓子語魯君爲周道遊館孔子乃行覩雉之飛鳴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爲猗嗟之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奔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楊子所云猗嗟者指此

唐人學官碑文云聆鳳衰於南楚歌猗嗟於東魯亦用楊子之語也今本無猗字故詳具之以廣異聞

楊子雄噫司馬本無雄字
又孔林伐山云楊子云孔子之大魯歌云云孔子雄噫之類也按家語孔子大魯歌曰彼婦之口云云聊以卒歲此即雄噫之歌也庾文取鳳衰於接輿歌雄噫於桓子
按此一事一出家語一出衝波傳一出論語一無之何自相矛盾也
鳳雅逸篇
衝波傳云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曰鶴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鶬兮鶬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韓詩内傳云孔子渡江見鳥衆異之衆莫能名孔子嘗聞河上人歌云鶬兮鴰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大戴禮注引韓詩内傳云鶬鴰始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
白澤圖云昔孔子子夏所見故歌之其頭九首今鶬鴰九頭是也
文選江賦注鯉一角奇鶬九頭注引駒騄玄根賦云一足之夔九頭之鶬
酉陽雜俎云[illegible]之鶬鴰帝[illegible]之以鶬
寶曆中國子四門助教史迴語段成式常見裴瑜所註爾雅言鶬鶊是九頭鳥也
此數書俱不引衝波傳不知何從見之真奇聞也
公冶長
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不見於書惟唐沈佺期燕詩云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白樂天禽蟲十二章詩序云予非冶長不能通其意似實有其事或在亡逸書中如衝波傳曾定公記之類今無所考耳
論語疏云公冶長解禽語云嘖嘖[illegible]進[illegible]逸有車覆粟中群雀相呼往啄之[illegible]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
邢昺疏說冶長解鳥語故係之縲紲
此既云如衝波傳之類無所於考則所引鶬鴰之歌亦雄噫之歌皆云出衝波傳耶
[illegible]
謝靈運[illegible]
文孔子謂公冶長在縲紲之中[illegible]
[illegible]冶長[illegible]也

解鳥語者公冶長見衛波傳又沈佺期詩不知黃
雀語能免冶長災
池魚王謝事前人已自有說但冶長縲絏既災沈
詩乃附會俗說而鵝後引衛波及沈詩實之一卷
中前後不顧如此王楙殆亦泰一律者矣

扁舟本作鮧舟

或問古詩人多用扁舟何處爲始予按南史天淵池
新製鮧魚舟形甚狹故小舟稱扁舟六朝詩惟王由
禮有扁舟夜向江頭泊之句至唐人則多用之
方望爲隗囂帥所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
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逡巡
於河上望之無勞倒其宜也吾聞烏氏有龍池之山
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
其真願將軍勉之望之吳楚閒那託跡方外飄然行
適遠焉與游於范蠡蹤矣
吳越春秋范蠡辭王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
莫知其所適
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于江
湖[illegible]小舟也
後漢書更始二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
嬰爲天子以望爲丞相弓林爲大司馬更始遣李松
蘇茂等擊破之
所云扁舟爲鮧舟矣又引方望書豈以有南朝後
耶
王元美引方望書末云雖鴟夷子皮何以加焉然
至立劉林作天子自爲丞相卒陷大戮死者有知
能無爲西川強覓所笑　以劉嬰劉林爲一人誤

西施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
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
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
之沈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
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
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
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笑
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
蓋吳既滅即沈西施於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
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
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
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乃影撰

此事以遺後人於昆从網也既又有笑曰范蠡不幸遇
杜牧受辱千載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
唐陸廣微吳地記云嘉興縣一百里有女兒亭句
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范蠡潛
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
言因名女兒亭越絕書云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
蠡同泛五湖而去
觀此則逸篇當作影撰耶
王元美云楊陳之證西施俱各有所出難以臆斷
第陳引吳地記云云此大不然夫蠡必不為此事潛
兒者就李也槜伯山既用僞可謂夢中說夢矣
按吳地記其書見存楊謂逸篇者出何典記耶余
謂其影撰故引以正之耳元美不能遠志而云各
有所出殆夢中說夢之後更寐語耶

更

列子云禾生伯子出行經垧外宿於田更更訓老老
而更事也漢立三老五更義取此張湛注列子乃云
更當作叟誤矣
困學紀聞云老五更按列子云禾生子伯宿於田
更商丘開之舍更亦老之稱也已先言之矣
孝經援神契云尊三老者父象也五更寵以度
禮器箋義云三老五更于太學所以教諸侯弟也又
食三老云云 史記西門豹治鄴使三老子河
應劭漢官儀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史正義云
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
掌教化古秦制也曰漢立三老五更當別有見
蔡邕云更當為叟叟老人之稱也

重違

孔叢子載孔子高謂平原君曰重違公子盛意漢書
孔光傳重違大臣正議東坡兄錫論人重違其意重
難也言難違其意而勉從之也近世不達此語以重
為重大之重失之矣
孔叢抗志篇云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禮
雖有爵賜人不躬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
失禮之僭矣若何
謂子高謂平原君或今本誤

鬼谷子

漢書藝文志鬼容區三篇注即鬼臾區也鄭樵志黄
帝得寶鼎冕侯問於鬼臾區云云 注即鬼容區容臾
聲相近今按漢書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高似

孫子畧便謂執文志無鬼谷子何其輕於立論乎

史記正義云鬼臾區黃帝佐也

史記云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之師也今以為谷區豈見鬼耶儀秦亦皆黃帝時人耶

拾遺記鬼谷子云吾生於歸谷亦曰鬼谷鬼者歸也又曰歸者谷名也古史考云鬼谷子也鬼歸相近也

楊子云漢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妄言亂世難信

今高子畧楊子亦未見耶

度穀

韓非子云顏回明仁於度穀稱繆翟以於趙武上句不知事之所出度穀似是人姓名度姓古有之宋有度正蜀之遂寧人

此後漢書崔駰注所引語也曰韓子誤

秀才

趙武靈王論胡服云俗辟民易則是吳越無秀才也秀才之名始此後世見於賈誼傳六朝遂以此為取士之科名云

史記趙武靈王云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戰國策是

吳越無俊民也無秀才字

君主妻河

史記年表秦始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其曰君主猶後世公主也妻河沉之河水如河伯娶妻故事蓋戎俗也呂東萊作大事記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為生又改生作甥失之遠矣是以君子無貴鑿也

史年表秦靈公八年初以君公妻河索隱曰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為君主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故魏俗猶為河伯取婦蓋其遺風殊異其事故云初

此注自明伯恭豈不見之或傳寫之誤改甥者何人

別號

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寡樗里子注云秦處士之號史記索隱云甘茂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范蠡去越自稱鴟夷子皮此後人別號之所昉乎

史記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也滑稽多知武王時與甘茂為左右丞相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索隱即引為註

楚策甘茂與樗里疾相秦之讎也何氏疑倍里誤

史記范雎自謂鴟夷子皮今止云鴟夷子亦誤

萬歲夜

姚賈戰國策注博引諸書以證之用心亦至矣然猶有遺也楚策楚王遊雲夢謂安陵君曰樂矣今日之游寡人千秋萬歲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下數行曰萬歲夜願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夜如左傳注窀穸厚夜之夜最見人臣不敢斥言之意今本改夜作後不見古人立言之妙矣

戰國策云楚王遊於雲夢仰天而嘆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下數行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

此文自明改字如何安置豈所見又古本耶

韓非子引諺 風雅遺篇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

此見韓子安危篇非諺也

何與呵通

賈誼過秦論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註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按他注解誰與譙通與高帝譙讓項羽之譙同莊子盛猶列於麗譙之間譙謂出入城門而譙呵問之如今之盤詰守闌之例何與呵通

莊子注麗譙高樓名一作譙謂華麗而嶕嶢漢書陳勝傳戰譙門中師古曰門上為高樓以望也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譙亦呵爲巢所謂巢車者亦謂如巢之上為樓以望敵也

漢書漢王謝項羽鴻門項莊舞劍樊噲見入羽壯之賜以酒噲因譙讓羽此謂高帝譙讓項羽誤

索隱云崔浩云何或為呵漢舊儀宿衛郎官分五夜誰呵呵夜行者誰也何呵字同如淳曰何猶問也據此則何呵同矣誰與譙同出何他注乎

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 南村集

予觀樂府有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篇特亡其辭亦失其解及考史記張耳傳洎楚漢春秋并云趙王武臣為燕軍所獲囚於燕欲分地使者往請輒為燕所殺趙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將載趙王歸舍中人笑之乃走燕壁以利害說燕將燕以為然乃歸趙王廝養卒御王以歸武臣歸趙以美人妻養卒以報

之是其事也予觀舊本有戰鬬策士之風太史公書
其事文既奇樂府歌其事亦奇矣六朝及唐人擬作
者皆似昧門道黑白劍吾鄉太白亦述其源昔吾士
友何仲默一日讀其仲卿妻樂府謂予曰古今惟此
一篇更無第二篇也凡歌辭簡則古此篇繁而愈古
子庶幾焉可作一篇與此相對予謝未遑然亦未有
兹奇事有當之也去今二十年因於□□中□無事
散帙見此事思與仲卿妻適類復憶仲默之言乃援筆
試為之以成此篇惜不使仲默見之求正於愈光亦
仲默文字友也遂往一通以寄愈光云

李子田云耶郭才人嫁為厮養卒婦楊用修引張
耳傳厮養卒說燕上□□是此卒且因古今作者
如昧門道黑白耕吾鄉太白亦昧其源因撰一古
風長篇調可方仲卿妻然張耳傳祇云厮養卒
並無才人嫁為厮養婦以知所嫁者即此卒耶張
耳傳非所言古今人所同觀豈得云通不檢此人
皆昧目耶上古人作樂府多襲舊題變出新意曷
欲定援本事耶凡此者不可通而并之惟予姑勿
及也
此事史漢并同此中俱無楚元漢春秋字假之以欺

人可耳乃有□史記何耶
其詩有云春秋燕乙乙曉寢□□七說文云乙燕
燕玄鳥也齊魯謂之乙不云乙乙也文選文賦思
乙乙其不抽善注乙乙難出之貌說文曰陰氣尚
強其出乙乙然介門乙乙未展也今指為燕□□
恐誤
又云黃鵲鳥悲啼雙蝴蝶□□按搜神記韓憑事乃
鴛鴦非蝴蝶也不知梁祝昔借用否耶

古歲字作遂

古歲字即歲時之遂今文遂字从辵从㒸至成而
終乃秦人以十月為歲首故其字从步戌前此未有
也宋姚孝寧已辨之予觀史記注引陸賈楚漢春秋
云三老董公八十二遂封為成侯遂即歲也陸賈著
書不用秦篆而用古文亦自上哉崔希裕畧古篇古
歲字作歲未詳其義然亦可證步戌之為秦制而非
古矣
史記注雖有此句詳其文義遂字屬下句詎可指
此遂為歲耶
自死進曰所以名為歲者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
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為一歲也

爾雅夏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歲星行一次而四
時之功畢故年謂之歲從步者躔度可推步也從
戌者木星之精生於亥自亥行至於戌而周天也

毛居正六經正誤

律書注

按律書注伶倫取嶰谷之竹陽律六取雄竹吹之陰
律呂六取雌竹吹之

今律書及律歷志俱無此注蓋雄鳴雌鳴誤之耳
呂覽說苑及晉書等志俱無雄竹雌竹之事

宋玉笛賦云衍山之陽見奇篠異幹良工至此曰
命陪乘取以雌焉得其雌焉遂以為笛

七始 丹鉛閏錄

漢書律歷志引古文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
始詠以出納五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史記祖㨿
漢郊祀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而以今文在治忽近
于附會以予考之此古曆律音韻是觀事但漢書
注不著七始云我今之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
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喉脣之外有深喉淺喉二音此
即所謂七始詠詠即韻也汗簡韻古七始作㶣始蓋
古人七作桼桼與㶣相近而誤尤可驗史氏之說為
是由此言之切韻之法自舜世已然不起於西域胡
僧又可知矣特表出之孟康云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

漢志書曰予欲聞六律云云五言汝聽□以律呂
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
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史記索隱曰古文尚書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
此本志自明韻況係七始之義而康意釋之言俱
誤

七始華始安世房中歌也云郊祀歌又誤其切韻
一云云不必辨

三河

唐詩天子三河募少年三河黃河也析支河也洮中
河也

史記高帝紀參閣內兵攻三河士卒昭曰河南河
一東河內
一貨殖傳河東河內河南在天地之中
一阮籍詩修夜秋三河泛泛□□南川北河東秦之
一三川礪

今按宗□之名誤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

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顔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為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論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逸民傳稱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弘景年十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為遠矣梁孔稚圭隱居多攝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圭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閣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彖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

青雲遙亮昔開巢可以今鄰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今太白詩拂容張兔罝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嵒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即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若窮而當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史記須賈見范雎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

楊雄解嘲云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

宋書劉瑀答何偃云一變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

晉書載記史臣曰劉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是以策馬鴻門俄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

南史俞衡陽王鈞與會稽孔珪問答云云見衡陽上道度傳非梁也

胡苑

張良對高祖言長安形勝曰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史記漢書皆不解胡苑之義後人或改苑作戎非也按漢官儀引郎中侯應之言曰陰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囿也又胡人歌曰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令我六畜不蕃息所謂胡苑之利當是此義

史記索隱云苑馬牧外接胡地馬生於胡故云胡苑之利正義曰博物志云北有胡苑之塞按上郡北地之北與胡接可以牧養禽獸又多致胡馬故謂胡苑之利也今云無解誤其歌引西河故事之誤姑勿及也

先其利命

漢書律曆志劉歆條奏引書曰先其算命師古曰逸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其數以命百事也朴古算字

沉俗未改亦作筭而俗士不知其命之義又顛倒其
字作先負其命成何語言似足士拍脚矣可笑也又
可惡也凡古書有古字不可輕改若依古作祘則人
雖罕識而識之者必博古士也未必妄改作先負其
命也他如斟若畫一通鑑改斟作較不知斟勘斗斛
也較車耳也其義殊遠左親戚去墳墓通鑑改左作
離運籌帷帳通鑑改帳作幄陳平縱臾如冠玉耳其
中未必有也冠玉下去一耳字便失其指皆是爲拙
工廢繩墨聊舉一二其餘史僕錄紙不能數也
律歷志云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順
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陶古曰云云不作祘
字
史記蕭何爲法顜若畫一徐廣曰顜音古項反一
音較索隱曰漢書顜作講ヒ一作覯小顏曰講和
也未見斟字
張良傳天下游士離其親戚去墳墓
帷帳漢書作帷幄史自序傳同俱非通鑑所改也
陸賈素馨
陸賈南中行紀與南中百花惟素馨香特酷烈彼中
女子以綵絲穿花心繞髻爲飾梁章隱詠素馨花詩
云細花穿弱縷盤向綠雲鬟用陸節也花繞髻之飾
至今猶然古曾有詩云金碧佳人墮馬粧鷓鴣林裡
採秋芳穿花貫縷盤香髻何會把風流惱陸郎黄壽賓
叟謂予曰不意陸賈風流之家千年而始發耶
廣東志云廣州有花田即下猶存皆植素馨花南征
錄云南漢王劉隱時美人死葬於此至今花香異
於他處或云隱之女
其花舊名悉那茗因生於素馨塚上故名
陸賈西漢初即預知南漢死女事豈異人哉
稱含南方草木狀云耶悉茗末利花皆胡人自西
國移植於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
行紀云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
芳香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化
爲枳異矣彼之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爲首飾
史記賈兩使尉他皆廣州也其行紀安得者雲南
花哉且此時漢尚未通滇南安得云云哉
史記引諺
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史貨殖傳文用貧云云市門此ヒ業末貧者之資
也不云諺也漢書作諺云

玄的

史記五宗世家程姬有所避不願進注引釋名云天
子諸侯群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更不口說故以丹
注面的為識令女史見之又馬之當額亦曰的易說
卦為的顙三國志有的盧又烏脏亦曰的南史侯景
將臺城童謠云的脏烏拂朱雀還與吳
易為的顙解曰的白也升庵本經此志之耶
三國志注先主馬名的盧
爾雅的顙白顛今之戴星馬也額有白毛謂之的
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曰榆鴈一名的

盧奴乘客死主棄市
三國典略曰侯景令飾朱雀門其日有白頭烏萬
計集門樓童謠曰白頭烏拂朱雀還與吳南史作
的脏
今以馬額為脏為的誤若如其說則幽明錄云華
隆犬號的尾是的又可為犬尾矣

東方朔傳引古語風雅遺篇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漢書不傳故曰水至清云云文選無故曰字未必
古語也若以故曰字為古語則前有云故曰時異

事異何不表出耶
韓非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

武帝賢良策引古語

良玉不琢
董仲舒傳制曰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
不琢又曰非文無以輔德今曰古語何遺下句耶

天馬歌

天馬歌天馬徠歷無草即皁字从草从早艸字可
參皁也後借為皁隸之皁厯解為櫪櫪之歷言其性
安馴不煩控制也師古解為末草之草失之

漢志云天馬來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
從西而來東也師古曰言馬從西來經行積鹵之
地無草者凡千里而至東道
擬歌中上下文意尚未合得則論補擬且案
皂何施又云皂櫪之皂將用以控此馬乎殊不可
曉
西河舊事曰康居有馬蹄谷漢武帝聞大宛有
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遂武為賦天馬之
歌云云胡馬感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絆驤首而馳
晨發京城食時至燉煌北塞山下嘶鳴而上因名

其處爲候馬亭俗號曰天馬徑
觀此天馬之作其妄例有如此者

蝦蟆陵

白樂天詩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蝦蟆陵在長安謝良弼詩沽酒蝦蟆陵下家家守歲傳卮脊巳詩翠樓春酒蝦蟆陵長安少年皆共矜

國史補曰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語訛爲蝦蟆陵志云常樂坊內家東有大冢俗誤以爲仲舒墓亦呼爲蝦蟆陵曲中出美酒京都稱之韋述兩京記亦以爲仲舒墓又國史補云林

漢武帝葬茂陵即秦之宜春下也每至此墓下馬時人謂之下馬陵歲月深遠誤爲蝦蟆陵爾

約法三章

漢書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今皆讀作約法三章至此何理也

困學紀聞云漢書高帝與父老約爲句下云法三章耳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蓋倣此語而失之

用脩之言蓋本此耳

漢天文志漢王入秦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歸心者可謂能行寬矣

文紀宋昌云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

刑法志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兵革未息三章之約不足以禦姦又云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

高祖初順人心作三章之約 紀本

漢明帝時楊終上疏云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

後漢章帝後有輕侮之法和帝即位張敏駁議曰開相殺之路敕文更相殺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

安帝時尚書陳忠奏尸次史下殺人之罪應劾違敗之議曰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

後漢王充等論三章在令貴取能約

荀悅漢紀沛公與秦人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及盜抵罪

魏志陳矯傳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

郭沖五事云法正諫諸葛亮云昔高祖入關約法三

章泰氏知復 〈小注〉

世說云魏顗初宦虞仔側之[illegible]約法三章

行使與百姓約法三章[illegible]賦[illegible]

宋書云蕭道成馳檄數沈攸之罪曰今皇上聖明

將相仁厚約法三章輕刑緩賦

梁書表昂謝梁武帝曰申約法之弘承解網之[illegible]

三季之弊由於煩刑火德之興在於三約

北齊書樊遜外兵紀上封曰使百姓一遇大軍若

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法

武帝詔曰漢王約法除其苛政[illegible]典刑後新

丹鉛 卷 [illegible]

邦劉書漢高以三章之約以慰秦人見刑法志

[illegible]

昔漢高約法殺人者死今殺人者生恐非所任

按約法字兩漢書皆同相去不遠其得於傳授者

必真也漢紀後紀[illegible]宋所傳

史冊中亦相承無異今特標出異說訂是何理豈

前人俱誤耶近見刻史記者又尊信表章之以誤

後學[illegible]前諸史皆不經目耳

陸賈

春秋後語陸賈所著實在漢初頗有[illegible]之外

有春秋後語而中行紀又著感春賦盛引典誥今鋪

不傳而文心雕龍載其目實為上林子虛之先鞭

孔衍以戰國策所古未為書乃引史記叅其異

同聚為一書號為春秋後語[illegible]

文心銓賦篇云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

才略篇云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

其辯之富矣

賈所著楚漢春秋 孟春賦也云後語感春誤

馮夫人錦車

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嫽漢宮人也善史書乘錦車

丹鉛 卷 [illegible]

持節和戎而歸按此事甚奇而六朝唐人無入篇詠

者此事可畫可歌而於詠明妃之失節文姬之傷化

多矣

漢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妻烏孫昆

莫昆莫老以公主妻其孫岑陬公主死漢以楚王戊

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陬岑陬死翁歸靡復尚楚主

初楚主侍者馮嫽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為公主

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

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

夫人說烏就屠除漢為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

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

持節詔立烏就屠等皆賜印綬

此豈和戎而歸耶亦可畫可歌何耶

嚴子陵

范曄嚴光傳以光為餘姚人而云少與光武同學光武何嘗至餘姚哉曄蓋任延傳云延會稽都尉時郡先詢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如董子儀嚴子陵等皆待以師友之禮則子陵僑居避亂江南明矣又按會稽遺文有嚴光碑云子陵新野人避亂江南娶梅福女因居會稽

以此考之與任延傳相合

高士傳光餘姚人少有高名同光武遊學及帝即位乃變易姓名隱遁不見

紀云光武王莽天鳳中之長安受尚書光傳子陵與光武同遊學乃去一游字云光武何嘗至餘姚謂文叔不至餘姚似也光獨不可之餘姚耶

任延傳延更始元年拜會稽都尉文到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

夫季子吳人傳云饋何也云先詢蓋禮猶存耶光為餘姚人不傳自明乃夫會稽頗稱多士之句指為僑居何耶

漢書梅福九江壽春人少學長安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漢地理志會稽郡縣二十六其一曰吳注周太伯所邑則福于會稽為吳市之門卒非即今紹興之會稽也云娶福女因居會稽非耶

夫福自九江之長安當從學時子陵娶女亦有姓名矣雖後知其有女妻光亦其出光之本死之禮光化人始之福棄家其則相去已二十餘年計福因已老矣何以其有季女耶會稽又云前此甚遺文何為而不收入耶又云與延傳相合光果相合在耶

蓋亦許文鄭字意耳

沙漠沙幕兩音

漢書武帝元朔六年衛青將六將軍絕幕注沙土曰幕今按幕漠也而後傳作幕以幕為後文為幕耳

幕如人面幕字音漫韋昭曰幕錢背也霧棋經
十二棋子皆除削之純陰漫然則漫幕同義李陵歌
曰徑萬里兮度沙漠注此匈奴沙漠地在古謂之河
戍行今人呼帳幔亦曰幔可依字讀義無異　今按
京師謂錢背曰漫兒呼帳面曰幔子則沙漠與絕幕
作漫字兩音皆通古施
西域傳罽賓國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以金銀
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即漫耳無勞借音
以罽賓爲難兜以兜爲肌俱誤亦無韋昭註
武紀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曰少土
曰幕師古曰幕即今之突厥中磧耳　又按紀
元狩四年衛青將軍出定襄至幕北圍單于
元封元年遣使告單于曰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之
地爲則當以爲是
蘇武傳李陵置酒賀武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
君將兮奮匈奴下默然則漢作爲注何耶
韻會古漢亦字通用幔或作幕

正楊二卷終

正楊卷之三

汝南陳耀文晦伯甫

雲母屏風

漢鄭弘第五倫故吏同爲太尉司空每朝見弘曲躬自卑明帝問知乃賜雲母屏風分隔其間雲母屏風亦山屛也

謝承後漢書鄭弘爲太尉時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爲故事

此謂雲母後爲之說何也

梁劉孝威答書紀究所隔惟珍雲母

陳弘用正名并琉璃見而雲母爲珍

趙李

阮籍詠懷詩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爲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不詳詩意咸陽趙李謂游俠近幸之傳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所纏成帝常與微行者藉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說趙飛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如劉會孟言當時實有此人唐王維詩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豈唐時亦實有此人乎乃知讀書不詳考深思無如延年之博學會孟之精鑒亦

不免失之泥下非者也
詩話補遺云阮閱詩話四游云云經過頳延年注趙飛
燕李夫人非也按漢書乃成帝時趙李李款延之之
傳尚有此誤而少渊詩紀並載
谷永傳成帝久無繼嗣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趙
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
親難數言故推永等因天變切諫永疏云掖庭獄
大爲亂阱殘絶人命主爲趙李報怨
班倢伃傳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倢伃進侍者
李平平得幸立爲倢伃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

延賜平姓曰衛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
踰越禮制寖盛於前
叙傳成帝自大將軍王鳳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
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
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
笑大噱
據此則子所引者正趙飛燕也且小臣趙李句讀
俱差何用笑延之乎
何並傳並自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陽翟輕俠趙
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

持吏長短從橫郡中聞並至皆亡去並下車敕曰
趙季李款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吏後得趙
李他郡持頭還並縣之
謝靈運宗隱法師誄云生自寒素家無金帛加以
巧乘騎解絲竹誅絶鄭衛康衢弄絃管於華肆者
非徒經旬涉朔彌歷年稔而已詠趙李之咸陽程
鄭之臨邛矣
又云生以患泰寬簡生理孰是歡慼程鄭趙李
據此趙李與程鄭並言則非陽翟可救之趙李也
王元美云稽叔夜詩兩游云云經過注謂李夫人

趙飛燕大誤文云趙飛燕李平皆成帝所幸倢伃
然不應與倢伃消從班史谷永傳又爲趙李報德
一復怨注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楊用修又言即趙
季李款然二人皆陽翟大俠爲何並所殺未審孰
是

玉樹

左思三都賦序言楊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異
矣楊雄甘泉賦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以娛神非
謂自然生也稱下句言馬屖金人也
漢武帝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爲枝

碧玉爲漿壁馬屏言作瑪及屏爲壁飾也
此已見選注似無煩贅辭爲也
王褒雲陽宮記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爲玉槐樹
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耆舊相傳咸以此樹即
楊雄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者也三輔黃圖亦載
國史纂異云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
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后
左思以雄爲假稱珍怪蓋未詳也隋唐嘉話長安記亦載

月窟日域

楊子雲長楊賦西厭月窟古窟字東震日域服虔注以
爲月所生恐非李太白詩天馬來出月氏窟月窟即
指月氏之國日域指日逐單于也蓋借日月字以形
容威服四夷之遠耳太白妙得其解矣月氏一作氏
又作月支唐人爲置羈縻曰氏州氏音支樂府有氏
州第一氏州第二即此地也作附著之
顏延年詩月窟來賓日際奉土注窟窟也陶弘景
水仙賦東卷長桑日窟西衍龍桑月阿南綺禮志
月域來賓日際奉土隋樂志北齊皇夏詞月執咸
稀岫日域書呼川唐祭神樂章云包含日域牢籠
月窟昭明大法劍西臨月窟東漸扶桑
擬此則月窟自明李白天馬歌天馬來出月氏窟
背爲虎文龍翼骨非用此月窟也又云日逐單于
單于從楷東方那工僭號與何遜書際日逐驪月
氏

金虎

其石星經云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之精太白入
大昴金虎相薄上有兵亂文選張平子賦始於宮鄰
卒於金虎注不知引此而謬自爲說
薛綜曰金虎西方白虎神主金金白也善曰應劭
漢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比周比周者宮鄰金虎
宮隣金虎曰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爲鄰貪求
之德堅若金虎該說之言如虎也
觀此諸說已甚在前矣善不知而謬自爲說耶

李業傳引語

發弩射市薄命先死
後獨行傳王莽命爲成嘉僞李業業乃投刺請門
以終避殺曰賢者不避危難如發弩射市薄命者
先死聞業名稱欲與之爲治而反託疾乎
此云引語誤
右應存語代訓詁引

龍不恃鱗鬣不依羽翮罪高懸去將安所

後逸民傳陳留老父見張升與友人班草而言相抱而泣趨而過之植杖太息言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云云安所雖泣何及乎

未嘗云誕及古語也

天祿漸馬執林代山

漢靈帝脩南宮鑄天祿蝦蟆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灑路

天祿即天蝦蟆伯察之云按圖李賢以蝦蟆為馬即天祿也天祿之形漢人多刻石肖之於墓所謂

天祿辟邪取狀爲音也

又云一角爲天祿兩角爲辟邪

二說互異何也

瑞應圖曰天祿者純靈之獸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漢書靈帝紀鑄黃鍾四天祿蝦蟆注天祿獸也今南陽縣宗資墓前有兩石獸其高八尺角而鬣分尾過北大在曰天祿在曰辟邪字皆刻膊上漢有天祿閣亦因此獸立名

伯樂子執馬經畫祿求瑞言丹和寡戲語也見朝野僉載乃即謂蝦蟆爲天祿何異

管輅

弘明集知慈舞鷄文分封殘　下分管輅事

梁湘東王簡文帝法寶聯璧序云我僻君綦蓋宣尼道尚著錄之作管輅知發吳假卜蘭之頌知察云云

異苑云魏武時南方獻山鷄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倉舒取大鏡著其前鷄見形而舞不止遂乏死

東觀記云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少雨上以易林占之繇曰蟻封穴居大雨將至以問輔曰

蹇艮下坎上山出雲爲雨蟻穴居知雨

此正引一王事曰管輅事誤

劉表著書

東此死云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即劉表初在黨人中後綴以之列其人亦藝文志有劉表集今雖不可見觀三國志注載其與袁尚兄弟書其筆力皆減則論之又其

書斷云劉德升字君嗣以造行書擅名雖以草創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

胡昭鍾繇並師其法世謂鍾胡善行押書是也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也

今以德升為黑升大誤　表二書見王粲集

甄字音

說文甄陶也从瓦垔居延反及吳孫堅入洛屯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人入井探得傳國璽以甄與己名音叶以為受命之符則三國以前未有音為之人切者也孫權即位尊堅為帝江左諸儒為吳諱故改音真後秦諱苻堅隋諱楊堅皆悉避其音

今文見並不稱甄[illegible]

是吳孫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

[illegible]耶

裴松之云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為陰懷異志豈所謂忠臣者也吳史欲以為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然孫皓降晉何得藏之而獨送六璽耶

張華女史箴云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犧肇經天人　華晉人與吳同時豈亦為吳諱耶

范曄光武贊光武誕命靈既自甄沉幾先物深略緯文　范亦晉人耶又豈預為隋文諱耶

會昌一品集武宗真容贊受命彩纘殷顏天貞聖作物粗復何以陶甄光耀鴻慶照被甄德　俗文諱耶

孫吳不見編甄有二音學者皆抑巾字韻及真韻及末帝抑此字以承之又何其不知之過也

按唐何超晉書音義云洛書甄曜度表秀甄適舊文山濤甄及人物及左甄右甄字音[illegible]衛之家

甄德甄邯甄豐宋吳人并州將田甄姓名字音真是甄字之音也辯也在前人皆有川之乃是擬堅音誤其甄陶之音以何為升為楊日衛又誤

水性

水性不同其於鍛鍊之矣近閱人中[illegible]乳明所有消之者衛將同於治風明帝為孔明鑄刀劍言蜀江水爽烈是天分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鈍弱及涪水皆不任淬刀劍或以涪水雜江水元蝕能辨之淬子孫膋之水真果以涪其人服劾劭有齊孫終熱頃且今之濟川伏流有東阿井以為膠和

卄夏九告與當樂水性之分信有之矣
蒲元別傳見太平御覽刀劍部中廣記不載豈闕
本耶
水性不同如惡唐制角畔怯儞手云云倶剽路史
說也別論乃譏其貪饕而忘精而惡知非有盜憎
主人抑何甚哉

鍾繇

魏書鍾繇傳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
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禖所以祈休祥
既稱太學又稱辟雍可證辟雍非太學也明矣
魏名臣奏王朗節省奏曰夫天地則掃地而祭
其餘則皆壇而埒之矣明堂云云又所以察時務
揚教化此見魏志朗傳注
魏自有書魏志非魏書也云鍾繇傳誤

倉舒

曹操幼子倉舒死求邴原死女合葬史以爲譏余觀
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
嫁殤嫁死人則此俗古巳有之今民間猶有行爲而
無禁也
魏志云冲亡後操哀甚[illegible]則沖亦爲聘甄氏亡女
與合葬原傳云女早亡時倉舒亦沒操欲求合葬
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明公
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
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操乃止
史前後倶無譏辭與所合葬亦不止求原女也
周禮媒氏禁遷葬與嫁殤者引注亦誤

莊馗 馗从九 从首

王仲宣從軍詩館宅充廛里士女滿莊馗自非聖賢
國誰能享茲休馗音求九交之道也字從九從首爲
是又說文馗音逵从九从首九達道也似龜背故曰
馗从九首 [illegible]馗从首馗
从首今人不[illegible]馗字皆从首誤矣[illegible]見古本集古本[illegible]作
馗非
蒼頡注曰[illegible]鬼於中逵爾雅云六達
謂之莊若曰馗九交之道也
五臣作馗音仇良曰鄭[illegible]道也
選注自則古木[illegible]文九[illegible]韻通作馗

探情以華

選王仲宣詩探情以華[illegible]視微知著本史記作[illegible]情核
其[illegible]

之詩而從明仲宣之詩得李善之餘而始見觀書所
以貴乎博識也
史記律書云雖妙必効情核其華道者明矣正義
曰妙謂微妙之性也効情見也核研核也華道神
妙之道也言人雖有微妙之性必須研核之情
理然後研核神妙之道乃能究其形體辨其成務
故謂明矣
觀注情偽効竅道属華顛若情核其華爲句則不
通矣者明亦不云著明矣
仲宣贈文叔良詩觀頻亦止亦迎知幾探情以華
觀者知微不云覩微知著也注云華喻𥇍亦不云
華者𥇍也

吐金烏

酉陽雜俎云魏明帝時昆明國貢𠌯寒鳥常吐金屑
如粟昆明今爲雲南服裡之縣不聞此鳥其遠至魏
後亦不聞也段成式之好張虛大之言非若酉陽雜俎
亦似郭子横洞冥記唐人杜陽雜編全構虛誕殊無
一實也或者遂爲多詐以金若何倒爲以妝偽中閔如
秦蜀金牛云是乎
嗽金鳥叫金屑名避寒金見拾遺記非段柯古好
張虛大也今以吐金鳥避寒鳥似亦乜審何古名
成式曰式之又誤

碧筩杯 亂林伐山

唐人碧筒杯詩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水輪囷如象
鼻瀟灑絕青蛇
酉陽雜俎云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
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
盛酒二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囷如象
鼻狀㗖之名爲碧筩杯歷下學之言酒味雜蓮氣
香冷勝於水
此復引用之而不著所出何耶筩作桐亦誤

侍中執虎子

蘇則與吉茂同隱于太白山則爲侍中侍中親省起
居故謂之執虎子茂見則日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
曰誠不能效汝蹇蹇驅車驅按漢世有諺語云仕宦
不止車生耳謂車轂也吉茂反語以戲蘇則謂不得
學車轂車而反執虎子也則亦爲韻語以答茂驅叫
首上聲與汝爲韻云
魏畧載代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始則
同郡吉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爲冗散見則嘲

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
蹇驅鹿車馳也
魏志則光瞬輒關內侯進封鄉亭侯後拜侍中
大則為侍中茂為光散可感則無車耶用語自明
乃云頗語故耶誤耶抑未見其本耶
晉書云孝武為清暑殿有識者以為清暑反為楚
聲楚聲之徵也
宋書明帝多忌諱禁形名既孫反語不吉者須
門帝意望之乃令改焉
南史齊文惠太子立樓館鍾山下號東田東田反

語顛童也武帝于清溪立宮號舊宮反之窮廐也
右反語見史籍皆不能具載茂語可反東較耶
王元美云虎子鯨語也以虎子對鹿車竟非鯨語
較反語也晦白辨之更不明
余正用修與云汝語耳元美謂其不明且亦未見
諸史反語耶
灰釘
李商隱雜纂布飛走之類既絕灰釘之垤斯為宋人小
說謂杜篤論都賦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近
何子元餘冬錄中譏其非謂是曹奕在獄中乞槌釘

此是志全文正只有借語也通志略不載而用修
或偶遺未見耶
答魏舒詔　晉武帝
可散愁養氣更與慈朱仍給陽燧四望總戶車施出
入觀足戒足散憂也
魏舒年老致仕不允帝詔曰舒性一身輕令短折
舒告老之年處筋骨之間勞念恨然為之嘆息思
所以散愁養氣以史目其味仍給陽燧四望總
總戶皂輪牛車一乘庶出入觀望戒足散憂也
此詔也而日答中且截去前半後未思所以及可

字也守遂仗文義強謬直只陸非
與大公牋　晉劉謐之
體戰于柴桑軍枋公作牋何當遣火
牋云昔年西之戰遺湯中流挫公于炎戲位光水
消火滅其墮水彼其則何人小子損傳是乃由
光行無擇石守如縣蘇云獨此日何其邪
與王導書　王敦
溫太眞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早人生致之自枝則
奇
北通鑑晉明帝紀語也綱目及胡三省注不證其

誤而公復以爲亦順又誤矣
晉書温嶠傳云王敦表温嶠爲丹陽尹嶠既得還
都乃奏敦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構逆加嶠中壘
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導書曰太
眞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奸臣以嶠爲首募生
得嶠者當自拔其舌
與王導書　陶侃
郭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即用爲宰相乎足
下白此遵養晦是乃遵養時賊也
晉書陶侃傳郭默矯詔殺平安將軍劉胤陶侃上表討
默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殺宰相
便爲宰相乎導答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
資故苞含隱忍使有其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
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耶侃
省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
合二事爲一書誤
瓌瑩王鑒林代山
劉聰以婢爲后王鑒諫曰不可以汙王黃而塵瓌瑩
載記云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劉聰以爲左皇
后王鑒等諫云級沉之女刑餘小醜尤不可塵
瓌瑩汙清廟況其家婢耶
今在以爲婢且增汙王黃者誤也
陸抗
晉陸抗拜侍中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
人唐鄭綮聞拜相曰鄭五作相天下無人矣二子審
己量力其視力小任重折足覆餗而猶不知止者有
間矣
此陸玩之言也抗三國吳人今以玩爲抗誤
又稱清談與王丞相書玩作琬又誤
茗柯
酩酊醉歸晉山簡傳及世說皆作茗艼蓋假借字也
又簡文帝曰劉尹茗柯有實理茗柯亦茗艼也今本
一作茗柯于又不胃傳訛
晉書作酩酊此云作茗艼誤
晉簡文公劉尹茗柯有實理注曰如茗之枝柯小實
非外博而中虛也枕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一作觀之
膚立者茗柯之反也
宋有論曰孫逢遂作顯茗艼字蓋明此言可以當茗柯
此世說之無非柯一作打一作竹一作　原無定

字何嘗有所豈又古本耶

宣政雜錄云宣和初收復燕山金民來居京師者其俗有躂蓬蓬之歌人皆喜而效之其歌曰躂蓬蓬外頭花花裏頭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翁本不可識以京城不禁然次年正月徽宗南幸次年二月二聖北狩

此歌云花花無髭字

一本假為注語一云予義不貫已既有和者矣乃復改易成說還就己意掩目捕雀竟將誰欺耶其云偽書誤人得無自道也與哉

小說

說者云宋人小說不及唐人是也殊不知唐人小說不及漢人云云晉書荀勖傳云汲郡人不准發冢得古文數百篇載楚事一瑣語妙亦小說也惜不傳耳

荀勖傳云汲郡冢中得古文竹書詔勖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祕書

束晳傳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盜發魏襄王墓或云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大凡七十五篇

衛恒傳四體書勢云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厠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

恒云最為工妙為字言也乃指為小說何耶以晉傳恒傳為勖傳誤

金谷序

世說新語注王羲之作蘭亭記人以方金谷序羲之甚有欣色金谷序今不傳其實蘭亭之所祖也余舊得宋人石刻一本今錄于此其辭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眾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世說品藻篇劉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注中俱載

前文末云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閣中侯始平武
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

今云宋人石組等客務所撰唯黃子羽文志耶

王嘉

隴西安陽人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符堅迎之入長安按嘉字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無憑論直構虛空前稱唐虞以上有祭神之行尤為悖亂嘉蓋無德而詭隱無才而強飾如今之走帳黃冠遊方羽客偽樂欺人假用誑俗是其故知而移於篡亂世德傳作之深可惜也哉嗚呼千載之與妙不傳者何限而今乃傳譌子年乎魔高之往而不行者無質而世乃咸傳許渾胡曾小說之可觀者多矣而天寶遺事杜詩偽蘇註至名家亦為所惑且引用焉噫

偽書誤人

劉子玄曰[illegible]王子年拾遺記全構虛辭用驚愚俗此甚子玄之見也余推其餘如任昉述異記殷芸小說沈約宋四公子記唐人杜陽雜編天寶遺事宋人雲仙散錄清異錄杜詩偽蘇註盛行於時研誤學者司馬公作通鑑亦試取天寶遺事況下此者乎

公所引用具列如左

賈誼云水涵萬物之中精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動百物而行乎天上

子韓子語也引用之而匿其名何哉

旋波移光

旋波移光越之美女與西施鄭旦同進於吳王肌香體輕飾以珠幌若雙鸞之在煙霧

拾遺記云越謀滅吳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脩明即西施鄭旦之別名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illegible]吳王日之若雙鸞之在輕霧

杜陽編云元載寵姬薛瑤英仙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搖光不能過也

所引合二事為一想不見其全書

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水其色如火晝濤濤而夜大不滅名曰陰火水玄虛海賦所云陰火潛然者也然[illegible]韓子語皆不引之

商芸小說云晉武帝問孫皓云卿伏久勞極不審嘗何如

拾遺記曰禹治水所[illegible]導川[illegible]使玄龜[illegible]其

上北臼撰之始

予又考述異記云空同山有堯碑禹碣皆科斗書

香雲香雨

雨未嘗有香也而李賀詩依微香雨青氛氳元微之詩雨香雲淡覺微和雲未嘗有香而盧象詩云雲氣香流水

拾遺記云員嶠之山名環丘有雲石廣五百里或四五十或千數里駁駱如錦川扣之則片片蓊蓊然雲出俄而遍潤天下西有星池周千里水色隨四時變化有神龜出爛石之上此石常浮于水邊方數百里其色多紅質虛似肺燒有煙香聞數百里煙氣升天則成香雲遍潤則成香雨

此謂雲雨無香誤

若云偽書誤人則於大游然同常引之以爲遊注矣

予年仲高先覺其道方誤俗書見於藝術傳

與謝安石書　　王右軍

坐而獲逸遂其宿心比常與安石東遊山海頤養閒暇之餘欲與親故時共歡宴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常依依陸賈班嗣之處世者大忠爾于於此

分甘帖　　王羲之

諸君子孫游觀有一味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

晉書曰初羲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汙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逸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宴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

前人名筆誤後剪裁欠通諸所引證詎可憑耶

宗少文

越王金鑄范少伯晉帝圖畫宗少文還問曰何相思也答曰未見範則思與之並世不可得既見則殺之武帝未見相如則思與之並世不可得也既相如則擯之日進前而不御也

宋書曰宗炳字少文南陽人荊州辟為主簿不起高祖開府辟召下書曰吾忝大寵思延賢彥而兔罝潛處考槃未至側席丘園良增虛佇南陽宗炳鴈門周續之並植操幽棲無悶巾褐可下辟召以禮屈之於是並辟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屢徵並不應元嘉二十年炳卒時年六十九

吳越春秋范蠡既去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

今曰昔帝何術耶蠡亦乃為鑄金何得云開聲耶

太極泉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赦文曰思散太極之泉以福無方之外太極之泉不知何語後閱酉陽雜俎仙藥有太極泉盖神釋盤桀之類也宋齊六代文人每好用僻事例如此

櫂谷文庫曰濃天子璽以為萬物獲福於無方之挹太極之清泉以興稼穡之根

酉陽雜俎仙藥有太極井泉此唐段柯古所著也南宋安得預讀其書耶既昧其處誰又取以證者何耶

紫荷

南史義陽王昶傳八坐戒嚴須紫荷弘明眾玄光祐議外符彌帶古衛紫荷南宋晉安王子勛傳子勛初發攸攻于業用其已頂即解甲下拘誰者多不知紫荷為何物按晉書職官志云荷紫之制未詳所起紀黑幘綴紫荷以緖為之長四寸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中官紫荷外官絳荷蓋職之絡繫也今五門神將軍有之俗曰飄帶又梁儲絹使魏元日作詩曰幘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即指此也

南史宋書梁及子勛不傳並無紫荷字

宋景和中南義陽王昶八坐戒嚴須紫荷左右欲贊帝王盟曰元尚何得還時有紫荷在匣中不須作換取紫荷焉 南史王昶傳

廢帝子業為昏狡之所弒休範為子勛傳檄京師明帝遣鄧宗從荊州經過襄陽表頭馳書報珫勿解甲并奉表勸子勛即位郢州及同時舉大事即解甲下拘開襄陽不息而頭又殺應珫 宋書珫傳

玄光論張角黃符子勛賊絳碧徐紫荷孫恩 晉與服志俗荷之制未詳云曰職官志晏秋林伐山又以荷囊曰紫荷職官志晉有此名耶

南史梁儲絹同陳使之降魏亦此使也

石城樂詩話詩紀亦載

石城樂宋臧質作碧玉歌一名千金意晉孫綽作慕容攀墻視慕容唐作樂府皆失其名當表出之

唐書樂志云石城樂者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質嘗爲竟陵郡於城上眺矚見群少年歌謠通暢因作此曲

樂苑云碧玉歌者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以寵愛之甚所以歌之其二篇云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感郎千金意慚無傾城色

慕容垂歌晉書載記云慕容垂本名霸字以讖記乃去夬以垂爲名慕容儁僭號封垂爲吳王太元八年自稱燕王其二章云慕容愁憤憤燒香作佛會願作牆裏燕高飛出牆外

以上俱樂府所載此云云誤

通志情人桃葉歌亦曰千金意不云碧玉歌也

梅根冶

古冶字或借作野今陵有冶城楊子江有梅根野或作冶字而音諸齊武帝詩所經吳鄧役阻潮梅根冶深懷悵往事意滿辭不敘至文苑英落日無湖色空山梅冶烟孟浩然水溢梅根冶烟迷楊葉洲皆以冶爲野也

楊州記云冶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王茂弘所治也寰宇記宣州有銀冶今縻庾信枯樹賦云北陸以楊葉爲關南陵以梅根作冶南畿志池州有梅根河源出九華山會於五溪支流入於江銅陵縣有銅官山有泉冬夏不竭可以滾鐵烹銅因改爲銅官山嘗於此置場

估客樂

估客樂齊武帝之所作也其辭曰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渚感憶追往事意滿辭不敘旧潮一本作假楫武帝作此曲令釋寶月被之管絃帝遂數乘龍舟遊江中以紆越布爲帆綠絲爲帆繂鍮石爲篙足篙榜者悉著鬱林布作淡黃袴舞此曲用十六人云按史稱齊武帝節儉嘗自言朕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然其從流忘返之奢如此貽厥孫謀何怪乎金蓮步地也

此于詩話所載何渚不作冶耶

南史何尚之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可云渚渚耶

浩然夜泊宣城界排律中火熾梅根冶不云水溢

也曰梅冶烟曰火熾梅根冶則冶中之烟冶中之
火也今曰野豈野燒耶

蠱冶通用

易冶容誨淫太平廣記引之作蠱容誨淫左傳女惑
男曰蠱國語蠱女絲欲孫卿子曰云賦妖蠱蠱夫臭
姬美聲暢于虞氏南都賦符者蠱媚巾蠱詳明五臣
注作冶媚馬融廣成頌古冶字作蠱字可證
廣記引易具第幾卷何不明云竟謂廣記繁示宋人
難通固故寧借之以欺人耳
海觀張大揚偽作文衍級轉而用事要出杜撰人
有質之者則高聲厲之曰出太平廣記試且令古世
所罕也 七修類藁公引廣記無亦天錫之故智乎
西京賦良注曰蠱豔美也
南都賦注良曰蠱媚妖容也 並無冶字
廣成頌田開古蠱注音冶不云古字
夫一冶字也欲野則野欲蠱則蠱豈子字者不亦
難乎使公冶長有知又將有用脩大損之誚矣

瓔

瓔亦玉也謝希逸雪賦林挺瓔樹世豈有赤雪耶李
義山巴陵江令詩瓔樹李長吉詩曰天碎碎隨瓔若
相承而用皆不考之過也
晋劉敬叔云大康七年雨赤雪二頃唐五行志貞
元二十一年正月雨赤雪於京師則云無赤雪耶
選注舊云瓔亦玉也瓔樹恐誤也先言之矣
詩木瓜報之以瓊琚報之以瓊瑤報之以瓊玖毛
氏云瓊玉之美者孔安國曰瓊是玉之美名非玉
名也左中有瑤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
什文曰玖字書云玉黑色
錢氏曰詩中大以瓊者多如瓊華瓊英瓊瑩木
瓜瓊琚瓊瑤瓊玖皆謂玉色之美非玉之名也
許叔重曰瓔赤玉也然不可所謂瓔玖乃黑玉
亦非赤也 又瑜珩瑀之屬所以佩玉之章也

張融海賦

文選載木玄虛海賦似非全文南史稱張融海賦勝
玄虛惜今不傳北堂書抄載其畧如崩轉則日月似
驚浪動則星河如覆信奇也
南齊書思光傳中具載特字句脫落難讀耳何以
惜其不傳耶北堂書抄無海部二句見藝文類聚

劉須溪

世以劉須溪為能賞音為其於選詩李杜諸家皆有

批點也予以爲須溪元不知詩且批點詩首云詩至
文選爲一厄至唐盛於建安而勃然爲甚此言大本
已迷矣須溪徒知李杜而不知選詩又李杜之所
自出予嘗謂須溪乃開剪截紙段鋪客人元不曾到
蘇杭南京機坊也

前引北堂書鈔謂海賦不傳公自謂開鋪客人耶
到機坊者耶

答劉繪書　沈約赤牘

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中郎不足以偶三絕謝安
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乃有碑無文況文惡下冠
冕潔倫儀刑宇内自非一代辭宗難或爲此約閑閉
鄙人名不入第劉訓令且使若以札許人開命慙顏
已不覺汗之沾背也

繪請沈約爲竟陵王碑文約答其辭之後竟爲之今
文選有此碑文當以此入補遺

此沈約答樂藹書亦答劉繪誤
文選有齊安陸昭王碑文無竟陵王碑也所當
入補注不知賓之何所

南齊書文惠太子長懋也文宣竟陵王子良也以
文宣爲文惠是又以德月爲[illegible]

誤　子良傳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
文選有任昉竟陵王行狀又非休文也

梁武帝父子詩識

梁武帝冬日詩雪花無有蒂冰鏡不安臺案簡文詠
月詩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竟成一識

南史賊臣侯景傳云簡文寒夕詩云雪花云云又
詠月詩云飛輪云云後人以爲詩讖謂無帶者是
無弟不安臺者臺城不安輪無轍者以邵陵名綸
空有赴援名也　謂梁武父子誤

和南

六朝及唐初稱僧爲和南今法帖中有此語觀者
不解也[illegible]

弘明集有祭酒與釋道安書髮首稽首和南云弟
子[illegible]稽首和南
李交州淼與釋道高難佛不見形書云伏願大和
尚垂慨允納下心無惜神誥弟子李淼和南
[illegible]日汝擎茶
吾爲汝接行食吾爲汝受汝和南時我便低首
廣弘明集徐陵諫[illegible]
書輙致敬和南今以和尚爲和南誤矣

僧家謂合掌作禮曰和南[illegible]
法苑珠林云和南者梵語也或云那謨婆南要律
儀翻為恭敬翻乱論翻為度我

弄

今之巷道名為衚衕字書不載或作術術人作衚衕
皆無據也南齊書蕭鸞弒其君昭業於西弄注弄巷也
南方曰弄北曰衚衕弄之反切為衚衕也蓋方言耳
南齊書云鬱林王昭業字元尚蕭鸞使[illegible]弒其
入壽昌閣帝行至西弄殺之[illegible]
鬱林名昭業[illegible]名昭文今錄總作[illegible]字大

誤

胡三省通鑑注丁度集韻曰弄廈也弄也亦作巷
說文衕行貌徒弄切又音牙衕通街也徒弄切

尢即尨字訛

梁書侯景傳載寶誌公識曰尢尾狗子始著狂尢與
尢同从尢去其上畫取有會意之旨
梁天監中釋寶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南史同今
作尢尾謂與尨同豈今南字說意耶

大鳳[illegible]

通史繳大鳳於青丘裁斷蛇于洞庭大鳳作大風內
典引古識記鳳凰避存蒼翁外度注鳳音梵鳳字當
作鳳從馬非鳳皇之鳳也予前著古音駢字古字附
錄亦誤從之今特正之於此
淮南子云堯使羿繳大風于青丘之澤[illegible]
梁武通史[illegible]
據此則通史似尚不行矣乃逕稱南向引之耶
皇帝受天勝命[illegible]于時鳳凰[illegible]蒼外
度乃運五石以補之坤軸傾斜積水發源乃縮九
數而正之是以天總一於上地數一於下[illegible]
鳳凰[illegible]大法頒布[illegible]引古識[illegible]注云
梵音亦非音梵[illegible]八音[illegible]部內無馬字

嫪[illegible]

嫪說文云婟也[illegible]曰婟嫪歸退之詩感
物增嫪[illegible]也
歸存[illegible]嫪[illegible]惜物
也[illegible]
梁[illegible]獨公
家[illegible]史[illegible]使[illegible]
[illegible]邪

[illegible]人入

馬寶妻冼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繖寶幰至老未嘗
敗年八十而終知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
也繡旗女將與李全戰者見金史可對錦繖夫人
繡旗女將見宋史李全傳止云繡旗女將馬上[illegible]
擊未審何人此云金史考李全未嘗降金當是楊
誤冼氏六朝人見史鑑綱目等書婦人知大義者
不止知勇福也[illegible]
冼氏梁大同初高梁太守馮寶[illegible]聘以為妻陳永定
初子僕拜陽春郡太守廣州刺史歐陽紇反夫人
發兵拒境僕以夫人功加中郎將封石龍太守詔
冊夫人為高涼郡太夫人賚繡幰油絡駟馬安車
陳亡王仲宣反圍廣州[illegible]冼夫人進兵共敗之
夫人親被甲乘錦傘領彀騎衛詔使裴矩巡撫嶺
南二十餘州皆定封譙國夫人[illegible]
金騎奄至李全殺數人遂北抵山谷上有龍虎上
將軍者盛兵以出旁有繡旗女將馳挺突鬪合圍
將軍拔伦以出[illegible]
楊云冼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繖[illegible]年八十終[illegible]
那冼六朝人見史[illegible]等書似亦未讀正史也

正楊三卷終

正楊卷之四

嶺南陳耀文晦伯甫

荀席

梁崔祖思啟事云昔劉備取帳鉤銅鑄錢以充國用
魏武遣女皂帳婢十人東阿婦以繡衣賜死宋武
帝節儉過人張妃房帷碧紗蚊幬三齊荀席五盞盤
桃花米飯祖思所引二君皆非南史所不載者又荀
席不知何物字書亦無荀字

宇書荀音仙草名似莞何云字書無其字

答廣信侯書　晉安王

仰承繼賞山中遊心人外往而不返有會其言棄物
從務無由獨往仰此高蹤寸心如結

晉安梁簡文未為太子時封也廣信侯蕭映也書
見廣弘明集

此言之晉明帝陸玩劉琨輩問其[illegible]見有晉字耳

與東宮官[illegible]王規　司空王果

王威明風韻遒上神峯標映千[illegible]絕迹百尺無枝實
俊人也一[illegible]過隙未踰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illegible]

[illegible]俊人本此

梁書曰王規卒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令曰威

明昕宵奄忽化其可痛惜其風韻云云斯實俊民也云云俱從之傷停非孤說

此梁簡文令也今曰司空王裒云云裒見三國魏志何氏語林作昭明誤　王巳云八廣函之亦誤

書曰俊民用章

國策武靈云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

此所引南史中節文避唐諱改民作人安得子美之詩爲出此耶

江淹雜體詩朱𥜥咸髦士長纓皆俊人則又前於簡文矣

灧澦歌　詩話

灧澦歌云灧澦大如襆瞿塘不可觸金沙浮轉多桂浦忌經過此舟人商估刺水行舟之歌樂府以爲梁簡文所作非也蜀江有瞿塘之患桂江有桂浦之險故涉瞿塘者則準灧澦涉桂浦者則準金沙今樂府桂浦作桂楫非也

此引通志而誤者水經注云白帝山城水門之西江中有孤石名淫預石江水東逕廣谿峽乃三峽首之也峽中有瞿塘黃龕二灘夏水回復沿泝所忌國史補曰蜀之三峽最號峻急四月五月尤險故行者歌之

此樂府所載不云簡文作桂浦亦非作桂楫也

集文選文士姓名

梁昭明太子統聚文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囿孔爍鮑至十人謂之高齋十學士集文選今襄陽有文選樓池州有文選臺未知何地爲的但十人姓名人多不知故特著之

此統志所載已誤今亦特著之又誤

庾肩吾初爲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江伯搖申子悅徐摛孔鑠等十人抄撰衆籍號高齋學士　南史有傳

襄陽府文選樓在城內刺史吟有高齋昭明於此造文選　襄陽記　內鄉帝自楚江陵崇蕭昭明文選樓車駕來往先命宮娥數十人昇樓迎侍微風東來宮娥衣被風綠衣有以前觀之色花飾織而遠

徐摛初爲晉安侍讀時文選文德省學士摛子陵充其選後採取孫之說統志文□□六亦誤

狐疑鼬疑

梁昔門侍郎明山寶曰狐性多疑鼬性多預狐疑猶預因此而傳之乃知猶鼬豫也

此語惟見酉陽雜俎輒以颶為猶恐亦臆撰
郭璞曰颶似鼬亦黃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為鼪鼬爾
雅曰猶如麂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
聞有聲則恐人來害之每預上樹久久復無後下
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又隴西俗
稱犬子為猶猶俗謂犬子隨人行每預前待人不得
又來迎候故言猶豫也　漢書注猶與

孟婆

俗謂風曰孟婆蔣捷詞云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裊
怎禁他孟婆合皂宋徽宗詞云孟婆好做些方便吹箇
船兒倒轉江南七月間有大風甚於舶舶野人相傳
以為孟婆發怒按北齊李騊駼聘陳問陸士秀江南
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於江中
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郊祀志以
地神為泰媼此亦是類耶但亦有自來矣
宋徽宗在北虜清明日詩曰[illegible]初生忽禁烟[illegible]
[illegible]
鄉關滿眼淚又戲作小詞云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
吹箇船兒倒轉[illegible]

徽宗北行猶作小詞名月上海棠末
句云孟婆且與我做些方便使隆佑保佑之功蓋識
下此諺語謂風為孟婆非也陸公路北戶錄云南
方祀舩神呼為孟姥孟公[illegible]
齊使李騊駼至江南問陸士秀曰江南有孟婆是
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二女遊于江郭璞注
天帝二女尊之為神由此言之則孟婆也以天女
尊之為孟猶郊祀志以地神為泰媼也騊駼曰僑
南之辨無以加焉[illegible]
按此云尊之為神不云風雨自隨也引之而遷就
以證風誤漢書媼神蓋指陸云泰媼亦誤

二唐書

五代劉昫所修唐書因宋祁歐陽修重修唐書遂有
新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罕觀故不知其優劣余觀新
舊唐書十事要說此其大關鍵而舊書所傳附者俱備于
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刪削蕭澀事既往文又不
通良可慨也宋人徒欲誇當代以誣後世不知可盡
誣乎今具載二書之文於左[illegible]
舊唐書姚崇傳姚崇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
政顧不偉哉而新書不傳觀開元初皆以施行[illegible]

不誣已

困學紀聞云崇十事見開元昇平源通鑑不取、

通鑑考異云昇平源人假吳兢所作故不取云

今數書具在可得云云耶

劉履作選詩補註所見夢陋如此倪光義詩格澤為君駕格澤星名大人賦建格澤之長竿是也履乃云御子名曰白澤白與格相近白澤即格澤也此何異村學究之欺小童耶甘氏星經彼不點目諸史天文亦當觸手臆說若此何以註為

據此識詩劉氏自視前無古人矣如二唐書優劣

之辨不知於前數書亦曾點目觸手否耶注大人賦格澤說氣如炎火狀起地上至天不入星也補注格澤文歸子一名白澤疑即此也無白格相近之句

石有赤心

唐語林武后時有獻拜瑞洛濱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赤者獻於后曰是石有赤心后欲賞之李日知曰此石固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唐英所引蓋此事語林字傳人亦解知此語所出誠可為史中笑柄耳

舊唐書云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數點赤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其人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李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能盡反耶左右

皆笑　新唐書同語林亦非異書也云日知謬

小司馬索隱注謬

司馬遷既論商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耕戰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承禎蓋未嘗見之妄為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由是觀之鞅之術無他獨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

而鞅自不能脫也太史公之言信不誣乎

此全抄晁氏說耳索隱司馬貞所著兆云正者避宋諱耳謂承禎誤甚

商君開塞篇云聖人有道而將之異理武王逆取而貴順今世強國事兼并弱國務戰守故湯武之道塞不戰千里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廢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聽也今日願啓之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小大則賞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故王者用刑云　不失而國治矣

說民篇云塞私道以窮其志啓一門以致其欲使民必先其要然後致其所欲

此商君書也說民開塞之說然耶

淮南云商鞅之啓塞張儀之縱橫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注啓塞之以利塞之以刑商鞅之術也

鹽鐵曰商君明于開塞之術為秦致利成業

索隱曰商君書云是司馬撮其意以作之如淮南注意耳可云未見妄說耶

按諸書開塞俱實字也乃云塞矣開之不類

夫農者寡而游食者衆故其國貧危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貧猶無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術也

治法已定矣而好用六蝨者亡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脩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上二者成群此謂六蝨勝其政也

商君農戰書已見前卷此書乃其見諸行事者也

別綺莊詩

續南部烟花錄有劉綺莊揚州送人詩云桂楫木蘭舟風行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遠望不勝愁落日低帆影歸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綺莊不知何時人此詩必盛唐調必初唐也

綺莊大曆時爲崑山尉作崑山編中吳紀聞

綺莊著樂府皆可諷詠與曰敏中並元式帝王村

知宣宗時人也亦初詩綺非盛亦有上白敏中啓

桃花行

唐自貞觀至景龍詩人之作盡是應制命題既同體製復一其綺繪有餘而微乏韻度獨蘇頲東望望春春可憐一篇迥出群英矣予又見中宗賞桃花應制凡十餘人最後一小臣一絕云源水叢花無數開丹枝紅萼間青梅從今結子三千歲預喜仙遊復摘來此詩一出群作皆廢中宗令宮女唱之號桃花行惜不知作者名然宋元近時選唐詩者將百家無有選此者未之見耶不之識耶

景龍文館記云四年春上宴於桃花園群臣畢從學士李嶠等各獻桃花詩上令宮女歌之辭既清婉歌仍妙絕獻詩者舞蹈稱萬歲上敕太常簡二十篇入樂府號曰桃花行

文苑英華徐彥伯詩也何謂不知作者名耶

又謂最後小臣及諸作皆廢亦誤

劍門詩

予往年過劍門閣絕壁上見有唐明皇詩云劍閣橫

空峻鑿與出付四翠屏千仞合州嶂五丁開灌木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瑤爾勒銘才是詩英華及諸唐詩皆不載故記於此

此詩品彙本集等多載橫空峻一本作盤空度今云諸唐詩皆不載何耶

唐詩紀事云帝幸蜀西至劍門題詩曰劍閣橫雲峻云云至德二年普安郡守賈深勒石出閩人傳信記

苦木變甘泉

李錫之廬城令變苦泉爲甘泉凡水之性味色香出沒顯伏皆地脈之異有所產歟

白集誤寫廬城令非廬也

短褐

杜少陵冬日懷李白詩短褐風霜入杜集元本皆作短今本皆作短褐從[illegible]監本[illegible]見列子釋杜詩注引漢書貢禹短褐不完然宋元[illegible]皆今所傳皆古本耶

列子命篇衣則短褐食則粢糲楚人謂袍爲短有作短褐者豈公今本之誤豈假此以愚衆耶

李白

李白生於彰明縣之青蓮鄉其詩云青蓮居士謫仙

本宗宅于厥先避地客蜀居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於大康山有讀書堂見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爲僧房稱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吳君以是請杜句知康山在蜀非廬山也〇按曾鞏所列李集首載范碑凡千五百餘字但云自國朝以來編於屬籍神龍初自碎葉還廣漢因僑爲郡人初無補遺所紀七十餘字豈非好事者僞爲此者如開元遺事之類以附會杜老之詩耶歐陽忞輿地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於此縣蓋亦傳說之誤當以

范碑存亡

謝疊山題碑云威烈王以安車迎[illegible]神龍[illegible]惟廬存因命其山爲匡廬山邦人以先生姓呼匡山又曰匡阜

因綴云廬山在大字下有唐人太白云予行天下所游覽山水甚[illegible]未有能過之者真天下之壯觀也之下[illegible]也日將歸中原猶戀戀不忍去指山而欠之曰異存再會不敢寒盟

升庵[illegible]而其[illegible]之

廬山既太白讀書堂在青蓮鄉西一里所

新唐書因之公引誌中語謂削乃白集古本此以唐書爲謬何哉且公以相如爲鄉人似也乃云少長江漢蜀之彰明江漢上彰明地耶

又送從弟昌遊廬山云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酒隱安陸今觀地圖雲夢在蜀東僞白果蜀人不得云南遊也

東山李白

杜子美詩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東山李白好流俗本妄改作山東李白按樂史序李白集云白客遊天下以聲妓自隨效謝安風流自號東山時人遂以東山李白稱之子美詩句正因其自號而稱之耳流俗不知而妄改近世作人明一統志遂以李白入山東人物類而引杜詩爲證近於郢書燕說矣噫寡陋一至此哉

舊唐書元稹杜甫墓誌云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

南部新書白山東人父爲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中諸生隱徂徠山號竹林六逸天寶初游會稽與吳筠隱剡中同俗作筠徵赴闕薦之於朝與筠俱待詔翰林俗稱蜀人非也今任城令廳有記白之詞

綱目誤字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窈娘美色善歌舞知之爲之不昏昏與婚古字通用蓋言知之感於此婢不娶正室也綱目去一字而云知之爲之不婚蓋誤以婚姻爲昏惑之昏也字義不明文理不通綱目似此類極多蓋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所編朱子固無與也師淵史學既非所長而古文又未經心其疏外固宜今人以爲出於朱子合於春秋殆魏子年所謂不餘篋之鄙夫哉可笑也

綱目云知之有美妾爲武承嗣奪之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婢投井死承嗣得之下備書大怒諷酷吏羅告族誅之

通鑑云知之爲不昏綱目去四句云昏惑之昏誤

李泌

李繁撰李泌傳麻姑送酒朱子綱目亦不取麻姑送酒皆李泌匡復之功亦大矣此小過似可恕也況溫公通鑑亦以此事入考異傳疑綱目乃形爲正文若子與人爲善之意何在乎或門人妄筆非朱子本意

綱目泌有謀略而好神仙詭誕故爲世所輕與通

可信又豈不知外集月錦公文李漢之序可據耶
朱子語錄謂與大顛書乃見稱平生死案嗚呼晦翁
之言抑何其秋霜烈日耶愚按韓與大顛書刻石於
靈山禪院乃僧徒妄撰假韓公重名以尊其道亦猶
棹素假李白敬稱其草書獨步也懷素草書歌人皆
信其非白作而獨以大顛書爲出於韓何哉李白作
歌贈懷素不足以損白之名而韓公以道自任一與
顛書則所損多矣世人多不成人之美然心知其非
乃棄瑕略瑕而揚之亦哉李漢之先見乎序公之文
無有失墜網其目以七百正慮後人雜入增以誣
韓公也以此證之則死案猶可翻也嗚呼韓公無我
之心自聖人以下皆不能矣古人謂公論百年而定
若此者雖千年猶不定也
韓柳外集疑誤注云潮州靈山寺所刻本云吏部
侍郎潮州刺史者非也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晚
乃由兵部爲吏部流俗但稱韓吏部耳又潮本韓
集不見有此書使靈山舊有此刻集時何不編入
可見此書之妄也
陳氏曰晦翁韓文外集皆如舊本獨用方本益大
顛三書次以爲韓筆無疑方氏未足責晦翁識高

一世而其所定者乃尔始不可解
前人但已辨明不能并出書姑寘勿論可也
唐詩葳蕤
唐詩春樓不閉葳蕤鎖又望見葳蕤舉翠華葳蕤旗
名困學中有之孫氏瑞應圖云葳蕤瑞草王者禮備
至則生今之字書例解爲草木之狀未得其原也
錄異記葳蕤鎖金鋑屈伸在人　顧况詩春樓不閉
葳蕤鎖綠水迴通宛轉橋秋
子虛賦錯翡翠之葳蕤注葳蕤羽飾貌封禪書紛綸葳
蕤胡廣曰葳蕤委頓也張衡曰亂貌南都賦望葦
蕤兮葳蕤建太常兮衍補注葳蕤翠華貌
錄異記杜光庭所著無葳蕤鎖事
錄異傳云建安中劉照爲河間太守婦亡埋棺於
府園中遭黃巾賊照委郡走後太守至夢見一婦
人往就之後又遺一雙鎖太守不能名婦曰此葳
蕤鎖也以金縷相連伸在人實常物吾方當去故
以相別慎勿告人後二十日照遣兒迎喪守乃悟
云云見鎖且痛不能自勝
此詩韓翃作非顧况也
梁文帝滄海賦根綠葉以葳蕤

何晏景福殿賦流羽毛之葳蕤

古樂府烏夜啼云歡下揚州葳蕤斂父儀卯得作

劉孝綽與華法師書葳蕤秋竹照曜春松

文心雕龍銘伐翻略韵溫葳蕤

鄭嵎津陽門詩迎娘歌喉玉窈窕蠻兒舞帶金葳蕤

先引則謂之旗後引則謂之綏若引此必當謂之綏蕤與竹矣

石尤風

即七元留處泰卿詩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打頭逆風也行舟遇之則不行此詩意謂行舟遇逆風則化故人置酒而以前期為辭是故人酒不及石尤風矣讀意甚工近日吳中刻唐詩不解石尤風為何語遂改作古渡風可笑又可恨也

古樂府宋武帝丁督護歌云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似非打頭風也

瑟瑟

白樂天琵琶行楓葉荻花秋瑟瑟此句絕妙楓葉紅荻花白映秋色碧也瑟瑟珍寶名其色碧故以瑟瑟影指秋色今讀者只草不知其解也今以問人輒答曰瑟瑟者蕭瑟也此解且是以證之樂天又有暮江吟云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此瑟瑟若蕭瑟義正言殘陽照江半紅半碧耳樂天有靈必當予為知音矣

劉楨贈徐幹詩曰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

水經云洛水東逕嚴谷北口峭遠溪深澗峽近吹氣瀟瀟以瑟瑟風颼颼而飈飈故川谷擅其目矣此瑟瑟豈珍寶也耶

靺鞨

靺鞨國名在肅慎地也其出産寶石大如巨栗中國謂之靺鞨文與可朱櫻歌云金衣娑翁弄深樾其薦朱櫻斑若綴上宮剗削從薦新麟脯龍貂瑙發凝霞作九珠尚軟洵露成津滿初割若王子坐鼓衛閑勤翠一盤紅靺鞨皆舒卯酣江月詞云靺鞨斜紅帶柳琉璃深綠平橋人間花月見新妖不數江南蘇小恨倚飛花較較情隨綠水沿逗鯉魚風送木蘭橈廻抱花鵝報曉二公皆用靺鞨事人罕知者故詳疏之

唐代宗時楚州尼真如李氏名得天寶十一紅靺鞨

大如巨栗赤爛若朱櫻見楚州刺史鄭輅記

唐書外國傳靺鞨所勿吉國下亦不云出寶也

瀛涯勝覽云靺鞨國所不一枚用二人舉之今紙子西瓜可云靺鞨乎

六赤打葉子

李洞集有贈龍州李郎中先夢六赤後因打葉子因以詩上其詩云紅蠟香烟撲畫楹梅花落盡庾樓清光輝圓魄銜山冷彩鍍方牙着腕輕寶帖牽來獅子鎮金盆引出鳳凰傾微黃喜兆莊周夢六赤重新擲印成六赤者古之瓊𤦺今之骰子也葉子如今之紙牌酒令鄭氏書目有南唐李後主妃周氏編金葉子格此戲今少傳

咸定錄云唐李郃為賀州刺史與妓人葉茂蓮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咸通以來天下尚之不知正應不朝年祚正體書葉字乃二十世木子自武德至天祐恰二十世

歸田錄云葉子格者其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號葉子青者撰此格因以為名此說非也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策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郃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為名耳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人無知者昔楊大年好之仲簡大年門下客也故亦能之余少時亦有此格後失其本今絕無知者

房千里骰子選格序云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徙舟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艤泊野浦下三日遇二三子號進士者以穴骼雙雙為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為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有為尉掾而上者有貴為相臣將臣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欻升于上位者大凡得失不係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

王起

陰符經云禽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蠱噬鶴蚿蛟食虎皆以小制大其在氣不在形也王起唐人觀時人博學有聲太宗嘗撰字試之起曰臣下世間字所不識者雖入駿圖中數字耳

雲溪友議云李筌註黃帝陰符經至禽獸之制在氣經年懵然不解忽為老人教之所謂玄龜

以小服大皆得烏衣之旨 文云下僕射起武宗召至殿階曰朕近見二字一邪一正莫能詳也特詢于卿對曰臣于三教經典㐲嘗徧覽向者二字群書未見未審天顏何文而得 周穆王傳有麽俑二字經昔儒宗但言古馬名不敢分為飛兎騕褭于今靡有詳之者也上笑曰知卿所學儒宗朔偶為此二字相試非于經傳而得之迷則今綵等以奉答為王起武宗為肖觀俱誤

五代史

歐陽氏五代史畧之太過其實至云勝于史記此宋人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要其實未也史記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爲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筆力亦由其書會㮣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代司馬相如東方朔輩諸名人文章以爲楨幹也五代史所載有是文章乎况其筆力亦衰靡不振不足爲司馬遷家奴前人勝之非敢人同人而何

同人有謂乃云敢太史公人亦謂奇耶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修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退之傳聖徒爲善善惡惡八千野冬亦

他如介甫嗚呼之詞二等文字之譏在宋固自有後言矣獨舉一簡韻爲定論耶萬曆中進士叟鐵序五代史纂刊行之

呂蒙正

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之近世傳奇饐瓜亭亦緣此附會也

邵氏聞見錄云呂蒙正微時於洛陽之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溫仲舒讀書一日行伊水上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可買其人偶遺一枚於地公悵然取食之後作相買園洛城東南下臨伊水起亭以饐瓜名焉不忘貧賤之意也

鵪鶉獄

范伯祿曰斎牛以蹊田而奪之牛此王安石鵪鶉獄也謂相牽引以入

宋史仁宗嘉祐四年王安石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有少年得鬬鶉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駁之曰不與而持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服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安石不肯謝御史舉奏之帝亦不問

此事正與趙田叔平事類何副余引以入耶

雪窖氷天

數萬角之不朱祝消逝雲樊龍旂而莫逮泪兩氷天

洪皓祭徽宗文

宋史朱弁在金奏送徽宗大行之文也王倫歸自金以文為獻帝感泣官其親屬曰洪皓誤

容齋隨筆有皓在冷山爲徽宗功德疏云云文多不載

龍鍾

龍鍾竹名會老曰龍鍾亦如竹之枝葉搖曳而不能自禁持也

南越志云羅浮山第三十二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一二丈葉若芭蕉謂之龍鍾竹

魏桂[illegible]為[illegible]徽[illegible]文委[illegible]如[illegible]如

遺芥龍鍾甘于頽哭成行

周王褒與周弘正書云[illegible]攬紙龍鍾橫集

裴度[illegible]龍鍾[illegible]也

[illegible]龍鍾[illegible]

昌黎詩[illegible]遠[illegible]

胡曾[illegible]龍鍾[illegible]

司范公甕葬于洛陽兆其里所先塋也 云云 安[illegible]

此不言太君河南也云蜀人豈非自彰明意耶

留獨仲淹志云淹父墉娶陳氏謝氏

范仲淹公二歲而孤夫人謝氏再適長山朱氏

家貧[illegible]隨母適朱氏名說二十三歲詢知為范氏子感泣去之南都謝夫人欲使人追之既及公語之故期十年登第來迎養

褒贈神宗妣謝氏為[illegible]國夫人

此正云陳不及謝亦何耶

宋號似晉

世云三代而下天下一統者漢唐宋而已余謂漢唐可稱一統宋僅與晉比耳不得並漢唐也當時有人問邵康節不答築上取晉[illegible]之徽欽之事正符懷愍是宋之擬晉邵子固有說矣

邵康節至京師士人多詢之請問休咎有一人獨問國家運數先生甚喜稱嘆再三謂之曰予[illegible]歸[illegible]與[illegible]依[illegible]其人[illegible]先生緘封文字一[illegible]之曰勿卽觀俟[illegible]家發之視其文[illegible]一人奔殺歸而發視則五代史晉出帝紀也 [illegible]

徽欽事與石晉出帝一轍謂爲懷愍邵子意耶

如夢令

唐莊宗辭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烟重此莊宗自度曲也樂府取辭中如夢二字名曲今誤傳為呂洞賓非也

古今詞話云後唐莊宗修內苑掘得斷碑中有三十二字云云莊宗使樂工入律歌之名曰古記又使翰林作數篇翰府名談云李白嘗有此詞一名宴桃源東坡云莊宗製名嫌其不雅改為如夢蓋其中有如夢如夢句也

鬼仙詞

曉星明滅白露點秋風落葉故址頹垣冷烟衰草前朝宮闕　長安道上行客依舊利深名切改變容顏消磨今古隴頭殘月此五代新說載鬼仙辭也非太白長吉之流豈能及此

古今詞話云蜀州士守有門下客遇紅蕉花作祟驛郵稍前詞云依稀說是云云若是鬼謠則小說有之倘或人作此詞以詭世其人亦必為鬼錄矣蓋其意皆陰中不祥語也

五代所說唐末宋咸寧中秋詢古所撰載梁陳北

莊子齊物云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注孟浪猶言或武武若反何云孟浪音漫瀾無所取舍之謂今云古本作寅字豈非手書耶

說文孟血也從血亡聲左傳士刲羊亦無盍也在陽韻音荒下篇韻會並無亡音孟出韻謂與夢同當在送韻與宋韻俱誤

軼與轍同

古字軼與轍同莊子夫子奔軼絕塵而回瞠乎其後今誤讀軼作逸遂失其義戰國策上者衡軼之途注軼轍同車迹也

莊子田子方篇云奔逸絕塵無軼字

國策蘇政姬妾曰軼奔育高成則汇車相過也

史記甘軼乃明時見於他說索隱曰散軼也

字書曰軼侵也突也跳也安得為轍字乎

貌字音邈

莊子人貌而天史記郭解贊人貌榮名唐楊妃傳命工貌妃於別殿皆作入聲讀杜詩盡如山工貌不同又曾貌先帝照夜白又屢貌尋常行路人梅聖俞詩妹娥貌上輕那那自注音邈

田子方篇注云雖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史游休

傳云謗云人頭柴名豈有既乎徐廣云人以類狀爲貌者則貌有柴落矣惟用柴名爲飾表則稱譽無極也二書但無入者

陽滿

荀子入其央瀆注中瀆也今人家出水溝則如今稱出水竇曰央瀆亦有本也太平御覽引莊子逸篇羊溝之鷄稱羊滿不知何解俗作陽溝云對陰溝之稱但未見所出耳

莊子注羊溝鬪鷄處（中華古今注羊喜觝觸墻為溝以闌之故曰羊溝）

郭璞爾雅注陽溝巨鵝古之名鷄

洎史

儀禮聘禮記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注須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驗底燕不移漏故少頃之間皆稱須臾須待也左傳寡君須矣是也臾字從申從乙乙屈也如今人語容云恭俟屈降之義今之所云俟屈古之所云須臾也解字必宜如此方暢本原

本註自明後之云云詎自解之

悅颯

曹真有馬號驚帆言其馳驟如風帆也俗作[illegible]颿字者凡切帆同然亦贅矣

颿字見說文馬部徐鉉等曰舟船之颿本用此颿字今別作帆此云俗則難收重在曹真後耶

又爾雅颯颿颿走也韓文祥颯送颿更贅哉

邦字从卩

文選蕪城賦不由成邪鄰注鄰直也从邑者乃地名也非此所施也原此則節鄰連鄰字皆从卩而今刻本皆誤从卩

今選注無從邑下之句豈所引者本耶

款冬花

款冬花山中雅所謂兒冤莠冰者紫赤華生水中十二月雪中出花郭緣生述征記云洛水至冬凝厲則款冬茂悅曾冰之中傅咸款冬賦序曰余曾逐禽登於此山於時仲冬水凍凝谷積雪被崖顧見款冬曄然始敷佛經云朱夫曇石不凋蕭仁之木凝冰慘慄不凋款冬之花何乃知其[illegible]傍達者款冬花正十二

衛瓘奏云[illegible]人之[illegible]揚如此

抱朴子曰[illegible]而不能凋款冬之花

朱熙[illegible]不能凋[illegible]木

此云俗[illegible]蓋知辨正耳

盧䍜

吳起云夏桀之國盧䍜在其北伊洛出其南上云盧䍜地缺情按北方謂水黑曰盧䍜即古皋字盧䍜即盧溝也溝與皋音相近翟都安邑盧溝正在其北盧䍜盧龍皆北方水名又洲南紀名古湛然如水黑也盧橋亦以黑色名之可以互證

史記起傳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通鑑綱目從因之則國策所謂盧䍜者或其異名或是字訛耳若今盧溝正在安邑北則盧溝在燕安邑晉地與太華河濟絕不相謂盧爲黑即以盧為黑之國策補注盧一作盧橋從何解耶且以䍜為皋謂與滿音相近更為牽強

荀子代睪而食注睪當為澤澤蘭也俗書澤字並水傍睪傳寫誤也又云睪並養也亦作睪

說文睪伺視也从橫目从幸音與逆同

家語睪其廣睪如也注高也列子睪如音皋荀子皋如注睪為皋又睪牢天下新序作宰牢

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羿又居之括地志故鄩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斟鄩所居也是鄩非鄀亦安邑矣安邑中[illegible]

嫦娥

月中嫦娥其說始于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見于呂氏春秋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即常儀氏之後也後訛為嫦娥以儀娥音同耳周禮注儀作俄二字古皆音俄易小象以失其義叶凶如何也詩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玄以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史記徐廣注音儀船作俄漢碑凡姦義皆作姦俄則嫦娥爲常儀之誤無疑矣姑以語人或猶未信予曰小說載杭州有杜拾遺廟有村學究題為杜十姨遂作女像以配劉伶人皆知笑之不知常儀之爲嫦娥即拾遺之爲十姨也

此學齋佔畢緒論引周[illegible]以下見洪容齋作席上腐談云溫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撮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伍撮鬚合為一廟問杜十姨為誰曰杜拾遺也五撮鬚為誰曰伍子胥也少陵有靈必對子胥笑曰爾尚有相公之稱我乃為十姨豈不雖哉耶　云杭州劉伶恐別有見

歸藏云常娥奔月[illegible]為月精月始淮南也[illegible]云奔月或作坌肉藥以為死畜之肉可復生也

丁字有尾

水經注載柘城地民得古冢棺前和有八分書驗文乃太公三世孫胡公之葬以此知八分書不始於秦矣余又按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頤注云丁字書寫皆作右波故曰有尾此又一證也

莊子丁子有尾李注云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爲首在下爲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爲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

謹注若此豈可刪其半以適己用乎

齊蟲

淮南子云馬解蟲也而可以通風雲猶待教而成況人乎注蚑蟲喻無知蚑蟲之名非奇

此容齋四筆說也又以說林云狂馬不觸木猘犬不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

文子云聾蟲雖愚不害其所愛注聾蟲無耳擬此二說可尊以名焉而奇之乎容齋失考於前子復

丞以人後注出

真珠船

王應麟云嘗得一異事如獲一真珠船

王徽之云頃有旅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出說郛諸林

鮑姑艾

世傳鮑姑艾五月五日竹灯龍女鮑姑亦仙女流也宋人五日帖子中有用此事者續錄

裴鉶傳奇云貞元中有崔煒者中元日在番禺開元寺脫一老嫗之難異日嫗以越井岡艾奉之曰可愈疣贅兼獲美艷煒後誤墮穴中見大白蛇有疣灸之應手墜地遂跨蛇行至一洞府有小青衣云玉京子送郎君至矣須臾有四女前謂煒待之及出四女云中元日吾輩當送田夫人往也知有鮑姑艾可留少許如期果至乃知向入尉佗墓中遂以爲妻因問鮑姑何人曰鮑靚女葛洪妻也何以呼蛇爲玉京子曰安期生嘗跨斯龍朝玉京耳

此云乃日灼龍女當別有見

古碑有神物護持

摭言說果新作將軍碑已斷裂在浦城縣正德中劉遠大御史爲浦城縣方出以鐵束鋼之復爲完物既而又不得碑爲當所擊而碎近日好古者取其碎裂合而臥置之猶可摹印觀此則爲予言親見者予以爲此一本尚未獲也以一縣中古之古碑似有神物護持

金石錄云唐左將軍李秀碑李邕撰并行書天寶元年正月立蒲城或當有之不敢強所不知其爲福寺則余與姚江張汝宗嘗同遊者訪碑遺址若罔聞知稽之郡志文亦不載而其說若此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云紹興所有[illegible]事見楚僧惠洪冷齋夜話頃歲晏彥發機自饒州通判歸詢之云爲福寺雖號鄱陽巨刹元無此碑乃惠洪僞爲是說也

太白清平樂辭 以下詞品

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辭云禁庭春晝鶯羽披新繡百草巧求花下鬬只賭珠璣滿斗○日晚却理殘妝御前閑舞霓裳誰道腰支窈窕折旋消得君王其二云禁幃秋月夜探金窗蟬玉帳鴛鴦噴蘭麝時落銀燈香灺○女伴莫話孤眠六宮羅綺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遊教在誰邊此辭見呂鵬遏雲集載四首黃玉林以其二首無清逸氣韻止選二首慎嘗補作二首

李濬松窗雜錄云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移植於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眞妃以步輦從李龜年作前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何用舊樂詞爲命龜年作金花牋宣李白進清平調詞三章白猶醉未解因援筆賦云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闌干龜年遽以詞進上促龜年歌之仍自調玉笛倚曲以媚妃自是顧白尤異於他學士

張君房脞說指此三首爲清平樂曲尊前集及樂府詩集止曰清平調令據所引後有四首不知當是何時所進且其詞全不類謫仙語豈呂鵬輩僞入者耶

菩薩鬘

西域諸國婦女編髮垂髻飾以雜華如中國剪綵像瓔珞之飾曰菩薩鬘曲名取此

杜陽雜編云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見南部新書

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溫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疏之

滇山清話云杜詩天闕州公攻為開府魯直對梨
梅言其是劉貢父曰直是怕他

文貍

楚辭九歌乘赤豹兮從文貍王逸注云神貍而不言
其狀按山海經曾爰之山有獸焉狀如貍而有髦其
名曰類自為牝牡余在大理嘗見之其狀如貍其文
如豹土人名曰香髦疑即此物也星家衍心星為狐
二十八宿真形圖心星有牝牡兩體其王逸所謂神
貍之說乎

九歌注王逸無神貍字

前既引斟後又引心星為狐一物而能兼三信神
貍哉

宋史崔鶠傳云傳曰謂狐為貍非但不知狐又不
知貍其是之謂乎

孟浪之言

孟字當音孟今音為孟同而今乃與浪同韻非也
余前錄已引淮南子正月之孟陽氣始動為證以辨
其非近觀字書孟浪之言古本作孟字从丷从皿音
孟浪切則孟與孟本二字不可混為一也孟浪之孟
當作漾韻而孟仲之孟自在送韻何疑焉

齊州所若臣雜事也時自賀尚未生豈謂前生之
見印盂止知梁唐晉漢周為五代耳

盧絳

盧絳南唐人夢一婦人歌菩薩蠻云玉京人去秋蕭
索畫簷鵲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清夢圓　背
燈惟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其
應不若辭頗清潤特錄之

絳事見馬令南唐書本傳秦少游作獨自倚闌干衣
襟生暮寒云

能改齋江南野史云盧絳病困忽夢一白衣婦人教
之食蔗而愈詒數夕又夢前婦人云妾乃玉真也
太尉富貴時至可詣都城妾有一詩一縣以助行
旅十年之後當於孟家陂上奉見歌其詞云清風
良月夜深時作者盧郎恨尚遲他日孟家陂上約
再來相見是佳期言訖而去絳驚覺果獲其縣由
是任負入金陵累從後主累官柱國唐亡歸宋
以能偵伺事坐誅既出乃呼延贊當視行事將至
梁門絳遂顧見擲一白衣婦人來宛同昔日夢中
因咄曰真矣何至於此乎贊問其故絳乃白其
夢絳從問孟家陂有以者曰斯場是矣因數指迨

今十年歎曰昔日之夢今果驗矣死復何恨天真姓耿氏其夫死與前婦之子通嘗坐法與絳同場斬焉

此事與南唐書同但以詞作詩為稍異耳因詳書之

法曲獻仙音

望江南即唐法曲獻仙音也但法曲凡三疊望江南止兩疊耳白樂天改法曲為憶江南其辭云江南好風景舊曾諳一疊云江南憶最憶是杭州三疊云江南憶其次憶吳宮南宋紹興中杭都酒肆中有道人携烏衣椎髻女子買斗酒獨飲女子歌以侑之歌辭非人世語或記之以問一道士道士曰此赤城韓夫人作法駕導引也烏衣女子蓋龍云其辭曰朝元路朝元路同駕玉華君千乘載花紅一色人間遙指是祥雲迴望海光新二疊云東風起東風起海上百花搖十八風鬟雲半動飛花和雨著輕綃歸路碧迢迢三疊云簾漠漠簾漠漠天淡一簾秋自洗玉舟斟白酒月華微映是空舟歌罷海西流此辭即法曲之腔文士好奇故神其事以傳耳豈有天仙而反取開元人間之腔乎

陳去非云世傳頃年都下肆中有道人携烏衣椎髻女子買斗酒獨飲女子歌詞凡九闋皆非人世語或記之以問一道士道士驚曰此赤城韓夫人所製水府蔡真人法駕導引也烏衣女子疑龍云得其三而亡其六擬作三闋云云 曾慥樂府雅詞

段安節樂府雜錄云望江南者因朱崖李太尉鎮浙西日為亡妓謝秋娘所撰本名謝秋娘後進入教坊遂改此名一名夢江南曲也

王灼碧雞漫志云白樂天作憶江南三首自注云此曲一名謝秋娘后人又取樂天首句名江南好唐法曲獻仙音在宋已無知者歐陽永叔及洪存中等皆止稱道存云云惟見碧雞漫志云今輒指為望江南恐未然　劉禹錫憶江南止二疊親樂府

周美成柳耆卿有法曲獻仙音辭但長調也

朱淑真元夕辭

朱淑真元夕生查子云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辭則佳矣豈良人家婦所宜耶其行可知

此永叔辭也或云少游指為淑真不重誣人耶

白團扇歌

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謝芳姿有情愛捉白團扇與之樂府遂有白團扇歌云白團扇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其本詞云犢車薄不乘步行耀玉顏逢儂都共語起欲著夜半其二云團扇薄不搖窈窕搖蒲葵相憐中道罷定是阿誰非其三云御路薄不行窈窕穿迴塘團扇障白日面作芙蓉光其四云白錦薄不著趣行著練衣異色都言好清白為誰施薄如唐書薄天子不為之薄芳姿之才如此而俱為人婢信乎佳人薄命矣元關漢卿嘗見一從嫁媵婢作一小令云鬢鴉臉霞云云事亦相類而可笑併附此下

古今樂錄云晉中書令王珉捉白團扇與嫂婢謝芳姿有愛情好甚篤嫂捶撻婢過苦王東亭聞而止之芳姿素善歌嫂令歌一曲當赦之應聲歌曰白團扇辛苦五流連是郎眼所見珉聞更問之汝歌何遺芳姿即改云白團扇憔悴非昔容羞與郎相見後人因而歌之　詞凡六首無名氏出樂府

文獻通考云婢素好歌而珉好持白扇故云

鬢鴉臉霞云云周德清所見朝天子詞也見楊朝英太平樂府

楊柳枝詞

周德清 劉禾依文

清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情人橋上別更無消息到今朝此詩絕增奇神品

雲溪友議云裴誠郎中晉國公次子也足情調善談諧與舉子溫岐為友俱善歌曲迨今飲席多是其詞有德華周氏者劉採春女也雖囉嗊之歌不及其母而楊柳之詞採撷尤佳及湖州崔芻言郎中將至京洛豪門女弟子多從之學溫裴所稱歌曲請德華一陳音韻德華終不取焉二公甚有愧色所唱者七八篇皆近名流之詠也劉禹錫尚書一首春江一曲云云今直指為德華誤

讀文選

近閱廣文選宋玉微詠賦乃謬玉為王而題云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而錄者如此殊誤觀者

微詠賦陳仁錫文選補遺已載之矣

王微傳不云有詠賦之作豈當別有見耶

蘘荷子

任文莊公群書抄方載中毒用白蘘荷引柳子厚詩云云且同子厚在柳州種之其地必有此種任於茲土者其物色之蓋亦不知為何物也余謂任公之博

洽而不識世之譏者亦罕矣按松江志引急就章注
曰白蘘荷即今甘露考之本草其形性正同
急就章云老菁蘘荷冬日藏顏師古注蘘荷一名
蒪苴莖葉似薑其根香而脆可以為菹又辟蠱毒
本草云葉似初生甘蔗根似薑芽性好陰在木下
生者尤美中蠱者服其汁臥其葉即呼蠱主姓名
周禮庶氏以嘉草除蠱毒宗懍謂嘉草即此也
榔種白蘘荷可庶氏有嘉草攻禬事又我注引本
草
說文一名蒚菹古今注紫者曰蒚菹白者曰蘘荷
解毒用白蘘荷陶隱居蒚作覆
史記相如上林賦紫蒚蘘荷正義曰柯根旁生笋
若芙蓉可以為菹又治蠱毒也
後漢馬融廣成頌之蒚薑苣蘘荷芋渠章懷注曰
蘘荷苗似薑根花紅紫似芙蓉可食
潘安仁閒居賦蘘荷宜陰時藿向陽
干寶搜神記云蔣士先得疾下血言中蠱家人密
以蘘荷置其席下忽大笑曰蠱我者張小也乃收
小小走自此解毒藥多用之
按諸說明甚且今蘘荷與甘露枝葉迥別乃云考
之本草其形性正同又古木耶
文莊抄方余未及見或疑殆意也松志謂俗呼甘
露子根如蚕蛹莖葉如薄荷云乃引急就章亦誤
君遷樹
文選蜀都賦平仲君遷是皆木名注缺按司馬公名苑
云君遷子如馬奶俗云牛奶柿是也今之造扇用此
柿油可補文選注
吳都賦平仲君遷松梓注劉成云平仲之木
實白如銀君遷之樹子如瓠形云蜀都注缺誤
魏王花木志君遷樹細似甘蕉子如馬乳
交州記君遷子實中有乳汁甜美香好主消渴煩
熱鎮心久服輕身亦得悅人顏色
本草君遷子生海南樹高丈餘中有汁如乳汁吳都
賦平仲君遷
圖經云有一種小柿謂之軟棗俚俗暴乾貨之謂
之牛奶柿據此諸說可補選注耶
均即韵
唐書樂志古無韵字均即韵也五帝之學曰成均均
亦音韵書曰命汝典樂教胄子論語曰成於樂是成
均之說也周人立大學並五帝及三代之名東學為

東序西學爲瞽宗北學爲上庠南學爲成均宜益學言
語者處之成均則均之爲韵義益明矣潘安仁笙賦
音均不恒曲無定制注均古韵字鶡冠子五音不同
均然其可喜一也此皆古韵字俗引周禮均工樂胥不
得列於士伍

唐書樂志開元用祖孝孫十二和十曰休和皆以
其月之律均又貞元中韋皋作南詔奉聖樂用黃
鍾之均又爲五均商宮聲各不上弩彈五弦之
琴歌南風之詩今以御製詩爲白字歌以群臣所
和詩十六韻爲五聲十六部帝舜之都無古無韵

字均即韵也之說

說文均平徧也從土均聲韻和也從音員聲出爲
韻成文爲音韻爲韻說文在唐志之後乎

禮文王世子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
也注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
也疏云以無正文故云近是仲舒去古未遠不能
定其名今後千載以後乃爲指其事歟

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
之子弟有道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中和祗庸孝
友樂語興道諷誦言語樂舞六代大卷咸池

戒今專以學言語者處之得乎

易氏曰成者成其行之所均者均其音之偏五帝
即此以名學成周因之以爲教

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注南謂胄子而樂語而
無虐云云立有教詞乎

大戴禮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入南學
上齒而貴信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北學上貴而
尊爵注四學者東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學也

易傳太初篇云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
學莫入北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

成公綏嘯賦音均不恒曲無定制李注引鶡冠子
云五音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

宋武帝鍾以聚韵謂之韻以攝形均字不作

周語伶州鳩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韋昭曰均
者均鐘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均鐘者又云度律
均鐘言宮聲依注平也及小正云典樂均田疏均
日均一諧之遂也

易坤卦鄭司農外衍本作均周禮均人公旬用三
日注旬古均字古旬非雅釣在傳年鈞以德禮內
則旬而見注旬當爲均爲旬字下

古字簡少相近者多假借用之如集古金石二錄
所載將令爲卒僻爲塚職方爲職參義爲儀鄧
艾爲義之類不能盡書者必欲以均爲韻則前之
諸字又將何解耶

水龍 丹鉛錄

隋梁唐時代陳文帝答詔曰陳周來朝未盡臣節誠
須有罪必興師旅若命水龍終當相屈昔人謂戰艦
曰水龍

水龍乃未蒙字也兩山墨談既誤於前矣丹鉛錄於
此豈容再誤耶

隋書云蘇上下陳之策上答之下詔曰公既上才
若總戎律一舉大定固在不疑但朕初臨天下政
道未洽恐先窮武事未盡善昔公孫述隗囂漢之
賊也光武與其通和稱爲皇帝尉佗之於高祖初
猶不臣孫皓之於晉文帝尚云白我言款服或即
滅亡王者體大義存遵養雖陳國來朝未盡藩節
如公大略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知此意淮
海未滅必興師旅若命水蒙終當相屈想以詳
思謀足爲良乃止

江不甚岸上虎但畏水中龍乍號周之曰此必水
軍有功又王濬小字阿童乃表武帝加龍驤將軍
及征吳江西衆軍無過者而濬先定秣陵五行志及濬傳
此雖有水中龍字亦非戰艦也

鰣 異魚圖贊

鰣調餌芳可獲鰣魚鯛魚得鰣不如噉茹或名曰鰣
其性惜如

說苑政理篇宓子賤將爲單父陽晝曰吾少也賤無
以送子有釣道二焉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
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
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

理應作魴者陽橋於魴何涉引說苑檢作鰣鯖
鰣鱗字亦非子賤語也 餘見語見詩疏埤雅

鯤上

鯤本魚子細如蠡莊周寓言鯤化爲鵬從彼詩頌
雖有桃蟲之比遂發其蠓注莊子云北溟有魚
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此寓言也按內則
卵醬卵音鯤國語曰魚禁鯤鮞皆以鯤爲魚子至小
之物也莊子乃以至小爲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後人皆
不得其旨遂雜於象之云亂沉思亦莫晚司馬彪崔

乎余嘗謂天地乃一大戲場堯舜爲古今正生桀紂爲古今大丑莊列爲古今大淨千載而下不得其解皆矮人觀場也

莊注云鵬鯤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遥游放無爲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畧之

此解明甚公云言詮得非于玄誤合者耶

世說向秀注莊妙析玄致秀卒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儁才見秀義不傳于世遂竊以爲已註惟自注秋水至樂二篇

據此則莊非象注矣竊注見譏於義慶誤註追訴於用修子玄厄哉

晏子春秋載橘枳狗門之說史滑稽傳紀叔敖英馬之辭乃云滑稽開端豈周在楚莊齊景前耶

天地戲場云云非韮不道姑無論矣但公品詞製曲自等周郎者北末生丑淨字名義如太和正音等所載是如此解耶

太白詩

太白哭宣城紀叟詩紀叟黄泉裏還應釀老春夜臺無曉日沽酒與何人古本作夜臺無李白絕妙不但齊一生死又且雅覘幽明矣昧者改爲夜臺無曉日夜臺自無曉日且與下句何人字不相應亞矣士俗不可醫也

詩有本明淺而故欲其高深此是文人一病如太白哭紀叟詩紀叟黄云云何人本自明白流痛而楊用脩云古本云云夫此詩爲哭紀叟亦寓調謔意正是曠達處黄泉釀酒豈真如地獄六街三市耶白意蓋謂紀叟生前善釀即在黄泉還應不忘本業但夜臺茫茫無有曉日沽酒與何人耶可謂至痛今云夜臺自無曉日此自不嫌于複也子不暇遠引如謝靈運谷幽光未顯亦可謂幽谷自無顯光陸士衡明月一何朗亦可謂明月本自朗詩家如此類甚多也且夜臺無李白以見在之身而言則誠妙若宛竟言之李白能不入夜臺耶果騎鯨上天耶反與沽酒與何人之句不應矣乃笑士俗不可醫乎不知其何說也

李集分註又載題戴老酒店云戴老黄泉下還應醉大春夜臺無李白沽酒與何人

按此具載本集乃云古本何耶

駹與浝同
萇莊應天長詞云想得此時情切淚沾紅袖駹駹字
義與浝同而字則讀如浝字入聲始得其叶然說文
玉篇俱無駹字惟元詞中馬驟駹人語喧此音作平
聲四轉作入聲正叶
花間集云淚沾紅袖黦不作駹字或所見別本之
誤耳駹字書音浝與浝義不相蒙乃音欲轉作浝
讀何耶
龍生九子
俗傳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弘治中

孝廟御書小帖以問内閣李文正東陽具疏以對據
圭峯羅玘蘆泉劉績之言承　上問而不敢下臣之
美賢相之盛節也文正嘗為慎言今影響記之錄于
此
一曰贔屭形似龜好負重今石碑下龜趺是也
二曰螭吻形似獸性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三曰蒲
牢形似龍而小性好叫吼今鍾上紐是也四曰狴犴
形似虎有威力故立於獄門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
於鼎蓋六曰蚣蝮性好水故立於橋柱七曰睚眦性
好殺故立於刀環八曰金猊形似獅性好烟火故立
於香鑪九曰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故立於門鋪首

又有金吾形似美人首尾似魚有兩翼其性通靈不
寐故用警巡 危言
按爾雅九種龍其名曰蒲牢囚牛蚩吻嘲風贔屭
霸下狴犴狻猊睚眦贔屭好文云云 總錄對類
近峯聞畧云龍生九子見爾雅西涯公紀桂岐遇
録所解甚悉予又覩他說間有同異殆必有所據
也 吳郡皇甫録
夫爾雅者興于中古隆于漢氏列在十三經中非
僻書也其釋獸中止有狻猊郭璞注云即獅子俗
無别項龍子之說且埤雅雅翼並甏該綜亦絶無

一言及之者對類云云得無虛搆僞辭如雲仙散録
等書類耶
妝園雜記古諸器物異名贔屭其形似龜云云出山
海經博物志嘗過倪村民家見其雜録中有此然
考山海經博物志皆無之山海原缺第十四十五
卷聞博物志自有全本與今書坊本不同豈記此
者嘗得見其全書歟 吳郡陸文量
夫山海記于伯益博物志于張華方其未缺之時
漢晉以來并不見于引證獨倪村民家乃得見其
全書陸公無乃亦失於折衷乎

唐趙耕龍公碑云張路斯潁上人隋初明經登第
景龍中為宣城令夫人關州石氏生九子自宣城
罷歸每夕出自戌至丑歸輒體寒而濕石氏異之
問其故曰我龍也蓼人鄭祥遠亦龍也騎白牛據
吾池自謂鄭公池吾屢與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令
吾子射以助我係鬣以青綃者鄭也絳綃者吾也
明日九子遂射青綃者中之鄭怒東北去投合肥
西山以死今龍穴山是也公與九子皆化為龍歐陽脩集古錄蘇軾碑陰
按龍生九子盖此事也大臣不學小臣妄對其誤
一耳公復筆之以誇人豈容再誤予
胡侍眞珠船云弘治間
泰陵令中官問龍生九子名目於李少師東陽李不
能悉詢于吏部劉員外績乃得其說於故冊面上
所錄然亦不知所從出因據以復余憶十一二時
曾見其說於對類總龜中近因歷考傳記乃知其
說為不經其辨甚詳然亦不及于此因附載之
陳晦伯玫龍生九子事詳矣猶覺一事未及引後
漢書哀牢夷有婦人名沙壹捕魚水中觸沉木有
感産子男十人後沉木化為龍出水上曰若為我
生子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
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
子曰九隆諸兄推以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
復生十女九隆兄弟皆娶為妻據此亦龍生九子
一証也孫頤注筆
按本傳名子為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為父
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為王夫曰小子曰諸兄則九
隆第十子也謂背為九則九非數也謂坐為隆則
非即龍也云未及引為証似猶未審

興渠禪林鈎玄

阿魏藥也云一如此方蘆菔根未出土臭氣聞于遠近
葷而非辛阿魏是也辛而非葷薑芥是也是葷復
是辛五辛是也梵網經云五辛者一葱二薤三韮
四蒜五興渠翻譯名義釋慧日云僧徒多迷五辛中興
渠或云芸薹胡荽或云阿魏唯淨土集云五辛此
土有四闕於興渠梵語稍訛正云形具餘國不見
迴至于闐方得見也根麁如細蔓菁根而白其臭
如蒜彼國人種取根食也于時冬天到彼不見枝
葉芸薹荽非五辛所食無罪日観見為驗唐高僧傳

正楊四卷終